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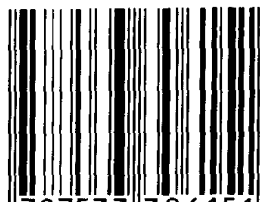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8/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調象菴稿四十卷(二)

〔明〕鄒迪光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十八卷

〔明〕李堯民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刻本

..... 一二七

隅園集十八卷 蒨川集八卷

〔明〕陳與郊撰

隅園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至天啓元年賜緋堂刻
本蒨川集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元年賜緋堂刻本

..... 三三七

調象菴稿四十卷(二)

〔明〕鄒迪光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調象菴稿

四十卷》提要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傳四首

亡妾毛氏傳

氏世居長洲之胥門家不甚微眇而故貧氏生慧其父母絕憐愛之居恒相戒寧爲人貳不以適貧賤者蓋市人見也而會余欲置筵遂歸焉父苦母以憐愛故不令習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挫鍼治澀刺繡績紉與一切豆區釜錡筐筥之事又不令讀書識字通女則內史諸書年十餘僅繞膝下嬉戲索果蔬食耳至十四而歸余問之女紅而女紅不知問之字而字不知問之中饋而中饋亦不知徒以姿首妍麗體度詳雅吾妻見而憐愛之如其父母曰斯不亦閭閻夷施之屬乎顧獨奈其須乳何也居一年而教之刺紡刺

紡過人教之讀書書過目成誦教之習字而運腕便捷所爲字畫莊楷媚潤翩翩有吳興風格又一年而文誼粗解隋唐書三國志之屬靡不曉暢唐人五七言詩稍通其大凡凡余執卷必侍侍必問所閱何書書何意旨漸徹首尾乃已一日余臨池氏拋鍼縷就視余試以一對曰拋鍼搦管氏應聲曰隱八觀易觀爲攤氏笑謂調象菴稿入卷之三

余攤而不觀可乎其穎敏如此閨閣中絕不置鏡臺香奩薰燧諸物惟圖書數十卷而已余加獎賞氏曰非妾能遠俗恐以俗物敗君意耳吾妻益復加憐愛愈于其父母曰藉第令生長貴族早就師傅卽曹大家謝道韞何難至哉又無奈其孱弱何也蓋氏生而腰骨纖微不任羅綺故又一年而體漸豐滿能任拮据蚤夜程課女奴不

遺纖鉅必得其當余姓嬾不耐嘗省所有貯息氏爲握筭若神經所鈎校卽錙銖圭撮弗爽又一年而熟習禮義不吐不如能張能弛事主母鞠脰卑字甘鮮必薦起居以時而不專爲繞指柔處婢奴間不難降薄而藹若骨肉未嘗繆飾恭至臧獲輩不輕假嘖笑然盡得其懽余故好施予每德於人而不爲人德動以怨報性不喜伺人調象菴稿入卷之三

而長爲人伺伺得其間因爾輸攻余未免慙薊于懷氏從旁慰解旣已德人而不忘德旣不能伺人而耻爲人伺胸中無雲夢八九謂淵度何余服其言置之座右吾妻益復嚴重之曰吾聞鄧曼明哲樊姬諫諍孟光齊眉侈爲美談渠殆兼之者耶又一年而余以一大拂情事病甚病在死法中氏搏穎禮斗願以身代時時用婉語勸喻

病稍間專意奉瞿墨氏六時共事余持誦
氏亦持誦余寫經氏亦寫經余造像氏亦
造像非以自爲實爲我也又一年而氏亦
病病在瘧後失調腹得一痞而懼縈余慮
絕不言至勢張皇始從母氏家覓一醫治
之醫投以三稜蓬朮諸藥數十劑而痞愈
甚胃氣漸削弱余始及知謂庸醫剽藥奈
何以身試耶爲惜其藥而私取服之不輟

調象菴稿

卷之三

四

遂淹引歲月不可收矣夫氏歸余家七年
耳而抱疴者更兩寒燠夫其婉孌馴狎吾
以爲昵友其濡染翰墨吾以爲良朋其綜
核衡決吾以爲家督其匡違救過吾以爲
弼士乃其手貝葉而口優墨吾且以爲法
侶乎且以爲導師乎而今已矣芳香未歇
遺挂在壁房櫬蕭條屏帳髣髴余何以爲
情矣

鄒子曰死生之際豈不以數哉夫氏居恒
遇事洞若觀火至于其身而不知庸醫之
不可信生平奉余言爲著蔡而以覆藥爲
非卒殞其身胡彼明而此闇小哲而大惑
也豈非數哉嗟乎靄雲驟散琪葩易萎閨
閤者流備有衆懿天那得不奪之天那得
不奪之

閩王母傳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五

閩王相如若儒而任俠好與文人長者游
詔所爲頌說王母者幾半枕林家矣一鄒
生言胡足有亡而王生迫欲得之夫使余
言而有似於諸先生也是贅而蛇足也使
余言而不能有似於諸先生也是濫而續
貂也二者曷取焉而王生之迫欲得之也
雖然姑爲申其說母故儒家女年十三而
歸王二十四而夫死死之日若越在櫬柩

弟端未出腹母以死誓而念無以奉兩姑
撫藐諸孤忍死奉姑育孤操持井臼而家
以益振兩姑徐與張相繼塲率髻踊哀號
殮殯有禮姑徐之弟若兄某者窺室中藏
而攫之盡出所遺屬腰其志去有姊寡依
婚以居母與之歸相與朝夕既沒復捐金
爲置田備祀事曰母今若淑氏之鬼不食
也長若好讀書則與書好黃金結客則與
調象卷稿卷之三十三 六

黃金幼端無所好而好持家則聽持家曰
吾兩兒一質一文足矣先母歸王亡幾何
便爲其夫置選夫死而厚遣之不欲以已
意律人其孝義慈敏類若此夫此孝義慈
敏譚者率道之而相舟一事尤娓娓焉余
獨謂婦人從一彼抱衾他屬此顏面而覓
心者耳不足道孀幃鬼火誠亦難之而何
以稱焉若善事其姑克肩家政又婉嫕有

幹者饒爲之矣惟是恤人而及其鬼輕財
禦侮保無卒然可不謂沉幾卓見曙于大
義者哉至于教子各以稟質卒用豎立勝
閨闈家遠甚昔陶朱公有子三中犯殺人
公遣少者持金莊生代爲居間其母不聽
舍幼而任長事以敗公曰吾固知少者之
不習也王母之見直與霸越大夫等不令
朱母嫺死耶

調象卷稿卷之三十三

七

鄒愚公曰王生與余言母氏未嘗不淚蘓
蘓下也蓋痛其母之賢不能要一褒典以
居已之不遇不能舉翟冠象帔加于母而
貽之榮此何以稱于世曰人子云夫褒屬
虛詞榮施失德比比皆是而王生艷之耶
有諸先生言而母不朽矣其爲榮褒良亦
奢矣請得以此語續貂

陳孺人傳

當華君以其母陳孺人故乞文於余也余亦遭府君喪與母恭人合葬而乞文於人時余操筆而狀吾母淚千下而筆不能下矣夫吾不能自爲文而何以爲他人文已復念人母亦母也人爲其母求文猶吾爲吾母求文也既技淚而狀吾母恭人越旬日又收淚而傳彼陳孺人孺人父習農世澄江之金鳳鄉人與其嫡夏孺人同里

調象菴稿

卷三十三

八

當孺人之爲副於中秘公不純用色實以德選碧玉小家女驟而入貴人家琬房靚深翡翠綺繡閑駢而列夫寧不若驚而孺人自如中秘之父學士公便嚴重之曰之婦不凡乃孺人實壓于嫡而不敢有所見才居四年雙舉兩子學士公喜甚看所賜使朝鮮一品衣南向坐以金釧勞夏孺人若謂汝賢故置遣福而能子卽褒不及孺

人而意可知矣乃孺人終自貶損抑下兢兢卑牧夏孺人命坐則坐命食則食命經紀內政則經紀而卒不敢有所見才已兩兒者皆青衿矣各娶婦而有室矣夏孺人亦且物化無所用壓矣而其貶損抑下不自見才如故歲時伏臘至與子婦比肩而處若禮固然者此其異順殆自天性不專以壓不然安所得萬石門風也者而效之

調象菴稿

卷三十三

九

咄咄異矣孺人猶多懿德彼其皂綈白練食不重肉而儉起辨色子夜始卽安而勤不私其女而厚其嫡之女與不私其父若母而公恤逮臧獲飲食衣被之以時而仁種種未易更僕而咸自巽順中饒爲之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誰謂農家兒不習於事哉抑聞之當夏孺人時孺人於中秘公月僅一見再見阿翁非朱博今侍妾乃爾斯

事更異非甚異順又誰堪之鄒子曰華氏
吾錫所稱高門鼎族也當夏孺人之艱子
而禮部公之乏嗣兩家宗祧岌岌乎殆矣
不有孺人而何以有子不有兩子而何以
承兩家隴西如綫之業咸惟孺人延之爲
功甚鉅而不矜謙之至也易謙亨君子有
終蓋以艮山居地下勞而能謙謙則必亨
其孺人之謂哉人言女德不外出無庸表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十

著吾不謂然夫抱女德者不外出而論女
德者不內闕闕之則古脫簪舉案斷機引
劍之事將泯泯而止何以垂于今之天下
乎夫孺人不自見才吾亦述其所爲不自
見者作陳孺人傳

湯義仍先生傳

先生名顯祖字義仍別號海若豫章之臨
川人生而穎異不羣體玉立眉目朗秀見

者嘖嘖曰湯氏寧馨兒五歲能屬對試之
卽應又試之又應立課數對無難色十三
歲就督學公試舉書案爲破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督學奇之補邑
弟子負每試必冠其曹偶彼其時於帖括
而外已能爲古文詞五經而外讀諸史百
家汲冢連山諸書矣庚午舉于鄉年猶弱
冠耳見者益復嘖嘖曰此兒汗血可致千
里非僅僅蹠蹠康莊也者彼其時於古文
詞而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
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籍墨兵
神經惟牒諸書矣公雖一孝廉乎而名敝
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爲幸丁丑會
試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庚
辰江陵子懋脩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
復啖以巍甲而亦不應曰吾不敢從處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士

子失身也公雖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鵲起
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爲幸至祭
未舉進士而江陵物故矣諸所爲席寵靈
附薰炙者浸且澌沒矣公乃自喜曰假令
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敗乎而時相蒲州
蘓州兩公其子皆中進士皆公同門友也
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公率不應亦
如其所以拒江陵時者以樂留都山川乞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七

得南太常博士至則閉門距躍絕不懷半
刺津上攤書萬卷作蠹魚其中每至丙夜
聲琅琅不輟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書爲
曰吾讀吾書不問博士與不博士也間策
寒驢探雨花木末烏榜燕磯莫愁秦淮平
陵長干之勝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傳
誦至今紙貴時典選某者起家臨川令公
其所取士也以書相貽曰第一通政府而

吾爲之慙惠則北銓省可望而公亦不應
亦如其所以拒館選時者尋以博士轉南
祠部郎部雖無所事事而公奉職甚慎不
以閒局故稍自噴噉謂兩政府進私人而
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徐聞
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猩猩萬萬
短狐脩鯉啼煙嘯山跳波弄漲人盡危公
而公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浮丘羅浮擎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七

雷大蓬葛洪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
得假一尉了此風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
哉居久之轉遂昌今遂昌在萬山中土風
淳美其民亡錮夷之習亡彫剋流穴之患
不煩衡決勞撻伏相與去鉗剗罷桁楊減
科條省期會一意乳哺而卯翼之用得民
和日進青衿子秀揚榷論議質義斧藻切
劑之爲兢兢一時醇吏聲爲兩浙冠而公

以儻夷易不能鞶韞鞬睨長吏色而得其便又以礦稅事多所踳鑿計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歸雖主爵留之典選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長違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開府以復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忌者不察懼提昇之不免而爲後憂遂于辛丑大計禡奪其官比有從旁解之者曰

謝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古

遂昌久無小草志何必乃爾當事者曰此君高尚吾正欲成其遠志耳居家於所居之側小結菟裘延青引翠英巨靈谷之勝發牖而得連樊清漪灌注几席襟蒔花木籠禽鳥金薤琳琅昭耀四壁間中丞惠文郡國守令以下干旄徃徃克斥巷左而多不延接亡論居間謝絕卽有時事非公憤不及齒頰人勸之請託曰吾不能以面皮

口舌博錢刀爲所不知何人計指床上書示之有此不貧矣朝夕與古人居評某氏某氏誰可誰否雌黃上下不遺餘力千載如對與卿之人居則于于適適屏城府去厓略黜形骸而一飲之以醇與家人俱皜皜熙熙相劑而出笑顰不假而光霽自若與其兩尊人居則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先意爲之小不諧懔懔愛虞若負重辜

謝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五

然與其五兄弟俱解衣分餐粥其逮而補其缺失務令得兩尊人懽以一人而兼兄弟五人以事其親故兩尊人老而致足樂公又喜任俠急人之難甚於己人有困闕昏夜叩門戶而請卽有弗逮必旁宛助之不以貧無力解人謂公迂公曰施濟不係富有力必富有力安所得馮懽郭解乎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攻漢魏文選一書至

掩卷而誦不訛隻字于詩若文無所不比擬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蓮少陵氏然爲西京而非西京爲六朝而非六朝爲青蓮少陵而非青蓮少陵其洗刷排盪之極直舉秦漢晉唐人語爲芻狗爲餒餘爲土苴而汰之絕糠粃籛之絕泥滓太始玉屑空蒙沆瀣帝青寶雲玄厓水碧不可以物類求不可以人間語論矣公又以其緒餘爲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去

奇若紫簫二夢還覓諸劇實駕元人而上每譜一曲今小史當歌而自爲之和聲振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云

鄒愚公曰世言才士無學故戴逵王弼之不爲徐廣殷亮而公有其學矣又言學士無才故士安康成之不爲機雲而公有其才矣又言文人學士無用亦無行而公爲邑吏有聲志操完潔洗濯束服有用與行

矣公蓋其全哉世以耳食枕衾之不愜而飾貌脩態自塗塗人人執外而信其裏公與余約游具區靈巖虎丘諸山川而不能辦三月糧遂巡中輒然不自言貧而人亦不盡謂公貧公非自信其心者耶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雜文十四首

重建惠山寺阿彌陀佛殿募緣文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去

從是閭浮提西過去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其地金砂其臺殿琉璃瓊瑤瑪瑙其地七寶其水八功德其樹娑羅阿梨菴提其鳥迦陵頻伽其寶行樹及寶羅網皆出微妙音暢演佛法其主持是土者有佛曰阿彌陀曾於往昔劫中作轉輪王名無諍念發心菩提提取於淨土與其臣寶海同脩彼證釋迦而此爲阿彌陀各登聖地其

所發誓願若一切衆生持我名號執心不
亂便得舍此五濁托生九品其人皆阿鞞
跋致永不退轉是阿彌陀者衆生之導師
念阿彌陀者歸趣之正路也故智度論云
脩行淨土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也離母
或墮坑井又維摩經云如造宮室若依空
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立夫佛母
也亦地也依之而人道以成居室用拂不
調象卷稿卷之三十三 末

然者亡有是處近世人我山高謂此念佛
不過一優婆姨門事耳三摩禪那之謂何
於是或逞廣長舌或逐羊鹿車或持棒喝
或事呵罵或執人天小果或紐聲聞二乘
或法席談空或危巖坐稿或游朱門爲解
脫或燃指臂爲割捨或托迹支郎風韻或
借口羅什逆行求道愈勤而去道愈河漢
矣曾不知曾賢至聖思見彌陀韋提希大

覺願生極樂維摩耑修龍猛預記遠公結
佛會於廬山世親厭生身於兜率此皆上
哲猶復乃爾矧彼毛道奈何弁髦之吾惠
山故有彌陀殿歷歲之久棟宇蠹蝕礎花
麤啗金碧盡剝瓦甍以解有僧如億見而
惻焉不啻金繩之淪而沮洳也琉璃瑱瑱
堂殿之委而砂礫也八功德水之淤而溝
塍也寶樹羅網之燼而燼也諸迦陵頻伽
調象卷稿卷之三十三 末

娑羅阿梨之靡所托而狐兔荆榛也遂徧
告國人舉此廢墜將于其中修四十八願
之緣行一十六觀之法依佛求佛轉穢爲
淨離人間八苦脫天上五衰斯不亦闢大
法門開正覺路乎古德有言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人差無禪有淨土十人九人去如
億之爲此意良勤矣不佞夙懷禪脫兼習
西歸喜茲僧之與余合也乃不辭而爲之

前茅

五臺山僧道磊募茶施僧文

今夫有腹知餒有口知渴凡具四大者類然餒則思食渴則思飲凡有六欲者亦類然故八珍九鼎雖屬華胄藜羹藿食不廢空門必辟穀而三摩須絕飲而六通則鷄林無上足鹿苑之高座矣寰中有五臺山者盤踞鴈代襟帶滹沱積雪夏飛嘉木冬

調象菴稿

卷三十三

手

秀名金剛窟號清涼界文殊師利長於其中現牧童皤叟貧女嬰兒種種變化真欲界之仙都穢土之淨域也爲叢林者以百計爲禪室者以千計爲方袍圓顱聚而修習者以千萬計捷椎螺貝韻徹清冥梅檀栢子香流碧落雖蚤暮精進而晨昏澹泊飯惟脫粟噉惟白水廣長舌思噉霜華數藥琉璃咽那得月團一片故有喝當三伏

渴歷九秋勤徧六時病遭二豎而不得一見茗椀者卽監門之養寧斛于此有僧道磊將利已而利人視人渴如已渴欲募酪奴千頭遠施驚峯百衲念吾吳百里內西有陽羨東有天池此兩山者家栽金薤室貯玉茗槍旗而際騎火春前蓋此之所有不過草木而丁彼所無奉爲沆瀣烹分蓮焰香汲山泉不須草屨三升無煩陸羽諸

調象菴稿

卷三十三

目

品便可益海潮音助獅子吼矣夫昔有施一茅蓋而成佛辟支供一蓮花而生身叨利者爲物雖微津梁甚鉅願我同志勿秘如甘露珍似天漿隨意而施累多于少安知一葉非須彌一勺非阿耨也於是居士某先以茶施而暨之以文

金聖鎮蓮花寺募緣飯僧文

人皆有屋廬而僧無半廬人皆有土田而

僧無塊壤人皆有居肆術業而僧無片長
薄技至於行脚則其甚者也夫無土田則
誰耕耨而食無術業則誰貿易而食無屋
廬居處則誰鑽火煬灶而食勢不得不分
衛僧而行脚蓋亦難矣然所謂分衛者非
盡緣合叩而即應也軍持木棰臨深跣巍
磧砂崖葛蒙茸彌望草根無人墨突不烟
誰爲檀施其或白日陰霾怒颺掘塚黃昏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三

鬼火中宵雨霰村橋山市蹉跎不前抑虎
兕咆哮猿猱呌嘯猩猩萬萬遮道而語不
啻波旬陸梁脩羅翕赤以彼其時四大如
髮何暇一飽其爲乞食抑又難矣且也歷
朱門而生侈心目粉黛而生淫心遇嗟來
嘑爾之狀而生瞋心見半菽一粒之難而
生怨心夫淫侈瞋怨佛氏所深戒也繇乞
食而犯戒爲行脚者誠甚難矣在古宿德

痛念於此設爲飯僧之法於通衢大都之
中誅茆庀蓋斲木而椽立之香積牛乳爲
羹亡論風雨寒暄晨昏日午行至則食伊
蒲餽飪腹以果然俾夫不耕爨而饗殮非
貿易而餽粥乏間關險阻之虞鮮裂坊破
戒之慮而後空門苾芻不作道路鶻觝真
無壞福田最上勝果也金甌鎮蓮花寺赤
烏開基青蓮示瑞寺僧 者弘發誓願飯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三

十萬八千僧倘此願圓滿將彼十萬八千
者行不路難而戒無毀敗是施之財而與
以法也財施法施其爲功德如拘哆樹寶
如旃伽河沙何有限量凡我等盡被曇雲
均瞻慧日其共成之

重脩洞庭山上方寺募緣文

我閭浮提自義媚鷄足五臺九華祝融泰
岱西陽諸山而外其爲表竒獻瑞蘊靈涵

珍飲旬始槩泰清轆軼埃壻屹立於震澤
三千萬頃之上者曰洞庭山峯則嶸嶸岬
岬巖嶙磳硃岡則迴復天矯離徙臬屬壑
則澶漫委蛇谿衍瀕洞泉則噴淪滂沱困
玄汪洸其間珠宮琳苑係係基置而上方
一寺則最殊勝彼其象青蓮爲十方緇流
之所瞻仰其座旃檀爲十方緇流之所旋
繞其臺榭琉璃碧瓦爲十方緇流之所萃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古

止其水若八功德其樹菴羅其鳥迦陵頻
伽爲十方緇流之所耳目愛樂卽雪山鹿
苑不勝於此惟是世有成住壞空事有盛
衰興替數不能逃佛不能挽加以土著者
率賈貿埽鬻藏鏹居積遊息者類錦囊蠟
屐吟弄嘯傲爲計然爲白圭而不爲周顒
王珣爲禽慶爲尚平而不爲郗超何胤檀
越虛無信施寥寂遂使堅者仆凸者凹耶

者閭敞者塞藻井蓮枯觚稜爵化采魚狼
籍筍簾草莽卽沮汝荆棘之場又不劣於
此沙門道弘者爰於如來座下弘發誓願
浮杯渡湖持鉢入市將以深心大心堅固
心勇猛心方便心而爲衆生作法語緣語
譬喻語隨順語調伏語破其慳悋導之喜
捨如遇宰官門卽勸宰官布施而說法遇
居士門卽勸居士布施而說法遇長者門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五

卽勸長者布施而說法遇善男善女門卽
勸善男善女布施而說法然猶謂不佞其
曲引人倫弘宣教範特乞一言以當金匱
余曰善哉善哉汝爲大事因緣披炎雲冒
赤日而來敢不代汝而展廣長舌夫衆生
身命如寄富貴如夢眷屬如影一切世界
如幻如泡悉屬易盡而佛法無盡我佛法
有四攝事四無所畏三十七菩提分十八

不共乃至八萬四千法聚皆無盡而檀波羅密尤無盡此何以故爲他生種子故爲他生福田故昔拘羅尊者因施一阿梨勒九十一劫天人受享無滅尊者因施一飲食七生人間作轉輪帝此何以故財施有盡法無盡故某某乃稽首和南而爲之偈曰

金庭山中王

上方殊勝事

調象菴稿卷三十三

美

興廢有固然

振舉是佛事

於此能信施

功德不唐捐

將爲後來世

福田及種子

一食一梨勒

速得成佛道

而況於餘者

此莫作戲論

望亭聖堂菴飯僧募緣文

一切功德有盡而布施無盡一切布施有盡而施食無盡一切施食有盡而飯僧則

無盡蓋人非諸天不能禪悅法喜而食非諸鬼類不能觸想而食僧亦人耳豈其能舍麤段微細之食而爲食哉非食無僧非僧無佛檀那雖小果飲食雖細事乎要以資四大而衛三寶五力六度七覺八道支三十七菩提分八萬四千法門胥於此乎出者也雪浪師洪恩幼耽禪藻長慕宗風末年一意薰習作功德事擇於地之望亭調象菴稿卷三十三

記

而飯僧其間香積須彌伊蒲澤量苾芻如雲望屋投食枵來果遄乃居不二年而示疾托化師化之日呼門弟子而語曰此吾未滿志願也其爲圓滿之夫惟師具福緣故人不詔而喻粟不脛而至輸若公稅委若天廚師逝而未施者慳惜已施者退阻矣重如衣珠而艱逾重譯矣佛法之謂何而以一師爲進退謂瞿曇不如宿德乎則

佛何在卽法卽心之謂何而見師不見佛
則慧何在無法與慧是人而畜生餓鬼地
獄種子也百歲非遙彈指便過昔也人今
也異類昔也震旦今也泥犁此不亦大可
畏乎夫畏生懼喜喜生施施生福德此是
佛門權攝不爲戲論

毘陵顯慶寺募緣飯僧文

僧家有接衆猶官家之有傳食也歌杖杜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夫

者不傳食何以肅王程而覲明辟持瓶鉢
者不接衆胡能參名嶽而見如來籍令五
印三竺之域香積聯綿豈重譯之難到假
使鷄鳴牛吼之地法厨寂寞卽錫杖以奚
堪惟是苾芻射利空門壟斷憑飯僧以克
腹借募化爲染指求者益貪與者益吝祇
林山積曾無僧飯過門寶席雲興徒說天
神獻果法王子化作餓殍高坐人多填

壑弊也極矣故必有不貪之募其募爲真
然後有不吝之施其施無住一粒化爲河
沙況一粒以至千百億萬粒一僧可當數
衆况一僧以至千百億萬僧毘陵顯慶寺
僧悟仁者護法如護頭利人勝利已誓設
面牛之鬲廣餐調象之衆所謂不貪而募
者也募既不貪施當無吝願以芥子共成
須彌取彼微塵合爲法界則雖檀施小果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五

鼎建火神廟募緣文

夫火之爲德尊而不親利而多害其爲利
也能炊五穀暎萬物濕可使燥寒可使煖
而其爲害也則不戢而焚犯之必焦流金
鑠石燔林燎原屠咸陽銷秦塚燒宋社燬
晉藏卽畚揭靡所施其力雖瓊竿莫能得

其用者也夫在人世既有司烜鑽木之職
彼幽墟豈無飛流回祿之神神之不無廟
其容緩羽士周喬玄者幼膺素券長隸赤
明手探玄珠胸包蒼籙清淨其質拯濟爲
用念味鳥狂獫燭龍橫肆悉繇制馭者無
其神抑亦栖神者無其地欲於上清上真
之側建立火官火帝之祠陶安公赫赫若
存甯封子炎炎如在攝彼陽焰統此燧人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三

庶嗽水不待樊英喫酒奚煩郭憲江陵自
不燃空說劉琨反風成都曾未燼徒倩巒
巴呪酒林林戶牖何虞玉石俱焚總總民
氓決不艾簫共弊此最上功德第一盛舉
也凡在封壤相應施助母藉口王子敬不
驚之德致有宋司城殃魚之患

華令人墓表

吾鄒之與華世世肺腑也而所爲交知絕

少今年春始得友於文學華君復智其來
也以其嫡母鄒氏表墓文請又以其所爲
舉子業政余卽其人而溫溫如也讀其舉
子業而斐斐如也又睹其譚說母氏而懇
懇如也乃不辭而爲之文蓋華君之言曰
吾母能女能婦能母能母而父能婦而夫
柔不廢剛而內以助外非獨一才一善之
爲沾沾者母甫三歲而背外王父怡畊公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三

卽知哀痛號泣廢食寢旣于歸數載而猶
念孀母不注枕邊淚時簌簌下乃謀于吾
父而迎就養焉是其能女吾家不踰中人
產而吾父好治酒脯延接賓客吾大父母
亦不安於蔬食母脫簪珥辦治不脩隨不
已吾父安吾大父母亦安吾父讀書時母
篝燈絳績以佐讀旣試有司不售吾父奄
然沮喪不自比於人而母百端慰解之曰

男兒事業豈必一青紫足耶且有天數非人力也是其能婦御諸婦諸媵諸臧護設以躬履其境而曲體之爲時其凍餒分其痛癢而鼓其心力吾所生母杜暨今庶吳悉母出所有禮娶吾母能家則喜病則憂沒則悲痛棺殮盡物已厚視吾女弟女弟折而又厚視吾女弟之女是其能母吾兄弟四人母因材程督道之禮義俾不小卽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三

于恹恹卽以予之稚魯而稍知習讀廁于黌校咸惟母之力是其能母而父母素多病吾父又十九出外母以庀然屏悴之軀而代父爲政一切蒸嘗婚嫁租庸踐更之事咄嗟而理是其能婦而夫夫自昔諫槐救父樛木逮下鳴鷄相儆熊丸示訓舉案爲恭有一於此亦足耀天壤勒金石而吾母兼之豈易易事故敢以不朽累子鄉愚

公曰婦道尚矣而要本於女德夫女德在孝不孝於父母而孝於人之父母曰能相夫能奉姑嫜此猶捐本之論耳世之爲婦者父母勝則傲其舅姑舅姑勝則傲其父母比比而是矣曾有哭父於孩而奉母白首者乎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臣子委身事國猶孝是焉始而況閨闈之際耶令人惟能爲女而後能爲婦其爲婦也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三

真非世之能爲婦者吾所表于今人如此諸世系子姓有墓文在不具論

倪雲翔字說

倪生少年白晢冠雲冠履雲履衣雲衣手持雲和而過余問其跡則閒雲察其意氣則雲天詢其名則曰化龍而字雲翔夫子潛龍也悔而不用與雲徜徉甚當請遂爲子說雲可乎夫雲紛紛霏霏郁郁續續蒼

蔚輪困差池狎獵或爲赤舄或如蒼霓或作纓綬或團車蓋若有若無倏聚倏散而總之卷舒無心太虛自在故賢人登之而偕隱者抱之而棲術士屑之而餐神仙駕之而蛻方以外之民挾之而浪跡江湖逶迤山澤之畔其用不同其爲自在則一也今子旣不能歌卿雲棲巖雲煮白雲與爲五色之雲出入蓬壺閭苑而徒着側注單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詩

綬從人間世彈鋏其雲之翔乎其雲之翔乎然翔非跣跣恣睢狂易不諛蕩檢狎弁禮法之謂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象之初九曰需於郊利用恒夫恒常德也用之以自在者也不耨耨而卑不罵坐而豪不囁嚅而汗不呌號而放不頤指氣使而柔不白眼攘臂而厲不塵金玉不計資斧皆所謂恒也恒則何方之不

可適而何人之不可合如曰吾能御太丙驂契貳騎決莽之身從雲翱翔而後然自放踰檢敗度則非所謂恒不恒則不得自在此非雲翔之意也生先世祖曰雲林具隱德善畫爲國朝名流其師曰雲池精隸書凝絕過人是祖是師悉以雲號今生彬彬馴雅工印章有秦漢之遺其所衣被於雲者深矣無所容吾言矣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說

請陳明府禁宰牛說

夫人非五穀不生人而非牛則五穀亦不生是牛者生五穀以養人者也昔人云年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自種自斂服箱以疋何其勞也旣耕且耨黍稷用成乃京乃坻乃庾乃廩何其利也是牛者養人者也養我而我殺之復燔之烙之炮之醢之醢之腊之旣乃取其皮毛筋

骨髓膏髓而裁之劑之前之燭之填口
腹規羸利又何其忍也夫殺穀殺胎殺鯢
鮪殺蜺螳殺蚊蚋此最眇細尚不可忍而
忍於牛乎牛之物鉅於人而牛之功倍於
人牛可殺則人亦可殺矣無亦惟是殺人
有罪殺牛無罪人能言牛不能言人能報
復牛不能報復耳庸詎知有臨刀跪請漫
不爲意啖肉飽卧覺而體癢以死者有家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美

其豪侈手自殺食病而多牛索命者有繩
勒牛舌生子瘡瘻者有懸首河干血濺屠
人之面成瘍而死者比比不可更僕是不
能言而言不能報復而報復無抵死之法
而有抵死之禍者也孰謂其可忍也夫人
見螳捕蟬則捍其後遇蛛罥蝶則解其縛
恒情皆然至爲口腹羸利則極慘烈而不
顧彼牛就殺時其蹶然而踞泫然而淚下

者何等情狀也吾乃鼓刀以屠悍然不顧
若然中族皮骨離棄快然自得此何爲者
曾不思造化回薄輪運穀轉人生馬馬生
人人復生馬安知吾前此而生與後此而
生者之不爲牛乎安知其非自殺乎非以
殺牛而實以自殺孰謂其可忍也昔田子
方見老馬于途束帛而贖之曰壯用其力
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今牛春而用之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三

秋冬而殺之有仁心者固如是哉禮曰一
元大武非郊禘宗廟社稷則不用牛後世
師捷享士稍一椎牛未有尋常家食而殄
是大物者自昔良牧明宰多有禁禁之而
未盡稱曰格餌今願臺下廣一切之仁恩
而及於牛舉一切之善政而及於禁殺牛
不徒格餌必令畫一非獨行慈亦爲導儉
物類大幸生民亦大幸矣

鮑伯英印章小引

鮑生白哲少年來自塞上冠敝幘履敗履短衣楚楚不掩脰脰而能爲印章蚪蚪籀篆博通研索所爲刀法大得壽承祿之諸人意余心愛之已而與之語霏霏玉屑浮以大白可二斗而醉醉去玉山頽唐絕不作罵坐態寧馨哉宜其官止神馳於秦章漢璽不啻承蜩若是而問從塞垣來五訓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天

單于何在燕然一片石誰爲銘勒亦有探白援而授黃石秘書者否生爲撫掌大呌談說擊劒事娓娓生雖窶人子乎而志長在請纓似不徒以一印章小技從人間博資斧者昔張旭善草書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書法長進生於銅鑿石鼓之法當亦從蓮鏢間得之因時時與之酒而論劒

鞋杯譜小引

林生客余山園雨窓無事出鞋杯詩數十首示余余謂步稱邯鄲鞵推洛浦總因螭首及于鳳鞵今所謂白小姬者不言玉頰而第取金蓮當彼霞觴加玆月旦以踏青而浮白以行雲而行酒且也不雙而隻胡取合懽生曰昔馬嵬物化老嫗得鞋傳示博黃金無筭夫玉妃塵土遺物尚爾堪珍白姬盛年香豔那不見賞咄咄鄒君亦效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天

老迂倪態乎爲之失笑

芙蓉社纂小引

吾梁谿之九龍山去芙蓉湖里許而近予菟裘在焉當予解龜南下焚魚以居資少荆牧裝非越使延及十年始拓數畝因山起堵疏泉成浸幽篠蒙密樛木偃蹇禽傲自喜花狂欲舞霞幙高寒烟鬟低寢差當陶徑大媿石家而友人林若撫氏乃過而

樂之時命蘭橈徘徊竹下因是俞君孺子
周君承明俞君君寶伯鱗輩同聲合志不
期勿速後先于邁拚杯而集維時白藏爲
政清商微扇塞鴈候蘆井梧傲葉方澄旣
浴靈藥竊奔值桂樹之芳秋結芙蓉之盟
社分題命句嚴韻限體甲倡乙和前喁後
于或撚鬚禿甕或舉步倚馬或春蚕吐絲
纏綿盡巧或天妃織錦珍重報章總之調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四

叶宮商聲諧金石人盡名流詞都爾雅占
星動太史飛雪屬陽春者矣夫節尚蓐收
景先圓魄梁園授簡未是秋中蘭亭祓禊
不當月午孰如此會傍蟾宮而築壇壇借
月姊以捧槃孟玉杵踰糜桂輪不律者乎
獨以予之無似濫委廁其間政所謂珠玉
在前覺我形穢也人凡八人詩凡 十
首歲著雍涸灘玄月哉生明

林若撫和申少師落花詩引

今夫花當其馭姿旖旎層城截襪白閒委
他紫闥婀娜儲胥狎捷曲房欹藹穢斐
疊綺陌天翹非不使穀紋遜綴翠羽奪艷
嬌施興慙陽陵啓妬寶輶低徊玉壺長寫
膺九錫作十友號五宜讎三昧而一旦紅
銷綠委香湮粉謝辭根蛻舉帶葉高騫貼
地爲茵入欄白點噓毳青冥揚塵碧落歌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四

未山香舞隨杯影昔何縵紳今也披離撫
今愴往足攬人臆故自昔韻士墨卿才娃
文媛多賦落花著之篇什然皆托意窮愁
寄懷投老思深團扇情繁明璫慨朱顏之
非昔嘆青春之不再取花用况援物解嘲
爲是牛山之泣雍門之琴已耳豈若茂才
林君青衿少年芳苞乍吐不羨上林一枝
少師申翁白頭元老靈椿獨秀可當西池

三竊者乎申翁年過明遠扛筆如椽林君
齡方長吉攜囊是錦此能藐大人彼則呼
小友彼能歌白雪此亦附青雲協若埤簣
諧如金石又非可與綵帛錯章膾頤合器
者竝體較也鄭麗明氏酷嗜兩家詩授之
劉氏付於刷青倘亦潘河陽何江都之屬
與

疏二首

法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四

法昌寺僧寶華募緣造華嚴經十二

部疏

夫自明星成道而華嚴始出自龍宮示迹
而華嚴以布其爲經也開毘盧法界入晉
賢行海闡十玄門廣四無礙從初發心便
成正覺窮未來際只屬剎那入座卽三賢
十聖與會之末學小乘權實竝顯思議不
設誠四十九年之極譚三千大藏之囊括

也故寫經者不舍之而搨雕管持經者不
外之以振海潮刊行貝多者剞劂必先施
布羊鹿者檀樾恐後梅檀座千尺非茲無
以爲觀唄鐸聲六時失此胡以傳響卽看
雙樹誰乏雜花有法昌寺沙彌寶華者卽
初琳宮便尋函藏青鴛宛在白馬思馱欲
於此八十一卷廣造一十二部念純繡裝
潢實寸絲之匪易陟陞印刷卽尺幅而猶
難特下青山乞資朱屋夫助僧以財施也
造經以法施也財法雙施人天獲福凡我
同志其共成之

募化長生米疏

慧輪上人持卷乞文而曰以募長生米也
夫米何以稱長生蓋將所募米貸衆歲取
其息以飭僧息無盡而飭僧亦無盡故謂
之長生云始以法門人持橐而乞收者亦

子既如富家兒按券而餐散若恒沙用子
存母母復生子生生不絕卽羨爲緣緣本
於羨緣緣相仍不庾廩而香積有隔宿之
飧非菑會而開黎多鼓腹之衆假計然之
豐殖作長者之檀施事類逆行法歸巧便
機疑倒置理則圓通于是迦光合掌懽喜
而爲偈曰

菩提樹下

誰肯耐饑

如來百法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四

不言辟穀

阿難殊勝

且犯淫室

而況其餘

得安隱地

取米於子

以存其母

如貝多樹

種子不絕

其米無盡

飯僧無盡

無盡之施

福亦無盡

福無盡者

慧力無盡

檀波羅蜜

此爲第一

跋語十一首

贊贊編跋語

君寶玉山岐峩腰帶十圍頽然自放見者
訝其擁腫及與之偕殊婉嫵娟好嫣然有
致生平操輒好作情語所製有蝶睡新柳
茉莉詩三十首姿態橫出芬芳襲人大似
東海生玉臺詠一時洛陽爲之楮貴而君
乃自署其編曰贊贊謂靡所用之也夫丹
霞碧雲朱英紫脫亦何與人事乃絳霄之
上瑯欄繡石之下胡可一日無此物曾得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五

與拚拇枝指例乎請爲君寶解嘲

跋沈孺休寫三碑後

孺休此書人謂得魯公法余不謂然蓋夢
寐永興而參以率更者雲間書學動稱二
沈乃其技不過竊文敏緒餘而止耳曾不
得窺永和諸人藩籬而逝以三寸不律取
顯官至翰苑卿貳孺休豈其支裔耶何臨
池過之而榮稱不逮也諺有之力田不如

逢年余於孺休三嘆

五木德慶菴飯僧跋語

五木戰地也而藏公於此結飯僧堂栴檀
婀娜瓶鉢卒止青燐不作鬼魅遁形此如
阿脩羅日事戰鬪而得見佛化煩惱爲菩
提最是歡喜人地雖然事貴隨緣道忌執
着倘如近世借口津梁乞資朱戶以捷椎
作長鋏而爲之未能利已那得利人便是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吳

黑風吹墮羅刹鬼國何但戰場

跋張兩江詩卷

兩江以大書特聞不聞其能小草又不聞
其能操鉛槧而爲詩也今觀此卷古風近
體率莽蒼個儻格調不羣似出臨池之上
何乃以字而掩其詩耶愚謂卽以詩而棄
其字亦可

跋高房山夜山圖卷

米公癡絕所爲雲山獨創一家卓立千古
此中三昧惟伊家父子自相傳賞不令他
人窺竊一瓣人亦無得而睥睨之者越二
百餘年而有高尚書者出盡伊父子而有
之足當鼎峙此卷雲樹罨靄大有生氣墨
汁淋漓欲墮几席卽未爲尚書公得意之
筆亦非籬壁間物也

跋雪浪師寫金剛經後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三

吳

書寫誦讀之利諸經皆言而獨金剛經中
更反覆致意津津不已故臨池之役此經
獨多然或緇流法侶用爲乞資或墨卿稅
士取以游戲食膾犯戒意念消禱而爲之
卽闖會稽藩籬入吳興堂室福于何有今
雪浪師於禪誦小間從門人定文請書此
一卷若疎若密若深若淺若有意若無意
自成其爲是而不與吳興諸家爭妍鬪巧

此之爲福定不唐捐籍今如來見之亦當
舉兜羅綿手摩娑側理吐帝青寶雲覆其
上

跋仇實父摹李龍眠蔡文姬歸漢圖

卷

唐龍眠居士具畫家法門其於人物更探
三昧我明仇實父亦然此卷爲實父所摹
龍眠文姬歸漢圖巖石稍率易而人物大
調象卷稿八卷之三

兒

是精工是以的筆臨的本者乃文姬失身
膾虜靦顏歸國棄兒沙漠轉嫁董祀削廉
義耻視如嬉戲卽有藻績曷所取而重之
彼繪事家逞逞取以爲圖豈不令千古嘔
噓

跋王右丞雪江捕魚圖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千載而下人以此推
右丞余讀其詩因思見其畫不可得今得

見此雪江捕魚圖真世外奇賞便取右丞
所爲桃源諸詩讀之一讀一玩如有巨魚
自大江從雪花飛墜用佐浮白不覺玉山
之倒

跋錢舜舉石勒問道圖

舜舉花鳥冠絕一時而人物亦是工緻此
卷石勒問道圖生氣宛然常帶一瓣知非
凡味

調象卷稿八卷之三

兒

跋雪浪開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
碑後

古人作書多不沼襲觀舞劍視擔夫皆可
悟入近世以古爲楷而臨摹之優孟壽陵
衣冠學步愈摹而愈失其真矣此卷爲雪
浪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帖不求工
緻信筆直下在肖與不肖之間而其肖轉
深似得臨池三昧者夫師已佛法六通於

臨池三昧乎何有

書楊瑩甫所藏余尺牘卷後

昔人寶燕石以爲玉牘而藏之齋而後出示客客大笑謂其非玉也余數年前所書尺牘絕未窺臨池三昧何啻燕石而瑩甫珍之若玉積以成軸無論示客客笑卽余見之亦自啞啞不止矣乃瑩甫又欲余丹青其首令惡書惡染合成兩醜瑩甫嗜癡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辛

特甚如識者見而柳榆何姑爲槃礴而歸之因語瑩甫勿再示客

贊九首

達摩贊

踏蘆而來面壁而坐革履翩翩亦復何所印度震旦不離這箇一花五葉自然結果

俞易之像贊

爾眉則疎爾髮則稀爾面則黧爾體則癯

乃爾性則夷爾氣則舒爾腹中則有五色之絲噫嘻此爲俞易之

張震之像贊

於丹青則濡首於曲生則沾口於風塵則寄跡於阿堵則若亡有兩高三笠之與居而凱之探微龍眠伯駒之與友桂棟衡捺蕭然獨守僧至或迎于旌則走故人盡購君而實不知君之爲技冥游古先雕絡百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辛

氏得心而應之手噫嘻此郝上之琴君蓋自示其無偶

吳用卿像贊

茂先博物物仲虞逃名太丘道廣叔寶神清扁舟范蠡五岳向平友于趙孝俠烈荆卿誰其備之曰吳先生

別駕史振吾像贊

齡不必遐而澤延官不必顯而節堅子若

孫不必多而才且賢其與若偏而其所事
則全爾眸炯然爾頰頰然爾意訢訢然誰
圖之我贊之而爾傳

沈山人像贊

昔有休文今有孺休二休一沈先後風流
詞場書苑各建其旂笑殺腰枝亦復竝瘦
林驛丞像贊

荷與芳蘭濯濯新柳有美清揚兮似非凡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五

偶而胡爲乎下禿解之者曰此名家之子
居於清而游乎垢

堪輿楊君像贊

腹便便兮何所儲是青囊之書口喃喃兮
何所言是山水之編目晶晶兮何所窺是
牛眠馬鬣之堆足趑趑兮何所跡是立旂
食鼎之室不知者以爲五湖四海形家者
流而知者謂郭弘農李淳風朱桃仙范越

鳳之儔

趙隱君像贊

隱不混漁樵進不干公卿卑不逐泉刀高
不博聲名師阮籍事劉伶法茂世學公榮
其夢也若覺其醒也若醒亦穠亦澹亦濁
亦清蓋將以逃於酒而全其生

墨銘三首

畫眉黛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五

始興之石揉而爲墨用以飾黛不雜以色
秉心堅貞得無化石墨耶石耶于德則一

吐墨魚

彼蠹能食在爾則吐食則果腹吐則眩目
惟食而吐文乃郁郁告爾墨士爲乃腹母
爲乃目

三生石

玄不玄涅不涅妙明心內外徹既歷三生

亦經萬劫墨可磨石不滅彼守墨者寧爾

列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司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五首

與曾太史

記不佞于役三楚得門下卷而歎息也謂
如荆山良玉五文閃尸神色夜照若星若
電可以當清宮法殿之珍又如大宛龍駒
蘭筋權奇霜蹄滅沒一日千里足入天閑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備輿衛而今果然矣一時睹紀者謂不佞
母乃方九臯卞和氏其人乎而不佞無有
也靈異發祥不佞偶與之會耳夫楚祝融
暴上沅湘濮沔之秀扶輿磅礴鬱爲人文
自鬻熊左史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景差
唐勒而下代不乏人至于今而既有門下
復有何思雙環聯璧並瑞協禎可謂千載
一時矣乃者門下螭頭入直雉尾分行內

注乍殷外譽騰播名山之藏充積簡牘不
伎聞而心動喜氣滿大宅未嘗不時時北
向黃金臺嚼酒盡一石也惟是一丘一壑
雖足棲遲而明遠才盡文通藻竭向平已
老五岳生涯索然僅于二六時中一香一
茗一軍持向瞿曇氏五體投地誦偈伽經
一卷度此餘日而已

與雷太史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二

語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
以審乎聲律之繇不伎耳目亡知不自意
別藻績于雜組識鈞天于繁奏乃者備九
服歷九成極文章聲律之用而不伎與有
榮施焉夫非天假之緣與解龜而往微獨
各天異域抑亦清塵濁滓亡從問訊荷鋤
之暇亦頗聞門下人倫歸往朝譽翔洽泰
嶽比崇景曜並懸刷青大業日新月長其

盛甚休若不伎者爲向禽而濟勝無其儼
嵇阮而酒腸不寬學曹劉顏鮑而文采垂
謝效郭解劇孟田光聶政之屬而牀頭金
盡俠骨蕭然去而奉薄伽梵氏作在家頭
陀又復多生以來惡又種果愛染糾纏如
結不解在縛難脫僅能翕息鹿視終其餘
生而已昔人云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
不伎有焉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三

與劉學博

僕年未艾神旣以疲形旣以萎心志旣以
灰冷一切所有都力不從心浮白寡量濟
勝無足好俠屢空展卷易忘搦管才盡談
天舌短僅於二六時對薄伽梵氏讀偈伽
華嚴諸經而又多生善果苦未栽殖何肉
周妻力難并置眞人世贅疣天之戮民也
自分不祥久謝徒侶遠近竿櫓悉戒不通

因失聞問浦泗者至惠及鯉魚剖腹讀之
言言厚雅時方把盞梅樹下不覺爲盡數
爵第故人愛我我乃拍榮絕嗜直生之猶
死而無以勉副故人奈之何晨風告歸促
報甚急八行道意不盡妮妮

與姚文學

傾渚雲天不遙曾亡能操一刀子問奇字
於文園魚腹徒將龍門何在大有惆悵不
調象菴稿卷之十四

四

佞生平有劉縞之儔不好侯王八珍而重
嗜蒼頭水厄穀雨甫過碧乳香芬往往如
在兩鼻孔間敢循故事馳將白鏹易彼月
團其價與數一切如舊亡敢稍損益也夫
不佞於足下不能效叔夜枉駕子猷汎舟
而徒以一莛茗故竿櫝相煩足下得無竊
笑而私謫之不

與王百谷

日荷嘉招倚層軒坐密室言笑移晷虛往
實歸惟是鼎俎華錯多戕生命德則飽矣
如破先生佛戒何別去婁江不半餉而畢
事隨向琴川道凍雨時至僅取淋漓之隙
著屐虞山探拂水破山桃花秦坡諸處寒
裳躑躅候往候還了無意致一理歸帆便
曜靈爲政玄冥退舍區區暗嶮其靈幾何
而美我乎過金閭風利不得泊未皇走謝
調象菴稿卷之十四

五

南有餘艗中得詩數首錄呈記室知不足
辱斧斤博案頭一噴飯耳區區書卒業未
有則幸付廁養

與趙凡夫

金閭自古名利地趨羶集苑從古而是而
足下獨韜精葆素皜然不涅卜築巖阿夫
婦偕隱離塵絕伍逸民之亞其人固當具
傲骨作冷面張仰天眼偃蹇睥睨不可一

世而足下又復恬夷簡曠飲人以和介不
違時隱不絕俗真俗二締圓融在手倘得
大乘菩薩教者耶曩過山居倚茂樹俯清
泉憩雲窩坐石榻霞帷高褰花茵不卷禽
聲天籟當數部鼓吹從其間窺圖書之府
啜伊蒲之饌長嘯入雲清言沁肺地何必
方壺員嶠人何必安期羨門也虛往實歸
得未曾有餘暇中課得一詩以當紀頌知
調象菴稿卷之三 六

復王百谷

高齋譙笑神情懽洽偃鼠之腹不覺醉飽
歸坐一室意未嘗不之南有也比時別去
便欲課數語道謝不敢草草遂爲桃源寨
坡諸地先之適者勉成二詩書之篋面速

者誠拙遲亦不能巧也奈何

復王行甫

滁州自古勝域此中隨牒微獨隱吏寔亦
列仙門下驅車南北世夢之勘盡而從事
於此簿領煙霞一官玩世如脫樊中而卽
浮黎與元君帝子後先賓遊二童吞餌八
石清都玄臺之上何知塵世擾擾第左瓊
函而右玉簡或不無旁午耳不佞枉拮旣
調象菴稿卷之三 七

解把鋤執釣差足生活惟是多生分淺愛
河汨沒彼岍茫然數載祇洄祇屬搏沙作
食其餘一切又可知已空谷間寥忽得足
然之音不覺躍如其喜諸品清嘉一詩鄭
重不令寔子暴富耶使者歸促聊爲致此
與趙虞衡

憶昔德星五稔以吾梁谿爲九而弄之以
爲蜩而擬之與之以神君而察見蔀屋與

之以大慈父而若有痼瘼穢澤靈爽猶冷
浸漬猶復矜思宥過加意不佞蓋環吾城
而處者盡覆有光天而不佞獨二天故環
吾城而處者盡彼天之戴而不佞更二天
之戴惟是清塵濁泥地分負越吳南薊北
疆域遼阻微獨信使未將抑且郵筒永廢
翻經之暇翹思結念惟以日爲歲借牙旗
大纛于石城之畔耳頃聞帟車南下時時

調象菴稿

卷之二十四

一八

向關門盼望紫氣而未得忽接檄書知從
大江飛渡吾梁谿父老子弟爲之旁皇徒
倚缺缺失志而不佞可知也明公遂不有
其所乳翼之遺黎耶咄咄引領白門間九
頓楫詞道謝并佈胸臆如此臨風于邑

與耿大中丞

伏惟門下惇崇大雅挽黜澆浮坐鎮庶僚
惠懷黔首江漢不波萑苻晏然卽我里閭

姑蘇之間鷄犬恬熙日月清朗者夫誰之
賜也某五行多梗三生善病年來寢瘵幾
逮鬼錄引領石城僅若咫尺而不能匍匐
階除一申子民分誼耿耿若何乃者南向
九頓肅具八行奉訊起居薄有家田之粟
家山之茗附于芹曝萬惟鑒此微忱破格
笑存幸甚

與李大司空

調象菴稿

卷之二十四

九

自借釋褐得隨步武不餘歲而彼此星分
清塵彌清濁水彌濁升沉異域不啻浩劫
昔人謂別如順淇聚如陟峻固無虛語惟
門下天挺豪奇蔚爲名世醞義涵仁經文
緯武尋常拈弄不律輒配三都協二京包
含班馬奄有屈宋一旦建牙豎纛傳箭天
山之上便能蕩掃腥穢拓地日南將壇文
苑于今無兩彼其崇爵厚祿三事在望分

某可卜區區榮膺又不足置喙者如某雖
腫陋質爲世棄置鹿豕應門猥猥爲友負
松拾栗帶索而歌間禮竺乾日與比丘婆
羅門飽噉傳飢誦楞伽華嚴數卷于天爲
戮民于人爲不祥之器如是而已曩兒子
某某少年躁進妄意邊籍門下憐其遠跡
備加恩遇骨肉而降某銘心鏤骨已非朝
夕故而抱病累歲幾隸鬼籍未一陳謝頃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四

十

以赴京應試便特令紆道轅門百擊額階
下兼附區區如此惟是如天高誼非三寸
管城子所能具道若之何臨風主臣主臣

與楊憲副

吾丈秉節蠶叢積猷累伐甚盛甚休不佞
望武檐玉壘眞如天上亡由一寄八行有
懷何已乃者彭邑寂光寺僧眞權之便附
此起居此僧一瓢一笠不憚瞿塘灘瀨

我吳下六歷伏臘精勤奔走以復寺故蓋
寺於嘉靖中有劉某者倚其官中丞勢
奪僧之廬而埋佛像於土像未及埋而雷
霆大作劉殛而死孰謂薄伽氏無驗耶乃
其子孫不克蓋父愆其地方官長不興起
佛事因循至今眞權者力圖復之夫非法
門之貴育與思昔優闡波斯匿王皆以勤
仰世尊爲作佛像優闡金質自起迎佛波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四

十一

斯梅檀移傍精舍世尊成爲摩頂囑付令
于涅槃後化導衆生然則佛一像也像一
佛也見像如見佛自非丹霞誰燬木體不
有百丈能廢殿堂乎固知劉人闡提當入
阿鼻寔殛又其小者吾丈以大觀察爲檀
樾主願體空王殛惡之意振百年旣廢之
業倡彼有司先諸寮案則何獨不顯令續
高並岷峨卽普濟津梁同於巴峽矣何如

何如

答人索酒

有牀頭酒數斗敬以貽足下不復令老羌
呼渴但願耳熱之後勿作鄱陽惡戲耳

與梁觀察

在昔彭澤解綬於陵灌園季鷹思鱸枚叔
不樂爲吏邴曼容祿不過六百石潔身遺
榮譚者艷之乃皆早扶散曹或遭時之難
調象菴稿卷之十四

及與世邈邈然耳門下以屹然清時保障
方且爲民怙恃爲國棟梁爲士林著蔡而
一旦瞻雲劒閣旁皇雪涕遂收牙旗去大
纛奉身而往忠以孝移石爲親奪此豈與
尋常拂衣絰冠者比耶惟是文武碩望著
在中外祖帳亡何賜環且及青城玉壘來
不能長有名賢卽我三吳人士願非久以
中丞節起家再續舊遊門下幸勿終棄其

所與朝夕之氓也屬在病暍不能面父老
攀轅國門肅此八行以當負弩

與徐文學

不佞鍛湖歸來棲息榛莽閉門距躍一切
屏置惟於文字結習未忘時憑几拈弄
不律然亦不過劒首一呖初無當於作者
也拜教之辱稱引過情以擘麋爲子都指
嵎嶠爲壺嶠將使不佞汗濡濡下耳何物
調象菴稿卷之十四

弗檐得要車駒濁醪糲飯烏鳥之音殊不
足以要權上客門下不加督過而下謝亡
已彼其胃次真吞雲夢者八九矣尊公碩
德懿行未易更僕顧我弱筆十不能揚詡
一二若之何其賜斧削而後授劒氏焉幸
甚使者歸促口占報謝不盡蹇產

與沈少卿

不佞弟蒞蘆旣久形景日孤所對者黃面

瞿曇所事者幡幢貝葉所與朝夕把臂而
游者優婆比丘門而已因於生平故交一
切曠失雖以石交如丈而并缺隻字之訊
非獨分不可亦力不暇也乃丈身處清塵
而注念濁泥鴈足裹蹠自天飛下此之爲
誼卽秦岱非高東海非深矣青山白雲是
丈雅志知不欲逐逐風塵間弟鴻猷駿望
著在中外豈得便賦歸來五湖丘壑且讓
調象菴稿卷之十四

復曾太史

清商淒其白露旣塗墜戶據梧偃仰長日
闌亡人徒杳然太始三尺平頭奴報有長
安信使至出瑤華讀之而喜可知也惟是
儀物錯稠照耀蘿薜令人當之不勝慚作
乃書中語更獎借甚盛何物傖父得要華
袞若此扇頭三詩清句宛縉夷簡貽蕩春

花競采秋雲與淡黃初而後大曆以前匪
近代沾沾口吻也不佞請從北面受教清
塵濁泥分難會合或者他日江浙之間棘
間借重可以其間奉顏色乎蓋夢寐望之
矣

復雷太史

不佞逃虛寒兌窮而自樂蘆柑菜甲以代
肉豚耳鴨掌以爲奇玩狡獪以作友朋竹
調象菴稿卷之十五

風梧雨漁歌樵唱以當數部鼓吹曲瓢卷
漿長罌貯醯笥有敗絮饒餘脫粟自非凶
祲得免其死惟是三生病骨漸以支離酒
鐺蠟屐時復置閣不無爲樂事小梗來教
謂不佞潛心述作事在千秋不佞癩病人
初無意念到此抑亦非其任也衡山篇綿
麗高華縱橫恣悅奇正互發符采相濟惟
祝融君可以當之捧讀再四真令人在柴

陵洞天之上矣明公超然逸思知不爲朱
紱纏縛顧方倚木天而遽談水月得無未
卯而求時夜乎請與明公約旂常旣豎而
後解組不佞其時從公鷄林鹿苑間度亦
未甚老也

與張孝廉

往得楚中賢書見高列姓氏爲之頓足起
舞向荆門大笑至今而南宮寂寂也不
調象菴稿卷之三

十六

大惟事耶夫連城照乘流水高山非其耳
目誰能聽睹然世不盡乏耳目者有之則
神品售矣息以六月掊及九萬茲事之恒
亡足邑邑者不佞凋顏傷趾遁跡收聲于
人間世百無一涉惟是二三知己不無縈
絳胸臆而亦不敢以姓名通拜教之辱空
谷足音胡爲乎來哉以斯知足下誼至高
非世塗間炎炎涼涼輩也不佞感及骨矣

南文妙甚高調逸響矯矯絕人信一飛而
九萬之無難耳拙稿一部附黃君行李以
上春閑在近努力爲禱

與黃學博

不腆繩樞獲要車騎坐瘡鬼憑陵擁衾伏
枕亡論鷄黍失將醴酒不設卽顛衣倒屣
病甚未皇乃知此物不獨能牽引二豎且
使長者迴車故人卻步抑何其虐也目稍
調象菴稿卷之三

十七

退舍藥餌之暇輒來不律修八行上候興
居倘過旬日能任杖履當乘片帆五兩候
顏色于毘陵之上張曾雷三公書敢累行
李

與袁金華

臨川之政號爲召杜僉謂青瑣烏臺當相
推借而僅佐五馬不無小屈僕不謂然中
外一官散要一體希中邇外重要輕散者

非賢者事況此何時皇情回測苦路難
不鳴非職鳴則斥去必欲快于一擊悻悻
而止今日終南異時捷徑更非道義固不
若聽訟棠陰行部露冕統專城領庶邑效
潁川渤海之爲得也門下小屈政其所爲
大伸者矣新安洪生精心篆籀所爲印章
在昔壽承諸人上以此技遨遊中州東魯
秦楚燕趙之間聲鳴起而獨木徧吳越今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十八

與陳眉公

一歲之間凡以士薦者三四卽僕亦且自

厭安知先生之不厭我惟是先生廣太教
主士挾片長隻執者亡不之雲間之雲間
亡不之陳先生之陳先生亡有不之僕而
通者乃者又有所薦士矣近世以印章游
人間者甚衆而率不知篆籀僅剽襲顧氏
印數一二耳夫無本逐末其未立敗又安
得新新安洪生工八法善六篆得師宜中
郎髓因于印章能以刀法合字法備極精
妙世言壽承雪漁今言洪生或亦定論也
第其人貌甚寢復不善聲折莫爲之先恐
屬按劍幸先生多作聊城與之渠卽無陸
賈裝當亦不彈馮謹缺倘亦吾輩憐才一
誼事乎

與張衢州

屈指仇離再更寒暄韓娥顧兔遷代如旗
催督物化轉盼之間便爲陳跡我懷如何

頃者敝邑人自太末至傳二千石則惟暖
定陽溪水不煩部內一菽牀第間事察見
至隱亡能遁避諸所不法得其渠悉付之
理太守出盡屏呵騶不用僅攜雙杖走而
豪者心跳目矐餘不設仰視江郎龍丘之
間俗悍戾故利用嚴匪久風移俗易想當
意調劑無所用此矣有新安洪生者精
字學六篆八分得師宜中郎髓因于印章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四

遂成獨步世言壽承雪漁兩人不如也乃
者浪跡越中出姑蔑道不能不一見明公
此君太樸無他治郡小間令奏一技倘亦
足解煩息倦無大不可耳

與劉大司成

伏惟門下班馬文詞顏冉道德稷契謨謀
夔龍禮樂爲帝者師當世之望比者豎表
國雍典衡上序畫本先民規循前哲能使

人餐粹氣士稟菁華易漓而淳輸文以質
景星卿雲盡知快睹泰山嵩嶽誰不宗仰
雖以某某才器局窄形質穢雜爲天戮民
作世棄物而未嘗不情專識荆志切詰習
設當吾世坐失名賢惟是跼伏蚓壤違遠
龍門石城梁谿如隔世界因乖素願遂阻
良覲昔南榮趨墨翟七日上成綺重趺百
舍彼獨何人言之有作矣乃者兒子鄒德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四

基口尚乳臭腹僅管窺似木居朽非金不
祥思觀上國遂舍下校願就錘鑪一當斤
斧若爲生出門牆便甘死填溝壑于其匍
匐設爾通誠收樵牧之嫌展生平之誼薄
有淺技并獻醜大方臨械不任主臣

復郭大行

今歲祝融虐甚吳牛不喘月而喘日方暑
熱間敝劍咏而進之知是信使若披涼風

甚喜也剖魚腹琅玕錯落若濯霏雨又甚
喜已讀所爲別緒高誼雲天詞采煥發若
餐玄冰而啜飛雪又甚喜炎歊不止稽使
者七日從揮汗中不得工然不散不爲工
也竿積屢承芝宇未覲咄咄欠事皇皇者
華原無定所會稽禹穴闔閭具區寧不足
辱使君車騎乎幸早爲計吾吳山靈最嗜
騷雅令掃石待矣足下以義請文僕獨不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書三十七首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與沈純父

日者大病之後大橫繼之大橫之後病又
繼之三生薄劣五行多故因思既往種果
未來深逃蓬蘽度事薄伽混跡必蕩博搜
象教遂於左右問問闊踈豈有遐心敢忘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明德矧門下韜鋒韞采去智復樸洞觀元
始象於帝先糠粃一世覆却萬物亦所謂
西方聖人也未見若見既見若不克見人
情皆然而不佞顧爾違遠非其質矣弇州
久逝新安嗣化屈指壇坫之上非明公莫
適爲主卽門下芥視一切不欲以雕蟲溺
志諒六時遊戲未忘鉛槧名山之藏不習
而廣能一一見示振我茅塞不嚴節驟臨

涼颺颺至露柳委黃霜砧淒緊落楓叶鴈
寂歷驚心翹首懷賢慄如其擣敬勤八行
奉詢動定薄有新秔兼之宿釀聊致區區
臨臧神往

與郝仲興

曩者河橋一晤紫芝在把玄言如屑酒闌
分袂岸花渚草助我依依至今醉心大雅
若飲醪醇尚爾頽然幾欲留利城候鳴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五

琴小間與上君山盼揚子歌大江東去躋
蹠未果不審明公亦厯懷戀否別後二豎
爲耗寢瘳連旬人似黃花思如落葉大無
聊賴弟取所示大作時時頌之爲一解騷
屑耳雲林畫想已臨過當青於藍矣乞擲
示平頭奴不佞於此畫若王子猷愛竹不
可一日無此君也若所許宋君金篴匪久
當踐諾何敢忘

與林令公

星輶暫往父老輩猶自攀援相與旁皇出
涕蓋群雛在翼勢不能頃刻離其母耳不
佞某抱病旬月伏枕郊居亡能與黃童白
叟祖道關門歎如之何特課里言一章奉
頌穆如之風并有不腆遺穉兒代致下情
伏惟台慈矧宥主臣

與沈純父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五
日蒼頭捧到回札方切銘鏤亡幾何而雲
箋珠玉墮自長水魚腹在剖仁風斯握津
津齒頰厚見周稱夫不佞材無襍線智鮮
挈瓶顏面何施用自慚忤明公以人倫藻
鑑而謬加揚詡若此不佞爲之沾沾自好
矣二綺鄭重似非相知酬往樂天曷大是
奇瑋御以踏蘿蕪踐蒼翠便當如昔人所
云足下生雲弟不能卽上升朱府耳偶火

攻硯池成得一畫拜命之辱與便面附上
幸勿取視食頃令噴飯滿案生綃埃春和
爲之光福梅花數里如練何必減羅浮明
春倘果有意乎不佞當褰裳而前追隨杖
屨也不一

與華中秘

不佞方從田間與二三友人燒桶櫓煨芋
以爲樂而忽聞剝啄聲命童子扶雀羅以
謝象菴稿卷之十五

四

視則有山人者實持王百谷書至書中極
爲揚詡亟入之則其人敝衣敗履面目黧
黑骨柴如絕不類書中語已與之談而款
款如也已覽其詩而洋洋灑灑如也乃知
此君石表玉中大非江湖間品世以皮相
多跡表而棄其中故游道不振不佞大爲
惜之然吾梁谿殊薄雅道又乏長者誰能
爲此君緩急兩者實惟門下所兼有敢令

持長鋏而來以杖頭累左右若其餘矜飾
車騎美衣冠縱橫押闔者雖錦心繡腸不
以進也此君姓王名檄字孝先浙之山陰
人

與章吉甫

雙鯉來自君寶屬不佞有狗馬病未起強
起讀之情言殷疊詞采絢爛珠琅玕洞
心駭目得未曾有病去十之五更讀扇頭
謝象菴稿卷之十五

五

詩神颯自天鮮霞飛墮清籟稷稷雲駢日
御彷彿雲端病去十之九廼知陳琳片檄
可禦頭風枚叔七發以遣宿病何必長桑
君秦越人哉君寶爽朗亮直不廢雅馴兼
復婉嫵足當久要獨奈何主人尚尫然難
與促膝連牀以此竟不能滿十日飲乃若
脫粟爲飯鮭菜數種瓦缶土型不堪執饗
君寶諒亦原之定不加譙讓耳太集吉光

之表直可千萬胡使不佞羔其袖乎拜命
之辱當儲精養銳而後從事今方憤憤未
敢唐突也倘得全稿見示尤妙五茸三泖
山青水碧雨香雲澹文園無事閉戶著書
直是天際真人但言此神已馳去矣

與郝仲興

明公竟不免耶蟬翼重千鈞輕黃鍾棄瓦
缶鳴籟人高張賢士無功自古而是今世
調象菴稿卷之五 六

其甚者矣大都仕宦真畏途波濤在前干
戈在後左有豺虎右有魍魅舉頭棖觸動
足枳梗脫波濤避干戈離豺虎去魍魅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養狙牧豕拾栗採芝何
不足吾所矧明公奄有三墳窮探八索抽
黃對白筆花競吐獷羊神鵠龜曆鷺經塵
所不習足自生活胡用區區腐鼠爲哉洞
庭三萬頃雲夢一千里爲吾湯沐邑直是

生人大快事知高明不少介意也卽欲刺
蜻蜓送別江許緣爲兒子納婦不得出門
戶聊課一詩以代祖帳美人去矣我懷如
何江漢雖廣中有鯉魚他日尺素毋相忘
也

與孫建侯

風雨淒其春寒刺骨落梅滿眼大亡聊賴
得八行至爲之解頤更讀瑤華翩翩綽約
調象菴稿卷之五 七

嫣然可人又喜欲狂矣烏衣朱雀雨花木
末之勝日往來胸臆間不難褰裳一涉因
循奄忽遂若瀛海得母令向長笑人耶擬
以秋水芙蓉駕蓮葉而下與足下着屐携
筇褰糧挈醕托宿僧廬按蹟幽探盡收白
門之奇能拋帖括挾五色管待我不

與王百谷

先生表德鄉閭藏書名岳神挺膚清動而

能靜業既不朽骨亦難老何論千秋直無
究竟乃者七十雖云古稀在先生其始孩
乎梁谿稱壽例在王春過此則爲不度卽
吳門不然而某梁谿人所欲效麥丘之祝
于階下者非一日矣惟是將爲次兒納婦
一切委細雖不與聞然阿翁斷無出戶之
理敬先課數語川代三祝庶有不腆惟先
生勿以例卽且懸弧期尚遠諸篚篚至者
調象菴稿卷之五
八
尚未聞啜可不以例例也候春之暮當以
一觴敬薦南有

與李本寧

門下翱翔德圃蹀躞枕林質文互發聲實
騰茂不佞傾芳注采業自其乳臭時矣顧
不佞在楚失之楚門下在越失之越此已
大惟事乃一過關門而失之再過衡門而
又失之心若比隣跡若絕域魚腹愈勤龍

門愈遠此何爲者得非有鬼物焉使之耶
弇州新安旣去門下獨踞齊州爲時盟主
江漢雖遙峭帆可及不佞亦何難挾長風
破巨浪操盤盂以從惟是老作頭陀閉門
禁足二六時中瞿曇在對度此生不能窺
黃鶴磯頭月矣或者天造吳人惠之景曜
奪明公于雲杜之下乎又或者靈巖虎阜
之間山神見屬要有杖履乎此皆不可知
調象菴稿卷之五
九
第又恐紫氣徒先而小隊虛枉耳大都造
物小兒往往弄人不獨會晤一事昔人蕉
鹿塞馬之喻誠有以也仲輿先生才絕調
高與世齟齬不免小挫可爲扼腕于其行
聊附赤驥奉訊起居從游者黃生友上非
獨急仲輿實由仲輿以交先生也

與鄧汝高

沈生來自祁陽得手教如對芝宇於晴川

大別之上時方病瘥擁牛衣嚙語忽清風
颯至而神爲之開矣江漢雖遠中有鯉魚
自分草莽不敢唐突貴游豈其忘我金蘭
而憫一赤躡也日者秉文之政載在人口
與點蒼鷄足俱高乃今酌湘波布郢澤雲
夢爲度澧芷齊芬孰踰我使君哉我吳一
片地豺虎深據鴈鷗盡出安得牙旗大纛
儼然大江之上乎郝仲輿被調歸楚附此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

與沈淵淵

僕自去秋抱病旋起旋伏凡五越月而始
愈大都僕病之由患在著意在書則極
力冥搜意在佛則六時持誦意止酒而戒

沾唇意山水而窮蠟屐意所着處都無遺
力便爲明淫爲嗇逆病隨以起乃今洞灼
病根不容留滯時而佞佛時而中聖時而
掩關時而浪跡時而攤書時而高枕少文
向子中散步兵許掾玄晏錯出非一第不
敢執籌握筭連車騎交守相擎蹠曲拳以
爲勞耳因是宿病頓遣渣滓全消乃知大
乘菩薩所以遠勝辟支禪也足下鼓盆之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一

後六年獨處捐棄蛾眉作白骨觀一旦薄
游成均百金買妾烏衣客館擁有麗人曩
以一少年作老頭陀今復以一老頭陀還
爲少年若濃若淡一作一止龍蛇屈信不
啻游戲足下真快士哉花燭詩十首書塞
面博笑取數雖多而語無一可蓋僕真老
頭陀也能作少年情語乎南雍才數其能
湛于道德砥礪名號者有幾能下帷述作

闢左馬班揚之室者有幾能操鉛槧爲韻
語者有幾能風流醞藉揮金結納碧雞白
馬談天畫地者有幾僕雖終年塞兌獨此
事深欲一聞未便洗耳願足下語我也

與屈司理

白解龜而南祝鷄養狙行歌拾穗卽乏牀
頭阿堵笑且不問頃之更對軍持翻貝葉
作老頭陀生活因於貴游訊問蕪廢非敢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三

自謂嚴君平遂輕棄世也乃者聞烹鮮之
地近在宛陵夫此地山則敬亭文春水則
琴溪崎湖蛟峨浩森鬱爲名勝蔚宗文通
玄暉三賢胥于此著有令蹟江山人物掩
映千古今在足下不當四邪有山人錢虞
伯者能爲詩詞膾炙人口又善槃礴所染
卉木禽魚絕似宋名家諸人以長鈇游公
卿間人無不爭愛重之者特慕龍門願一

黥額惟使君稍屈體進之其人夙曉三尺
諒無他爾

與尹中丞

以不佞某之得附驥尾又以不佞某之隨
鼎梓澤不可謂非幸而通典謁者不三四
次通尺素者不一二次不佞非夫哉乃門
下含穢養汚謬加吟咏元戎小隊過我茅
茨平頭無知相顧錯愕期期不能對而門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三

下霽顏粹語訊及老親至于見穉門下爲
情誠渥矣如不佞慚忤何不佞歸自三湘
日惟攤書數卷作老蠹魚生活已去書而
酒已去酒而游頃復去游而佛以比丘爲
侶以蘭若爲它以晨昏魚磬爲數部鼓吹
何肉已屏獨周妻未除耳惟是多生緣薄
惡又爲種企道日懈去道日踈亡足爲明
公更僕者惟明公經文緯武涵仁履義有

文饒之劈畫具武侯之韜畧多祭公之雅
致備叔子之醇德稔歲爲金凶年則穀濟
時有餘鎮俗不乏武林雖重地中丞雖巨
僚豈能久置明公於外鼎鉉之寄當在旦
夕耳梁谿去羅刹五百里而遙不能裹一
月糧餉餉轅門望見眉睫謹走蒼頭持八
行奉候福履東望越雲可勝頌頌

與沈祁陽

調象菴稿卷之三

十四

九疑雖遠隔亦時有晨風謂祁陽之政大
足人意昔模稜而今不模稜黃鵠更而今
不置曼昔憤憤而今不憤憤烹鮮理繩名
譽阜起花事依然鳴琴不廢不意沈侯驟
而致此大都家與邑同涂而殊軌謀身或
巧蒞宦則拙於已不足之官有餘足下生
不能軌一牙籌束一臧獲而以計然務伯
之策施之四境若反掌抑何足下之善用

其長也不佞邇來日益多病以病病故惟
不病病而病立解比者塞兌掩耳蝸廬蠅
伏長日寡營北牕一枕蝶夢栩栩枕後啜
香薷燒柏子展古書閱之閱後啓所藏法
帖做大小數百字倣後或游戲繪事或灌
花竹或玩弄魚鳥數事畢而金烏西匿則
進二三朋侶與汎米汁觥籌交錯浮白大
叫命侍兒歌梁州數闕和以琵琶雜以鳳
管不覺街鼓再動復就枕矣衡檐六尺地
自謂不減四天王樂想勝足下婆娑手板
折腰貴人前十倍也計足下治行高等滿
考便可遷喬何不豫勅諸公子治一菟裘
早賦歸去來與不佞偕老泉石之下乎夫
足下方意興鬱勃而不佞爲是殺風景語
鄒生母乃不近人情耶總之人壽幾何卽
使百年亦復瞬息奈何輕易擲過足下省

調象菴稿卷之三

十五

之季公子銳然獨斷棄黌校而成均名滿
白下真稱快士詎意嚴挺之乃有此見一
笑

復何公露

人自白門至者謂文遇有異人授以丹訣
服食煉氣長生在手方屬然疑拜教之辱
知其果爾夫門下早服纓組晚逐懸魚吐
芬揚葩脍炙枕苑一庭之內星聚蘭森頭
調東菴稿卷之二十一

七

角嶽嶽又且雨花木末燕磯鳥榜以爲湯
沐浴我嘯歌諸美備具直是地上神仙還
欲思天上耶不佞弟于此道亦稍染指得
丈先鞭便圖策駑丈當應召天都僕亦主
盟洞府也一笑冊葉六幅如命卒業以上
惡書惡染并惡句而爲三縱堪噴飯亦易
引嘔阿誰有醬飭請以貽之九月成言不
忘引領

復方承郁

野人在草莽課竹調桑養魚餵鶴亦自有
種種無益事以閒爲冗以冷爲熱不免指
捃助勦意念遂不及戶以外至今白下仙
官不知信耗兒子抵成均未及八行寄訊
且令樞承執弟子禮乃辱長者先施與之
酬繆而賜以飲食儼然舊雅抑何高誼乃
爾亡何又辱使使筐篚瑤華離離耀目更
調東菴稿卷之二十一

十七

使人不勝松茗可謂上駟虎丘陽羨便作
下乘矣維時方有洞庭之游稽使者兩日
洞庭湖山之勝冠絕三吳其間松鬣鼓濤
花裊布錦鳥弄絃管水戛金石遑遑而是
居人果園豆吟桑林茶丘緯蕭種樹采藍
賣畚以爲生活壁塢最深此時橘綠橙黃
蟹螯漸肥至不取錢令人樂而忘返不佞
行且卜築其間負山枕湖朝雲夕霞匡牀

一張濁酒一樽醺香一炷老死于此吾願足矣不知得果所願否相晤無期臨楮翹企

與唐玄卿

遑在輦下備荷推分載以作吏支離奔走不替于懷既不佞鍛翻丘樊而明公亦養晦原塹梁谿晉陵非泰與越實參而商卽豹隱爲深寧龍門自外所繇積病之夫百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八

務蕪廢四序不知噉芝茹朮強作人偶頃稍枝梧從事禪淨六時團焦不得其間遂于明公爲門牆外人非其願矣頃者當宁嚴抑新銳加意老成明公膺內簡外借而出春時前著已露一斑會當參預密勿發其大全長干石城恐終不得淹有景星耳兒子德基尚屬乳臭未敢謁見乃辱長者先施家轅及之且感且竦待走蒼頭馳八

行佈謝并有薄技呈醜大方用博噴飯主臣

復華仲達

曩辱枉駕關人失之頃荷貽詩門者留焉夫其留不足以償失也乃足下不責其失而喜其留卽此已是如來一大慈悲念諸詩清真婉麗愈玩愈有味夫佛戒綺語爲妨道眞今足下道心愈深藻思愈振軍持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十九

不律各不相礙則三規何必規五戒何須戒乎卽此又是如來一大圓通機括適有洞庭之游稽于裁答洞庭湖山之勝玲瓏剔透綿衍麗魄俊俏巧麗無所不有松必干霄樹必合圍鳥雀麋麋或傲人或親人雲嵐煙靄時濃時淡居人種果爲業田禾次之此時橘熟橙香丹楓如繡眞不減武陵源不佞樂而忘返得詩四十餘首記一

首容繕寫以上

復余人伯

祝融固虐而今歲更甚區區鷄肋爲所鬱
脂及秋而委頓不已問訊樞趨因多曠失
門下督過無聞惠贈有及筐篚綢繆封緘
殷疊八行南金二詩明月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荷德懷知何可爲喻詞林陽九羣彥
淪亡東南大雅幾于不振幸有魯靈光歸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二十

然獨峙爲衆所往明公乃重自降薄而謬
及不佞夫問道童子辨日小兒固是至人
心然亦非其當矣序言之委敢不勉奮不
律附于弗朽卽令見者謂夷施借譽孽孽
昔光取領毛毯所不辭也屬方歸自洞庭
潦草陳謝洞庭岩巒峭拔溪流湍澗攢樹
爲村堆花作埒麇麇傲人鳥雀肆志居人
緯蕭簪簪植果種橘自適其適不佞睹而

樂此大有買山之志共得詩四十餘首記
一首行且災棗當與序言并上一辱斧斤
耳

與陳吳縣無聞

昔墨翟返轍朝歌曾參回轅勝母今古爲
標典冊著訓不佞迪羈似斗筭能僅獲線
爲牛病額在木剝腹衆口抑掄半世齟齬
不謂明公折節巖穴并逮苒菲夫差城畔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三

既辱干旄梁鴻溪左復枉車騎始失擁慧
再乖倒屣先施未能稱報尚缺卽中散踈
慵步兵嬾慢不若斯之甚矣夫秉懿好爵
人有同願其在不佞寧忘慕德惟是十九
寢瘵蚤夜藥餌瞿曇蓮漏禽慶蠟屐兩者
而外別無繫念比閭慶弔同室婚嫁都所
不問一切廢閣遂不敢以倔彊之腰梧捲
貴人支離之骨才干當路豈其鑿坏自好

閉戶爲尚也茂苑咫尺不啻天閭敬勤八
行兼之一縷用代荆請附於曝獻臨臧主
臣

與邢子愿

不佞弟自放歸以來置身丘壑捨身瞿曇
不逆漏則蠟屐不刪緱則貝葉兩者迭爲
政川以度殘年送餘晷因於足下竟乏咫尺之書若風馬牛不相及然咄咄惟事不
謝家菴稿卷之五十五

使人在下中不敢比肩足下顧三百人中
所爲襟期臭味度不甚懸絕何至違遠乃
爾人生百年內動如參與商真可發浩嘆
也居恒常謂大海東自于鱗而後再見子
愿然子愿有茂先博識右軍墨妙叔寶丰
神彥輔清言子將藻鑑許椽玄風皆于鱗
所未有亡論三百人卽海以內有幾彥甫
甚知子愿獨子愿似不知彥吉耳致書者

中州張成龍能丹青兼寫照識古天祿辟
邪敦彝之屬其人雅馴愿直度不浮沉特
以八行一扇四稿相寄不佞刷青有數大
部恐張君一索不能將聊爲致此餘侯後
日晨風不乏惟母金玉其音真若不知彥
吉者

復祁長洲爾光

日從吳門覽奉芝宇吟咳唾歸而沾沾御
謝家菴稿卷之五十五

李喜不自勝何華械飛墮蓬蒿下示全
集盡一日夜而卒業諸有韻無韻長篇短
篇率原本霽明杼發經史竒正錯陳華實
互煥出機入機匠神隸法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益喜不自勝不肖束髮就業長無知
解今老冉冉至矣風蟬雨蛭奏瓦裂竹何
所當於大雅而寵靈之俾緣狐以爲飾莖
以砥不令人媿欲死耶雖然攀青雲附驥

尾托于不朽人各有志不肖寧獨自廢當
攜險糜不律于九龍山下齋三日而後從
事耳來貽鄭重不敢用硜硜側尊者賜謹
取付酒家胡矣

復沈純父司馬

不穀以明公爲世尊明公亦以不穀爲阿
難迦葉乃梅檀如山竟三越歲不一叅繞
皈依之謂何天日歸途特滌衣問塵跼蹕

調象卷稿 卷之十五 詩

鷄園思一觀如來放大光明而會道履出
山遂乖意願如失衣珠缺然懷喪居亡何
辱使使遠至二螺雙絲貝經石書與八行
竝耀至譽文以東京稱詩以元曆推畫以
雲林而猶惜其貶調從時夫如來無誑語
者無異語者明公之爲此將愛我而失之
異矣何敢當何敢當譚生每來自攜李輶
詢起居知明公面如滿月目如電光漆如

團焦默照外揮塵騰觥不減疇昔少年時
方往往東向舉爵稱慶乃明公聽言闢人
笑不穀神挺氣王主臣誠有之然不能如
明公積厚祭光巖然山嶽粹然金玉也石
刻六詩一屏尋恒杼軸而吐所自言色香
意味悉世未有又縱橫恣悅如金鷄擘海
不可捉摸一時小弄毛穎使得爾馨語至
人拈來是道信然信然使者報命向風陳

調象卷稿 卷之十五 五

謝深秋或有事於赤城天姥定關門墻稟
承緒論

與陳眉公

祝融爲虐日惟科頭竹樹下與二三友人
噉白粥啜苦茗談說六合以外事猶復鬱
勃不堪忍思前月上天目峯頭老僧爲予
言六月一雨便四大生粟思擁破衲悔不
攜糧其中休夏自恣逃此毒熱也正苦楚

間忽秦君至持門下所致渠書示不佞字
字玄霜言言飛雪直令人作清涼觀惟是
以佛林秣苑龍象謬譽不佞則何敢當蓋
不佞學佛如嘗鼎一臠未知屬厭又如倭
人看場終日竭蹶殊無所得龍象之喻豈
門下溲心切至欲引而進之覺路耶本無
禪藻焉吐筆花拜教之辱不敢自外當於
七月內具稿就前倘空王見譴人世抑掄
詞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美

則願門下廣大教主爲我懺過任過秦君
援皮皆真與之談亦一消暑珠也

與秦悟後

別後炎威愈熾四大欲腊辱委經序不敢
負期諾輒揮汗爲之夫以煩惱毒熱之人
作清涼界中語誠知其無當也

與吳少叅

憶當門下息肩之日不佞弟以梁溪一衣

帶水爲天塹未皇造請文園說詩問字迄
今懊喪然聞門下亦時時齒及不佞弟似
欲引爲同調者則至于今又未嘗不脉脉
自喜也門下以五色琬管面百城擁雙旌
作羅浮四百三十二峯山長當無所不快
意靈巖越來豈必長違來胸臆乎爲語故
人勉崇今望努力祈常埃納中亟節而後
與不佞分領五湖計無不可耳德操兄便
詞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圭

附此爲訊德操有麗藻而溫醇能飲人以
和素辱把臂今當入幕放衙散吏揮麈相
談知不岑寂矣

與馮元成

除目淹阻豈門下好爲七星巖長不欲別
署耶母亦主爵者重明公才品將以內借
而故爲外需也乃不佞弟私心則願門下
速領中丞節解龜長往與不佞分長五湖

然後爲快耳王君德操以赴吳挺庵丈約
特來五嶺念馮先生在望不可不一見臨
行不佞亦語之曰有馮先生在不可不一
見蓋門下博施弘濟憐才下士當今第一
或所不得於主人者而得之馮先生未可
知也

與王德操

足下此行上五年陟七星度桂水泚桃溪

謝象菴稿 卷三十五

天

履任囂故城觀馬援銅柱然後躡羅浮而
揖洪厓涉曹溪而禮六祖真成勝游惟是
不佞過金間促塵無阿戎顧曲無周郎爲
惟無武子未免快悵耳諸書率委曲詳至
但不知可當聊城片矢否

與沈中丞少卿

始欲門下進長六曹已不果乃喜門下退
長五湖自春初盼望車騎至今矣而天不

假緣會家嚴病篤終日蓬垢奉侍湯藥不
遑擁篲倒屣中爲缺如病稍可卽趨謁門
屏且攜歌僮歡伯借浮玉爲几進踐鼠昔
之約也

與沈純父司馬

不孝罪山積彼蒼不怒而殛之而顧殛我
先君是重殛我也堂上無白頭親肝腸如
燄雖禮無死殉而死者再矣猶得不死母

謝象菴稿 卷三十五

天

亦先君之陰爲庇耳先生名世大賢主人
倫宰文社一言而能使嫗母爲夷施孳孳
爲子都人藉以重不孝不自揣度敢以先
父母合葬墓誌銘邀如椽之筆先君生平
無他日以山川花柳爲事晚乃好施好佛
倘亦非孳孳非嫗母也而先生夷施之子
都之則先君死不朽矣卽不孝從先君之
後而死亦不朽矣禮三月而葬易簀之際

治命更僕寔安具在不敢稽緩將以蠟之
廿五日扶廣柳于城東之鴨城橋啓先母
壙合焉特長跪痛哭向風百拜遣兒子仁
基代請而送之庭亦令長跪痛哭百擊額
蒲伏階下聽命伏望哀其誠慨然而賜之
言又念其期之近慨然而立賜之言幸甚
幸甚前辱弔慰高誼雲天何減徐穉并囑
兒子爲謝哀次恍惚不知所云臨楫惶竦
謝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與許稚則令公

斬焉縲經世所稱不祥人不敢出見賓客
又何敢隨荐紳後從長亭祖道哉惟是寸
衷見歌皇華不免焚如特剴心剔腎理數
十言效輿人之頌不孝誠惟不能文自謂
亦已描寫曲盡髣髴萬之一然未審滿大
方一笑否家弟同光爲言明臺曾修狂
隔以重垣分界內外諸囚指爲福堂欲不

孝記其事如命脫藁呈上倘可取郢斧一
再削而用則用之不則衙齋醬醃或不乏
請以爲覆

與孟冬曹

思何去後人情咸爾姑蘓之政頃愈嘖嘖
每觀吳人士數在昔良吏何嘗不爲明公
屈一指顧乃荏苒數秋驅馳兩邑而後得
南曹不亦非其當耶識者謂金陵山川韶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挺鉅麗自古于茲名賢所集用以養高養
廉以吏兼隱勝輦上鹿鹿數倍則非當而
當也勗矣故人振纓含香奮趾清署誰云
白門一息不爲九萬里地乎不肖五十餘
而老雖食息人世而絕無世念日惟投誠
安養國膜拜頂禮以爲生涯間則放杖山
谿聽黃鸝鳴觀白雲原上耳頃者更禍延
先人一旦不祿朝夕哀毀形盡神如拜教

之辱始一破涕而笑旋又收笑而反于涕
甚矣其無生趣矣柰之何稚兒日荷青眼
具驗高誼此兒志大氣厲一蹶棘闈便爾
怏怏放浪六橋三竺禹陵會稽久不知返
日已趣之歸用榎槎痛鞭之爲築關房三
楹令讀書其中效囊螢鑿壁故事且與之
矢以此關爲成都萬里橋不得一第不已
因念及敢爲讀聽分休甚幸拜嘉斯德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三

與包彥平

讀禮深居寒谷不生煖氣不自意翩翩佳
客挾青萍而過我下馬入門意氣勃宰使
不佞倒屣如中郎投轄如孟公下榻如仲
舉而喜可知也惟是土簋瓦盆肴核未備
祇取墻頭西葵作供所爲媿赧滿大宅耳
歸晤東生幸爲致聲春水桃花片帆可挂
此時當握手生公石畔也

與湯義仍

我明作者林立自北地信陽大梁西蜀弇
州新安而外亦不數數見裁制則推北地
秀潤則歸信陽簡淨則舉大梁淵博則指
西蜀挺拔則稱弇州追琢則遜新安各有
獨至而鮮兼諸蓋萃美若斯之難也惟我
義仍能方能圓不離不卽時而沆瀣時而
沉潛時而蕭散時而尚憚時而勁直時而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三

婉嫵時而品炎璀璨時而平愉稚澹玉茗
一集寔兼北地信陽六七君子而有之至
讀羅浮諸賦則又未始不整襟下拜頓足
舞也原山川本草木品人倫按土壤考機
祥析理亂靡不窮極變態研寫情實孟堅
而下子建以上彼北地諸公能措一語乎
譚者類言詞林百六詩文道喪牛耳寢微
愚謂鷺鳥累百不如一鶚世有義仍則餘

可廢鳥在其道喪也若不佞質本椎魯加以病廢酒廢游廢頃已蠲馬卿之疾止公榮之酒停尚平之履矣而又以佞佛廢冢筆庵視專意瞿曇其於諸公尚退三舍况乃義仍昔昌黎氏有言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不佞畸窮人方爲天所棄安得以一言與之已矣將畢吾歲而守此金繩自毫不收望詞壇赤幟矣義

湖象菴稿

卷之三十五

詩

仍既肆力於文又以其緒餘爲傳奇丹青栩栩備有生態高出勝國人上所爲紫簫還覓諸本不佞率今童子習之亦因是以見神情想丰度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无亦不俗義仍有意乎鄱陽一葦直抵滌溪公爲我浮白我爲公徵歌命舞何如何如日者長箋之辱經三歲不報緣懼馳報者作殷洪喬一失至此頃有日者張啓光

云素侍左右度非洪喬托爲晨風而又有所乞鬱儀之後復得調象總之瓦礫而欲借珠玉爲飾以塗天下不珠玉損而瓦礫受光此是公家一饒益人事先生予人愈有爲人取愈多廣大教主想不靳開此饒益方便路也謹向風擊額以請屬在讀禮哀毀切心骨崖崖不得肉草率佈此通候外兩詩聊博噴飯

湖象菴稿

卷之三十五

詩

與董大參

自癸酉附驥僅得一覲芝宇經三十六寒燠而聞問不通易免何疾魚雁何艱咄咄恠事粵中夙稱靈藪而雷廉更最諸五黃百良大廉驚雷合浦鍾灣羅湖鹿洲率翔竦弭伏拖青纈綠爲他域未有而門下擁高牙抱大鉞坐嘯其間真是玉皇案頭仙吏亡論弟輩草莽不敢比視卽都榮履盛

者亦嗟乎後矣有友包衡以詩游人間足
無所不闢而獨未上羅浮頃攜藜筇來欲
躡四百三十二峯之勝謂不得賢使君稍
一吟睽則其游不振敢匍匐轅門願一望
見光霽未審可否可則呼而入之俾其足
躡名山日睹名賢亦渠生平大媿快事也
歸械王臣

與姚叔度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美

兩九迅矢催物化槍棋雷火春雲脚綠
又其時矣恃累歲之愛守以爲例來溷清
燕卽門下不爲唐突在不佞能無虞數數
耶茶數茶值大約與往時等但得一一上
乘母襍中駟乃所願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五首

與陳仲醇

三泖五茸之間有至人焉蕩賢焚滌塵滓
故疑榮利囑帝之先包絡百氏雕鏤萬有
靈詮梵夾遐搜博識人倫士類藉以襟領
所謂動我食指久矣惟是菰蘆跼伏嬾與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病會寢起不時盥櫛間廢頭顱腰脊悉非
人侶頃復捨身慈氏蒲團貝葉老作生涯
遂以龍門爲絕域不能自進于門之內堂
之外生當吾世而坐失高良寧關志意懦
下母亦分緣溥薄乎夫世人不得于身則
必求得于其子不佞某卽稍空一切而世
念未忘有次兒德基者口尚乳臭而風氣
日上思友天下賢豪長者屈恒謂得一北

面陳先生死且不朽而又弱不能裹三月糧負笈數百里外因循至今今不佞不自揣量欲從來歲屈康成絳帳于梁鴻溪上俾稚兒得朝夕受事卽不佞亦以其間啜殘膏襲餘馥拾咳唾以自潤是先生大有造于不佞父子也夫互鄉闕黨宣尼不廢樂育波旬乾闥如來亦加調御先生天人師也能遂無意乎木提率領稚兒下風長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二

與繆孝廉

曩觀止清揚歸而沾沾自喜以得見韓荆州習主簿爲幸獨奈何利城非玄嶠澄江非瀛海而門下竟如安期羨門渺不可卽彼士成綺南榮越非人哉不佞每自怪血

肉澡熱心志褊鮮間取竺乾氏書稍以廣澤而域外之談易於浸溺不免濡首六時披繹忘却人世頃復賣身佛奴與優婆塞比丘門輩作佛事一切纖鉅置之烏有而每不能無意于兒又不能長自教兒獨幸次兒德基者卽不教若教從帖括來妄意諸史百氏言啜其糟粕顧兀兀胥井型範何從成心自師法于何有居恒謂繆先生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三

者符采互煥古今包絡吾師乎吾師乎思一北面受經而爲弟子夫未卯時夜躍治稱金卽屬非分亦大足尚矣不佞乃敢百拜焚香致八行于下執事卽不敢謂黃口可當白足衡茅可辱臯比願先生以無類例之慨然下許夫卜商設教不廢段干木而易駟爲賢滑釐陳講不廢索盧參而化狡成哲先生能無念及此若令負笈百里

外則稚兒弱不事事母氏篤愛亦所不能
惟先生俯鑒焉謹延領以俟

與徐茂吾

不奉清揚屈指已十易星周不佞以抱病
爲生涯左方書而右藥物遂失訊問動履
咄咄欠事劉君溫易而文翩翩有致與之
語如飲醇醇令人厭心惟是祝融爲虐僅
與竟日周旋不能作布衣十日飲奈何于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四

與程君房

自田間一觀止清揚便沾沾御李入城誇
示諸朋儕三天子都有快士程先生幸得
奉半面勝封萬戶侯哉隨囑守門者倘玉
馬見枉其亟報尋僕卧疴兩月盥櫛久廢
謝一切客適足下過我守門以囑故報

頭以病故辭而不知僕意實不難於抱病
相待也因呼健足追迓而仙帆南下雲雨
虛無矣僕生平不敢拒謁者何敢拒足下
墨賦呈覽砒砒砂礫以廁珠璣得無形穢
耶扇頭二詩妙絕薄有報瓊祗足供一笑
耳前惠諸墨大非恒品但所謂金不換者
未便是三昧豈掌記者携之誤乎有使幸
寄三四挺毋謂僕得隴望蜀也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五

與沈少卿方伯

人自臨淄來者率口政績不置卽菰蘆中
人亦心艷之才情經濟如丈寧有兩哉至
若拮据中不忘舊懽屢屢飛翰又末路交
情所未易一二見者乞阿膠而并得清帕
與者旣多而受者不少得毋廉惠各傷耶
一笑二三排優卽未能遏雲振木然亦獨
創新聲一洗俗套丈握節榮歸元戎小隊

枉駕衡門當以此助浮白耳

與韓司理

日以五內拂鬱致動三尸召二豎淹綿沈
篤幾墮鬼錄昨兩接芝宇聆咳唾如誦七
發霍然而解迺知德星所指便可扶顛蘇
活起骨而肉卽不佞而餘可推也頃者虛
柳中昏金祇御律蒼顙高褰露華澄肅穢
屏翔洽百穀待成敬勒短狀用詢居止薄
詞象菴稿入卷之三十六 六
有家田新稻米家釀惠泉酒并家製果肴
奉供一箸

與何公露

分袂亡何而中秋忽至雨師風伯遞相爲
政大以爲虞十四之夕驟卷陰霾高懸玉
鏡人意爽然亦曾與二三友朋挈榼提壺
選石九龍峰下而笙歌寂寥酒香人語都
無意致宿昔土風自誇今日方知夜郎王

小耳因念雨花木末燕磯鳥榜萬景憑月

千聲助秋各闌娥眉並答絲竹足下此時

徜徉其間何啻探月窟聆鈞天者以視我

梁谿豈不霄壤甚也五茸友人于鮪先才

思高華超絕羣伍書自汲冢而下靡所不

窺文自秦漢而下靡所不習詩詞自建安

黃初而下靡所不擬議竊謂機雲以後僅

見此人者門下憐材想所願見敢爲紹介

詞象菴稿入卷之三十六 七

左右固知一把臂後于君大慰識韓門下

亦欣御李耳

與章吉甫

顧繼甫至接有手札累千百言琳琅錯落
目若豁而朗者至續詠懷詩則一字一玄
珠動心驚魄得未曾有適有遠方詞客三
四輩在坐相與擊節歎賞何圖今世青蓮
少陵復生長吉子安再出也拜命之辱謹

剗心剔腎勉課數言實不能揚詡萬之一
二寧獨筆力孱弱亦繇至美難頌幸足下
擲棄之不者吉光之裘以羔爲袖祇令人
見而姍笑耳白露旣塗丹楓載道悲哉秋
氣有我懷人遙盼五茸何勝翹結

與方伯文

不佞自郢門鍛翮歸卧梁鴻溪又已十五
歲矣當其初歸尚屬少壯意氣鬱勃神情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八

朗暢北海酒壘東山絲竹鄴侯萬卷阮生
雙屐時寔力焉廼今則田光之精旣銷安
仁之髮已短於之四者僅一染指而未敢
果腹二六時中日惟沉水一鑪楞嚴一卷
清茗一杯耳鳥兔催人不覺漸老才盡技
拙昔人石火草露之喻固無虛語故人念
我貽書損貶不遠千里詞旨勤渠儀物稠
疊亡論不佞蒲團起視躍如其喜卽庭鳥

階莎亦爲含笑鄙人何以得此於大君子
也新安故號巖邑自非利器胡當盤錯惟
是庖丁郢斧則所至立解亡足煩其躊躇
者口碑載道從風振響業已達之吳會矣
所願堅之以尾勿替惟終勉崇豎建以衛
吾道

與陳仲醇

日扈養回捧到華札褒辭滿幅厚意盈楮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九

銜戢慚竦莫知所繇稚兒德基野狐狂象
跳躍榛莽不自意忽有西方聖人之思未
見若見欲見不克忘寢廢食幾不生活乃
者濯穢軀滌塵腑匍匐數百里投誠大慈
氏卽不敢望頂門授記願呼而置之獅子
座下舉一偈一咒語付囑之死且不朽

與鄒方伯

老師三年保障百務諧緝藜條稂莠化爲

淑草鷹鵠鵲盡作仁羽耄穉翊戴人士
鼓躍其在不肖佩法爲深衣被更切昔歌
來暮今悲去速矣昨欸衡茅載經時日薜
蘿松柏尚冒餘光豕鹿鷄鳧猶沾末照矧
屬有知能不愉快比至田間課僮刈穫里
吏要致歸必露浹薄寒中人四大委頓擬
攀車轍兼負弩矢而足往不前勇賈屢縮
遙望飛塵心旌搖搖曷惟其已伏願去以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與王彥貽

雙扉高枕一室卧游兩者俱人生快事足
下以足故兼得之何必阮生蠟屐哉昨奉
顏色腴甚乃知足下坐而戰勝匪久仍當

作千里驂騑决不令美人笑蹙也

復鄒方伯

不腆茅茨得要絳節村歌牧唱瓦缶土罌
秉志徒虔報饗未備吾師不加督過辱之
齒頰令人汗浹肩背靡所措矣別後隨過
舊業父老盤桓酒杯狼籍屏體不勝因而
疾作不能理婁江之棹方料理八行而豐
貽忽至亡何又至吾師高情厚誼抑何其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復俞君實

頃在田間與客飯後登高隴聽前村牧豎
弄笛晚風與木葉應答而聞者報尊使持
華槭至急歸啓讀之琳琅錯落八席間已

讀見懷詩字字夜光才情麗藻似更進一倍士隔三日便當刮目信哉若郎君秋草詩又駸駸欲據阿翁上座矣不佞要寵靈二豎已遠去頗戰勝而肥卽不能腰帶十圍已非復昔日弱不勝綺狀明春倘過梁谿便會作十日飲與足下對牀夜語定不至見月而喘也金箋卒業附去手使者先過明之所便以彩筆代弱腕爲不佞增重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十三

與陳別駕

不肖寢瘵田野朝昏藥物黃石鍵門青蒿屏廬元始與徒空蒙爲侍遂乃竿櫓埃起崩縊苔蝕人禮一切悉從烏有因於台下旣廢樞趨并阻伸訊行失祖帳返缺擁篲

紫氣自關動垂物色嬾與病會罪一若此幸賴容垢略疵越于恒情不則跼天踖地靡所置躬矣頃者垂念稚兒蒙賜教札黃口青衿要靈尊者分數殊異人間寧兩是用銘之心罔詎獨載在口角階墀百頓首受教大夫子并有惡染拙集塵記室斧政臨臧主臣

與尹中丞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十三
不佞弟原生長田野以耕鑿爲事項緣在侍多傲僦居闡城而實非其習因是匝歲間凡兩至舊業割麥刈稻以寒以燠各不愆期日者課穫已畢扶彼雀羅葺我墻屋而台使忽至發函滿楮琳琅錯落爲之色飛兼拜裏蹠益用銜竦門下僅啜錢塘水至節腹分惠何其厚也何其厚也讀翰中語知台體小極今已霍然明公誠不難瘦

貌以肥全越之民顧損勞宜啗保饗豐大
亦不可少惟門下留意焉梁谿羅剎相去
不數百里轅門交戟隱隱在盼而草莽步
武不能遠跡有屋梁明月之思而已勒報
不虔

與華仲達

十餘年神交以公爲安期羨門也者而不
得一見今一覲止舉體舉口動無凡韻德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六 十四

杜機忘將前聞之未悉而喜甚抵家亡幾
何惠我八行附以三詩八行八繡段三詩
三南金捧置几席陋室發光而喜又甚虛
往實歸久貧暴富此不佞半生一大奇逢
平第恐夜半有胠篋者竊之走耳春陽開
麗願一暫駕青牛遨遊區宇不佞當於關
門物色之大都雲中人雖抱息蓬壺未嘗
不一窺人間世也足下肯從事否

與張叔弢

毘陵無山川之觀又無騷人墨士勝流名
侶與之捉麈騰觚諧清商而奏白雪卽林
林黔首率貿亂無歸難以控御調伏何意
天假之緣得借謫星而門下實不鄙夷之
左書右檳朝手板而夕鉛槧居之甚安昔
賈傳不堪長沙子厚厭棄柳州門下勝兩
賢遠矣頃者晤對見蹴躡風塵間自肅肅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六 十五

穆穆如嵇延祖有野鶴鷄群意至其吐詞
玉屑霏微映照衛叔寶樂彥輔不足多也
有品如此而令之浮沈一幕不佞何敢論
士陳君意況何似想以足下爲劉荊州王
仲宣不大寥寂乎

與陳汝翔

與足下把臂僅日夕耳而掇皮皆眞動無
凡韻絕可人意何啻飲醇酒登春臺披穆

如之風而濯明月也乍過毘陵度官衙不
便未皇造請竊計跼蹐解宇間卽知已酬
往千古晤對得無妨汗漫之游礙逍遙之
適哉青陽開麗凱風自南願且放權梁谿
下榻旬日而後累一月糧縱觀姑蘇姑熟
之間囊吳越諸奇以歸與幔亭九鯉一相
角勝何如一詩奉贈書之筆面木桃投獻
意在報瓊惟毋忘之也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十六

與何公露

龍逢不死比干得生固是公家福德實亦
朝宁甚盛事松扉晝啓耳此消息頓足起
舞不獨爲公家慶且爲朝野賀也春日載
陽芳菲被路三吳佳麗寧讓六朝片帆而
下門下能無意乎旣食禁鬱當亦不廢山
肴野酌何如何如何者于君歸口津津大
雅不輟今有朱君德祖者亦雲間人與于

君才同調同而詩律更細諸書法繪事又
是一時白眉世言國士無雙不謂雲間便
有此兩人願門下以雙慧眼分視之彼其
國士之戴豈在于君後也

復李元冲

鍛翮自楚十易莫英強半寢瘵尋討芝朮
檢鏡岐黃支離鷄肋亦自拮据八席以下
衡茨而外百不及營一切盡廢因于門下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十七

龍門濶遠魚腹浮沈住苒居諸差池烏兔
願門下烹鮮解錯著在梁谿青眼赤衷獨
先不佞則口頌心維今且如昨誰能護之
野人無事空谷早寒方擁貝多坐對簷日
而剝啄聲傳羅雀驚竄發局見使接有瑤
華爛熳八行勤渠滿幅至使花欣當戶鹿
喜應門籬犬踉蹌庭鶴翔舞而不佞感可
知也三山非復三水何遙惟在野人視如

壺嶠何日得坐春風一沃醪醴解其飢渴
消我鄙悵已早暮手焚柏子仰叩蒼昊願
暫借中丞戾茲南土不佞于其時借彼竹
馬隨此笳鳩望見顏色稟承命令死且不
朽矣

復觀察蔡公

自入長羸困于格澤四大鬱腊不啻僮僮
綸巾荷服經三月不御及秋始平復借一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六 十八

二隱淪浪跡湖山討問芝朮諸香蘭離墨
洞庭羅刹足趾殆徧昨始抵家因于明公
違遠道範開希教令數僇督過擢髮何窮
顧所爲銘鏤高雅佩服深仁則何日讓之
豚兒仰荷生成極知向違頃歸自成均逾
加惕勵倘彼蒼垂憫與之尺寸邇源追本
敢忘再造所刻揚馮諸公文以黃口小兒
敢于編次極知不可嚴命下索不敢卒闕

幸終教之四簣領訖卽色訣未諳意匠爲
謏敢不勉加槃礴一呈伎倆效黠蠅之役
博噴飯之權

與張孝廉

曩承枉駕偶值殷憂草率几筵倉皇杯酒
論心猶淺談秬未竟野人素無事當德星
臨况而事却并集至今思之不勝懊喪別
去亡何寄我瑤箋聆自雲表謂不佞秬林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六 十九

法苑詛不偏脩捧玩再四愧汗浹背不佞
白癡人也腹不能爲笥而好讀書胸不能
吐絲而喜搦管白首窮年大業未就卽今
五十而老世間一切校勘已熟思欲破三
無明除十煩惱究竟四禪深心八解而鈍
根難拔宿緣在縛卒不能如劉遺民王龍
舒江公望張無盡諸人住世出世不免與
草木共盡而已柰何語云鐘鳴漏盡而夜

行不止世人汲汲皇皇馳逐聲利老且不
休何有意致其在不佞差猶勝之矣

與王百谷

日洞庭之行道金閭遇張雲來而知先生
病詰朝又遇雲來而知先生令不佞勿視
病視病無爲應門者比時以爲先生小有
恙耳遂止尋歸自洞庭欲一問安否屬風
利不得泊又止尋抵梁谿而後知先生病

調象菴稿卷之三

三

在病勢甚劇未數日而知已霍然矣又止
因于先生病甚時不得視問眠食先生以
不佞爲非人耶乃者特遣蒼頭敬訊先生
進飯幾何曾啜肉脯否亦少啜米汁乎已
美寢未不佞居恒謂先生骨挺神清有至
德多扶掖人不作皺眉事之數者皆壽道
必享大齊無疑一病何足爲彭錢累也

與趙凡夫

吳山之勝在支硎一帶門下結廬其間蒼
嶺翠巘金泉玉竇羅列戶庭晶瑩璀璨琮
琤汨減悅耳怡目何減逸少剡溪季倫河
陽且于其中漁獵百氏咀嚼三藏搜剔六
書研覈四始屏氛滌垢葆精緯元是又少
文所未能伸長所不逮者也不佞近亦于
惠山之麓規地數畝引泉疊石差足幽賞
而苦乏康樂疏鑿之資乍作乍輟經三冀
調象菴稿卷之三
三
莢未得就緒以望佳園不能十一至于攤
書竹牖搦管松窻坐石翻經鈎雲討朮更
讓門下百舍矣頃者視刈田間開塲面圃
以崇崗曲隴爲閨風蓬壺放杖閒行樵歌
牧唱時時送響以爲數部鼓吹便自謂南
面王樂想公山中亦不乏此或者不如吾
鄉道地耳有邵古華者能作宋人書板字
千儕輩中稱白眉渠聞門下方刊刻三大

藏特爲引至幸一試之荒圃中尚缺顏額
數方敢煩如椽之筆倘肯揮毫微獨光我
泉石且使九龍增采何如何如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七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四首

與孫戶部

吳江之政膾炙人口至于今七易歲矣而
不衰甚者不獨思何復欲借寇他時節鉞
肯亦不鄙吳會否有友朱念修者能讀先
秦兩漢六朝書爲古文詞詩歌咄咄逼人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七

一

而詩更玄詣至書法繪事又其緒餘乃雲
間才人也今來白下願一見顏色特引之
左右并藉爲晨風用申契闊朱猶書生不
慣曳長裾惟門下有所以提挈而游揚之
不令蒯緱蕭瑟幸甚幸甚

復宋獻儒

別三年一見巋然頭角大爲分彩晤對兩
日翩翩如昔而雅馴倍之旣已上人自愈

下此無限地位也不佞更維服矣衡門素
寂一時偶爾雜沓鷄群威鳳徒令主人目
成不獲塵尾酬往至于糲食土型報饗未
備平原督郵又不堪浮白于今尚媿色耳
太翁眉壽拜命之辱勉課數語無當三祝
或者假以博壽翁噴飯亦舞斑服彩一助
乎外有一歌更是蛇足附以鴻毛統累使
者惟毋訝其不莊也

詞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與馮元成

門下長松野鶴清標絕倫動無凡韻至于
與人則掇皮皆眞推心置腹昨奉侍日夕
不啻與華胥畏壘栗陸之與居也不腆茅
茨要有杖履階莎庭鳥至今尚爾生色乃
若空香一閣更復芬芳襲人昔所謂荀令
公香不足言矣拙集穢甚辱賜序言語語
最上不雜二乘鈞天廣樂世外玄響門下

著作誠詞壇至寶此集尤寶中之寶也方
買隙地數畝與木工輩扶剔蓁莽以營菟
裘且另結一椽擬舍車騎而使者忽至云
不免捉鼻則此意徒勤將置之烏有耳奈
何尊使促報甚急草此勒謝晤對在邇不
盡寒產

與詹淑正

黃山白嶽久動食指數日之間擬理蒯緱
詞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賈勇而進非得指南誰爲前導前已定盟
幸毋爽約

與華仲達

日奉對清揚如餐霞茹芝之流不受分毫
俗氛特未蟬蛻耳亡何而三詩至清真幽
逸復似其人時一捧玩不忍去手特課一
語報瓊非敢以魚目配夜月聊致區區耳
方有天台鴈蕩及黃山白嶽之游肯惠白

雪壯我行色否

復馮元成

自入曲室坐廣筵後移舟許墅便疾大作
抵家凡七日夜胃腹如刺剝那不能少忍
乃知福不可倖叨如此天假之靈遇若長
桑君也者用金石藥攻之暴下得積藥二
三升積痰三四升方有生機而四大已如
腊矣乃知溫劑之不可用如此比時綿篤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四

殊無所苦獨恨與門下方結金蘭而遽欲
長訣耳頃雖小差卧起必用人翼噉粥不
過半甌得翰至而霍然起及見錢君與稍
讀其詩而神情欲醒又不啻如長桑君而
喜可知也第荒齋無主八席間塵肫肫高
無以款洽之奈何屬在牀褥不任搦管授
侍兒奉報未悉願言

與華行父

門下秋林襟領人倫模楷曩辱臯皮兒子
極荷造就之恩中間事勢錯迕不能長要
絳帳則以彼時見尚乳臭多不馴擾之故
乃者懲創既深風氣漸上如夢得覺似醉
斯解謂不可當吾世而失一華夫子不肖
再陳西河之席奉屈文旌倘夙好是尋舊
惡不念慨然以許微獨造兒子寔造不肖
也屬在卧病未能躬請百拜誠辭向風延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五

領主臣

與于惠生

湖頭別後十四日而過許墅便病大作抵
家凡七日夜時時在死法中要有天幸遇
若長桑君也者立譚間以金石藥攻之暴
下得礪礪數十升乃免就木然此身尚或
飛或沉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來貺豐美
賜詩鉅麗吟嚙中命兒子讀之病良霍然

二筵之役請以後期

復郭進士

三楚之役本非罔象索得玄珠乃經數年
光耀湮泯不逢賞錄咄咄惟事神物匪偶
小屈大伸楚人士遂舉隻眼相歸而不佞
非真其隻眼者幸耳巖栖川觀與世遼隔
不虞械蘇自天飛下逢島盟焚而讀厚誼
滿幅至諷雄篇高山流水洋洋峨峨彼其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六

息以六月而特必九萬也何異榮授定何
時李官于外頗稱顯重可一意行志敝郡
司理瓜期久逾倘得借德星何獨毘陵將
吾江以南青衿赤子有厚幸焉不佞且幾
幾望之

與汪太史

曩得南宮報甚喜尋又得館選又喜菰蘆
中人捐除一切冥心禪觀于此兩事不無

相關却於世味一染指矣一笑長安日遠
分不作貴人書其在知已何敢以例例止
緣累年卧病久不報章足下得無以晨風
爲洪喬耶金馬玉堂石渠天祿豈異人任
惟時吏治寢衰官私多故凡百所司動生
掣肘固不若木天之清華足下今日政可
養高需受絕勝風塵奔走也片羽之便聊
附八行北望薊門神情與往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七

與孫雪居

不佞自乳臭時輒能於畫品書品中妄意
月旦每見門下所爲八分書及一草一石
未嘗不嘖嘖歎賞謂古人可作而今老且
至矣四十年嚮往曾不能借五兩半葉之
力闢門屏而聆咳唾其有蓬之心耶貴邑
顧繼父宋明之諸君輩宿與不佞周旋謂
門下無論臨池法備繁礪技絕彼其游無

垠而入無吟披肝瀝膽飲人以和不啻華
胥栗陸氏之與居也則不佞之引領於光
風霽月者又非一日矣鷄肋稍王蠟展可
勝誓將奉芙蓉而就之豈肯生當吾世失
一長者不佞薄有山園以供跬步棘籬茆
蓋誠穢甚不堪但得如椽之筆爲一顏之
勝金谷平泉十倍乃敢不煩紹介自具匾
式於掌記者門下得無嫌其未同否不腆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一 八

與趙凡夫

不佞鶉居穀食蚩蚩自保一切戕生伐性
之事避去不啻十舍不自意二豎馮陵直
以藥石爲糗糲兢兢墨守不任輸攻至爲
解籬撤棘者所笑求其故而不得則索之
無始探之無朕觀之無物於是乎屏芝木
去鍼砭時而蠟屐時而杯斚時而團焦時

而貝葉縱橫愴惻不知樂生而惡死何有
于二豎客從茂苑來頗言布金之地爲闢
提所窺肆意謀噬何許波旬敢覬龍象昔
謂獼猴具佛性此輩亦我族類安得迺爾
豈獨獼之不如耶金剛神力胡在奈何容
彼跳梁想匪久置之阿鼻耳不佞取餽粥
除粒營一菟裘諸陂池亭榭一不足觀而
欲借觀于如椽之筆匾式具在六時小間
調象菴稿 卷之三十七 九

與孫文融

自解楚龜偃息梁鴻溪者十餘年中間十
九卧病僅取喘月鷄肋與緇衣道侶譚小
品說無生未皇一走竿櫓問訊興居是生
平一缺事不腆關門要有紫氣元戎小隊

儼然顧我復緣寢瘳坐失倒屣何論投轄
又生平一大缺事門下不加督過飛書白
門詞旨溫復且念及歌者夫優俳賤屬謳
歌小技不廢正始漸靡末俗近世梨園稍
一揚喉悉堪嘔噦振木迴泉過雲傳谷久
不可觀矣不佞弟病餘無所事事直自爲
諸親爲律擇善謳而知書者與之發蒙而
後教之卽未能引商刻羽吐徵含角差亦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十

與王百谷

不佞生平無他長惟有養生一事養生愈
工而病愈甚至爲魑魅戀蛾睽馳逐狗
馬者所笑亡論人笑我卽不佞亦思其故
而不可得不免自笑頃且以四大爲鼠肝

爲蟲臂置之若有若無若存若亡之鄉而
病始霍然乃知外身身存後身身先柱下
史固無虛語有友游鹿野者雅以星命爲
名高去而爲墨不在方于魯程君房下盖
墨係徽人本業游君復巧甚故驟得之第
習賈日淺人無知者願王先生舉齒頰之
餘爲一游揚行且並價潘李不得區區方
程也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十一

與章吉甫

青鳥不先仙輶忽度主人武林之游留滯
日久遂令彼此相左若東伯勞而西飛燕
諸投轄下榻平原十日事悉屬烏有歸途
傳及不勝懊喪知足下行庭無人愈不免
短氣也歸不半日而疾作延及長夏未已
目不耐書手不任管足不能履階序一室
如鼎僅令平頭敲紅牙與滑稽客輩談漆

城葬馬之說以送日晷及秋始得展卷操觚進杯罍如故耳讀詠懷詩風神朗朗何減步兵足下大業神詣如此誰謂吾黨無人頃者具區之陰買有隙地方營糟丘以終老足下儻不虞前日故事乎願爲期以示如再失倒屣者請屏之金蘭之外不腆一詩情見乎詞翹首五茸我心如疚

與孫子桑

謝象菴稿卷之三七

十二

游君之來也嘖嘖頌高誼不置謂非孫先生誰以手植我以口揚我以錢刀稱貸我所舍星命而諭糜爲甚艱瘁細瑣之事而以旬月就得糊其口於琴川者絲髮皆孫先生力也僕因是益重游君能不棄德夫悖德負義人情皆然游君獨不與俗伍蓋其賢哉顧其居肆甫始而足下爲德方新則以孫先生爲曹丘邴奚者又且日久

遠也故僕爲游君緩頰於足下匪有所請益曰無倦而已僕方營菟裘以待老近在二泉九龍之旁可堪枕漱車騎過梁谿幸勿靳移玉山水清音願與足下聽之

與方承郁

新都人士尚氣好訕厭心非易調口亦難屈指煩劇歛爲魁首晨風自西來率傳令君之政烹鮮解錯理繩張絃懸清鞭去肺

謝象菴稿卷之三七

十三

石種種並至大才繁繁能弄丸巖邑而餘又何難矣黃山白嶽久入夢寐幾欲下梁溪之棹虞作陽鱗竟阻雲鷁豈不令禽慶笑人有友俞君寶者家臨三泖閉戶讀書足不入城市而性好游又慕天下之賢豪長者念三天子都有賢使君在不可坐自失特躡屩而來願一望見顏色亦知明公爲客所苦方嚴拒客之令而俞生敢冒令

以請僕又欲明公破令以延入者寧不自揣度若是緣生不獨能爲詩詞有才誦而實曉三尺善自檢押是陳豫章下榻人可諒其無他耳

與方斗華

自長安晤對屈指化離又已廿更冀英人壽幾何而參商若此屋梁明月能不翹思有僧大川者慕道叅方軍持錫杖所至幾調象菴稿不卷之三十七

十四

赤縣之半乃者歸而誅茅杜足以金液代喻糜寫華嚴大部其爲功德當與須彌恒河等聞丈法門精進檀樾弘開有給孤長者之義特爾投誠造請願多發金錢相助并一緩頰以導人之助是人我同圓財法並施其爲功德亦當與須彌恒沙等惟丈裁之

與申少師

春杪一病幾隸鬼籍凡三越月而後小有生趣因於門牆多所曠失瞻仰明德曷惟其已平湖僧大川者以金液代喻糜寫華嚴大部爲費不貲用力甚鉅其於法門功德真是希有拜台命之辱稍爲導諸施者共成善果第恐精衛填河未便圓滿耳鷄肋差強當圖造請病腕草率主臣

與夏孝廉

調象菴稿不卷之三十七

十五

曩未病時稍寓目大集嘗鼎一臠知未曾有近加翻玩則熊蹯豹胎鸞髀象白甘滋流溢芳郁射越如入天厨莫知措口乃其胸涵寶藏筆吐曇花大言小言悉關至極昔人以禪爲文如蘇公白傳王右丞諸人曾不是過長讀而往心胸躍如幾欲一奮不律而精神尚萎中血久耗小一抽思便面目呈赤手足汗下未免中閣埃二豎遠

遁不礙擲管卽當勉強卒業計亦不出三四旬耳何物茅茨得要玉舄土型山肴樵唱村鼓聊以博笑何堪執饗門下指槃糜爲子都加魚目以夜月過矣過矣

復歐陽憲副

當明公之在我毘陵也一年而治二年而化三年而忘逮攀轍以往則益尸而祝之歌而詠之慨寇恂之難借思何武之既去調象菴稿卷之三七 十六

若孩提之戀乳母然蓋由老公祖終愈于始裏如其表有不覺浸漬深入者至于某則益窺明公城府不設意必俱泯以羊叔子之心行趙張龔卓之事一時人品罕見其兩此意曾與韓四府屢屢道之非敢爲佞也某自前歲一病幾入鬼籙迄今不離藥物獨以病故稍屏除一切與緇衣法侶日飯伊蒲飽餽飪談說因果以送餘日此

可爲明公道者赤蹠自天裏蹠鄭重北向拜嘉感與媿并泗者報命八行以謝

與毛司理

德星當五茸其餘輝流耀及於旁郡所爲瞻依仰止亦既有日惟是牛衣擁卧人群濶希等咫尺於河山而缺然可知乃者星旌按部不難折節先施出於分外而不佞某又以狗馬病深兩足如絀田間伏枕坐調象菴稿卷之三七 十七

失將迎而缺然又可知何物殘喘至慕德情虛承尊禮廢擁篲誼乖倒屣敬失二豎騶人害一若此或者天假之便得蛇影消疑鷄肋無恙當匍匐雲間周旋風裁耳

復陳汝翔

日晤張夷甫知軒車至金閭已久門下以官衙爲錡箠不得出吾輩亦以府署爲廣寒不得入盈盈一水大是惟事乃問下雲

郭士豈肯受羈紲府公厚德非羈紲人者
或者門下自避瓜田李下耳然亦太慎人
矣敝鄉方屬收黍不佞亦如去歲還歸舊
業從田間課稅霜螯雨甲露葵脫韭徘徊
塲圃游衍藪澤亦自足樂吳城去此五十
里而近倘亦不妨陳白府公作半日揚帆
十日杯酒乎望之望之洞庭之勝冠絕三
吳語具拙草中敬以二冊奉博噴飯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十八

復族人

自處逆奴變後悟得五濁惡世不啻羅刹
鬼國一切以空觀消之自覺方寸虛明四
大自在髮幾莖白者忽變而黑五十以前
夙病一旦除去無復胸中硯礪矣吾姪六
十而老亦宜早自收拾尋個安閒快活頭
路不當終日逐逐紅塵也何如何如張計
部文人卽所爲太夫人小述已自蔚然乃

今不佞執斧斤于大匠之門不亦刺謬乎
雖然敢不惟命俟臘月望前後當卒業以
上耳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七

十九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八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四十二首

與夏茂卿

舊業之棲不徒課稅亦爲養疴每日三商
而起門無剝啄烏雀時下茅檐炙背攤書
數卷倦則取苦來沃之佐以郭索卽乘東
甸樂不踰此稍一興至扶杖前村登高隴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八

聽牧子唱答又不減尉遲公一部鼓吹從
此泐然兩豎子忽不知所之矣惟是吐詞
擗管尚力不從心所譏叙語如春蠶繭後
不復成絲奈何蓋門下諸作是舌上蓮花
而不佞二序則佛頭安糞大不相當幸一
覽而擲之母付刷氏

與楊憲伯

維門下體陰抱陽操規履矩舒之勛伐炳

煥翔洽宏奠群有某自星輅未戾時業得

于所耳聞爲快頃者德星臨蒞亡幾何時

而風猷鼓盪膏澤滲漉士則氓懷又得于

所身覲爲快乃油幢咫尺而不能自致階

序景行慕德之謂何而輒自外之所繇二

豎嚮人自春徂秋幾不食新近稍霍然而

僂僂支離動若羈絆遂令竹馬兒笑人非

其願矣若乃頌于城詠素絲美其瞻歌來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八

其實不在諸藪髮含齒後惟門下在宥陽

德年昇元律肇始老公祖動定萬福謹修

赤蹕南向泥首授之臧獲以獻

與趙凡夫

方課穫田間曝日茅檐酷有天際真人想

因圖寒山隱居一楮政欲相寄而若撫兄

適至遂托轉致第非顧凱之不能寫謝幼

輿丘壑耳

復王方伯

放逐以來渴慕天台石梁并結想大雅思
以一葉渡錢塘滿此意願二豎騶人因循
不果遂於山水負心無於門下契濶咄咄
欠事項者課租田野日惟漁樵共對政苦
岑寂忽屏華札爲之色飛敝鄉去金閭僅
六十餘里而近卽寥寥三戶不足辱玉趾
倘能買其餘勇不難挂一席道乎所謂開
調象菴稿 卷之六 三
軒向塲圃把酒說桑麻亦一快境也何如
何如

與申少師

廢棄餘生造物者復不見憐而與之以病
腰鐮不任蠟屐多虞惟有閉門讀古方書
翻貝葉送餘日而已台下抽身黃閣退長
丘樊冰顏雪色照耀林莽眞夔龍綺皓合
而一人某執鞭願切納履情深亦何難此

一衣帶水惟是二豎騶人不免以金閭爲
海嶠人之無緣一至于此瑤池在望捧觴
未能敬撰蕪詞用代麥丘倘嘉平前後稍
堪杖履當行門庭稟承教令

與觀察蔡公

德星蒞吳會亡幾何時而治大翔洽彼其
洞茅屋而割大觚人以爲神君肺石虛無
析楊不設人以爲慈母引翼化導因黔首
調象菴稿 卷之六 四

而及于逢掖人以爲嚴師飲庶泉敦素絲
人以爲處子爲儒生乃其不亟不徐若弛
若張治而不治則又如化工然時行物生
而不觀其迹不聞其響噫至矣至矣若不
肖某於明公比詳削櫝間沾膏啜馥以一
斑而窺大全抑亦詞林宗大匠騷壇盟主
也名賢在望儼然型範卽何敢以陽鱗自
阻惟是二豎騶人淹引日月支離鷄肋動

若跡枳旣失樞衣遂乖問字僅於田野中
爲明公賦干城詠具瞻歌不顯頌文明而
已翹首利城若見淵襟霞表瀟灑嵯嶺敬
修八行鼎候福祉具有不腆效歲時一縷
大虞輶褻惟不以爲褻而辱揮頓之幸甚

與王太府

不肖某爲大戡民福薄分淺彼兩豎子穴
我膏肓雖有丘壑長廢嘯詠因不敢以延

調象菴稿

卷之六

五

然四大唐突交戟子民之謂何乃秉耒之
餘亦時時聞老公祖政治澤如甘霖凜如
清霰密如繁星踈如寒篠歛如處女張如
脫兔御胥吏如束薪引善儔如酌醴調劑
亡頗參互以時亡論近代卽潁川渤海奚
加焉未嘗不東望毘陵爲罄三爵也惟是
弄丸游刃雖則有餘必於人漸戶被得無
蒿其目而焦其神耶敬因歲序奉候福祉

不腆之將比於芹曝

與馬新甫

曩承藜杖扶我雀羅屈指莫莢凡已頻易
而階莎庭樹猶自含滋荀令餘香尚復襲
人衣袂也自後每對清風明月何嘗不思
我玄度乃魚腹浮沈鴈足艱阻不佞有蓬
之心耶多生失種善果二豎嚙人牽引不
置兩年間微獨嘯歌妨礙抑且人徒謝絕

調象菴稿

卷之六

六

幸神明未昧得以藥石小開閉戶讀莊騷
翻貝多葉團焦朝夕虛白與侍由斯以譚
人病不卽死亦自有一段勝地何必噉酒
食肉而後愉快乎文園清暇著述繁興名
山之藏能一相示否大川僧世諦甚融法
力自在此亦是祇洹中一善知識不負門
下法眼矣于其歸八行奉訊薄有所將大
媿輶褻惟是以七言當三祝則意甚勤渠

門下想弗吐之也

復官應震

不佞畸人造物者幸假我以丘壑與我以
閒寂畀我以不死之年不佞亦不敢少負
彼蒼養餘閒保丘壑探芝討術以一日爲
兩日之用頃復捨身瞿曇於梁鴻谿上編
茅數間翻閱三大藏世棄君平君平亦棄
世不謂津上貴人忽然追念舊誼于十餘
年之後飛書自天墮我谷口蹙然之音胡
爲乎來哉將令人忽不知其所從矣晨風
北反八行爲報不盡蹇產

復孫建侯

屈指仇離僅四易寒暄耳而不啻若幾更
歲代昔云一日三秋固無虛語至想叵羅
浮白蠟炬搖紅名理往復雅謔斐亶則猶
昨日事也僕五十而老一切人世浮華俱

調象菴稿卷之三

七

已勘盡不足滑我靈臺晨起啜白粥誦法

華楞嚴諸經一過午飽啜餽覓緇衣道
侶說有無無有浩劫而上世界以外入夕
對蓮花刻漏再展小品一二隨舒足而卧
如是以爲常卽往時徵聲選伎且盡付之
壁觀何論其餘讀翰語舉六朝風流動我
食指夫烏衣朱雀莫愁長干之下不乏擲
果少年安用區區老頭陀爲哉一笑七詩

調象菴稿卷之三

八

復周元孚

一自歸田便思入道然僅染指未遽深心
年來盡閉一切形景周妻何肉都屏不御
捨身作佛奴頃雖營一菟裘稍爾拮据實
爲安置金仙於此修習倘一旦五衰不救
七尺就木便作佳城永爲佛地矣惟是拈

弄不律殊媿不工而習性相染難於委棄
實是一重魔障世豈有攝龍調象而加意
雕蟲者匪久當敝屣之耳別陳生三十年
以爲鬼物矣而不意其復歸大奇歸而兩
目俱廢形非故吾又大奇坐定出丈八行
一詩八行明月一詩夜光夫以病廢之夫
挾重寶而涉波濤不虞天吳海若作祟耶
又大奇至述起居頌高誼歷歷如指掌政
調象菴稿卷之八

九

所謂盲于目而盲于心者又大奇不佞
團焦人竟日跣趺不覺頓兩足舞矣陳生
以并州爲故邑倉皇告別于其行亦以八
行一詩奉酬丈以玉弟以礫丈以金秦弟
以缶鳴知不滿一笑也

與一雨上人

夫古德無論近時苾芻爭談姑蘓海虞矣
姑蘓堅忍執而不圓海虞解脫通而未固

乃若意象能調心猿善縛三乘經論滿志
鑽研四分律儀攝躬束服囊括萬有饒益
羣品不執不通亦圓亦方自我一公而外
指未易一二屈者至其賈勇丘索游秣墳
典禪藻秘辭慧葩映發傳顏謝宗入錢劉
室寧獨近代卽道林慧遠何加焉不佞所
爲口頌心維亦既有歲月矣惟是有周妻
則身尚穢噉何肉則口正膾着阮屐則骨
調象菴稿卷之八

十

半傲街嵇學則腸又濁未能以潦倒七尺
向鷄林鹿苑瞻禮白足實三生欠事也然
而不佞非真流浪顛倒沒志意者不無闍
房不有闍房不擯醲醢不嗜醲醢不遠麴
藥不近麴藥不薄探奇不逐探奇頃且屏
除一切去雕復樸卽于無始作在家頭陀
矣顧鬼窟易入猢猻難捉鈞鎖難開樓閣
旋閉那得如靈雲見桃香嚴擊竹乎正如

來所謂可憐愍者不揣願以枌壇一室奉
延法駕結夏其間蒲團貝葉隨意自如小
品大乘惟所演說俾不佞長餐甘露沐有
法雨如探海寶遇海導師如療病身得太
醫王此又人生最懽喜事也想我公婆心
真切定不遐棄特托惠山僧照乘寒裳笠
澤以請翹首莫釐可勝注企

與李道甫中丞

謝象菴稿卷之六

十一

蓋人亦難全矣工鉛槧則缺祈常勒金石
則乖竹素披龍折檻未會風流捉麈談天
鮮綜名實俠烈而檢踰束躬而氣繭故左
馬不能爲管晏絳灌不能爲隨陸逢干穉
阮之難兼支許趙張之罕儷原嘗所短曾
史所長太丘爲長荆卿爲短自昔而然也
寥寥千載求其符采互劑根葩映發源溯
委注膚骨偕鮮則明公而外指未易一二

謝象菴稿卷之六

十二

無明結習展轉纏縛未便擺脫安得如靈
雲見桃香嚴擊竹乎明公固今之張無盡
裴晉公白少傅也能舉寶筏度我迷津不
閒庭日永綠陰作蓋翹首淮南懷賢如渴
與郭大行

長夏寡營據梧兀坐曩時六七故人頗往
來胸臆忽有物剝啄吾廬云姓潘名志顏
來自邾城持有郭大行魚腹至開緘捧讀

上言長相思下勸加餐意旨勤渠詞采斐
疊不啻飲芬挹耀於赤壁磯畔而喜可知
也論中欲得拙書拙染夫足下紆金拖紫
飛符乘傳而乃加意于此澹泊無味之物
何所好反所事耶將其意玄遠矣惟是臨
池技拙繁礪術淺曷所當于大雅也者而
誤愛之嗜癡逐臭不虞人揶揄乎謹已如
命完上其以爲噴飯以爲覆瓿則可以爲
調象菴稿 卷之六 十三

座右觀篋中藏則不可

與夏孝廉

足下雨集以禪爲文以文爲禪詞壇法苑
具足三昧不佞不文不禪而謬爲叙語吉
光之表以羔爲袖抑何不類耶直令人媿
殺日散優童不佞鈍根人欲修淨土因屏
一切耳目之觀足下進我以名流導我以
仙真引我以宗風許我以風流儻此皆

足下自有而欲不佞有之不佞何能雖然
跼玄丘窺巨海不敢不自廣也逆奴無故
白日操戈事大惟異不佞以惟甚故作甘
露觀消之非真能割肉如歌利授首若黃
梅也觸熱歸來四大委頓使者促報草此
佈謝不盡百一

與邵孝廉

不佞居恒每謂門下文心質行禪思玄風
調象菴稿 卷之六 十四

種種超絕卽形跡未密而心期切至人生
相知何必接塵而遊連牀促膝哉不腆園
林得要杖履主人他逞失於倒屣門下不
題凡鳥足矣陂塘湫隘何當右軍池館而
以白鷺贈耶訪恩公詩如命書拙筆奉上
顧非黃庭不足相酬奈何清貽多品悉堪
佐曲生河朔之飲有此便足了三伏事主
人翁不煩治鮭菜十種矣

與林令公

此書未上

逆奴余學撫養一十六年衣則綺縠食則醢醢處則堂室行則舟車驅奴役婢交懽結納絲毫皆不肖賜也彼狡童者生心無良乘不肖寢瘵尅匿千金懼相查覈輒懷異志行兇白日肆罵通衢刊刻謗書望門投逆雖飛庶惡來窮奇擣抗不毒於此卽錐以斧鑕置之鼎鑊其又何辭惟是不肖調象菴稿卷之六

十五

學佛人也念是非毀譽悉屬前因愛憎妍醜靡非定業故調達造謗掬多設毒于佛猶爾而況于人乎逆奴之爲此或者不肖最初以來所結之冤多生而後應受之孽豈其戴角張距而絕無人心鑒胸貫耳而非我族類也夫佛度有六忍辱居一佛戒有三絕嗔爲次昔北宗懷忌六祖令張行昌謀弑行昌入室六祖恬然授首首不爲

斷行昌悔悟得證聖果逮六祖化後有張淨滿者受新羅僧金截其首奉養事發邑宰以質上足令韜韜曰論國法須當誅夷論佛教自可赦免後竟不問夫逆奴之惡逾于行昌浮于淨滿在不赦之條而不肖奉教慈悲似不樂置之理蓋逆奴趣死而不肖全生逆奴棄生而不肖貸死逆奴以德爲仇而不肖怨親平等此雖薄迦不經調象菴稿卷之六

十六

之仁倘亦彼蒼好生之意也或曰猛虎出柙其毒將昌不肖亦不之計矣伏望明臺推仁於天地之表宥罪于刑法之外用佛氏三寶寬國家三尺待以不死許其並生卽未便申詳不妨以此下情達之未審可否

與何元隆

三伏伊始恢台爲政有暑彤彤每當停午

如坐洪鑪氣息弗然虎丘僧籃雖乏閒房
觀室陂塘水榭可以延涼氛納颯爽畢竟
殿角參差寶樹迴互晨鐘夕唄都成清涼
景界况以門下冥心壁觀方寸肅穆定與
棲遲火宅坐卧問閭者不同也計過旬日
便更白藏空王淨域秋氣先動想當載金
殿下梁溪棹乎不佞翹首望之矣袒跣衡
檐晏然無事午睡後得詩四章奉贈描寫
謝象菴稿卷之六 十七

與周職方

不佞從賦考槃銷聲遁景於菰蘆中一切
耳目事俱廢加以頻年寢瘵芝朮與伍則
益廢卽門下方翺翔粉署傍三山二水生
色而不佞不知也知之從郭君始郭君又

言門下念我甚此如掖庭新貴承恩並輦
而不忘昔日採桑舊侶不佞舍然喜且泮
然慙矣近時郡邑官長士直巖穴鑿坏拒
戶便目爲教雖以區區嬾病鷄肋不免改
而逢迎惟是木疆卒苦不習未易饜飮羣
心昔人蹈海入山良有以也郭君才甚裕
肝腸亦白日惟飲二泉水非逐逐下走者
於其行聊附八行并一扇一集上掌記官
謝象菴稿卷之六 十八

與龔子勤

日過名園荷風襲人殘暑竄去清言斐亹
形神共適旣抵暮而月印銀塘徘徊桂楫
花宮隱約寶塔微茫又別是一妙境不肖
酒腸故窄食量復淺至使偃鼠之腹爲之
驟廣而喜可知也惟是方圓交錯蟲麗綢

繆客旣戒殺主復好生不免對之齟齬耳
子夜不寐得詩四首呈覽專望報瓊無祈
運斧

與張戶部

梁谿利城景響相襲文心道履時時在耳
目間中企慕之尋晤盛季常亟道門下曠
識粹裏金玉爲度吐詞揆藻咄咄逼人中
大企慕之惟是蓬蒿中人不堪作伴津上

調象菴稿

卷之五

十九

因遠龍門并乖魚腹非其心矣白門山川
雄奇峭麗無間攤書粉署躍馬長干咸足
使蔥蒨墮履紫翠染案而門下又以三寸
管收之自當前無六朝不佞擬且濯其穢
質捧名香執槃匱而侍門下於三山二水
間未審得如願否

與蘇比部

曩者貴省之役僅五越月便歸歸四年而

再于役于越于楚又三年而復歸計今鍛
翮田野且十六寒暄矣從菰蘆中抱疴習
嬾日惟檢方書作活藥餌之暇對瞿曇氏
翻貝多葉或手自莊寫一切計畫不復事
事亦不能事事蓋天壤間棄物無如不肖
者恭惟台下襟領人倫主盟秣苑鴻聲駿
望照曜海宇不肖思一攀龍門附驥尾甚
切而亡由執御李君生當吾世坐失名賢
調象菴稿 卷之五 二十

何無分緣若此有懊惱而已

與繆夢雲

自昔哲人雕落羣有覆却萬物能批大隙
定大故而不可爲時之所用則托一技以自
晦或於漁或於卜或於醫甚則于屠于賣
漿若嚴君平朱亥毛薛二公秦越人之屬
其人率薄售而厚藏以自全其身不佞每
慨然慕之不謂今時有繆先生者抱挾烈

負才譎具智囊探理窟而不之用用於察
脉投劑間以陰行善而避聲施卽秦越人
不是過不佞願奉眉宇之日長遠矣嬾慢
結習二豎爲伍懷賢徒切蹉跎識荆乃者
有內人抱病年餘骨且柴立旦暮行尸沃
散如山迄無一驗度所爲加肉於骨易枯
以腴非大手力不可敢乞玉趾下戾衡門
俾得以如綫之命沾上池一勺水自活不
調象菴稿卷之三
王

與劉元定

從于役貴藩載湘濤而歸已十六星周矣
間於灌莽中聆有芳問裏如怒饑而不得
見已德星蒞我吳可以見矣而又不得見
十年而慕之一旦而失之千里而懷之

尺而遠之人生事大都如此雖然有志者
事竟成狗馬病稍霍然終當登龍門坐春
臺傾光風霽月之儀濯其鄙悒開其茅塞
耳第聞門下瓜期且及還朝不遠二豎相
勦未必遽退孱然之軀不審獲諧所願否
公餘吟弄想必阜起吳山雖淺堪爲藏室
門下能無意乎幸一示教之

復劉元定

惟明公都通津司國計事至殷繁而能婆
娑枕苑操弄不律延攬名流揮麈屑玉處
囂不擾在濁而清不佞已心異之頃讀諸
刻盡一日夜而卒業靡不爛若復陶潤逾
晁采巧類木鳶密如疊巖亮比巢沂逸似
秋駕意氣外溢神情內葆當今作者紛如
率不過邾莒之屬卽悉索敝賦以從何足
當葵丘一揮乎楚故多材自唐勒景差而
調象菴稿卷之三
王

後代不乏人至如門下者真麟鳳矣匪佞
匪佞每歲當十月例過舊業督刈此中去
官河僅兩咫尺于旌北指道所必經將採
薇蕨具鷄黍要小隊於田間向青山綠樹
浮白相賞知明公必能許我也

與沈純父司馬

去歲從武林歸抵潯野而疾大作累下硯
礪數升如是者旬日而不輟骨柴立皮面

調象菴稿 卷之六

三

若腊思向對明公誇白髮變鬢語不覺自
笑二豎纏縛淹引歲月稍得霍然而一妾
又大病病亦如不佞病狀口手拮据靡非
藥事因不知太夫人之變八月中始及知
之卽欲操辦香絮酒相弔而妾病綿篤方
買棺覓土不能舍之而出門戶坐是中止
今病如故念愈久則失禮愈甚心愈不寧
特遣蒼頭代焚楮錢于仙靈之下倘醫藥

解嚴終當匍匐從事耳昔人有負笈臨喪
磨鏡赴弔者視之能不媿死

與劉戶部元定

楚材固繁而門下寔爲之魁拜大集之辱
每手一編委婉若三湘潏沔若七澤岷峨
嶙峋若祝融謝羅于霄直上使人凡骨欲
蛻而妬慮以滌顧恨不得執鞭弭捧盤皿
以從耳榮祭定以何時將寒芙蓉而候之

調象菴稿 卷之六

四

江許幸示之期一詩奉餞不審得比於驅
歌也者而助彼鸞音否

復劉侍御

不肖某天壤棄物人世戮民逐景田畯捨
身佛奴寒兌逃虛無所聞見僅一從孤蘆
中竊得法星在近然不能於蓬蒿外瞻望
光風咫尺有咄咄稱欠事而已殘月聊勒
短疏少輸積悃祭之三日而台翰飛墮

貽佐之文采鉅麗禮誼綢繆至使增塵趨
躡庭卉色動不肖何以得此於高明也敬
用獻之瞿曇氏前而後八行以爲世券幣
以爲衣被號蹄以付酒家胡作一歲生涯
沾沐明恩不知喜所從來矣使者報命附
此爲謝不盡寒產主

與蘓漕院

恭惟明公端應機衡頓符全璧氣吐青兕
調象菴稿卷之十八
胸吞白鳳金相玉質蔚矣其給冰懸雪跨
嚼然不涅載筆螭頭是玉皇香案宣麻柱
下紉金匱秘檢峩峩黑豸凜凜皂鵬見無
禮於君側爲鷹必勢但有裨于國事有鳳
斯鳴人爭落膽誰其犯角頃者天惠吾吳
使暫有福星又重惠不肖使得適丰裁雖
處菰蘆滅迹實欣道路喧傳惟是苦塊未
離苴絰被體維茲旣朽之質加以不祥之

服何敢輕闖交戟唐突嚴重謹擗三寸班
管用舒一腔素悃焚香朝旭拜送晨風未
如燕雀之來賀亦幸魚鱗之有托

與李本寧

文從駐廣陵南來者往往道及盈盈一水
不難褰裳會有先人之喪哀毀骨立未暇
問人間事頃哀小減骨亦漸肉矣而尚不
能窺戶以外笑人一方徒有引領已耳夫
調象菴稿卷之十八
居者不得出而行者則可來此際吳中濃
陰肥綠廣陵不敵也梁溪之水號爲二泉
以烹槍旗春雲腳綠廣陵又不敵也不可
揚帆瓜渚破冢而至乎不腆菟裘在九龍
山下離城三里而近有便房有石榻有庭
有廬可安車騎主人雖貧不能設供具青
山一片亦堪享客特以俞山人爲媒奉要
玉趾一春風雨兩旬之間日月鮮朗或者

山靈亦有意乎幸卽戒行李勿復躊躕商之不願游者

復蘓漕院

旬日之間賜唁賜弔惠賻惠奠因生者及死者以死者逮生者種種非一其爲高誼真古人所未有夫不孝么麼縮胸削智任樸不比人數而明公煖不然之次繩既朽之木加寵靈於無所得報之地其爲高誼調象卷稿 卷之十八 三

又古人所未有不孝手捧目擊不覺淚爲之垂筋而首爲之倒蒜也將擬匍匐交戟輸此惻忱顧念繡斧惠文在上菟符龜紫韎韐輶輦組練在下而以筑筑凶經之夫溷污階阼分所不敢出惟有朝夕焚瓣香尸祝而已

與馮元成

前月曾一過金閭緣麻衣如雪未敢以不

祥人溷吉事遂失造謁歸而引領清光旦暮搔首殊自悔其拘拘也者朝天車騎定以何日祭荒圃陂塘不減河朔有一罇在爲丈逃暑不敢望十日留得其半足矣全集知已殺青紙價雖高萬勿我悵

報郝仲輿

人世間不獨仕涂偏側卽湖山亦偏側歌舞場亦偏側詞林桃花亦復偏側向每游調象卷稿 卷之十八 天

處其間若衣絮冒棘靡可著足地獨蓮臺化城則無障無碍無沮洳無凹凸無風波寒燠吾挾靈祝駕香象假翼金翅鳥而徘徊盤桓焉直以須彌爲培塿香水海爲溝洫四大部洲爲積蘓阿僧祇劫爲彈指靈臺如許地括有三大千世界何所不擺脫何所不自在故向也癯今也腴向也頭鬚半白今也髮變鬚向也煩惱今也清涼六

道輪迴吾知其免矣頃得翰教云將於梁溪金閨之間卜地而居夫卜居何容易但得以阮生蠟屐爲誌公錫杖何點柴車爲事師騎墻不佞當掃室巖阿列軍持捷椎木槌子於其中待足下耳名園定奇顧止是神遊未經目遇一額二對想像爲之不免夢中說夢未審可用否雖然人生何地非夢何時非夢卽足下於家園朝遊日蹙觸目賞心是亦夢也而何計余言之夢乎不夢乎

與魏大叅

記從潛穎時窺見離奇知爲九苞毛羽亡何而儀虞庭巢阿閣呈禎獻異果符所許由今思之如昨日事耳自此地位日峻轉移益捷三事九列不難階躋不孝於菟蘆中操券埃矣武林山川之都明聖泓淳羅

剝沆瀣天竺南屏諸山峽峨嵒嶙峋豁窻篠咸足以資文心而佐經綸造物者以爲明公几席杖履而有之張弛咳唾靡非是物清都仙吏何必有此不孝自挂冠以來捷扉塞兌不聞人間事歲課污邪得其入以辦什一則攤書耳看履耳俟佛耳近且廢書廢游而專意於佛不孝之奉佛也不茹素不膜拜不口喃喃說經說偈不閉眉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八

三

合眼做死模樣而究竟堅固期於彼岸朝生暮死迥然聽之餘生如此亡足爲故人道者上海劉生亮載不佞受業士也能爲帖括又能古文能賦詩俱壞奇天矯不落第二義坐數之奇仰屋竊嘆如君苗焚硯班生投筆者屢矣而不孝止之乃者意無所發舒將探書禹穴觀霞赤城聽瀑天台讀碑孝娥江間釣富春灘上而囊無一赤

万腹之不果足于何運是大可笑事明公文章道懿其所願見特令伏謁交戟倘稍厭心請假一席爲數日周旋不者小損公庾資其游斧兼舉牙後一揚詡之何如何如

與王上虞

生平慕宛委句乘若耶剡溪之勝思一鼓攬看殿其間於以探禹書問流觴尋黃絹調象菴稿卷三十八

主

遺碑覓安道所築室處彷彿倚夷施長嘯而因循未了頃有使君在懼作陽矯又付之夢鏡矣靈汜自昔多名吏如一錢之劉寵投幘之延之載石之江革鞠絲之傅琰具多卓犖而文采亡聞兼之者惟使君耳有上海劉生亮載曾受經不孝所爲舉子業越人數等而又能古文能詩歌詞賦包涵東西京元曆上下數千載其人數十家

遭數坎壈按劍自嘆思欲盡探於越山川之奇而及於五岳歸成一家言以見志乃其橐甚癯僅有白雲一片不堪果腹腹之不果何言濟勝使君倘舉斗水澆其涸轍是旅人貧士所爲啗結而報者也何如何如

與李本寧

今歲朱明祝融虐甚人坐洪爐想在廣陵調象菴稿卷三十八

主

有邢溝曲池瓊花迷樓可以避暑因於左右不敢問及渡江事乃者綠莎易貌白芷含顰單衫適體純扇不御布帆婀娜正其時矣乞命篙師母煩再計友上兄素頌高誼病起遠涉意甚勤止門下見自知之

與舒大叅

記明公自其脫穎時卽已蜚聲枕圖張彼全楚亡何而南宮釋褐又亡何而含香粉

署所至軼羣絕衆播有聞譽今且馳騁大
邦爲時藩屏兼以岨峽峨眉平羌烏尤岷
江環溪邛水之勝足以助文心而資政術
昔相如楊雄杜甫文翁趙抃王尊廉范之
屬難乎獨盛矣不孝解龜而南偃卧梁溪
幸有甌簋汚邪數頃自非肥壤女魃商羊
之爲祟足可供饔飧度伏臘鼓腹而嬉放
杖人間作尚子平故事不則擁榜嚴楞伽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一卷以消餘日靡足爲明公道者野人久
不作津上書屬舍親斷事華孚曾盛蒙青
眼感入心骨於其蒼頭之便以八行奉謝
此生小有村質頗堪任使鑪冶鞭策終如
其始是明公造就羣萌之德而不孝所禱
祀以求者也薄具不腆萬里寸衷惟留諒
之主臣

與沈文學

今之江湖間以堪輿行者林林矣而求其
真知地理者十無一知地理而又其人忠
實可信者百且無一有豐城王丹雘者年
已七十於此道若輕車熟路拈出便是而
又醇謹愿直不懷私挾智高下其說寒門
數十年來亡論陰壤陽宅大窰小窰無不
賴之亦無不能趨吉避凶也者辱在尊先
公知愛敢以人其進非泛然爲此輩作曹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六

丘也

復李本寧

日者坐匡床見庭葉舞階忽思秣陵秋色
鼓楫而遄如子猷之於會稽興至興盡旬
日便歸歸出水西偶得仙舟消息大是喜
幸尋入舟而不獲奉芝宇僅一見兩郎君
又大是懊喪蓋不孝於先生夢寐二十餘
年矣一失之楚再失之梁溪又再失之白

門若有物焉爲之崇者何也郎君瑛瑛劭
今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真令人羨殺
不孝於弇州公爲執戚才短意長殊不似
其舅明公以弇州許我主臣媿欲死矣然
明公一許便是千載華衮本魚目而識者
謬爲明月人則明月之主臣卽死亦可矣
廣陵盈盈一水彼來此去不嫌河廣
聚首促膝定不相負但我吳山川自于鱗
湖衆卷稿卷三十八 五
物色而後久不見至人山靈百六運合稍
通明公雖曾駐跡我吳而於諸山川僅一
染指未及屬厭則我吳之急明公亦猶明
公之急我吳也兩相急又不當兩相負矣
何如何如

與于惠生

屈指仇離已三之歲言念大雅神爲之遑
祭酉同年蔡與偕之孫曰嗣祖者貧甚不

能糊其口而中有五車書撐滿腸胃不知
從何所畜得乃其人負氣不下寧貧耻事
干謁更有足多者雖其人不事干謁而吾
輩世訖不可不爲之所敢以聞于門下蔡
君貧過西華而吾輩薄如到漑門下耻之
僕亦耻之矣

復田侍御

襲者執役南紀僅十一月而歷十七州郡
調衆卷稿卷三十八 五

所閱試卷數萬所嘗疆域九千餘里兢兢
矻矻謂可得免于咎而白簡至矣勞多罰
重過淺罪深人盡爲不佞扼腕而不佞不
屑也曰昔孟軻氏以教育英才爲人生一
樂吾所取士若田先生輩是羅荆壁隋珠
而有之吾方幸得收其奇而復何所遺憾
巖居廿載養雞牧豕團焦持觥絕不問人
間事而猶不忘故人一得南宮消息喜再

得蜀明司理信益喜又得擢御史報更大
喜喜不在榮名喜明公才品升高而呼靡
所不響荅耳當今黨同伐異循聲失實好
生羽毛惡叢瘡漸以成風不有大賢立
中流而砥障之將何所止矣方在田間課
穫督稅與場師操豚蹄賽神告成事忽得
飛書自天乘以南金鄭重故人不忘我又
知其喜之何從也陳公晨風之便
卷稿一 卷三十八 三
此爲謝不盡塞產主臣

參菴稿卷之三十八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九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七首

復方伯文

不佞某胸臆無奇上之不能爲枚臯相如
吐詞著論勒買金石次之不能爲嗣宗叔
夜散髮狂歌沉酣麴蘖又次之不能爲田
以蔬郭解之屬輕死生重然諾使千里

誦名百里誦誼僅日坐卧如馨地翻經其

間奉薄迦氏作活猶然不堪消受一歲中
強半抱病尋芝討術與焚梅檀禮白毫通
相爲政惟是貧病之餘道念潛篤一切浮
雲泡幻都已勘破差足快樂耳恭聞明府
之政烹鮮解錯名振三天子都黃門夜拜
匪朝伊夕大爲生氣青牛過關門野人墮
戶深局未得消息失於伺候拜教之辱爽

然有失矣不佞生平負茶癖而於松蘿更
酷嗜承惠兩罌寶如玉露卽一啜不敢忘
高誼也屬在田間使者挾雀羅以入卒卒
報謝如此不盡蹇產

與劉戶部元定

諸詩本之天倪而發以藻績匠心獨妙情
境符適一記清真朗暢婉媚簡拔丹青栩栩
謂與夫卷之三十九二

以爲沃區已耳不則且爲穢土今得使君
過化又有茲編不將爲堯率化城耶叙言
莽莽亡能揚詡萬一方脫稿偶有售不律
者轍呵凍書之未審堪用否臨臧主臣

與何季長

不待聲咳候已匝月似幾更莫英者言念
起居誰能去心鄉居雖朴陋亦是有一種
况味密樾鳴鴉平岡走兔輕鷗樹頂積露

草根脩竹檀欒夾池淥水往往而是朝嗽
乍升鳥雀四噪音聲相聞啄尾離屬陽鳥
旣匿牛羊下隴田人牧豎荷耒驅犢帶月
而歸何者不可人意不佞日日飽此不爲
厭恨不與吾丈共之不腆食器悉係田家
物用以當芹曝幸笑而授之庖者

與沈純父司馬

日者炙鷄絮酒缺焉未致僅僅以八行唐
謂與夫卷之三十九三

突明公曲爲原亮回旨溫復惟仁臺督過
不深使不肖聞過轉切矣有新安游之用
者故儒也棄而談五星大有奇驗聲噪甚
矣以不習諛佞又棄而造墨所爲墨亦是
合法百倍尋伍顧其人長者諸墨手上下
不能伺察多生弊竇從人貸子母耗盡又
復棄而五星乃橐中隄廩尚夥未及盡售
墨賈星士在兩者之間不肖憐之特以進

于明公墨則墨星則星惟所用之亦惟所薦之

與何元隆

兩九如擲梭屈指此離自白藏而玄冥又青陽矣門下日之昇天重輪及中于三不朽事易如反掌不佞業望崦嵫前路迫促空擊唾壺靡益于事真可笑亦可嘆也聞昆仲析業門下獨讓不受昔卜式推財畜

卷之二十九

四

李孟讓田園各與其弟號千載感事門下此舉何必減古人尊公治杭表表世所稱慕奈何以此兩字相加大爲扼腕語云身隱矣焉用文之尊公旣堅志丘壑事在不

山神待矣

與王澹生

嘗謂尊先公弁州顏冉爲德班揚著詞支許禪宗嵇阮風調禽尚蠟屐房杜鴻猷俠烈則田光仲連清言則濬冲叔寶包絡百氏騰跨千古而獨於濂洛未接淵源門下無有尊公之長而補其缺闡道論德紹明先哲發蒙後進真人倫之襟領士林之著

調

卷之二十九

五

蔡也高山仰止誰獨無心二豎黜人杜門距躍生當吾世坐失名賢每自殷省能不懊歎且不佞於尊公誼則弟子分居子姓計於門下爲通門爲密戚不難自近而易於自遠此何以也次兒德基未卯時夜旁求宗匠無踰門牆願北面執弟子禮受教堂下夫巨海泓深不棄涔沫名山巖嶭包有崕嶠幸廣鑪錘大加斤斧必非躍金寧

甘朽木也不腆聊効芹曝主臣主臣

與孫蘭畹

兩年之間歲君作惡始以二豎繼以逆奴
又繼以傷妾豪情都損幽韻銷却皮面徒
具生趣絕無至使人訝體臃士憎骨臭異
日把臂不知足下以爲何如耳術士華信
能通六壬六甲禦不若驅癘逐疫與一切
神仙游戲事昔左慈化羊樊英使鬼張魯
鬻巴之屬噴水滅火或亦不過是足下讀
禮過損令少進技一當解順而後授之聊
城矢俾琴川人盡下何如何如

與王百谷

家大人八十得拜先生大章出機入機得
心得手類遷史日者莊叟庖丁屈大夫漁
父昌黎毛穎柳州梓人而型範不留色
象盡民都從神化中出今海內文章以先

生爲首而先生之文又此篇爲首天球河
圖世不易觀不佞父子何脩而獲此也次
兒德基頗嗜大雅知辨古今文字已消日
請去設十重華櫝奉爲世寶矣敝邑郭丞
多材而廉日惟飲二泉水而又能詩其於
詩不必句琢字磨而逸氣藻思往往溢發
每謂吾幸官於此而不一見王先生稍竊
膏馥希吟味將不比於人乃取奔走餘隙
納履門下以小官慕大雅何啻識荆請習
先生幸開花徑而入之母謂俗吏不足辱
也

與張憲副

曩自奉芝宇歸而寢瘵梁谿也計凡兩越
歲年從藥伍中得馮太史報則恐聞徐司
理報則又且哀且恐幸不卽填溝壑而隨
睹令公子賢書也則破涕淚而軒渠矣門

下高情爽度以西湖兩高爲湯沐眞生人
至樂今又得寧馨繩武不稱有福神仙耶
新安鮑生研精篆法所爲印章大得壽承
祿之諸君意致向承青眼不忘國士之戴
此來轍甚涸更望賜以顏色與之牙後俾
竊升斗水自活何如何如

與趙凡夫

含沙及化城操戈出賊獲此皆古今未有
事門下得伸而僕竟小挫寧神護懸殊定
道力有深淺耳春明花事屢動展指一問
仙關緣家大人以耄年失跌一足不舒奉
視湯散遂作欠事有新安鮑生者篤好印
章以其技餉口僕謂印貴篆法刀法次之
我朝篆書無過凡夫先生者不可不一問
難鮑生額予言願北面再拜執弟子禮門
下母謂未卯時夜太早計而棄之

與汪太史

自昔懷材畜德之士必以楚爲數乃德自
鬻熊季梁申叔時材自屈原宋玉唐勣景
差而下亦未易屈指今日所爲藻績外泄
粹美中苞經畫調適符采互發則孰有當
於明公者夫材非難濟以德難德薄不任
安所事材長沙坎壈子安長吉無年皆以
材故自昔嘆之矣不穀於廿年前每謂明
公必獵上第必官仙局必爲時山斗必當
國家柱石必享遐筭必長有子孫蓋參驗
材德而度所必至今已大半符合其餘一
一左券無疑焉者匪佞匪佞不穀居恒鹵
莽不自裁量不任杯斝強事浮白濟勝無
具蠟屐不停未解操槩而喜弄不律心力
乖迂初終繆誤往往至病頃以病故頂禮
薄迦氏營一壑奉之將以衡棟爲寶宇離

屏當化城曲池作梅檀海而貧人強作富
事經三年不就本圖清淨先博煩惱鹵莽
之效一至于此倘以次卒業度三大藏其
中蚤暮翻閱吾事畢矣游生之便八行爲
訊生曾居幸舍累月爲言明公數數念我
不置夫不穀何以得此於高賢哉語云有
一人知者無憾不穀幸受知明公又何計
乎其不知者

卷之二十九

十

復郝仲輿

前月旣望之夕夢與門下握手江臯登一
傑閣斜月挂樹蒼煙細吐平橋人語若遠
若近各捉塵尾譚自古畫品及於昭代門
下主叔明不佞主子久門下謂叔明千門
萬戶辟篠赫眎公輸束手子久竹嶼香臺
間有寒氣不佞謂子久高山流水洋洋峨
峨格調曠絕叔明絲竹合奏雜以淫妖各

不相下覺而知爲夢因歎歎久之不兩旬
而使者至自雲杜華械腴貺照耀蓬華首
發畫而滿幅山川委蛇崩業知門下之果
有意於叔明也異哉夢乎旣發書而讀所
爲獎借語甚盛至云臨池義獻槃礴文沈
虎視詩壇鳳翔文苑則門下自有而自道
之不佞何敢當何敢當頃者業且擲不律
裂側理毀脣糜取祖龍之火燒殘鄴架一
意頂禮慈氏因於九龍山下買地數畝治
一白社奉瞿曇子中將終老焉而貧人強
作富事不啻跛驢任遠未半踣躓經三年
不得就生平力小志大不自裁度一至於
此門下聞之政可發一噓也來教亦云方
築室山中置金仙相對任世出世意畧相
似然門下機緣易就而不佞福分難圓固
是賢聖凡夫之別頓悟漸入之異耳乃門

四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下既已盡空一切而猶置愛憎於永嘉澄
江二邑竊不謂然五濁惡世人盡鳩槃地
皆羅刹吾弟以如來心視之何物非眷屬
何地非清淨國土奚必永嘉之是而澄江
之非乎以此爲門下解嘲千里使使高誼
雲天謹向風九頓以謝薄有不腆附使行
李臨械神溯

復梅禹金

詞復

卷之二十九

十三

自弇州就坊東南柱折大雅遂以不振尋
下雉物故肇林亦故四明蘭谿又故而秣
林詞苑凋落已甚幸金閫有百谷五茸有
元敏宛陵有足下耳乃王馮各近崦嵫而
足下尙遠濛汜所爲刑馬歎血執牛耳於
壇壝之上者非足下其誰若不佞并胥管
視罕所知識小有結撰率風蟬雨蚓時至
自鳴無當韻調而又困於二豎奪於曲生

分於蠟屐廢於槃礴妨於麈尾頃且屏謝
雜嗜捨身慈氏六時蓮漏杜口毘邪已矣
無所事於著作之涂矣則所爲獨秉旄羽
豎赤幟無人乎千里之內者又非足下其
誰來教云欲成文紀一書甚善此不佞所
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難不
佞雖家無遺書可借近於九龍山下構得
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廂有脩廊可
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携萬卷挾百氏
而來校讐其中俾不佞得分膏藉馥竊一
二緒餘書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願
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村童數輩
業且老大然猶能鑷髭飾面搬演公家章
臺柳足下試一聽之如聽頭白饒人唱渭
城朝雨差不太俗何如何如孫君伯揆人
最雅馴齋頭月餘甚難爲別必於別者欲

其歸而趣足下來也

上周大中丞

不腆菟裘旣極偏側撮爾蓬華又屬罅漏
本非工部花溪乃辱元戎小队先時驚飾
嚴重藏身花葉不敢倒屣後乃延引戟鉞
親自畫除未遠負弩籬厖庭鶴忽自迎人
皆草塙葩頓而解語四壁爲光止閤稱慶
惟是巴語維艱胡當數部鵲絃敗篋錯陳
詞與卷之二十九 十四

僅餘十種鮭菜用意徒篤爲享未備方深
慚感復枉瑤華跪誦八行將鏤五內至欲
不肖繪圖揀匠敢不猛奮雙腕加意繫礪
嚴遴衆斧行備繩墨第明公保障功崇撫
綏望重枚卜有期調贊匪遠安得遽舍蒼
生歸開綠野竢數十年後成功始退後樂
甫尋不肖當廁足玄亭叨典記之役賣身
園叟備掃除之任耳

與吳嗣仙

屈指毗離五越年所梁谿金陵原非胡越
如參與商奈何若此昔人有千里命駕雪
夜放舟吾媿之矣不佞萬事黃髮殘生白
鷗近營一菟裘稍供枕漱而力小志大竟
廢半涂卽六度三禪亦屬染指未遂究竟
世不能出亦不能入生不長生死不卽死
惟有兩粥一飯果腹自在而已少白一別
數年今得晤語更踰于常所謂士隔三日
便刮目也

與凌初成

兩讀華槭詞葩纖縟意旨綢繆想見歐餘
茗雪之間有人焉如休文叔庠而企慕可
知也惟是長年寢瘵閨戶不出盈盈一水
視如瀛海亡能操刀子問字門庭有仰屋
嘆惟事而已碑文之托本非中郎焉表有

道門下用以覆甌則可以登石則不可管
城君大佳十矢可當十金卽不佞臨池技
拙將寶愛之不啻漆管綠沈耳

與陳眉公

近來談形家而游于人間者趾相錯大率
陰陽爲意顛倒其說以媒利已耳曾不得
曾揚一二何況景純今有江右王丹崖者
操術甚高而能不隨人意肯亂黑白以泉

詞與宋

卷之三九

七

刀爲事真此儕白眉數年間爲金閭毘陵
諸大家購致無暇他逞頃以其間來游雲
間令之稽手門屏不望作三徑中人願以
先生爲曹丘也

與姚叔度

憶去歲茲時以茶事唐突居亡何而期又
至矣烏兔二丸不啻擲梭若此那得不令
人老不佞性嗜芥茶頃者胃火熾甚但得

此茶沃之便喉中作啞啞聲火頓下降故
好此益甚嘗謂酒可無飲肉可無噉穀食
亦可無飽而此茶決不可一日少者上宅
茶品誠佳第去年所惠比于甲辰年較劣
願門下爲一留神嚴戒從者加意採擇非
上乘不以見惠俾不佞穢腸藉以洗滌何
啻飲我以甘露餐我以玉屑也

與史金吾

詞與宋

卷之三九

七

不佞閒居屏謝一切罕所嗜好而獨好印
章顧世呼爲印章者能刀不能筆能筆不
能刀搗管雕鏤兼至並擅則無如新安洪
生蓋生貌甚寢氣懦下而於運刀管不啻
賁獲故其技能遠無壽承祿之近無何震
爲此輩傑魁今以獻于門下古有大將軍
列侯印信甚佳試令一摹倣之備他日記
室用以作官階左券何如

與劉文思

貴省之役凡十三越月明星披衣列炬夜
行握髮下箸曾不得間凜凜恪共亡敢偷
媿既已卒業而白簡至矣歸卧梁鴻溪靡
所事事日與里中兒逃之曲生已又逃之
蠟屐已又逃之槃礴而都漫無意致則又
逃之瞿曇氏貝多大藏六時翻閱或手自
莊寫新爲來生下一種子而已蓋天壤棄
物亡如不佞者不足爲足下道也王君來
拜手教之辱具見不遺且悉近况大都吾
儕跡世當如虛舟超忽是非寵辱一聽之
耳

與王百谷

家君覽揆辱以詞頌者不乏而大篇實爲
之魁方荆玉未至琳琅種種亦是眩人既
至而采謝輝匿奄然退矣二月初曾以八

行托友人致謝未審不浮沉否高情屢荷
道範久踈長思一葉南下聽教南有而牽
纏中輟今且六月矣多病鷄肋度觸熱之
難特勒短疏抒此積悃薄有不腆以充享
客臨楫神往

與周侍御

曩者德星在吳越俾金庭天目揚靈效瑞
具區羅刹撼芳沛潤牽牛婺女之墟淑氣
旁魄而不肖某奄冉二豎裹足甕牖藥石
與侶生人之趣百無一二亡能叩首階戟
望見威儀稟承咳唾每聞干旌度關門輒
懊惱自喪曰奈何當吾世而不一見高賢
又當吾世爲高賢所覆且怙而不得一繞
座下也因是病益甚竟當部下餘載而失
之噫豈非數耶乃門下曲原廣宥棄尺探
寸謬加推獎得于郭丞所口述備至夫山

澤納汗聖賢觀過大抵如此矣近來俊又
雲興霞布舉南北較量北更踰勝加以明
公持衡懸鑑毫無遁爽將戶淫隋珠家懷
荆璧冀北之群誰得而空之者羨甚羨甚
久病乍可特以郭丞爲晨風怖此下惴惴
有伎倆盡以呈覽敢祈運斤且博噴飯云
爾

與尤時純

調羹未

卷之二十九

三

久知有賢公子芳問乃里閨相接經十年
而不一見旣見而倜儻直諒冲夷委至立
談間十得四五殊恨把臂之晚從此便欲
指泉頭水定杵曰交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也辟靡俊又藪以公才調誠延攬而有之
如熊蹯鸚鵡山膚海錯雜揉而爲味何難
膾炙人口哉暇則於大江鍾山收其雄奇
於秦淮莫愁嗽其芳潤於鷄鳴牛首棲霞

挹其青蒼於長干石頭之下立馬徘徊感
時弔古更達人之大觀曠士之逸致也如
不佞塊處一室頃來多雨鎮日支枕數簷
頭滴瀝聲雖間一泛五齊不能澆胸中千
百礪礪實於門下羨殺矣佳筆惟命半面
繪事適興至爲之便成三醜幸爲我藏拙
毋出入懷袖

與曾太史

調羹未

卷之二十九

三

晨興至夕或擁萬卷作蠹魚或據禪座學
野狐或對鵲尾爐焚梅檀香或携綠綺琴
彈山水調或命麗豎焚檠燭作書或令內
子出牀頭苦來餉客或抱甕或支筇或坐
隱而大要團焦居其四五然復多病藥餌
又居其二三無事而事用勞于逸至于慶
唁則十不一問矣至于阿堵則又百不一
問矣此如不然之灰無用之木白額之牛

自棄而人棄之不足爲明公道也惟明公
搦管石渠校書天祿承明建章之下振玉
鏗金聲華籍甚真如天帝子據絳霄千百
由旬之上左神龍右威鳳承青玉簪懸九
華翠蓋而坐亦一念及堞壤蜉蝣否郭丞
行便以爲晨風不一

上周大中丞

伏以維嶽降申郊祿誕契昌期有作名德

調羹

三

斯生恭惟老公祖臺下斗分傳精豫章擅
瑞筆花吐五色雲爛霞蒸腹笥富三倉日
殷月盛殿中執法不難九五逆鱗江左揚
威大掃三千妖祲干戈用戢禮樂載興人
知司馬相公帝謂維師尚父頃者月逢龍
見星會鵲棲當品彙之乍熙值哲人之始
誕桑弧蓬矢懸在其辰玉鼎金鉉調成此
日信矣天人會合誠哉明聖適逢事實非

恒數亦不偶不肖某籠藥無用冶金不祥
沐有甘雨和風長戴光天霽日當茲覽察
倍切懽騰敬賦一詞以當三祝伏願作舟
作楫濟四海以偕登壽國壽民開八荒而
並泰某不任踴躍舞抃之至

與華中秘

隆暑赫羲焦煙橫煽寢興作飢弱紈無風
幾欲作天毒國沒水以避不意今歲祝融

調羹

三

虐一至此有新安友人洪復初者舍于齋
除兩越月矣而苦熱不欲作襍穢子近稍
涼將買舟爲武林台蕩游先以介於門下
蓋其人能探銅鑿石鼓精八法所爲印章
超壽承祿之而上技甚古衣冠行止恂恂
樸茂不事矜飾貌又古雖浪跡江湖而一
稟于誼絕無游士氣心又甚古竊謂印學
中有此人則蘇爾宜輩皆可廢者門下幸

開京厦試一進之不徒堪作辟暑珠已也

與王百谷

赫義蘊隆如十日並出能使搖筆無功嚼
冰不驗日夕望南有如雙樹願於其間領
玄言餐名理以爲辟暑珠而不可得令人
愈生煩熱耳有毘陵諸生周康岐者襟期
倜儻能文章學無所不窺欲讀書吳門而
貧不能自具糗糧思得一東道主假其居
謝象菴稿卷之三十九 王四
食先生廣大教主願不惜身後成之母謂
區區老腐儒事不足辱也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九

調象菴稿卷之四十

梁谿鄉廸光彥吉父著

書四十首

復張岵望

曩以宗人之請不揣操觚爲太夫人壽吳
酸楚酪蛙響蠅鳴何以辱郇厨而發涓聽
哉乃門下不加嘲哂貽書下謝重以筐篚
兼之雙珠熠燿兩磬輝煌得未曾有都繇
謝象菴稿卷之四十

門下孝心醇至遂不問其言之可否耳然
于不佞則媿赧之色滿大宅矣信州爲豫
章望郡藐姑鶯湖薌溪石室山川秀甲其
岷樸茂循理不煩斧鋤以門下宏材日可
閉閣門而卧之理於其間操弄不律發之
文詞從仙岩鬼谷中與洞章寶籙竝藏豈
不大媿快事乎羨之美之

與姚叔度

僕與門下交十年矣不命嵇康之駕而僅
削貢禹之楨不定平原之期而祇勤伯玉
之使不攀李膺之龍門而徒徵陸羽之雀
舌此其事甚可笑其故甚不可曉乃僕恬
然爲之而門下欣然應之固知心神酬選
豈必拘形骸嫵瑣細哉自噉公家佳茗茶
癖益深茶品益習諸色香意味一見而知
其高下頃有友人從洞山來惠我十斤品
調衆味爲八卷之四十

復周元孚

吾鄉近爲屏翳玄冥逞虐連六十日夜大
雨三泖五湖畜不得洩則因而進犇原隰
爲一魚鰕在屋萍藻生庭堂皇可舟市肆
聚葦禾秧糜爛盡不得插時天災方兩月
而人心已洶洶作裂中裙荷耜能笑不佞

學佛人何妨採薇蕨噉牟麥度日惟是民
無所聊滿目流離萑苻多警勢且張皇不
能盡付之壁觀耳猷夫至爲言丈神情日
旺意氣不減尚多補天浴日赭蒲類封狼
居胥志天生豪傑決不虛擲廉將軍馬伏
波豈異人事也陳生歸方齋居密室於薄
迦氏前持襍花經自懺無爲衆生懺過草
此八行寄訊起居不盡百之一二

復林茂之

三吳百六商羊作祟雨三十日不止大陸
皆壑人將爲魚一時穰稷蒔插無術米穀
翔貴一斗千錢獨吾鄉稍阜起獲存一二
而二麥委爛苦不得食不佞素奉慈氏不
盡憂已而先爲人憂安得汲淮陽發倉賑
貸哉分袂三越月矣而尚飲醇酒者然蓋
緣足下雅度冲襟抽玄浮白種種引人勝

地因不覺入之深若此秋日盟言胡遂不
理對長公面孔如對足下然對長公之似
足下者益不能不思足下也今長公行矣
有對似長公者則亦思長公矣稽天之後
祝融更虐大塊日坐我以洪鑪不得喘息
因思靈谷萬松間真是赤日不到處足下
亦時時携一卷其中坐讀否素統書盡用
意雖勤而伎倆止此知不堪出入懷袖也
詞彙卷之四十 四

曹先生不佞所夙慕菰蘆中人例不敢以
姓名通煩爲道此耿耿

與方伯文

盛君歸自白下頌門下折節意甚悉不獨
盛銜高誼卽僕亦中懷之矣林山人便如
命寄上泉水二甕惠山泉松蘿茗其品相
角而亦相爲用盖有松茗不可無惠泉有
惠泉又不可無松茗也今意欲以所有易

所無未審門下肯慨然否夫乞泉非貪乞
茗倘亦非傷潔耶一笑大浸稽天前此未
有亡論屋廬蕩板人民胥溺田禾陸沉卽
二泉之水亦繇橫濫衡激少虧本體政恐
懷襄已極潢池欲波濯纓洗耳將不得便
當事者計何以處之也臨書翹首

復郝仲輿

記甲戌之歲孝感人得鼎傳至京師云蟠

詞彙

卷之四十

五

腹參口周遭精好空青結綠識皆古籀半
不可讀越三十年而京山人又得鼎豈昔
大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下九嶷雲杜
地近荆山故鼎時出耶夫鼎神物亦重器
也熙陽之鼎經刺史一繫其耳便耳絕躍
去不復見旣而執紉者盡病耳作楚今掘
地而出效靈八席間無論其款文色澤種
種奇異定遠勝嵇生家卽使嵇勝而此讓

亦置不論矣昔楚子以列侯小使睥睨宗周問鼎輕重不佞僻在吳趨志吞雲夢實不分公家獨有此神奇也一笑荒圃愀隘無奇傳言者何乃張大其說然有棘垣有茨宇有匡牀有斐八有庖有廩可以栖息門下何不於春江澹沲時鳴榔南下以不佞爲居停主食息其中旁及三吳一切勝處且挾寶鼎而來一詫嵇生倘亦大愉快

謝公林稿

卷之四十

六

事乎天厭我吳滛霖四十日不徹大陸高陵盡成巨浸鴈鷺棲梁化爲鳥有崇明十萬戶強半葬魚腹中時事如此恐不得長有泉石採芝嘯傲耳奈之何生綃玉杯之惠綃可以繪杯可以舉引滿盤礴如見故人矣不腆附使者行李并一畫一扇一集助食時噴飯春明駘蕩遙望足音

與馮元成

菟裘不佳金閭人過譚孝廉亦過大都在妍媸濃澹之間如不佞之爲人不足取也見扈養道使君勞苦狀甚悉七星巘長徒擁虛名殊妨吏隱然匪久當遷遷必近地倍償前勞耳若得天台故物大善不佞亦當借使君寵靈一了生平欠事且日望之矣拙稿方在剞劂因無副本未得奉覽必欲寓目而後搦管請竣剞劂完來儀種種使君方垂其索奈何盛有所貽得無傷惠耶

謝公林稿

卷之四十

七

六月盟言至期擁篲

復王百谷

稽天大浸僉言自嘉靖末年一見再見余謂彼時何時也家給民淳廟廊先憂過計得免於患乃今民膏旣竭人心叵測主計者視元元不啻土苴三者盡非昔日矣裂裙荷耒恐旦暮不免吾儕焉得高枕卧乎

大馬之齒重荷記存錫以鴻篇極其揚詡
字字珠璣語語琬琰而實一字一語所不
能當卽欲買勇奔往少副許可又不佞髮
日短矣田光之精銷亡盡矣奈之何議且
懸之中堂張示賓客而後藏以十襲付兒
孫之能守者傳爲世寶非敢泛然視也諸
儀鄭重不敢少拜豈其自外知己恐有異
同將聞者之議其後耳

調羹朱稿卷之四十一

八

與陳眉公

記以一葉造我山居政市歲矣乃丈能來
而不佞不能去道里幾何曾未得一效女
牛故事卽長者不加誚責不佞寧忘自責
也天厭吳民與之重祲大浸稽天禾無竟
寸米一斗千錢綠林之黨橫行白日天災
方始便爾陸梁待至明歲秋成直不知所
稅駕梁溪之濱五茸之麓漱石枕流至竟

各得無恙否不佞未老而憊慧日以短神
日以凋旦暮蒙蒙如未視之狗而拈弄不
律結習自若鬱儀樓集後更得詩文數百
首而題曰調羹菴稿見之者或以爲瓦礫
或以爲硃硃或以爲荆玉不佞悉置不問
而獨問序於陳先生先生目之爲荆玉則
荆玉矣人不敢瓦礫硃硃我矣卽有瓦礫
硃硃我者而我玉愈見矣先生其立而賜
調羹朱稿卷之四十一

九

與韓給諫

從德星去後吾江以南四郡便遭大浸蓋
蠡茲黔首莫爲之護則妖祲易入理勢宜
然因思數年來閭閻無故飽食煖衣夫誰
之賜乎天災亡何人心便爾思亂幸聖

裏南顧 溫旨頻仍衆志乃輯不然者橫
塘綠林之輩不勝延蔓矣不佞捨身薄迦
破除一切自覺小有所得惟是田廬陸沈
斗米千錢一家百口饘粥不給未免稍滑
我靈臺然亦聽之耳舍甥毛應翔向蒙物
色風氣日上有司往往以麟鳳奇之奈數
之阨曾不得學使者一眄有材如此而竭
蹙不前何用伊吾萬卷爲明秋遺珠萬惟
調羹春稿卷之四十一

十

留意終非泥途中物也

與姜神超

向當滛霖江臯不辨牛馬道無行旅自非
高誼雲天誰肯以一葦片葉犯怒濤出魚
龍之口從衡門土屋掀髯把臂哉田家老
瓦盆盛豆羹鮭菜作享上客大是不虔安
得以真率自解門下弟付之胡盧則可不
然者不佞忸怩無地走矣德兒力小志銳

竊銖未能便欲竊國意且圖侍左右一再
月分其緒餘云有盟言特走力固請昔世
尊說法或在忉利或雙樹下或恒河或摩
竭提國靡所不程別祈於使軋闍脩羅迦樓
擊那摩喉羅伽人非人等悟入而止今茆
茨誠非忉利倘以門庭五柳爲雙樹從其
間一轉法輪未必孺子輩果軋闍婆阿脩
羅之不若也且也深村秋際黃葉舞階青
楓白芷依依旁人可念靈籟參差若數部
鼓吹莫辨自何所遞入儘饒一段濛濛景
界可以助文心資道力或亦高踪所不厭
棄乎謹跂予望之

與李本寧

嘗謂詩與文一涂也而難兼長德與政一
道也而鮮並植顏謝之不能爲馬班韓柳
之不能爲沈宋曾閔之不能爲由路趙張

之不能爲曹劉自古而然矣惟明公則體
有諸長身備數器人見以爲詩人爲文士
爲長者又見以爲良吏爲古大臣不能一
端盡明公也我明三百年來北地弇州庶
幾可與明公比肩餘信陽歷下新安下雒
望之走矣太原雖重鎮實鮮人文詞壇輦
鐸不堪振響不可開府吾吳左轅門而右
龍門令韎韐之夫岑牟單絞之士執父執

副錄卷之四十一

十二

管後先爭逐乎望之望之有大梁張成龍
者得丹青三昧若山川若人物若禽卉若
寫照無乎不通於諸家若董若巨若大小
李若龍眠伯駒若韓幹周昉無乎不集而
又茂先博物若彝若鼎若樽罍若天祿辟
邪之爲三代法物先秦兩漢藏器者無乎
不覈其人復雅馴縝重不肯妄干念旣具
鬚眉而爲男子奈何失一李先生特走太行

願假片席地稍奉清燕未審可當眈眈否

復曾烏程

野人居恒無所事事捨身瞿曇置身丘壑
蓮漏蘭橈兩者遞相爲政頃者大火退舍
清商颯至岍芷渚蘋片帆可挂因下蒲團
作武林游不謂秋變而夏清商變而大火
揮汗成漿阻我游興六橋三竺僅一染指
而歸歸至塘栖而台役以八行至云自梁
調錄卷之四十一

十三

谿追及良爲勞止伏讀翰語厚誼滿幅載
之奚囊當與湖山鬪勝乃若筐篚之惠種
種殷疊杖頭告竭罌腹旣枵苦無鸛鵲表
堪典得此便可質酒家胡而喜可知也吳
越大浸千里懷襄而嘉湖爲甚湖較嘉又
甚藉有德星便可晏然亡恙人皆一天若
雪之間乃有二天矣陳公吏治不讓龔黃
賢媳婦有令姑在一切不須自創自裁遵

彼型範直可勞半功倍守爲龔黃令不亦
召杜乎已作一語相託以門下高賢陳公
高誼亦何埃不佞之媿媿也

與陳湖州

四載以來不一聞問菰蘆中人分不宜於
津上客作寒暄故且置閣非相忘也湖州
之政冰蘖清操盤錯大材可置不論蓋才
與守亦人所時有乃其心思周密精神貫

調象林稿入卷之四

十四

注無一處不到無一事不周直似有數十
其肺腸數十人筋力者卽趙張龔黃恐不
如也烏程令是不佞弟門下士年少而才
大有志意頃致書來頌丈培植至意不啻
口出謂新婦及門亡幾不知東西上下便
遭大褻手足無措得我姑朝提夕挈免于
踣躓有不剔磨淬勵以副我姑者非人也
不佞謂郡邑懸殊事出一體郡爲龔黃邑

可不召杜乎然惟丈始終提且挈之而後
得以龔黃卒成其爲召杜耳望之望之

與王百谷

自先生掩關不佞翹思締想不啻怒饑頃
見丰標倍昔神氣愈王爲頓足舞然此區
區一念耳論先生具有壽道何煩人祈祝
蓋先生骨相峻嶒一宜壽詞源盤礴二宜
壽有長者行三宜壽懷佛氏慈四宜壽薄

調象林稿入卷之四

十五

滋味戒麴藥五宜壽備此五懿決百歲以
外人非百歲以內人也一座魯靈光當無
銷歇地寧憂二豎哉申園讌集飲醇酒聽
清歌不若飲醇德聽清言之妙課有六詩
中間因三致意錄呈郢削且博噴飯拙案
一紙奉命爲之亦是籬壁間物不足充清
秘閣展玩也

復林若撫

日得周丈書以舊館母病鵲鵲之變三者
有妨爲解愚以爲此固無妨也館旣云舊
原無質聘操縱在我卽有轉移不爲敗盟
無妨闔閭梁谿路不百里呼吸痛痒朝聞
夕達雖在館中不殊膝下無妨同枝旣折
縱守在戶庭誰能據彼泉臺起骨而肉無
妨不獨三無妨而又有三可就釋見風氣
能上而志意能下可就荒村岑寂絕無他

調象卷補不卷之前十

十六

鵬齋中庋有古今書足供展閱可不佞
人在下中頗知尊禮賢豪長者可就妨不
爲妨而就真可就足下試以此從吏周丈
彼周丈自利利他定不待其言之畢耳事
竣隨望乘一葉西下此際田間魚肪如玉
蟹匡如盤丹楓如錦黃菊如金清颺戛戛
如鼓吹新醪如瓊漿晚杭作飯如青精雕
胡極是一段殊勝景界過此便欲聽鶯發

披寒霰煨榾柮不堪如許足賞矣且唐詩
叅校須公甚急勉餘家弟日夕延頸惟毋
需滯使彼愁饑

復王百谷

先生往山莊不肖亦過田舍此際露濕青
臯風淒叢薄黃菊載華丹楓微脫尊鱸稻
蟹旣巨且肥家多新釀放杖所至便足酩
酊樵語牧唱往往入耳可洗數十年塵土

調象

卷之四

十七

腸胃居之甚適但不如名莊據勝岩壑吐
納雲霧先生神情開滌與峰嶸竝秀耳六
詩本博軒渠乃要獎借耶媿之媿之不肖
所蓄踰糜方玄卿非汪元卿也玄卿元卿
度不相懸但置在城內一室必須自啓請
以臘月每樣貢二挺充臨池之用

復林若撫

周君雖有寒脩不能聯合是一場懊喪事

渠意欲得拙集不便唐突留一部案頭幸
爲轉致之三君詩皆妙品而周更超有長
吉之離奇而不詭怪似義山之組織而復
宣朗神駒逸足良匠苦心不佞不難降薄
矣第未知諸體如何其人亦復何似芙蓉
寒渚片帆可挂能與一來把臂乎望之望
之三君月旦勿以相聞

與曾烏程

調羹詩集卷之四十一

十八

野人無事日惟談禪選勝爲生涯不藜杖
則軍持不貝多則蠟屐茗雪之間苞碧孕
綠香波刺鼻漣漪媚空其中浮玉甌餘十
峴諸山雖少干霄蔽日而迢峭蔚茂嫣然
可人是東南一佳麗處不佞實篤嗜之思
一振策逞今有使君在恐作陽驕不果赴
山靈約矣第當於六時禪誦後想使君清
如茗雪峻如甌餘浮玉峴以當卧游耳

陳公報書似甚愛門下今以奉觀大都郡
伯爲令公所依怙而陳公位望較隆則其
爲依怙更非尋伍比不可不得其心然陳
公端士不必以委媚得之以步趨景行得
之斯得之矣作書郵者沈丈復吾與不佞
爲童時交湖州其所熟游今來不敢不一
見使君沈丈于吾梁谿以長者名亦郡伯
所雅重者

調羹詩集卷之四十一

十九

與恩公

望亭新安一牛吼地耳而傳者差池有謂
居焦山未返者有謂往吳門講經者乃竟
不言公病何物病魔能颺至人諸金剛力
士何在容此輩跳梁乃爾昨上足爲言公
病在腹洩逞逞導之益洩人年踰六十洩
不在滯而在虛是可補不可導補亦不可
太過過則助邪氣令胃氣不寧須時時啜

白粥噉淡菜忌生忌冷戒油戒麵恬神澄慮則脾自王藥石其次者耳公神悟灑脫包涵大藏當此法教陵遲全賴弘範三界汲引緇流如來豈無意而奪之此不足慮衆生墮地原從四大和合死則復還四大故儒氏朝聞夕死老氏生夢死覺佛氏究竟涅槃率以一死等之飄風過耳飛花耀日何足煩吾胸臆哉夫不畏死卒未有能死者以公大圓鏡豈不喻此不佞徒爲是喋喋而已

與許邑侯穉則

廢棄餘生靡所事事非祇林卽田園頃當刈穫棲遲原隰咫尺光華樞攝多阻惟時聞明公禁臬盧逐巫覲懲奸佃汰滑胥治刁訟絕蹤詭清犴狴寬贖鍰剔蠹敷隙篠精衛素無所不極意若矢若神若嚴若若

慈父慈母乃其委至曲體又若執戚若密友悉肺腑而爲之者其有意無意左之右之而無不宜又若丈人承蜩市南宜僚弄丸然者故下車無何而能使人入如醍醐信如盟質奉如著蔡響如太牢樂如華胥眞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不肖生平不工獻賦匪佞匪佞頃者一元初復萬祉備臻特具肴醕小克芹曝鄉城相望不能自將請以出月奉侍左右臨臧主臣

與王百谷

課穫故里計歷七餘旬蓋村中酒勝於市酤田塍勝於街衢與樵人牧子處勝於冠蓋眠不及漏起必三商足適其適遂爾淹留之久頃入城市觸紅塵混車轍便如深山衲子驟下白雲見尊貴人不覺四大縮胸矣先生邇來起居清勝日窮于紀寒歲

惜慄衡檐塊處有我懷人聊具不腆以代
椒盤方玄卿踰糜大小四種種各二挺并
獻記室諸不備

與馮元成

不佞頃課穫田間有湖墾田三百餘畝盡
作沉蓄此不足惜惜其居人室無斗儲三
旬九食菜羹不克又其地比隣高埠官司
不及補敗陷於死亡不肖爲書畫其事發

調象

卷之四十一

三

粟賑貸冀延旦夕喘息多所拮据故此地
去吳城六十里而近竟不得錦旋消耗頃
得之則已晚矣傳者謂門下已量移彼處
海道然乎否峻望深資匪比恒尋主爵者
尚不能破一格耶不腆之集欲得天孫手
舉華袞而被之業有成言想已脫稿幸付
來人容於獻歲泥首謝階下

與杜郡伯

不腆毘陵微惠天公錫之名賢器沉而凝
量虛而閎衷醇而亮神挺而秀材鉅而長
學邃而淵其於政事不察察不皎皎不煦
煦不汲汲不瑣瑣而洞洞粥粥迢迢于于
與人以高山大川和風甘雨而人無不嚴
且愛之不佞某竊妄擬議潁川霸南陽育
臨淮暉蜀郡文翁益州王章成都廉范若
威若惠若教若化若氷操若彊項率千古
調象

卷之四十一

三

巨傑而明公實且無之無之而又不有其
名不居其功不必其效汨然無待悶然自
若長者之風仁人之心大臣之度醇吏之
績此不假歲月而可預必者不佞慮同漆
室憂似杞人比歲沈蓄穀值翔起氓無所
天莫必其命思得一賢二千石補隙制漏
拯彼水火登于華胥乃今邁有福星若此
不覺喜欲狂矣日躔星紀玄象改次八蜡

告成庶事更始明公動定百吉敬呈肴核
用代椒盤

復陳石泓

不佞某生無片長兼以放浪之久情志解
散腰骨徧彊閉關塞兌不敢躡戶外履通
津上客如豕如鹿塊然食息昨秋偶一至
吳門上生公石觀人差試劍處道遇親故
牽衣把袂留連杯帶忽然疾作委頓而返
調羹

因於門下既垂倒屣又缺握衣施不能報
明公以不佞爲非夫耶慚慙殊甚德星在
闔閭其餘光緒焰幾逮千里而梁谿首及
之方擬遣一价以聞而竟爲明公所先其
慚慙又甚寒谷無春律灰不煖椒盤之資
藉以治佛供餘買苦來與二三漁子共醉
梅花樹下足快活殘冬矣

報盛季常

世人無不貪生畏死既病綿篤而戀戀兒
女子不忍舍去冀少須臾更生活惟足下未
死如死恬然順坦然委化達哉盛先生乎
辭世一歌抑何翩翩不減淵明公自祭語
也語云心死則身活足下不死而死便可
無死計匪久自神旺倍昔百閻羅天子不
能奪之矣近稿如命附博病餘噴食三噴
之後必且推牀大叫躍然而起曰鄒生活
調羹
我活我若以爲殉則九泉之土不少文鬼
母令見而揶揄

與馮元成

日者枉駕二簋不充五齊未備三四僂僂
汚耳穢目使門下以興至來興敗去長者
誠不加譴在不佞實赧然汗矣榮發非遙
無能祖道敬以寸衷送此時山涯水澳舒
紅染翠布郁流芬星軺月舸何在不娟好

門下又以妙情麗句酬之不亦僊僊霞舉
耶大序定已卒業端人祇領日索拙染敢
以一紙唐突端溪有石其於使君不異鬱
林晨風之便幸舉一片惠我

復沈少卿中丞

不佞弟逃虛蓬藿息機泉壤絕不聞津上
短長日嘉平初始知丈乞歸消息不勝憤
懣又大喜憤者謂丈才高標格不密勿坐

調象卷之四

三

議補袞調鉉而聽之息肩廊廟事可知喜
者吳山笠澤間有一大君長吾輩便可蚤
暮奉約束相與狎鷗盟宰酒社不復落窠
而要之喜過于憤矣大都丈夫處世爲龍
爲蛇可蟠可翔小草遠志以時爲政何必
漁樵山澤而頤恬麒麟竹帛而愉快乎裏
蹠之賜可作百里春糧數十日酒家胡費
一二禽生阮生胥飽大惠微獨不佞朱明

垂盡畫鵠宜東當操斗酒候丈於梁鴻關
外以一曲清商亂公家數部鼓吹

與袁孟逸

袁先生是古嚴先生也君平棄世世不棄
君平卽不佞欣仰芳譽亦已舊矣惟是嬾
病子視企聞如瀛海外亡從一奉清揚是
生平未了事而足下復不棄我與之八行
重以珠玉不謂世亦有可當君乎一吟如
調象卷之四

三

鄒生者怪事怪事今課一詩并不腆唐突
用訂久要惟君平終不棄我

與一公

嘗謂田廬是傳舍子孫是贅疣功名富貴
是腐鼠一切事是棋局古今宇宙是大戲
場不足計料亦不能計料拮据白首終是
虛勞惟是佛法是門戶慈氏是大父母黑
白業報是鐵券銅符迷却門戶失却父母

率墮苦趣率入惡道如合左券百不錯一
此義人人識得而人人跳不過六鑿相攘
七賊伺便犯蛾睽之斧斤貪膿臙之鴆毒
安土木之陷穽甘名譽之桎梏萬狀勾引
日延月積直至就木就塲稍一覺悟則已
晚矣僕性魯鈍體質陋劣卽猛自省勵急
若救頭僅於腐鼠一關視如嚼蠟諸飲食
男女安車華堂無而有者也墨池丹槧文
字業債有而有者也一根未消五根尚熾
卽今桑榆在望老冉冉至矣不於此時舉
慧劍操智挺剪除羣孽要之蕩平大期已
至誰能挽之惟公道通彼我諦合真俗衣
珠自在心鏡圓徹吐舌上蓮花饒胸中月
葉僕雖就炙似淺歎企匪細翻經惠麓業
有成言願終踐之俾僕日睹玉毫日聆寶
訓發我聾聵啓我蒙真是大懽喜事昔

華氏國有白象善滅怨敵凡有罪人王令
象觸殺之後移象近寺便不觸人故佛論
善惡友有探魚腥執香物之喻公於我輩
是手之香是象之寺也滌垢剔癥非公望
而誰望乎法堂諸事非復曩時草昧龍象
旃檀幡旄幢蓋蓮漏寶鐸種種莊嚴茲芻
豢人各勤薰習止少一大法師爲鷄園教
化主耳今遣院比丘照乘薰沐而遣投誠
訓受恭禮卷之四十一
法座如僕自至伏聽錫音惟母疑滯

復湯義仍

湯先生文高華貴簡如量采垂棘世所希
觀至序調象稿益復絕塵離衆愜悅神奇
是甄叔迦帝青寶不從大塊生出不肖喜
極祭狂大叫三日夜不止尋焚梅檀荐之
家廟而後付剛氏棗板一出海內人士率
謂羔裘狐領大是不類又謂魚目借光夜

月不爲夜月損而魚目且長價士附不朽
寧有既乎張生往往爲不肖言義仍居家
門庭羅雀足不踏公府邑中刀丙之屬絕
不與把臂締交繩床糲飯擁萬卷自樂近
欲問道吳會而貧不能具三月糧此其衷
已盡汰泥滓獨存妙明發爲烟霞口角自
不得尋常較量大都義仍文章是先秦兩
漢加以六朝藻績其人東西京而猶多晉
調集宋書卷之四十

與王百谷

吳長統踪跡半天下而於吳門諸山十不
得一二其所與賢豪長者宗工詞匠亦半
天下而獨未一見王先生是其生平一大

缺事也近客梁溪三越月而往不佞以吳
山歆之以王先生動之彼肉欲奮而色若
飛者屢矣不佞又以爲寧失吳山勿失王
先生乃特爲紹介左右先生與語稍可幸
與之白雪以光行李與之金僕姑以當羔
雉彼且自恨登龍之晚耳送長統詩語及
先生敬錄一通請斧斤

與夏孝廉

日者窮鄉窮紀得要玉焉不覺寒谷生春
惟是對楫楫把薇蕨一蟲未備半晌而別
平原十日大媿古人今猶耿耿耳許太公
壽詩如命珠玉累累以一魚目溷之不無
形穢柰何

與華孝廉

比者維夏柳棉撲地麥浪飾空簞簪如人
槐乳政綠博穀戴鷩時一弄古荒圃雖荒

亦不少此敢要玉趾竟日周旋更趣銀蟾
滿浮犀竿幸示之期以便擁篲

與譚木天

記自奉子墨氏評隲全楚見明公猶然齟
齬便知是國家琬琰而今果然矣圖南一
試翥翥乍停而脩翮自若異日者培九萬
而負青天將胥此六月一息且也明聖湖
頭山川迥媚在昔以奉謫籍如蘓長公白
湖東林樞卷之四十一

重

舍人并明公而三耳若不肖爲酒人爲漁
父爲田畯爲詞客而不終將爲佛奴以卒
世靡足對明公道者有友沈淵淵年少而
材多讀書能爲古文詞詩歌有聲頃游武
林願一登龍門上春臺披坐處三日香其
人非歌車魚彈鋏者流知明公之不以白
眼視也拙稿拙扇拙染附博噴飯

與陸司理

始與今弟祝轅公游而知有門下宏材偉
望願爲之執鞭旣從縉紳中望見顏色顰
立鳳舉而益願爲之執鞭惟是田間津上
升沉異致清濁殊涂而竟莫能一執鞭轡
則咄咄嘆無分緣矣菰蘆削跡亦時時聞
嚴州李官持衡懸鏡拔薤茹蘗號全越第
一梁溪毘陵得稱桑梓與有榮施而喜可
知也友人沈淵淵腹笥甚富於古今書無
調象林樞卷之四十一

重

所不漁獵而能爲文章詩歌不落兩漢三
唐人後蓋後來之最秀者頃慕富春之勝
揚帆羅剎問子陵垂釣處則不可不一見
明公願門下稍舉青眼視之昔嚴先生加
足帝腹今沈生促膝使君倘亦今曩盛事
乎何如何如

與陳眉公

亡祿先人卽世辱素車冬酒頻仍荐至而

缺然報謝不忘先人何敢忘明德乎惟是
幽憂讀禮白日不照鷄肋淹冉百務擯却
遂踈失乃爾想高明能置此不祥人於度
外也沈君淵淵其尊人祁陽君沒而哀痛
不已矢得文章家爲誌其墓死且不朽念
當世無過陳先生乃重跼蹐上而又苦
無資以百擊額代兼金要如椽之筆惟先
生哀其誠而賜之言沈生幸甚不肖亦幸
甚

詞象林稿

卷之四

三

與范長倩

始睹門下著作名理內朗天倪外露鏘金
戛玉組綺錯繡謂是詞壇盟主旣而與門
下交神情挺率高韻調暢風領毛骨蕭然
自遠又是人倫領袖不肖生平鹵莽悍見
范先生不難降薄矣曩者要我華堂席鋪
玳瑁褥穩芙蓉甲帳高寒繁音迭響若華

既匿續以蘭膏客稱既醉王曰無歸轉盼
之間已爲陳跡梁溪闔閭地非胡越而差
池乃爾若之何不令人懊喪竭來維夏孰
梅釀雨柔麥播颶篁簞如人耽呢弄舌有
我懷人曷惟其已特課兩詩以通向達且
川投桃爲博報玖日漸蘊隆不敢能藏金
懸存竿玉露盈樽有故事在願言無忘

與于惠生

詞象林稿

卷之四

五

才人學士伎竿兼擅風流檢校迹鮮並入
足下左班揚而右薰賈雕管在前舞盤在
後吐山便是珠璣掇來悉成繡段真可鞭
驅百代凌厲中原不直區區東南之秀出
者六月旣息九萬俄頃有金華倪生者閩
人多目能辨之於其來特令伏謁階庀作
來朝左券兼爲此生借名何如

與李沂州

憶按珠湘浦獲有照乘謂是不世之珍而俗眼不察至使沮澤雖離天府未進今人扼腕要以珍奇靈異變化何常安知不屈此伸彼就小而用鉅乎東海古禮義之區大賢過化于此更捷單父東阿之治

臻矣新安友人程彥之能詩歌于

于念東爲石交重跼忝濟上

覬其自隨而素車白馬不無

調象菴稿卷之四

貴部思一披高誼虞

戶

止特以八行爲紹介此生故亦惟勿逆其有他也者而拒之

調象菴稿卷之四十終

調象菴稿四十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鄒迪光撰案淫弊經曰譬如醉象狂騃暴惡多欲殺害有調象師以大鐵鈎鈎斫其項即時調順惡心都盡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貪慾瞋恚愚癡醉故欲多造惡業諸菩薩等以聞法鈎斫之令住更不得起造惡諸心云云此編乃迪光之續集蓋晚歲所作時方歸心釋氏故以調象名菴因以名集云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十八卷

〔明〕李堯民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快獨集十

八卷》提要

快獨集序

雲杜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鄆人李京兆公畊堯家有樓曰

快獨日讀書其上討論著述卽

家人鮮接凡公旣沒而其子從

快獨集

樓中得手澤而整輯之其姻戚

知交于太僕康直指侯郡李梁

明府相與較訂而付之梨棗本

原公雅尙遂稱之快獨集云蓋

今之作者爭言好古奉若功令

轉相倣以成風盛粉澤而掩質
素繪面貌而失神情故有無病
呻吟無歡強笑師其俚俗以爲
自然襲其叫呼以爲雄奇字

快園集序

二

句剗拘而化麋而虎皮驚而
鳳翰迹若近實愈遠于以命令
當取須臾之譽猶夫色厲內
荏穿窬之盜耳則獨不快之以
也人生意氣心知靈明變通可
以窮千古羅萬有奚必傍人門

戶拾人咳唾因人噴喜爲哉今
李公集具在統而評之其襟度
恬靜清遠其格力沉厚雄健其
韻調俊爽妍雅其詞氣平正通
達析而評之其詩古選簡澹近

快園集序

三

體朗秀其書牘嫺婉其序記典
則其志載贍藻其奏議論事論
人如指掌列畧規諫之言剴切
而溫恭不翹過不磯怒蓋于古
作者無不取財無不具體而景

之所觸情之所向思之所極匠
心自妙恒超於聞見格局之外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使古人受
吾役而不爲所役善寫照者傳
其神善臨池者模其意蓋中所

獨得深矣公出而宰邑爲循吏
神君入而居臺爲法家拂士督
學政爲鴻儒嚴師佐九列爲鉅
卿重臣所經歷時態或貴綜覈
或貴建白或貴清談或貴勇退

終不追趨逐嗜人莫得以一節
目公而集亦若是不可名一家
獨知之契執極不變獨運之才
錯出不匱真君子哉余嘗志公
墓于快獨之指未及發明因敘

公集而具論之夫慎獨自慊聖
學第一義公所造詣潔淨精微
廼求之言語文字間固哉余之
知公淺也

京兆李先生快獨集序

快獨集者雍野李先生所爲詩
若文余爲蒐輯而梓存之者也
梓存者何蓋先生才甚高行甚
峻獨立獨行於書無不窺於藝
無不工然特不喜存之以博譽

快獨集序

故其詩若文亦散湯靡考今所
集蓋余與其同里友人司理侯
心于氏托其公子他石盡發蠹
魚之藏而得之者也詩文凡若
千卷間存十五雖不足以盡先
生乎然齊城徑珠楚山寸玉庶

足以窺先生槩矣余辱先生國
士知前役晉聞先生病走役間
之旋已不起矣誼不忍其無傳
因爲次而梓之晉中蓋先生以
儁才侍

快獨集序

今上爲名御史舊理鹺三晉三
晉之人至今思之故刻之此地
且先生攬轡省方風裁矯矯毋
論南北薦紳先生均能道而會
上神聖莫測宵人時訶輕重以
爲奸先生遇靡不言言靡不至
甚至大政大議舉

朝合詞以諍者御史大夫必奏以屬先生而先生援筆立就每奏出靡不人人心折也故數十年來西臺稱直臣者必首先生然先生退閑多閉室鮮延見卽居里時蕭然齋署亦靡倡酬之侶歲時臨眺羣唱和自數友人之外無與焉聊自愉快而已蓋先生不喜飲獨與數人者飲必醉不輕詩獨與數人者游必吟是可以觀先生之獨矣今先生之集具在古體五言追建安宋

沈七言律直擬少陵七言絕則與青蓮龍標爭驅並儷矣今世人驟聞余論者或謂有然有不然然使按集而奏之引商比羽有不信余言之非虛者乎嗚呼奇矣然先生負甚奇而不欲以奇見仕踰三十年位僅至京兆天下方用先生之自快者因以卜先生之大用乃先生遽已矣壽未躋耆而位不配才此海內之所爲聞而悲也悲者此世情急才之念固然乃先生生且爲

獨守爲好澹且不欲以文自見
而又烏計人之知不知也故嘗
自題其樓曰快獨蓋其脫落一
念見終身之不肯少踰云嘗有
人勸其少爲圓通者先生報詩
曰生來堅把艸頭舵不借人家

快獨集序

五

水作船嗚呼是可以覩先生之
微矣余讀先生集感其自快之
意仍以快獨名之庶尙論者當
無失先生之真云集初鐫余以
受代去托侯司理氏司理不半
歲又以內艱歸而明川梁君適

來陽曲始成之余再托雲杜李
本寧爲之序夫先生不期世知
而世亦自有愛而傳之如本寧
如明府者是先生之所自快人
固共稱爲無愧者也則集之必
傳無疑矣因述其原而引之首

快獨集序

六

萬曆戊申孟夏吉日

濟南陵縣門人康丕揚撰



書李大京兆快獨集後

大京兆自甲戌起家進士兩令
巖邑兩歸制出入西臺爲十年
名御史再請告一予告洎陟棘
卿抵京兆三十餘年間家居者

快獨集後

半衆炎獨涼衆競獨恬結樓讀
書曰快獨禹穴秘函人間新帙
悉從購致蠹魚其中每造心獨
賞輒忻然忘昏曙寒暑惟時時
與羊求柴桑諸翁輩相過從故

著作多有率申閭里之致亦往
往散藏里巷間至立

朝抗疏每一奏入輒避人焚草
縉紳家自相流傳公豈以言語

文字取快一世者哉公沒直指

快獨集後

康公自晉屬余討所遺文余亟
使馳發其季子之篋乃不得十
之一又討諸故知之巾襲不得
十之二直指公出皂囊錄藏益
之亦不得十之三簡括集之題

以快獨名公志也余讀快獨集
而知京兆公之寄興遠矣野言
不踰疆

國言不踰廷閑然若不用意接
之則刻意不能入遂然若不程

快獨集跋

三

古而極力摹古者不能合情所
獨往思所獨運神所獨解非公
孰得而快之獨之得已也深快
之會心也微挾深以極得通微
以要會世復有快獨者其將能

乎姑書以俟之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山西太原
府推官侯正鵠謹書



快獨集跋

四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一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四言古詩

乞侯中鵠石竹

森森人立一梅二松兩三竿竹夜來化龍二友
徬徨如駟失蛩君家石竹燁矣南榮無枝不節
如竹斯莖無時不花如竹斯貞二友曰來聊與
弟兄豈其竹名而不竹清願言嫁之成友三生

五言古詩

機獨集一

秋日自述

隱囊宜余嬾況際秋亭馥卧起頗無時強整新
約束凌晨焚博山叩齒三十六手澆盆內榴更
洗牆根竹竹發覓小竿扶我參差菊老葵不厭
烹粥有新升穀騷雅一再過品隲鄴侯軸活火
煮嬾旗小佇聽波綠一枕清風生泚筆學雞鶩
所志急就章鍾索眈眈目樹影俄已圓散步衡
門曲北窻竹方牀湘簟容吾腹膏騰午夢殘塵
襟淨於沐夕陽挂疎窻自勸青州麪白雲足怡

秋意

秋風夫如何昔邪莽辭翠玄鳥去幾時羣芳頽
然醉豈不愛歲蕤蕭晨非所貴我欲賤天公勿
榮亦勿悴寒暑爲之端似別好醜類其況人間
世炎涼得無二爲珍松栢姿毋令骨體媚

壽樊無可

秋風弄奇色烟霞作意新牽牛樊仲父覽揆政
機獨集一

二

茲辰泠泠敬仲流而乃耻其塵何物人間須可
以壽谷神瑤池桃已折三食且厭頻出關圖自
佳五千難具陳不如一壺酒灑我白綸巾與君
快飲之闕以見在身主人謝倉卒但有麪半春
起爲主人謀眼底未全貧樹頭棗如瓜啖之齒
生津東壁牙籤絲不妨充釣緝几席指顧間遂
寤水陸珍豈不成真率無乃非嘉賓傀俄發笑
歌目送西歸輪

席上有談禪者因賦此

頗負道民好耻與辟支偶大小品自佳淺之迦
談口端嚴八千相耳觀徒柳柳不如遣波旬解
脫五念肘羅刀亦復戢怨親離盡剖黃金未見
田但耕方寸畝恒河沙有無且洗塵中垢何以
文寂寞遊戲麗耆叟何以調奢摩一醉聲聞酒
冥心世間法亦足證色受和南古先生龍象許
我否

貽王侯二子

紛吾雅好修秋蘭紉爲珮名都富才賢但覺我
快獨集一

三

形穢何悟兩通人口汝是吾輩骨相卽未奇肝
膽頗無類天馬雙行空下騁三舍退寧原已自
龍謬以尾相誨感子綢繆意中腸非所愛同聲
復同心無逐談交隊

題二小松

徂徠二仙子采藥獨孤山化爲雙松樹箕踞兩
徑間菁葱僅人意蒼髯不可攀自謂歲寒節生
小厭塵寰陋哉秦大夫雖老殊厚顏昨與梅竹
盟相將同閉關遲爾千秋苓爲我煉九還

登舟短歌寄線博士

出門欲何之忽凌天際想孤蓬烟雨中清波薄
雙槳衆芳競春暉一一落吾掌未須五岳遊兩
掖已蕭爽乃知寰中人故有物外賞何如在甕
牖咄嗟悲俯仰

旦發胥口經湖中瞻眺一首

瀛壖委蕘藪地險隘山川混沌自太古決潏開
吳天仰飲咸池津俯灌東南偏龍宮竭瑰麗鮫
室闕幽玄孕化晨陽吐涵虛宵象懸洪流旣滿
快獨集一

四

沛列嶂亦迴延雲標海上闕石秀鏡中蓮開冬
脊肅氣落木浩無邊黃鵠有奇翼八表恣周旋
儻遇浮丘公歛忽蓬萊巔

慰侯中鵠

東門良爲達西河胡其癡誰不愛百年脩短難
自持自持旣已難安能男女私莫夭于彭祖殤
子未足悲大化故不齊善慶無忝差願盡寬喻
理商瞿以爲期

七言古詩

神龍歌

侯省吾書齋起龍賦此贈之

薰風吹海海水立琉璃宮中龍伯泣生小平吞
東海乾長空一唾星河濕自從灼鰲鰲骨輓岱
輿員嶠蓬蓬轉一朝謫籍自天來天矯萬丈令
之短陸沉人世幾多秋不潛川谷不潛洲牙爪
無痕頭角瞋乃在夷門侯生之牀頭牀頭有書
三萬軸書上雙花雙鳳簇鱗甲龜藏書作宮風

快獨集一

五

雲躡縮花爲屋春雷喚龍龍不起龍與侯生結
知已祝融報道賜龍環六丁刺刺催行李列缺
幻火齊豐隆考鼉鼓馮夷導水晶天吳佐樓榜
霹靂聲翻陵谷渾八十一片金光舞鳳花錯落
珍珠濺霞紋髣髴輕於線主人終夜奈龍何沐
手裁詩克祖餞欲去不去龍主臣壁間藉汝王
丰神一寸明珠銜未報敢驚七尺有恩身翹翹
辟易山鬼走魚鳥徬徨草木吼何限人間失箸
入談天無恙侯生口君不見葉公好龍龍滿牆

真龍一顧葉公藏何如日日龍相友龍來龍去
總相羊奇哉侯生饒德高標原是龍門客只
今魚服氣凌雲不然太白老人那夢得豐之劔
且埋獄陶之梭且裹足研頭阿堵暫畱晴三十
仙方聊自玉桂雲桃浪會須開鞭叱千巖萬壑
雷長虹爲駕風爲馬當與伯龍雅作商家霖雨
才

元日雪試筆示小槐

獨孤山頭雪鬱液團作瓊花關元日苦無長物

快獨集一

六

薦新年椒栢盤中雜六出稚子懽呼爆竹聲而
我聞之轉蕭瑟少小輕擲白日駒韶華似逐此
聲疾客年四十已無聞劫來四十俄加一壯歲
曾彈姑蘇琴公田再種漳河秫刺促浮名十載
強蓼莪兩罷吟唧唧人間百六嘗復嘗短髮何
絲終似漆以茲望千秋權魚獵吾家鄴侯帙
一壺村酒抽一編醉後愛泚青蓮筆博山手焚
玉辟邪側理頻驅銀不律眼底恰有屠蘇盃條
風初破玄冥蹕雙燈獻並雙摩尼青琅玕畔饒

竹實白雪勸我卷白波如此景物那可失牙籤
付汝覓淵源磊塊憑誰澆萃棣飽吃仙字狎麴
生亦足粉飾不堪七男兒但存蓬蓽身歷落欽
崙非所恤君不見三日不飲形神疎一日無書
骨孔窒請看槐屋樊季廉詩酒一生真僑盼

飲樊午溪宅對月得月字遂足十韻時王

還樸于少泉洎主人昆玉同席

膜色趨人雲俱沒長空贈我以明月絲肉生春
興遙新笑談疊出奇爭發醉舞惟知夜是良隄
快獨集一

候不問壺將竭客狂已亂席間痕伎密又補樽
前闕五馬先生氣如虹三槐老子勃爲窟中有
逸少擁素娥何來定國能白髮主人二難工好
賓三雅那能大白歇野夫頗有丘壑因對茲景
物神逾越舉杯邀月友吾儕把袂凌風浸入骨
一字一歌藉草眠無妨小逕苔陰滑

宋鳳石以名博士量移藩師長歌奉祖

北風吹文星飄然辭穹蒼一墮盤溝滑倏忽七
載強七載寒氈逗六翩腹腰餒入梧捲格偃蹇

不遷知奈何旌書十道成虛擲世上蛾眉工陽
九縱奇不可時人口一朝除目量爲移王孫席
上稱師友憶昔塵尾魯諸生真珠錯落四座驚
囊中不律狂欲走祭酒先勸牛耳盟書帶幾年
蒸作草俱誇高足人人藻霞光十丈點菁莪御
史紛紛第上考那知上考解崇人連城漸輕官
漸貧豈無漢朝治安策長沙不救洛陽身有身
何處非樂土有冠何必挂神武平臺饒醴餽饒
魚亦足飽了高堂膳詞伯只今推宋玉帝子沉
快獨集一

是東平躅君不見塞翁之馬定誰贏梁園賓客
還非俗車騎逢迎已虛左擔簦祇有藥百裹問
君何物曳長裾相將明月清風我我有一粒玄
冰丸贈之五月兔園寒他日倘得枕中寶隻字
無忘寄古歡

母子雙節歌

屈母偕其女少同寡老同節云

王家姑屈家母八十冰霜守一女嗟哉女胡不
辰二十又作未亡人劉氏嬰兒但襁褓母女相

依竟相老母爲屈郎女爲劉四壁孤燈俱白頭
九原翁婿應含笑閨內猶傳左徒教

星槎歌

偶從陸太伍丙夜探星海中有一歲星不見十
八載光芒直射金線嶺乃是屈生浮槎雲甲影
生不願作金門客但願逐我靈均爲海伯一槎
嗟呀似古龍玉繩歷歷參差畫張家小兒尋崐
崙惜哉不始扶桑瞰十二年來才一貫何如湖
海日天門五岳五培塿四瀆四汙尊黃河一線
秋獨集一

流眼底蓬萊祗于座邊捫天孫支機石爲我作
棋博符錄三萬軸河鼓掛牛角南極老人過醉
奏鈞天樂北斗神漿足拍浮五色瓠瓜饑可啄
興來還欲叩廣寒碧海應無不死丹我有玄冰
僅刀圭乞與長庚爲朝餐回風點簡槎所有二
十八宿前且後惟是人間李謫仙占住酒星不
出手

秋雨謠

昏地木綿號上苗家家倚之爲瓊瑤手擦根

開多少早摘不如遲摘饒誰知造物難意測秋
雨瀾月秋雲黑滿地落花總是泥欲往拾之行
不得場中有穀才上垛牆根有柴水底卧眼前
桂玉當告誰索租平頭闌入坐皇天不合尼田
父仰屋吞聲淚如縷此雨何不添會黃河水免
教妻男荷鍾苦

邵有恒兒醫

自從五色東陵始恂恂不乏伯春子爭似雲孫
肘後書類東一守生人死前身恐是秦越人方
快獨集一

眼長耆筆有神上池一碗長桑水照見人間鬼
物真少年勃率爲理窟崢嶸豪氣尋鰲骨富貴
那能網至人汝南市上壺出沒賣藥不論錢守
杏不須虎但得園中谷滿筐饑寒之輩恣所取
舉世相人空相皮那知此老胸中奇咸陽重少
不重老恠來驚道小兒醫

小槐過予山房采菊和酒謂白花甜黃花

苦就此二句爲長短歌

今日爲君整頓鸚鵡盃婆娑鵲舞區區陶家

小兒不足數東籬之菊何歲裝黃者白者參差
吐白者甜黃者苦潦倒鯨吞恣所取但得日日
與君醉花前不妨倉卒爲君主

醉歌贈友

貴亦一丈夫賤亦一丈夫昔脫短裘付酒壚人
人笑爾高陽徒有時醉獵南山下倒騎蕭家生
禿駒人間萬事無不作惟不能作平津客竭來
十載遊燕市眼中茫茫盡堪白黃金縱積如丘
陵何可枉沒長安城且爲盡買中山酒卧看悠
快獨集一

悠世上名

贈上林郎

長安一片夏雲高驪歌首路青驄騎錦鞍繡服
燕山道買臣五十何嫌老兄昔爲文二十餘名
高藝苑人吹噓鹽車一困三十載貲郎聊自擬
相如君不見英雄生有七尺軀東隅不復收桑
榆功名適意無定局唾壺一擊成躊躇羨君懷
抱風流伯羨君頭顱尙如添雄心休薄上林郎
塵世仙福疇與匹請看伏櫪一長鳴日向燕關

頓超軼

侯公行 甲鳳麓翁

盤水城中一狂客祭酒諸生稱詞伯雲夢平吞
錦繡腸豁落已註神仙籍婆娑儒冠閑裏過烟
霞到處卽隗俄低昂百氏還不律揮霍千秋且
叵羅一夕黑龜動地起報道先生七尺死當年
豪傑竟何之平生意氣長已矣憶昔相羊習氏
徒鵬鵬尙在酒家胡白雪吟成偏拉友黃金散
盡不恤孥是時小子牛馬走先生引入爲小友
快獨集一

雄篇惱殺俗人憐郢壁但說憑吾口才高一石
不可量孥廉往往飛旌章二百餘年僅間出五
十九歲胡其殤自古文家苦百六不合先生仍
就木塵尾談玄知更誰連柱何人折五鹿君不
見三閭大夫楚江溺大招小招招未得又不見
羊曇彌歲不西州哭聲直徹古石頭我今有淚
潸淫下溪毛一筐酒一竿夜臺知是賞心人岱
嶽雲邊請迴馬

元宵放歌時顧邑侯偕兩博士四三邑人

行燈

東風吹上元宵月，倒射人間金銀闕。絳蠟添天
天欲紅，繁星歷亂不得歇。六鰲負山立向人，山
擁芙蓉抗冰輪。烟耶霧耶不可辨，電甲彷彿逐
香塵。香塵莽互魚龍起，春光如海人如蟻。珊瑚
滿路爛不收，飛入使君雙鳧底。使君顧虎頭，倚
天拂吳鉤。文摧白鳳凰，才凌紫驊騮。一簾燈月
不自私，兩袖攜來散盤溝。盤溝參差十萬家，家
家忽墮五色霞。明河不敢濕良夜，開遍潘郎一
快欄。集一

十五

縣花一縣花，花都狂使君。着意分末光，不然浮
丘洪崖足。把臂那須野人亦，鴈行野人酒後耳
根熱。掄碎月華，克酒脣一步一燈二。巨羅與君
酩酊，臙脂雪不信。請聽陌上歌聲，聲召父絃中
切。

水月銓送客還山

天高日莫南山深，送君入山識君心。百年幾何
貴適意，雲水逍遙隨所寄。側身泉石面千峰，回
首風塵雅一世。春遊不惜杖頭錢，還山採藥可

長年白雲伴爾清溪釣，明月還陪石鏡眠。蔡經
背不受鞭，洪崖仙可拍肩。金丹何日來相授，騎
茅龍直上天。

孫文學祇台以少年祭酒諸生得廩爲歌

壯之 台音夜

季子九歲能倚馬，萬言一息三峽瀉。先秦兩漢
枕籍間，縱橫過眼十行下。弱冠才高八斗多，文
章照乘珠婆婆。蒼茫古色未央瓦，波濤直欲吞
銀河。昂藏七尺如甯坎，劍花時作秋風吼。餘勇

快園集一

十四

崢嶸不盡關筆端，又賈鍾王走齊魯。卽今富才
彥千英，萬俊爭識面。天孫何意錦爲箋，人間隻
字三匹絹。風扶搖，烟披靡，大鵬一怒垂天起。笑
殺黃金培塿臺，南溟踏破九萬里。聞有珊瑚鞭
百尺，光陸離明發度扶桑。滄渤小干陂，一釣三
山連。六鰲男兒要爲天下奇，君不見孫祇台。

壽戴西渠八十四

盤水仙翁八十四，白鹿青松知姓字。但教海屋
添全籌，不用塵寰稱半刺。峻嶒骨相真難老，鶴

髮丹顏更滿顰披襟愛賞故園花擲管便咏長
林鳥有時座設東陵瓜有時盤出安期棗有時
手拍洪崖肩有時心意麻姑爪兩子膝前兩麒
麟孫枝蘭玉爭芳芬南山爲豆北海醴斑斕舞
處歌停雲筵開玳瑁中秋月八百歲椿猶未歇
笑指滄桑欲盡更長生永註黃金闕

題楊荆溪計部祖母貞節卷

未亡人二十八一夜霜風連理拔傷哉兩兒何
忍越兩兒來泣且呼前雛後雛同一孤相看俱
快獨集一

是夫托吾吾有孫兒有子寧知兩兒先吾死諸
孫何日能青紫一孫興騰鳳翼彈琴步步關西
式誰其迪之大母力八麥開天子旌楊家四世
有曰嬰歸報所天節且貞

陳豫西鳴琴軒

姑胥仙吏洪都客剖竹爲符海爲邑當年烟月
是揚州今日江山屬吳國迢迢官舍傍東沙仙
吏閒來只種花河陽不數安仁縣柴桑却憶陶
公家衙齋別有鳴琴室子賤風流在今日卧埋

元謫不下堂移琴幾見雙飛鳥鸞鶴聲中歎別
離鳳皇絃上憐棲棘南風亦自阜民財白雪還
堪和君什辭鄉去國已三年政與幽蘭曲並傳
紅塵落處隨春葉白雲飛時改夏絃莫歎大賢
勞百里且韻宮商動徵羽身非梁甫復楚妃志
在高山並流水一朝考最頌神君丹旆題名報
明主洪都直欲借長風雙鳥雲中會當起慚予
亦試武城絃長洲苑前春可憐家山高高廩丘
月吳水東流嗟遠天聊附知音慰知己何時爲
快獨集一

洗鍾期耳北新河路譽如香滕王閣記文如綺
使君風采何亭亭滄海無波羽檄停當筵別有
陳驚座一望遙占聚德星

聞友人得仙子幾日矣不以知我豈其貯
之金屋中耶忝詩嘲之

何處嬌娃春十五珊瑚弄月滄溟府唐昌顏色
安足誇千載瓊枝待君吐鴉頭波襪蓮生金桃
花遙向鬢邊侵雞聲昨夜畱歡處可能無意白
頭吟

夷門歌贈侯中鵠上公車

夷門侯生何開美琳瑯韻致神秋水龍鱗不可
一世入肝膽直傾安豐李兩人相心不相皮狂
來遶爲田僧起蹤跡吾甘輕薄尹期卿但期第
一理一朝水擊乘風怒五色卿雲莽回注紫電
目車星自虬滄溟簸出珊瑚樹槌碎青虛醉月
明耳熱便草瞻餘賦賦成白雪雪欲言須臾鵲
起春風顛春風吹醒曲江杏爛熳飛香紅刺天
千枝萬枝嬌少年非吾跋扈誰其前燕臺金燕
快獨集一

七

市筑鬱輪袍宣揚軸才子逢年正半千詞人得
駕無百六漢宮誰不探驪龍何如侯生筆底之
珠十二斛侯生侯生良太奇佳境佳氣雙陸離
青鬚斑斕故不俗兩年兩抱麒麟兒人生快事
巧合并巧在英雄得意時英雄得意殊不偶勸
君滿酌淳于斗萬里長風破浪行古歡一言煩
記取君不見撓拾化鯨鯢海波立相桺天子
東顧無好顏妾婦當朝徒棘手趣取大物安足
難須君砥柱縱橫口陳倉寶雞請自雄烟霞都

付晁堯叟

秋雨懷王侯二子

山林在城市惟我松菊主徑草故青青昨夜街
新雨牀頭滿書酒滿甌酒可中今書可讎美人
不來空清秋

快獨集卷之一終

快獨集一

十八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二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五言律詩

入日畱太東小飲

晴色收雲淨高朋扶興新可憐抱影日猶對賞
心人白雪供登嘯青樽破隱淪眼前幾知已莫
厭過從頻

同張邑侯登樊園樓

春光高處得一望入郊垌野濶疑吞綠林幽遜
快獨集二

出青鶯花容吏隱嘯傲狎山靈儘可扶殘醉
雲間福星

二月郊遊

大野春垂半千山景漸饒斷雲棲老樹疎雨釀
鮮麗青看柳全凍紅歸杏半燒祗應扶磊塊徙
倚醉漁樵

同張邑侯飲樊園浣俗亭

日莫偏扶興亭高自浣塵柳棲烏皮几杏拂白
綸巾萬籟低相媚孤雲迴見親座中列宿在未

敢摘星辰

郊送梁太東

鳬欲馳雙舄尊仍眷一鞭以吾渭城酒送溪薊
門天意氣淹行色鶯花佐別筵驪歌毋太急咫
尺隔風烟

再送梁太東

別君芳草地芍藥乍含春雲亦停知已山猶戀
故人窮愁青眼倦孤抱白頭新肯爲憐丘壑雙
魚莫厭貧

快獨集二

寄屈少微

牢落春來況艱難別後書一尊徒四壁老友只
三間白髮誰同病青山自索居浮槎遙望極肯
作呂安車

送友

君行負高尚不爲急知音白雪巴人里朱門蓬
戶心風塵吾道在雨露世恩深別有凌雲賦從
他競上林

小槐莊居頗久不獲造訪忝筆問之二首

歲月山中住沉淪似出家衣裳應草木談吐定
烟霞白石能無髓青門恐是瓜漁源倘許入蚤
駕呂安車

梧几吟才歇竹牀眺可兼鳥翻花樣樣蝶亂蕊
纖纖遲日如畱遲輕雲不滿簾一塵那得到足
佐野夫潛

賞第次蓮初蓮尚鮮

挾雨偏浮鏡凌風再吐霞一池雙挺秀三日兩
看花翠舞矜新調紅妝學舊葩醇來凝望處猶
快獨集二

作並頭誇

小槐省吾中鵠携酒過小池賞蓮限震字
白日下高尊紅蓮侵短鬢錦雲傍水流舞蓋凌
風震香逐小池生酒從三雅進夕陽影在牆醉
倚芙蓉印

虛壇道人偕省吾中鵠二難賞十蓮花

時

短徑來三益高軒到十蓮羊求雙白壁水竹一
玄僊湖目窺入小池頭愛酒鮮相畱魚鳥在同

醉甕中天

偕小槐冷莊觀蓮時有酒家陪坐

採蓮回暮色沾酒對新涼所以尋幽興因之到
冷莊烟霞杯底落花柳座中香田父來爭席相
將醉夕陽

訪樊小槐逸人

一雨將秋至高朋携興來借君青玉案坐我白
雲隈蛙鼓喧涼月松濤濕小槐相攀忍不醉潦
倒卧蒼苔

快獨集二

四

獨飲

牢落停雲逕淒其問字廬坐看秋已暮不醉欲
何如菊在聊親酒玄成且罷書一聲天外響孤
鴈又愁予

重九前一日夜坐聽雨

岸幘憐孤榻攤書散二更那堪連夜雨都作送
秋聲雲影搖燈白波光入座清所愁明日菊難
得一餐英

九日雨無菊

九日雲還黑東籬菊未黃人猶追落帽花却負
重陽雨豈勒新色秋應逗晚粧野人甘遲暮偏
愛後時香

秋日偕王際雲侯中鵠訪樊汝時山人得

青字

載酒論奇字秋風過草亭以吾三益友問爾太
玄經座遍輕雲白竹園小檻青相看俱處士不
愧德門星

久雨忽晴晚坐

快獨集二

五

雲洗星初霽烟吞雨乍收誰來共明月獨坐一
丹丘遠杵寒相答孤鴻迥自愁可知蕭瑟賦不
是爲悲秋

訊邑侯病

善病胡爲爾經旬失放衙得非雲外鳥疑作酒
中蛇琴靜調新曲庭閒數落花清風應入骨那
用覓丹砂

聞小憲國賢

非爾來三老無入解十全平分上池水都入小

壺天穀滿園中杏囊餘肘後玄避名渾不得莫
入瀾凌顛

晚愁

岸幘拋玄草揅願向紫冥淡雲流遠漠薄露濕
繁星徑色迎秋白山容傷夜青晚蟬至無賴淒
楚不堪聽

冬夜偕小槐飲其猶子盤陽宅得陽字

偶從樊仲父寒夜醉盤陽團月窺金鼎疎燈散
錦堂歌扶杯底典酒入座中香把臂竹林下偏
快獨集二

六

憐阮氏狂

除夕大雪

今夕是何夕真成歲既單誰將一夜雪分作兩
年寒老避浮名易春回短髮難勿令兒輩覺恐
減少時歡

仲春小槐伯仲飲予西莊班荆卜夜

地席何妨晚移尊起木陰歸雲低入座棲鳥暗
窺林石髮憑風櫛松針向月簪春宵元可醉況
是漢波岑

吾以小槐得瘍仙酒騎雲矣乃以人間未
了之緣自罷于其反也幸之

未逐瘍翁去還來覓舊歡爲憐三徑好不醉九
華丹詩草偏相戀鷗盟肯自寒逢人莫道破恐
作謫仙看

月初上走筆邀省吾

膜色收殘暑銀河澹欲星池吞初月白風戰亂
荷青花可團裯坐松還隔水聽柴門涼不閉宵
過草玄亭

映獨集二

問侯中鵠足疾兼訂賞蓮之約

高才元汝捷重繭是何祥得非耽解夏無乃倦
登堂驚極憑誰立葵謀定自良藍輿諸子在肯
過水芝房

初秋再過槐翁賞蓮

爲愛濂溪趣還尋王儉池故人青眼在豪句碧
筒知舞葉驅殘暑飛花逗晚颼夕陽扶野興一
石可勝時

九日有懷小槐病不能訪

卧病謝塵事秋飈眷草堂嬾成中散慢醒入次
公狂菊媚籬堪采松園徑欲荒不知落帽客何
處醉重陽

冬初小槐過山房賞菊

秋芳不肯歇一菊逗前榮豈謂蓬蒿徑而尋隱
逸盟疎花驕小院寒葉老孤城晚節憐同調相
看賦落英

雪中聞剝啄聲謂小槐過訪開門非也走
筆寄懷

映獨集二

八

閉戶袁安卧山城雪色浮似聞東郭履不見剡
溪舟孤影憐雙鬢一尊冷四愁美人乘興未寂
寞鷗鷺求

贈李廣文

藉甚李供奉歸然詞賦英彩毫無下駟絳帳有
連城豐劒寧終鬱臺金故不輕龍門今已著珍
重杏壇聲

送樊子之成均

匹馬長楊外清秋發紫微驪聲侵曉壯風色弄

寒微壁水添詞藻
蒼廡試絲衣
芙蓉光在匣
蚤晚作龍飛

次小槐韻

大雅不風塵
槐憲事事新
鸞將花共友
雲與水同春
靜得詩中畫
狂餘杯底神
應知龍卧客
寧爲世間馴

哭侯翁

絕代詞林哲
新傳鬼錄人
琴捐當六月
川逝正三春
日月音容古
江山涕淚新
天涯有知己
沾

快獨集二

九

袂惜麒麟

除夕辭臘

爆竹爭新歲
屠蘇理舊甌
新添兒輩趣
舊入野人愁
歲月窮堪味
文章冷自憐
殘冬未忍別
猶自戀羊裘

題辛大叅父母雙壽

堂上雙鸞鶴
翩翩願不違
鹿門齊几杖
瑤島對金緋
結髮難黃髮
斑衣故繡衣
長生吾有祝
西

岳永春暉

王還樸出關輒發不十日捷書至爲詩遲之

憐爾真豪舉
春風得意看
極知爭倒屣
好去問彈冠
駿入燕臺迥
談高碣石寒
無論天遠近日醉長安

贈錢履齋

寫照是童年
長遊戴鵲冠
祕傳非紙上
巧思在毫端
以我形容老
兼之鬢髮殘
勞君搖綵筆
翻作壯夫看

快獨集二

十

予告得歸

幽意塵中得
浮名醒後看
人非南斗重
魚自北溟寬
劍拂曉巖易
杯澆磊塊難
鹿門差足卧
吾欲日三竿

太東招看西園花

爲愛名園好
無煩折簡呼
一尊聊水竹
三徑足靡蕪
風遞花香細
林銜日影孤
薜蘿堪共隱
不必問江湖

憂旱

滿目蒼生淚村村禱未休空煩羣望走無復寸
雲流塵卷山河暝風枯草木秋青門瓜已矣誰
問舊時候

喜雨

風淨塵初歇雲低雨乍勻山容深黦黹花事倍
精神香入琴書媚烟浮水月新晚田差可藝不
共馬卿貧

除夕

除夕歡不極庭闌景倍鮮香遲飛篆細燭老蹠
映獨集十一

花圓妻整懸燈線兒爭帶歲錢屠蘇偷幾許明
日醉新年

張浩字憲副玉皇故香案吏也芝童偶然
發者讀諸君詠神草宛然在睫間何可
當吾世不一採而茹之

神草隨仙吏朱樓結紫霞龍鱗何錯落雲母欲
交加玉露溥三秀金丹散九華居然來地肺忽
爾奪天葩

題刁稚渠園景

風騷偏地主雲物弔山莊近郭吞青野環流起
綠楊竹深魚鳥暇人靜薜蘿香便可名河朔傀
俄莫厭狂

送侯中鵠省試

秋色在楊柳拾來好贈君片帆聊綠蟻前路卽
青雲刻燭凌青雪揮毫薄練裙才名自司馬着
意子虛文

雨中同梁太東飲樊園

爲滌雙筵殿園林未有晴借風醒草夢帶雨濕
映獨集十二

松聲山林輕雲白波添小澗清一丘促朋好不
礙酒縱橫

偕張聊堂遊解氏園亭

無尋河朔飲聯騎碎彊園榭僻林爲屋巖虛石
作門泉灑松間榻鴛窺竹下尊坐邊花滿目何
用覓桃源

贈梁計部兩郎君

天上雙奎壁人間兩鳳麟連牀問燈火方駕入
雲津水接三千翼席看伯仲珍杏園自家世對

起曲江春

贈楊文學

記汝嬰兒日當吾蓬累年汝真與玄草吾愧不
青蓮世講深羣紀詞名失後先好携丹桂色
起杏花天

時事

萬死身還在孤臣恨未除誰憐巫馬力只問樂
羊書變出飛霜外情工射影餘卿能用卿法三
尺竟何如

快獨集二

十三

約友人觀燈不至

明月新相媚芳尊興自乘有誰消好夜只我對
孤燈烟擁星疑動春回霞欲蒸何當一把臂郢
雪共憑凌

趙庭言侯中鵠二美夜過

世路難知已翩翩爾自雙似聯明月璧同到白
雲牕倚馬才俱老持螯意未降悠然念朋好徙
倚坐殘缸

夜過友人

爲載稽康酒來陪阮籍舊故人青眼在高桃白
雲期海色清殘暑花陰逗晚颺莫須成故事折
簡便新詩

午日有懷

孤城逢此日還憶去年期只自饒三韭那能辨
五絲欲眠須引卷觸熱未呼厄醒醉元同意寥
寥識者誰

春暮擬郊遊病未果

春芳餘復幾塵恙苦相仍負杖才堪起單衣已
快獨集二

十四

不勝溪畱花共入山待月同登欲往招公尋無
言病未能

秋日莊居客過

委巷高軒過孤村秋色深開林驚鳥雀推案罷
書琴碧雨抽筠谷紅霜點柿林掃苔遲車馬踏
遍菊花陰

曉望

曉色初分霽朝光散曉寒翠微丹氣繞青浦露
英溥浥樹開新潤增輝躍遠瀾常因得起蚤宛

在赤城看

訪幙峰讀書處

雲合欲飛雪仰天辨夕陽因尋讀書處數間牧
牛郎近郭吞青野疎林散白楊相逢喜無事先
遣具壺觴

送友人之官

鳬嶂總前驅君才豈後途帆憑高巘疾醉失大
江孤莫雨三腰國秋風五父衢夢魂相向處何
地不踟躕

快獨集二

五

飲梁園

草閣長堤畔通幽小徑深秋空鴻墮影返照樹
移陰看竹臨池坐耽詩對鳥吟主人能愛客尊
酒日相尋

侯中鵠以趙庭言來余別庭言三年所矣

欣焉得句

久別談玄塵琴尊此夜聽酒從新林白眼向故
交青下里非春雪高齋動客星誰云更漏急竹
色在前庭

中鵠見况

自喜逃名去何期問字來避人甘學圃畱客與
登臺花石供幽興風雲待異才侍童諳野曲聊
以送餘杯

慰顧大夫中論

不道含沙者真成風馬牛剖心難楚璧側目易
吳鈞芳草尊前淚孤琴病裏秋蒼生自陽九何
必怨沉浮

弔鳳麓公

快獨集二

六

可恠詞林彥一朝岱嶽遊人疑是中聖誰信卽
藏舟身世今旋古風神去不畱好音那更覓極
目入雲愁

贈王生

三槐真有後秀起季常看片影侵雲麗天香拂
袖奇家傳陽白調世禪棟梁姿會見偕羣鳳翩
翩下玉墀

快獨集卷之二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三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七言律詩

除日梁太東枉駕山房

歲暮逢人慰所思，天教二子會心時。
但傾李白今三斗，休賦梁鴻舊五噫。
霜色對懸匣底劍，風塵各歎鏡中絲。
相看傲吏惟吾輩，慷慨何勞問數奇。

獻歲十有四日爲余初度既拜萱堂卒成
快獨集三

俚句

壽觥三十七回新，猶是盤溝落魄身。
木鹿行藏拙屬我，雲霄事業苦隨人。
屏無姓字終非貴，架有詩書未當貧。
獨喜北堂春日永，年年先祝白頭親。

于文若詩寵余行謂當畱侍金馬依韻賦
別

肝膽河梁對酒餘，孤臣何處問吹噓。
也知金馬門堪隱，政恐明光賦不如。
海月高飛南浦鴈，春

風忽散北溟魚。男兒膽有丹心在，肯負英雄勸駕書。

同張邑侯飲樊氏園亭

東風吹醒杏花魂，司馬亭臯逗晚尊。
春色故偏陶令酒，夕陽猶戀謝公墩。
月銜竹影侵羅袂，濤卷松聲入瓦盆。
此地追陪須酩酊，不妨燈火破黃昏。

送梁太東之平谷

雙鳬遙帶五雲橫，握手東風緩客程。
劍氣不隨快獨集三

楊柳折驪歌，偏入薊門行。
桃花新散漁陽錦，琴水曾飛海國聲。
解道羽書閔北斗，好從撫字覓長城。

夏日遣懷

方牀細簟少塵埃，午倦拋書蝶使催。
葵影膏騰勿斲往，竹聲敲戛笑仍回。
主盟風月應誰讓，略山林未有才。
數盡落花無一事，自支鐙足煮新醅。

十日病目禁酒

竹葉新開午日醺雙眸愁對醉翁亭亦知景物
催頭白無奈壺觴礙眼青安石浪燃鐺外火昌
陽虛惹壁間瓶由來楚客慵于酒敢說明時故
愛醒

賞初蓮

錦雲池上弄烟霞冉冉香生第一花白眼論交
得淨友青蓮結伴是通家未須十丈尋峰頂便
可三盃醉水涯爲語兒童莫輕折芙蓉裳許度
年華

快齋集三

三

龍別二侯生

一天鱗甲散書樓風雨冥冥夜色愁自分已偕
雙鳳隱誰令先去五湖遊匣中劍在驚相泣領
下珠藏暗莫投大小茅君元我輩禹門高處遲
仙舟

小池芙蓉大發十朵最後一花南面而中
巍然有主盟狀賦詩賞之

亭亭高立水中央風散琉璃分外香似爲九華
添領袖獨當一面鹽池塘山連翠葉雉雲色樹

拂細衣冠錦妝自是不羣君子調膏同塵世闕
花王

偕諸耆英祝樊震岡初度

又向仙家問海籌年年紫氣醉高秋對門有客
能青眼握手看君尙黑頭景入新涼餘嘯傲人
逢舊好倍風流毋嫌小友愧俄態難得香山爛
漫遊

星槎散入牋天謂十六日大雨信

忽漫星槎挂野城瀟瀟一夜走長鯨杖頭湖海

快齋集三

四

懸相約塵尾風雷莽自鳴遂有羣靈開練色卽
看何地不秋聲幾人奇中談天口塵世仙才未
可輕

送邵有恒之青齊有恒善醫

風捲中原一鴈秋又看百二策驂騶壺天曉破
雲門色池水春生海岱樓自是名山客汝卧何
妨白壁向人投只今從事還堪貴客裏無勞問
荆榛

梁太東詩至邠寄

盤溝文字半蓬蒿北望詞人首重播自汝不爾
千里足與誰同結五陵豪書來彩筆干星斗別
後空山老布袍何日華陽還舊館肯教白雪負
吾曹

小槐過我脩文酒之盟于菊齋吟嘯大醉
一菊蕭然四壁空也隨詞客醉秋風歌殘白雪
來天上酒引黃花入座中杖屨不寒牛耳約姓
名欲附鹿皮翁人間賸有狂生在邵得相逢與
易窮

快獨集三

五

侯志確刻龍飛詩厠以鄙句

半壁龍鱗跡尙新紛紛才彥走陽春如何信口
閑中句也作高山調裏人賦罷水雲愁汗漫書
成風雨鬪嶙峋六丁十日如畱在尊酒同君取
次論

送張西星司教績溪

春風坐遍魯諸生江左除書促主盟千里帆檣
開斗色幾行桃李借文衡青鞵待地南吾道赤
幘還須甲楚城最是硤中饒典籍一官應並紫

陽清

賞牡丹

花開三月雨初新席傍瑤臺轉媚人詩人品題
蜂欲妒酒分香氣蝶生嗔不隨穠豔予時日聊
以風流吐世塵桃李漸綠罵語歇青皇獨許殷
陽春

默菴上人主招提冠帶爲舊會主予

十年蘭若問根塵不漏惟君有勝因定後已持
開士律閑來仍出宰官身恒河瞋借金篋導貝

快獨集三

六

葉玄從塵尾論蓮社于今得盟主不妨陶令酒
行頻

悶

身世蹉跎老竹林祿中事足蕭森半牕渾日
還高卧短髮如星不慣簪五六部經頻見役兩
三盆菊當知音玄亭賸有年來字那得奇人載
酒尋

王正六日始雪友人樊少溪偕其伯兄見
訪大醉

三冬才見六花零有客相將過草亭誰送小牕
渾是雪恰來處士又爲星囊供舊句圍爐課竹
弄新聲帶酒聽我醉欲狂君莫去主人眼底不
多青

侯中鵠下帷學杜征南索詩自壯

八斗猶來問字頻吾曹得汝越精神卽看藝圃
無雙士不謂盤溝有此人莫遣蠹魚閤四壁儘
容筆陣鬪三秦黃金臺上元虛左合是侯生第
一賓

快園集三

樊麀魯往從予遊有偶才起家大宗伯儒
者視篆

曾記玄亭斗色賒沾沾御李但侯芭故人愧我
還三徑仙吏多君入五花驥子能傳司馬印鳳
毛不改尚書家春曹伎倆渾閒事雪霽堂中慶
未涯

司馬雙巖公
有堂曰雪霽

樊盤陽遊國學舉男子雙慶

雪堂佳氣媚宮袍總是尚書子姓豪稷下人從
孤劒重勝邊天送一星高相看四世龍爲種並

數中原鳳有毛司馬幾家能奕葉好憑經術說
皮刀

宋鳳石以名博士攝曹篆得代諸臺爭獎
藉賀以詩

旌書十道走蘭臺爲愛風流宋玉才五載青瑣
寒夜月一囊白雪卷蓬萊經傳廩水春相坐花
借曹陽手自栽六館只今君作斗可能無句賦
三台

午日送全盤巖上成均

快園集三

仙郎馬上酌丹榴北指賢關經軸離六館何人
推快士諸生得爾足名流青尊夜倒橋門月孤
劒風凌槐市秋明日龍頭空冀北不妨書劄報
吾鷗

携酒之莊上感吾弟輒罷

黃鸝三請過山莊懶向園林到醉鄉楊柳故牽
他日線葡萄還釀舊時漿烟霞自護蓬蒿徑鳥
雀空閑薜荔房回首池邊何處夢一尊無計取
徜徉

侯中鵠覽揆之夜椒蘭粉黛無所不悉其
欸瑤池之役當退三舍美而賦之

如雲綦履足翩翩共祝風流小謝年玳瑁幾人
共瑤草岡陵無字不青蓮坐侵蘿月真騷雅歌
入桃花失管絃惟道夷門別氣象德星牛女各
當筵

雨餘賞山莊甕蓮

南風吹送大槐安小有芙蓉眼自寬鏡裏懸波
風拂綠池頭出色日烘丹花酣巧入三更雨露

快獨集三

九

碎平添五月寒千載青蓮慙我在不妨爛醉水
晶盤

張邑侯樓子成秋夜拉友人登飲

客子相携選勝遊獨孤山氣滿城頭尊前白破
雙鴻暝笛裏黃催一葉秋風捲清砧平入座月
扶堞影巧當樓不妨醉摘天邊斗爲有張星是
我侯

暮雨樓寢

晚樓着雨四飛涼清入樓頭小竹牀卧教二子

風雲句目送南牕水月光斷靄籠陰山墮綠疎
烟赴暝樹銜蒼道人一枕天門夢那問明朝日
幾商

樊太夫人八袞

飛飛青鳥赤花亂金母張筵第一樓八十年都
蓮作月三遷子已鳳爲儔愛看槐屋頻移杖喜
對麟孫未白頭借問瑤池桃幾在可能容入歲
星不

壽樊震岡兼呈社中諸老

快獨集三

十

高秋嶽降鬱嵯峨五馬抽簪鬢未皤漁父歌從
江上得老人星只酒中過百年翰墨和烟月七
世恩波付薜蘿聞道高陽明日會相將小友醉
如何

送張鍾琰會試

風送孤城白鴈秋燕山詞客罷遊遊銜杯古道
雲全黑立馬東門草半愁我愧平原無十日君
如張翰卽扁舟應知別後多芳訊霹靂聲來識
狀頭

聞王際雲卜宅

散帙高秋問菊莎孤山無伴影蹉跎握中明月
誰相貴曲裏陽春祗自歌有地肯容王粲入何
人能逐李膺過南隣不用十千買只醉君家一
叵羅

小槐尊慈七旬有五

茵萐偏宜綵戲辰于今七十五回新筵開司馬
長春第酒上扶鳩太淑人膝下三遷渾是孟眼
前四代總如荀夜深試向天南望歷歷賢星暎
快獨集三

紫宸

冬夜訪陳博士畱飲

爲尋尹喜人丹丘苜蓿盤空也自畱一榻寒雲
屯斗室半瓊皎月對羊裘携來雙璧渾無夜彈
罷孤琴別有秋識得野人乘紫氣五千明日對
君讎

壽戴西渠別駕

歲星高卧五雲間咫尺仙翁未可攀半刺甘棠
還白口千秋華髮借青山花陪杖屨頻尋句鳥

送烟霞且閉關爲問瑤池桃幾在鏡中朱得老
人顏

臨川引年冠帶

廩水東南玉有烟歲星高挂五雲邊露凌白鶴
秋增爽人倚黃花晚帶鮮抱甕自煎松底石逃
名不射世間緣應知華髮輕冠蓋優老其如聖
代先

九日小槐以詩來謂有友于之樂悵然感

賦

快獨集三

上

不分君家九日臺登高之宴弟兄開霜前懶道
茱萸在雲外愁看鴻鴈來宋館秋聲無客賦楚
江花落有人哀孤山抱影飛蓬鬢那遣流光到
菊杯

戴西渠乃孫遊太學

見說槐林已著聲詞壇小戴頓崢嶸一枝肯作
尋常桂尺璧能收十五城秋色偏騰千里足橋
門爭走少年名還從鴈塔看前輩莫向龍頭負
此生

送梁太東公除北上

郊門紫氣落秋烟，入望關河八五天。
千里露清簫鼓夜，一帆月挂孝廉船。
故人抱瓮能無恙，使者乘槎雅自仙。
去住不須論劍合，黃花白鴈醉相牽。

十月對殘菊獨酌

三徑全荒一菊存，迢迢秋色點衡門。
千林落木誰堪殿，十月餘花爾獨尊。
香在不隨黃葉老，寒來猶借白雲屯。
野人最是孤踪客，大可同盟潦倒樽。

壽樊幙峰

寒日山頭幙作峰，峰峰春色吐蒙茸。
平將遠勢凌盤水，雅有高名對岱宗。
峭壁鏤烟飛兩鳳，壘嵯吹瀑走雙龍。
野人愧是青蓮客，已醉芙蓉二十冬。

全歷川登岱還

客來滿袖烟霞氣，云到齊東岱嶽頭。
日觀光搖吞海色，天門澗落俯河流。
雲扶一杖丹丘小，歌

入中原白雪愁，肯借錦囊詩裏書。
不妨蓬華臥爲遊。

送王際雲上春官

五陵佳氣鬱蒼蒼，有客雄飛意未央。
臺上烟雲歸駿骨，匣中風雨送魚腸。
毫揮北斗晴嵐濕，杳逐南宮曉日香。
聞道縣官還羽獵，非君誰與賦長楊。

送樊盤陽諸成均

蚤歲蜚聲盤水陽，才名小試得諸王。
風雲一日快獨集三

古

堪重冠帶逢時姓，亦香草色秋分離思遠。
江濤寒引壯心長，知君不羨平臺貴。
匣裏龍泉謝久藏。

又

昭陽宮闕鬱嵯峨，才子翩翩挾冊過。
郭隗登臺知士貴，彌生懷刺得名多。
天邊碧水懸星斗，日下橋門環講誨。
見說五陵多俊彥，草堂莫戀舊烟蘿。

邑司教程鳳山至，自歷下且六稔矣。屈指

數十年廣文亡不人人甲先生者茲以
襄邸之 命行爲詩祖之

十年博士典文盟此日移官向楚城化雨聲爲
齊一變春風坐是魯諸生雪中轉見王孫立席
左還先醴酒迎誰道青瑣渾似舊西京賈誼有
餘名

壽孫荆亭藩理時未舉子

荆山池畔五雲亭相國開筵夜不扃總是王門
冠已掛况逢生日酒堪停坐環水竹疑仙苑老

快齋集三

五

向烟霞是歲星南極惟來光閃爍多應射入醉
珠屏

壽小槐詞伯公有萱堂八旬

八月星飛海上槎少微高處近蒹葭柴門烟老
滄洲色秋日晴驕處士家豪句數從三雅入壯
心偏向二毛誇醉來愛把山人袂難得斑衣戲
綵花

贈梁太醫

翩翩才俊數諸梁君復何來五色方自是奇人

多國手故將仙子拜醫王十年心事林邊杏一
日風雲肘後囊試問小馮調鼎訣勳名好去老
岐黃

侯鳳麓執斯文牛耳有儒行予私心嚮往
焉六月冀一英日聞計爲詩哭之

歡娛舊事不堪論細雨空堂倍愴神三徑落花
誰是主一丘荒草已爲陳猿啼中夜悲君座鶴
唳西風斷客輪愁見梁間新燕語可能飛喚夜
臺春

快齋集三

六

樊無可五甲子

槐屋山人不愛醒興來倚馬句泠泠世看綵筆
還詩聖天許閒身當酒星白雪逃名高歲月青
樽怡老足滄溟社中愧我忘年友願祝千秋鶴
髮齡

別

少溪公子以辭賦名家屈首簿書爲詩贈
白石英頭抱玉虹故人匹馬大江東名山自可
供詞客清世何須薄贊公琴月半高新簿領鳳

毛爭下舊家風知君豈少陵陽淚遠齒婆娑未
是窮

送王際雲對公車

王郎拔劍俯睨喙意氣飛揚走剗門自是連城
偏有價誰言三刖不爲恩驂駟步老黃金勒鳩
鵲春濃白玉樽明日看花歌舞夜參差星斗共
誰論

歲杪喜茂苑陳春元過我

匹馬衝寒問隱淪一時驚座有陳遵十年夢寐
快獨集三

歸知已千里風霜急故人星聚豈嫌雞黍薄酒
深轉見笑談親自慚不是襄城李浪作龍門恐
未真

陳毅軒獨雋北上

樓上元龍雅自雄詞場獨步大江東巨鯨拔浪
天兼立一鶚橫秋斗欲空白雪調孤餘劍氣黃
金臺迥試春風何時快爾芙蓉夢霹靂聲來五
作官

壽萬邑侯

鬱鬱佳氣擁霞杯此日春從茂宰來借問庭前
人幾祝都如縣裏花爭開絃歌對寫永壺調局
影遙分水月堆惟得琴堂雲縹緲郎官一宿動
三台

別小槐

老槐槐畔微雲樓豪氣元龍坐上頭古樹垂蘿
屏疊錦小山吐月玉爲鈞籬邊松菊隨詩王洞
口烟霞倩酒留分袂獨憐成遠別一樽那惜鵲
鵲裘

快獨集三

久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四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七言律詩

潞河較士完感賦

風塵笑殺五花驄踏遍朱明覓彩虹斗岳虛歸
直指使文章羞入少年藂蠹餘字老仙難遇夢
後才疎筆未工贏得李桃渾爛熳枝枝飛上碧
雲東

快獨集四
楊見鶴臺資十五年深矣遷馬曹不得調

還
尋以轉餉奉使薊門爲詩送之趣其早

使星三月下漁陽啼鳥飛花別意長自是軍興
煩汲黯非關郎署老馮唐旌旗欲奪旄頭色冠
蓋猶餘柱後霜明到玄亭漫嘲白時危未可易
行藏

王際雲至燕邸畱飲

握手丁香花欲紛經年風物悵離羣爭看孤鴈
鳴朝日忽漫冥鴻下暮雲對酒便須旬日醉和

歌寧遣衆人聞坐談故是尋常事紫氣何勞動
斗文

河東寄內子初度

孟光此日悅如霞回首蘭堂髮欲華筵開兒女
還誰笑春引糟糠轉自嗟兩字關山客底淚一
天尊酒夢中家鹿門政好歸無計愁絕丁香二
月花

病中思歸

快獨集四
路入青雲便渺漫側身何處是勾盤亦知羸馬

還存骨豈有鮐魚欲上竿吳卒似應閉梅福秋
風只解急張翰宅邊五柳聞無恙好爲歸人掛
牙冠

陳子逢余滿瀛畱飲舟次

一榻孤舟入望頻相逢總笑客遊身廿年傲骨
仍歸棹五日深杯喜故人楚璧剖來渾是淚梁
園賦就豈無神莫因岐路悲萍梗此日青雲已
絕塵

別線佐字

握手殷勤不可留，濤聲飛入驛西樓。
季心名在人堪借，阮藉狂來哭未休。
騏驎獨嘶芳草路，干將雙拂博陵秋。
子虛賦就憑誰薦，莫道長卿已倦遊。

歲旦

報道椒盤又入春，老妻命酒坐相親。
休論歲月參差改，且數兒童行輩新。
十載青萍虛海岳，千秋白雪逗風塵。
極知漢室薪多積，贏得年來夢下身。

快獨集四

三

寄樊無可閉關

風流誰復似樊生，盤水爭高處士名。
白社豈無牛耳會，青山自喜鹿門嘒。
亦知向子頻懷岳，其奈龐公懶入城。
樂事祗應杯底覓，莫教人識老長庚。

快獨樓成試筆

偶向壺天結小樓，一丘一壑狎高秋。
牀頭亂帙侵蘿薜，鏡裏晴窗挂斗牛。
岸幘何妨扶航髻，飛卮聊復吐風流。
晚涼欲弄明河色，片片晴霞帶

月浮

在梁太東過我草堂，此堂蓋二十年前囊。
螢地也依韻和答。

念年蓬華一亭幽，結駟重來把臂遊。
老樹婆娑當戶立，野花歷亂帶烟浮。
地仍五柳盈樽處，人豈南陽抱膝流。
毋以班荆但雞黍，剡溪乘興未應休。

倚闌卽事

漫道山亭只彈丸，滄洲不敵小闌干。
池噴碎玉

快獨集四

四

和雲濕松落飛濤，入座寒何物烟霞消。
我傲興人文酒送秋殘，黃花似欲親蓬鬢。
爲喜頭無柱後冠。

孫蒲泉七袞

七十翛然樂事寬，蒼顏欲暎海楓丹。
最憐鶴髮神偏王，總爲鷗心夢亦安。
歌挾羽裳飛白雪，酒呼蘿月下青鸞。
三山不必拾瑤草，玉樹階頭秀可餐。

孫承山舉子

公世德舊矣掌珠之慶將繩繩見之寧
獨今日已也先是懸弧之辰所親各持
觴觴公時余方以使事急首路未及闌
入茲郎君行四周矣撫英物之不凡瞻
風氣之日上走筆快之爲異日鳳毛左
券云

玉產藍田已四秋合懽今日盡君旣通家自笑
非元禮生子誰知有仲謀不枉芝蘭依院落居
然星斗傍箕裘高歌一闋將雛曲爛醉丹山小
快園集四

鳳樓

還僕有弟也才推擇爲諸生弟稱禹門子
十年交誼許君房爲愛翩翩句草堂雅有而兄
空藝苑肯教仲子不詞場囊中明月真聯璧海
內文章數二王誰道禹門高萬丈斗間雲氣兩
成行

元日

一尊椒酒對三微兒女尊前鬪彩衣休沐兩年
知骨肉行藏半世寄柴扉蠹魚老去貪餐字鷗

鳥盟來學杜機歲歲逃虛逃不得春風闌入釣
魚磯

元夜

休笑今宵醉似泥請看何處不虹霓幾行珠斗
春相媚十道烟霞望欲迷爛熳山河明月小縱
橫簫鼓碧雲低狂來踏過街頭錦一任燈毬亂
馬蹄

送顧邑侯被謫還吳

風來魚釜亦生波日向柴桑社裏過琴調欲隨
快園集四

六

雲水去棠陰其奈口碑何卽看赤膽懸霄漢豈
有丹砂老薜蘿手板自移名自重不須橫劍問
蹉跎

題刁稚渠園亭

背郭園成二百弓鶯花無數水雲封山街堞影
當軒霽雨挾松陰入逕濃坐領青霞閱几杖醉
携明月度芙蓉丹丘只在衡門裏汗漫何煩五
嶽蹤

送樊少府之浙西

幾點寒星照莫邪病中秋色倦天涯樓船隔岸
來山翠囊草因風繡浪花明月棲烏啼睥睨片
雲孤鶯起蒹葭五湖政好鳴琴去莫爲鱸魚便
憶家

送王階所上公車

蒼莽河梁醉裏看高歌送爾上長安雲屯海岳
星猶濕雪點風塵劒欲寒霹靂吼春酣玉樹桃
花扶浪問金鑾巨鰲十五縱橫甚珍重潮頭百
尺竿

快齋集四

七

屈翁狂過訪不遇

俯然三徑寂無譁忽報靈均一駐車秋草不緣
畱客茂夕陽先向故人斜歸看門上新題鳳恠
殺庭前已噪鴉最是倚闌搔首處月明砧杵在
隣家

送李齊洲之平山尹

蕭蕭苒苒泛星槎去種河陽一縣花劒擁寒雲
出絳帳鳬翻紫氣慶青霞荒城半是疲民淚甘
雨新隨使者車不少兒童迎單父琴聲何以到

桑麻

題李友洲孝友卷

孝廉居士愛芳洲洲上烟霞一鏡收花引斑斕
萱日曉牀連風雨鴈行秋紅塵厭下徵君榻白
雪偏驕帝子樓欲御龍門何處可醉乘明月夢
中遊

村居

長夏濃陰暗不開山牕捲卷對蒼苔永紈小草
羊孚雪玉笛初翻李白梅子酒自酬畔得後新

快齋集四

八

詩欲寄友朋來南金累鑿休論價漁唱樵歌取
次裁

送趙廷言歷試

援琴不必爲君操一日平原且濁膠馬首乍流
秋色永詞場新看壁星高灌園有我還雞肋吐
月何人不鳳毛歌罷鹿鳴應自見魯狂元只屬
吾曹

送友

入洛翩翩自盛名况逢詞客送將行雙龍夜識

雲間氣一曲朝分郢上聲舊雨忽來今雨別德
星應並使星明當樽慷慨休辭醉容易天涯是
鳳城

再遊刁稚渠園亭

薜蘿夾道柳爲堤烟鎖柴門逕欲迷綠樹盡浮
芳草外青山半爽夕陽西風篩雲影花爭笑日
逗庭陰鳥亂啼河朔幸逢吾黨在不妨歌舞月
輪低

送侯中鵠省試

快獨集四

九

萬里長風破浪行馬蹄秋色傷侯生琴尊到處
工騷雅海岱逢人急姓名八斗琳瑯分曉露六
鰲烟雨逗新晴吾米呼出黃花月醉爾湖南第
一聲

贈陳邑博

石渠元自擅詞華十月春風滿絳紗池上寒流
皆壁水庭前霜樹盡槐花何緣鰓席逢秋霽幾
見龍門醉落霞東序試看桃李色西河經術不
能誇

陳敬魯冠帶得衣字

故人生事穩漁磯偶向風塵換布衣名在豈容
三逕老時清難謂一官非臺同湖海憐初服劍
倚星辰問少微君自東方學玩世朱門蓬戶總
忘機

送沈南津柄教元城

把臂詞林未可分眼中誰似沈休文庭衙書草
還成帶水蹴宮牆別是芹奇氣已看收海岳彩
毫無處不風雲一囊苜蓿清如許恰有寒梅好

快獨集四

十

贈君

別線佐宇兼期南宮第一理

綺樓百尺倚雲開矯首河山爽颯來露拂金盤
仙掌動月侵銀漢夜珠回青藜故傍三台映彩
筆爭看五色裁燕市只今多駿骨春風紫氣滿
高臺

喜陳貞父高第兼簡乃兄文學

二月驚雷散鬱輪半天風雨發江春連城壁貴
終收趙百尺樓高舊屬陳拂罷青萍橫意氣和

來白雲關嶙峋幾家棠棣名堪並爲語元方且致身

陳貞父奉尚衣 命下江南兼省二尊人
白雲青鳥護輕舸徙倚南薰首路搔搔采漫裁
日月袞班爛先試鳳凰毛霞將五色連飛蓋風
通三江擁 賜袍明到吳門添氣象使星直傍
壽星高

贈張子

少微星在野雲東三逕光騰五柳風遯跡名山
快獨集四

同矯慎牢關清晝老楊雄當軒裏藥爭添杏衛
劍談玄欲卷虹冠蓋未須嘗處士南陽不換卧
龍翁

喬裕武給諫冊 肅藩便道壽兩尊人

絳節丹書下朔方芙蓉歸及薦霞觴皂囊氣吐
青藜月六傳香生五色裳直坐峴嶺呼海屋携
來弱水當瓊漿便應回首批鱗事牛耳如君幾
鴈行

薛龍華乃父恩貢不仕課子成進士爲御

史日與耆舊聯九老會于杯酒間詩以壽之

逃名又逐子成名依舊烟霞快此生膝下神羊
驚上國牀頭賦草見西京千秋文酒星爲歲九
老香山社是英明日斑斕珍重舞一堂紫氣太
縱橫

壽高東溟二尊人

驄馬行來見鳳毛君家雙壽喜同高星從南極
連青海人是東方對碧桃賸有朱顏開翟芾爭
快獨集四

看白社動千旄森森蘭玉如山立多少恩波在
巨鰲

霸州題譚嶽南太夫人壽冊時嶽南赴撫

川中

寶婺堂前氣鬱蒼森森觸目是琳琅嘶將沆瀣
鸞爲使舞向斑斕多是棠桃實迥隨蓬海王霞
帔除並楚天長板輿光遍峨嵋道知有中丞舊
尚方

送王還樸之洪洞令

葉葭秋色拂征裳馬首雙鳬點碧蒼佩得明霞
凌劒履挾將錦字散風霜不煩煉藥尋勾漏儘
可搢願對大行試取君家槐約略槐香何似縣
花香

樊孟魯光祿能世廼祖雙巖富保別余還
里

鳳皇臺上鳳凰毛畫省爲郎意色高南園詞華
青玉案東山蔣荔白雲袍圖書盡是烟霞氣賓
客徧多湖海豪繼美玄成誰得似寧風端欲佩
快獨集四

虔刀

送梁平湖司濱訓時方雪霽

莫將遲暮冷青雲匡鼎于今政屬君一劒橫空
家自壁五車到處苑爲文龍頭可信終憎命駿
骨由來易擅羣此去恰逢門外雪好同桃李鬪
芳芬

壽劉復齋宮詹尊翁

卿雲爛熳繞瀛洲爭識靈椿八百秋頻向階前
看玉樹喜聞宮內覆金甌熙朝共指毛爲鳳大

府新頒杖作鳩知是歲星聊玩世千年騎鶴上
蓬丘

題史武麟怡怡堂

姑射山頭斗色橫可應雙璧不連城惠文藉甚
蘭臺事第五居然驃騎名春日池塘生謝草熙
朝雨露茂田荆漫誇九世同居者爭似怡怡代
有聲

寄劉懷南司業

名登鼎甲應文昌官列氷銜侍玉皇虎觀暫
快獨集四

遠珠履跡鳳臺高擁繡帷光兩都師席推名德
四海英才屬大方聞道石渠塵起草竚看新
命下巖廊

兩夜餞陳蘭臺太僕步謝繹梅司冠韻

我貴何妨知者稀瀟瀟三逕足君歸才高不合
衡湖海論定無煩急是非秋老好尋南國菊時
清笑殺北山薇醉來且聽燈前雨去住同心未
許違

梁平湖令子泮遊詩以馳喜

藥丘丘外漾平湖湖水香生鳳有雛自是阿戎
談最著誰知小謝調偏殊吐將五綵團青漢望
入三台耀紫衛明日遲君燕市裏杏花同醉月
同呼

同王餉部諸公登盤山

薊門三月柳初黃直上名山轍大荒紫蓋才隨
廉訪使白雲恰對尚書郎尊前桃李千巖滿檻
外峰巒萬里長何幸論文當此地滿城春色遍
漁陽

快獨集四

十五

遊李道甫園

仙苑名花待我來春殘猶自傍人開賞移竹檻
頻催鼓折出松牆與勸杯香雪倚風翻石背彩
雲暎日簇林隈年來羈客虛遊興此夕湖山擬
醉回

毘陵道中懷侯中鵠

家園晨夕奉音徽此日關山憶別離潦草十年
心似醉飄蓬千里鬢如絲榻分夜雨談經處花
落春風命酒時魯地吳天情渺渺斷雲殘月夢

遲遲

登靈巖

道人畢志老棲霞才入靈巖便欲家石卧斷碑
隱黃鵠劒開古洞走青蛇甘泉天上來雙鶴清
磬雲中散五花煮澗遙分丹竈火仙僧飯我只
胡麻

侯中鵠舉子今且晬矣余才得一屬賀爲
詞林發云

采明客歲報懸弧此日才酣老蚌蚌已見人龍

快獨集四

十六

生不偶可論天馬世全無誰來送汝珠爲月我
更奇君鳳有雛甲第未須庭外覓父風矯矯卽
前驅

送友人乃翁歸閩

永玉堂中夜色酣皎然瓊樹半相叅毛當彩處
知爲鳳綵到青時雅勝藍幸自忝收文舉刺那
能別共阿戎談朝來學士支牀語吾道于今忽
已南

題趙封翁八哀卷

孝先腹笥漆園椿嘯傲林泉絕點塵天外卿雲
隨杖屨庭前綵服足麒麟祗看有鶴過緱嶺不
羨非熊走渭濱 聖世恩波誰得似赤松獨王
百年身

秋日登樓

芙蓉片片落簾鈎雨洗烟颺翠欲流鳥借水雲
三逕適琴分花竹半窻秋小亭茶瀉松風細對
榻杯看菊露浮十二闌干人倚玉一天詩思共
南樓

快獨集四

七

郊遊訪友

杜門旬日偶初出物色風光相映鮮爲問攜簪
蓮社後能無把臂竹林前青山大可供詞客新
月殊堪費酒錢報汝過從應更數莫教童稚厭
周旋

友人先後舉兩子

信是當年種玉人瑤光再見入弧新誰來送汝
奎連璧我欲題君席二珍千里駕時龍自友五
雲鳴處鳳爲隣洛陽才子寧相亞好去同扶漢

代春

輓趙節婦

欲向泉臺早見君肯將冰節負乾坤三年未盡
孤鸞血一死還餘烈女魂夜月可能寒黛色霜
風吹不散啼痕芬芳直以千秋論何必蘭蓀薦
墓門

梨花

暖雪柔芳出錦除惟來蜂蝶盡柳榆晨粧未散
垂垂粉晚淚初勻簌簌珠愁對峭風時欲語夢
快獨集四

六

同錢月意同孤莫言零落無人問自有冰心在
玉壺

快獨集卷之四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五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五言排律

送張西星掌績溪教時令子以文學高等

廩

漢室儒林傳張興籍甚名春風私散吏奇字垂
諸生五載雙長缺千秋一短檠著書搜小酉落
筆下長庚中砥龍門社前茅牛耳盟詩書得餘
酒藻鏡屬文衡老手輪堪斷佳兒座已驚青廩
快獨集五

雄父子碧水關飛鳴除目來嘉閭渠溪促遠征
重開桃李徑再造鼓旗程舟以寒重囊惟斷
簡羸東南吾道主牛斗大江橫宦冷霜迎轡官
清石照極家家明月壁處處紫陽英君自下和
眼相應入楚城

讀東郊殘碑

不淺郊遊興停車指白楊誰畱金石錄猶卧水
雲鄉華表俱磨滅高原屬渺茫風塵疲最負歲
月老文章科斗篇猶王龍蛇跡未央洗苔出姓

字阿筆紀行藏題妙終慙蔡探奇似問楊林泉
添草色石馬送松香惟得率更令一睨十日長

陳君自西山遷東郊

山林終小隱又卜傍城居松菊渾如舊蓬蒿了
不除移家無擔石立壁有圖書杖底千秋出壺
中萬象餘青門足芳草盤水富文魚不改看山
戶能迷問字車牀頭三雅在吾即擬吾廬

雪中送張邑博携蓑南下

飛雪搖天白同雲夾路清吾從杖者後來餞廣
快獨集五

文行馬冷荒山逕烟迷故國城滄波納凍色玉
樹急寒聲淮海愁相憐冰霜氣未平勞憎腰帶
重衰怯鬢毛輕五斗難行止一官老送迎傷哉
貧是崇孰與鹿門畊

諸君集齋頭望雪

三徑誰封汝水壺亦快哉天從今日白雲似去
年迴密霰還依竹輕花故着梅一爐分四座玉
樹對金壘茗雜清樽出香邀好客來憤緣呼酒
岸襟以破寒開觴政催玄塵談鋒落紫杯山陰

俱有興能掉剡溪隈

贈梁見心文學

有美佳公子翩翩玉樹姿
蘼經韋相業池藻魯侯詩
渥水駒何駿丹山羽更奇
董惟朝講習匡壁夜吾伊
綵服高堂暎青衫弱冠宜
筆端花苑吐車畔果相隨
賦就珠璣燦文成錦陸離
雕龍皆立綴倚馬不凝思
門驕重過處臺烏再集時
謝芝何灼爍寶桂更葳蕤
世業惟黃卷家風在素絲
他年看濟美結佩鳳皇池

秋獨集五

三

壽周幼海

爲問天池葬何如地肺芝
養生非大藥逃世卽仙姿
彩筆雲霞吐青藜海岳支
七旬書更著三老詔寧遲
客獻岡陵頌杯分瑤玉脂
逍遙成獨往不必遇安期

五言絕句

小槐病目猶與友人坐月下飲

蒿目傳杯晚低頭坐月涼
非關青眼病懶看白雲忙

中秋夜兒輩限五言秋字

天與樽前月嬋娟作好秋
呼兒扶我興老子欲登樓

無柴

坎竹藤三匝拂堦草四交
桂薪憂未歇何必苦

秋獨集五

四

誅茅

訪小槐飲至日晡醉題蕉葉

闌色夕陽佳蟬與蛩聲闌
持杯問芭蕉蕉似秋來瘦

雪中問梅

甕冷難爲酒梅寒不肯花
若無簾外雪俗殺野人家

雪中友人致梅

四首

自從何處來素質還綽約
滿路雪爲塵水雪爲

凍着

其二

君從何處來暗香生四肘不知膽瓶中得似羅浮否

其三

君從何處來松竹忙相慶嘉平誰作花今日子爲政

其四

君從何處來點我瓶中景潛月到疎窻臨出橫

快獨集五

五

斜影

田家迎春曲 二首

翹首望春旗人稠挨不得勾芒跣足無土牛甚

顏色

又

老嫗牽婦女共看河陽吏笑指烏紗冠也作簪花戲

喜梁太東得孫

最憐青鬢郎堂上稱人祖坐看明月珠燦燦能

繩武

夢刁天池以便面索題艤舟送行之景舟
傍萬竹又有月擾筆端夢中得句醒猶
記之

送客津亭上四圍瑯玕色歸來載月明水與天
俱白

送侯中鵠省試

歷下饒丹桂香含五色霞夷門客未到不敢早

開花

快獨集五

六

題竹梅畫

竹葉樽移綠梅花人帶清箇中聊岸幘香散也

多情

和苑鴻江

筆札應吾役紅爐且當晴隲磨自手不是遠
山成

池蓮種於二月初最早矣六月已杪花

尙無耗客問蓮二首

翠蓋故依依紅英杳何許持杯問花神薰風恐

遺汝

其二

人當少年樂花是及時好一夜江水秋無奈芙蓉老

蓮答二首

山色連雲暗花陰帶水蒙生來自薄命不敢怨薰風

其二

世人愛逐熱誰解當秋蓮水木芙蓉較終當我

快獨集五

七

在前

七言絕句

侯志確書舍起龍 二首

霹靂聲迷半夜鐘庭闌頭角影重重只今遍訪南陽客肯使人間有卧龍

其二

滿城風雨護柴關鱗甲熒熒手可攀誰道天門遙萬里草茆親自見龍顏

除夜大雪

年來生計太瀟疎旋買雞豚過歲除春色也憐

快獨集五

八

門似水偷將白玉潤茆廬

元旦

兒童街面閃如蛙爭賣餘癡價且賒我欲沽來作老伴免教流落達人家

贈楊子少巖 二首

獨孤山上月如銀好泛仙槎一問津聞道驪龍眠不動知君原是探珠人

其二

雨過玄亭秋色清芙蓉鏡底醉瓊英逢人漫出

和家璧等換秦王十五城

喜小槐再舉佳孫 二首

一輪雪月對蓬弧仙掌雙懸照乘珠聞道槐堂
連夜醉聲聲疊唱鳳將雛

其二

槐屋真人老斲苓玉蘭重見一枝青惟來昨夜
長虹挂應爲荀家第二星

聞槐翁哀毀癯矣猶率諸仲季共被于苦

塊間賦此奉訊

快獨集五

九

三匝啼烏眼未晴春風寂寞斷機聲遙知義氏
廬中被雞骨支牀各五更

其二

回首高堂廢蓼莪東風吹淚添松蘿應知別後
雙蓬鬢添得新愁雪色多

友人惠竹萌賦謝

給園聞是渭川支明日求參玉板師便掃貧簪
遲我過休教一夕碧參差

贈二美侍兼呈無可

何處雙飛夢綠華翩翩捧硯倍清嘉山人亂走
龍蛇字墨色爭同國色誇

壽戴西渠 二首

安道懸車七十強杖頭秋色老壺觴歲星莫問
金門覓只在盤溝水月傍

其二

日日瑤池同碧桃彩雲扶月度香醪乘鸞我亦
三山客同醉君家白鳳膏

梁宅賞蓮

快獨集五

十

誰遣梁園聚勝流一尊明月關清秋醉來不必
行觴政采采蓮花足酒籌

主問蓮

紅妝六月自家家獨爾秋風尙未花豈爲主人
偃蹇客不妨遲暮共生涯

蓮答

青蓮休向白蓮愁花自茫茫意自幽莫向朱明
探消息晚香欲鎖碧雲秋

六月他蓮皆謝矣至念八日距立秋止一

夜唯小池菡萏日益日茂末路之奇如

此甚類世之大才晚成者梁大年出卷

索書口占勉之 三首

忽漫丹英點碧筒池塘面面疊香風山童莫便
開家釀快取紗來且掛紅

其二

耻學繁華隊裏蓮水雲只結靜中緣相看莫笑
花開晚猶在秋風半日前

其三

快獨集五

十二

霏微煙雨關滄浪纔有荷花便欲狂呼酒讀騷
猶自俗不如支枕聽蓮香

重陽前一日期小槐于南亭登高

黃花臺上雨漫漫明日携君一解顏只恐白雲
還不散却于何處辨龍山

題小槐畫菊

山人不是塵寰客種菊何須籬落邊但得一枝
筆底出秋香收盡萬花天

秋江翁齊魯所稱文章伯也年九十強矣

令子海勺以孝聞得冠帶其過鄆也所

親爭賞之而以佐之詩

黃綺家風老釣磯恩波猶逐彩雲飛情知野鶴
輕冠蓋要換尊前萊子衣

又

元方何日下風烟爲道仙翁酒是年盤水橋頭
多父客不妨一繫孝廉船

小槐覓二處子馳花命酒口占

天女傳花鼓亂颺花飛颺歇小琵琶醉來休怪

快獨集五

十三

花如駛彈指春韶卽此花

刁雅渠內魯姬以夢

萬花風送小嬋娟二七芳年二月天莫惜鏡臺
金作貯夢回魯國是藍田

喜雨

半犁春雨百花迷快試新鋤喚小奚三徑不知
誰送綠牡丹一夜作紅泥

過小槐幙峰賞梨花

破寒出郭爲尋花二里烟霞二戴家君道靈犀

誰覓得春風一曲度琵琶

槐翁有道人也濶于麥者良久豈其得瘍

仙酒叩詩以乞之

仙子騎雲醉玉漿空中應笑麥聲忙
覓頭餘瀝知多少乞與山人一滴膏

寄懷梁太東時謫離司

天馬由來意氣豪風塵難得九方臯
也知一日終千里不到鹽車價不高

其二

快獨集五

十三

薄宦難銷傲吏魂一囊綠綺一青樽
但教不染風塵色未必鹽官非主恩

其三

吳閭爭說伯鸞奇太息琴川墮淚碑
棠陰已自知良吏不必都門賦五噫

其四

可憐五斗折腰人小有魚鹽便不貧
蘆海去天才尺五肯令詞客老紅塵

其五

千里孤臣一劇縱蕭蕭紫氣入雲愁
故入亦有干將在何日延津是聚頭

題畫牡丹扇贈稚渠

花事葳蕤翠欲流一枝持贈醉鄉侯
山人爲壽無奇物聊作今番海屋籌

酬小槐少泉東郊醉飲

霞樓虹榭欲生塵陌上烟雲處處新
解得山花應笑我閒中春色屬他人

郭子堪輿

快獨集五

十四

杖底青山筆底霞一壺覓寄老尚華
等閑市上無星斗恐入當年郭璞家

午坐

筆底烟雲敢道工眼前時對鹿皮翁
小牕收拾三山景誰道相如四壁空

今年春獨得百廿日歸有期矣爲詩送之

百二韶華迹欲陳一尊聊與別花神
樹頭已道無榆策那得錢來買住春

春畱別

九十春殘未道梭逗迢無奈子規何不是桃花
奪得閨朱明已入二旬過

題江景

蒼蒼烟湧大江東一抹寒雲枕碧空鴻鴈不知
蘆荻老啣將秋色報漁翁

別張鍾琰二首

賦就驪駒袂欲分匣中雄劍忽生雲美人已自
龍門客何用沾沾御李君

其二

快獨集五

五

青眼相逢意頗強解携無奈引杯長悲憐後會
如何地同醉君家白玉堂

題雪樵二首

玉龍何事戰槎牙白破青山處士家不是灞橋
明月凍一肩挑盡水晶花

其二

太白山頭走白龍銀河吹落玉芙蓉灞橋多少
縹緲烟月收入樵丁五尺筇

飲遜溪兄弟南莊贈歌者

白玉爲簪紫玉裳琵琶聲度水雲鄉秋風一曲
花迎笑肯醉岑家玳瑁堂

稚渠笑予九日無酒走筆解嘲

秋色蕭然徑不開一盆黃菊手親栽山房占盡
陶家趣何用王弘送酒來

灌菊早開

目汲蓮缸水一瓢黃花特地薦芳標也知豪貴
多名菊不似山人手自澆

坐邊有十二菊

快獨集五

六

九色黃花眷草堂三般紅紫鬪芬芳主人對飲
閒中酒不數金釵十二行

侯生拉一肉眼妓侍酒

便便腹是五經笥猶向玄亭問字奇分付秋波
牢記取英雄多在酒闌時

獨坐

雪煑松風趁地爐梅花香入小團蒲山房知已
無多輩翠竹三竿酒一壺

約友探梅二首

破寒來叩野人家旋煮松風自點茶爲語山童
莫載酒且將空手問梅花

其二

驂肩風彈雪色浮隱囊獨擁鸛鵲裘江天雪
寒如許爲問梅花愁不愁

雪中步訪柴桑山人

踏破瓊瑤二里寒草芽深處覓袁安山童不解
憐知已祇作尋梅一樣看

題殘菊

快獨集五

七

白雪青山卧茂陵風塵落落冷于冰黃花底事
猶相戀不說人間耐久朋

月將嘉平矣黃花尙無恙

殘菊當風面面寒秋香猶射小蒲團情知晚節
能禁雪等得梅花比並看

問梅 二首

不論梅花幾蕊多卽看載酒雪中過丁寧寄與
花消息槐屋山人舊姓何

其二

一牀冰雪卧牛衣誰識山翁杜德機不是梅花
曾有舊暗香未肯到柴扉

梅嘲菊

水雪原非汝輩天秋容那敢鬪芳妍請看落後
風流者得似春頭一着先

菊答梅

君家骨相向來屯才有微酸笑隱淪已讓世間
凡草木肯隨年少去爭春

判梅菊

快獨集五

六

梅於菊後開偏雅菊等梅來看更清君是同胞
還記否梅花爲弟菊爲兄

定梅菊友

但有菊方添野興不多梅亦壯詩豪肯携野老
成三友半作林逋半作陶

快獨集卷之五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六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七言絕句

辛巳元宵張燈值雪偶成八絕

四郊陰靄雪花氈片片瓊瑤伴火融可是天翁
巧助美故教妝作水晶宮

其二

六花舞處亂燈毬雪色還從火色流在在瑤光
足射斗不須騎鶴赤城遊

快獨集六

其三

火星無數傷人生况是瓊花照眼明兩奇已自
成不夜何用區區月色晴

其四

才見人同春共麗更看燈與雪爭繁蒼蒼想亦
私勝六祇許瓊花占上元

其五

燐燐蘭膏巧入玄何如真宰雪花妍天街四顧
皆瓊藥總是燈經寫不全

其六

簾開十萬火珠烝誰遣霏霏雪葉凌造物也隨
人意妬不將明月映華燈

其七

華堂火樹錦藂奢六出飛來不敢花獨有梅燈
色更白淡妝偏稱野人家

其八

銀海誰移不夜天錦棚特地雪花懸當牕試看
芙蓉炬疑是新開玉井蓮

快獨集六

二

十六夜觀燈阻雨

東風吹入雪風寒惱殺春雲拂面彈燈火有靈
應笑我無緣載酒逐門看

十七夜約所知觀燈

斗七開燈有幾家敢勞長者過吾車請看今夜
珍珠樹結果元宵未了花

送王子武舉會試二首

紫騮馬向帝州鳴畫地封侯氣未平一騎清樽
別不得直將寶劍贈王生

其二

十年投筆急龍韜猶笑終軍未是豪君王肯借黃金印不定天山不解袍

送高子武舉會試四首

秋風匹馬入長安囊底青萍醉後看直恐精光藏不住夜深飛上漢家壇

其二

爲愛高郎八陣圖先聲已足走單于君王不信平邊略請試渠黃金僕姑

快獨集六

三

其三

黃金臺上剪征袍百萬人中拔一豪軍前若問誰家將東魯盤溝舊姓高

其四

俠氣全憑寸者丹腰間寶劍斗生寒書生元自封侯相那得君王不拜壇

小槐詞伯以孝友流聲當六月奠一筵日

率仲季子姓脩介壽故事于太夫人前

賦詩美之五首

一堂三鳳六麟孫次第花前捧壽樽萱庭不愛杯盤列但笑誰如五福門

其二

風送蟠桃繞座香芙蓉又見出紅妝清芬色色飛何處總入高堂萬壽觴

其三

淨友歲鞋是壽辰一尊先上白頭親慈顏不改雙瞳碧好去徜徉戲綵身

其四

君自萱堂祝鶴齡瞥然紫氣滿郊垌日邊太史應還奏爲說文星拱婺星

快獨集六

四

其五

玳瑁筵前擁玉卮歌章爭壽百年慈請看萊子當時綵何似君家愛日詩

哭侯鳳麓三首

月光黯淡斗光闌報道詞人去不還地下修文君自樂可能忍見淚潛潛

其二

草玄亭上數侯芭錯向黃墟覓斗槎夜半空梁
穿入月恍疑顏色照牕紗

其三

祗云陽九厄文章七尺誰知也未常便到六旬
還下壽可憐猶欠一年光

雨中有感

風雨瀟瀟劒氣寒夢魂終夜故園看幾回欲遂
初衣去白首遭逢聖主難

遣使還里口號

快獨集六

五

使節天涯秋復春形骸憔悴總傷神歸家但說
緣詩瘦莫謂江南無故人

紗帽峰戲題

險阻無如仕路難山靈也不願爲官但看紗帽
籠峰頂常是愁雲帶雨寒

山中

笑擁山中使節來羞將肉食污蒼苔無魚君莫
頻彈鋏雲滿溪頭舊釣臺

送于駕部文若之中州河憲

六首

二室凌嶒九曲瀾香雲漠漠草離離就中風雅
誰堪領不是于郎未必奇

其二

破浪仙人度紫雲不須壁馬靜河氛支祈自下
巖巖鑰曉鄰風濤已避君

其三

三略名從草檄來芙蓉夜夜泣風雷黃河縱卷
銀河下禁得君家幾字裁

其四

快獨集六

六

莫便乘槎數白榆好憑牛斗問天吳朝廷道
出義皇上龍馬圖書近有無

其五

梁園春散吹臺空且急宣房瓠子宮只恐彩毫
閑不得青霞片片落天風

其六

斗色微茫一劒秋太行風雨醉孤舟夜深漫草
觀濤賦怕有魚龍帶月愁

余待罪學使有友人遺書張家灣勸余圓

通者漫爲問答却寄

十載風塵船欲乾
張家灣裏水漫天
有船有水相逢巧
落得艚工不洗船

答

船在河流豈怕乾
張灣空自水漫天
生來硬把船頭舵
不借人家水作船

中秋

天空如水露華清
兩兩紅花散月明
何事彩雲低不度
樓頭吹落洞簫聲

快獨集六

七

其二

月明特地下高秋
十二欄干碧欲流
花氣水聲扶輿到
一天風味一樽收

李年友舉孫

燁燁孫枝對日榮
滿庭佳氣趁飛觥
何年載酒龍門過
共醉春雷第一聲

卽景

紅白花開四季栽
隔溪老鶴引雛來
長松修竹清陰合
却把閒情付酒杯

又

林閣山亭起暮烟
誰家簫鼓趁歸船
酒闌客散柴扉掩
月滿清溪星滿天

侯生省試

藕花吹月襯河梁
白水青山落錦囊
惟有紫霞流不去
隨君飛入五雲鄉

又

杯中豪氣狹滄溟
醉餓長虹尚未停
知爾廣寒閒不得
天門摘盡斗牛星

快獨集六

八

賈生省試

洛陽才子駕星虬
烟水停驂問鳳樓
十里湖光青不散
秋風吹上碧雲頭

又

五雲如蓋馬蹄東
彩筆長驅萬里風
閔殺廣寒宮裏桂
遲君一朵狀元紅

送沈南津司訓應山東試時公兩郎試泐

聞併及之

越絕仙人下紫騮
一璽收盡碧雲秋
吾儕漫道

多詞客東箭南金是解頭

又

芙蓉香鎖大明湖紫氣蒼茫月可呼試向廣寒
高處望五雲一日下三蘇

贈吳生

伯仲詞名海岱平萬言倚馬不留行杏花亂逐
紫花日好駕雙虬指鳳城

侯中鵠趙庭言期臘夜文酒不果分得胡

雲凍不飛韻

快獨集六

九

臙臙小月傍人孤是處華陽好着吾二仲不來
三逕冷鷗鷺空付酒家胡

其二

月破霜空雪不分一尊親自領寒雲如何客有
山陰興夜半無舟御李君

其三

臘意扶春春滿瓮燈花闌入梅花夢可兒何處
散長虹一夜明河不敢東

其四

左席夷門方眼綠平原公子刺金粟兩詞人是
兩真人記得猶龍周史不

其五

歌罷黃雲低欲飛白波卷盡鬪珠璣酒星天矯
文星涕妬殺東隣老繡衣

和苑鴻江元夜台字是夜爲予初度諸耆
英過從諸耆英于壽爲大齊于文爲大

兼于酒爲大戶名之曰三台

文星遙帶酒星來南極光芒傍月開直置燈前

快獨集六

十

堪鼎立不須天上問三台

和苑鴻江送侶永若韻

風騷壇上樹章程也弄柔翰學後生平地試將
佳句擲石聲不定又

贈侶永若孝廉下第

四首

白馬長嘶過酒樓斜陽暫解黑貂裘膺家珠子
如明月魚目中間不肯投

其二

一匹如龍渥水駒桃花過體號騶駼憑君莫話

千金骨世上子今只按圖

其三

千樹啼鶯花自紅
春山春水怨春風
馬頭蹄躑躅
光如雪知是干將在匣中

其四

汗血連錢鐵色驄
障泥新繡紫芙蓉
春風一騎長安道
多少人看陸士龍

張月林會武試得功字

帷幄當年首漢功
千秋得爾足英雄
橋邊久熟

仲獨集六

十二

黃公略珍重 明廷兩策中

又

漢家諸將氣如虹
破虜誰收第一功
聞道朝廷數拊髀
山東年少是元戎

早春

筆格琴牀柳外亭
案頭一卷太玄經
夜來誰送催花雨
添得苔錢滿徑青

又

深院無人踏翠苔
瓦盃閒洗試新醅
鶯聲何事

頻頻轉知有春雲度水來

送夷門子之曲阜

笑踏青蓬問斗槎
好奇誰復似侯芭
到來莫縱風雷筆
驚落龜蒙片片霞

題樵者

朝出深山暮即還
斧斤常繫在腰間
得柴何必論多寡
擔着不如放下閒

題雨露鴻江圖贈死鴻江徵君

小隱先生駕短舲
秋鴻江遠醉中聽
聖王垂

獨集六

十三

治頒恩澤贏得人稱老客星

又

獨坐蓬窗罷釣絲
烏紗白髮正相宜
一天雨露新沾渥
正是江干鴻漸時

題醉仙圖

聞花真人蝶夢回
醉騎白鹿度蓬萊
滄桑不問籌多少
只採蟠桃佐壽杯

稚渠東園杏花爛熳矣
清明猶未至拉友

賞之

紛紛已自玉泥香尚隔清明十日強應是主人
習我輩風流先放杏花狂

孫君舉子

纔聞北海祝靈椿又見枝頭桂子新借問人間
誰得似鳳凰池上石麒麟

又

風前客醉紫艷觥一曲將雛且自娛知是玉人
能種玉誰云珠浦不還珠

贈周生

六

十三

少年文彩識王孫二水三山繞帝閣携得通
家名刺在不妨長揖叩龍門

送綽佐字

橋門霜色凜崢嶸扑教猶存聖世明何事書
生紛負笈幾人千載遇陽城

雪後對梅

梅花面目冷于冰亦笑山翁草作亭一夜雪寒
重整過碧琉璃瓦水晶丁

快獨集卷之六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七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序

送司理西峰郭公還郡序

丁丑秋吾鄆缺長吏時郡司理西峰公大有聲
兩臺檄之視篆不數月功德鄆人甚鉅得代士
驚攀卧者車爲軼語具邑人戴西渠先生序中
明年長吏再缺兩臺再檄公公固辭而臺報曰
吾不能左鄆人之願以從若
延見三老廉

快獨集七

境內近所利苦而罷行之後
狀踐石以上
者類能纒纒道今五閱月又得代
去吾
鄆者二嗟嗟公詎能恣然往耶比來不腆之鄆
役重民貧冀非疇曩所喁喁天者恃父母令耳
乃父母相易久者董董改火近者月計至勤王
父母如公俯而卵翼之大小屋始駸駸有生色
顧未幾輒代去繼而未幾又代去鄆人卽欲終
公之惠奈之何公不鄆畱也夫公以法星兩屈
邑事獨不能以峻文束濕恣所馳驟乎卽不然

則傳舍其地并毫其綬故祗其尺一情也卽又不然無亦強力程課亡害已爾其鑿鑿爲蒼生立命當有嗣公者事事而公不也樂已祗民處邑如家處終如始一切里徭種種劇意盡之說者埒之漢郭伋云其大者廩區之水年年望洋年年甌脫耳公覽曰胡不引而河也爲渠考十里爲閘者一官不帑民不貲四野斬然麥矣斗稅舊供費縣環城堞櫓圯焉不問公沆論還爲埒直卽當道小抵者卒亦俛其策頓成麗

鎮邑豪私不賦之田二百餘按而亭之法請田于學著爲令暇則課諸生制科甲乙之仍出篋中試藁旗鼓儒林卽文翁治蜀不烈于此是公而蒞大都也公以兩蒞故而其澤愈深士鷺以兩見蒞故而其感愈深公與士鷺真有交相乎決者公詎能恣然往耶雖然公望實俱最賢書如雨縣官方虞臺省之左旦晚須之入卽吾郡尙不能畱公獨吾邑哉第昔之別也不旬月而再得公今則別安知公異日者登臨堯

樞不開府我東土而念先于鄆也乎吾人又將得公矣邑博程君某等暨弟子員某輩僉口知公者子也遂筆其說祖之

邑侯次峰張公部獎序

侯再以三晉廉平高第爲鄆鄆人喜未遑旬仇喪亡害一切辦治愈益喜會漕粟奏最冠諸邑計部陳公嘖嘖才之馳檄旌侯其詞甚嫻美鄆之人喜可知也于是邑博尹君輩以參士亟欲不佞爲賀言一倉曹旌書續之以重侯一旌

書曾何足爲侯重不佞固不文侯當弁髦之已且侯何有于鄆初侯片尙書多選人輒予侯長安長安古巖邑也侯批導如承蜩大有聲露章者爭首侯是時侯之名居人仰得忌去而貳忻定襄孟臨之郊借以待命者無寧日侯復有聲卽向所稱三晉廉平高第也侯治秦秦聲治晉晉聲則何有于鄆則又何有于一旌書而侯不也當侯下車進三老訊民利苦狀謂鄆之不調無張之者曷可以當吾世性也首幾吏

垢左右抱案者相顧辟易念二稅主進往往橋
索細民下令令各自衡非時衡其一二以示不
測邑故多盜呼盧俠少時時橫閭中侯曰此
子固盜因也廉得其主名庭杖之各歸死易業
願以異日置伯格長法動靜必聞侯丙夜自爲
千擲遠近探丸之徒若洗犬爲鼉子賊孽續複
道悉侯所手式言言屹屹足壯大觀公署湫隘
問俗者至數求多于令侯絮之此其所事上記
哉設數百鎰葺之一日而改以上獄善平

快蜀集七

四

亭尤善詰左驗自爲爰書卽林累者片言
立折人人皆得意去連歲今赦不不齊心徒
禱憂知于色雨忽奇作民曰張霖云朔望朝諸
生差池難書譚時稅明日賈其餘朝諸介士身
教騎射而文武所甲乙必有資資必腆暇則禮
鄉薦紳之飭者諸薦紳德之無敢以陽喬進侯
明習天下事久彈丸一鄆不過長安之二忻之
四侯兩加劇兩加理最後又兢兢然爲鄆造福
亡以成績待已亡以易心待人與事乃所饒不

獨令矣一旌書詎足讎哉漢地接五鳳間歲一
再下詔獎予勤事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級
賜爵無拘官簿侯茹冰力政過漢吏遠甚縣官
官人動則超爲給事御史過漢法遠甚茲又有
聲鄆也旦夕兩臺必且露章讎侯廟堂跡侯後
先露章必且用異等讎侯今日之旌書其嚆矢
矣是時侯當入爲臺省而採野史傳循吏者將
指而曰此秦晉齊魯良墨沒也其其具邑人某
子甲序中侯竟弁髦不佞說中

快蜀集七

五

宋鳳石臺獎序

永平鳳石先生以經術亡室來訓子鄆人士
無不日星之也者不泱歲一試御史再試學憲
三試省闈皆高等山以東無不日星之也者已
先生門人梁氏太東用先生指魁東土薦南宮
卽寓內無不日星之也者先生最聲一朝徧天
下臺察錢公亟才之遂馳勞書予先生功云初
堪輿家動稱庠左右塊圯狀不利鄉會戰者先
注攔然謂二三子豈渠忘守一獨山諸先哲于

耳與彼固羊角茲也弁髦吾時術而罪吾土斯
何惟鹿鹿無奇矣今日之事我爲政二三子罔
曰弗克月爲會者六會爲文者四亦或七彈射
唯黃務中系忝更用手筆先多士先輒捷捷輒
膽炙人口卽不腆之俸往往爲多士漿糲具間
有夷癸呼者復慷慨走所急嘻先生功鄆者偉
哉吾睹職訓者類以格自杓斤斤焉獨斬家于
贊不則委之力誠涼怒曉曉者謂世之人無聞
知不則秦越曰此司教者肩也故代庖焉爲

司教細先生不也迫欲不負也又迫欲不負
官迹其後堪輿先文字寧仁老于學上老于識
今譽髦多梁氏嚆矢者首多先生功不置臺察
非知人哉繼自今步梁氏者豈少而日星先生
者愈益重旦晚縣官采先生名諸當塗者爭實
先生功梁氏輩以對縣官必且按五更關內故
事非次拜已桓春卿以何湯而侯一勞書詎足
直先生功邪吾鄉劉公張公僚先生乃請不佞
曰子之言得先生崖畧矣請藉手以贈

梁太東舉鄉書序

太東蚤富環才舞象時輒嫻文文輒空齊魯齊
魯之士日星太東聲者見謂魁寓內當如承嚰
顧四試而四不離余惑甚及讀所爲入穀制稅
容與爾雅驪驪信腕綽有局四海凌八紘之韻
字則听然曰以如此才何渠不琅琅驚齊魯哉
先是太東與余石交而穎華萬于余余每遜君
執牛耳訂盟君彈射雌黃悉中累黍迺其劇意
相武者獨于蘇長公歐六一也君子千載賞心

意匠同符絕不作人世嶄峯聲語余居恒簡
所知曰祭酒吾黨者太東乎已余前君濫和氏
場者七年泯泯不章而君一朝上下風雲崢嶸
出余右也余可如何快愉哉君方上公車待
軒對舉疇曩所蒞鬱而鑄藏者借箸于縣官之
前縣官必且才君用魁多士斯旦晚離君已夫
士人者往往不離之患離矣行通籍青紫矣脫
不國而家不公而私不正而吏卽從是操大七
尹天下其謂生平何吾人生平不忤衡而譚忠

義邪不抗臆而禦志節邪督加之位無寧弁髦
所學賢之而媿媿焉爲身擇官爲官擇利趣得
一號以梯榮寵竟令曹起而議者謂先資爲丘
言嘻胡不引宋王曾事觀之也溫飽不緇科名
無忝夫非吾東土產與古之人處與澤則思以
道誼裊身處巖廊則思以道誼鐸世余與君相
信猶列翁所不砥行樹德以差齊魯則奚取太
東者才而況余哉太東數四稱主臣手觴觴余
曰願與吾子之交傲之也

次峰張侯兩臺嘉命序

次峰張侯兩臺嘉命序

初公以秦晉高第來人謂鄆彈丸地未足當公
舊所又巖邑之半公則日夜奉三尺髮百弊儲
胥吾吏民者萬方亡以易心待人與事語具不
佞曩所爲叙中而一時臺察守相諸大吏皆才
之客邑奏事卽疑且屬重者振勢者允弗竟者
輒手牘問公而何藉以理諸大吏得公上記輒
嘖嘖稱善公下車俯仰爾而頌者蔚起奚老于
吏若是他日從鄉大夫交驪杯酒間見其論文

文所錄大氏縱橫遷固而時時飭以已意高渺
朗徹如其人是無但老于吏也又老于文已羣
博士弟子較其制執立甲乙之明日出所評騰
亡不人人厭服蓋叢臺張季子之言曰公在長
安古文獻地所識拔豪杰不斤斤驪黃牝牡內
而季子者政揆之鹽車登之上駟今京兆所魁
大戴禮我慈也吾邑自雙巖先生沒科不數人
仕不數廬堪與家動引百六爲解不則以學宮
垓圯爲解公旣還觀所執曰二三子雉羔寶有

次峰張侯兩臺嘉命序

九

闕豈可以當吾世而次且爲自是每朝諸生動
皆孟晉語夫公以文章飭吏治不佞近在宇下
期月而始得其吏數月而始得其文乃御史臺
一朝而兩得之兩勞之御史知人哉當公在秦
日清臺雷公爲朝邑人去長安數同輩耳公甘
棠之細而直指黃公已于山西事而竣公始至
亦董少選目之是時庸詎悉公吏治者乎則文
者乎乃今耳而目之稔矣曰是不負吾秦也者
是疇昔之赫赫于晉也者交謀尉薦而淺其時

競以勞書相予也御史固知人哉吳公鳴孝文治行第一司馬相如親受七經而所客賈生至以朔服大典傾動人主吳公之名用是大顯公以雄才試吏以經生業試文方今四土牧宰士爭濯勵風氣日上而公之露章且接武兩臺全至異時縣官徵如吳公者問其治行有秦晉齊魯之蹟在問其學有秦晉齊魯二三子在問其客有張季子在縣官行託重恃力爲時名臣則不佞所稱老于吏且文者豈丘言也

震岡樊郡守七旬序

翁于余爲父行不難以小友交余余復交翁之子盤陽猶子岐陽蓋世稱羣紀誼云岐陽偕諸親謂余吾季父今年政七十知吾季父者惟子請子一言爲壽念余再行役五年于茲矣而不得爲玳筵客安敢以不文辭老氏之言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人但知盈之爲用而不知冲之爲用愈出而無盡也以盈用者畢能而往能索而匱以冲用者畱餘於已而物莫之勝能索則

盈者亦訕而莫之勝則常有餘以待天下之至變故用之道莫善于冲彼泰嶽滄渤其靈氣何所不蓄觸石膚寸靈雨天下潏潏蕩蕩爲百谷王而莫測其津涯然而不數數也及其產則榘楠珍璞火齊水難恣所求之而不見其竭何者以靈秀之不盡洩於天下而用之冲故也吾嘗持此求今之士大夫翁其庶幾焉翁爲少保大司馬令子當其爲諸生時大司馬嘗以定亂功受世廟眷知勲名貴顯一時無兩里中無不

爲翁慕說而翁若不知也日屹屹空齋中挾策吟諷不輟偶一舉翰藻思泉湧綺語霞飛諸文學莫不三舍辟易之以故每試輒高等時亦謂一第儻芥耳居無何以大司馬例任爲郎勉就職嗣判廬州廉平伉爽多善狀再遷州刺史不拜歎曰凡吾所以之官不欲委君命爾豈以五馬而遽羶之治康有先人之薄田在遊目有敝篋之賜書在兩者足吾老矣於是力請歸歸而養益遠學益博自汲冢委蛇之藏以至稗官

虞初諸書靡不窮索一經覽觀終其身不忘談
古今隸憲典如懸河建瓴宿儒皆遠巡不敢對
卽安世多識陸澄辨難無以踰之家居不喜問
生人產產所入不能給所出翁夷然不屑也獨
與二三耆年稱社而盤溝之上情至則飲興至
則詠陶然義皇已上人而性尤坦率於物無較
有犯者輒趨舍人子謹避之里中亡不飲翁之
醇而稱大司馬之世德不衰夫翁以蘇倫之才
僅守半刺而早謝政已位不塞望而清德載世

大司馬集上

卷二

又比於胡威父子未嘗有所矜激以射名當世
挾持者有餘而出之者恒不足所謂大盈若冲
者非歟惟若冲則常得用其所以盈而蘊之爲
博綜揆之爲風騷凝之爲太和以與泰嶽並峙
滄渤同流玉樹瑤枝輝映于庭階而駿駿未艾
是其神之不盡洩於用世而因得以自用也卽
造物靳與又奚能執有限之算以窮其所自有
之無窮哉顧此未足爲翁侈也翁之先左司馬
在 文皇時出則彈鎮濟水處則相羊草堂蔚

然爲時名臣大司馬自單騎定雲中之亂雲中
人至今尸祝之比之郭汾陽而翁復以清操茂
學爲醇儒爲廉吏爲香山逸老異日太史脩編
年列傳之書三世名德榮流不朽則今之七十
猶嬰之未孩也敬以是爲翁壽遙舉翁之觴

鳳岡楊侯嘉命序

鳳岡公佐武林劇邑有聲當潮路者察能以狀
聞尋卽真典鄆未渠旬日切治辦郡國守相泊
爾臺部使者亡不耳而誰之多其賢會少宰汝

大司馬集上

卷二

泉翁得中丞代乃露章首勞者公矣初鄆頗著
沃名比年凋劫幾不支公下車勤拳問三老故
則惘然曰吾卵翼地也當吾世而凋劫之奈何
事此儲胥者爲且也百姓望歲我不後武林吾
獨無以武林乎鄆者念田賦多蝕之上猾以災
小屋小屋見謂如拾藩然亡敢嘗公下令聽田
更請嘗于官餉者懼爭上所伏賦歲課之入主
者橋索且倍公劇意勾較時時衡之峻其罰衆
昨指罷去漕南之役曉曉焉不二直不往公奏

以直往毋以人往旋得報可羯獋柴虎者動相
株累以萬一其勝不者市佐驗金爲左袒計又
不者市掾書金爲手上下計公洞諸獄匹如觀
火片言連柱之爰書裁矣是公治鄆章章大者
也公治武林治鄆治總之不出詢瘼禁刁兩
者中丞知公哉吾觀傳循吏者嘖嘖稱職軒勸
採諸政獨冰檠不稱以吏所固然也公二簋自
將寧翅諸生時卽宇下如不佞亦罔敢以一魚
相加遺恐煩公懸耳中丞此而不勞也非亦太

大司馬集七

十四

史公意邪方今四野救寧功德海流者無已時
假令縣官徇科臣薦公之疏下尺一爲召不佞
當從四民後援冠子翼故事以解公能無惠顧
也乎蓋不佞吏吳者三年今尙恣恣然班情公
也有識者誠抑掄走矣

陳貞父制義序

貞父生十有七年而余爲其邑令試所爲文峭
拔奇警有凌雲氣余曰是駒也而千里遂以冠
其曹已而學使者試亦冠之大中丞直指而試

亡不冠之當是時貞父之名籍籍南服卽一第
猶掇之耳乃屢試而屢不辭戊子余按部其地
距爲令又十四五年貞父尙守諸生間而文益
有名再試之雄渾汪洋邈不可卽視昔加變復
冠多士是年秋顧又不離余始大驚天下果有
千里之足而畢世類首轅下者耶貞父益攻苦
自若辛卯乃得薦于其鄉而第于今年之乙未
第之日余方視學長安取貞父文讀之典則沉
確根極理要似又一變時主司力追大雅得貞

大司馬集七

十五

父擊節者累日夫文患不玄詣耳誠玄詣卽遇
有蚤暮時有利鈍何渠無賞音者珍識乎余十
餘年三見貞父而貞父之文三變由奇而正由
粹而精譬之百練之金千淬之劍赤光紫氣直
射牛斗具法眼者恨相見晚亦復誰能後之貞
父匿犀豐下侃侃有志操下上今古詣于民故
見者知其爲非常人知其爲大受器天之久貞
父不辭而離于今日也寧獨老其文無亦老其
才而爲異時柱石地耶余曩者謂貞父千里嘖

未可量矣

題周卿張惟範小詠引

惟範於余爲同年友又同里釋褐後數相過從
簡朴直率又同調當是時惟範不一齒及詞賦
而人亦莫能以詞賦名其後二十二年見所
上大學貂璫諸書而得惟範之文明年以八
賀來出所刻小詠視余又得惟範之詩嘻人之
玄詣固未易測哉夫惟範以名諫議出而浮沉
外僚至今也卽湘潭龍門且不免牢騷不平之

大司馬集

七

感乃惟範漠漠爾卽諸夕郎之所蹶而趨趨而
昌者人人而是誰共餽蹇一馬曹又越在涼隴
外數年不遷乎乃惟範漠漠爾視其胸中吞八
九雲夢視其舌吐五色霞居嘗坐日觀峰頭眺
大壑援筆萬言旁若無人稍聞真宰謂何物張
生也者而太橫爲至宦轍所經采石天台劍閣
崆峒佳山水處無勝不遊無遊不詩今觀小詠
諸什有正骨有遠韻瀟然皆然舉人間世所謂
利鈍成毀升沉顯晦之數一切以風雅消之都

無所問始知惟範之玄詣果未易測而詞賦一
班之不足以盡惟範也余之得惟範晚已惟範
顧余驟然笑曰當吾世而有知我者如子子其
桓君山耶請以子之言引吾之詩

送向懷蓋應 召北上序

懷蓋所爲清河五年大有聲御史大夫以洎御
史察賢後先凡十八薦今年春 上特命太宰
徵海內縣令祿五年且最者僅十有五人而公
由清河令冠簡書中外見謂 縣官得人云初

大司馬集

七

公生而穎異秀舉七歲受王父精所翁毛詩解
聲律舞象時輒驚江漢士武昌吳川樓才公少
年胡老於文若是甫弱冠學使者強公上明經
選對 內庭時大司成荆石王先生負人倫鑒
慎許可歎口公才不置而翰撰屏麓含虛兩范
先生期公掇一第不翅承蜺會丙子秋精所翁
開八表亟欲及見公顯趣謁選人公不獲已屈
首就清河令清河雖古侯王所國乎比來地赤
民効令長卽勤拳數年無良法者公下車問三

老故則憫然曰吾卵翼地也當吾世而無以功之奈何事此儲胥者爲念彈丸黑子地旣脫者半以賦故無敢田者公恣民田令復之不繇淇溢洹漳邊清河秋霖一水之往往治其邑爲壑公白之當塗者曰不渠茲恐一日水怒爲清河憂力濬四十里河得無害邑丁南北織路中貴諸使者全至公坐堂皇勾較所手符契誰之屬者率咋指退上猾蝕歲入不賦小屋賦且倍公下令徧嘗上猾地嘗皆身之曰吾必賦此而後

大司馬書

九

朝食蝕思爭上所伏賦羯羴之衆動相株系以萬一其勝不者市佐驗金爲左袒地又不者居間至矣公片言連柱訟者口爰書立裁卽人人亡不得意去民方苦半菽又苦逋負公上記請檢帑中羨緡抵之遠近色喜戶口登下公洞如觀火已而曰吾慮未者求多于民也詳之籍邑錯山東中游徼者秦越其禁公時督賊曹千擲之赤白丸若洗膠序士斤斤時秣鮮左馬法公視之囊中藁數以累黍彈射之用是舉鄉書者

多名士縣故無志公曰今日之事我爲政延掌故二三子訂其崖畧公文之裒然高雅識者推爲邑乘獨步是公所爲清河大都也此寧但老於文益老於史已又讀史見右文薄賦勸農者子長嘖嘖侈爲美談而發民治十二渠鄴人千載有餘思焉以公伉爽便治功於清河絜之古人豈兩也顧公之才足以蔽清河而清河無足蔽其才方今聖明行制也天用人也鬼懸異格以遲良有司而公自良有司起家茲往也石

大司馬書

九

畫風議且屬之諸邑利病旣劇心耳而目之矣一朝條所見聞者奏某也利亟宜興某也病亟宜除移其功清河者功天下輦上君子將無曰果川樓荆石輩之才清河也不丘言而一清河果未蔽所才也豈其熟字昨之故當不諱之朝私其所卵翼清河者而厝天下之民不如奕棋必不然矣不佞信公如列者也何以波我永年哉何以波我永年哉

侶永若鄉薦序

永若以才舉辛卯鄉貢高等生二十四年耳其尊人肖山方以盛年爲廩諸生有名舉于鄉有不必才者矣而永若才才有不必少者矣而永若少才且少有不必舉者矣而永若舉且高且及其尊人名士之盛年里人爭噴噴豔之會所善趙生廷言至自歷下語余曰子知永若所繇舉乎永若之三世祖尚書公當成弘間冠冕名臣勲在竹帛而澤流于桑梓者迄今八十餘年人人尸而祝之不忍口其諱乃清白所遺不再

二十

傳而家盡落行馬之廬亦折而入于豪有力者之手尚書公厚積于身而收之子若孫者如彼其薄將謂天且夢夢以今觀之風之積也不厚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負大舟也無力亢宗如永若天子尚書公當復其始哉余曰善言天者子也已侯生中鵠晚廷言而笑曰何物肖山乃有此兒吾嘗與之揚扈風雅下上典墳語語中窾不能倣以所不知一經對壘風雨驟而鯨鯢走也卽亡不索矢倒戈逡巡避者天不

生永若吾其獨往矣咄咄奈何不裊然絕多士而奔也余曰善言人者子也久之永若來余一再臂交之玄朗瀕洞如披松下風泠然清絕快士也至迹所爲遇族黨友人及諸公卿間者噤噤退抑無毫髮少年負氣之習而耿介石如不絕俗亦不徇俗往往往主所獨運則向兩生詫曰余曩者鑒節永若制稅知有今日矣不圖老于器識爾爾豈天之報尚書公于永若者得全全昌乎昔賈太傅王子淵皆以妙年俊才擅名文

大蜀集

五

苑率不免浮華跌宕之氣永若凝重不啻處子乃又不啻黃髮此豈尋常新貴可幾也主上銳意雅道移易一代風俗頃納言官議中秘之彥非輜光剗采端方有度者卽藻如春華不得與虎觀石渠之席永若大人甘泉之技不難揚馬惟是尚書公忠厚正直之風百年一日者在羹在牆可步可趨九霄有路不奏輪袍千古爲襟不求鶚炙異日與尚書公人品勲名祖孫同烈俾世之人引君牙之篇爲頌曰纘乃舊服無

忝祖考斯所稱永若也才足爲尙書公答天者
哉至以舉首相期許自世俗語余無取焉兩生
以告永若永若造余曰咈堯嘗我哉吾生二十
四年未嘗旦夕忘我尙書公武也吾尊人亦未
嘗旦夕不望我如尙書公武也無所事子雖然
子善言天人之際者也不後兩生矣請次其說
爲吾家家樂

邑侯顧公臺獎序

鄆故稱饒土其民力田樸茂寡羣爭多禮讓令
長率以卧治奏最遷去比年歲之不易公私如
洗會一二大獄成其百六耳食者遂謂吾鄆不
在孟門太行下是未覩我侯今日鄆也初侯用
明經高第推擇爲鄆所知有齟舌者侯笑曰不
見奏越入乎雒陽爲老人醫邯鄲爲婦人醫咸
陽爲小兒醫隨俗而易顧理人者方畧如何耳
甫下車進三老問民利苦興除狀諸大吏後先
所下記籍而手之以時報成事先是大曹吏強
半闕羣胥受署因緣爲奸猝下令人而較之非

文無害者黜城社以清已而念四三富室主賦
緡者家盡落夫夫何辜無亦唯是條鞭築舍之
故乎立請當事者必行之劑量曲悉一出侯手
左右亡不辟易民大稱便已而念三時不雨徒
步含泣日走羣望不霑足不止從來籲禱未有
如侯累月齋蔬一毫不欺者已又念饑民遮訴
車爲軹必得報而後賑不其孥而亟與菜色者
約旋至旋予不兩鷄鳴而竣全活者亡算已又
念健訟者動詣臺對及鞠之烏有也侯呼之前

吾不尤而悍斯豈而腹果然之日哉每對簿罷
歸衷者辟者交相戒無犯已又念崔符中往往
以升斗粟劫殺人干擻之法以身先之鼠盜皆
鳥獸散杖生麓已又念昂霄者匹如晨星朔望
朝諸生課其稅一經丹鉛人人歎服其大者華
羨金絕罰贖餐冰自甘懸魚相矢有范萊蕪之
介而韜其迹不以居間之言爲軒輊不以陽喬
之情爲愛憎顰笑不假彊禦不畏有包季蕭之
公而泯其名遇民如嬰兒遇士大夫如芝蘭遇

更從如敵國有召翁卿黃次公之恩威而時其
用至其真醇未滴之天汪洋無涯之度不自智
不自功唯恐推心置腹之不及卽古循吏且遜
三舍嚙此豈難一耶哉此豈一獎書足悉哉異
時薦剡交騰簡書特召今日鹽臺寔兆之矣
夫鄆一也曩何如其難侯何如其易天下事在
擇人不在擇地固如此侯吳郡人名能文與余
座師檢菴玉陽兩先生友善兩先生嘗語余曰
東南文學宗工其寧所乎以觀我侯政事曾幾

快獨集卷之七

王四

何時而獲上得民駸駸然聲馳齊魯爲臺諫階
也侯獨嫻于文學已哉侯獨嫻于文學已哉邑
尉沈公謂余言信請筆之爲侯左券許之

快獨集卷之七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八

序

濟侯萬公兩尊人榮封序

今士之通籍官下渠不欲親及於榮自陪少以
蔭上下而能及之親與其親之身者十不二
三云蓋張忠廣季之鉅典不翅漢廷下璽增秩
賜金何得易逢哉我侯坐擁雄州也至自濟之
支郡鄆治最也上省直指山以東者郡縣狀
可其奏遂用超格煩以濟濟古任城九達而達
畿之喉也非侯不可從昔領者稱難侯高卧郡
齋吏習民安久之官若無吏庭若無民旅人估
客往來行者若抵家知不能久借是用爲慮侯
及考績之期詔下褒賞尋以其官官太翁曰
奉直大夫如其子太母曰宜人於都哉厚積之
家必厚食其報成理不毀二尊人者皓首配顏
如十二樓之仙進賢珠鳳五霞在帔金章在縣
劔佩璜牙鳴舜鈞之石受我侯綵衣之娛於榮
戟深內合兩郡子姓相與歌舞趨之以望見末

光稱觥爲壽仕而榮遇卽此豈不迥出朝紳之
右于以侈忠孝之談聚哉侯思不置而二尊人
者履之了不殊布素人澹如也其用有極思乎
非泊榮也夫醖筭一受鍾釜一受醖筭不如鍾
釜之灝汗沍遂一盈歸墟一盈沍遂不如歸墟
之渟泓殊於量也尊人者之量將無廢尺寸之
度刺史之秩實要而峻朱丹之轂實美而艷五
馬二千石之奉寔庶而蕃而履之澹如則世芬
世味一切幻界空之天植其性矣其再四之澹

水蜀集

二

如一今也不蔡卜也於時天人交沴爲梗海內
亦多事秋至厯 廟謨幾無虛時兩都省會重
鎮咽喉之地如濟者又匪異伊人任幸今濟之
理得侯卒業可無解張寧一之絃銓衡按績而
序伐明不次之庸非它人必侯侯又何難以易
鄆者易濟而易牛鼎之雞于盤錯之地哉此尊
人者履膺而澹之心也民不佞抱疴深山偃蹇
宇下勢不能借箸挾纓從君侯登壇展采而侯
方騰凌如遇宜必有以厚自處於來也者求以

釋 宵旰而慰尊人者之極思也詩云邦家之
基德音不已則侯之自處已

送李齊州尹平山序

先生署其鄉之新城諭事有作人聲再補吾鄆
才一歲距南宮不兩三月而先生以平山令遷
去先生江右癸酉易偶也又世家子其一再屈
首掌故豈旦夕而忘九萬之志惟中士人望先
生前茅者豈旦夕而忘九萬之視乃先生竟平
山矣于是鄆之二三子不爲先生遽甘也向余

水蜀集

三

系欹低徊者久之余不謂然夫平山界在瀛海
太行之間古燕趙用武之要區也頃疆場多故
縣官方急材有力者儲胥其地而先生之名在
公卿間最久在齊魯又最著今君之除推擇而
往耳子多士以平山不足重先生耶初余坐先
生之春風也胸無鱗甲語無粉繪動無機穽泓
涵坦脫與天者遊而又無之而非繩尺也者當
是時得先生之器已而燕見談說六籍懸河炙
輟不能傲以所不知稍取制稅讀之沉鬱爾雅

匠自性靈絕不尾經生刻畫餘濬得先生之才
已討多士而訓之右名簡左偃曲雖黃其業藥
石其德大較倣宋安定公遺意高足入穀者不
問而知爲先生弟子得先生之範先生不携家
亦不家于官首藉之外稟書與俱天壤中不知
何者美好亦不知諸生問遺何者有無薄厚有
司之庭求先生一居間無之矣得先生之守鄆
不天數易長吏有拙如潘安貧如史雲不獲良
去者有巧如司馬安恣如周陽由獲良去者先

大司馬

四

生第仰屋而歎奈何百六此單赤爲余從先生
微及之先生笑而不答唯指畫民間利苦纏纏
聚米也最後得先生之政蓋至得先生之政而
先生之黼粉世道水鏡人羣者淵岳乎不可津
涯已此而平山也文可遊夏治可高俟平山不
足重先生先生顧不爲平山鼎呂重哉且左輔
近在日邊制臺諸史推轂郡邑者以十數有如
平山之政卓冠畿內彼且爲戴星彼且爲迎刃
彼且爲茹檠朝口碑而暮楓陛矣 朝廷用才

匡時者上竹帛紀才名世者傳奚論乎南宮之
九萬不也多士試問先生先生而果鮑叔我異
日赴徵車請以勾漏之砂相報

萬 侯部獎序

計部使者楊君治粟事竣司我侯有民譽亟賢
之例不得疏名以 聞馳檄旌予詞甚美邑博
士弟子員喜可知也問序于余余謂一計部旌
書詎足爲侯重侯之賢詎以一計部旌書重夫
吾鄆非頃歲所稱孟門太行耶其民非頃歲所

大司馬

五

稱剗羗而善訟者耶諸帑賦非頃歲所稱勢如
絲姦如山下之人故以逃心嘗上上之人亦敵
敵焉日尋其緒而日不可詰久之遂兩已者耶
侯以高第世家來首延見父老子弟問民所利
苦甚哲曰吾束髮于芻蕘乎虐心也登堂左右
顧吏皆抱牘辟易無敢仰視以爲神明當是時
受事十日耳會有五歲戶口之役是役也蓋自
府倅而易之侯者先是里胥田籍具矣以府倅
故低昂已意者半侯下令里胥今日之事田爲

政疇寬祿而瘠疇減祿而腴疇瓜分之使不存
疑疇附庸于豪有力者使不吾跡其亟易籍籍
上侯則人自爲對以奸合者離之以奸離者合
之所予登僉曰可所予降僉曰可各欣欣得意
去故事長賦者產不盡落不竟首尾不數年不
竟侯既核上戶者百矣歲用二十漕者四二稅
者季各四季已輒令謝去不相累是五歲而三
月庸也復僉曰可而又約束職區者公無得病
長賦者以逋而私亦無得兩其歛爲民病侯方

大司馬

六

矢於衆曰吾一日在事一日不問羨金也從前
長賦者有毫不知勞毫不知費輩我侯之平如
衡明如鑑清如水者乎夫鄆之不得爲鄆大都
賦禍之也公爲賦累忝無所不燭肥瘠無所不
鈞遜心者無所容羯獍者無所逞以茲牘益清
訟益簡卽對簿者至立訊而退十一法之十九
縱舍至梗陽願質之獄或又蔽法則又不憚以
千言而洗數年之成案一時諸當塗者翕然謂
侯也才羣邑之士民謂侯也才隣國之日星其

聲者謂侯也才不半歲且以侯之故重吾鄆曰
鄆故良邑也無復被之以孟門太行名矣不佞
猶憶曩者期會程書六曹重足于城旦鬼薪而
救過之不給民亦出入桁楊欽拳間無寧膚者
以觀今日何如也撫察而下守相而上事事督
過吾令長不少原卽不督過亦宜于庸衆不篤
乃若肝膽意氣信如列省俾聲價一日而出諸
百里之上則寥寥矣以觀今日何如也庖丁之
刃十九年如新發于硎侯之新硎曾幾何時而

大司馬

七

爽介便治上獲下安爾爾兩臺露章首薦非侯
其誰歸休乎君露章而賀不後也無徒以一計
部旌書張之博士弟子員歛容起曰子誠知侯
顧侯不重于計部之一旌書而重于吾子之一
言姑次其事爲露章嚆矢可乎許之

樊震岡令器盤陽遊辟離序

當正嘉間少保雙巖翁從御史大夫超拜大司
馬是時太守公震岡方稱博士弟子輒崢嶸有
父風已縣官讐少保翁勞子之蔭以震岡往是

時盤陽方在襁褓又崢嶸有祖風譚者謂世德云而太守公不翩翩佳公子也日夜下帷治舉子業久之以百六不得志屈首選人佐中執法者十餘年一麾出守旋拂衣去盤陽復日夜下帷與以一日而伸厥考乃又以百六不得志作而歎曰吾固不能躍吾冶中將蓬累終身耶大丈夫雄飛謂何徒刺促里中爲尋用郭有道例孟晉辟離友天下士嚙盤陽亦足豪矣樊氏自守一先生行軍濟上時蔚爲名臣文獻甲于海

大別集

八

岱少保翁崛起霜臺百家傾風萬流仰鏡鉅令子姓董董豪此哉漢唐以來門功門庇數拜官至相國而我明策邊臣勲勳予金吾緹騎三等令世世食不竟之報以顯在昔雲中之變少保翁單騎剪除活億萬生靈于壘粉中非次之賞相望于道卽爲子姓勾一緹騎何難者旣而鎖鑰北門儲胥帝里虜亡不人人咋指遁去而城輦華材峒湘諸奇又卓早廟堂上卽爲子姓勾一緹騎又何難者少保翁曰此非臣子所敢

幾也屬分宜相橫政府少保翁力不能與金交驪之竟報罷藉第令太保翁如司馬安巧宦又推金長安與主舉其子若孫而錦衣之無庸此今日辟雍也此其工拙表正徑庭如何也知不以彼易此已長卿上林子虛什百士輩不入貴不得進而何蕃起家槐市取高第爲世大儒同舍諸生至不敢與之齒盤陽薄辟離生乎舌本烟雲筆端風雨總之君家故物持以角兩序對大廷匹之伏櫪老驥一旦驕驥恐天廐四十萬

大別集

九

一洗空矣樊侯樹漆易世而後獲其用庸詎知盤陽爲國大器非少保翁父子以其遺遺之也天之報世德固不在世爵內哉諸所親顧予曰子非丘言也請以贈

王階所令器維風文學序

階所少與余同筆研稱執友其令器維風同兒子淳入學又稱執友而維風于余守父執禮甚肅老成風度不意弱冠者得之豈其二戴禮淪濡于過庭者深耶抑自其性耶階所者以二戴

禮起家鄉進士者也請言禮夫先王以禮教天下期于使天下自得其性而遂其質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又知之民不能也而以望于民之秀民之秀非士耶士而肄之學宮大而正業明德細而操縵雜服六書九數千戚羽籥之屬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大指不過使之蹈習涵泳憬然自得乎性之質而止乃其駢藻非誠爲文而所繇適于純樸粹白之路也故古之士文不乏而質有餘三代以還皆迂其煩

大司馬

十

細薄其勤苦黠慧趨捷以爲能蕩佚奇袤以爲達膚敏無容青衿有刺先正之文以後世之靡文漸滅盡矣何質之與有夫古之士勿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士爲民風民爲士草其號也貴其道也尊今之爲士者去日用飲食之民曾幾乎于古所謂庠序而孝弟者躬自鑒之而徒曰吾能文吾能文學宮無以重士士亦無以重學宮則其賤也不獨始于秦矣士而今日學宮也自非大破其習之所溺崇禮以復性返文

大司馬

二

而之質刑于一家式于四方以副我明天子崇雅黜浮之意卽執甲大廷榮極九列世何賴焉竊見郎君進止言動卓有古道于世之目爲能者達者之類亟吐棄之而孝弟外無地非學無學非禮庶幾先正純樸粹白之質而無復後世之所謂靡文者態異日必且爲庠序重必且爲海內風令嘖嘖賞識者諷不在范希文秀才下嘻斯余向所稱士之慕且貴者哉他如世濟階所之美自君家三槐故事安用頌矣客有笑余者曰子談禮于戴晉人之前真成一呖也余謝不敏而退

送沈南津移元城序

先生守博士自德清而鄆凡五年所中間直指使優錄者三學使優錄者四試省闈者二諸臺察制府持旌者五最後按山東鍾者心儀先生所至必口其生平爲旁博士風俛薦之矣竟以里人故引避而所爲旌語美甚主爵者尋用是擢先生元城諭云夫先生之一再爲博士聲藉

甚矣法當六館乃董董常調遷也豈主爵者必計薦耶抑主爵者爲今陸五臺公又先生里人輒亦引避耶先生英敏簡重寡言笑性獨嗜書于其鄉禹穴所貯圖書之遺亡不盡讀西京而上左氏三閭大夫南華老人韓之孽公子及西京而下曹謝沈宋李杜諸大家之遺又亡不盡讀以茲思窮塊圯語駕鴻濛有玄必鈞有吐必瑰暇與二三子揚摧制執則又毅然以爾雅溫夷砥柱之終不以子雲之奇字必入人侯芭也

大綱集八

十三

自追曠集一出而奇正離合文章之大觀備矣追曠集者先生所草詩若文而刷之苜蓿齋者也今某集具在世有桓君山寧令先生之玄不傳乎而先生壯志勃勃猶然抱賈生之憂切劉向之憤當其需次邸中固嘗走黃沙臨大漠流覽山川要害之勝歸而爲九邊石畫悉中累黍余間取讀之感慨激烈卓有吞七澤擒五岳之意氣余竊謂先生非直老于經術且老于經濟曩所觀者壺子地文耳方今金馬石渠之間

如枚叔良自不乏浸假 當宁者有大撰述有大疑下丞相九卿給事中御史博士議計是時博士胸結萬古者非先生不可矣昔者安定公之教授湖州也天子重其人取所設科條著爲令甲旋進公國子直講先生學行絕倫文武洞徹在吾鄆爲齊魯士林赤幟今去元城又當爲三輔士林赤幟 上旦夕聞之必不愛文學侍從之貴以急先生然則鵲起異日之六館而與安定公同不朽也有待哉有待哉士有習余者

大綱集八

十三

曰子慎可而獨先生得被此名也以行與露章尉薦何異請筆之張我先生之行李

醫學鈞玄序

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斯言出世庸有以末技技醫者余謂醫道與理道通焉其可忽諸傳曰國依于民民有疾病匪醫醫之則天札茲煩吾懼國之元氣日索而民命罔攸賴也醫之裨于國詎淺渺哉在昔神農蒼姬御宇不暇爲生民初一切規度而首命伯岐醫師爲民立命者

誠念之也顧譚醫非難入玄爲難素問難經以下所稱邃奧者不東垣丹谿河澗仲景諸書爲最哉而學醫者見謂繁浩無論糠目井蛙之見種種茫然卽稍悟意義者亦悲岐焉聞于肯綮安所登扁鵲之堂而發長桑之秘也乎吳太醫杜居士夙抱儒術有文聲緣漱醫籍自醫久之玄詣彙而成帙名曰醫學鈞玄間以視余余讀之類皆剔微殫隱標絡分科仰窺陰陽之秘俯辨燥濕之宜中發精脉之蘊淵岳其胸鳳麟其

快園集八

十四

采嘻誠玄矣誠玄矣余爲茂苑民役一聞閭閻疾苦輒惻惻然若痼瘕在身每歎醫無良焉爲壽民計茲籍行當令人各自醫醫各自玄于以上補鴻造下拯蒼靈紓吾憂而壽吾民也固易易哉審如是則號曰居士醫國上醫奚不可也

求生錄序

按使者鍾公讞六郡獄已於事而竣矣列其未蔽法者四十四人奏旒之報曰可藩臬諸大夫以公求其生有得也亟鍍之梓風治獄者

問序于余余病處山林不能望見公威儀則嘗竊聽里人頌公之讞矣公侃侃特文法無害居恒念主上寬仁惓惓欽恤又當半菽之後園主庾死者至以澤量今日之民命我爲政胡可以當吾世而益之斃所至一切謝絕日夜手爰書彈射其隱一緒可尋一竇可開輒乙之丹鉛細注如經生治書義然慮之日恣其所欲吐往返詰難務與諸大夫矢心交覈毫無遺恨誠可傳以生議立破所械曰吾不難以一白簡易爾

快園集八

五

七尺也數十年周內不白之冤不啻時縱舍矣公于所得縱舍者惻然歎其生之之已晚于所不得縱舍者復惻然歎其生之之無從公之苦心求之也將所謂揚一人之德平三尺之法回萬民之命者乎公法臺也雷霆威爽何有于蟻螻風采貴倨何有于簿獄而况輕重之効業有成評出入之嫌動多引避自非至仁至公至明至斷者卽見謂可生誰肯求之誰能求之肯于曼倩繇御史遷廷尉民自不冤子孫大興爲

漢名臣公海內所稱有道君子也。好生自其性，亦自其職。寧計此者，顧我東人，寔用曼倩必之。矣。公按部惇禮崇廉，興文獎節，齊魯之間，彬彬嚮風。生平淵源心學，于日省編足窺其大，姑不暇論，論其所以求生者如此。

東吳武舉齒錄序

余既舉東吳勲胄及良家子五十人貢之大司馬矣，故事置其文若齒，皆不錄。余謂縣官關武舉，以急將士，未嘗少後武，奈何厭薄二錄，不問

快園集八

六

也。亟命所司錄其文，俾得視賓興士已復錄其年籍，世系齒之，亦俾得視賓興士。于是諸士比肩而列，把臂而交，稱觴而條世講之誼，一如生平。驩相伯仲也。夫從古猛士宿將，類皆通脫，自喜氣蓋一世，安所事逡巡尺綬，顧影降心爲子。犯有言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乃大蒐以示之禮。所謂禮者，順少長明貴賤則齒之說也。孔門賢如仲路，不千乘治賦才耶？一言未讓，卽有勇知方，無取焉。諸士翩翩鵲起，行請大司馬都試矣。

一旦被推擇于城而腹心之宜遵何道，無亦取今者序齒之義爲久要乎？雄心俠骨，不以自豪，說劍談兵，不以自勇。飲羽穿札，不以自技。橫槊倚馬，不以自才。聚米借籌，不以自智。信義爲金，蘭志節爲臭味。社稷生民爲牛耳之盟，白水青松升沉顯晦無相忘也。斯古熊羆不二心之流，而敦詩書悅禮樂之遺風乎？異日竹帛帶礪，口不言功，舍是無所復之，不然業已入彀，猶然小加大少，凌長豪舉，意得無所改于喑噤之習。

快園集八

七

甚者趨利如蠅，趨名如虎，走羶營窟，棄同袍爲遺跡也。禮讓之謂何？視賓興士之謂何？則諸士之果不必齒而前事者之不必齒，諸士以錄也，亦宜今日之事，汝爲政毋使當吾世謂錄不負汝而汝負錄以重貽舉者羞。

李大中丞 奏最序

莊皇御極之五年，慶池李公以進士高等讀中秘書，尋以直諫執掖垣牛耳。天下想望風采，萬曆初江陵柄政，故才公且謂公鄉人，出已門下。

欲援公公輒自引避會江陵奪情二三骨鯁之臣力諍其不可公具疏出以示同官江陵益憾出公叅議廣東無何公遂致仕家食者七年江陵敗臺省交章推轂公上起公閩臬改視其學振起斯文得人爲盛已擢同鄉晉納言拜大中丞開府保定公旣奉節三載期當上勲府奏績得請推恩如例上多其伐下壘書褒子詔贈公太翁如其官公太母爲太恭人余時較士下博而順天按君高鵬程真定按君方快園集八

士美皆移書來曰此嘉事也不可無文以煩子余惟大臣出爲世用蓋天與人交成云以公其才表玉堂冠禁闥大者補衮小者伏蒲海內以片言爲重輕不可謂非人柄鑒不入而一徙於嶺南再徙於漳海卒之齟齬外僚陸沉廣野偃蹇於積薪之下者垂二十年不可謂非天廼公之節益堅養益厚而望日益隆天實篤其材以恒岳奉公爲國家畿南鎖鑰不可謂非天以開人余嘗按公茂績更僕未易數大都宰之真

誠運之愷悌持之耿介精明而其議論如倒峽壁畫如運斤出自天性下車以來無日不討民瘼而拊之吁歲之不易蓋藏之無備物力之不可不寬在軍無日不討卒而申傲之吁緩之不可騎簡汰之不可激彈壓積和萬不失處居常賑窮分乏廣常平贍農清營田贍士伍又詰而淫慝抑而橫暴嚴而干楮以備非常四民無告三老孝弟力田無不存也茂才異等無不廣厲厚詒之也檄二千石以下相與休息一切貶損毋輕用民力而以身先之餘廩不及於戶篋幣不及於庭一弗虔惠文隨其後誅墨者削鷺者斥闡茸者移器不任者於是諸司亦廩廩飭法相與承宣德意以紓南顧則大中丞躬化有繇然哉余聞之公言夫和門非直勘禍亂將康民恬衆豐財之爲兢兢幸畿甸乂安弓戩矢服不穀免於行間不以此時爲元元養全力日朶月削之一旦緩急民生心而掉臂不顧則保釐之謂何以故公之政內紓其民而外以經武不待

稿而爲霖不待臆而爲照乃今來牟熟風雨時
民饗康食渟沱之波若覆孟綠林潢池若厝盤
石六郡材官韎韐之跼注若指臂使而左右爲
用蓋屹然右輔長城也嘻休哉方叔元老克壯
其猷天實祚之非盡人力矣我 熙朝名臣奏
最而被異寵者在大司馬三考有若馬端肅在
太宰四考有若楊襄毅兩公皆起家開府以疆
事爲程書公閎廓沉練多 廟堂石畫譬之登
泰岱瞻北海不可崖略旦暮且以司馬太宰遷

快閣集八

十

畿雋錄序

今天下之急文體甚矣而三輔爲四方則說者
謂不從都人士大一創之士之務奇而不務正
者無所示訓余竊以文體純正之說爛然功令
矣而卒無以取信于天下士非盡士之咎咎在
較士者奇正之真似未講也夫士之高曠者雖

經叛傳雜取二氏百家艱澀之談窮人以所不
解曰吾文奇矣主司亦異其非凡所見也數賞
之令人人得上第去下里之調不具論至如膚
淺學究語了不異人不啻嚼白蠟杖青蘆者之
淡且弱也而亦托之乎平正往往以無奇爲世
厭棄士不思所由棄也率舉手搖目指功令爲
不足信無不避其所棄而趨其所賞而好奇者
遂徧天下不知所賞之奇奇而恆者也非奇也
所棄之正正而庸者也非正也世之懲正之棄

快閣集八

注

而倖奇之賞者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而較士
者又不至于真似焉講之士奈之何不爲文體敝
矣余惟無文妄謂文如用兵然奇正相生闕一
不可奇而正乃可言奇正而奇乃可言正其要
歸于理到而後可以言體頃持此論較八郡士
士多與此合遂簡後先雋者若干義付之劄氏
才情氣骨各成一家言大都平而不塵高而不
險逸而不浮間者豪宕自肆磊磊落落亦博大
而不失其歸余始歎畿士之于文體無間奇正

粹然有先民之遺風在焉庶幾所謂得其真庶幾所謂理到亦庶幾所謂四方則也豈首善之地聖化所爲作人者獨厚耶抑亦燕趙士慷慨沉雅自其性乃爾耶顧余所錄者文也文與行總之一理爾多士居常節負天下之奇志守天下之正今且計日登上第去藉令道德不能自命忠義不能自矢區區焉以不顧行之言盜名而罔世是人品猶在真似之間卽文章度越千古安在其爲王國士乎士之始也不信功

大司馬集

王

令而余亦復不信士多士勉之毋令四方士則三輔者徒以文已也

西鄆王氏族譜序

吾友計部王際雲直諒篤行君子也頃手族譜一通請余曰此吾洪洞時所初者居恒念吾家二百餘年文獻非乏奈何當吾世猶令之佚而亡所紀大小數十百指旅見不盡相識命名不知相避五服之宗漠然若秦越之不通華胄遙遙幾於伊川之被髮而祭吾憂之特爲之譜

自耳祖而下世系臚列仍各爲傳以遊者知存者以存者知遊者歷兩寒暑而始竣蓋嘗考晉山南豐洎近代北地諸大家譜莫濃于此矣而聲施後世不傳于譜而傳于序吾子謂之何余起而歎曰不圖今日見復古者有人也司馬子長紀黃虞春秋列國西京各傳記并其所自敘者先世之迹如指諸掌班孟堅因之范曄而後世家年表間從簡畧乃其自敘又未嘗不追遡其所由始無毫髮遺也明興三事九列往往核

大司馬集

王

自寒畯不暇問譜卽譜矣淺者桂漏淅者藻飾夫狄不以不梁公晦郭不以汾陽顯世貴核不貴襲也際雲爲吾鄆著族獨不侈談瑯琊大原之門閥至祖功宗德振振繩繩之世次無代不悉無微不周上以寄羹牆之孝下以昌似續之仁中以敦雍穆之義三代以還無甲西鄆王氏者真吾魯盛事哉可以風矣際雲爲洪洞廉幹有聲卽其仕優而文不他文而譜其志其識良未易才云

卷八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九

序

皇明四書文選序

國家崇聖右文以經術薪樞天下三百年來鴻儒鉅卿於是乎出神奇臭腐遷至遞遞過屠門不勝大嚼奈之何其耳食之也譬之相馬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鄒相服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乃九方臯牝牡驪黃弗

大司馬集九

問也曰吾所觀天機則彼十人者猶之皮相耶嗚呼難言之矣余雅不善相人主臣較吏之役思所以廣厲都人士者空言弗帥庶幾取節騶虞而直尸祝之自往哲以迄名家磨撫浹歲得文若干首嘗合而讀之黃鼓韶濩濮上房中鞀轆嘈嘈然宮縣而並奏則又嘗參而讀之棗醅以上爲大羹爲玄酒漸爾簡殺蒸以下爲六齊爲八珍漸而繁至味無味其何屬厭之有則又

音聲而讀之彌簡者彌厚彌繁者彌薄五音之

變不勝窮雅淫夷夏可縷指而數也於是以及核之人以人核之世繇隆萬而前什之七繇隆萬而後什之三雖言人人殊大都成宣樸以至憲季穆以淵康陵博以鬯肅皇壽考作人彬彬質有其文末年濫觴衆咻滅裂靡然若草木之絕根不得不抹之以簡實簡實弗競沿爲萋薺不得不振之以古至於今非周秦之書弗陳非河上漆園育腐二史之言弗釋

大司馬集九

二

才者企於古駕古故寧伸才而絀法企於古故寧不受法而飾才牛鬼蛇神僻也棘端櫟葉鑿也華山之博潘吾之跡詭也勦襲餽飭學步贗里陋也是惡知夫舉業也舉業者疏聖賢之意傳聖賢之神達此之謂才範此之謂法太上適聖賢其次適已適聖賢者其情萬變其文亦萬變情文互生意象傳合若不盡言而若有餘適已者文變而情不變不強境以從我則舍我以

境唯唯肝肝四座辟易曠之而意與言索然

俱盡舉肥者猶且竭蹶趨之祧先民訪時彥之
在舍青問藍而嚶嚶奉結繩之政嗟夫先鳴具
在余不能左右其祖孰合孰離孰得孰失世豈
無九方臯其人乎雖然有傳法而無傳人有傳
人而無傳心心至則精至精至則神至出乎機
入乎機拾級而進舍筏而登忘筌而化奚往而
不得余乃竊竊然聞道百而求多焉非其質矣
又惡用斲輪之言

賀楊南浦季子得雋序

快閣集九

三

予茲較士陽平間屬竣役得受家報知南浦君
季子成博士弟子者起繞几行翩翩自喜也曰
予知言哉予少與君弟北巖同研席君時艱于
子勤治計然家言以奉一弟期爲名儒友于不
怠而雅有醇懿好行其德于里閭得里中利愛
人人曰百千後誰其嗣之予則謂南浦君不必
不有子也予敢與君約爲兄弟自是予成進士
數年而君獲冢嗣如予約又數年而有季矣抵
今又僅數年而迫成博士弟子何其劇也計時

才當脫髦婉變青衿英英邾下南浦君有子哉
距曩德卜時猶然今昨若操券取寄予喜予言
矣大都素封家守攜瓶之智不必人見德以爲
子孫計甚賢稍稍遲暮舉之輒以統綺愛示慈
以故鮮後來之俊君家履益日昌惠音益遠塾
政益日勵教成其德南浦君賢父兄哉君弟北
巖兩猶子俱爲諸生高等而季又以新少列于
儒林斌斌何多才乎望半高陽矣異時方隅竝
起功名且籍甚當代德充之符予有所試者蓋

快閣集九

四

以季卜也南浦君請高門以矣

河濟遺思錄序

當嘉靖季皖有澤庵胡翁者奇士也登乙丑進
士蚤世海內知與不知亡不重翁謂必有令子
大其後歲甲午魁江南壁經者爲伯玉尋以乙
未聯第問伯玉誰氏僉曰此卽襄所稱澤翁令
子也當是時伯玉名滿天下而天下之星嶽伯
玉者日重會不佞爲畿雋較稅見稅林中命筆
雄古獨得文解者多出伯玉手亟鐫之爲多士

武曰安得執伯玉鞭與之下上無何伯玉來治濟水濟水距吾廬百餘里而近濟人士數向不佞言伯玉治河善狀二百年所未見以身行泉以泉佐河而漕利爲堤爲堰爲橋爲壩而農利暇則討邊河諸弟子員訓之崇正宗獎風教而士利一切營建不煩官不擾市而商民利至泉史一書讐訂特至文獻侯後而後之吏水衡者利不佞益灑然異之益願執鞭已而傾蓋汶水公固溫爽端毅不事藻飾人也居然古大臣風

史蜀書九

五

度與往治河使者始不劇心漕政後稍稍度外之如傳舍矣伯玉非公苦費則私苦疲河濱赤子誰置念其伯玉諸所條上八不便及五便諸移一何風夜河流功德氓庶爾爾至視躬粹白秋毫無犯視十六郡邑如一身視三年如一日此之爲操豈區區家於官者可望也吏安于職士勸于庠農狎于野商恬于市伯玉之卵翼河濟者前無古人矣宜環河濟者德而愛愛而思尸視社稷者無已時也伯玉嫻于

賦詩文諸卷藏之名山者近多行於世世方浸浸大用澤翁之後必大良不虛云

邑武侯質甫憲葉序

孔門用四科品騰門弟子而游夏冉季判若兩途漢世得人號稱極盛然膠東長沙不能與渤海潁川易業而見所長文章吏治果不相貫耶關中武季子質甫白哲秀偉神氣奕奕項以上第侯吾鄆不期月間聲稱赫然民安事治細者無論卽如核賦賦清釐姦姦戢省鉅萬之脂膏

史蜀書九

六

于中使裁累千之魚肉于收頭蓋裒然魯西一召杜乎及觀其制義春容沉肆莊嚴道劉有六合有千秋自劃疆場蔚成大國不作莪蒿附庸語夫一質甫耳時而龔黃時而董賈若神物變幻不可窮極其得于天者良異數哉大都意有所偏則業無所底工鉛槧者或鑒于戴星利功名者獨拙于吐鳳質甫觚秦晉之英挺河山之秀間居恒與里中魏確翁李漸翁孫立翁三先生嘗相下上三先生者海內道德文章之望也

固宜其業儒精儒業吏精吏哉質甫方日討多士而訓之謂不可以當吾世而令二三子才者後二三子亦數請觀侯武庫爲撰造法侯辭不許李子曰吾邑自得我侯而鄆始張吾邑之士自得我侯而鄆之文張是胡可無傳梓成遂爲之序

邑王侯恩綸錄序

邑王侯家世益津余督學三輔時識侯于鉛槧之下歲辛丑大對旣而割符吾鄆越三載乙巳

大對集七

七

課殿最于廷上嘉其治狀而勞之璽書及四尊人俱蒙顯號拜命之日侯踴而進之以觴在堂之壽踰而告之以榮泉下之親又勒之書以光昭百億禩鉅典也余適以病在告躬逢其盛竊念侯之得此于君也非偶然矣侯家世其德積功行義恂恂有萬石家風及臻封公而折節讀書以文章意氣自豪爲諸生名籍甚卽數奇于按圖而其羽固可儀也母太孺人貞方端懿撫侯自髫髻之年以底厥成令緒聲稱

爛焉以是而徵皇之寵命此臣子之可必者

也乃旄封公洎孺人實侯之所自出其遺徽隱行未可名狀用能守先命捐其子以光大其宗業以布衣謝世矣以是而徵皇之寵命此臣子之不可必者也侯也純孝格天精忠貫日

聖天子嘉駿伐而恩榮躋於雙壽體烏情而策命施於九原崇隆優渥之典所以褒忠孝而報循良者於侯無少靳焉故曰非偶然也侯自此振直聲于瑣闥躋顯秩于台衡歷四尊人以迄

大對集九

三世四世累券牒而輝之將未艾也是勒又特其弁簡爾至若綿綿令德燁燁勛猷載在綸音之愷切薦敘之優揚茲不具論

記

濟寧龍河二神祠記

龍於天地間興雲致雨撼山涸海自其力氣然而潛躍不測要於澤物爲靈最鉅河從崐崙逶迤回合以入于海上應天漢當其出綠字授禹時禹因之績用永賴蓋二神之功于天下萬世早不乾水不溢禦災庇民並中祭法所繇來遠矣濟寧故當漕艘孔道商民帆檣往來其地者亡不乞靈二神祠下龍神舊祠湫隘不容旋馬

而河神亦僅附報功祠之前楹廟貌輕淺駿奔雜錯比年育風恠雨鬻長堤覆樓船漂沒蕩析之虞時厯宵旰至歲歲煩民間畚鍤力而無益于天吳之數大司空粵西舒公奉璽書治河之明年則河無不治也一日覩兩祠闕畧狀愴然歎曰是所謂食其報而忘其功者耶不可以當吾世而令兩神無寧居廼謀之治兵梅使君督儲楊使君改建於城東南大河之陽檄萬守終始其事祠之門合而中分之左龍右河歸

然對峙廳事樞機創未有有工之須皆司空河綰宜者民無所費不兩月而告成功公卜日行禮禮竟神恍恍洋洋如來矜饗是歲風恬雨若波臣無警漕事不害萬流遵軌百谷茂熟父老子弟歡呼濟上曰大司空功也司空不有歸之二神父老子弟無能名其神移書李子請名所爲祠者于石李子乃爲之歌歌曰龍今龍今而友河伯同德同功沛我國脉司空在事克纘禹風旣寧九州遂宅兩宮相彼兩宮楚楚翼翼誰其營之太守爲植民不魚鼈水不璧馬帝詔司空入奠宗社公雖入矣神以人傳地平天成于萬斯年

沂州兵憲吉軒白公去思碑記

辛卯春沂州備兵使者闕上急沂雅知公故爲策阿令賢習東事從兵部郎命飭兗州東路諸兵居三月邊報狎至上復急昌平以公之才尤習北事仍用故節調去去之日沂父老子弟相率走百里外泣祖于道車爲軼曰奈何

奪我三月慈父予昌平也已又相率赴濟水問
公之故人李子縣官誠急北事胡不前北公耶
東之席未煖而北浸假東與北兩急將亦兩吾
公耶已又相率口公之政沂者百謂公初奉
璽書來按沂沂人大喜加額日夜望公在席我
如東阿公亦欣然東阿之戴星出入亡以監司
貴倨待已亡以易心待事其大指嚴斥埃莧卒
乘禁訟博覈廢耗至所規畫貯穀糗羊改鹽諸
條皆自其衷發前哲所未發宅如酌重輕之効

快園集九

十一

裁士馬之費浣久近之牘一切便利手爲記下
之郡邑不以煩苛責小辦治能使吏安于職民
嬉于業軍肅于伍人人恨得公晚公之清方且
嚼然如水不動屬城一錢不受屬城一蔬曰自
爲阿吾不能以民膏膏已也當是時上下交重
公而沂亦重公今去矣我沂人豈有賴焉李子
曰不然霖雨之爲澤也善私者不能靳境以外
之不濡湛盧豪曹水斷蛟蜃陸剽犀兕恣所用
矣公守邑以廉能冠守御史以氣節冠難進易

退之操經文緯武之奇求者需應失者需獲公
之身四海八紘之需也四海一家八紘一體北
平安吾與之俱安矣奚擇夫與天下德其德者
達人之公心也兩州爭其守于境上者細民之
臆見也昌平之役上不難自東而北公異日
東顧安見不自北而假之中丞之鉞終惠沂乎
諸父老子弟始解頤曰如子言當爲日待公矣
顧吾小人曷能一息忘也周人于召伯之棠不
忍翦拜襄城人思范忠宣公至名其所植之桑

快園集九

十二

爲著作林子姑爲我一言石之以垂不朽余惟
公在阿久民之尸祝公宜其二十年如一日乃
沂堇三閱月公之在席沂者未竟沂之荷其祚
席亦未竟何渠得民爾爾豈直道而行之心吾
魯人果未泯乎抑公之至誠能動所過無不化
乎足風矣遂樂而次之碑公名棟吉軒其號陝
之榆林人隆慶辛未進士

郭公新建鄆城縣縣堞記

鄆在兖西垂城故土女牆亦土土善圯曩辛未

之變遠近客邑爲震小者躡里墮大者蹂閭井
于時鄆之城若堞微當事者力捍之幾殆比年
席聖天子威靈境內宴如桴鼓不聲相繼長
吏十九問簿書十一問城堞部使者檄至輒戶
喻閭左各自其表以文耳目事已旋圯暮夜闌
出關入者在在道爲徑邑人士惴惴于餽羊之
城計無出會西峯郭公以兩臺命來綰縣篆孜
孜訊民疾苦外首閱城見女牆圯者半歎曰吏
士者詎安枕茲哉脫有不逞直戟手登耳堞不
守城立敵城不守民立敵謂吏士者何亟輒之
計輒所須當七百餘金難其植簡見緡宜者無
先斗稅先是舊令馬君斯臧請斗稅爲里役助
上曰其助費縣田者費人無論我饑穰趣之
助甚急歲爲患公謂不自急吾門牆而以急他
人之田野非計畫之撫臺罷爲輒直慷慨千餘
言撫臺下其議于儲道小抵公面爭儲道者二
廼得報可隨出稅金于邑有力者聽以時估入
輒又推擇有力而才者分曹董工起今年二月

初九日竣三月廿九日堞週三千六百丈有奇
座高三尺許言言屹屹遂成濟西名鎮云諸父
老德其功不世欲石之問記李子李子曰深乎
公之爲民者哉春秋季二百四十二年事書城
者二十有五重民力也顧未雨徹土先霜戒水
壯國威而鞏民社者可一切度外之耶第天下
事不身之親不患之迫而能憫然前當世之慮
于未必然之日者無矣何也居已于靜而移其
動者于異日情也公儼然直指李官其分尊數
月之綬傳舍同之其時駛疆內外無揭竿者獨
其務緩卽夷猶相羊無堞之間也誰爲罪者公
獨思患預防不土而輒侃侃焉衡利害較彼已
于當塗者之前至忤上官左成案而不恤卒之
還數載無名之供繕百年有永之衛保障一方
改觀四野矣昔五丈之限樓季難之三受之難
突厥走之茲堞成藉令鳴鏑者薄其下左右眴
之將無三舍退耶固知公之爲民者深也培我
城肉毋崩以雨是在嗣公者謀已公直諒廉平

仁心爲質兩者視邑卓有殊政卽如渠原丘闡
永順諸奇富與此城同垂不朽別有書不書之
城公名守憲西峯其號推吾究以最聞陝之涇
陽人是役也勛勩考成則新令楊君講而經歷
李巖典史余審均有勞例得並紀

義田記

隆慶丁卯余卓錫地堇二畝一日語內子曰吾
與汝貧徹骨矣乃又不忍見宗黨貧者異日誠
脫草茅必努力范希文義田故事內子問而得
快獨集九

五

義田故事所繇欣然唯唯已相顧笑曰黔婁夫
婦設爲不必然之畫將無滋斧中魚柳榆邪從
是三試皆不離糊口不給癸酉甲戌而後兩爲
令矣力不逮者復十六年今年庚寅去丁卯二
十有四載會余竣吳事移疾歸語內子曰胡可
不亟成吾夫婦志內子曰五年臺俸業已置常
稔田三百畝矣以待君遂界爲義田川之入先
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每歲家食糧八斛家衣布
帛二端嫁者娶者五千再娶者三千葬者五千

入學宮者八千塾修歲五千賦稅工值外量其
所入爲出畱其所出之餘備歉年之出疎而賢
者照希文例酌濟斷自今年爲始有德族長主
其計時其出納毋紊毋徇毋利及富者毋因而
自利子子孫孫毋動此中之入世世修之毋墮
田別有圖五穀木絲各半具碑陰堯民曰先大
夫性好施予中外之親依以全活者甚衆晚年
產盡落志不少替不肖束髮見之輒勃勃心動
今日之役吾德與位不能及文正百之一田數
快獨集九

其

與所給之數不能及文正十之一聊以繼吾先
大人之志已矣唯是先大人之志不及其身親
見之而不肖徒追慕其遺意髣髴部署風木之
感時與內子談之不知淚之何從也兒曹識之

跋

跋詹濬源藏范仲方手蹟卷

范文正公所書伯夷頌至今與其德業文章同垂不朽頃從友人詹濬源所得觀其裔孫仲方先生詞翰真蹟天然秀拔卓有晉唐風致足稱繩武蓋先生督學時嘗識濬源于童年期以國士今觀濬源品行在在爲山爲斗無負先生許可先生寧獨戈法絕代卽人倫鑒豈偶也

跋魯王孫貞白聽雨古詩

快閣集九

王

吾友屈少微數言貞白君侯空中樓閣人也頃讀聽雨詩十首陸離韶令字字欲仙真胸中有萬卷而無一塵者少微曰至竟當似古人者誰余謂比肩陶謝無難也及觀所爲臨池秀勁簡古大有二王致以彼其才浸假縣官無樊其仕籍一代著作寧遜中壘哉寧遜中壘哉余不勝心儀何日者得一尙之當我萬戶

書陳敬魯侯門冠帶

君刻志典墳擅場詞賦梁鴻減竈追前哲之清

風李白輕財聚萬金之厚產梅尉天朝之冠且挂何事輕彈鄉陽王門之裾欲逃寧須浪曳君而徹侯遊也豈其小草耶或曰君武籍也跼注相臨錢刀爲政家無一命三更之役何辭頭匪進賢半畝之棲未穩聊用青衿塞人白眼爾侯不侯何與愚謂非知君之深者也李廣未侯數奇爲祟卞和未侯兩刖相尋君才君學豈難芥拾青雲翺承紫闥竟恣恣不偶泣玉至今也親侯門而太息無亦寫其牢騷不平之感于冠服

快閣集九

八

間哉雖然揚意不亡子虛必達異日當有歎其不得與君同時者君仰天大笑李生李生以吾遊徹侯何等耶吾友東陵遲我于五色瓜邊久矣不願婁氏鯖也子姑賦詩詩不我心吾家有故事不能出子之轄

跋屈少微次李學使登岱八首

學使李公以登岱詩八首屬魯諸生和于是鄆有狂士屈少微者一昔而成之豪宕中流麗暢達中謹嚴李長吉終年所不能辦者得于倚馬

明日上之學使學使僕然改容曰魯國有此奇
男子耶自是在在項斯之不去口而其詩遂流
傳方內爲岱宗雄唱少微故有青蓮之風每一
興至信口信手無一人世語以觀是詩八又七
步字字欲飛無論吾魯七十二家以還如少微
仙才能幾哉能幾哉

書星槎散人作霖事後

星槎散人世所稱屈生少微也少微旣用邑大
夫強起爲兩奮謂當吾世而以憂吾父老子弟

快獨集九

五

至煩令尹則安用書生者爲男子生無所不見
才今日之事我爲政旦日手自牋天大略言駸
駸旣脫及守土者刺促狀數百字盟無出三日
雨時耳而目者皆難少微駸與信相半其明日
雲復如阿閃國一現不再現揶揄與駸者又相
半少微相羊酒人間曰何渠忘吾三日期也入
夜雨奇作泱日亡不人人生色也者邑大夫念
曩者三日之盟信悔得少微晚詫謂夫夫也則
豈風塵中豪舉者乎則仙者乎遠近遂仙少微

如一口邑大夫修鈞禮不聽修百金爲買山資
不聽第稱毋所任功亦毋所任德而去畊堯子
曰少微爲諸生祭酒垂三十餘年吾得下上少
微垂十餘年數嘗之治博士家言言讎治汲冢
覆釜家言言讎已治霞宮丹甲諸家言乃又亡
不讎少微骨相故自奇無亦廣成浮丘匿影雲
甲耶吾日從仙子遊而知也後耻也

快獨集卷之九終

快獨集九

五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

濟水李堯民明著

誌銘

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中春臺李公墓誌銘

吾魯舉甲戌進士者四人壽張王郎中錄東平
吳推官應奎濟寧則不佞余也而皆兄事魚臺
李公會吳與王相繼卒公時時向余太息曰吾
黨一何百六爾爾居無何公亦卒卒之日余方
快獨集十

有按吳之役尙及經紀其喪于是十有四年往
矣公之子友松手爲狀來泣而請曰微公言無
以終報先子地下余蓋愴然悲焉不忍辭按狀
公姓李氏諱以謙字德光號春臺其先爲齊之
青城人自曾王父義雄于賈徙家魚之谷口王
父江以孝義聞三傳而至封文林郎保定府推
官內菴翁重則公父也娶石封孺人寔生公公
生有至性言動屢異常兒幼年卽工屬文補博
士弟子益下帷竹素業學使吳公維嶽名能知

人兄而奇之曰此豈經生儔耶亟首之自是數
獲傳諸生間丁卯成鄉薦甲戌成進士除保定
府推官公仁明有執耻爲周內而能洞悉覆盆
諸伏法者縱會者無不人人得意去上所欲出
入毅然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不知其他卽大
吏亦無能奪其意三輔遠近對簿之民願須臾
無死以得見公爲幸當是時臺使監司守柙有
大議無不藉公手亦無不嚴重公褒然爲人郡
李官白晉云庚辰遂用高等冠徵書詣闕下
快獨集十

矣忽心動力求歸省兼道而馳抵里文林翁乃
逝人謂非純孝不及此甲申除服還朝科給事
中公議論持大體而侃侃諤諤不避權貴後戚
李都督文全請襲武清侯爵公疏陳戚屬世及
非法名器濫加非理椒房過寵非訓屬引往事
爲戒且曰此流裁之則福永恣之則禍速
陛下今日福之耶禍之耶上欽答是之初給
事中鄒君元標馮君景隆黃君道瞻伍君可受
御史曾君乾亨孫君繼先孟君一脉譚君希思

范君儁刑部主事董君基先後以直見斥公請破格收錄以作臺省敢言之氣反復數千言言路生色時御史周君之翰以劾重臣忤旨大中丞馭歟申辨公謂言官朝廷耳目也耳目重則朝廷益重胡可抑耳目使朝廷聾瞶翰得不譴乙酉奉命冊立晉藩故事藩王禮使臣甚設公于加遺毫無所受丙戌陞戶科右給事中時方慶公之遭可究其用乃一疾卒矣公之卒也簡橐中裝不能具棺殮傷哉公生于

快獨集十

三

嘉靖甲午卒于萬曆丙戌得年五十有二

上命乘傳以歸公神采似玉韻致欲仙音響鏗然爲金爲石至其豁昂秀雅由由不狎見者無不愛而敬薰而良年不滿位位不滿德朝野共惜之配于封孺人男二長卽友松國子生娶常氏次京雛殤女一適張通判浙孫斗垣卒孫男三人長汝鵬聘韓署丞尙學孫女卒次元氣聘王儀賓心廣女元太幼孫女三人長字隨副使府孫涵次未字卜萬曆己亥四月二十一日葬

于祖塋之次李子曰余感時事而深歎世之不得公用也儉壬爲政海內遍騷在小民思亂言官發憤日有折檻者顧無如以水投石何耳遐想公之遇事輒言言輒信也若隔異世公其三代之遺直與是可銘

銘曰其衡何虛視公爰書其忠何矯視公諫草其節何泊視公垂橐斯萬曆間之名父郎而爲春臺公之藏

封安人于母謝氏合葬墓誌銘

快獨集十

四

萬曆丙戌春正月十有四日濟寧故方伯于公元配謝安人卒其子進士君勸欲絕小蘇手具狀使使來請曰傷哉母也始不肖不以五斗故奪吾七裘母上壽請得歸養詎意歸不二年

主恩母恩兩負之也子悉吾母而不以子志何蓋不佞與君同里又後先同一師門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安人謝氏謝之先有諱端者自上元賈齊魯間占籍濟寧衛卽衛之營田側陳里長集家焉寔與于共百戶侯端生燦曰方山公娶

於苗是爲安人母安人生可五六歲精女紅貞靜寡言笑方伯公大奇之是時方伯公嫻於文有聲其父野逸翁廉知安人賢欲委食焉方山公曰息女良是宜女于公子安人歸事野逸翁及太安人無所失推布操作遂以當戶亡何方伯公諸生濟郡始卜濟上居授二三弟子業安人日拮据佐方伯公下帷由由然忘其四壁立也癸卯方伯公領鄉薦甲辰成進士主戶部事尋以太廟恩安人與有封丁未野逸翁卽世

快齋集十

五

安人泣謂爲婦無狀不獲侍湯藥手殫具以爲恨庚戌方伯公復除戶部領通州慶交會虜騎闖入傳城下大將軍仇鸞率所部億萬軍禦之輜重橫馳皆倚辦部使者安人恐方伯公內顧曰臣子卽不死虜當死法等也君一意餉軍脫城破吾不難以頸血膏虜刃方伯公慷慨去軍興得不乏論功累陞陝西副憲歸值太安人病牒方伯公念母春秋高不欲行安人曰君休矣吾不能代君職入子耶太安人怒謂非婦往無

以安吾兒於外安人不得請而行行之越月太安人訃至方伯公痛可知也而安人悔不堅一日之留泣絕者數四抵里已於葬而竣始遵太安人遺命廢簪蓋自方伯公有祿以來田宅稍稍足伏臘費業已欲舉先君子遺產盡推仲季乃嘗安人瓜分可乎安人曰第宜三之君可無庸也無已取家塾一區異日者以居隨家姑方伯公笑曰有是哉三其田廬子弟曩所稱一塾竟以居隨氏如安人言已方伯公起家江西副

快齋集十

六

憲進士君以髫年時時首諸生籍方伯公難家秉不無累兒舉子業留安人處守自是所由參知廉訪左右轄且十餘年在官下而家數十百指男服畊女服紅諸所擘畫斬斬稱治門內外親卽有急輒脫簪珥遺之遺必先宗人次諸謝以爲差而諸女中獨張氏宜於夫亡慮其董氏女早世所遺甥故食貧安人衣食之數年如一日也卽鄭靳兩姓繼室亦夷其女使無別丙子安人偶構痰疾六浹日始能言明年方伯公卒

安人喪之哀甚又明年冢婦張又卒又喪之哀當是時艱苦至安人可立槁乃強起呼進士君前曰未亡人所不卽從汝父地下也徒以汝未第未子爾吾終不以家柴汝讀壬午進士君舉省試第二人癸未聯第迎安人京邸月餘當由選人補外安人憂之病進士君謂縣官不一臣而安人僅一子從子則憂女從女則憂子幸予我以第而予母以憂非孝具疏乞歸養安人初不悅曰若暴得釋褐奈何以老婦而勝君臣

快獨集十

七

之義進士君曲辟乃得解疏上詔可之比歸疾良已進士君依依膝下爲孺子慕旋舉一孫日舍飴弄之掌上時進士君卽家食乎而性博大又騷雅之名蒸蒸且起戶外屢常滿數擊鮮爲文酒會安人日夕部署之漿酒脯醢之類一切取願指辦進士君跼蹐不自安曰母髮種種矣又善病兒卽不能以祿養席吾父之遺足以將母胡然刺促不休也安人曰汝父廉吏未嘗家於官吾惡得不爲汝家細且汝新婦少何

先以不勤令也顧安人志益勤神益王而七箸日益加見謂百歲可易致乃冬仲前疾復作進士君所以祈禱萬方竟用年至不任治而卒慟哉予觀安人孝友慈儉自天性其大者出方伯公所積弟子束脩及橐中裝一一上之二尊人前而千金之箸坦然讓之諸仲季無吝色無後言卽伉爽奇男子恐亦難哉至程督其子學駿駿乎西京大曆作者之域而臨池法書直入山陰父子室海內賢豪長者亡不日星進士君而

快獨集十

八

安人稱母亦足賤矣安人生正德辛未十月初五日得壽七十有六子二一若水未娶卒一若瀛卽進士君娶巡撫大同都御史張志孝女繼娶薊州同知王國占女女四一適張志孝子恩賜教授維楨與進士君稱互昏一適六合知縣董潤子庠生正陽先卒一適大名知府鄭真子庠生道同先卒一適山西副使靳學曾子霍先卒孫一麟喻孫女二一許聘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孫子寅一未許聘進士君將以是年四月

三日啓方伯公之窆合葬焉乃系之銘

銘曰疇爲天清白吏疇爲器文章伯婦才婦德賢哉內則是爲謝安人不朽之永宅

勅封孺人童氏墓誌銘

萬曆戊子五月六日封文林郎梁公元配童孺人卒時不佞以使事道家其子計部君手具狀泣而請曰惟子之習于吾母也始敢以不朽累子蓋不佞自弱冠與計部遊狎知孺人賢而計部君與予又見女子姻戚也法當誌按狀孺人

快獨集十

九

童氏童公仁之季女童公業素饒迨孺人字之日家頗落衿襦不甚具孺人恬不屑也曰女德惡用是玼玼者爲初先後中侈綺麗相雄長稔孺人素風亡不退而汰所爲飾步趨之間內之親幾幡然變旦夕莊事舅姑竭甘毳無所失姑楊性嚴少可獨可孺人謂有婦也才今日之家汝爲政中外數百指胥衣食孺人孺人亦蚤夜拮据求當姑意家用是日裕已文林公業舉子業而農所急計部君一第匹如望歲獨孺人徐

之兒豈長爲諸生也者旣四試而四不離文林公志甚孺人復徐之兒何能爲聯兒豈長爲諸生也者已卯計部君果舉于鄉庚辰遂成進士孺人喜動顏色謂文林公曰吾固悉吾兒不難一第也計部君令常熟以抗直失上官意爲所中凡偃蹇三令最後考遵化縣調繁績得封父母三令皆奉孺人板輿以從客冬孺人率諸孫先還里無何計部君推擇主南京戶部事孺人見計部君來愈益色喜曰吾鄉者徐兒固知兒

快獨集十

十

有今日哉旣泣數行下恨汝糟糠婦不及見蓋計部君之孔室新沒孺人所繇先還也尋進計部君前曰吾業爲兒擇王氏女矣是女良時孺人以疾聞比王氏女歸孺人疾已病猶張目目計部君稱佳兒佳婦者再以不任治卒傷哉孺人豐容岸言動往往傳古義至孝友慈儉自其性初文林公課臧獲以峻諸臧獲懾之斬斬就治然又德孺人寬門內外頌合德云晚爲文林公置貳夷其貳之子如已出其大者知計部君

于草茅又知計部君之繼室于草茅藻識語語不爽卽卒之日躬及其子之遷官且躬及其子之錦畫而迎新婦歸也于母所以徐計部君之始願無少遺憾而計部君方聲日起秩日茂孺人稱爲母足瞑哉足瞑哉孺人生以正德十四年八月九日距卒得壽七十子五宜生卽計部君娶孔氏繼娶王氏觀生邑諸生娶侯氏安生娶佖氏孺人出遂生聘王氏性生聘侯氏俱貳于氏出女三長適安守分先卒次適今興安州

快獨集十

同王一龍孺人出次適鴻臚序班侶鵬子時序于氏出孫男五雲程雲路雲祥計部君出雲鵬觀生出雲鴻安生出孫女五長適邑庠生魯所宗次一許余兒元淳一許余兒贊其殤計部君出次許上林苑錄事樊文耀子學顏觀生出次俱幼未字安生出曾孫女一雲路出是年十月念二日葬于城西南岡祖塋之次
銘曰豈必百裘七裘不偶豈必九命一命不朽卜土玄黃卜世琳瑯以爲不信視母之胤

潘恭人墓誌銘

潘恭人者濟南歷渠陳公元配也陳公守順德名冠三輔遷備兵使者屢矣一日使使以恭人狀來請銘曰傷哉吾妻也空同子有言妻亡而後知有妻吾不難七年丘壑竟以一守易吾妻於今日恨何可言子爲我志之藉以不朽余同公舉癸酉鄉試戊子又同公行役哭會公弟畜我甚厚敢辭不文按狀恭人潘氏歷下戶部員外郎潘公子覓冢女母安人李寔生恭人恭人

快獨集十

三

生而穎敏有至性齡年卽能工女紅刺繡充工孝友當是時公才九齡公之嚴觀察翁曰吾聞潘之女也賢不可失也妻爲焉已公晉諸生矣恭人于歸事兩尊人以敬順稱娣姒間雍如也雞鳴佐公讀不劾嘗規公渠志此日不再得句耶姑太恭人小不豫恭人日夜祈請以身代表不綿者凡三冬逆知太恭人志所嚮輒先爲備襜褕繻履非手出不以上往往得太恭人懽心癸酉公領鄉書自南宮回恭人勞之此何足難

君明年破浪乎第勉之明年果登第拜六合令
恭人謂公吾家有治邑譜君惟師吾翁足矣滿
三載考得封恭人爲孺人又明年公以廉吏內
徵將首路簡橐中裝如洗恭人獨喜吾從君之
官四年得子女各一人君視兩兒女較橐中裝
不萬倍多耶公抵京授戶部主事居有頃由部
郎理上谷儲恭人問上谷故賦地何以稱此官
公曰吾直六合上谷耳安問賦恭人微哂君不
見沼中蓮乎不渠于泥而亦不詡于衆清固不

快獨集十

上三

欲人知耳公爽然自失者久之會有命命公守
西安公念兩尊人不去心中途謝疾歸歸且七
年恭人敬和如一日卽遇臧獲僕妾無一疾言
遽色蓋其天性如此已亥起公順德守順德當
子午道災稅交苦公肆力儲胥無內顧憂者惟
恭人壺政是賴庚子恭人以君有尙平之累何
敢累君願身之乃東歸不數月用疾不起距生
嘉靖辛亥得壽僅五十嗟嗟恭人於婦道可稱
萊婦於妻道可稱鴻妻而意見超詣數出賢士

大夫之上間又爲公置貳異其有子自非天植
聰慧得之庭訓者素詎能爾爾歸之次年屬
東宮覃恩 誥加恭人不及躬被之惜哉子一
樞庠生聘大同巡撫房公守士之孫子女一適
貢士李應麟之次男居仁俱恭人出晚得子一
女二孫氏出亦恭人樛木所遺也公于某年某
月日葬恭人祖塋之阡

銘曰謂無天耶誰予金紫謂有天耶胡未老而
死其死也附夫子之廉名足垂千禩而象賢者

快獨集十

十四

庶幾待恭人之子於戲其卽安于是顯于是

封文林郎知縣北丘梁翁暨元配童孺人

墓誌銘

庚子秋七月封文林郎梁翁卒卒之日其伯子
方守彰德兩日夜奔其家慟毀幾絕小定走書
不佞所泣曰日者微吾子之惠志先孺人天乎
先君又已矣習吾先君者惟子不佞聞而傷悼
久之彰德君不佞筆硯友也又嘗兩爲姻於翁
有葭莩誼非吾誰當銘翁者按狀翁諱士教字

伯遠號北丘其先爲歸德之夏邑人有茂先者
僑居鄆之冷莊遂家焉世業農有隱德數傳至
高大父欽爲邑著姓欽生曾大父玠領弘治戊
午鄉薦令考成非久病免以清白稱玠生大父
昆爲菊庭居士寔生翁翁同產中爲仲子生而
穎秀環偉讀書過目成誦舞象時爲經生語語
多驚人詣學使者誦通補博士弟子員當是時
翁負奇不下人人亦奇翁非池中物會數奇屢
試不讎而故所瓜分子錢負持之甚急翁笑謂

快獨集十

五

大丈夫亦何必置七尺十三寸口耳爲尋謝博
士業不事事南畝幸歲事累熟不數年所負子
錢盡償而家益饒故事肩里中繇役者無不落
產豪姓修翁家舊郤少翁書生易之有齟齬意
翁聚昆季盟曰何可當吾世而甘轅下捫然以
身提衡之役所辦治無不立應豪從旁睥睨語
氣沮不敢動自是跡不入城市交不近貴顯語
不離丘壑孝弟力田外獨喜觀書書喜觀詩若
恒手一藜口一律自適其適曰吾欲學陶真

能酒耳暇則立彰德君于庭討之而忘考城未
竟事耶已邠彰德君雋于鄉庚辰捷南宮翁于
是喜可知也遺書彰德君謂大父之志而志之
矣彰德君始令常熟迎養不就未幾再調遵化
復遣人迎養翁次且不欲行旣而曰吾以觀孺
子爲政乎爲抵遵化遵化塞地也地半旣脫者
愀然語彰德君曰邊氓良苦吾終不以一日之
養損而二簋卽日南轅不顧也彰德君用最績
擢計曹權潁墅關翁呼孺子是而餐冰日也彰

快獨集十

六

德君至約已祛蠹俱如翁指稅浮于舊額十之
二籍上大司農大司農不以最聞彰德君大恚
翁慰之曰而以忤當路懼命也而得爲清白吏
子孫足矣是時翁年七十有五彰德君力請歸
侍相羊膝下者五年一日翁復立彰德君于庭
義形于色曰而老我耶我尚健飯忘恙奈何哉
以一命尼我彰德君不獲已乃北上得督甘固
儲之甘固三月命守彰德翁愈益大喜手書勅
之曰而往以孤介失大吏心身爲吏長矣于下

吏無度外之彰德君政一意儲胥郡國上下翕然頌良二千石而翁之計至矣傷哉翁也彰德君當宦業鵬起之秋取公卿如承蜩然顧獨念翁春秋高一日不可無萊子在側友人勸駕數四不聽而竟以聽嚴君之命去子舍孰意趣之就道乃趣之永訣耶亦孰意得之五年遽失之兩月耶翁天性剛正慷慨激昂不能俯仰意有所不可即觸貴人所甚諱不恤韋布士同臭味者不難折節下之往往勸隣鄉母兢兢者多從

快獨集十

七

片言辟易退至走人之急焚人之券辭賓飲絕居間風節侃侃尤非淺度可窺是足以禦翁崖略已元配童孺人先翁逝一紀婦德淳懿多內助功翁伉直佐之以溫翁好施佐之以儉晚爲翁置貳夷其所生子若女如已出蓋與翁協德云吾嘗誌孺人于昔茲當並書翁生以正德庚辰正月念二日距其卒年八十有一孺人生以正德己卯八月九日卒以萬曆戊子五月六日年七十男五長即彰德君宜生餘詳童孺人誌

中不更載于其年某日奉翁柩啓童孺人合葬于祖塋之昭禮也李子曰吾感于翁而知天之報世德者良遠矣憶昔吾之弱冠也猶及見菊庭翁祭酒諸生言笑恂恂盎然春藹退而語人曰夫翁也將大有遺于後嗣乎及迹北丘翁生平品行直不乖方貞不絕俗有太丘之寬而無步兵之青白有彥方之正而無子將之雌黃磊落春容山高海濶固宜其介景福歷上壽鬱有令子哲孫無疆之休哉假令考成不以一令

快獨集十

七

終翁之子父不以諸生終詎能培植深厚世振家聲爾爾天也亦人也是宜銘
銘曰廉吏之後德門崢嶸誰其承之北丘翁德門之內百行飭誰其佐之孺人力恃今伯鸞怙今曜綿綿嶽嶽梁之兆

太耄侯翁墓誌銘

萬曆辛丑二月翁之子中鵠成進士五月翁計至中鵠號泣即日就道七晝夜抵家伏柩慟哭絕而復蘇已投淚手狀其遺事一字一血也使

使來請予誌銘曰傷哉不孝以一第易吾終天恨也知我者惟予知我先考亦惟予子能有意乎先考死且不朽余與中鵠同臭味爲葭莩親事翁最久嘗憶翁之言曰子客何可一日無李生余蓋受翁知獨深者何忍以不文辭按狀翁諱談字子言高祖斌者家于鄆之北三十里潘溪之陰斌生景景生淵世受畊有隱德淵子卿配郭氏寔生翁翁爲長仲曰詔季曰忠言俱邑諸生前翁卒翁生而古貌古心性穎敏七歲授

快獨集十

九

童子句讀十歲出就譚先生授論語孝經毛氏詩輒誦先生內異之是時先生館舍南十里許翁出旣與母郭相隔越翁之父復喜少年節俠遊十九在外不問家人產郭匹居作勞以爲常翁念之吾伊薄暮輒步歸定省晨則抵先生前先生愈益內異數謂是子也孝母以少少之居二年所睨辭先生曰弟子曩在童稚不任百疇以勞母氏幸今髮可齊額力足舉錢鋤督疆以矣庸忍再煩母氏爲從此去先生矣遂去之農

農故載汜勝王氏諸書翁過目輒解屬又有天幸恒得歲穫獲常出他農上以茲困廩日益溢上足奉兩尊人甘毳下飽仲季蠹魚成其爲青稔積羨且斥買旁田二千餘畝矣瓜分者三二瞻二弟一自瞻鄉黨稱讓焉翁自奉甚儉所施子獨豐居恒不輕一諾而諾百不宿終其身未嘗苟取一介入取立應之不操子母權里人有以貲雄者已大困因入任貸且百金往矣數年若遺迹也會任貸者偕其人以一紙俱曰此券

快獨集十

三

也夫已氏嘗負若責請讎以善田強使受受之任者出復其人示以券曰吾不受此將無奈任者卽折券歸無言不受也其人遜謝出村居不喜入城市尤不喜談人短長野老桑麻外無長客亦無長語獨喜佐人緩急婚葬疾憤累塗神宇遠近徇徇者傾囊不惜人有犯不忍較有過不忍而質卽滅獲輩不忍輕加譴訶當行野見偷兒翳蔽蒂中聽其負物去羣偷易之屢穿塘入且入閭干輒者謂是可跡也翁笑曰人固未

易跡藉令跡得之令此曹子何以爲面目計竟
置不問萬曆戊子春大饑民間數不舉火翁勸
家人多作糜以望枵者腹家人苦糜費曰庶幾
哉得旦夕生活不道殣也何郊爲已乞者益進
糜益不繼乃增竈遂空其困家人又苦之翁曰
吾恥爲德不卒去食新寧遠耶壬辰歲又饑翁
餉人如初卒不以餉人名老益簡率衣不聽裳
襪不聽結冬加練帛氈績已爾 上御極之元
詔天下有司察舉耆年茂行者優以免服諸生
快獨集十

三

首其名上請有司牒已具翁不拜曰吾何德堪
此又安能堪此桎梏也鄉飲賓亟欲一當翁不
就甲午長孫舉于鄉例得授儒官親知請易服
曰吾少爲田父老爲田舍翁野服吾自安之何
庸易庚子冬中鵠當上春官且卒業成均見翁
春秋高難其行翁執中鵠手孺子地往吾尙健
七箸何難遲而一第乎吾少頗治祿命書知而
常晚成孺子行矣吾猶及見也中鵠捷報至翁
大喜曰吾固知孺子必能辦此中鵠數欲請急

歸省而翁不待矣悲夫翁生正德丙子卒以萬
曆辛丑享年八十有六配史氏子男二長正宗
增廣生娶故驛丞馬尚賢女次卽中鵠名正鵠
中辛丑科進士娶邑諸生王旒女女三長室邑
庠生趙時振次室武舉生張東嶧先卒次蚤天
孫男七長提封丁未科進士娶故庠生胡魁孫
女次魯封先娶省祭明時舉女繼娶戴訥女次
茅封先娶交河縣知縣吳汝楠女孫繼娶大醫
院吏目楊經女次祚封娶憲副馬文健女俱庠

快獨集十

三

生次桐封聘故庠生劉模女孫次胤封聘府學
生侶聯芳女正宗出次延封正鵠出聘鴻臚寺
鳴贊孫兆鯨女女孫二長室光祿寺署丞樊重
耀子學約次字邑庠生樊文謨子學傳曾孫子
四續岳續圭續庸續多一問女于庠生祝爾益
一問女于庠生楊奎光一問女于庠生楊觀光
一最幼曾孫女三長許聘庠生李三善子次許
聘余孫光震次未許聘卜于是年十一月初九
日附葬祖兆所李子曰吾觀翁生平孝友慈信

與世無競真太璞不琢人哉乃其爲德于鄉者
矣不失赤子心厚施而薄取用其實遠其名又
豈淺淺耆碩所能窺其際也當中鵠守諸生八
試而八不利一對公車輒又報罷人誰不介介
于懷翁未嘗有毫髮喜愠色能審子之必成而
又能見其成父子間自相爲知己翁其天人耶
中鵠文行負海內名振振子孫行復紹之噫嘻
此足千載翁矣

銘曰獨山廩水間多佳藏惟翁之藏也良俾爾
快獨集十

卽康俾爾無疆有子煌煌有孫琅琅俾爾世
熾而昌於乎惟翁之生也臧

快獨集卷之十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一

濟水李堯民晁堯父著

墓誌銘

明處士少徵屈公墓誌銘

余友屈公少徵與余少同筆硯長同志稱石交
者三十餘年其子泰輻忽走素書長安邸中語
余不孝先君子已矣先君子治命曰吾日待李
晁堯一言而瞑慟哉不朽吾先君子者無如子
敢請余泫然下淚久之何敢辭按公甥劉惕予
快獨集十

狀公屈姓諱竟顯字少徵號小河其先系出高
陽爲楚同姓方臘亂渡江而北占籍西鄆舊居
金線嶺北三里許徙居嶺上則自太始公勉始
勉生善善生圃家故饒園生仲繇諸生授儒官
娶于朱子三伯增廣生紹周季太學生紹孟仲
廩膳生紹孔世所謂二河也娶戴孺人生公公
生有輪白之祥挺穎質九歲舉神童治二戴禮
日記數千言矯健自肆不帖帖時制十四補博
士弟子員學使者肇節歎賞曰是兒千里駒也

十七丁內艱十九二河公不祿矣公柴毀骨立
以知禮聞服除潛心理學扣良知于吳尚書望
湖考三圖于張員外鈞石究性命于韓孝廉海
鶴一見語合會督學鄒公倡道東土大徵名儒
于湖南書院充守游公首推公宜執牛耳齊魯
之士日星公名者亡不延頸願交驩居有頃謂
其友曰學心學也吾廬渠不足事心耶遂歸結
茆水濱引流種樹登弄其上榜本聳前脩竹映
後陶陶于于自許義皇以上人時偕會心侶跨

快獨集十一

二

飛霞遊汗漫方之內方之外豁如也人笑公狂
公自謂非狂庚午春厭去舊業要余下帷讀書
生平所嗜一切報罷當是時公下上千古罪罪
如吐玉屑有龍門聲負笈北面之屐往往滿于
戶側公視一第承蜩爾庸知公之數竟奇哉庸
知且不遇而死哉公自其兒時酷好古文詞尤
工於詩詩有盛唐風濶陽李伯承臨邑邢子愿
魯君侯貞白玄同文字侯進士中鶴張山人桂
巖雅相器重唱酬無虛夕嘗曰小河其一代風

騷主乎兼精形家言旁通汲冢覆釜短長姑布
諸書談禍福多奇中一時王公大人自臺部下
暨百司率折而爾汝引爲上客至扁其門曰貫
徹天人曰塵尾皇輿曰大野奇士未盡悉公亦
非公所好也公事大母朱世母王盡孝葬祭以
禮愛從弟如同胞視宗族若一體急人之難不
避水火濟人之艱不吝金珠乃其中夷然無物
一杜德機壺子爾晚年五獄在念三茅九華武
夷十洲底幾日暮可過俄爲造物所奪病十四

快獨集十一

三

日不起惜哉公白晢美髯善容止意不可一世
士操觚者以不得公片言不爲重寤公之才足
以黻黼木天潤色大業金馬三尺地竟靳而不
與貧賤終其身以歿漢趙岐有志無時千載同
悲云公所著有河上人呼谷子豈輓子妙有雲
甲金丹三昧諸集及鶉居十三篇和李于田登
岱詩八首行于世公生嘉靖丁酉卒萬曆辛丑
得壽六十有五娶滋陽貢士周瑛女無子蚤卒
遺一女適東平庠生劉篤志繼娶鉅野李家於

女舉丈夫子三長生員泰輻娶張山人萼女繼娶王國寧孫女次泰鏞娶鉅野憲副馬文健子監生振維女次泰鉅庠生娶魯女孫四長聘庠生王應梅女次聘魯輻出次俱幼擇于某月某日葬公所自卜之阡

勅封孺人桑母錢氏墓誌銘

快獨集十一

四

萬曆乙巳五月二十九日桑孺人卒其子職方主事學夔泣血自爲狀請不佞爲銘曰此先孺人遺命願一言以亡朽地下不佞方以病在告辭之力請益力職方公蓋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孺人視不佞猶子遂不克終辭乃力疾志之按狀孺人錢氏錢舊爲濮望族有思仁者任楚寧熙所吏口娶于宋生孺人孺人聰慧淑婉甫十歲宋背能哭之哀稍長服姆訓精女紅十七歸封公時封公之祖廉訪公與王淑人暨父縣

簿公與韓孺人皆在養孺人恭事周至韓嫡姑也性最嚴家之人亡小大鮮當意者孺人委曲承順輒得其驩心至操作織紵綜家政井然有條封公旣入成均矣夔發所需與一切文酒會卽封公卒然取給亡難以卒辦甚至封公率直不諧俗孺人又亡難以柔佐之已而職方公與其弟學龍漸長矣婚嫁有費又值亡歲益以賦督繇重而且食指繁也田廬去其半不得已稱貸焉孺人拮据不遺餘力以身勞爲諸臧獲先

快獨集十一

五

家政僅僅不墜歲庚午職方公補諸生每篝燈夜讀孺人從旁弄機杼與咕嚕啞相韻也或稍倦輒戒曰兒不見家窘乎去田廬稱貸乎振否就泰以光大吾桑在子子倦何覲矣於是肆力于學癸酉舉於鄉又七年爲庚辰封公謁銓得太平府照磨時韓寢疾不克就養封公携孺人往蓋迫于韓命而又虞韓不起也甫抵任卽丐差歸次景山鎮俄颶覆其舟舟之人罔不及溺者孺人獨挽孫女手在舟下萬無一生矣忽

聞水中有神護語乃爲破舟底孺人出豈非異哉既還濮韓與縣簿公相繼俱不起孺人哀毀輔封公而喪而祭悉如禮壬辰職方公成進士授武進令孺人曰吾桑自廉訪公以及子世世以清白稱爾性率直亡殊爾父亡慮其墨獨慮率直之過甚用其刑耳職方公奉母訓惟刑之恤三年以最聞封公及孺人拜 恩典踰已亥陞職方主事偶以議遠左稅璫疏忤 旨遂落職孺人喜曰吾不喜爾能喜爾以稅璫罷也人快獨集十一

六

臣之罪不浮于罰罰何病且吾老矣 聖天子以子賜我俾子終之以盡我與若父晚年之樂不厚幸哉孺人生平沉靜寡嘻笑自奉甚簡茹蔬衣布以爲常職方公或寄文綺爲壽則藏之笥曰母暴殄也春秋高矣猶拮据不自逸曰毋以情令也待子若孫愛不忘勞御僕婢不束濕族里不能舉火者周之亦不有德色職方公既不克終縉雲之祿養則聚其順於家爲之構別墅顏其堂曰雙壽日愛日以奉兩尊人於中

日携諸兒孫舞斑承伏臘歡真得永家養耳乃忽病病不受醫以歿歿之日至舍飯不出一亂語則非所稱令終者乎邇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子二長卽職方主事學夔娶范庠生儉女繼鄆城樊太子少保尙書繼祖之孫上林監丞士雲女次學龍禮部儒士娶邢庠生价女繼劉壽官崇大女女二一適毛宗岱一適劉慶麟孫二行豫庠生娶田靈璧令汝成女夔出行謙庠生娶石輝縣簿光之孫之孺女快獨集十一

七

龍出孫女二一適鄆庠生劉獻台子夔出一適蘇錦衣千戶光復子龍出曾孫女二一適王貢士鼎祚子一字周寶雞令杞之孫都邠子將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葬于郡東郭舊塋於乎服姆訓精女紅女而能也操作織紉以恭事四尊人婦而能也織杼課讀勤儉以爲子婦倡母而能也至若委曲得嫡姑驩也柔封公也子罷不色慍也是直尋常閨閭髻黛流手有盛德矣是宜銘

銘曰於乎是惟桑孺人之幽城婦而勤以相夫
子於成母而勤以教子有令名食不酬德而遽
返於冥冥將留餘不盡者而罔居于盈其食
報於子孫今視余銘

行狀

儒官剛所胥公行狀

陽穀距吾鄉不百里而近不佞諸生時聞有隱
君子剛所胥公者英風奇節嶽立爲人曹寇家
庭稱其孝友里閭範其德義士紳慕其曠達四
方車轍過其廬莫不以通德里式之當是時日
星公名竊願執鞭舊矣客歲不佞抵長安公仲
子守司寇郎時相遇以得公起居甚具居亡何
訃聞司寇君哀毀骨立絕而復甦曰先君子已
矣孤何忍令其隱德恣恣沒也且泣且書屬不
佞狀之不佞習公名有年何敢以不文辭公諱
介字端甫別號剛所世居兗之陽穀先代無所
考 明興有處士諱士能者以醇謹著數傳而
至將仕公諱善起家府掾夜拾遺金五百于道
遍覓失者不得旦日白二千石乃一人號泣至
曰此吾輸賦金也吾死無日矣將仕公曰毋恐
吾遲子久矣還之不問其姓氏世德類如此善
生紀紀生養正俚貞菴公補郡博士弟子員定

生公公生而岐嶷警敏動舉有威儀不好弄識者目爲公輔器束髮下帷治經生家言伊吾之聲徹於丙夜爲文卓有氣決纒纒數千言倚馬可待試郡邑轍舉首廼竟困有司視宮牆萬仞也作而歎曰大丈夫當勒銘燕然標柱炎微自快安能白首章句生死蠹魚間爲于是習騎射攻韜鈴者數年黃石孫武之業寤寐與俱一旦恍然有槩乎其中也曰兵不問衆寡將不問宿少審其勢握其機而善用之一以當萬承弼耳

快獨集十一

十

每鳴鏑擊劍抵掌譚戎策利鈍成敗不乖累黍會國家有事于高句麗公聞之髮上指冠謂封狼居胥者何人哉公猶異一當旗鼓爲世大用顧又屢試而屢不繼公仰天笑士各有志天不可強吾業儒不成去而業武又不成清泉白石之間寧斬我鴻鵠舉乎稼園之暇日抱瓮灌園摘蔬烹葵事兩尊人色養備至未嘗跬步去膝下遇二弱弟怡怡友愛惟恐傷其意爲二親憂娶柴夫人相對如賓三十年雍雍無間小丈

夫子三俱穎秀可念爲擇明師討之而公自討尤甚力手錄諸史籍肯綮古今嘉言讜議疊疊不輟及三子俱服青衿公曰是役也而翁偃蹇終身不售汝曹一朝全收之何物小子渠出而翁伎倆上乎自是寄情世表時偕二三契友彈棋飛觴嘯歌移日醉卽頽然狂呼恨無懷葛天之不見我結詩酒社遞相賓主或巾車別墅雜用聲伎佐之若謝傳在東山時或有以老氏誠尼公者公曰垂白在堂兄弟卽翁妻能爲萊嬭

快獨集十一

十一

子能讀父書此造物者縱余之適也而余不自適其適耶及司寇君兄弟同嚮于鄉直指遺公冠服始稱儒官焉賀者來公環謝貶損不自居郡有辟召輒鑿坏引避不應邑大夫愈益嚴重之請公一當鄉賓亦謝絕不往平生足跡不及公庭尤耻爲人居間鄉隣圖者片言彈論之率唯唯退市中無賴侮公公不爲動其人肉袒謝罪公慰遣之曾不芥蒂少年僞稱公僕強易置入簣不遂立毀其簣大詈罵公亟召少年前反

覆開譬爲償賈者直少年退而慚愧欲死相戒
曰無爲胥太公知也親黨貧者及罹患難者不
計橐中澀裕力爲贍濟入盜多公長者先是戊
戌歲司寇君登第捷至公愕然曰兒年尙少何
渠爾爾先正所稱不幸者防其驕也策蹇馳入
都揭武侯澹薄明志寧靜致遠二語以示司寇
君曰汝行作吏矣余又何能時時提命地終身
佩此二語虛以應物卑以處已廉以清心敬以
執事庶不爲爾祖若父黜乎不信宿去司寇君
快獨集十一
三

爲恨囑柴夫人身之寄語司寇君勉承父志言
畢而逝不它及公平生所養此可樂見公蚤歲
抱經濟大略雄心千里何遠不角竟泯泯以處
士終漢趙壹有志無時千載同厄嗚呼悲哉

神道碑

愛所褚公神道碑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榆次褚公卒

上聞而震悼爲輟朝下所司祭葬如禮伯子應
豸謀所以侈大 國恩而標公之行業昭示永
久以不佞堯民爲公故所薦士習公深祈一言
以文陰道之石而奉行人張君國儒之狀來民
卽不文何敢辭按狀公諱鉅字民威號愛所其
先河南人勝國時避亂徙山西之榆次東白里
扶獨集十一 十四

始祖志誠生聞禮聞禮生福原世以醇德稱祖
鑛父大全俱以公貴贈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鑛
配王氏贈夫人大全配李氏贈恭人繼娶秦夫
人生公公生而莊凝穎敏無凡骨九歲失恃哀
毀如成人禮事贈公與繼母賈夫人色養備至
贈公內異之謂公亢吾宗者必若也前吾邑周
御史鉅者勳名爲一時冠遂以其名名若遣就
外傳授以詩公下帷發憤爲文章有氣力補邑
博士弟子試諸生數首其曹佐周君雲漢奇其

才以女女焉贈公卽世哀毀如喪母時服闋舉
辛酉鄉試乙丑聯第授河間令河間南北孔道
訟牒符傳日不假給公慎審編定經費剖決如
流不見聲色而理語在通政樊深記中三載以
卓異徵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元旦日食公上疏
條六事法祖制復召對宥直言崇節儉獻疑獄
飭武備皆剴切觸時忌有 詔加滇金公抗疏
祈免以寬民力朝論悉聽之辛未差視茶馬時
藩府欲侵牧地當事者議割其半公持不可

扶獨集十一

十五

爲牧軍請命至與督撫齟齬而牧地竟用無恙
是歲虜日尋干戈于番公疏番實藩我番不
折而入于虜矣番虜合則甘肅危甘肅危秦隴
行且及之是自賊也計無如禁虜便得報可癸
酉按中州所至懲墨理冤問民利苦而罷行之
周趙藩不法公直陳其罪狀悉置以法宗人欽
手避屬薦士于鄉公一一手自登下黜靡右雅
一時得人爲盛大計汰所不職百餘人輿論快
之已督南畿學政南畿人文淵藪厭其心甚難

公矢心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其鈞棘晦僻相
高者雖名士弗錄旣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
甲乙故卽見斥者亦帖帖心服此不佞民爲令
時耳而目者丙子所貢士半公造第一人迄今
制科出自品題者猶翩翩盛也丁丑丞大理俄
爲其少卿庚辰拜右僉都御史撫中州中州邊
餉八萬有奇積逋至九萬有奇公念賦所以逋
坐連歲稔爾再以子遺苦賸之民有死徙已爾
如腹心地何疏上併得蠲免他如議軍儲弭盜

快獨集十一

共

賊廣積儲旌孝廉諸所擘畫靡非永利元元者
癸未 召以左僉協理院事會大察庶寮去畱
黜陟不失累忝亡何晉大廷尉平反不撓權貴
有于張風載在求生錄可考也遂貳司空值
慈寧鼎建鳩工飭材率從省約偶以微恙休沐
得請日授生徒談道自樂若將終身時蓋甲申
歲也已丑居賈夫人憂慟至嘔血壬辰西夏李
酋叛 詔求邊才九列臺省推轂公者相屬癸
巳復貳司空當是時島夷張甚舳舻器械竭心

力爲之無不辦治仍裁匠役不經之費杜戚曉
無已之求請造儀仗以備建儲乞省諫官以開
言路皆人所不敢奏者已移刑部左侍郎李中
丞者嬰 上怒欲死之公反覆白其寃得釋
上才公以右都御史兼戶部侍郎總邦計并侍
經筵時四方水旱沴至兵且東請蠲請餉者
亡虛日公慮水衡錢不繼乞減買辦二十萬緡
往監局影射弊竇如蠅莫可窮詰公廉得其情
不一年裁去百萬已進戶部尙書總督漕運兼

快獨集十一

七

撫大江以北江北河伯爲祟上妨 陵寢中妨
運道下妨民生後先在事者類以未底績得罪
去公力請導淮衷羣議而次第舉之開周家橋
築武家墩建高良澗塞黃垆口保歸仁堤不逾
期而工告竣 上大悅加太子少保賜金綺誥
命所以褒嘉特至而公方且爲淮而綢繆倭患
繕高深訓卒乘江以北屹然金湯固矣丙申
兩宮災疏陳脩省六事觀 郊廟復朝講定
儲位任臺省還廢臣罷中使繫鑿中窾丁酉

三殿復災疏復侃侃如初俱不報公歎曰功成身退天道也車生耳矣渠忘止足戒耶乞骸疏十上十得溫旨慰留最後難公之堅辭始給驛以行家居三年田園圖史尚羊自快訓諸子非先哲之正論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履議論慷慨模範端嚴人望而畏之至處人坦無城府底裏洞然卽田夫孺子亦收而與之鈞禮若無上卿貴者自奉甚儉而雅好施予宗姻中以緩急告者無問遠近各飽所欲而去已亥大饑公

快獨集十一

七

捐穀充賑全活者無算中丞魏公奏聞旌之公素強有骨力人視之矍鑠翁也乃一疾不起矣公天性至孝暮年拜掃悲風木如初喪通籍後江陵柄國吏爭以操切希風旨公三尺中大約主于忠厚豈弟人謂公有砥柱力撫淮時巨鎬箠殺生儒及勳臣跋扈不法公曰當吾世何忍見此曹橫乃爾力劾之不少假一時權貴惴惴相戒無犯而持已清貞壁立萬仞終其身無敢以苞苴入者公令望在朝寧實政在四方懿

行在鄉井始終內外人無間言說者謂廉如趙清獻公如包孝肅先憂如范文正忠篤如司馬君實知言哉足公不朽矣公庚子九月十三日子時卒距其生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辰時享年六十有八配周氏卽處士周雲漢女累封夫人

銘曰冀并之間汾涂孕秀乃篤鉅公出入三朝爲世山斗爲時鐘鐺攬轡執法及中執法如草偃風爰晉卿貳孳孳大體刃發于矧天子曰

快獨集十一

九

都惟爾也才水土在躬力排衆議胼胝其間千載禹功嘉乃丕績寵錫方來雅志明農進則表儀退亦模楷云胡奄終天子曰吁奪我勞臣典從其豐宗伯予祭司空予葬佳氣葱葱生爲名臣歿爲明神永賁玄宮崇碑廣阡過者式之有光若虹

快獨集卷之十一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二

濟水李堯民聯堯父著

祭文

祭雅翁胡老師

繫西嶽之聲祥孕精爽手大邦猗詰人之誕降
其二五以秉常粹純德乎圭璧挺上材于豫章
挺詞華以輝煥薄雲漢以翱翔振魏科而奮振
歷撫仕而騰騁通籍于朝中侍 黼座以
趨駘宰銓衡于天部秉藻鑑以否臧闢嘉猷於
快獨集十二

幾陞紛鳳彩而龍光張英風于豫東儼憂玉而
鳴瓊荷 寢衷之儲注沐 龍眷之汪洋奉
聖書之明命肅保障于南方擁旌旄而開府振
民社之紀綱念羣黎而溥惠沛膏澤之淋浪洵
東南之屏翰允柱石乎 巖廊暫西歸以養晦
撫泉石而徜徉慰蒼生之屬望適 簡召之輝
煌佐司農之國計督儲貯于倉場殫謀謀以翼
亮竭忠盡于 廟堂顧倚毗之方切計握樞以
相將式茂祉之安享胡榮悴之靡常摧天柱于

喬嶽隕台星于上蒼乘傳箕而長往輟秦春以
悽惶黯愁雲于黼黻起悲風于白楊某昔從事
于屬邑辱賜睇于門牆茲觀風而蒞止懷令德
而不忘典一聆乎警欬忽聞訃而盡傷愴彼蒼
之不憖痛者碩之淪亡諒鴻烈之不泯矧祚胤
之流芳羨鍾靈于麟趾允奮列乎鵷行垂休光
于身後亦何憾乎冥茫于是束之生芻載以椒
觴寄悲悰于楚些發遐思于吳閭望雲空而寓
奠貯靈爽而徬徨

快獨集十二

祭徐檢菴老師

萬曆三十年六月十九日檢菴先生卒于里中
八月初二日計音始至門人某等後先得報相
率爲位而哭之越念六日又相率爲炙絮之儀
走使往奠而告之几筵曰嗟哉我師胡遽至此
泰山北斗嗚呼已矣文章陸離徊翔玉堂翹楚
木天和歌拓梁濟濟詞林獨執牛耳動則春風
靜則秋水祭酒成均尋佐宗伯禁扉視草 講
幄騰直既領少宰惟明惟公有鏡可擬無金可

通樹標中外繫時輕重旋乾轉坤旦夕 簡命
我師浩然介不終日薄有莧裘丘壑各一

帝曰休哉卿退何勇三錫不留歸理先壟爲良
赤松爲度綠野位比潞公德則司馬墓田可新
役田可創六親三黨歡然仁讓隱行格天福祉
奕奕所不足者滕下五尺人亦有言有子事足
我師全昌遭此無告人亦有憂熊羆或脫我師
多男非久卽奪何以籲天天高不聞有德如師
莫知所云以其相耶相復玉立博大豐碩宜子
快獨集十二

千億以其恙耶恙且弗藥晚更神王宜子若若
常理不常詫聞果詫巍巍元老警焉長夜門人
小子鈞荷栽植生我成我恩同罔極憶昔及門
二十三人辰下哭者強半已淪大斗辭垣喬峰
隕岳潛焉出涕與誰手握幸有嗣君可稱象賢
千秋事業端有望焉遺骸在木遺文在冊綿綿
不朽後死之責嗚呼哀哉

祭壽亭侯文

惟侯千秋赤將萬古忠臣生爲雄佐歿爲顯神

炎燼幾灰妖氛間鼎矯矯我侯氣吞八境瑩矣
寶刀嘶哉鐵騎叱咤風雲吐吞天地誰謂開關
弟可背昆誰謂崎嶇臣可背君慷慨辭曹馳驅
翊漢不討二賊能忘百戰精誠所鬱金甕讓固
凜凜英聲在在尸祝矧茲良期是侯獻降我舞
且歌僭登一釀奇氣猶生祥光四鎖伏覲威稜
似侯語我

按吳祈雨文

悲哉吳民備嘗陽九神試聽之爲可雨否前年
快獨集十二

大水上年大旱水旱連綿死者大半何以死之
日饑與癘有口誰糊有骨誰瘞奄奄存者抱頭
相哭開倉星火還謀剗肉極日今秋隸我殘喘
造物云何甘霖未遣曾此澤國陂塘如赤刺水
秧針能堪火炙到處惶惶投生無路前死人死
急在旦暮天心降割當罰御史御史不德何殞
赤子齋心曝日爲民籲苦天地好生忍惜澍雨

祭 誥封奉直大夫萬公

維靈學遂河洛德峻斗山時推方格鄉服平廉

濟南不圖畏學化遷是以玉孕名巖珠含巨川
篤生異胤碩儒大賢戰藝奪錦試庸烹鮮盤構
琴堂濟水蒲鞭一時郡牧我侯惟先竊惟我侯
幼齡入宦錦不學製絲如素練苟非天材必有
承禪及聞翁行且服且羨乃知惠愛之政神明
之算本乎義方多所訓鍛憶昨 恩襲壽幃高
張神情方茂豈弟樂康謂且延齡永荷 金章
胡爾遐隙夢踐東堂訃聞驚悼匍匐倉皇嗚呼
翁存則侯安其位民樂於畝翁亡則侯喪嚴父

快獨集十二

五

祭南翁劉封君

嗚呼高山廣嶽雲雨生焉蛟淵龍窟寶藏出焉
哲人名世固必有爲之培其積而濬其源者維
翁處士高蹈太古遺黎昂藏器度灑落襟期雖
積韞而價未遇寔珠孕而光自媚當其蚤歲藐
然孤子謹貽北堂忘其孀處削杖之時瘡毀而

立栢捲永慕終身一日曰有伯兄而艱于嗣素
封之資托仲爲繼翁曰斗粟胡忍端之勉營側
室闢舍居之天鑒厥誠蘭夢載舉嫂服其誼亦
克任只使紫樹雙芬而連枝並起此翁之鉅美
所以表式鄉閭馳譽薦紳而食報於其子者也
迨夫鳳雛霄舉神駒電逐伯子扶搖於海天仲
子風霜于王國豸服 龍章焜煌離陸衆咸謂
翁貴矣而翁不知也方且鴻冥嶺外漁隱江邊
日散金以賑窮急市酒以洽隣姻視其室蕭然

快獨集十二

六

而翁之意乃陶陶然曰吾之遺子孫者有在耳
夫天地之數苟非其積之盛也則其洩必易究
若翁之德吾不能窮其所以爲積而又以其所
不自洩者洩之於後人吾安能究其所以爲福
耶翁年已古稀矣今之歸安知其非捐塵壒而
乘長風侶羨門而邀赤松顧某也辱與令子舊
事臺中通家之誼休戚與同每異期願典刑常
在忽聞訃音觴迴心痾燕粵萬里愁雲毀隄潰
酒曝雞維神不昧

祭侯封翁

蓋聞龍門之水衍自崑崙九折至海遡流識源
猗與我公泰寧望族里傳貞白德稟肅穆研幾
典籍抽緒丘墳灑文耀日吐氣凌雲數值于奇
才淹于困踣吉修姱安貞履歷乃留餘慶以貽
後人亦既有子祥鳳瑞麟愛之惟勞教之惟穀
肅肅鴻羽早漸于陸花封兩試最績三年 帝
曰嘉哉 勅命錫焉公如子貴邁跡爲郎子擢
諫垣丰猷愈章念有餘疏國是攸定 天子改
快獨集十二 七

容羣察聲聽凡此風節義方是程子有直譽公
著賢聲範世淑人宜永福祉嗟嗟風木遽迫涉
汜鄉隕矩矱國喪典刑山頽水逝哀悼靡寧壽
猶未遐衆猶未厭年家猶子曷勝痛念死生芥
澗音塵永乖長籲彼蒼恒焉于懷雖然有子亢
宗公歸且降遙寄哀章以仿酌醴

祭韓諫議乃翁

吁嗟乎翁猗捐塵陸以遊玄祇猗禹穴雲門風
雷不開猗宿昔修姱行無慚影猗處不忤余猗

錦心鳳采繡口豹文猗幽貞隱曜鬱爾林岑猗
光啓後人趨庭詩禮猗嗟乎子已龍騰雲津猗
鳳儀岐陽猗兩試花封績奏 丹廷猗徼 封
章于公庶不負茲義方猗洎子晉秩諫垣猗骨
鯁足以屈姁姁猗侃直足以定艱虞猗廉貞足
以風頑靡猗忠言讜論登斯世于上理猗公宜
祿養永天下猗何溢焉其長遄猗梓里後生慨
泰山之傾頽猗身猗子猗亦能貴猗壽猗名猗
亦既兼猗吁嗟乎公死猶生猗鶴鶴馭以飄飄
快獨集十二 八

又何言大數之難移猗緘詞寄哀惟公其惠顧
猗

祭李封公

惟靈焯焯天人生也好修孕精海岱嘯起曹丘
滄靡循向渾敦而遊沐芳玄池匿瑜滄洲學濬
魚鴈厥貞以幽晚膺賓貢成均卒業佐政古榆
三晉稱傑百里清風氓黎難悅威惠維新廉能
並烈秋風忽思蟬蛸宦轍謂我林臯召我早還
留夷含薰噤魂維完其羽摩霄龍繁則難秀衍

賢裔逸軌靡殫勳爾義方燁嚴燦端榮路振藻
萬里如翰玉燦金輝桂杏爲嗣皇華大行名重
夏夷持節所至讓采推奇司空冠偉擢則宜
龍書流光翁爵且馳騰壁胥慶鶴髮怡怡疇昔
未究有子鳳池撰車考家而壽而祺胡然潛靈
暫焉永歸繫餘小子賦質推魯辱交仲嗣誼涕
肺腑訃音一聞悲哉失怙憶昔先君謬承嘉詔
撫今追昔屑涕如雨敬走絮炙以當樽俎南望
南華神其聽取

快獨集十二

九

祭 詰封吳老先生

惟靈泰山隱鳳霄漢冥鴻含輝抱璞樹德流馨
不言躬行衣褐懷寶陋彼春華匪同海東公弓
未昭皇輿弗徵衡門沁水泉石爲朋暮靄晨烟
絃琴置酒瑟履葆真鶯花是友身雖不庸惟后
之達伯氏翩翩士林奇拔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公車聯第爲世文人一理泰西再理京口平反
有聲神明父母薦剡交騰治行稱最績書上聞
吳公第一 帝曰惟良青瑣之選亟予褒章行

當特簡三吳食福祝大公壽願言百年永綏黃
耇胡天不憖處士星沉盟寒池草風歛松林憶
余小子濫竽茂苑百爾提携咸令子矜知已情
深嗟豈尋常山庭寢日能無盡傷慨我哲人絃
詞走僕九淵有知鑒此虔不

祭弟化玄文

萬曆九年冬十月十六日化玄弟沒于家十一
月念四日爲殯期去沒之日僅三十八晝夜永
年令愚兄堯民先一日再爲文投所親走祭靈

快獨集十二

十

几而哭曰汝真死耶汝顏恍在汝非死耶吾慟
何憊汝死至今僅及五七吾慟汝沒不下咽食
自毋違吾時增酸楚傷毋哭泣慟汝背毋汝棺
爲栢是汝自選汝兄在外漆丹誰遣汝柳爲東
是牆之左汝兄在外廣狹未果汝葬何地汝自
指穴汝兄在外有穴誰閱汝有弱女啼血于歸
汝兄在外誰送門楣孤兒駕車一步一哭汝兄
在外誰與執紼母氏號咷抱頭姊妹汝兄在外
誰與彈淚寒樞空室如水之冷汝兄在外香火

誰省肝腸百斷慟汝夭蚤汝何仇予而不予晚
吾今慟極祇自悔恨胡不當時取汝一問骨肉
永別有兄無弟雞肋一官鵲鵲頓棄憶我艱危
零丁自幼迨汝成人翼我先後吾有寸祿可不
貧汝汝纔不貧乃輒已矣吾命何屯無福有父
天復降割又奪手足哭汝寢疾且癯且病誠恐
吾癯一朝滅性汝遊泉下惟兄慟心儻吾滅性
慟兄何人大凡葬者無不數月况汝遺言待吾
返舍吾何忍汝馳入九原不見汝死不見汝棺

快獨集十二

十

坐母在堂坐子在穉不葬汝身為母子處所尤
欠者銘石未事吾哭少定嚙指為誌道路懸阻
三百里遠精神飛越如入弟眼和淚為字心隨
字去弟魂在何來格兄祭

又祭弟服闋文

自汝送吾令永年不七月而汝歿自汝歿後不
一年而太孺人歿太孺人以哭汝故而歿汝卽
亡能不慟於九原如吾也自太孺人去未二年
汝卽亡能不齊衰三年如吾也卽不見汝行二

年喪嗣璫兒能不代汝哀其太母如吾也顧禮
三年則免喪汝今棄人間三年矣法當竟服又
太孺人三年之事有吾在嗣璫當從諸孫期之
今日誠不得不為嗣璫祥也嗚呼吾與汝兄弟
之生離死別倏忽三年乃其悲弟之心有日日
香火知之何嘗一息置也汝女安其家汝子安
其學汝之靈或其少慰弟汝兄之煢然孤立獨
無一手一足也愴乎有餘淚矣神如有知來饗
我豆

快獨集十二

十二

祭 誥封文林郎梁公

憶翁之容川停山立憶翁之衷天青日白憶翁
之德玉質金相憶翁之履芝媚蘭香詩書繩先
義方訓子晝則談經夜復訂史畊讀相尋刻意
學寶隨有冢君一桂先秀翁曰爾來吾家有範
卓哉考成不持一硯冢君書紳在心在口為令
最令為守冠守誰其承前翁為當戶誰其啓後
翁為簞路家聲彌昌國福彌厚素封荷封矧兼
上壽有子黃堂有孫丹鳳戲綵斑斕百年壽

云胡朔風忽來摧樹大椿承之雪協霜妬朝喪
白眉野失黃耆德鮮耆英齒虧碩宿盤水獨山
頓亡人表豈其百六不遺一老余生也晚侍公
色笑匪惟色笑寔勤指導少與冢君莫逆良固
爲朱爲陳情屬骨肉薦几無從執紼望斷絮灸
爲陳靈爽毋厭

祭刁岳翁文

岳翁之于不肖壻也五經腹笥吐在壻膈今者
小立何非餘澤岳母愛女比子更切其愛長女

快獨集十二

十三

心力俱竭女生三雛大者已士仲子于今亦復
得厠木本泉源誰其衣被曰我岳尊二人之惠
爲女及壻爲壻及甥氣以氣傳小以小成成我
生我恩同結草敬潔明禮祔薦丘嫂賢哉丘嫂
功深小姑小姑有子敢忘報乎猶記岳言女多
良子願言陰陽相其終始

祭 誥封周夫人

嗟嗟夫人辰所降精懿厥徽操璿曜之英有斐
君子相其儀刑綜文沃史抗茲令名是興嗣公

敦彼義經弱冠射鵬秋桂崢嶸走馬杏園高步
彤庭緊誰敘之曰夫人功花壤雲司水避其清
中外推轂偉矣國棧位以人重遍歷九卿地以
人重遍遊兩京人倫鑒識所在日星緊誰成之
曰夫人功有吳不歲半菽且惇 帝曰奉常汝
其中丞節鉞一臨億兆更生是耶非耶無與口
爭勞來安集民重身輕社稷直臣 詔貳司農
環海環江尸祝神明緊誰尸之曰夫人功公轍
所蒞椿萱並逐雙玉斑斕四代孔穆 天子有

快獨集十二

十四

命駢恩錫福于以揚之鳳綸鸞軸于以責之翟
冠象服旣麻旣顯以似以續膺華游榮百齡伊
俶胡不憇遺溘焉弗祿光原九階奇褒顯沐雖
則顯沐百身曷贖其從遊嗣公厠在小友臭味
謬合肝膽遂偶同病同舟若母吾母悲風峭然
哀心不朽灑淚使使炙雞絮酒盱眙茫茫格我
下走

祭 誥封米夫人

惟靈牛女精英流光燕薊夫人鍾之坤貞絕世

作嬪名門女德純美克佐夫子威名樹軌詩禮
範躬孝植其性天佑淑媛而有三鳳伯氏鷹揚
勳甲制閫季子妙年丹青奇品獨有仲嗣錦心
泝泆連掇魏科蔚爲詞匠小試巖邑召杜匹休
宅憂歸來遽道泣留神君慈母期月政成誰其
訓之曰夫人功和允遷舍教子良苦方圖尺寸
藉國報母云胡二豎竟成永訣月落參橫風
悲雨肩孝子終天扣天無路無父何恃無母何
怙僕與仲遊誼關休戚以慟爲慟愁雲可挹溪
快獨集十二

澗之毛敬陳俎豆神其洋洋如在左右

祭 誥封王安人

惟靈毓華名閥秉淑含貞結繭令門懋著賢聲
壺儀有隸閨範是程豈無膏粱所修頻藻豈無
綺縠所服素縞慈孝性生恭儉自寶英英夫子
三楚伯鸞拮据佐之文吐琅玕天府蚤登龍鱗
鳳翰墨綬白看郡丞翹楚萬姓儲胥百城鼎呂
又誰佐之自夫人所準古循良爲今柱石鴻代
四達薦剡交奕績以最聞 綸章在翟悠悠曼

天溘焉奇蹇夫人于襄夫子在充千里關河悲
哉緋輓計問之來士民隕悼矧余不佞有德可
報五噫隙詞二簋遺弔爲夫人傷傷其微音爲
夫子傷傷其慟心請寄靈幃鑒此遠忱

祭 勅封王太孺人

於維夫人寶婺毓精兼惠內外並嫻德容以佐
君子文行崢嶸雞鳴交儼祭酒諸生多福多男
鳳集河東卓卓召杜翹楚四明青瑣黃門聲震
朝廷有美小謝不遜難兄齊國尸祝清聲循聲
快獨集十二

况復伯仲婉爽代興誰其訓之書荻九熊琴川
湛湛虞峰青青瑞靄祥光勃焉戶庭德壽昭昭
聖善有徵云胡計來霜千夏零哀哀令子骨立
南征凡在同心孰不淚盈歌些賦輓未展寸誠
聊陳絮炙昭格冥冥

祭 誥封徐夫人

悲哉夫人何渠倏逝悲哉嗣公何渠倏去嗣公
于我爲王父母攝我鄆邑日月未久雖皆未久
功皆不朽恩與威兼勤將慎偶洗蠹于骨迹適

于數善良就日城隍束手故有美金公纓不取
故有餽覲公獨不受介石清水碑在民口誰其
匹之伯起與齊誰其威之雋母與徽夫人而存
公澤我黎夫人而沒公車則西公之去留民命
所梯爲公哀哀爲民變嗟我耶尹半歲轉易
半歲猶可逝且月計赤子何依號呼天地公慈
不終民生合曠念及民生公能無感挽公不可
別公不忍絮酒炙雞寫我私悃匪伊我私兆民
之蘊靈其格之我無飾吻

快獨集十二

七

祭王孺人

萬曆癸未春三月河上入屈少微世母王孺人
以節卒卒之日年且八十友人李某耳孺人於
少微者稔爲文祭之曰世譚貞婦先問之年孺
人伊何二十不天世譚貞婦一孤或語孺人伊
何弱息但女世譚貞婦大飽有計孺人伊何食
貧一世世譚貞婦日不知史孺人有姪手教猶
子世譚貞婦宅相無聞孺人有甥手教猶孫永
榮爲肝日月相矢誰爲先溘誰爲後死君子逢

之六十餘年我節未老不及黃泉天付全節白
首一日九原君子曰我良匹高風屈氏女第一
流齊魯獎人光我盤溝吾友少微存歿奉母其
筆如椽足母不朽有酒在絮有檀在爐來奠孺
人以愧丈夫

祭樊太夫人

懿彼靈修誕茲洪胄彤管嗣胤璇閨挺秀惠問
方昭淑德允懋荷與相攸司馬之後範圍奚忒
佐家有聲爰襄夫子爲鄉之楨軒昂揭玉蟬脫
快獨集十二

六

華榮 一代風騷第五知名伊誰成之曰維母

功天毓休昌聿新良子翩翩挾藻矯矯高士長
公大隱弘景之侶仲子英哲日惟圖史季有奇
標快心蓬萊古稱三鳳今古兩見孟陶義方能
允機斷伊誰成之曰維母善哉衍麟孫蘭玉盈
階孫且有子四世春臺鶴髮鯢齒八十壽考胡
不百年母儀頓稿嫠宿無輝萱花告老素旌叅
日蕙帳悽夢小子纏悲其悲何居念年子友今
且陳朱載醇之觴載陳之奠延佇柔靈獻欷永

鑒

祭梁夫人

某之於令嗣平湖公也寧獨其朱陳之好金蘭之契非凡所等哉蓋貧賤相存意氣相許有出乎形迹遭際之外者焉當其以筆硯相攻劇也意平湖必致身吾先而平湖乃試而不見讎及不佞之據批出也意平湖萬無可後之理及又屢試而屢不儼且偃蹇至今矣夫平湖之偃蹇至今也於平湖之塵視軒冕之志豈足爲有無

快獨集十二

九

顧獨平湖之二尊人所爲葦路愛勞以啓平湖之燈螢者日夜有顧揚之思而二尊人之立埃之及所知識者翹望之也固亦視之如承蜩然而夫人則瞥焉不待矣一祿之養一命之榮竟鬱焉不及伸矣夫平湖之舉子業治于吾而其二尊人之視吾先尊人也又少且健平湖卒不得一先鳴以其所深願者致之親而吾顧以慙冊還里告之一杯之上以吾之心憶平湖之心宜何如爲情也母望子以成名而名未及成母

望子以錫恩而恩未及錫母望子以百歲之雙親偕侍而母竟前于封君以平湖之心憶母之心又宜如何爲情也余弱女爲夫人之孫媳而夫人遇之如已之孫女卽內子之時接夫人也其遇之又不啻已之女茲一朝告逝矣哀哉適奉 命視饘秦晉河洛之間絮酒炙雞特修不腆之獻于几筵非如俗所稱邀賓食酒徒飾觀聽爲也第與平湖抱首把袂相嚮一哭蓋吾之昔慟吾母猶之平湖而平湖之今與吾慟也蓋

快獨集十二

三

又有隱然千古風木之遐恨焉此又吾與平湖之所共簌簌淚下者

祭張孺人

惟靈梁嶽鍾秀劍江儲精三從蜚聞四德流聲誕生嗣公孟遷成名妙齡危科教我鄆城公有春風士與坐之士有白雪公與和之玄亭有宇士爭過之書帶有草士爭倚之公以濂洛爲士課之士以蘇湖爲公賀之多士愛公方祝母壽云胡一疾萱花俄朽嗟我譽髦一何陽九爲道

悲公爲公悲母某濫竽儒紳辱公交厚感公之
知百倍羣走素車難攀所恨四牡聊賦楚些淚
迺于酒

祭侯夫人

萬曆癸卯三月既望大理寺右少卿堯民家報
至始知親母侯夫人棄世耗于時舉室低回淚
涔涔下又聞封樹有日矣遂移字侄某敬脩香
帛半醴爲文而告之几筵曰猗與夫人柔嘉婉
嫕寧惟女紅寔閨內則少婦夷門備閑婦德躬

快獨集十二

三

事尊嫜承顏朝夕夫子諸生雞鳴時勅寬夫子
讀維夫人力夫子崢嶸試輒獲雋聲甲魯齊才
居瑜瑾夫人曰母竿戒九仞時乎時乎諸君孟
晉桂杏聯芳維夫人振嗟哉夫人賢不可夷慟
哉夫人苦不可支有女先奪子復永離五中盡
裂以死爲期念切承先刻意蠡斯遂產麟兒若
已有之夫人之心天日兩知夫人之楚神鬼同
悲僕有寒荆步夫人步寒荆之歿歿以子故極
知夫人非疾非瘡似與寒荆同病同路僕與夷

門豈獨姻友骨肉道義乃昆弟厚夷門達矣胡
亦陽九夫人顯矣胡遽廣柳千里傷心名媛不
偶乃命猶子亟治蘋藻我躬不逮我心則慙爲
念虔虔爲具草草靈其歆之緩我如擣

祭全夫人

惟靈西池作鎮南嶽維尊下遊人世配乾體坤
二儀間氣分教立極雖離朱絃旣和且適煌煌
夫子玉瓚黃流官典屬國隱暫林丘卓哉令嗣
青雲在眼蘭蕙芬芳滿堂軒冕云胡上遊

快獨集十二

三

綸

封小缺霞光孤映凌空奔月清霜爲淒白雪洗
塵歸與歸與逍遙性真僕忝朱陳哀此賢淑旨
酒香蘋素車蕭蕭低窆斷雲白日無色神其洋
洋來歆來格

祭刁孺人

於惟孺人名門德媛旣溫且良坤貞之彥蚤配
君子佐其筆硯祗載二尊稱子婦善家誰不勤
勤及一線家誰不儉儉實能繕有美有完素封
可煥最爲卓者德耀舉案卓之卓者置貳以贊

匪家之患嗣先爲患一朝夢蘭奚必已檀古有
樛木于今再見古有螽斯于今至願福履所綏
壺中垂範胡不百年倏爾雲漢家無母儀鄉無
婦慝君子悲之失其一鑑弟也不才貴門與倩
內子于歸小姑與眷憶昔髫鬣胥塵英盼僕也
受書孺人手膳內子樹立孺人手援以此之恩
泰嶽之半以此纏悲六親之冠天地茫茫形神
莫面何以哀之涕流如潛何以奠之幽香一瓣
靈爽有知爲親者戀

快獨集十二

三

祭祖祝文

昔在祖前世守稼穡累葉相傳好行其德逮我
府君種德益厚有蓄必推無虧不受若或相之
子孫魚魚于幸爲吏孫亦爲儒詩書有脉箕裘
有赫本本源源祖宗餘澤孫今行役在趙之都
敬采秋香付之兩雛兩雛殷薦神其陟降青青
者衿能無悅暢

祭刁孺人文

勅封刁孺人亡後七七其夫李某率子若孫某

設祭一壇慟哭告之靈几前曰傷哉吾妻也吾
今日始知吾妻之真捨我而去也吾今始知吾
妻之不可一日捨我而去也當吾妻之初歿也
聲音恍在吾耳形神恍在吾左右終日昏昏不
省世事蓋魂魄精神與之俱焉幽明死生之間
間不容髮尙不知吾妻之果逝也乃今抱影而
居感額而食恹恹皇皇內外無依堂堂院院獨
少吾妻蓋至是而始知吾妻真捨我而去矣吾
妻在日未嘗以一事勞我奉親代吾爲子訓兒

快獨集十二

四

代吾爲父無內顧之憂代吾爲臣大小童僕肅
然截然處置得宜代吾爲主吾優遊吏隱垂三
十年獨恃吾妻在耳今日景參竟何如也奴隸
枵腹而追思婦子號寒而悲吟米鹽絲枲錢帛
蠅集此豈疇昔家政乎此豈可一日無我妻乎
傷哉吾妻也見汝于夢夢中稍慰醒則旁皇終
夕不寐哭汝于柩哭輒過慟慟卽切血又發前
病稟既不安哭又不能有淚成河胡堪此情汝
今何在見二子無二簋在門早來鑒余傷哉吾

妻可憐汝夫

又

嗟乎吾妻歸去九原凡七十日不見汝魂二女
泣血相對誰溫哀哀少子教語誰諄襁褓之孩
誰憐孤孫北門弟見悵悵誰奔老夫影隻辛勞
誰分家政宵集將焉與論外務雜操將焉與陳
體隨心歎智迷痛昏潦倒暮年無處逡巡人亦
有苦無我二人汝苦先亡我苦後存先亡傷軀
後存傷心傷軀易逝傷心孰禁偕老爲何忽焉
快獨集十二

五

失羣念吾與汝真有宿因汝憫我楚吾銜汝恩
中夜旁皇時時思君不齊者年不死者神殞期
漸邇悲悼轉深特修二簋白我一真二子隨娘
是否同臨嗟乎慟哉

祭樊媳

萬曆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次子婦樊氏自京歸
病卒于舟其翁較士恒山至五月十一日始得
凶問擲卷投筆仰天痛哭者三日已乃投淚爲
哀辭一章寄兒爲祭祭之其詞曰吾與汝父交

自童稚天合婚姻異永百世豈期汝母棄汝太
速汝姑曰吁誰與爲鞠思之思之力求歸汝汝
姑卽母汝卽姑女時方七齡儼如成人亦越八
秋與兒畢姻二豎忽來庸醫稍誤遍覓鵲盧百
金相爲三止三作汝猶強起汝姑曰吁恐無生
理乃謀南舟送汝返舍倘見六親病或可謝不
圖中道四體頓萎百計無出遂分人鬼傷哉兒
婦命如薄沙五日之程不容到家生不見母死
不見父骨肉何在游魂寂寞上負汝姑下負汝
快獨集十二

五

夫汝有英靈莫使虛無隨舟還里隨祭還柩九
原之中祖母可就慟汝童年慟汝客死千里片
言淚與筆泚筆亦不盡淚亦不了何日孤墳哭
汝宿草

祭魏媳

萬曆丁酉某月某日家媳魏氏當葬先一日其
夫元淳方從赴試來翁命爲食食之爲語語之
曰天乎天乎何遽夭吾媳也媳歸吾兒十年無
年不病孰意今年之病頓甚卽甚也何遽夭吾

媳也禮名醫訪靈藥錢刀不計緡晨昏不計倦
始亦小愈愈而復劇已復又小愈生死存亡之
關蓋時爲出入焉固虞其入不虞其出也何遽
夭吾媳也有子黃口三周共齒入亦有言婦足
不死寧知親兒情戀惟母爲婦憐孫爲孫痛婦
傷哉汝夫命殊百六落第無聊斷絃誰續翁姑
慘然家何太孽雨婦雨亡五中俱裂骨肉聚悲
何時可已有淚如泉滅婦之几婦其餐之

祭先妻刁孺人服闋

快獨集十二

壬七

萬曆庚子嘉平四日是爲 勅封故妻刁孺人
歿之三年也遵 制更服夫李堯民率子若孫
及孀女南向遙望孺人靈寢而慟哭曰今日何
日孺人制滿兒女銜悲相看淚浣爲寒爲暑離
母幾何倏忽之間三年已過將曰已過夜夜猶
夢母旣入夢釋服何用興言及此轉悲轉甚呼
天愈高招魂難近兒欲遄歸躬陳三獻女欲同
之親修母膳余曰不然雪花如掌兒哭吾愁兒
去吾想吾念爾母比爾更深吾且難歸其奈爾

情

心冢女至孝視母丘壠從子比兒性醴自整特
遣一僕肅將明禮昭告神祇聽吾苦辛自別孺
人形神頓劣絃雖有續髮豈如結幸我子孫漸
看長大兒入成均孫嬉膝下兒婚有期孫已聘
戴吾骨吾肉吾愛汝愛幽明兩殊精神一貫服
卽有窮情則何限有血在心觸心灑泣有影在
鏡覽鏡無翼孺人孺人知在何所携汝兩兒詎
忍忘我無忘所配無忘所生熒熒此丹千載同

快獨集十二

壬

快獨集卷之十二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三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奏疏

爲傾險邪臣搖亂國是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塞奸謀以扶公道疏

該太僕寺少卿李植等題爲

壽宮重大人心未一等事奉

聖旨壽宮吉地朕徧覽親定又奉

兩宮聖母審閱已再踰年李植等既欲獻忠胡

快獨集十三

一

只懷奸不言却見大工方興故來干撓成命

阻壞古典本當重治姑且罰俸半年欽此臣

惟

國家有大典禮可蚤究而不可以緩圖可面質

而不可以潛訐竊見太僕寺少卿李植等襲

嘗排斥奸邪發其隱惡臣若憂時每見其疏

卽服其有廊清官府之力有不進權貴之美

想見其人必其志在社稷者且起復入京正

值御史蔡系周孫愈賢論列當其時猶謂二

臣或出風聞之過 蒙

聖諭留用此正植等知遇之隆亘千古而僅見

者也爲植等者矢心爲 國公爾忘私以報

皇上超遷之恩可矣胡一旦又起

壽宮之說耶夫壽宮顛末臣未之聞亦未之見

顧臣所不足於植等有四當萬曆十一年

聖駕奉

兩宮聖母親閱裁定所謂山川之秀龍虎之形

風氣之固旣以集議而折衷之

快獨集十三

二

聖母已悅

聖心亦豫迄今越有二載矣植等是時皆不在

耶何不一言相正也于時以地理被薦以

地理自鳴者若陳道基梁子琦輩不下數十

人或繪一圖或效一策當時必有真切之見

概于中而非以傳聞自信者

聖心無不嘉納而審裁之植等旣以今之地勢

爲不善豈其皆不在耶何不一言相正也

方今工役垂成興作大半材木礫聚碑石雲

屯夫匠全集近且玄宮伊始矣供億勞費之煩不下一年植等不在耶何不一言相正也古者相而賢百官相與面商之相而不賢百官相與面糾之如輔臣果庇護其私親而草率其大典植等卽當折檻以奏相爭如虎胡爲伺其公出攘臂奏聞豈數月之間植等不在耶何不一言相正也自植之言一出俾石者遲疑而不敢採木者猶豫而不敢運陶冶殿宇者徘徊觀望而不敢定其所分猷

宣力者旣慮乎此恐移乎彼而不督其進惑已萃之人心撼方成之功業幸荷

神聖明見萬里寘之不聽倘一轉移之不棄數百萬之費于無用耶且風水何嘗之有人自爲是家各一談售技者盈庭角勝者累牘第在

聖明斷之便成福地何必日鰓鰓焉求之平易之外索之渺茫之中而徒勞爲也况功已久奏竈可告成豈獨不當變易卽變易亦無及

矣萬一旣變而說者又指白爲黑奈何竟其後也原植之意不過假此歸過于輔臣以激皇上之怒使之去爾臣愚以爲國是不定孫叔敖患之試觀不訟言于將事之先而徒言于事定之後不對證于相臨之日而暗傾于公出之時其忠與佞公與私正大光明之與傾構陰害較然可睹矣方今世道清明臣工砥礪股肱心膂之寄罔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若賢否一淆人心不定臣恐傾危之術熾忠厚之義微君子以道消而頽首小人以道長而揚眉風會日偷官常大敝植等啓之矣甚非國家之福也謹按太僕寺少卿李植江東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剛愎是用驕亢相高借口山陵收忠君愛國之名于已處心鱗甲嫁不忠不孝之禍于人利口之能覆邦家辯言之能亂政事皆此類也伏乞

聖明大奮乾綱速行罷斥庶賞功罰罪之典並行而世道人心之公不爽矣臣待罪臺中未

及期月且與三尸了無宿嫌顧觸目激中有
不能不爲公道慮者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栗竢

命之至

爲目擊水災有妨鹽課敬陳池工一勞永
逸之策以裨

國計疏

臣惟河東鹽池坐落條山之麓四面皆高獨
池最下山水一決建瓴而趨所恃以障其狂

快獨集十三

五

流捍其巨浸使水不得乘隙而入者則堰與
牆之爲也堰牆之固與不固水之多寡鹽之
生否係焉而邊課之有無商民之利病所繇
視矣臣自去年八月奉

命督理河東鹽課首詣鹽池閱視各處牆堰并
詢諸父老率謂池鹽全賴天時惟由人力
旱則無水不生潦則水多亦不生惟五六寸
爲適中之水炎日薰風交相曝蕩鹽花乃結
最忌猛雨暴作山水泛漲渠溝堰平禁牆衝

次爲害始大隆慶四年故事可驗臣深然之
竊照雨水之不可預必者天時也而工程之
所可預圖者人事也人事未盡或盡矣姑於
耳目間文之一旦有水直欲天時獨任其咎
嗟嗟天下事詎可以餽羊辦治哉臣請詳人
事未盡之故一曰土不堅河東居民牆屋多
用土而不用甓以土脉所凝者固也獨邊池
之土鹹鹵善潰丁夫率就近取用苟焉而可
版築甫竣剝落隨之以茲冬春之交有大風

快獨集十三

六

吹倒禁牆者風且不能當况雨耶二曰根不
闊牆堰基址必高阜寬厚乃可以壯其本而
勝其末今之卑薄不堪者多矣堰僅以尺計
牆僅以寸計何惟乎一雨卽圯也三日委官
不加意民情好逸惡勞顧其董理調度者州
縣佐二委官也委官有漁其丁夫之賄而曲
爲報完者有憚其守候之勞而速爲報完者
稍一勵精者出又恐同事之官妬其相形亦
羣然草率報完者本管掌印之官度外之而

不問運司查驗之官強聒之而不遵則無爲貴委官矣夫鹽池歲出二十萬金以資邊餉所關不細乃叠疊其工一至此耶年來饑饉薦臻民不堪命卽有興作一切報罷顧年復一年日頽一日幸而昨者水勢尙未排山猶得塞此而後朝食萬一如隆慶四年丈餘之水諸堰盡傾牆皆不守噬臍何及哉臣愚爲今日計非在下者效實功不足以理旣收之緒非在上者破常格不足以貽有永之圖

快獨集十三

七

土誠不可用也百步之外獨不能取其客土之甚堅者易之乎根脚誠不可狹也尋丈之規獨不能執其畫一之所定者齊之乎委官誠不可泄泄也日省月試之制獨不能就其事功品其優劣一激勵之乎其最肯綮者又在丁夫宜賑恤要害宜輓石總委官宜府佐而已何謂丁夫宜賑恤蓋牆工舊係鹽夫堰工舊係民夫總之皆無工食人也豐稔之年已稱疲累饑饉之日何恃饗飧往例撈鹽一

料止賑銀十兩臣今歲增至三十兩者一以恤其私一以勸其急公也茲亦量禁煩餉酌其遠近稍一賑之卽委官刻期責成彼衙辭之與有何謂要害宜輓石東西禁堰池之牖戶也南而禁牆池之門闌也牖戶門闌未經傾圯也則可旣已傾圯而猶屑屑焉靳輓石之費今年以土明年以土求堂與宴然無虞得乎且輓石非在在施也要害之地三五處一止矣何謂總委官宜府佐運司之無權力也

快獨集十三

八

久矣緩之則事不濟急之則人多充掣肘難行已成疣贅頃解州違悞之事委一馬通判而官丁肅然聽指使矣第恐府官督工日久不妨量給以廩餼自資也三者皆費運司錢穀之事臣欲舉於時詘者誠爲

國家之大計在邊餉而邊餉之本在鹽池且查該司循環簿中一項新贖鹽丁賑濟銀一千九百七十二兩零一項舊贖鹽丁曠役銀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皆候撈採時隨宜聽

用正池工之所堪動者以鹽法項下之銀善
鹽池日後之利費不外假人不苦難是役也
卽垂之百年可無恙也臣所謂一勞永逸之
策蓋如此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臣言果有一得亟行臣
衙門一面坐委廉能府官自姚暹渠五龍堰
而下及各牆垣一一細查何處當因何處當
革何處當用甃石悉心料理擇時施行一面
查算置辦甃石并丁夫賑濟及委官廩餼各

快獨集十三

九

於前項銀內應動若干行令該處覈實的數
一併題

知埃事完造冊 奏繳送部查考至於各官之
有無勤惰夫匠之有無奸弊悉聽臣衙門臨
時甄別勘懲度地可萬全課可倍獲不獨
國有永永軍興之備而民亦無年年奔命之煩
矣

爲遵例勘報異常旱災萬分危急懇乞

天恩速

賜破格蠲賑以救民命以安重地疏

竊惟民以食爲天農以時爲急三吳自去秋
歷今春中間微雨之日不及十次河港支幹
淺涸久矣不意四月以來至于今狂風日熾
滴雨全無望夏至而夏至內不雨望小暑而
小暑內不雨禱神徒虔回

天無力見今大暑已徂立秋已至林梢烟起井
底塵飛無論秧苗盡萎雨澤無期卽有秧有
雨插蒔之候已愆甘霖之來何用先是飭河

快獨集十三

十

之處通潮之所亦有不惜工本殫力強蒔者
頃以潮細不通河水斷流枯槁無從束手待
斃相率而悔其工本之徒費矣夫前年雖云
水害尙存高田之半頗收客歲縱稱旱荒仍
有已蒔之苗可待豈如今日三時坐失千里
不毛寸土皆空顆粒絕望者乎臣以舟行無
水巡歷所在皆從陸路途中覩見村村蕭索
處處悲號老弱男婦環臣而乞旦夕之命者
填塞于道咸曰自

開國旱災未有如此之至酷至烈者也此皆臣
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所致除臣痛自修省及會同撫臣委曲安
輯饑民外竊念連年水旱交災疫癘相虐吳
民登鬼籙者十過其五六矣乃今三月不雨
四郡不苗東作西成兩無倚賴遭此異變豈
特 國賦無出抑且口食不前臣慟心疾首
言與淚俱不哀鳴於

君父之上億萬民命頃刻立盡今該道府勘實
快獨集十三 上

災傷分數并議蠲折留賑錢糧緣由文冊前
來臣隨一一覆核委屬明確合無

請將萬曆十七年分歲派起運一應本折錢糧
大加蠲折救此塗炭之民共十五年以前未
完錢糧盡數蠲免十六年分與今議停徵等
項錢糧容候豐年帶徵仍乞

聖恩准留許墅鈔關船稅并撫按項下未解濟
邊贓罰及各府州縣積貯稻穀容臣等查審
饑民酌量散賑俾其少延殘喘不致流離畿

輔地方可保無事臣叨 任使非不知京邊
浩繁水衡缺乏司農大臣蒿目而日憂其不
足顧吳民艱楚至此萬分極矣草根樹皮之
需生離死別之苦計無復之若不大破常格
廣爲蠲賑臣恐烏窮則喙獸窮則攫萬一潢
地有警東南財賦重地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臣查得戶部議奉

欽依凡重大災傷議及起運須查庫貯無礙銀

兩堪以抵補者方准量蠲但蘇松諸府雜派

快獨集十三

上

日增庫藏久匱毫無積貯何從抵補若以其
無抵也僅蠲存留有名無實何所益于災民
危迫之數其議及起運者固時勢之所萬不
得已者也又查得萬曆十五年山陝河南等
處旱災

皇上大發帑銀遣官賑濟今吳民之災慘于山
陝河南遠甚若止以撫按贓罰及鈔關稅銀
留賑人多銀少又何所益于災民危迫之數
其議及帑銀者亦時勢之所萬不得已者也

伏願

皇上俯念吳民爲數百年竭力供上之民旱災爲數百年絕無僅有之災

勅下戶部查照事例將臣所乞一一破格覆請

沛然下以數百年

曠蕩非常之惠庶幾萬姓解倒懸之困而四履獲覆孟之安矣

爲米價日騰民命可慮再懇

快獨集十三

十三

天恩俯從改折以安人心以保重地疏

先是臣于八月內遵例勘報旱災乞

恩改折該戶部覆稱蘇松常鎮去歲災傷重大

權宜改折今年雖春潦夏旱較之十五年之

災稍輕撫按援例復請似難允從但迭災之

後併徵爲難其本年帶徵十五年漕折等銀

姑改限十七十八兩年帶徵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劄到臣臣惟

國家歲漕其需誠切計臣石畫其慮誠周况帶

徵之銀蒙

恩改限亦足少紓民困暫甦時艱臣何敢再竇天聽近據各屬報稱十月初二日開倉起至十一月初十日每州縣陸續完過漕糧多者纔以萬計少者僅以千計及訪民間米價十月內每石七錢五分十一月以來漸至八錢民情洵洵視米如珠臣不勝驚愕不勝惶懼夫吳下故產米鄉也往年十月秋事告成粒米狼戾每石不過四錢而止多亦不過五錢卽

快獨集十三

十四

上年水災其三冬亦但五錢六錢耳從來未有此際輒價至七八錢者以上年之所無而今年反有之其災豈在上年次乎大都今年之災知其始而未知其終者衆也初五六月間苗曾淖然盛矣旣而七月後天曾沛然雨矣當是時無論行道之人望而卜其有秋卽其鄉之士民孰不人人以有秋相慶乎乃過時之雨無補于久旱之苗竟令秀者無二三之實入者無二三之租而米始日貴矣夫其

貴也貴而驟也寧但主計者未及逆料臣愚未及逆料卽其鄉之士民何圖米價一朝至是也方今漕艘未集價已日異而月不同將來米盡出門家家懸罄能保不每石一兩七錢如今春哉臣愚謂吳下之災上年者似重于今日而民間之苦今日者倍難于上年何也上年猶有官府銀米之積今也倉庫如掃矣上年猶有富室廩庾之儲今也糶糴一空矣上年猶有衣飾子女之典賣今也赤然一

快齋集十三

五

身離析死亡殆盡矣上年猶有江西湖廣之客米今也兩省饑饉與吳下等矣夫百姓所爲出上年之萬死而得今日之一生者以其有改折之米在而又有公私遠近之米救之也茲公私遠近之米既不復望而改折之米又不復留審時度勢視上年難乎易乎恐老羸再轉于溝壑骸骼再暴于街衢甚者不逞之徒鼓衆蜂起甘心一飽如嚮者太湖之事不無也地方自此多故已臣伏見上年山東

河南北直隸告災言者至請臨德二倉之米及漕運便道之糧爲饑民餬口計悉荷聖慈賜允至今三省更生之民頌如

天之仁不旣彼時猶損

上以濟下也今第以下之所輸者留以自濟而不敢不以米之所易者趨以奉

上益而不損惠而不費我

皇上何靳一轉移之力而不留此災地之米哉

非留米也留東南億兆生靈之命也臣非不

快齋集十三

六

知馮婦一再之爲謬顧臣親見民瘼如此而不更爲瀝血哀鳴于

君父之前不獨負民且負

陛下任使安用臣爲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的係萬不得已

之至情速行覆議

上請仍將十六年漕糧再准改折一年斷不爲

例庶幾米價日平民得所天而三吳地方可

永永無他虞矣

爲府官法令大疎庫吏侵漁日熾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肅吏治疏

萬曆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據蘇州府知府俞
某呈問監守自盜軍犯一名時鳴鸞等情到
臣臣不勝駭異不勝痛恨隨經批行兵備道
嚴究去後卷查萬曆十四年八月內有不知
名賊徒鑿開該府庫牆盜去銀六百七十五
兩當是時查無踪跡本官止令庫吏徐儲成
俞正理均賠補庫擬杖發落說者猶疑盜非

快獨集十三

七

外來吏未盡法至今不滿人意頃去盜庫之
日未爲甚久談虎傷弓頓忘之耶臣惟

朝廷之府庫皆小民之膏脂也卽掌印官時時
清查猶恐泉貨之地易起奸貪典守之人不
無乾沒況姑蘇鉅郡財賦之弊孔最繁吏胥
之智囊最巧所恃以杜羣奸而風列屬者于
郡守有厚望矣不謂該府三年之間失事者
二此何可令衆庶見乎夫金花等銀係

上供之數非可尋常視也庫藏在堂左側非遠

也銀幾四千非一手一足所遽轉移也茲時
鳴鸞竊弄侵牟易若承弼視公帑卽私室取
公帑卽取之私室則安用府官爲矣假若府
官日有考月有驗季有綜覈之術卽神奸豈
宜至此不然而門戶鎖鑰自爲掌握自爲封
識毋容吏胥闖入闌出其中卽神奸豈宜至
此又不然而懸爲必不可從之法以待必不
可原之吏微有侵跡重典加之彼將惴惴焉
有不得不革面斂手者卽神奸豈宜至此乃

快獨集十三

六

本官優柔無斷人也以玩愒爲安靜以姑息
爲慈祥以錢糧爲風馬牛以吏書爲兒女子
今日小過未減之明日大過亦未減之廢弛
成風紀綱掃地以致社鼠城狐朝窺夕伺覩
已事則漏網之舊吏無傷嘗主人則泥塑之
長者易與弁髦其法而股掌其庫也非一日
矣何惑乎數千金不爲吏所有哉方今歲事
頻災閭閻大匱有司所薰心蒿目而徵小民
所萬死一生而納者祇以充奸吏田宅債利

之資可慨已且本官豈其無見于部文之趣
解金花銀者急乎緩乎

內廷饑渴待之司農星火催之而本官竟以肥
吏人也則直徹屣輾之耳嗣是有如各屬吏
皆時鳴鸞者也本官將問之乎將不問之乎
有如各屬官皆致有時鳴鸞者其人也本官
將註爲賢乎不賢乎何以表諸司而稱守相
也臣非不知大計伊邇不妨暫留以備考察
顧地方徵收在即日有解府之錢糧任其慢

欽定四庫全書

九

藏不一彈治其究不但損民且至損

國烏得而緩圖之除時鳴鸞另行究造外該臣
會同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 叅看得蘇州
府知府俞某持不逆不億之心處大詐大奸
之地前車既覆後車不懲可堪疎虞之至再
明不能察健不能決尤徵綿弱之非常似此
昏庸法應重斥但本官真誠未斷操守無虧
所當照不及例量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本官照
例調簡速推擇才且賢者前來彈壓庶幾蠢
黷可塞帑藏可清而于吏治所補良不小矣
直言天下大勢萬分危急懇乞

聖明速賜 臨朝以保 皇圖疏

臣惟逆賊西逞倭奴東窺羽書交馳已過半
載我

皇上屢屢切責飛授廟謨假之以尙方之劔重

欽定四庫全書

三

之以通侯之賞百萬之金如流七鎮之師如
虎宜其破竹成功露布宣捷乃自春徂秋了
無寸效說者皆歸于本兵決策之不確咎督
撫料敵之不審將領軍士用志之不齊臣獨
以爲此皆

皇上不視朝所致天下猶人一身心之神明時
時奮勵而後四肢百骸隨天君之所命令未
有天君頽然不振而能帥氣者

皇上天君也

皇上十五六年以前講朝以時天啓之神明奮也當其時兆民胥慶四夷咸歸太平之風幾臻三五比來臨御杳然經筵寂若蓋二年于茲矣禮臣言官交牘而請者如水投石因循久遂成曠廢曠廢久習爲故常

九重之邃豈以不朝爲無害耶臣請直言無隱夫寧夏滔天之變倭奴震地之師從來所未有也噉土諸賊擲誥命僭位號公然發無上之言爲臣子所不忍聞而天津一帶喧傳

快獨集十三

三

倭奴對聯曰乾坤自古無常主日月于今不大明人人腐心痛哭欲食倭肉此何等危急陛下尙宴然于宮闈耶方肉無知小民紛紛私語謂東宮不立鄭貴妃鬼之也寇賊交侵鄭貴妃召之也

皇上但日醉醇醪日擁妖姬爲長夜之歡已爾何暇視朝夫

皇上英明神武豈肯以婦人女子之故自悞軍國大事顧今日曰靜攝明日曰靜攝而腹心

之禍扁鵲所望而禿者終不欲勉強一朝稍求方藥此卽禁近之臣不得其故而何解于四方之訛口哉訛以傳訛塞上軍士聞之必將曰

上旣無意封疆矣卽復城何用上旣輕心干戈矣卽殺賊何爲又將曰三軍之首領血肉不如

皇上羊車之一草也强者思亂弱者思歸至此

卽盡逮督撫十置監軍何益乎而况倭奴雄

快獨集十三

三

據朝鮮徘徊觀望寧賊敗則彼必却寧賊不敗則彼必乘而胡虜負漁人之勢東西兩敗則彼亦却東西不敗則彼亦乘我軍一面討賊一面備倭又一面防虜左支右吾顧此失彼又何等危急

陛下尙宴然于宮闈耶臣觀臨德天津通灣一帶處處皆言兵少處處皆言召募者緩急不足恃而畿輔山東以南淫潦異常半菽不入愁歎之聲所在而是兼之少府水衡之金錢

及各省帑藏錙銖爲之括盡萬一邊事纏綿
賊熾于外軍怨于內不軌之徒突起于中是
時兵馬錢穀無一不乏不知司農司馬計復
安出此又何等危急

陛下尙宴然于宮闈耶近見首揆久虛宗伯久
曠本兵又杜門不出一時直言敢諫之臣擯
處山林不得一臂之力譬之羣盜環圍富室
而宗族僕從之有才略者無一人在我牆垣
之內相與爲存亡生死之計

陔餘叢考

卷三

皇上試觀今日

主勢孤耶不孤耶此又何等危急

陛下尙宴然于宮闈耶及是時

皇上誠幡然省悟毅然臨朝而問閣部大臣寧

賊倭奴師老無功何故不數日又臨朝責問卽

聖躬久靜不耐驟勞講或未便至于 朝見之

期十日半月有何艱苦勉一 臨御不但

大明當天魑魅魍魎潛消默奪文武百官孰不

瞻仰

天顏鞠躬盡職督撫而下卒旅而上孰不肅將
天威爭前効死如是而逆賊不投首倭奴不飛
遁者臣請伏妄言之誅微獨此也

皇上一朝凡調集兵馬差遣官屬都俞吁咈之
聞必有定畫今君臣隔絕上下不交如沈思
孝請南兵不免繼而帶若轍以南兵助又允
留矣李如松業以假之便宜繼而與總督不
相下又節制矣梅國禎以監軍者而使之用
軍王謙以閱兵者而使之召兵宋應昌張新

陔餘叢考

卷三

旋議遣使諭止楊植尹秉衡說者謂不如填
補見 缺爲便事體自相矛盾用舍僅同
兒戲 于 國體豈曰無傷總之皆

陛下不 而本兵石星無從而陳可否致有今

日自非

皇上亟爲 臨御事事決斷臣恐堂堂天朝明明
聖主動輒舛謬不爲四夷所竊笑者幾希臣來
自草閣得之耳目聞見者甚真不敢隱諱伏

乞

皇上深味臣言卽日于臨朝一事

早賜舉行壯天下臣民之氣寒寇奴奸尤之膽
宗社幸甚朝野幸甚

爲天變示儆非常

聖心引咎甚切謹直條時政以佐修省疏

頃者

乾清宮災上而震聳

兩宮下而驚愕萬姓

聖上不憚罪已引爲失德猶恐未盡愆咎商之

快獨集十三

三五

輔臣下之禮部告及

宗廟查及事宜所爲遇變而懼虛懷而訪者詳
且殷矣臣等竊計有輔臣造膝之讜言有禮
臣格心之正論

聖明何難採納

天意何難挽回乎乃輔臣趙志臯等緘口而不
言禮臣范謙等循套以了事

聖心方凜凜乎其畏

天者乃宰相宗伯所泄泄然而陷吾

君于玩

天者也夫

天有變而

君不悔過

君之罪也

君悔過而臣不盡言補過臣之罪也臣等不服

彈射具臣亦不暇蔓衍他事敬以時政六款

可裨修省者條列如左願

聖明留神省察一

快獨集十三

三五

親饗郊廟

皇上之不親饗

郊廟言官言之幾至舌敝矣

皇上第迂視之無恐也今者之災其出于

天地

祖宗之所不憚明甚尙可以勲戚輩代祭乎

皇上何不穆然思曰當其身在大中曾亦默禱

于

天地

祖宗之靈矣豈其不三日遂忘耶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故

郊廟之不親饗也

天意猶未回也一

詔還言官

皇上之斥逐諸臺省也不言者去言者亦去在事者去不在事者亦去其究皆不能名其去之之繇而言路遂空夫賢才者天民也天裁培之甚難

快獨集十三

三

君摧折之甚易天有不斲然于上者乎卽今建言廢棄諸臣後先不下二百此二百其人者皆忠君愛國人也無論遠事

皇上試取御史馬經綸及林培疏讀之驗耶不驗耶是耶非耶其他可推也故言官之不

詔還也

天意猶未回也一亟停籍沒夫內臣之不法

皇上根究而窮治之是矣但以一人而牽衆人復以衆人而牽衆人以藏匿真者罄其財產

復以藏匿不真者亦罄其家產至有以讎叔

者以挾首者以迫于刑而妄招者以投之意

而株及者奴執之以死其主弟執之以殺其

兄者告許如狂騙詐百出富室有剝牀之憂

窮民無駐足之地怨氣冲天哭聲載道

君門萬里孰從而知之夫

皇上之初本以懲宦官也本以懲有罪之宦官也而流禍至此

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何怪乎變之突來哉方今

快獨集十三

三

厥衛之查核尙嚴撫按之訊理未歇中外人

心皇皇罔措

陛下不于此時一切報罷也

天意猶未回也一重惜生命

天道好生而惡殺非惡殺也惡其以無辜殺也

皇上肅清宮闈法行自近

明威所及豈曰不宜顧

靈爽太烈鞭撻太煩闔豎無完膚者向隅而悲

宮娃餘殘喘者泣月而待小怒則亡家大怒

則亡身視人命草菅之不如矣

陛下曾記御史何遜之疏耶古有匹夫匹婦之
冤而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者況多人哉夫生
殺惟

天子命誰敢抗之然而冤魂之未易散也厲鬼
之未易除也皆足以干天和而階戾氣

皇上不于此時稍寬刑威也

天意猶未回也一慎端好尚連歲四方多故民

貧

快獨集十三

无

國計司計者計畫無復之矣而

皇上之織造燒造採金採珠者有加無已也所

供于上者一所費于下者十至令供賦者不

能必其命守土者不能必其官夫財貨者明

主之所甚賤也請

觀烈燄中之珍奇以百年聚之而不足以一朝

碎之而有餘奈何以

一人之嗜好竭百姓之脂膏哉前楚藩臣武尚

耕有何深罪卒以鮮事罷其官千古而下謂

皇上以口腹累一方伯也虧損

聖德大矣故好尚不可不端也回

天意也一簡發章奏諸司章奏未有不經

御覽者未有不出

睿斷者誰得而壅蔽之惟是連歲之疏強半停

閣均一人也叅者不下辯者下矣均一事也

逆之者不下順之者下矣巡方舉劾每至沓

然吏部推陞多從烏有

皇上似亦無心入曰有心也

快獨集十三

无

皇上似亦無我人曰有我也則盍若從違可否

與衆共之之爲坦也頃行取一事急如星火

催者再矣而猶不

下豈以言官可終廢耶不欲行取者疑諫臣也

不欲聽行取之請者疑銓臣也諫臣銓臣俱

不足信當於何等臣信之故章奏不可不發

也回

天意也六款皆諸臣所已言者而未一見用致

有今日今日而再不川臣之言異日

天怒加于前

國害貽于後是時追悔無門遺恨罔極卽欲執

輔臣禮臣而罪之曰何故不以回天之過早

匡弼也則何益矣伏祈

速賜鑒擇施行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快獨集卷之十三終

快獨集十三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四

濟水李堯民咁堯父著

奏疏

爲按臣逮至懇乞

天恩曲賜矜宥以光

聖慈以存

國體疏 代臺長

臣惟

朝廷有必伸之法而又有不必盡伸之法非法

快獨集十四

之不能盡伸也嚴其法于前而

國體肅寬其法于後而

國體尊總之爲

朝廷三尺計久遠也先是祭酒范應期之死而

其妻一再奏 聞也

皇上惻然舊學逮問按臣彭應參

天威一震大小臣工無不歎服

皇上明見萬里者當是時科臣喬胤以免逮疏

而不行銓臣孫丕揚以求寬疏而不下滿

朝悚懾罔知攸措臣法官也御史不法咎寔在臣安敢曲解已又自惟臣法官之長也御史爲官受法咎亦在臣安敢坐視方

嚴旨之南渙也臣欲有言顧矯枉過當之臣不一逮不足以懲乖戾之風及官校之已發也臣又欲有言顧

明命旣赫之後不一逮至不足以吐孤嫠之氣乃今御史彭應參械繫至矣向所謂攬轡持斧之使曾徒隸之不若矣夫士莫垢于辱身

快獨集十四

尤莫垢于辱名應參身被

簡命名爲御史不能奉揚

德意拊循地方至令上負

任使下慚吏民身名兩辱爲世大垢臣抑何惜

獨念按臣所嘗躬先六察彈壓庶僚爲

天子巡狩方岳者也以一儒臣之故而蹙縱騎

于數千里外繫一御史道路觀聽已足示威

卽御史處置鄉官失宜是役也凜如斧鉞已

足示報且應兩差頗爲

國家粗効犬馬此而南冠楚服垂首捫心聽一介之命于

闕下已足示戮

皇上不于此際稍

賜矜原曲全體貌一應參不足計能不爲後之

按浙者計乎按浙者不足計能不爲各省直

之按臣計乎臣竊以逮應參者法也法一人

使千萬人知

朝廷不輕縱一耳目之臣安天下之術也應參

快獨集十四

三

逮而俯從寬宥者法外之仁也仁一人使千

萬人知

朝廷不輕棄一執法之官重天下之體也臣誠

不願按臣中有應參者其人又不忍見時事

中有應參者其遇堂廡有分器鼠有忌辱應

參不免辱

國臣至愚陋妄謂寬應參便伏望

皇上以

天憲旣伸

明威可霽憐應參一念爲地方之初心察臣一念爲

國體之臆說

特下明詔姑從宥原其范氏所奏情節候勘明另奪行見雷霆雨露與天並行日月江河頌聖無斁矣

爲言官蒙譴太多懇乞

天恩俯從寬宥以重

國體疏代九列

快獨集十四

四

頃緣兵部考選軍政本內外誤伏蒙

聖明洞燭將該司各官降治有差

天威一震滿朝臣工無不相視錯愕不意兵科都給事中吳文梓給事中劉仕瞻降調隨之不意河南道御史俞价四川道御史强思降調隨之又工科右給事中張同德雲南道御史區大倫不止降調且爲民矣又不意原任五城御史夏之臣等兩京六科都給事中并十三道掌道御史波及蔓衍降調者二

十有奇矣夫言官

陛下之言官也進退予奪惟

陛下命之臣等何敢置喙且言官之不能糾奸發邪言官之罪也以言官之罪罪言官卽言官亦無辭臣等六何敢置喙惟是

陛下元首也言官耳目也元首非耳目無以資聽睹

陛下非言官無以通壅蔽臣等竊見

陛下連日舉動以一人而斥及數人以此事而快獨集十四

五

觸及彼事今日降某科道明日罷某科道無乃自棄其耳目而不爲元首地乎比吏禮二科缺都給事中蓋已八越月久矣推而不下而不用代署者屢易管差者乏人顧猶日復一日推折也青瑣黃扉之地寥寥落落如晨星然此亦乾坤何等氣象乎至如御史內而掌道外而按部肅紀巡方最爲喫緊今掌道者去五人矣巡按各差去八人矣資次無老成之可借法紀無旦夕之可停

陛下三尺將付之誰乎其於

國體所傷甚大此而不言傳之四夷垂之青史

謂今日辱在九列者未爲無人何故于處言

官一事不聞匡弼以成

君過

陛下亦安用此具臣爲矣臣等同矢一念上叩

九關伏望

皇上矜言官人衆略其賢愚念

嚴古責懲足爲鈇鉞容令科道革降各官復還

快獨集十四

六

原職則始焉頌

皇上月之明旣焉頌

皇上雷霆之威終焉頌

皇上下露之仁古帝王轉圜止輦之風再覩其

盛矣臣等無任蒲伏懇禱悚息待

命之至

爲獻俘不朝大失中外臣民之望懇乞

聖明蚤察危機亟圖勤政以保治安後效疏

臣惟

皇上朝講不御警蹕不聞二年餘矣閣部科道

屢請而屢不聽亦二年餘矣然猶謂

聖體未康視朝有待也頃時賊解來中外臣民

皆欣欣喜色相告曰

聖駕必親御午門矣大小臣工庶幾藉是快覩

天顏孰意

皇上竟不一出也當時賊與劉許諸賊造逆也

礮我撫道奪我倉庫據我城堡截我糧餉內

憑雄鎮外勾強虜無上之言希散天下特臣

快獨集十四

七

子口不忍陳耳向非前總督魏學曾先守靈

州蕭如薰射死哮雲賊一出門關陝河洛之

墟距畿輔甚近岌岌之勢五尺童子能料之

皇上不嘗恨此耶恨之胡不一覩其俘也

慶藩之賢甲于秦晉無故而罹此滔天之禍

逼挾凌劫無所不至城中男婦死者辱者十

分而七

皇上不嘗恨此耶恨之胡不一覩其俘也七鎮

之兵如雲百萬之餉如水八閩月而功不奏

皇上不嘗恨此耶恨之胡不一覩其俘也

祖宗在天之靈恨不一目而視逆賊之魄

皇上不出是于祖宗所恨者度外之矣天下軍

民之意恨不一日而食逆賊之肉

皇上不出是于軍民所恨者度外之矣變莫大

于謀反功莫大于獻俘

皇上竟于此等重事置之度外九邊將士聞之

必曰

皇上之忘情于元兇也如此九夷八蠻聞之必

快獨集十四

八

曰

皇上之易心于叛逆也如此灰文武殉國之忠

解豪傑敢死之體長奸雄不逞之志不知

皇上自聞變以來所爲宵衣旰食者何心獨憚

于今日跬步也所爲三令五申者何心獨憚

于今日片言也往年所爲親覽岳鳳趙全者

何心獨于天翻地覆之巨逆百倍岳趙者反

斬一出也先後請朝諸臣不得

旨者謂

皇上因循日久遂甘曠廢曠廢日久習爲故常

臣謂獻俘一事必不肯視爲故常必不肯仍

爲曠廢今果如人言矣聲色麴蘖之是重天

下國家之是輕果令人窺

陛下之隱矣傷哉今日何等時乎倭奴擁數十

萬之師破竹而來明欺中國之無備明欺

皇上之不朝敢犯天京藐無畏忌

皇上旣已不覽西俘異日誰爲陛下縛東俘

來獻者國勢主威各邊見侮而我

快獨集十四

九

皇上又自侮之臣有慟心疾首號天泣血已爾

臣又惟

皇上躬堯舜之資步文武之躅何政不明何幾

不照以獻俘不出雖失于昨日可補于後日

誠毅然奮勵翻然省悔繼自今朝見必時章

奏必閱閣部召問之典必舉忠直取罪之臣

必錄臺諫逆耳之言必行卽

聖體久靜不耐驟臨其緊急邊情如期御門外

其餘卽十日半月一朝有何煩難有何勞苦

大明當天不但近日月瞻末光者肅將離照各職其職且令魑魅魍魎在在股票人人寒心倭奴當不自而生致

闕下矣倘

皇上不自責而自恕不憂禍而樂禍曰卽不出朝寧夏故定也俘故獻也又安知倭之不終俘也

天心之仁愛方來之惠有不止如西事狼狽者

是時將終于不朝已乎臣一念朴忠惟知爲

快獨集十四

十

皇上萬年金甌計臣之言得行臣之身卽伏斧

鉞所不恤也惟

聖明留意裁察

爲科臣調用義難引避懇乞

聖斷亟令就職以重國體疏

頃吏科都給事中員缺部推兵科都給事中

許弘綱調補業已得

旨俞允矣隨該許弘綱奏科臣遷轉有序無端

調用非宜乞

勅銓臣斟酌等事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臣惟吏科都諫爲六科諫臣之首厥任本重顧其從來陞轉人有定序序有定員彼此相安事體無礙初未嘗調各科之長而長吏科也吏部之調許弘綱于弘綱之身重矣于弘綱之心良苦三不願之說蓋字字血誠非有矯飾臣與弘綱相知最深豈不設身處地思成其美唯是

快獨集十四

十一

國體所關有三不便請頌言之方該科之缺掌

印也不五閱月于茲乎史孟麟得人矣而以

病行張貞觀而下得人矣而以俸拘

廟堂所傾心而托力者弘綱爾弘綱而辭可令

吏科半歲空無人乎可令

詔旨今日改一都給事明日又改一都給事乎

不便者一吏部不得于弘綱之調勢不能不

再勢不能不三該部日僕僕焉以推轂爲餽

羊以改調爲見戲于進退人材之柄無亦太

褻甚耶不便者二弘綱一辭陪推者接迹有

言矣繼自今誰肯甘心恬受乎人執一詞詞
執一理其究必至六科無一人不辭無一辭
不力是時將盡如所請乎否乎青瑣之班如
訟如沸何以鎮百僚肅衆聽也不便者三此
三不便者科臣皆知之大小臣皆知之而弘
綱不憚以去就力辭者無非以江流澄靜無
事飛濤順序翩翩不煩鼓翼應陞而不陞不
應調而調小則疑大則忌誠慮之矣以臣愚
見

快獨集十

三

君父有命何地非官資俸既宜何嫌何遜卽如
往年大冢幸有缺皆以兩京部院改之未聞
見改者以不預改者之故而竟遜謝不居也
伏乞

皇上責以大義俾許弘綱刻期事事毋以序次
爲辭卽東事未竣必有弘綱其人者代其所
終庶上收簡賢任能之功下無朝更夕改之
議朝政有常輿情大快不然臣恐中外覲
陛下不能拜人以吏垣而國體從此漸替也

臣義激於中不容默默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爲科缺久懸議調不果懇乞

聖明起廢速補以祛煩議疏代

項吏科都給事中員缺部推兵科都給事中
許弘綱調補業已得

旨該許弘綱奏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
乞

勅銓臣急加斟酌等事奉

快獨集十四

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隨該文選司郎中
劉四科爲謬執招尤乞賜罷斥等事奉
聖旨這廝故意扳指飾非掩情竇擾本當重治
姑爲元輔且從輕罰俸半年這吏部陞調事
宜着六科從公會議來說欽此又該大學士
王錫爵等爲科臣遷轉一事兩疑無端太甚
等事奉

聖旨朕細覽卿所奏悉見光明正大有何可疑
劉四科用人示恩反被叅駁心懷耻恨妄指

飾非祗誣于卿卿既設心不愧于天地自可安心料理國事慎弗介懷欽此夫劉四科以議調而受許弘綱之指摘許弘綱以辭調而受劉四科之指摘波及輔臣上干

聖怒臣不意簡賢盛美釀成戈矛一至于此殊足歎惜科中陞調事宜無容臣贅獨計目前事體良亦難矣方吏部之調許弘綱遵兩次明例而調也卽令再議豈能舍弘綱而別推乎別推安在其爲四科也弘綱語未見侵辭

快齋集十開

十五

且甚方豈其今日反甘心就調乎就調安在其爲弘綱也調者與見調者各待其說不變然則吏科可半歲無都乎取之諸都諫而諸都諫有辭矣取之左右給諫而左右給諫有辭矣推者愈移辭者愈堅辭者愈堅推者愈窮是銓曹徒以陞調存羊而瑣聞日以遜避聚訟也成何政體成何事體臣愚以爲目前計不必議調不必議陞惟亟起舊科臣鍾羽正張棟足矣之二臣者才識氣節均之批鱗

請劔人也初以申救李獻可之故一概罷去二載于茲朋輩相牽何煩禁錮創艾旣久宜解網羅當此乏才之秋誠煥發

明詔並復原官令執牛耳必能共濟時艱爲國鼎石與其費轉移孰若起見在者之省事與其較資俸孰若用老成者之服入上可以昭聖主無我之公下可以吐正士必伸之氣庶幾科不疑部部不疑科部科不疑宰執盈庭議論一朝可息事體之便無先此者是舉也所

快齋集十四

十五

關閣臣匪細大學士王錫爵

陛下所心膂而托重者也自趙南星史孟麟去國中外至今不直錫爵謂其不以去就爭爲憾也泰交一疏首欲甄別素心馴行之士識者方延頸跂足立望更始乃劉四科又以忤錫爵致罪夫罪四科者

陛下也外議謂錫爵實罪之錫爵方以盡指前忤明日示信豈旬日間遽爲丘言乎而又安可必鍾羽正張棟之果見用也又安可必錫

爵果能出其力爲二臣回

天也二臣而用閣臣被薦賢之名二臣而不用

閣臣被蔽賢之名

陛下不重錫爵也則可

陛下而重錫爵也奈何不以二廢臣名錫爵哉

不然衆人責錫爵之不力爭而錫爵又委于

陛下之不得爭是

陛下厚累錫爵錫爵厚自累而中外所不直錫

爵者卒無以間執其口也惟

快獨集十四

十六

聖明早圖之賜臣報決

爲糾正調科煩議以重

國體疏 十三道公疏

頃吏科都給事中員缺吏部推兵科都給事

中許弘綱調補業已得

旨該許弘綱以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

爲辭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隨該文選司郎中

劉四科爲謬執招尤乞罷又大學士王錫爵

爲一事兩疑乞察俱奉

嚴旨將劉四科切責從輕罰俸又着六科官會

議聖調事宜來說夫劉四科以改調而致許

弘綱之駁參許弘綱以辭調而致劉四科之

指摘大學士王錫爵以先後稟擬議調而致

部科之猜疑誠不意陞轉美事辭讓美名釀

成戈矛一至於此臣等職在糾繩請爲

國體一頌言之可乎初吏部之調許弘綱奉有

兩次明劄而調也弘綱慷慨自命何嫌可避

快獨集十四

十七

三不願之辭爲衙門之序辭耳未爲不是顧

銓曹所爲慎遴選者名曰孟浪銓曹所爲遵

明旨者名曰背違語意激昂誠恐不甚其詞則

不得請居已峻矣如四科何此則弘綱之非

也四科視事不數日而舉前人所未舉之事

抑衆論所共抑之人可不爲中流砥柱乎至

其處弘綱也但當日吾采公評吾循明劄議

十上吾不與奪足矣而乃跡其不必然之事

意其不可知之心水激則鳴語激則厲此則

四科之非也大學士王錫爵動以事權歸吏部而吏部所調與科臣所辭豈得兩聽而兩全之乎弘綱辭卽力當毅然斷曰小臣故無辭例速照

前旨事事弘綱有口何難間執第今日有

旨再議來說明日有

旨會議來說閣臣不敢主部臣不得主竟令六科自主依違兩端首尾俱畏亦奚怪乎四科之有後言哉是弘綱四科之非又錫爵啓之

快獨集十四

大

也臣觀近日九邊雲擾四夷鴟張勢誠岌岌而最可憂者無如

朝政之多乖 朝政多乖無如人才之輕棄他姑無論趙南星何罪而削籍史孟麟何罪而

遣歸衆正凋殘緩急無賴大都

朝廷視端人如水炭而輔臣將順居多耳今趙

南星去而得一劉四科史孟麟去而得一許

弘綱乃四科又以

嚴旨故不安弘綱又以四科之故不安前轍方

新兩賢可念識不早反不力異日閣臣獨任其咎無足爲惜而所關于

宗社者良大也伏乞

聖明亟勅吏部仍照前擬許弘綱調用劉四科安心盡職無得疑阻仍

勅科臣自後一聽吏部推轉不許紛紛疏辭明著爲例再乞

勅下閣臣票擬痛改摸稜務從果斷不得遷就徇人反覆悞事致輕

快獨集十四

尤

綸綍庶乎煩言頓收輿情允服而

國家蕩蕩平平之體益重矣願

陛下省察賜臣報決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爲直陳告

廟宣捷之外以重

國體疏

臣奉

命較士三輔累接邸報見

嚴旨切責部臣擇日告

廟宣捷仰見

皇上注念邊功激勸將士

德意甚盛及臣遍詢東事顛末人人痛恨人人

耻言人以爲恨

皇上嘉之人以爲耻

皇上榮之此所謂舛也損

國體不細也臣謹昧死而畢其說東征之役兵

以數萬計餉以數百萬計

快獨集十四

于

遣經略

命大將兩年間

天子宵衣而慮百官借箸而籌屬國延頸而望

者爲復平壤耶爲復王京耶爲講和復王京

耶爲征勦復王京耶其講和也倭求我耶我

求倭耶千古垢名昭昭海外臣意

九廟在天之靈不知當何如憤惋者而尚欲告

廟乎尚欲宣捷乎夫告

廟大典必合東征始終事爲文而後可以致詞

撰文者將以始該終乎抑姑略其終而暫舉其始乎當宋應昌等之東也戮鯨鯢而築京觀

上意也亦天下人心意也當是時力主戰而不主和平壤之後釜山安有噍類哉應昌下令曰殺倭者斬今日語諸將稍徐之別有妙策明日語諸將稍再徐之別有妙策所謂妙策者議封議貢和市和親而已封貢與市倭都不急而急在和親夫是以有王京之退其退

快獨集十四

于

也明以和親之故而退非我收復也其收復也明以和親之故而收復非勝而收復也三軍不用諸將不用而唯倚辦于一市井無賴之沈惟敬啗倭賄倭不具論卽和親一議臣子之所寧斷頭寧剖心萬萬不忍出諸口者沈惟敬公然先意承志以媚倭應昌不知乎李如松不知乎謂不知惟敬敢自許乎謂始而不知關酋面與謝用梓徐一貫反復詰難具載紙筆用梓等持歸之日猶不知乎旣知

之凡有絲毫人心者胡不立誅沈惟敬而終
聽之也是和也倭奴視我中華爲何如人朝
鮮視我

天朝爲何如國三軍視我堂堂正正爲何如舉
動臣今抵掌髮且指冠愧且汗背區區平壤
一捷曾何足以雪後來和親之醜也而尙欲
告

廟乎而尙欲宣捷乎向令平壤一勝王京一收
朝廷遂不煩東顧也則可乃今士馬再動矣經
快獨集十四

略三易矣試觀應昌等之釋負擔也凱旋乎
非凱旋乎東事之局結乎未結乎不問此和
誰倡此親誰許而但以尺寸之勞掩尋丈之
辱是猶兩人相鬪一人不敵出妻見子叩頭
流血而始得歸歸之日飾衣冠而揚揚于父
母前曰我嘗與之一擊也父母有知勇其子
耶怯其子耶臣非謂平壤不足功也平壤之
功當賞捷不必宣也

廟不必告也何也小勝于前大辱于後勝不可

以敵辱則功不可以敵罪國人可欺

皇上可欺

祖宗豈可欺乎此而宣告是宋應昌等欺

皇上而

皇上又欺

九廟也如謂

朝廷大信難爽直當從部覆議偏裨而下先行
敘錄亦足明信經略提督等功罪統候勘明
果無求和辱 國實跡不妨宣告另敘應

快獨集十四

三

雨露之恩

日月之明並行不悖必欲刻期告

廟論功是徒快宋應昌李如松之心于一時而
不顧公是公非之口于萬世臣有蹈東海而
死耳不願聞此大舛也夫

皇上所恃以照見海內情僞者宰相言官耳東
征一事欺罔甚大上下扶同中外蒙蔽首揆
習阿諛而不肯言科道竭肝膽而不見信致
令樞臣附會姦黨厚遺

君父以憂滿

朝知之天下知之獨

皇上無從知也

皇上之勢亦孤矣

皇上之所處亦危矣臣竊懼之臣言愚戇豈不

知犯

皇上之所深忌且犯有權力之所深嫉

國體爲重臣身爲輕又何恤焉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亟寢宣告毋令四夷笑

快獨集十四

十四

中國無人

社稷幸甚疆場幸甚

快獨集卷之十四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五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奏疏

直陳時事三舛以清政本以重

國體疏

臣奉

命較三輔士間從邸報中覩近日朝政大拂人

心諫者愈切

天聽愈高嚴譴愈多諫者愈力臣愚忠憤所激

快獨集十五

一

數欲草疏竄奏緣士集如雲卷積如山聞

事之急又如星火臣得罪去何足惜惜悞多

士且以悞代臣者臣今事竣矣無所庸臣矣

謹以三大舛爲天下萬世所不平爲中國外

夷所共笑者熟數于

皇上之前一日濫留劣相之外劣相者趙志臯

也志臯劣狀彈者倦矣

皇上再四溫旨慰留豈其伴食數載猶未悉其

入耶抑以志臯去少志臯者代耶夫今之弊

席亦萬萬難矣而首揆猶難志臯混混沌沌不審已不量力人以爲極難彼以爲極易

皇上試跡其向來相業動輒差謬難耶易耶當諸壽賢以四無鄙之也說者謂壽賢字字傳神矣而志臯不去壽賢而後章無慮數十請罷而志臯不去頃柳佐以患得患失疏章守誠以昧理昧心疏志臯雖諉之曰往事而往事皆鑿鑿實事也志臯業已忿然不樂與斯人爲徒矣而又不去臣與志臯素無嫌怨每

快獨集十五

二

見其支吾不去得之人言不曰碌碌庸人則曰戀戀高位始有病其私姻親徐用檢爾近聞力薦經略侍郎宋應昌者志臯也囑應昌以中書曾仕鑑者志臯也應昌敗壞

國家大事志臯能無餘慙耶始有病其縱子後門納賄爾近聞力薦造船郎中張新者志臯也囑張新以同邑水商者志臯也張新冒破十餘萬金志臯能無餘懼耶不聞志臯有廉靜之名但聞志臯有囑托之名不聞志臯有

引君當道之名但聞志臯有逢君逐直臣之名夫相臣以才望勝爾志臯負國營家阿意承旨中外誚其負乘慮其折足才望可知猶自文過飾非曰昨蒙

聖諭之頒勃起忠君愛國之念今聞守城之疏復與逃名避世之心夫忠君愛國必待聖諭而後勃耶胡逃名避世之又不果也衆所共棄卽與棄之不獨快公論亦以全志臯而皇上濫留不斷也舛也二曰摧折名銓之舛夫

快獨集十五

三

銓曹者百僚之領袖人物之權衡也爲

陛下公舉錯而後其職盡

陛下容其公舉錯而後其公行年來以王教之故而一空其署矣頃以孟化鯉之故而再空其署以顧憲成之故而三空其署

雷霆所擊如發蒙振落然而去國孤臣支離飄泊倉卒間關上惕于不可測之威下窘于無所備之窮父母妻子顛沛道路擁柴車棲旅館埋頭匿影塗之人無識其曾爲

陛下典銓者此臣試士時各道府備述其辛楚
可憐狀甚悉也及聞其所錄去豈惟滿朝不
知天下不知卽

聖明亦莫能名其罪此猶曰小臣也尙書陳有
年非

上所新簡拔者乎用其身而不用其言予之貌
而不與之柄王敎一疏犯忌諱矣自是而王
家屏之會推李來命之申抹郭實之調補以
水投石以納入鑿于是有年不去不止矣于

快獨集十五

四

是吏部無半歲尙書矣夫是數臣者崇卑不
同皆世所稱名士也世以爲名士

皇上以爲專權以爲市恩似無一人足以當

上意者如必求所以避是名將隨

皇上之所喜而輒用之隨

皇上之所怒而卒舍之則又安在其爲吏部安
在其爲有年又安在其爲孟化鯉顧憲成乎
爲一事而棄一人爲一人而棄一司爲一司
而棄一豕宰視小臣如土芥視大臣如寇讐

皇上之于臣下亦太無禮矣繼自今誰遽肯出
有年下誰遽肯出孟化鯉等下何時得一唯
言莫違者柄銓也試觀數月以來尙書之正
席生塵司官之晨星相望氣象蕭瑟朝不保
夕誰爲

陛下安意用人圖治者故臣謂摧折諸名銓也
舛也三曰沮抑言官之舛言官爲

天子之耳目唐虞三代時猶諄諄戒曰汝無而
從所謂興王賞諫臣是也此從張棟而下以

快獨集十五

五

忤

旨削籍斥降者不下六七十人臺省老成十居
其七頃吳弘濟遜中立輩卽一時愚戇激切
乎總之杼滿朝之公論異回天于萬一也而
皇上罷賢者且重罪其所言之人夫言路得人
非此有聞則彼有見

皇上之聞見皆言路之聞見佐之也卽昨東事
非言官誰爲

陛下告者而

皇上一不如意動輒猜疑疏留不下林材李先
芳錢夢得之疏皆科道所叅喫緊事也官已
去而本尚停缺久懸而人難補可爲訓乎稍
有忿恨株連蔓引不少顧惜

皇上以爲是足以懾人矣不知忠臣有死無二
寧翩翩而去毋容容而就寧諤諤而退無諾
諾而留辱人賤人何與士節遂必天下無敢
言者耶罪人以言非法也因人之言重人之
罪非法之平也萬世而下謂

快獨集十五

六

皇上爲遷怒之主謂

皇上爲二三其法之主恐于

聖德亦大損已尤可異者行取重事也臺省缺
人都察院及吏科業已疏請矣而兩月不

下再疏請矣又不

下無以言路多批鱗士不與其進耶此必不可
緩之數也六科人少攝者苦難各道差多代
者紛請及此時不一填補也 觀期已迫入
不便矣年例已及出不便矣科道所關不細

可長任其寥寥已乎卽

皇上不樂有言官豈能併言官而盡廢之似當
亟發原疏蚤舉是典諸所稱連坐禁錮之法
一切報罷可也故臣謂沮抑言官又一舛也
此三舛者一則犯輕詆大臣之戒一則冒朋
黨吏部之名一則涉附和同類之私臣積勞
成病才得息肩豈不知養俸豈不知避禍惟
是

皇上取舍不明從違失計輔臣不足任東事不

快獨集十五

七

足齒

皇上獨信之而不疑銓部有正臣言路有直士
皇上獨疑之而不信此理亂治忽所關卽斧鉞
在前臣何敢避謹昧死陳言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亟易絃轍宗社幸甚不然

朝講希音于外玩愒久佚于內諛言日至正論
日邈天下事不知所終無論百志皇雖有善
者奈之何

爲言路幾空士氣重挫懇祈

天恩俯察大臣輿論以隆

聖治疏

邇者

皇上以兵部考察之故怒及科道南北相繼斥降者三十有四人未幾而極邊雜職矣又未幾而革職爲民矣臣與諸臣同其罪不與諸臣同其黜謬辱

聖慈姑容留任

天高地厚之恩方感激不暇亦復何贅惟是事

快獨集十五

八

體非常舉動可駭所關

聖政匪細臣敢不昧死一言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愛惜人才非直爲人才計爲社稷計也初軍政考察不當斥及兵科諸給事足矣并各科斥之又并各掌道御史斥之及臺長疏上而處分愈甚何爲者也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言耶間多奉差在外者人復一人日甚一日是

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實

耳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日耳則何以盡服諸臣之心而示天下後世乎且九卿連名之疏非

國家大事不舉非甚不得已之事不再舉至如閣臣揭不行則疏疏不行則人各一疏豈皆不欲將順

皇上意指而故私諸言官哉誠不忍坐視

君父之過當而諄諄懇懇以冀回 天于萬一

也乃閣臣一揀而益之罪九卿再揀而愈益

快獨集十五

九

之罪致令揆輔之地色沮喉舌之司氣喪區區小臣亦何足惜惜股肱心膂大臣言言如水投石耳夫數大臣之言爲虧損

聖德慮爲沮抑言路慮皆侃侃乎忠

君愛

國之言也以忠

君愛

國之言而反滋

皇上之怒是于

皇上以格之道忤之也于言官以抹之道害之也諸大臣何安也

皇上縱不顧言官獨不顧大臣有未易堪者乎夫一時逐去科道三十餘人二百餘年所罕有之景象也部院閣臣不但拒之又從而甚之二百餘年所罕有之體貌也

君人者至於臺省無可容之言官

廟廊無可信之元臣

主勢孤于上羣情疑于下恐內外奸先有窺伺

快獨集十五

生心者矣

皇上縱不顧言官縱不顧大臣獨不顧

陛下之

社稷乎頃者以單疏諍者業又蒙

皇上加之罪矣臣身在罪中豈其不知罪之不可叢而顧急他人之罪以自速其罪反復思惟

皇上留臣非留以備員尸位留以補過拾遺也

當堂堂

明盛之朝濟濟冠裳之會熙熙與物同春之時

獨此後先三十餘人者俛首而去向隅而悲見者聞者無不咨嗟太息豈惟傷諸逐臣傷朝廷之棄捐人才曾敝雖之不若也傷言官之零落殆盡曾晨星之不如也語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有人而不知信尚謂空虛况國而無人其何能國乎夫棄言官者自棄其耳目者也輕耳目者自輕其邦家者也此治亂安危之一大機也臣知而不言與畏而不言失

快獨集十五

十一

職之中又失職焉

皇上行令策勵供職之意謂何寧獨有愧言者其愧去者亦遠矣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靜中遠慮念逐臣有何重罪空國而行念大臣有何私圖片言不入

需發明詔

特賜轉圜則

雨露之仁猶之乎陽和之造而

聖政平明

聖度宏濶頌之萬萬世不朽矣臣無任顙

天仰禱悚息待

命之至

爲臺臣被逐日甚一日懇乞

聖慈少垂矜宥以培言路疏

公疏

臣等竊見

皇上以兵部考察之故

切責言官降黜御史區大倫等已而波及前巡

城夏之臣等已而又波及掌道姚三讓等頃

快獨集十五

十三

接

聖諭又勾去李宗延王慎德等一時斥逐十有

九人滿朝臣工無不相視錯愕謂爲異事夫

皇上所爲

赫然震怒株連蔓引不一而足者謂其不言耶

謂其言耶謂其不言則十九人中多曩之敢

言者何故去之謂其有事不言爲尸位則十

九人中多巡行方岳不經與聞者何故去之

求其去之故而不得求其併去之故而不得

似又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

實也言亦罪不言亦罪御史宜何居焉且十

九人者豈盡徇私欺玩無益于

國家者乎乃今以一人而牽及數人以一事而

附及他事以一日之所感觸而追及往日藏

怒宿怨視十九人如壞蟲視棄十九人如敝

屣

人主摧折言官抑何太容易也

皇上以御史掌道者按部者可終令無人耶臺

快獨集十五

三

規非資俸深者不以掌道非中差過者不以

按部謂閱歷久而後諳練悉誠重之也連日

處分老成掌道者盡去矣應天蘇松江西湖

廣山東山西陝西七大藩巡按者盡去矣而

回道管事僅二人而止新選御史除各小差

及侍班而外僅四五人而止從來有以二人

而掌十三道之印務者乎從來有七省缺巡

按而二人足用者乎從來有以新資未差之

人而試之掌道按部者乎臣等于此計畫無

所復之矣嗟嗟柱後惠文其冠幾何而禁此
十九人之一朝翩翩去哉夫四海之遼遼三
尺之嚴重能使人無越志事無遁情者惟此
數御史爲之彈治耳

皇上縱不爲十九人計獨不爲握紀于內者計
乎獨不爲持斧于外者計乎差不可以暫停
才不可以遽得則

怒而至於去之驟去而至於十九人之多也

皇上靜思之亦必有戚然不忍焉者保乞

快獨集十五

十四

念及

國體惜及人才將此十九人參還原職許某改

圖庶幾官不曠事不廢頌

天子平明無我之度者常萬世不朽矣

爲亟停運學以杜冒濫以安人心疏

議得興學本以右文而作事當先謀始初運

學之議設也豈非作養鹽齋子弟之美意乎

顧鹽商子弟之爲的觀者前不一二見觀其

始報輒曰五百五十五人繼而駁查不過三

十一人耳是四方之冒姓氏而托親識潛形

匿影于其間者不少也此地進學科舉解額

三者各有定數此勝則彼負彼多則此寡向

令海內挾策而來者視此爲淵叢不爭奪主

著之數不止是時將執挾策者而問之乎我

既予彼以名矣其勢不得不容密則趨趨則

雜雜則牢固而不可詰將令主著者而甘之

乎彼既奪我以實矣其情不能不忿忿則爭

爭則訟訟則紛紜而不可收夫學校所以廣

快獨集十五

十五

賢關而先禮讓也賢關未廣而廣奔兢之路

禮讓未先而先爭鬪之風學焉用之獨不思

日者順天之明例乎以四海朝宗之地豈不

能包涵二三冒籍者而馮詩楊日章等卽登

賢書不難一朝追禡之長蘆最爾非順天比

也冒籍長蘆較順天更易也寧獨馮詩等力

能復始是風一倡孰不爲馮詩等者

令甲方新豈嚴於

輦轂而顧縱於羣邑乎豈嚴於已中之舉人而

顧縱於方來之遊子乎必不然矣或曰河東故有學傲之何害不知河東之商皆本地籍也籍無所冒又何所妨長蘆誠有學譬之聚糧而招蟻教猱以升木能保三十一人之外再無竄入者乎或又曰兩淮亦有附入鄰近州縣學者此亦何害不知鼠穴患不開耳一開之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彼附近州縣之青衿抑何辜焉或又曰各商豈無長子孫于此者可一切擯之乎不知中鹽以來二千餘年

快獨集十五

六

遠矣其子孫抱穎懷珍畢世而老於長蘆牖下誰耶南人之貿易在北而其家產在南冒北人之籍貫占北人之功名北人誰能堪之是役也開壘斷則壞士心滋舌鋒則傷道氣增建置則糜廩糧派工力則苦民竈揆之事體無一可永者及今生徒未聚工作未完臣竊謂亟如言者罷之便至于運使阮尙賓因鄭朴等言語抵觸發學責懲亦自體統不爲凌虐運同俞嘉言止收報冊未經查結無從

受賄其俞堯臣俞鼎臣籍係上虞且先嘉言二十餘年中鹽原非同邑亦非子姪馮詩揚日章等查無實跡委難追究生員孫如淪等患在剝膚固非無端建言但抵觸提調誠非子弟待長上之禮既經該道勘議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覆議將長蘆運司新建運學速令停罷選到教官送部改除竈籍生員議取

快獨集十五

七

滄州鹽山等學者聽原學肄業阮尙賓俞嘉言照舊供職生員孫如淪等發學量責肄業商人子弟并已革周道各回原籍聽考庶冒籍之禁愈明濫觴之階盡杜士風可正人心帖然矣

爲肘腋細民激變可虞懇乞

聖明蚤霽雷霆以消隱憂以固根本疏

臣竊觀寓內大勢中使縱橫叅隨荼毒人人悉蹈湯火在在思動干戈臣曾屢言之而

陛下不聽也頃見內官監僉書王朝以煤窯之故上聞

皇上遂赫然震怒逮京究治臣乍聞不勝駭愕不勝驚異夫煤窯小事也煤戶小民也有何重情有何大逆驟遣官較下逮蟻矇無乃輕國憲而褻

天威乎且黃大經諸人非富商大賈厚積深藏者不過鑿穴穿洞日逐刀錐之末爾近以五千金權之亦已足矣而王朝假公濟私剝民

快獨集十五

六

肥已不但縱容叅隨諸奸吮其骨髓聞又有戍衛選鋒三百人挾貂璫之威靈外恣虎狼之吞噬弓矢刀鎗惟其所用不饗不止稍不如意即從臾朝曰此阻撓煤稅者此霸占官窯者奏墨未乾緹綺卽至百姓膽破心寒逃死無路欲控于

九重而

禁地難前欲陳于兩院而

嚴旨見在卽今聚至數千人洶洶不散烏窮則

啄獸窮則踴當此岌岌遑遑計無復之之際誰顧名分誰懼法紀王朝么麼小人鴻毛輕爾如國家重地何目前猶有大可患者煤已不進京矣煤已漏其價矣京師億兆軍民何家無竈何竈不燎一日無火則饑二日無火則亂三日無火則死扼其咽喉致之死地臣恐禍患立見于蕭牆鋒鏑突起于肘腋陛下于此時安耶不安耶內而

九廟外而

快獨集十五

九

九陵安忍置之度外耶嗟乎四海騷然猶曰未聞也今近在咫尺矣中使播惡猶曰未見也今亂及

輦轂矣臣身爲近臣休戚相關不待慟哭流涕陛下當爽然自失者伏望皇上超然玄覽毅然獨斷將

前旨卽刻報罷仍速撤王朝回京下之理究問何故擅投禁兵從重治罪庶黎庶一朝回生而皇圖萬年永固矣

揭薦

運使王以纁有苦節而無甘言有剛腸而無柔指當此輒熟相臨之日紛華競靡之秋本官動遵繩墨顰笑不輕防簡甚嚴弊端盡洗以茲皮相者未肯遊揚耳食者率多疑貳上司或病其稍泥同寅或病其過矯吏卒或病其太察士類或病其欠融而不知人之所共病者正本官之所大稱職者也至於交口頌德謂其超前軼後絕無僅有者惟商人已爾

快獨集十五

三

商人賤細其言難以上聞吏卒以外之人其言皆足遠播欲本官無求全之毀得乎當職視事之始所接謗書幾至滿筐初亦疑之既而隨事體察多方採問與人言不啻薰蕕黑白之不相蒙乃喟然長歎以方今崇本真黜虛套之時有如此骨體人而可紛紛捏成市虎令其含不白之冤耶乃本官一再告休職力止之既又告病職力出之非爲一運使惜也誠惜直道之難容而惻惻無華者之果不

得吐氣也職與之朝夕年半於此其胸中涇渭之精眼底機宜之練筆下剴裁之爽不必枚舉姑取職所心服者三事言之往年運司所稱爲淖濊者非取之奇羨則取之店牙囊橐以之餽遺以之本官收解之銀始終皆商人原錠毫不沾手而店牙行令各業其業不許見而一切日用有韋布之所甚不堪者卽道府往還其地從來無一餽相將也可不謂一介不取乎往年鹽政太牟利豪室而病貧

快獨集十五

三

商本官創爲約束不問貧富貴賤但籍名中鹽者必循序掣支不得挽越卽巨室屢以舊規私請亦犯其怒而不之恤蹊徑不開頭緒不亂故今歲之課較昔頗最而商人獲利亦較昔頗饒此法百世無改可也可不謂百折不回乎俗見以本官回翔郎署運府之間二十餘年積與時左謂此灰無復燃理遂取前所不悅者之謠誣羣然羅織之使其必去本官值此鑠金之口介乎投杼之衝夷然不屑

也唾面自乾銷骨自忍引爲定命不少怨尤
奉公守法之心愈勤愈勵可不謂獨立不懼
乎三者其操持其器量但當于古人中求之
職所爲察之衆惡之表取之人棄之餘而心
服其不可及者如此蓋在職部內又在職目
前職亦貌人妍媸吠人聲吻本官卽宦情恬
淡無所恨于陸沉恐當此清世而失一正人
鹽車之下有騏驥之悲職竊耻之此一官者
職愚謂亟宜顯擢必大有益于世用不相負
快獨集十五

也冒昧瑣陳統惟

台裁

議

賞功議

議得寧夏噶賊手磔撫道瓦解城堡勾虜爲
援欲圖大犯是時集七鎮之兵費百萬之帑
居數月而不得下以致

九重宵旰四海動搖不有侯伯世襲之賞懸之
于上何以激勸三軍鯨吞虎穴旣而虜退賊
俘功成凱奏卽遵

累旨破格封拜寧但

快獨集十五

朝廷寵錫斷所不吝舉中外臣民亦欣欣上願
也但自古名器不輕假人而

明主笑顰亦必慎愛何也懼濫賞者易爭而橫
恩之難繼也當蔭如薰及來保等抗方熾之
賊於先李如松及麻貴等驅如雲之虜於後
周國柱及李登等用反間之計于中豈不皆
烈烈名將乎顧均一事也彼有功此亦有功
均一賞也此當及彼亦當及羣策羣力具在
誰非萬死一生如礪如帶卽盟難拜五侯九

伯假令一夫奮勇始終不借他人或者衆逆成擒威命無煩招撫此堂堂正正之所生獲而至神至武之所大快也侯伯世爵何庸置喙愚謂是舉也戡定禍亂功不可磨而封拜侯伯賞不可濫蕭如薰而下當照初旨火落赤事例酌量輕重大行陞賞亦足以酬汗馬而答忠赤在

廟堂不爲食言在

令典不爲溢格在列將居功亦安在百寮清議

快獨集十五

五

亦平若安化王事例勿照可也謹議

妖書議

妖書上搖

國本下蟻臣工朝野切齒神人共憤恨不卽得其人而食其肉奸逆之徒豈其慮不及此以茲爲謀甚工蹤跡甚謫連日以來

聖怒有赫真犯未報頃據二三錦衣訐奏跡其啓釁之端似皆始于名位相爭嫌疑漸積偶覩謗書遂遡流而逆料其源見形而妄猜其

影耳其於刻書一節茫無定執也職不知周嘉慶人品何似但卽其世受

國恩洊歷顯爵富貴已極有何不足而念及于此大抵坐人妖言之罪必真獲妖言之實而後鞫者有的據犯者無遁情似此彼此交攻嫌怨相競私恨釋矣於

國法何補仍宜責成嚴飭城捕各官多方體訪雷霆之下魍魎安逃當不崇朝授首矣至于錦衣有名各官總聽兵部從、乞嚴恭候

快獨集十五

五

聖明裁斷施行伏候

台裁

楚藩議

楚藩事必勘而後明必撫按先勘明而後可以覆勘此定體也撫按親臨一方耳目素廣聞見必真權力既專心志可一若再三研審反覆叅駁當無有能遁其情者較之京官數千里之坐照其遠近難易可逆而知也然撫按再勘又必就兩家原奏人人而究問之俾

各輸其情實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而無遺憾伏候

台裁

快獨集卷之十五終

快獨集十五

五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六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尺牘

與河南吳直指

河南之上司及河南之士民俱視河東鹽商爲冠讎者無足惟卽弟未履河東之日亦極惡河東之鹽不堪食縱破拘攣改地方有何不便初到未久之日猶謂河東前院有何意見不肯變通心竊非之今久而後知河東事體之難誠不快獨集十六

得做人情順人心中間苦處筆未易盡簡而談之兩言可決假如三邊不來要軍餉納軍餉者不來尋鹽商掀天揭地之事便非尋常人可能至如隨風倒柁順水推船和同寬太且又博愛民之譽沽導利之名奉承勢要之官牢固自己之官一恒人綽綽爲之弟寧見不到此乎官以御史名御史之差以巡鹽名挈餅之智智出無奈爾改地方者聽其改行鹽票者聽其行商鹽堆積者聽其堆積私鹽充斥者聽其充斥河南

之人不快然大適耶而河東商人之鹽賣不賣不問也三邊之課完不完不問也異日縣官以失悞軍興之罪罪巡鹽御史御史曰吾何忍拂民情也則胡以自解矣人患不以公心視天下事又患不以虛心論天下事以一偏之話偏一方之人口頭則然若反之良心設身而處或不至是弟性極不喜膠固苟有真見九牛不能拔百折不能回硜硜小人大自可笑道長謂之何

上王許徐三相公

快獨集十六

二

三吳上年水災瘡痍今尚未起復遭旱魃爲虐田苗立枯饑民皇皇委不堪命念見年錢糧求蠲不可求停不能唯有再請改折一節庶幾上非損國下頗甦民且當此米珠之年倘遂所請將來市價不患其騰翔饑民不患其艱食潛消地方之隱憂而漸復已敝之元氣者端于此舉有賴也直恐大司農所重者國計必且以歲漕成規辭必且以屢要非訓辭必且以一二小熟尚可取辦辭不知四郡眼中子遺之民皆

出萬死而更生者也計其異日災後所收當不足糊口將以何者上倉兌運哉職已致書大司農處曰非頻年相繼被災決不敢再請非米價至今仍湧決不敢再請非慮及開倉兌運之時極楚不前致悞國計決不敢再請大司農不審以職之言爲然否萬望俞允仰借鼎言一致之毋拘常格俯從民願後不爲例庶億萬生靈之瘡痍均有瘳乎

上大司農

快獨集十六

三

三吳異常大災荷蒙異常大賚蠲停折賑曲極其優億萬生靈豈勝祝頌但勘創中謂十六年至十一年除金花漕折外其餘准停一年夫此數年所最苦者惟金花漕折爲多餘皆甚少也緩其少者不緩其多者災民何繇而辦况十七年錢糧尚在明年今且預求蠲停乃十六年正目前燃薪事也緩其異日者不緩其今日者災民何繇而辦當此爲民請命之秋而又以追比戕民之命肌髓盡枯徒速之斃爾職謂不分金

花漕折非盡蠲不可如不得已非盡停不可必如是而後有司始得以展安民之策向使一面責之安民又一面責之追逋適千里而繫其足能乎哉以辰下光景視之災異疊生禍亂曾出將來實難措手疏稱前無所獲後無所與甚于勘災時者皆職目擊語也倘得盡蠲固爲極幸卽不然得盡停其亦可矣此地方之上願也非所敢必也職竊見時事日艱一日人情日危一日直恐輕心小民變生不測不能不爲是杞人之憂不得不爲是馮婦之妄伏祈旋乾轉坤俯賜財營東南幸甚

快獨集十六

四

與陳南濱道長

同舟附驥時月幾何報 命還 朝旌旄在望臺下青天白日之心泰山喬嶽之器持斧攬轡所在霜嚴祝網泣車是處春滿晉乘不能紀無前之盛口碑不能載有永之仁獨念朗耀不以燭火見遺崇儕不以嵒嶠校損寵之小友飲之醇醪而命耳提提膝把臂解攜則時時置郵不

歇榻管則字字肺腑相傾千里比肩尺書對吐真異姓之骨肉同事之雷陳也古稱知己未必奉王命而同驅又稱善交未必屈先達而下締如翁丈者恐千載青驄卽同其步當讓其德一時蘭臭縱追其才難比其情某荷鑄一年銜環五內懷翁之愛初以月計近以日計何時其或敢忘是以荷翁之行不惟爲民不惟爲官更衷曲之在結敬修溪澗仰溷清嚴翹瞻法宿之漸遙洗耳 帝心之益簡

快獨集十六

五

寄張伯起

解携十年無論種種德意在念卽扇頭佳句中心藏之至今矣足下文章道德主盟詞林羽儀千古塵寰之士望之匹如天人此之不朽卽巢由詎足多讓春初語荆厚老曰必搜巖穴之士薦之金馬恐無出中吳二張昆弟近論著何書剗剗何稿望一教不佞微足下之靈濫役秦晉遭逢不歲日惟焦勞爲况可知所須提策不啻饑渴

寄侯心于

懸想不可言遙度體中當大可弟別來得夢者
三一聚談一共走馬一把臂慟哭而醒吾所知
都無夢獨夢足下河東案牘外有抱影已爾携
冊大是姬友性不好飲而酒復甘不可口兩三
僚子殊令人厭其聲岑寂之極轉憶故人有加
四閱月不啻四千年也始兩月常苦終夜不得
一熟寐近偶一熟寐輒遊舍中覓良友如足下
未及繾綣又復馳歸河東神魂勞頓奔走不堪
快獨集十六

賀晉中丞

金鷄薦爽喜有把菊之期栢府呈祥快覩繁榮
之候臺下令並秋嚴節同霜勁名德光爭日月
簡在 宸扆風猷色動河山惠流黎庶時維九
月序屬重陽法從與寒潭並清勝遊隨高秋共
嘔佩莢行部妖氛以節鉞潛消對酒觀風花事
以才情愈麗某幸同臭味夙被提携際此昇平

遙仰東籬之晏敬將芹藿聊輸北海之尊惟鑒
存幸甚

賀中州中丞

時維九日秋浸一天鷺逐霞邊晴影莫窮乎紫
翠鴈橫烟裏商聲益助乎東南茂對昌時倍迎
戩穀臺下經綸名世氣節澄壺威稜霜擁于中
州憲度星飛于北斗茲當燧熄塵消之候况逢
風落帽任教黃菊之滿頭燕集奇觀龍山勝會
快獨集十六

答沈玉陽

金風澹蕩自鴈橫秋玉露零瀼黃花吐日遙想
東籬之雅興樂與人同詎期北斗之餘光情隨
景至插萸以佩儼承栢府清霜挹菊而芬宛對
龍山勝宴敬惟九頓拜此百朋

與趙麟陽

不肖領役繁區朝夕祇惕重以頻年災青民不

聊生今歲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欲老弱者不溝壑強梁者不荏苒也得乎
此皆不肖獲罪于天所致辰下蠲賑之請未
覆撫按之計已窮萬姓嗷嗷所在思亂台慈不
一提策恐覆餗敗轅不在異日而在睫下大負
培養爲懼滋甚

與陳隅陽

促鄰論心披肝爲國翁丈不難石交翩翩也

肯亦念天涯行役之子寂寞抱影耶弟業于閩

快獨集十六

八

夏念四日視中吳事矣是役也天示其異者累
年民罹其毒者入骨一旦舉泰嶽之重責之政
負則不肖有餘慙哉翁丈視不肖如弟視中吳
如比鄰倘有意于震澤具區之子遺乎則願惠
之指南不肖卽不敏敢不夙夜從事

報沈玉陽

千秋佳節上相元禧矧今北塞無塵正逢銀漢
無聲之夕兼之西成倍稔幸際永輪倍彩之秋
遙瞻三晉福星宛是一天明月其竊分末照久

荷餘光慶榮戟之清寒知深庾興愧正毛之粗
略未上融尊乃損玉盤真成濯露碧天如水共
台垣千里之圓輝高誼薄雲矢下走寸心之永
佩肅進使者拜而受之謹附謝言未央感戢

答梁承齋憲副

不佞于世無所嗜顧向往海內名公臨池事見
卽愛愛卽求求卽什襲往薄遊中吳不及見視
枝山文衡山二老而字固在也至周幼海以下
諸君皆以染翰蜚聲俊逸莊道各成一家乃其

快獨集十六

九

天然古雅如商彝周鼎愈玩愈不可厭而又未
始不俊逸莊道也者則門下所獨也墨妙一臨
如星斗錯落庭堦間光芒閃爍應接不暇不佞
何足齒先君姓名得荷題目不佞歛容九頓承
之矣如椽數紙當令棹櫓生色藉以不朽書舍
扁宇字欲仙雅與所貯汲冢諸集稱伯仲云而
古詩數十章迥在視枝山之右非文衡山所敢
窺皆不佞草堂百朋也獨念德薄福淺一朝與
被明公之寵橫有瓊賜造化不忌其多取耶銜

結惟世世無敢忘

報辛龍門

覃懷一晤未獲傾倒今別忽冉冉月餘矣河東
抱影無一與語者初抵爲案牘所苦此又爲岑
寂所苦不得足下一笑談奈何奈何十月初二
日丙夜夢與足下劇談良久且謂僕曰吾近來
健飯甚壯子何癯也放衙卽有瑤劑到悲喜交
集豈其神相往來故夢耶至謂老嫂之變此何
時耶又復何恙通家兄弟絕不聞此分戚事益
快獨集十六

十

見零落之後天涯阻人回想朝夕把臂休苦相
白者邈乎不再徒深悲慨

與沈衡台

歲杪奉手書恨不能飛渡大河把臂傾倒耿耿
于旌所至何處非饑色民耶糊口且不得奈何
及鹽也卽池花真成水晶無庸之矣太夫人南
下有骨肉者侍攀輿乎關山母子之別弟何忍
奉問恐得教滋爲不佞遊子戚矣盈盈一水但
有神馳

報王鳳洲司寇

某獲罪于天致有大國今日之旱水枯土枯苗
死人死機固然矣不肖抱牛馬走之空名不能
出一籌活一命爲二三父老解梓里憂則安用
如此攬轡之鄙夫爲拜命之辱有獎借無訶責
廻環循省知長者難其面折欲不肖索之不言
之表也夜夜惺惺敢忘明德唯是蚊山未卸魔
障倍增不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不速明公知
已想念及之矣再拜鱗羽使者寄聲幸崇鑒
快獨集十六

十一

與鈔關陳部使

吳關號子午巨津頻年不歲商旅出于其塗者
亦復寥寥不足滿貴臺之計額屬河渠所在艱
澁至銜尾數時不得前天之陽九吾民也而又
波及國課不肖弟誠召之矣微惠廷推借重
名德瑾瑜偉抱掀揭鴻施四郡予遺之衆賴門
下轉災爲祥自苦之甘者胥于台斗蒞止之日
翹跂以俟

答周志齋中丞

景際中秋香生明月兔魄團圓於三五幸對使
星蟾娟燦爛於烟雲雅同藻鏡瞻彼南樓之致
缺焉北道之情有愧佳遺敢辭淺興謹拜手于
遽使附謝言于庾臺感且未央行圖專展

與楊宜菴掌科

翁以部銀朝取夕至耶民心欲久留台駕天意
欲久留台駕此中妙竅部不得而知之地方不
得而知之獨弟偶弋獲爾銀一日不到翁一日
不可行翁一日不行三吳一日荷福誰謂翁一

快獨集十六

十二

動一靜非東南民命所關乎弟席尊莒三冬且
半而民無他虞弟因不願翁之速發也惟是弟
病志老又病弟欲去志老又欲去無一東道主
投使者轄而翁一身上則事覆載之所不能事
下則兼撫按之所不能兼弟與志老明明倚重
不獨陰受其賜而已感何可言郡城中佳山水
頗多十五年前弟曾一寓目今回首陳事矣向
非犬馬病危天池劒池間豈得無李生之迹追
隨使星登眺哉日來望 旨如望歲胃痛不止

粥亦饒敵緣成行無日尚未敢以解攜語潤記
室讀楊朱臨岐之句不覺瑤函中淋漓似雨弟
淚耶翁珠耶不可知也銜結鮑叔永世以之

寄張弘堂

款段之足終日奔波無有歇時卽九方臯在前
不遑昂首一嘶其側今日者寧獨不能一嘶虺
虺齷齪不敢自必其須臾之命言念知己良用
於邑方陳情乞休干門下澤乃台車先已數日
而西弟固無所往而不陽九也辰下得 請庶

快獨集十六

十三

幾躊躇歸里急親藥物爲殘喘計念天上故人
越在藐姑射之顛從是豐草長林卽有尺素誰
其雙鯉又念吾翁省漢事業政在炳蔚何事再
圖休沐者爲展轉迴瞻不可自持江頭一芷不
滿大君子捧腹猶之乎千里鵝毛云爾

留周中丞志齋

共惟台臺道德則鄒魯以來之淵源品流則義
皇以上之人物軫民瘼切于痼瘵救時艱問及
庚癸頃緣早魃屢步郊壇必欲禱遍山川豈徒

憂形詞色清數百年未清之奸蠹單赤息肩
數萬兩應省之浮靡謳歌交口方幸擎天之得
柱何來射影之含沙計乾坤之雅量一付萍漚
知江海之冲襟斷無芥蒂忽聞休沐趣代封章
某撫牘與悲仰天太息夫翁臺丞爲一身計而
未及爲一方計拂衣之念似不可回如台慈姑
爲吾民謀而不遑爲吾軀謀援手之仁恐不可
後何也不獲乎上則當去而 殿陞業已鏡其
忠肝不信乎民則當去而閭閻業已佩其德澤

快獨集十六

古

况乎十郡皆不毛之地兼之一夫無糊口之需
溝壑且盈白骨泣蕭蕭之鬼潰池日弄綠林聞
隱隱之戈自非徼惠轅門誰能降心油幕大旱
作田間之霖雨須留傳說長才中原思胸次之
甲兵必仗范公偉望天時人事倚中丞如依泰
山物理民情離大駕卽離慈母冠偲不放于河
內張翰難憶乎江東某梓下醢雞里中惟木同
舟同病天涯骨肉無雙一德一心眼底羹牆常
對乍損還山之信大乖執彈之私特走梅花強

千栢府伏願上體 簡書之重寄 國爾忘家
下憐塗炭之奇屯危必授命霜露之恙何妨天
相吉人水火之秋唯是日瞻巖石喜其來而悲
其晚萬民仰斗正殷易于去而難于留吾翁絕
裾安忍速回成念曲賜俞音地方幸甚社稷幸
甚

與傅金沙

別顏色三年矣念及離合不勝悵罔翁丈命世
才也托之乎請急避去弟何能望清塵百一乃

快獨集十六

十五

貿貿然敗負泰山于此念及出處又不勝慙慙
賢郎風氣日上丹青之價日重翁丈撫之膝下
佐戲綵歡何恠乎腐鼠一切也吳民以旱故大
無秋主計者疑信各半難其改折地方在在惶
懼翁丈有意舊棠則何以督策我

上申王許三相公

楊掌科到職力疾以地方諸大計細商之此君
爽朗有識一抵姑蘇卽以稿來見教欲爲蠲舊
停新之 請中間又有破部覆巨室之說其意

甚善內舊錢糧一事民間以爲可緩謂蠲可也
不蠲人亦不納猶之蠲也職謂不然民縱不納
其如各官住俸何此等舊逋若不一蠲有司不
拘蒞任幾年畢竟無開俸之期矣新錢糧據楊
掌科意止欲停二分仍徵三分爲國計也職
以爲言盡停則二分可望言停二恐將來不停
亦或有之斯二者想渠必有定衡也至謂巨室
一節楊掌科發明已盡職又以根本之論具告
大意謂巨室拖欠誠有之但頻年顆粒不入部

快獨集十六

七

中考成甚嚴有司徵比猶賴此輩勉出其貲以
應近皆匱乏無餘貲矣難道在貧民當計歲之
豐歉爲徵停在富民無豐無歉必欲盡傾其產
代貧民完及分數直令概爲餓殍始得乎恐非
一體之義部中謂領賑小民安得有金花銀此
政不知江南賦法也夫金花銀者乃照田驗法
均派有一畝卽有一畝之金花巨室小戶人人
有之各州縣田地巨室不過十之三四最多者
不過五六其餘或百畝或數十畝或一二畝皆

小民棋布若必以巨室始派金花則巨室之田
能有幾何無乃大虧朝廷原額乎當派時無
論巨室小戶皆派此銀當荒歲無論巨室小戶
皆遭此荒今以通國所欠者全坐巨室何以服
人心乎至謂有司之法止能及于小民不能及
于巨室亦未中此地肯綮巨室頗有體面頗畏
鞭朴前所稱出貲以應者是也至于小民糊口
不能日日鞭之何益于事卽有司豈肯豺狼小
民而媚巨室者總之貧民富民連年拖欠者非

快獨集十六

七

敢于欺賴也力量不前不得不拖欠也部中執
先入之言甚疑江南巨室慣賴錢糧鄉紳一有
言輒曰此爲自家欺賴張本撫按一有言輒曰
此市恩于巨室爾不者必明不足以察也夫當
此流離死亡之秋望之人且泣下曾一撫按尚
憚市恩之名秦越視之專以桑孔爲師哉已上
之情與楊掌科一一道過職今且以病去後來
者能不蹈市恩之套能坐視垂死之民使野無
遺骸邑無逋賦則以俟擎天手爾職常謂吳下

負三大寃無人肯信見閭閻城市滿街錦繡不信民之苦見財賦所自出之地而各省直來買段疋寶玩者接踵于道不信官之窮見人文日盛公卿日顯皆曰此必道府有司之所望風而靡撫按之所投鼠而忌者不信士大夫無爲官府梗者此亦世道人心大關鍵職嘗慷慨不平每欲一言恐不知者必謂職別有意也今病中亦不能矣敢以附聞

寄許繩齋

快獨集十六

十八

春初得鵬搏耗每向澄渠兄躍地稱快吾榜落莫甚矣崢嶸名流久抑白屋識者謂癸酉文運獨遭百六不有年丈琬琰爲心麟鳳其采何以王我十七年同袍之氣而冠四百人中鵠之盟哉欣忭欣忭榮選當在何際甲次巍然首推清署尤是登仙第一義唯是不肖弟下中劣質濫役繁區瓜期踰久蚊山未卸駕駕難前天上故人豈其度外之不一齒及耶願聞教命

與孫栢潭

伏思吾文挺五百年于間世冠三千字于大廷扶斗握台自旦晚事乃宅里棹楔于皇華亭外不再見無亦觀風者之缺政歟弟體中大劣不多及

報林雲源老師

門生某老師之所卵翼而陶鑄者也憶昔台慈肝胝之日門生始以不敏待罪繼以不天歸里老師猶然置之諸賢之後天地包容之德當與生我者等何敢忘何敢忘唯是風塵刺促便鯉

快獨集十六

十九

爲艱遙望宮牆時切銜感將命者從天而下進而訊老師福履狀喜得其概夫老師風猷名德夔絕南牀其大者貽四民平成之澤導三江吐納之門至今中吳父老子弟加額追頌而忌者反用他口中之中不中何足以芥蒂達觀之度乃公論則付之口碑付之史冊已爾東山之志雖堅北斗之望愈重政恐綠野高致不足以勝蒼生之思也門生偶抱病于雲陽草草附謝極目南雲祗深馳戀

報董潯陽

日者松陵之役卽未獲躬于典謁然而鼎割數
千言來不啻奉鴻寶誦真誥也一抵金沙地方
事尙屬肩頭勢難脫畧身在病中心在事中事
日劇病日劇良苦良苦仗此得請方欲走一
介告別乃使命鄭重臨矣病中例辭諸長者存
書獨不敢辭台慈手教拜而受之鉅簡凡四細
簡凡三累累將數萬言珠璣錯落慰藉詳密膏
肅二豎似稍稍引避無亦台慈言言藥石中其
快獨集十六

子

肯綮耶某自念待罪年餘無益于民有損于身
夜氣省愆不勝訟悔惟是東山人望南極壽星
不審何緣獨垂眄矚恤其私指其迷戒其所已
蹈勉其所未至前輩獎蹙後進者豈少如吾翁
取人于驪黃牝牡之外念人于支離齷齪之中
某更事不深耳目頗具誠不敢自謂多見且頌
且服生死以之矣渡江時迫情事俱惡戀戀私
衷不能自棄東嚮哽咽不盡

別周志齋中丞

不佞某何忍上解携語于翁臺哉自惟不佞人
在下中車不載而斗不量者謬承翁臺收之小
友結之同心無形無骸無城無府一年餘如一
日某自幸可終事左右傾此肝膽矣豈意今日
先解携也初翁臺堅欲拂衣是時不佞不愛苦
口強翁升帳誠恐蓬無麻不立豈意今日先解
携也近知翁臺必欲再申前請不佞聞少遲須
臾代翁前驅佐翁後乘奚不可者豈意今日先
解携也大都一念在先人遺軀卽翁臺且不能
快獨集十六

王

總況其他乎唯是翁臺東南半壁之身非丘壑
所得有縱屢疏必不得請縱無心三公必不得
逃社稷臣自與不佞焉能爲有無者徑庭也
不佞行矣寒暄語非大丈夫臨岐所道顧三千
里外止翁挺樹滿目英雄誰爲鮑叔願言眠食
自愛薄片聊以當飛鳥依人征馬嘶主之意

別鈔部陳澄渠

弟去矣吾丈再四念之再四覘之味來青似折
柳歌驪猶曰未悉直以肝膽推而置不肯腹嗟

乎金石可銷滄桑可變高誼何可忘哉吾丈負
公輔骨異日公輔事業第一見輒識之顧其心
非重吾丈公輔也重吾丈天韻爲海內第一流
人表也弟去矣雲霄竹帛願努力自愛未將之
敬伏祈鑒納足下交弟及弟辱足下之交皆出
世間法者知我者足下不盡

又

手書送弟五百里外一語一淚弟何忍對大江
讀之江流雖深且長不及足下片字所不矢心
快獨集十六

三十一

銜知己者有如水王百穀張伯起昆仲皆中吳
偉人弟格于俗調竟不得一下上足下愛才甚
爲一剪拂之秉松陵驛者已在勞書中似前知
足下美意觸目酸楚不堪南嚮

別楊宜菴

上不忍棄三吳餘黎又不忍窮不佞弟以所難
支特簡大黃門持節南下此古今所鮮見之
盛事而翁臺下車兩浹旬于茲矣僅僅雲間燈
雨中一把袂嗣後總魚鴈數猶之乎對面天

涯也今且欲別吾翁而北天平以古今所鮮見
之盛事力不能竟其下風是弟不免爲古今所
鮮見之薄命人也大都念及先人遺軀卽明公
之醇醪且不能久醉卽明公之眷宇且不能久
炙况其他乎伏念翁臺在北闕則爲吾

君重在南國則爲吾民重大丈夫上致下澤彪
炳竹帛翁獨擅之古今盛事中當是第一殊絕
人物某抑何人斯得以廁蘭交于一日之同舟
接玉屑于九天之末席足不佞餘生矣何幸何
快獨集十六

三十一

幸弟成行想亦不遠所爲四郡吏民致款款之
私有二翁轍環無憚鄭公再三之繪圖翁簡飛
無憚狄公瑣屑之藥籠兩者知已洞入隻眼何
庸饒舌弟過矣弟過矣

又

姑蘇貴同年甚盛日相下上者幾何同亭所遊
目者幾何歡伯非三白一種所能盡入唇者幾
何河干賓旅欸留歌呼者幾何凌晨上堂皇扶
老携幼叩門啼饑者幾何人人嚶咻日廢寒暄

語幾何所司各私其民如子弟就家皆于父里
之前者然移文于聽者幾何翁和風甘雨四履
遍有生氣試問三老從來使星陽春有脚如翁
者幾何敢請弟身在金沙心在左右公餘之燕
齒及疋羸病子不他所未悉嗣圖割臚

別檢菴徐老師

初十日部劄到得 請矣犬馬餘年生還故里
非仗恩比豈能遽得老師清望鴻名朝野推重
綠野之適恐難自遂也目前爲老師挂慮者有
快獨集十六

二宮室之營建政煩親識之資藉無厭老師清
節門生備知平日既不慣積蓄又不惜省約是
財皆輕是施皆重何以自給望老師稍一節之
老師盛德人人愛敬今在里中非老師飲客則
客來飲老師雖汪洋之量元自能勝暗中損氣
亦所不無門生亟欲老師產麟望稍一節之入
子之于父母肝膽無所不竭卽狂瞽何計一唯
老師台裁渡江在卽病體不能匍匐拜別徒有
哽咽

與王百穀

足下江東獨步也不佞卽不獲時一下上乃其
知足下不在石交之次謀野集雄視一代病中
每一展玩便自不能已便欲盡廢囊底所據諸
書比論著想益富都于何處名山藏之乎異日
當與墨妙併請

與周公瑕

足下齒德俱尊當是三吳耆英中魯靈光矣大
中丞得墨妙頓足起舞不佞數欲勞名筆一二
快獨集十六

爲斗室之珍顧冗病相仍無片晷暇願以異日
比文候何似庭下花竹無恙否不勝嚮往

與鄭誠軒

貴臺故清適政與詞伯相宜亦政與禪伯相宜
唯是伸側理磨踰縻無一可兒有遠山之似或
者說法日久當有散花之魔往還夢中爾蘇郡
稱天堂而公宇不止湫隘足下而夜不虛晨牆
耶弟甚念之鵬岳兄不以俗交交弟昨有字寄
往謂與年兄可稱一時二妙鵬老當不謬吾言

也

與王百穀

半偈松菊無恙比日與下上者誰耶佳集全刻
否不佞三逕全荒今始求歸足下不笑吾車生
耳乎比著述復幾何藏之名山乎如在人間希
示一部諸公郎名益鵲起當不在阿翁之後殊
足分快

寄吳學憲中淮

以門下間世名賢天挺資學蓋自高掇巍科歟
快獨集十六

三

歷中外以來所爲蘊藉之宏著作之富海內日
星而山斗之者亡不在在望陶鎔希模範北面
而師也乃文衡之命縣官竟以予吾齊魯夫齊
魯世所稱近洙泗而與聞三千七十二之遺教
者也比來文與質兩無前軌萬之一卽前先主
盟稅壇者往往爲東土文學慮今者真儒在事
一代文運實賴之東土固首所親授受者不佞
能不爲桑梓青衿躍然舞蹈乎

與張弘堂

佳園夜來山林雲物之勝應接不暇懷抱久不
佳一夕灑然快矣公郎伯也雅純當萬選萬中
仲則奇氣勃勃不可羈一日千里何難哉殊爲
翁丈私喜

與周公瑕

辱明公厚雅亟欲一晤乃以犬馬病竟阻握手
承道駕數百里枉顧大破八十長者常格坐失
良遊悔恨累日拜手筆佳筵之賜亦不佞所破
常格于長者也足下期願在望德劬彌新不佞
快獨集十六

三

卽雖伏尙當時時祝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不敢
忘

寄張伯起

日者兩辱手教兼之清貺受者倦矣施者未厭
何足下愛人無已一至此耶石侯以執法論調
天不欲以良二千石予吳民何惟乎爲當事者
所棄也言之可爲於邑昨讀兩公郎制稅小宋
不減大宋此門下雙璧也可慶

寄王百穀

顧父母不北遂久無音驛凡間有足下之集扇
頭有足下之筆山斗羹牆何啻面也石楚陽以
執法論去其人品愈抑愈揚愈固愈高可不負
鄙人日者所薦公論四騰奈大中丞何讀送石
守詩足此君不朽矣貴地淫雨浹旬無亦爲二
千石暴怒耶不佞右體未平今歲何能首路重
辱注存但深感佩

與屈少微

弟此行不敢受相知者一疏况笏耶然已銘高

快獨集十六

三

誼五内矣初擬開河登舟頃聞此路在在皆水
又改于張秋不審可行否路頭尚未定無勞子
猷船也大野桃夭酒不獲與當是作客者無食
指動爾時下東西多故弟非其才吾兄奚以爲
教遇都門便羽無日不謀其政也

報潘印潭

夜來遍讀大作每篇有不可磨滅一段議論每
篇有獨見獨斷不隨人根脚一等機軸字字皆
發理趣言言皆出肝腑最覺絕處政在開口收

煞及轉捩過接之地何翁之識見超邁心思玲
瓏筆力斬截若是天資學力未足以盡之恐是
自靜養冥會中得者時執中舊皆左袒唐瞿細
玩索其緊峭玄竅及抑揚輕重之妙卽唐瞿亦
當自遜遜焉學不但做不出亦看不出吾鄉
得翁二字學二字也快快

快獨集卷之十六終

快獨集十六

无

雜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七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尺牘

報李及泉撫臺

初偕兩按君謀所以具賀者兩按故爲捉刀英雄而以不肖爲崔瑗當是時不肖沾沾然未嘗固遜誠得以七尺之軀御龍門不庶幾古人所欣執鞭義哉尋又自悔小巫見大巫神氣都索鈴閣如雷惡用是布鼓爲已而兩奉瑤劑不爲快獨集十七

藏拙翻以薦醜學究嚙語亦足以入鼓吹六經者之耳乎迺知古來西伯屈令之偏嗜非丘言也異日大叩洪鍾請以墨水一斗浮我不腆之將方愧唐突豈煩瓊報草草陳謝增其主臣

又

炎暑驅車而南於地方大屬穠穢且廚傳日所素飽無之而非臺下推食也何至更煩厚餉爲台命爲重九頓承之矣拜三爵之規旋取芙蓉露浣之置之案頭以當三雅興至引滿呼月當

不殊鈴閣下相對文酒適也附謝

又

恒山多士覺此番大進于昔豈非老文衡出青藜之餘移紫陽之化三年而有成耶恨不攸力疲三時眼述五色不能不于諸英挂漏爾顧猶幸台臺左提右携得以潦草告竣所荷明賜敢忘戢感

與程肖莪

老蠹魚日倪首章句不暇時時聞問顧其神何快獨集十七

二

嘗一剎那不依依知已也邸報中無他事日惟見大小官捐俸已爾又日惟見無賴小官請開礦已爾大疏侃侃裂裂都是身所素歷心所素書語可爲貴垣吐氣天聽回不回不必問決不可不存此一段正議此等光景此等舉動又安望理天下正經事哉輦上事可發覆者無惜鴈足

報方岱陽道長

深州其室如斗其熱如甌其卷如山坐卧其間

者那得不其汗如漿其病如狂哉惟見丈琅玕
尺一稍爲披誦心花頓爽煩暑都退卽李贊皇
金盆貯水漬白龍皮其中不是過也驚步非六
月杪不得竣事丈先曲梁乎魏博乎或當於七
夕之前共明公而呼明月也曹心老事大司寇
以其身以其官保之想

天亦可回但辰下不堪楚囚爾唐選部竟亦長
子孫其署耶古今不通之事比來俱創有之大
足噁噤本兵初欲以科臣爲孤注間執其口旣
快獨集十七

三

而又恐中左尋罷之始終皆私也鄙意頗謂科
臣往勘亦是何據無一人從臾之耶豈科臣亦
自懼爲孤注耶一笑

又

連日有雲無雨卽雨亦但如太平之世不破塊
之雨也三農何恃不恐乎五日無需足之霖不
但三農苦海中老蠹魚幾有夸父之暍矣臺下
隨車之物何不蚤分升斗沾此恒山四履耶按
部今於何所洛州水芙蓉盛開不減蘄蘭世界

第恨無緣追隨仙輅聽採蓮曲爾

與于念東

中秋前從邸報中得請告耗不勝驚訝冶城山
水甲天下以親丈人中爽爽吏隱其中政自快
適何至善病爾爾耶無亦香名感召戶外多屢
不能不疲于吐握耶抑亦時事陽九不堪着眼
姑避世牆東以俟天下之清耶弟自四月朔出
較恒南今且半歲強矣中間爲老蠹魚僅十之
四而二豎侵尋從事藥裏則十之六了此天雄
快獨集十七

四

業障便料理豐草長林之策與親丈爲禽向友
不煩招隱篇也敬端力馳問侑以溪毛千祈鑒
涵

與蔣直指

陽華復九秋令已三望龍門不啻龍山懷岱日
政逢菊日霜前排白鴈雅稱烏臺籬下簇黃花
可親竹葉敬跡王弘故事聊追桓典餘歡

與程肖莪

兩書久北一無還音豈郵人都殷豫章耶近况

何似瑣闥之上所謂九鼎大呂者丈儼然稱首
鶴在雞羣鳳居岡頂其爲吾道吾土生色不細
高東老何時按部二丈中元邀月快賞可知亦
念及悲秋宋玉多病馬卿淪落天南琴樽淒楚
耶握手未期五中耿耿

與方岱陽

薄暮素絲凝冰寒光靜雪法星散霽平分三五
金波水鏡當天直對團圓玉魄不佞賞心極目
知北斗有如練之篇抱影懷人恨西園無可飛
快獨集十七

五

之蓋敬陳毛泚用佐琴樽希命柄軍持者笑而
置之

報陳侍御

才下瀛城便損腴餽辱在蒸黎敢不下拜棘闌
似海多士如雲良足快目顧學使者時時泥塑
日日羣餐譬之鎖顛白老彌陀于八寶蓮花几
上強令說法神且不能自王羣峰列岫何渠點
頭乎此不滿達者一笑辱齒及倚筆草復

與韓掌科淳寰

自丈一葉而南弟之覆至今無與爲發者不念
弟楚耶老作蠹魚以夜足晝眠食兩事翻成長
物是役之葛藟人極矣老諫長相羊東山詎忘
北闕乎俸今不期者駸駸主盟奈何令老成人
丘壑也以可庵故波及選部而空之又以兩計
部旣逐二中執法皆可駭聽時事如此瀟興出
一年不北弟爲書詛之矣易水道中率爾附候
薄其真老儒手望勿以不腆也而土苴之情不
十一

快獨集十七

六

與陳南濱道長

較士艱鉅筭也在三輔盛地艱鉅尤什百千萬
乃螳背蚊肩戴恒負泰者則不佞某濫之欲逃
僵且仆也得乎客冬保河之役旦晚竭蹶幾成
夸父之暍數欲走尸一請益天不假寸晷徒想
像法臺于嵩洛夷門開入都忽奉芳訊猶是對
黃花所爲爛漫者情文蒸厚夜光滿綵顧李生
下中何以承之翁丈吾道鼎呂斯文星嶽以不
肖之醜難于此微台臺誰與發覆者妄意指南

寔切五內薄具溪毛小奏起居倘無惜金石唾
在其耳乎敢不韋弦從事

又

中州大無歲以台臺爲歲台臺行矣繫繫繫桑
當於何處待命耶瀛海上谷不乏快士漁陽亦
復不弱何冀州空羣者之多乎乃豪傑故在襄
國古今壯之茲拱手聽命請從口訣而南如食
蔗然以詣佳境如何

與劉晉川中丞

快獨集十七

七

運學條興條廢事同兒戲始謀不慎以致事體
參差人情乖忤如此今日不罷究之羣口愈騰
終亦難永不如力破初議早爲停寢猶可以杜
方張之爭而息後來之患中間事情勢難盡言
恐于題者覆者大不便爾仰承台命謬屬一草
專役請正試事倥偬語多造次

寄友人

戴德而北一年往矣牛馬走中不得于赫蹏事
一棲志三十六鱗何以抵龍門耶聞今歲大水

祿無一分之入不勞食客慮乎鄙役日爲蠹魚
眠食大損與白首窮經之苦無二少年未了之
遺業今又追償之楚可知已文侯比何似武庫
比何似春雷藏聲屈指僅十三月爾吾黨恃足
下張其軍願盡珍重理

與劉兩峰中丞

一得敘使乎竟不取答而去雲中要害
復借節鉞聞建牙以來文武將吏遠近軍民重
觀威儀式歌且舞瓊表部落知舊日使君鎮能
快獨集十七

八

照膽威能奪氣信能結心稽顙匍匐惟思駭駭
天下事誰謂不在治人乎快甚廖甚卿止鈴下
不勝睇邇

寄于念東

王春附八行報謝忽又月餘無從覓片鴻度滄
陽也磁故鄴中要地太行隆慮迴環四履足供
吾丈拄笏唯是鄭莊客未嘗不得見不能不煩
倒屣爾里粟非赤玄二千六百不得一石繫桑
之齒髀枕籍于道弟爲休儒婦子爲東方生安

能令侏儒下咽乎鄴中何似福星在事當不至
頭然甚也霸州半月可了季春望之左右請得
以雙鯉遡洛水而達鈴下

與邯鄲令朱上愚

來書閱雅簡澹蕭子雲宋仲溫之流也所刪定
諸稅都成南金點鐵手故自不凡

與張都諫惺宇

批鱗一疏大犯

主怒其甘心于直諫也誠不係乎申救者之激
快獨集十七

九

之也而况又詘于申救者之苦口乎乃吾丈自
世不朽之名成矣百世不朽之名成而國家
大事從茲日非矣無論異日即日前代丈執禮
垣牛耳者便難其人豈非老成去國之一大
可傷而有識者之所共腐心耶自此東山之身
非丈之身乃宗社之身也浮漚世緣知不滿
達人一笑區區杞慮所願珍攝以迓賜環之
命薄意不成享爲從者六贏之一毛爾

與許太常少微

得報知雅志行矣縣官所用酬名諫者方以一
奉常爲未足奈何三讓之高天下之識豈下中
輩所可易測顧吾道牛耳非吾丈不與執東山
魚鳥亦何預蒼生事願勿滯淫萊綵令海內日
夜急謝公也弟疲于蠹魚矣神仙字亦復不下
咽駕且南不以舌底一二青蓮舫遺耶溪毛稿
從仰鼻笑涵

與陳南嶺

霸州奉瑤劄知鷺車畫錦矣兩河當海內三四
快獨集十七

十

雄藩近以無歲故治民亂民胥于攬轡者待命
讀鴈矢疏知良工於是獨苦也甲榜有司視臺
諫如囊中物而噉名左遷者視公卿亦如囊中
物非如椽之筆挽六百石樓煩卽發之不至如
此痛快三復大章倚風長嘯不在平原君十日
對飲之下唯是南牀牛耳之執壺丈如渴奈何
滯淫許時豈鐵石腸亦復戀戀故園鶯花耶洛
水之役士如雲藝如山老博士坐卧其中計所
蠶食者纔十之半田先生之精光幾何能爲夸

父臺下舌本青蓮日度一切苦厄不一津梁我者吾不出丈沚水

與趙中宇直指

不奉音驛半月強矣澶州爰書幾何所縱舍重効幾何解墨吏綬幾何眠食無恙乎首路之期如不出十五左右也者願以新碧筒爲叵羅掃明月而待

報顧冲菴制臺

自台臺談東事以來前後章疏不下幾千萬言

快獨集十七

十二

無一字不中肯綮無一語不透膏肓從昔制閩抵掌利害未有徹骨似此者豈但台臺見事之敏謀國之切任重之力人人心折卽管城子在他人爲柔翰在台臺爲錚鐵無亦天地神明佐其縱橫耶此事亦無惟言路諸君曹起而爭所謂封貢二字半吞半吐和親二字不明不白向來人心愈駭愈惑轉猜轉憤者惟是渺茫不可執之說而政府樞府亦自不能名其所繇以連挂通國未必然之畫今經台臺明目張膽洞

開重門歷歷道破矣又何疑之與有諸所操縱目前及調停事後者又無不犁然備悉持太阿我手矣又何疑之與有

主上信台臺甚無煩以去就爲爭計旦夕必遣使臣一東用結此局不然以

聖明在上名宰執公卿在下豈其日惟聚訟遺昔人所笑待汝議定我師渡河也者台臺自愛眠食無徒丹心而白其髮辱遠教匆匆勞薪中附謝不盡

快獨集十七

十二

與趙直指

驚輅時時入我夢寐矣水芝燦爛四城匹如西竺衆香國何渠維摩詰不欲以一杯渡耶按部故自苦心丈又事事不惜賴尾那得不病病又無復秦越人佐其急孰謂惠文冠不大黷人乎弟恨不能奮飛澶水又恨不能爲肘後言何所置念道體居恒食牛願以強餐消之

又

中山四履之士不減南三大郡時迫矣勢不得

循吉行五十里例左于揮汗右手揮字獨不能
揮魯陽戈駐此午曦以了吾癡浹旬以來所爲
夢達而書不達者坐此北道體何似眠食視瀆
淵甘乎天雄故無儀氏家物不如取囊中玉堂
金莖露可當沆瀣公頗請度外之積千百薪不
禁法眼一日破浪省平使君爲人真劉有道氣
可與下上消其岑寂鵲山故在南宮北郭不知
尚在見垣一方其人在否今亦遍覓之備送左
右以三輔山川之靈當自勿藥無庸也

快獨集十七

十三

與李霖裳

得開府報不勝爲疆場慶東事狼狽極矣一壞
于舊套之相沿二壞于積弱之難振三壞于蹊
田者之重累自非老公祖天挺豪傑學富經綸
何以紓

一人東顧之憂弭萬姓中潰之患乎罷封稍正
體統防禦政費擺布想石畫已決勝千里大端
人貞士作用自別謹拭目以觀偉略東發何時
弟不能持一觴從二三兄弟道周爲餞殊川欣

死

復李及泉

世之豔學使也豈不謂日所與揖讓者類魚魚
雅雅之士人所爲丹鉛而登下其藝稍賢于簿
領乎哉始不過以一日之勞而分之乎數千百
之士旣而以數千百士之勞而合之乎一人之
身始不過以一人而試數千百人旣而以數千
百人而試一人手不到則有遺筆目不到則有
遺察心不到則手與目不爲吾用而有遺思客
快獨集十七

古

冬之歲考保河也誠不意七尺之尙有今日也
頃入暑以來驕陽日烈苦海日迫左手揮汗右
手揮字猶恨不能移一手揮魯陽之戈返此永
日以了吾癡回想冬月覺以更楚十倍矣田光
生精光幾何能堪此急鞭手翰教纒纒謂以性
命博一官非明公主盟吾道倘嘗其味卽言之
未必字字次骨如此痛定思痛乃中痛然得明
公不佞有知已矣已復念才不及下中卽車殆
馬煩吉行不能五十里師行不能三十里何敢

以區區勞人之故上擬門下驚駭之與騏驎所謂相去不啻九牛一毛也南宮彌月損屬國廚傳不少而無補于主翁之才子弟明公尚厚益之以貺必欲令食浮于人耶是時不知冰兢之何從也

與邢子愿

久不得動定耗較士南宮署旁有吾丈去思祠在焉十步之內德容德範儼然玉立弟仰止知已那得不兄事之而又師事之鵲山四履咏甘快獨集十七

五

棠者念年如一日前無召杜哉唯是入山太深棄世太果遂令海內蒼生無繇望見安石顏色弟觀遺愛能無遺恨顧吾丈才名日盛輿論共推恐終不免爾辱芳訊極慰遠懷惜不見扇頭一新詩耳弟蚊負此役所在迷罔望教如渴容專誠以叩并丐所爲近製者

與董翼明

違教三時矣念裏言固一日也抵潞便入苦海無遑赫蹏聞問過承賜命大損珍奇火齊木難

爛熳盆中已足銷暑况益之沆瀣漿如許乎再拜登嘉感不獨口

與孫湛明

弟屬關面壁莫又易矣戶外事無繇知亦無遑知墳前門項玄池來謂吾丈中暑不快無亦按部損神耶丈故壯故善葆嗇必自勿藥弟坐卧酷暑萬卷如山一室如斗寸心如火五內遽病而五內且自不相饒也弟從何處爲二豎謀哉丈如悉世間有此淒切者當霍然良已爾何月快獨集十七

六

竣事下瀛海不中秋期與吾丈步月談心也

報于念東

南宮視建節地如在天上無能再一上記抵潞河揀遺珠者窮三十六日夜力焉手無波斯數千丈之麻又無象罔真訣而欲以剖身愚計求明月之珠爲

若王照乘鮫人見之不免絕倒來教栝捲云云夫栝捲何病當督郵公巡行縣道豈不貴倨不滿折腰人鼻中一軒渠憲使者儼然法臺名滿

天下卽樽俎間有時謙光乎督郵如具隻眼也者其不內畏靖節先生軒渠也鮮矣督郵得折腰者之外謙折腰得督郵者之內畏相提而較督郵詘矣丈謂之何仙眷各各萬福私衷大慰握手何時但言坐馳矣

與薊密昌霸四道

諸生行簡事業已面懇矣潤屋者濫竿吞舟者漏網徒增士林一番絕倒此曹安能逃藻鏡外煩再一細理之務令彰瘡所及人人痛快但得快獨集十七

事跡真確足爲勸懲政不須取數多爾

與魏東明

近時梓製義者率朝出而人暮厭之此中三體錄頗不俗圈點頗直惜無一批不免如沒字碑爾今日之役嚴選不難精批爲難一兩語便品評出題旨中一派妙趣乃可傳世然亦必擇其題之難而有致者收之方起人覽觀方暢人才思得二百篇足矣古人謂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門下其留意毋忽

報桑世澤

還樸遂爾雄飛知在舞雩毘陵故自鬼方以丈神化其鬼不靈矣大丈夫薑桂之性必不可轉久之未有不信信之未有不朋者弟方以丈爲得策奈何他虞也報最在卽徵期可待願言耐之

報江綠蘿

茂苑故是江南第一巖邑不佞二十年前業已竭蹶焦思稱難辦治矣以戊子之役觀之不意快獨集十七

其難十倍于二十年前也茲去戊子又九年以兩年所聞不意其難更百倍于九年前也乃今門下在事道路之口士民之頌方人人欲尸祝之惟恐旦暮徵去人之所難者乃門下之所易得非名世之才絕倫之識貫金石之誠足以感動而信服之耶然而良工之心則獨苦矣清堂最隆香名滿耳冠冕簡書彈指可待茂苑之難可以難不佞而終不能爲門下難也異日春明門外握手道故無以李生糠粃也而鄙夷之

與程肖菴

別來警焉兩月矣 國是一疏慷慨切直功于社稷人才不細至描畫情形處似管公明策何鄧二鬼又似顧虎頭點阿堵法才韻筆鋒良不可及乃今猶自視人罔極也則何可化而入焉弟汨沒苦海中力與蠹魚爭道顧冬曦易春泰夸父何文有三昧祕密無惜一導薄意爲使者取酒望勿以蔑蔑也者而吐之

與李碧筠

快獨集十七

九

王國六軍借丈文武才提衡之不足當筆陣一掃爾尊嫂到來輕裘緩帶大是燕閒請以黃鉞之餘用成藍田之美可乎

與方岱陽

洛州大雪兩日夜水滴成冰老蠹魚漏下四鼓起而蠶食求爲袁生僵卧而不可得遊子良苦哉近左腕五指皮肉都裂恨囊中少一不龜手藥爾辱念及寒宵燈檠之楚且示以還京發案之策此誼此情逾于挾纊敢不書紳

與連少嵩

倭報忽而怒濤忽而喜鵲樞筦忽而破膽忽而揚眉論東事者忽欲食其肉寢其皮忽又塞其口却其步總之關酋置沈棍于掌股沈棍置滿朝于掌股此古今一大可軒渠事夕郎誰當爲孤注者果爾縣官失算抑又甚矣高明其謂何

與趙準台

辰下島夷更局戍卒戒裝臺下旣欲爲三軍肅辟兵之符又欲爲萬姓整續命之縷無遑鼓瑟

快獨集十七

十

豈問流觴惟是榴火飛丹梅金冠綠納蓮廳而引蒲尊達人于此可淺其興沅有芷澧有蘭請獻之從者

與吳節菴

汨沒苦海展轉勞薪何從知人間世蒲觴菰米也雅誼鄭重例未可承乃瑤華霜蘭不啻玉壺冰之飛錫矣

與高東溟

弟苦蟲也生平所歷儘堪辛楚不圖今夏善病

爾爾真李道懿滿腹鐵石安得至是畢竟是顧
愷之蒲柳劣漢爾東事一日不報則一日不講
初八日會議何狀從來會議祇是套數燃脊之
患惡用是紙上陳言爲乎處一臺臣飾一套數
便好恣意和倭惟其所爲而人莫之制如丈所
慮媚虜故智簞鼓

上心者是也膏肓不可救藥之症豈非此輩作
俑哉頃見首揆疏句句是掩耳盜鈴之計縱寇
緩兵之謀必待關白直薄 都城然後整兵乃
快獨集十七

主

爲不張皇耶必如元世祖所在破竹宋驛南轅
然後爲快 國耶

上覽此等軟言便喜其一謔論便怒忠義之士
時時冠髮上指當奈之何

聖明威武不于醜夷偏于言官本兵運籌不于
戰守偏于和好人事顛倒恐亦天意使然丈謂
之何豕公十六七疏矣如曰

陛下留臣欲臣治何事耶臣職止在用入百用
百格留臣何幹臣如所用不當何不直斥其私

與衆共棄果爾

上卽雷霆不過削籍而止奈何猶自遜禍豈大
臣去 國當如許渾厚耶撫時憤世刺刺無次
無靳郵筒是望

又

自驄駕還 朝遠在天上可望而不可攀欲企
片言亦難翹首東事忽而聚訟忽而處堂不獨
狡倭偵探者笑我如棘門灞上卽我自視無乃
渙之六三耶弟劬病作輟不常繼自今以此爲
快獨集十七

主

頭然之急矣有一舊學使却如新發之硯當事
者何日置鉛刀而改用之北鴈非易 輦上事
無惜其毫之腐也而偏提其耳初心欲易一二
輕敍遣候緣去者非波斯眼恐以魯縞爲蛟綃
取笑左右爾

與曹心洛

人謂倭奴以計愚我夫倭奴何嘗愚我乃我始
終自愚以愚

主上爾七事要挾客歲不佞曾一發明當事者

極其齟齬立圖魚肉繼而不果不意今日公以一身當其毒也言官何敢自必其身惟是以憂君憂國之臣而摧殘至此徒以快倭爾雖然忠肝義膽鬼神與對一以寒奸雄之骨一以增臺諫之光此其關係萬世不朽區區功名利害何足芥蒂乎惟是暑月如蒸結局未卜不佞子民私臆有眠食不能寔然者敬端牘遺問動定鐵石凜然

皇天后土寔保翼之亦復何慮臨楮哽咽

快獨集十七

三

與程肖莢

自台駕還山世闕端人入闕端友躍冶不可掛冠不得還矣不能五中火熾鬱而爲病夫病人所不欲有也然而呻吟牀褥間恣與衾影日親日密差足自娛則病亦未始不爲契交猶勝于踈踈心面兩乖之夫徒疲憊無益爾此弟之近况也丈狎鷗挂笏戲綵訓庭此之爲適卽九遷奚論促膝談心當亦不遠恨力不能勝一季雅奈何橫瑤食人無之非是仙里蒙其魚肉不佞

屏兄溘焉羽化亦是橫瑤波及子都童稚何以爲家願言慈植幸甚

與馬關臺

年來疆場弗靖狡夷生心而南兵且因之滋亂當是時緩急輕重之間不容一髮自非臺下文謨與武畧兼施英風與甘雨並運其能四塞覆孟三關按堵紆

主上東顧之憂慰邊民南畝之望乎超前軼後

獨步驄馬矣不佞尾續同舟誼屬附驥步趨繩

快獨集十七

三

範亦旣兩秋茲際代瓜可勝躍雀溪毛淵芷不足以報明德乃一念嚮往之私惟台斗崇鑒而俯存之

與王象薇

當台旌之南下也不佞遠在下博無能稱觴敘別耿歡衷私忽已十月于茲矣使羽不達無繇聞問惟于虎林士紳口碑中得清肅消息謂從來闢使者無先臺下以臺下世禪名德其勲庸超軼所在山斗也固海內所預詹而蚤信者羨

仰何既重煩使命遠損豐儀竊念涼薄之身倚
寵于先翁者迄今猶在胸臆乃臺下道義骨肉
之愛殷殷復無已也則不佞何厚幸焉率爾宣
謝不一

又

武林人事繁劇從來爾爾以吾丈如水之心破
竹之才想湖上了公事外仍有五千言發爲紫
氣何難何苦焉民不佞爲老蠹魚所困百病交
作今已註籍兩月辰下卽題放矣豐草長林
快獨集十七

中洗耳以聽竹帛之業

與汪屯臺

屯馬繫軍國大政半載曠廢三省吏民無所歸
依天幸

聖明·特簡驄馭 命下以來冠裳慶于 朝
士庶慶于野自非公祖直節真心翹楚栢署其
能嗵快人心至此民辱在宇下佩教日深其爲
忭舞視恒情更百之緣註籍不便躬賀專力代
叩伏惟鑒原

復趙準臺

歸思蕭索春初不啻秋暮也辱問寒谷回陽矣
五具呈而始得堂允家園桃李行將入目長夜
旦不旦無問已企望顏色何時握手

與周懷魯

昨 旨可駭可悲強寇壓境輿情憤激竟無一
字薄責誤國者權奸之力信足回天哉英雄豪
傑卽有一腔血兩眼淚從何處灑也誠不意此
番會議兒戲如此公祖計將安出
快獨集十七

與鄭崑巖

吾丈以正言直氣忤時而南弟意公道尙存人
心未死決不至久滯白下何悟今日尙進退無
據時事不堪着眼安得把足下臂劇談劇飲十
日消我囂魄此番大疏勢不得不覆主爵者至
此可歎可笑弟入京輒病尙未 朝見伏枕草
草幸惟慈亮

與徐侍御

言路陽九時事舛謬都在邸報中無論已最大

者無如缺豕宰半年悞大選兩次開礦抽稅之
使四出巡方典試之差無人倭奴臨門猶曰無
妨運道已乾猶曰何害當此際居此官何如先
勾者之爲快哉弟爲老蠹魚所困註籍業已三
月旦晚放去得與吾鄉綦桂亭鍾龍淵諸君遵
海濱而處便足了一生事直恐登萊之波辰下
大揚山林中亦且不見容也

與李太守

奉違台光再易歲矣懷仰德愛有如一日門下
快獨集十七

壬子

名冠巖廊望隆寰寓獨不爲

帝心簡在豈其以雲中節鉞重寄遲之不欲小
就藩臬耶世道陽九大家爲處堂之燕頃島夷
一報惶惑不知所出嗟哉時事可知矣安得如
門下相羊黃蓋坐觀棋局者之爲快也不一

復成生洲

天下事至于宵人明目張膽中傷善良而撫按
不能爲之主持尚可於人間世戴齒髮作宦遊
哉觀門下所遭及揭中所辯不覺二毛上指真

可痛恨來書光明正大何妨共見共聞命之分
送矣事體既同兩臺聽之已爾必不能如楚奉
張彌天之網亂食人也六恨二害無所用之

天獨集卷之十七終

天獨集十七

壬子

維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八

尺牘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寄于念東

陳南濱書來極贊丈高明冠絕一時不勝爲吾黨慶貴臺故是輪囷子午自勞吐握閱人多得入亦多此異日題才料也弟一春不得舍中雙鯉斗米三百青銅盤溝十萬家大半以獨孤之雲氣爲朝餐寒門食指弱甚不度分得片霞無快獨集十八

爾望日抵廣平是中爲囁昔見督郵地父老婦子半面相覲者無算不知舊令君未嘗以桓氏馬辟人也墟曲井邑宛然如昨唯是追念弟所繇去泣不審從何而下數日不願觸此情境矣畿南自多士藪守令又以弟舊遊故格外溢之知有士之甘不知有弟之苦乎此三府者幾五千人是夸父兩月矣比亦善飯獨不善寢丙夜猶自不成寐兩眸之離而不合也似學遊子然恐久當作惡丈何以策之著作近當日富無惜

開示洛水望和門一葦可達安得棹山陰之舟快其傾倒也

寄趙準臺

坐傍有榻如此永日不得一寢處其上豈不爲義皇上人所笑近日時事故總督倏予倏奪矣新經略可又忽行忽止乎東事當何等人肩之乃免雌黃也狡倭忿而來必毒于昔不于此時力任人而唯議任人異日悞天下大事必從此起天官小宰凡三空矣太宰亦復堅卧拂衣都

快獨集十八

二

非好景蜀相不出廷推拜耶否耶河南道牒來謂堂翁趣二三掌道者草巡方議畧題令諸按部者世守勿變姑以弟論弟固不能草南學差事也豈唯不能南事弟詎能必後之代弟者如弟今日言耶有治人無治法似不必預爲一切繩之何如蔓言以代抵掌希教

又

道體比何似讀癰如野鶴句知高志之決不肯樊籠也鮑子西弟獨役役于此亦復何味行且

爲步亦步計矣此別不足惜獨惜吾兩人者聯
鑣于慷慨悲歌之地竟未能一握手深言不無
罔罔何以提耳願聽之下風

寄程肖莪

家累相分五中如麻竟未及展晤而南可勝耿
歎一吠吠及同類豈真桀家守夜乎此何損徐
君但自損老黃門面孔爾徐辨疏不載邸報望
發示吠者眼已紅頭已破丈冠冕瑣闥薰蕕冰
炭嫌忌已深似宜于信信之衝徐避之惜哉言
快獨集十八

三

寄徐文江

南羽不遙缺焉聞問遙憶讀禮燕居相羊泉石
花鳥間恬適可知時事紛紜言路陽九一摧于
選司之牽纏二摧于軍政之考核三摧于內監
之汲及無論在事與否一筆勾去凡三十餘人
數百年所罕有之遭也去者自甘永棄留者意

念都灰豐草長林之歸惟蚤莫不同爾安得卽
起丈于巖廊砥柱中流一吐正氣乎弟汨沒苦
海行且三秋歲月愈深罪戾愈大辰下恐亦難
免不須究竟丈何以爲我策出路也伍寧方負
一時重名而僅以僉憲出有識者殊爲扼掌于
其行也草勒附候不一

與陳南濱

近日事沒天沒地愕人駭人可恨可歎者無如
中州之說矣此何入吾丈吞雲夢八九之胸次

快獨集十八

四

也九列三事不難敝屣棄之何有于不根而葉
不風而波之嘵嘵哉當不滿丈一大軒渠爾說
者又謂彼且信喉信舌以血濺人不一巾辨何
以間執誣譏之口且長諸秉鉞之橫而持斧秉
驄者人人危也弟謂此際以實待虛以直御謫
以無心應有心丈必有定畫矣其謂之何弟昨
抵長安相遇知已無下爲腐心扼掌非獨爲吾
丈爲世道也

寄于念東

率爾報命忽焉月餘矣計榮發當在此際竊念奉別三秋無繇一爲把臂相送耿耿何可言白下水佳勝丈携謝家驚人句以往牛首秦淮諸境增其高深矣政恐南國詞人籍籍仰斗異日推盟執鞭弭以從者屢相錯也將無吐握之是虞耶薄片不足言享麗紗備暑月之需統祈麾頓

又

里居自快里而子午道也不勞吾丈驛馬乎尚快爾集十八

五

符璽故清卿陪京更清文事多吏事少立言之業合于此中成其不朽爾惟是盛名在鼎呂非久又自南而北恐不得常飲建業水也嚴廊事遠不如昔大臣疑而不信言路塞而不通朝廷無一見信之人士紳無一欲留之念此亦何等景象乎弟倔強蠢騃絕非此役所宜卽不發于此時必不釋于他日衆怨成府積罪如山弟猶不改晏享之性也

與侯心于

行時寵以詩矣又勞遠駕黯然無言殊難爲心九月杪始抵長安至則西逆盡平蓋內潰也非外攻也東倭亦從此稍稍引避不敢入犯可語吾邑人毋畏爾魏總制被逮弟上疏救之中有魏學曾未嘗負陛下陛下負學曾數語上覽之大怒賴臺省相繼疏抹者踵至怒少釋然竟不得旨烏盡弓藏自古歎之殊可憫也足下日來課業何似新選陳公屹然爲江右名家墨義窻稿俱不凡而南宮之志甚篤弟語之快爾集十八

六

曰必欲尋筆硯友非夷門不可望足下從遊焉芹宮無讀書室業以致簡萬公假以茅屋三間不知慨然否惟足下從憊之

寄歐陽先生

別忽八日可勝懷企一葉扁舟乃有一大奎壁臨之在上滿路河山豈不動色舟中湫隘百事百簡雅量自不督過無亦東道主太狎恩耶諸子愚鈍更甚于父所賴明公振起而陶鎔之俾敝邑人士謂曰李家兒何脩而得經師人師奇

遭也則不佞敢愛街環哉一入苦海形神便瘁
渴欲得起居狀造急足馳問握手未期伏楮悵
結

寄蕭肖吾

弟行役廣平者三越月蓋吾丈之甘棠蔽芾至
今與邯山洛水並其高深也貴臺爲要害重地
開丈德威信義邊民戴爲福星酋虜畏爲明神
大丈夫爲天子立功萬里當其一而斯亦何
難班定遠哉快甚慰甚數年不得蘭玉耗近鳳
快獨集十八 七

雖有幾乎弟疲于此役極矣老蠹魚豈堪津筏
丈爲斯文正印無情片言提耳

報方岱陽

兩月而了兩郡六千人士皮肉盡銷形神俱槁
歸而見妻孥祗有雙眸無恙爾再奉瑞山矜憐
備至丈之寵靈抑何縹緲鄭重之過深耶時向
未 陛見姑休養于兒女子手中數日以續字
楚遙憶霜臺岑寂日理爰書此之爲勞與較能
者無二愛莫助之當奈之何奇寒中人願言實

攝恒以南諸事不足當吾丈兩月之破竹無煩
戴星也

報魏見泉

燕趙孔邇晉陽台臺三年節鉞風猷得之晉人
七口碑者習聞之而習服之非自今日始矣頃
觀岷章姑亡言惠文諸白簡崢嶸可傳卽所爲
安攘華夷貞肅文武于三晉者無所不周亦無
所不干古丹心良獨苦哉至誦佳什蓋又悠然
曠然瀟灑自適儼乎輕裘緩帶之風焉台臺之
文章政事氣節襟期誠淵淵灝灝不可易測已
某洛州之役蠹魚三月形神俱瘁歸而覩佳刻
之賜琳瑯滿目讀之惟恐其盡予是不知曩者
蠹魚之勞矣欣慰何量

寄蔣元軒

江北時事無一不難有吾丈破浪之才辦此當
如承蜩爾惟是恃壯者易于損神闔敏者易于
耗氣須于盤錯中常存容與意乃願養喫緊之
要訣願弗迂視弟言壽州席文弟硯筆友也敬

邑推爲文行祭酒今屈首苜蓿先生非得繡衣使者拂拭之區區一青璽安能飛于無翼乎惟留意

報王還朴

別緒無西羽將去惟于三晉士紳口碑中恍然如對顏色爾初令不容不尙嚴然亦必嚴及扞吾文網者而後得人之畏且服刑中思怨怒中思平乃吾儕第一繕性持情工夫勿得于此處忘檢點也弟嘗犯此病痛不敢不爲吾丈告晉

別緒無西羽

九

中官評不出甲科而出雜流不出上官而出下吏數年如此然亦係乎人品耳以丈之卓犖又何虞焉弟臘杪始至自廣平歸而見諸言官之被逐翩跹去也豐草長林之思遂堅不可回矣

寄于念東

時方禁海內驚奇士弟較燕趙已竣獨恨奇者不多爾此中青衿目不識古書卑卑無調者大半猶在吾魯下風也閨閨月不得家報里中事邈焉不聞黃口兒濫竿應試耶之無人可爲一

聚弟致負以來終始拘泥力絕請托中外皆欲殺弟自知誠審無計徇之辰下無一長事靜坐潞河署中四體都病入山之念不能自持旅况寥寥誰當與語

寄屈少微

公卿得尙弟所甚快足丈生平事矣較文之役良苦上谷四履士倍于瀛郡不及餐而日已下春所謂蠶食諸生執者短檠爾蓋無夜不三更一點起而視事乃兩眸遞相離我謂我實窮之

別緒無西羽

十

以所不支可笑哉夸父之駭乎雪案螢囊事負于少年而償于今日殊足駭異已復自憐神氣幾何妄爾屑越假令丈在坐必出肘後玄訣教我豈容竭蹶

又

目青七八日真成面壁達磨壹是罵花書酒都付維摩詰處覓討收管五嶽圖佳卷勾用處字目小可以送宋廣文長歌扇往合眼多妄思當是波旬欺我

復王百穀

典客書久未至豈其亦殷豫章耶盛後和頗有
世業不享于身又不享于子天道似真慶慶矣
蔣文學口垂念之雅不置又口門下百六事不
置天生名世不得究其抱乃丘壑亦復爾爾乎
望以達觀之見消之文學來值燕臺無市駿者
歸而養其千里之足異日空十二天閑可立待
也

報周礪齋

快齋集十八

十二

頃承役來得佳句佳筵松下讀之琳琅之音沁
人心骨此足老蠹魚矣晝錦消息如何青藜白
虎政須直筆得遂休沐不

與王浮東邑侯

頃接手教甚慰敝邑以花禾爲天連歲不熟民
無天矣當奈之何自福星在事盜息民安風清
弊絕地方甚賴經濟衙役畏不若滑役畏愚民
畏不若奸民畏此牧愛者斟酌調停之要道也
老父母必能折衷于此無庸贅矣

與姜肖鳳

月朔遣書奉問又四日得報知丈已去 國矣
前書猶在第二次 旨下之後尙未見如許曲
折誠不意 聖怒之終不肯回而竟棄名賢若
斯之易也此番舉止大無謂會推典故甚明卽
所舉一二不當 上意亦未至大犯忌諱何至
見而怒怒而霽霽而復怒展轉株連橫加于所
不知者何人然後已也漚沫世界萍梗功名知
不滿達觀一笑第門下之名愈重而 國家之

快齋集十八

十二

事從此不可收拾爾往年嚴譴止及印君未常
波及同事一掃而空之頃已三空其署矣數十
年所培養之豪傑一旦累劄劄而去後之董
辣其性者不乏人也所爲忤意者不乏事也
見今代補已自寥寥能再禁幾度空乎昨寄字
顧涇老云不知 朝廷兆何事端作此伎倆丈
勿以弟之言爲鑒也請于遂初後陟桃山之巔
而靜觀之

寄王柱石

自公祖出京後正人短氣邪流勢張附邪者立
致光榮持正者類遭沮抑比來銓曹盡空礦黨
競沸大臣小臣始猶相顧驚愕近且相安也公
祖如在朝堂豈堪一日居處乎往荷知愛諸君
子每一聚首便相與浩歎竊念五百年名世之
身旋用旋舍今且置之風塵沙浪中小人之肆
毒何酷也已復羨服公祖中小人之毒其毒在
一已辨小人之奸之功其功在天下當戎政之
始交公祖也假慌憐名就芝蘭之室當是時不
快獨集十八

十三

有明鏡照其肝腸侃言肅于斧鉞舉朝率慕其
羶行誰知其爲大奸大詐辰下卽不成世界而
黑白甚明薰蕕不混則公祖扶世教正入心之
功不在闢楊墨者下已某抱病幾十月請告公
移已三豐草長林近在曉下何時快覩龍光促
膝傾倒

報錢培完

煩暑惡懷匹如逃雨覽足下虞山佳記淪淪泱
泱如坐松濤泉韻中不啻李贊皇白龍皮貯水

也至遺愛三紀又不佞某所躬逢而目覩者讀
之想見千古甘棠之致焉兩帙在側足清心骨
矣

與邯鄲令朱上愚

少年老識無如門下爲最不用之青黎白虎而
用之赤縣且用之劇縣造物者之意良厚哉聞
吟哦多暇陶鑄多暇子午庚癸亦何傷矣重煩
厚念何以荷之丹青之價人人傾企願自愛

復方岱陽

快獨集十八

十四

漁陽四履山川如繡其最勝者爲盤凝爲澠池
按部之暇曾一相羊其間乎抱影中但言涎津
津垂地矣東巡一何承蜩易耶豈其孫陽所過
十二天閑且無龍媒乎驄車何日西猶及采水
芝掃水輪以待一一問九方觀沙丘狀薄意何
煩批答敬拜大雅

與侯心于

祭酒兩易矣胡不命駕弟無時不病賴平湖之
祭權作枚生枚生去病復爲祟茲且昂首夷門

曾憶嶠昔愈我頭風斧我鼻聖豁我心花者非
子也耶子來竟霍然已行瞻芝眉不復多漫是
日雪燄不律呵凍爲臧

寄王百穀

頃燕閩後先惟星大可駭異天變於上民困于
下縉紳相傾相搆于中無之而非危兆也者明
公居江湖之遠憂及君民忍憇然已耶前所懇
鴻筆草隸數紙豈有意乎渴望渴望

與元氏令張銘紳

快獨集十八

五

門下芳猷峻節清望首微不知常事者何心致
有遺珠之歎大都真心直道不諧時調不快俗
眼亦是吾齊魯人本等骨格爾英雄豪杰政不
當于區區套數功名着意也惟是事事日久多
所不便旦晚得謝墨綬內遷猶勝于畫餅之行
取萬萬爾

與方岱陽

此官直雞肋爾較之老梅胡孫入布袋鮎魚上
竹竿猶甚安敢當吾世而別生妄想來諭憂感

一語弟當以韋表微之樂解其憂以莊子休之
釋解其惑焦著有神其亦許我善處窮乎區區
劣事至煩盥沐感可知也

與侯心于

宦情一似秋雲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意已決矣
移家者爲病體小愈不耐束裝早晚伯鸞德曜
當共賦五噫南下也齋頭黃花幾許可留一二
本待我與足下醉晚香十日夜臂楚不能字希
亮

快獨集十八

六

報劉侍御

十年老驄馬今日日伏鹽車不獲展寸尺步黃
金臺安用哉庭評豈獨非執秩者所願亦滿朝
士人所不願者然且登天之難也 三殿重災
誰云無自時事如此不佞亟欲共明公結禽魚
之緣顧世貪芳名如斗如岳卽明公抱遠志豈
得遽遂重煩厚惠不虞釜中魚耶移病歸來其
病滋甚始信薄命人無之而非百六也草略附
謝

與高東溟

出京時日遠矣甚辱豐貺世有非常之愛念至再四如吾丈注意者乎四十五日始抵家不十日而冢婦病亡兩年喪兩婦弟之罪孽上通于天矣遭逢太劣病體益增今尙鬱鬱藥餌中無好懷也回憶知已徒煩夢寐已爾 殿災愈酷天心厭惡極矣此時安得不悔悟頃見邸報種種事皆強人意不知將來有終否然亦足壯一時之氣象矣大計有丈在事中外俱爲欣慶鑑快獨集十八 主

空衡平之聲人所信服固素也近况何似日與下上者爲誰希示

寄周懷魯

驄車此際在何所八郡士完乎暑氣最酷今夏更烈台臺揮汗幾斗眠食何似皆不肖所願聞以一人考千萬人千萬人無難也以千萬人考一人一人不可當矣夢見此等景色便膽戰股栗汗出如漿况身親其苦者哉某之歸也本求靜理賤病而百憂夾集病反滋甚百六之命何

以堪之 三殿復災

上猶得冥然已乎此又當軸者轉移君心之大機括也中流砥柱非一味赤心者其誰能張膽至望至望

與東陽令

直聲遺愛兩邑不朽足門下千古矣升沉顯晦何問焉東陽才俊甲海內暫借名公其間也其將以文章起家乎姑耐之可耳野性歸山麋鹿爲侶無足爲知已道遠煩問訊喜可知也

快獨集十八

大

與侯心于

文駕何時遯歸耶西王母宴上那得少東王公行酒恨李生無曼倩才不能從朱鳥牖中竊三千年一寶之物自娛耳場中玉屑明日希視我

又

年來不能勝杯勺得捷音爲浮大白者三夷門生非人是耶非耶儼三十年之業障吐吾黨氣濟水諸英從此都咋指退矣兒子仗其抵家口顧復之恩良至感歎久之恨身不能奮飛湖前

之上取足下手中桂爲我下酒

寄徐文江

念年勞薪四載蠹魚乃今始得奉七尺病軀于
半畝宮也李生而六當不在閭黃楊下哉聞丈
業以易告 國事日非島奴日熾 廟堂之上
空無人焉卽有人太半燕雀耳其不燕雀者必
不見容此乾坤何等時而吾丈不蚤命駕爲中
流砥柱乎遐想德教不能爲懷

與周懷魯

快獨集十八

九

五月杪始得歸里三徑全荒孤松半仆僮僕忘
其舊名姓禽鳥詫爲新主人竊用自傷已復自
笑何物腐鼠遂令人廿年潦倒六載沉冥今乃
挂冠也自非明公曲爲體恤極其煦扶豈能奉
七尺病軀于半畝宮乎佩德感知世世以之聞
鏡臺較士條已將竣薄劣之所午夜竭蹶而不
足者乃明公之所十行俱下而有餘者也人之
才力夔別如此敬服敬服 國事日非不在外
侮不在內變而在正人君子動輒爲人所羣嫉

而陰攻此安危理亂之大關括也願明公十分
捉得定十分擔得住勿以滿朝皆婦人而灰心
幸矣

與朱上愚

燕越路阻無便鴻聞問抵于貴治士紳口碑中
得循政誌爲快杭城繁劇甲天下非破浪之才
所難難在大吏建牙其地者甚多墨綬不得不
以時朝見恐門下薑桂之身不欲常爲栢倦爾
兩年清望冠絕兩越都人士無不擬爲題才妙
品計亦咫尺間事耐之可也王帶水直當于占
人中求之可稱一路福星希道意

報李夢陽

頃見大疏 肅急不 下主爵特推貳公又 不
下無亦時事孔棘偉抱絕倫

主上下體 誠民借寇之私耶倭以聲食我曠以
實食我是兩倭也兩倭交禍而翁臺兩砥柱之
地方屹然如泰山此非九鼎大呂之力不能
天祚明德時下銓衡 翁其誰不佞某抱病

山二豎猶王痛定思痛其痛轉加今尙偃蹇斗室未出門也抵津辱問抵家辱問感激厚誼欲報無所

寄高東溟

臺蕭縣人來得手書極慰積仰時事愈危當國者雖虛器務空談不肯輸實心肩事徒賴二三言官如吾丈輩者撐持其間一髮引千鈞公等良亦苦楚無奈哉臺長本兵無亦待關酋城下之力乎亂世做官難不如做友難不死于

快獨集十八

主

君當死于敵不死于敵當死于友吾丈不染俗不黨惡瞻予之最赤心者不可不味吾言也尊嫂仙郎各萬福吾道陽九若斯無須問此矣計事想有頭腦惜無佳臺長耳弟爲二子奔波姻事又累成病今猶抱膝面壁也山林亦不容飽吃飯弟何所逃矣舍親梁太東以戲綵故不肯北弟亦不肯令禽生北使老向寂也望丈爲貴同年一成其志

寄屈少微

衣錦篇說理精透非深于書旨者不能道高取必矣滋陽公何故蒙此金沙行急餓之不能當遣一蒼頭送之盆石甚欲得第路遠難致不爲吾目用何益也姑緩之異日貞白高致翩然留其作案頭兩日當有一二跋語尾其後不悞足下東携唯是一字一大朱魚所懸望于貞白報者如此時下淫霧壞垣屋中外無駐足地舍人露宿者半卽稚子亦能卧數明星歷歷不爲無趣知在急關故及之

快獨集十八

主

又

合璧擲人秋且累矣訊銀鹿知足下閉關神長王母闌入退心菩薩乘耶譚岱宗便心鹽顧柴車巾且罷者再語云作與止時以爲客時以爲主來歲桃花當果此諾僕長物盤溝蓬累一壑苦無一直意者澆我磊塊而足下又似阿閃國人同病相憐者伊誰誠恨之矣佳作僭彈射爲王還機借錄雞林價日高也來卽駛寄制義事勿自老東魯無不才君也者其爲吾黨職志鈞

石先生天人也非久執鞭從之

又

觀長公作爲之一快野鶴在羣雞見之卽知其爲叔夜令子也連日困于賓客而賓客如足下乃又不來煩囂中寂寞其誰知之足下來不可不携中鵠縣望縣望

又

令世母大事襄自公一身良苦久無耗城市無友嬾與病合無致僕亦苦雲墜璫玖如面之矣

快獨集十八

三

嗥陽遨遊是吾渴念款段馬下澤車兩者俱貧奈何顧吾神先往也公逃于野鶴竟不足城中耶老龐可憎

又

兩前後真成逍遙遊別來四威儀中耽耽無生法忍數欲調順奢摩地而如意珠金剛杵時時闌出不馴乃義掌亦闌入直令西竺古先生與吾素王相傾大噱謂予無決定智予何敢增上慢苦無導師女子爲我根器此不過中由旬

地何時移一刹那足力下吾寂光上侈其迦談不至束教也感遇句得陳伯玉奇寶而悽心象亭璉觀浮化不下蒙安王際雲逗星槎於南天日趣之不獲節傳行脫藁赴記室矣

又

生來原是辟支聲聞禪得足下知見如面無上尊然者朝岱之盟當在秋杪子欲先鳴耶鬼薪溥謀字出腐史鬼薪卽今之徒罪而溥謀則反相也何處着此字班馬異同吾無是本留覽之

快獨集十八

四

與樊無可

自足下以麥往僕便抱病河魚苦無長友破我岑寂所賴二三臙卷惡其間近亦兩相厭惡都無趣味突出佳訊似對芝宇綵菊數筆五月生秋山房又增一奇矣香魚縣之孩犬左手佩老人星之芳問也

又

冀莢生者落且半矣獨無塵尾之晤夾之秋霖景惡隱囊大是懣懣極欲共知已一醉亡容招

矣扇頭佳句句有大厝致而珍時惜陰殊足
念也勉答來美無奈巴人何

又

覽錄本具見採珠妙手以明公笥腹又副此武
庫昔人破萬卷者恐亦退舍寧但吾北面耶原
冊還鄴架時雨爛滿三農良足痛賞計詞伯不
無志喜之作何以甚我

聞友人私一妓折梅戲之妓號玉梅

聞金屋所貯有梅而王者瘦影暗香不知與吾

快獨集十八

三五

窻前九英孰嬌時取南枝付者佐其蚤妝而以
迎春如風流少年張緒者賴之

復樊無可

天地之爐熾甚脰下出火奈何水芝哉小待陰
靄棄欵段問十丈消息無用折簡也

又

日來大暑驅我樓居不欲下簾細君罕見其面
何能忝名園快菡萏拜簪之辱如對君宇迂嬾
狂夫敢當獎借華袞加身引而自壯矣

又

詩思清飄當與何水部競秀梅花自是不敢開
矣西郊有一樹大梅主者不解賞吾儕乃一斬
徒不爲羅浮仙子所笑耶

與友人

陽侯爲淫日甚一日不有此晴吾輩其魚矣昨
涉水過仙居值吟屐它往悵悵而歸四望潦流
能無爲蒼赤興悲乎覽大篇逼真風入妙致杜
少陵字字憂國殆同之矣

快獨集十八

三六

與屈少微

除夕元旦人和天和遂得三律所恨足下遠不
與爾遲登扇頭往邑大夫稱考卷不去口謂雄
才大略之士胸中細脉乃爾來教曰魄奪吾口
神王也豆青盤可容二裏六把鍾可酒不可茶
興到當一欵而盡山房有此良足自豪良足自
快

快獨集卷之十八終

快獨集十八卷

山東巡撫
探進本

明李堯民撰堯民字耕堯濟寧人萬厯甲戌進士
官至工部右侍郎是集凡詩六卷文十二卷快獨
者所居樓名也雜文中奏疏一類敷陳頗爲剴切
詩則秀潤有餘而興象不足純爲七子之派故序
之者爲李維禎焉

隅園集十八卷 蘋川集八卷

〔明〕陳與郊撰

隅園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
至天啓元年賜緋堂刻本 蘋川集上海
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元年
賜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隅園集十
八卷 蘋川集八卷》提要

陳年有佳筆和
澤文意，手素多時
而為榮
若又年之無窮，心亦
紅家，心酒，梅，表，古，道
之以新於世，家之傳世
家手其然，此根極，雖更
而歸於盡，指其為用
者，則家根極，是而信
也，而吊，終不，能，於，聖，也

新西門報其而境東波
性按格酒露不出後
驚涕如沸以激其
信震懾之勢壯其
不為塊之襟也之勤

集

二

象集之治而而
新其新易之其其
平生臨終交不之而
主望中原志其臨終
其子子子子子子一

世而其其其其其其
陳廣望廣望之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待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集

三

惟非一日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筆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年如子卷展年如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然上生於東方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之素啟鵝鵝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擊端也洋之

蜀道首言 壽官我
安之得之體之
安之速以爲

聖心之象物止里以至
於直陳之語通宜之

集

七

因略言之爲之
語禁不乃行爲宜其長慢
不形乃爲宜乃能出於
旁證曲證以行而能得
之宜也

語之貴乎人好通與好通
者宜之乎之語因未嘗
宜之也今以所引諸
言之即宜乎以後所引
語言之此少年見一二

集

七

言語格 即者市諒諒
就生一不執言而富不展而
神則言之雖一縱亦歸自
止於面格之富以由為證
則其未為富者言語未嘗

學為牧之諸生年未及學
為田之諸生年未及學
而中亦能而為力附於引
袪諸刻則主強或扶掖
綽綽或翻深達味不但

總叙

八

新進者或來之氣即而
子者主師不顧而主強
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乃
進強者乃位強為故未
出國門而心計橫飛直

持之年如此而以奪位錄
祿化正之是陰予生而重
而陽過主而強何者以
魚去蠃以肉居蠃郭
流布中而無不強各人

總叙

九

洵當年之業石今之
膏育業而無家忌志
之嗚悲業至又復付江
陵已敗而必江陵之太
倉未入而文太倉之太

去其又祖族法難考送
之儀以書里之終老城
陳海安三任自以為學
進之人其學其言又必
飄瓦拾煤之袖中名家

雜錄

十

吾必死之為快哉讀蘇
川法則已強半素饒中
刺血製物所以救世也
乎自晉學士送孫車以奉
此其言出及于彼清素

不其生其星造化思公郭
年故以重其言之以仰上
于黃門之重過之亦上以快
公於保國之重先安之以
為上其學其言又必

雜錄

十一

其之公既果之必其學
第之勿逐利其所以及之終
克其信也造化果思公也
郭柳之掩于公之古之
系之其心其于其學

克棟法體我備以忠告
此情亦以之今重多按
影之以法備乃獨得此不
我仍如年去之其體其
詞壇就難移收之此其

雜叙

十三

拳之持按按為成義初
為詩詠浪於俗人情法之
宵之靈於學士大古之
品以為噓矢之思原謬雖
凌夷於形為極難之

粵學銘並學函表學
唐胡學多車學古人而
結轉能函能唐能多車
者也也人學之以為學
有之以為正味而多車

雜叙

十三

後與學學學自而理
之也亦然以之寸太玄
清靈讓之遠屈宋楊
子融之生學以難錫之
細等之而推之亦多然

事之得於道之能如二手
事之不以其能而得之者
以得教之得授之者至自
已然而何物於其以之而
遠恒乎遠乎學之能也

集

十四

與之是也且不以遠
而安其以之而安其
不以之而安其以之
而安其以之而安其
以之而安其以之而
安其以之而安其以之

道而之福中之志也生
井而之志也生而之
即世人一生之志也
乃之志也生而之
即之志也生而之

集

十五

聖而之志也生而之
而之志也生而之
而之志也生而之
而之志也生而之
而之志也生而之
而之志也生而之

為以悅遠為名初一生心不
有以悅初為名表
大泌山人李維模撰

律叙

十六

隅園集一帙目

卷一

文序

晉書鈞玄序

文選章句序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八大家集序

醫學正傳序

隅園集

目一

一一

勸善錄序

法家總要序

海運新考序

許黃門全集序

歷下摘藻序

壁峰存藻序

洛下詠序

瓠游草序

音律啓蒙序

廣宣彙譜序

會府城隍新籤序

卷二

文序

擬鄉試錄序

擬選貢錄序

擬武舉鄉試錄序

蘭園集

目一

二

擬武舉齒錄序

吳山毓秀錄序

文藁序

海嶽同心頌禱編序

志淑編序

雙瑞報成編序

東南一柱冊序

甘霖應禱冊序

方駕文翁冊序

瑞麥頌序

諭民要語序

權關救弊政紀序

風木遐思卷序

族譜序

修復墓田墓屋序

蘭園集

目一

三

附錄集二帙目

卷三

送序

送邑侯周公入覲序

送邑侯周公入計序

送邑侯林公入覲序

贈邑侯尤公德政序

賀邑侯尤公攷績序

附錄集

目二

一

賀邑侯王公攷績序

賀邑侯林公攷績序

賀司理王公攷績序

賀少司馬曾公攷績序

送同年陳公拜海寧令序

送同年余公赴任內黃序

送同年張公赴任固始序

送司理丁公晉擢司農序

送司農封公擢鎮寧州守序

送別駕張公解篆還郡治序

送亞尹龍公之羅定州僉判序

送博士羅先生擢祿豐序

賀亞尹黃公膺獎序

賀主簿楊公膺獎序

送漢南第之嘉善司訓序

送鄧君北上圖序

附錄集

目二

二

贈嚴蓋夫別號圖南序

譚客贈言序

送定空西遊序

送白齋遠遊序

贈均泉禮五臺序

贈悟空祝髮序

贈三僧祝髮序

隅園集三帙目

卷四

壽序

壽周太父母序

壽郭太父母序

賀梅邑侯華誕序

賀孫中丞太公太夫人雙壽序

賀邢太僕太公太夫人偕壽序

隅園集

目三

一

壽蕭督撫封君序

壽姚給事封君序

壽沈年丈七表序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表序

壽外母朱孺人序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壽呂公五表序

壽陸公七表序

壽余公六表序

壽蔣公六表序

壽周公八表序

賀章公八表冠帶序

賀李公榮壽序

壽汪公序

隅園集

目三

二

壽馮母六表序

壽胡母七表序

壽月塘上人序

隅園集四帙目

卷五

策

策問五道

廷試策一道

卷六

策

會試策五道

隅園集

目四

卷七

策

鄉試策五道

隅園集五帙目

卷八

策

畿南武舉程策

訓儲策

待敵策

制勝策

練兵策

隅園集

目五

備倭策

議

兵食議

卷九

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論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論

君道稽古正學論

人君以論相爲職論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論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論

安國全軍之道論

柳宗元文之有理論

隅園集六帙目

卷十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擬宋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謝表

擬賀瑞雪表

卷十一

啓

納幣啓 四首

納吉啓

報婚啓

定婚啓

回婚啓

答 魯殿下啓

謝魯殿下賜弔啓

請王座師啓

壽申相公啓

上陸太宰啓

答王大司寇啓

與顧侍郎啓

賀蕭總督啓

復梁中丞啓

陽園集

目六

二

謝常撫臺賀壽啓

答許侍御啓

賀朱侍御啓

答徐方伯惠扇啓

與蘇督學啓

賀吳僉憲啓

與鄒兵道啓

答李大將軍啓

謝季太尊送扇啓

答查太守啓

答陳部使啓

答許銓部啓

答葉刺史啓

請周中尊啓

辭林中尊請鄉飲啓

請郭中尊啓

陽園集

目六

三

答仁和徐令君啓

答嘉興鄭令君啓

答崇德周令君啓

謝許上海惠霍啓

答潘使君啓

答蘇使君啓

隅園集七帙目

卷十二

頌

擬 經筵頌

擬 聖德重民頌

漢壽亭侯頌

輿人鴻烈頌

上書

隅園集

目七

上武安王書

上城隍書

卷十三

碑

尤邑侯去思碑

周邑侯去思碑

武康縣重修泮池碑

寧晉縣新開沙河碑

記

長安新建常平倉記

栩栩園圖記

顧氏墓記

安國寺重建大悲閣記

慈惠寺碑陰記

傳

平叔先生傳

隅園集

目七

大輪山人傳

伯父霍山府君傳

義門三孝子傳

查節婦傳

善士劉公傳

卷十四

墓表

太師張文忠公墓表

祭酒胡公墓表

侍御許公墓表

比部祝公墓表

誄辭

沈母卜太宜人誄

哭邢太夫人辭

哭祝比部辭

陽園集

日七

三

隅園集八帙目

卷十五

誌銘

翰林院編修張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張公墓誌銘

遯齋王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永安知縣徐公暨配章孺人合葬墓誌銘

於潛訓導錢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隅園集

目八

一

槐庭葛公墓誌銘

錢母李孺人墓誌銘

沈母范孺人墓誌銘

朱母金孺人墓誌銘

查茂才元配陳孺人墓誌銘

樂南祝先生墓誌銘

亾孫穉荀墳誌銘

定空和尚塋誌銘

卷十六

祭文

祭太父母周翁文

祭太夫人陳年伯母文

祭封公王太老師文

祭師母王太君文

祭趙閣老文

祭于閣老文

陽園集

目八

二

祭潘尚書文

祭徐侍御文

祭許侍御文

祭查大叅文

祭朱憲副文

祭尹撫臺太夫人文

祭王督學夫人文

祭顧侍御夫人文

祭劉侍郎太夫人文

祭熊觀察太夫人文

祭祝使君孺人文

祭外母朱孺人文

祭沈親翁文

祭凌太翁文

祭中表嚴公文

祭孝廉吳公文

陽園集

目八

三

祭俞公文

祭徐母文

祭先考文

祭虛亭上人文

祭滿將軍文

陽園集九帙目

卷十七

募疏

建關王殿疏

建文昌祠疏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重建天王殿疏

陽園集

目九

修五顯靈官殿疏

修渾水石橋疏

引

因聚菴募緣飯僧引

黃崎山新結靜室引

重修土地廟石橋引

題辭

安國寺募修佛像題辭

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書後

安國寺藏經貽教書後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雜俎

書昌黎淮西碑

書大唐中興頌

陽園集

目九

續屈到哮喘論

書東坡表啓

書東坡志林

題廣修辭指南鈔

題古五雜俎鈔

跋顧司空 璽書

跋錢臨江集

題蔡侯生祠志

題顧侍御行樂圖

自像讚

自誓文

休歇偈

雜說 二首

卷十八

詞曲 十二首

鳴園集

目九

三一

鳴園集卷一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清康熙
庚辰
陳與郊
廣野
著

序

晉書鈞玄序

自學士大夫以觚舌相高一切舉晉以下書不論夫見兩晉其人務稱說奇麗而桀之為清談其時秦涼燕趙夏蜀十六國擾擾而桀之為濁亂其君臣政教稍陵夷衰微而桀之為閏統則吾不敢知

鳴園集

卷一

一

然要之著十二世一百五十六年興壞之端則其書具在而其褒刺挹損之文辭多所造微探賸亦惡得以秦漢而盡廢之耶且文辭必鼻祖秦漢其誰不為耳孫斯亦時代固然譬夫十二國之風風國不齊而厥後楚騷而楚蜀賦而蜀奚必二南為始足被金石也余妄意子長孟堅一生當中朝宜未易著所謂西京言而李唐諸記室博士倘及班馬時亦何渠不若漢哉而學者徒見嗣漢而晉而

梁而隋爲六代蓋滔滔然遂舉雕蟲同類而笑之
誠與以耳食無異嗟乎其亦聞諸昌黎氏乎夫昌
黎號振六代之衰而考其所謂業者蓋自言曰搜
百家披六藝紀事必提要纂言必鉤玄卽不能廢
晉以下書固矣晉書自唐文皇手定彼醞釀韜畧
籠蓋所謂天下雄此何以稱焉顧其書起自中原
迄江左若而朝其孝友忠義良吏儒林文苑隱逸
諸如王謝若而人曰紀曰志曰傳曰載記若而篇
此微獨於耳食者卽好纂紀之士往往出不能載
後乘而居不勝前几多十五廢書於是晉陵錢公
守常山之明年出所輯鈎玄者梓之其爲卷僅二
而爲言僅二萬八千有奇卽不琳琅其文而韶夏
其音棄弗籍是籍出而一再讀之使曾讀其書者
儼乎若臚列若綱舉又若一目而窮五車而未讀
其書者恍乎若嘗鳳炙而思快意乎牛鼎也無論
文辭卽畧觀其所以隆替本末亦後世法戒之林

安在舉必三隅此乃傳之所謂漁獵乎而或以爲
是書鈎者一而擯者九夫得鳥一目張鳥千且毋
寧且目完而歷者考其日月馳說者案其辭儒者
斷其義則何如是不知令夫夫者旦暮田獲驟而
備一代之觀則晉陵指如必執以蔽全晉與廢全
晉書若晉以上書則大非晉陵之心故今學士大
夫知晉陵之心則知所卒業矣晉陵治常山多異
績不載以別有傳循吏者

文選章句序

余少受左氏春秋先人非博士書篋不使見稍長始習遷史已習班固已又習昭明去之官什九廢業矣罷歸耕大海之陽乃發故篋讀之三年而當萬曆二十二年時學士狹左國遷固不譚譚二氏往往闡析孔孟亦不忌外獵而妄漁五尺之童恥不涉佛書者不可勝道有識懼之由孟氏而來於唐有韓愈氏於宋有兩程氏朱氏其人於異端皆防之如禦戎塞河紉之如樹嘉穀而薶稂莠之苗今吾道如日中天乃學者相率而淫其說不寤儒者亦不非孔孟謂何何諄耶余聞諸師曰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殆趨極而之佛爾夫釐士習扶世教莫近於文章文勝則離離則欲反之經傳且藉口前聞反之唐宋諸家且目緒論無已姑導之昭明昭明一書其文該詩賦騷七詔令表牋奏彈贊述箴銘志誄其人臚屈宋

陽明集

卷一

四

陽明集

卷一

五

賈馬蘇李曹劉嵇阮陶謝其時苞秦漢魏晉齊梁亦天下之異采也以天下之異采觀之庶幾廻它嗜好焉人薄玄酒大羹聊設雜俎世不耐古樂聊進激楚陽阿不猶愈於夷聲夷味乎於是稍章句之不一月而懼蹢躅之困中廢筆札久之庚念曰昔王逸優游南郡述楚辭蔡邕密勿朔方傳月令當世焦弱侯偃息白下羽翼老莊大抵賢人感發於古訓多汲汲也於是卒倣而章句其書授子弟焉其凡曰文成數千數乙未竟句裂字綴若斷若續疾讀則遺雅故尋解則令正義差池故分章本末紀載李善詳之擾擾五臣荒陋叅之蘇子辯之世儒尊之故獨依善注嗟善注乎五臣竄諸或竄諸五臣版於大部主客焚亂故本善善本遺文古事莫備於往哲李氏於舊注一切存之無捨人迺見長者故仍列某注某注非難非深文辭粲如上

下無所凝滯安事采摭故刊淺近 深源討流期

於渙釋一篇之中子史不無先後見故汰重複

經有六書有四都人士分經擅書無弗習孔曾思

孟者故刪書 文家務益其所能注家務損其所

知援稅證楹不離同室故削本書互引 一宮一

商雖賦之迹諷詠亡音盛失厥趣故考韻 子虛

上林包括宇宙蔚爲賦頌之首故裨益釋名 叔

師注騷非迂滯戾情則迫切害義刺虛滅刃寧必

陽明集

卷一

六

純鉤故不避壹再彈射 射谷不讓沐雨後賢於

善時有雌黃亦李氏三益之朋故間輯而著之篇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

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

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樂之哉且當

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

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

二書鄭氏註之註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

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

陽明集

卷一

七

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

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于篇俾初

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

則讀是書者悅然習議論窺制作于成周嗚呼盛

哉

刻八大家集序

改劉門生館課

余讀世所刻唐宋諸家集蓋代不數人心甚惑之竊以爲上下數千祀其間軒翥騷賦駢駕兩都者指不可計屈乃其所取則者一何寥寥也已復憬然悟未嘗不廢書歎曰嗟乎文之衰也其敝于體之不立乎是惡夫世之壞亂其體者思得如諸君子維之而且以愧其靡漫也夫文章關係世運盛世之詞和以暢衰世之詞靡以亂強國之詞厲以

卷一

八

亢弱國之詞卑以促惟抱遠識者穆然思以回元運于毫端維雅道于唇吻一起而振之此如創家之子慨然拔于凌替予以開門牆立戶牖而自振其箕裘世遂艷言之曰是能家矣談者謂文靡于隋梁弱于五季而反正於唐宋諸君子若退之風舉于昌黎宗元嗣響于一世逮慶曆而後而王歐蘇曾諸家雁行中原遂令枯藻之士盛推韓歐撥亂之功儀然奉齊犧推戴焉而以諸子當狎主今

其文具在固學士大夫所津津味言者昌黎崛起

八代若原道諸作於聖門足爲功臣卽苛政之喻

箕廟之碑柳州亦未可以人棄言也廬陵俎豆昌

黎颯颯乎風雅之遺哉王曾竝引經執義質而正

矣眉山權衡之論與夫非武王之說或者謂雜伯

焉乃其才情駿發出史入騷奈何以一眚掩也較

數子之文于六藝倘亦日月之于燭火河海之于

支流乎大都士成一家之言其道維三而綺麗不

卷一

九

九

與文有元理元氣元聲故百昌遂而谷風應然後

知肖楮葉者不爲工爽籟發而微波生然後知

急湍者不爲諧齊語協而書同文然後知譯侏離

者不爲正故斲削之病于理也豪暴之病于氣也

軋茁鉤棘之病于語也非體也是世儒之所以在

下風而八家之所黜而不道者也今海內握珠之

士蓋百家矣索象罔以求奇卻大羹而不御稍濬

發于匠心輒傲然以爲子長素臣在千載之上吾

爲良友。直將鞭弭韓歐而不知自蹈于隋梁五季之時。也。語曰。一夫樹鵠。百夫決拾。或亦刻者之意乎。或曰。文所以載道也。濂洛諸君子。不尤烈歟。曰。是所以羽翼聖真者進乎文矣。然則曷不爲西京。爲左國。曰。西京左國。文之法也。八子修二氏之業。變而不失其正者。假令修詞之士。跡八子之所。以法二氏者。法諸子。貌其神。無爲孫叔之抵掌。汰其疵。母爲燕王之竝陳。卽爾諸子者。有益友矣。

醫學正傳序 代侍御顧公作

昔太史公作史記。其於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平準封禪諸書。論之詳矣。迺秦越人淳于氏小道耳。嚶嚶然弘獎不置口。陸宣公節行文章。蔚爲名臣。至其以讒去國。惟杜門集古方書數卷。無他奇也。彼其於醫學。何勤勤哉。豈非以濟民育物之秘。而文人墨子所必錄與。不佞目不知醫。然最愛醫學家言。嘗逖遡軒岐。近撫丹溪。紀乘汪洋。浩瀚莫能得其指歸。而稍有一二名能醫者。則又多掛一漏萬。棄人取我。其疇能會諸家之大成。而開千古之正訣哉。長垣令邊君手醫學正傳。示不佞曰。此花溪虞氏所編也。吾將重梓之。試叙諸首簡。以爲是編重不佞受而卒業已。而嘆曰。其辨精。其方備。陰陽虛實之變化。形色氣脉之恍惚。則又長桑君諸家所未發者。藉第令馬陸二子而在。能無意乎。嗟嗟。上醫醫意。下醫醫病。趙括讀父書。莫能難其父弗。

是也。卒敗死長平。李廣不擊刀斗。不嚴部伍。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夫醫與兵。其意豈二耶。良醫以意求醫。不以方求醫。若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技經肯綮之會。砉然嚮然。無不中音矣。不則執此之方。印彼之病。樊然淆亂。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秦越人之言曰。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則天下無良醫。是編之刻也。固非爲不知者設也。

勸善錄序

今督撫少司空御史大夫徐公。取秦少游所編勸善錄廣之。合若干言。下郡縣鈇梓之。小子因得而卒讀曰。洋洋盛德乎。陶冶萬物。福利羣衆。若然者。豈兄伊周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天下之生久矣。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侈樂。而心競勢能。寵利之榮。雖戶說刑賞。終不能化。故伊周以天戒之曰。惟天降災祥在。德曰。惟天明畏。意刑賞其王天載乎。自伊周而下。彼刑賞何其膠膠也。近世析楊者相枕。而胥靡猶攘臂于桎梏之間。果哉。其不知畏耶。其有真畏存焉。非太息而言天。孰從而觸之哉。觸乎天。而見聲色芻豢之爲桎梏不少矣。故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次之。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有味乎其諸是編之指與。夫學士大夫。畏天畏人。畏聖賢。雖無勸焉。猶善矧睹昔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無論

賢有道者卽暴戾恣睢之徒多輕悍官師而不能
不憚服乎鬼神藉令知沈有履戶有雷霆則灑然
易慮冥冥者不可勝數也由斯以談所謂王天載
非耶彼竊竊焉求之刑乎賞乎末哉夫爲治不假
刑賞而能化則天亟焉法令滋章彊梁多遁自古
能遁天之刑者與有幾是錄所爲頒也或曰言天
則災祥明畏之書不以備乎曰二書之文奧公故
欲廣諸質質則其天易觸而其爲教易遵耳其猶

陽園集

卷一

十四

八珍五穀耶適食均而得食有廣隘夫焉不樹五
穀哉嗟乎一歲樹穀百歲樹德我文皇帝旣製
爲善陰騭一書垂教千百世尤惓惓以博采屬後
之賢則恐樹善之不廣也茲公所樹豈惟紹休伊
周抑聖謨有翼贊焉南國諸大夫及三老子弟
世世食公之樹者將尸而祝之伊周間矣

法家總要序 代晉陵錢公作

不佞旣刻法家總要成且布之郡屬矣則爲之序
其端曰嗟夫有味乎漢人之言也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律與令蓋國家三尺所寄名
憲典云在昔天子一道德同風俗不得不驅時
習而使之變驅時習而使之變不得不以憲令裁
之勢也高皇帝神武定海內元愍宿猾業寘之
重劓已羣鞭甫戢卽更制律令列聖嗣統復稍

陽園集

卷一

十五

稍有所刊益頒諸中外載之典常至于今最稱畫
一矣顧條例繁多郡國吏稍不習法比者往往更
僕未易檢乃是編出而當事者可按覩已其緣情
附類而麗之辟也非讞決之指南乎哉其區分耶
列而先後制典可覆而據也非明勅之津筏乎哉
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今天下承平久非有
曩時之奸萌孽釁難理也大者閭里豪右詖唆膠
戾次窶人子鬪而誣耳乃其文與事猶低昂不相

此則何以稱法意是書簡要明備誠人挾其一以
參之聽斷之間無論吏賕而舞文者旁睨却忝卽
吾與若手成案耳要辭儼然而臨其上者得以意
先法輕重行之否也不佞椎昧古所稱循吏無能
比數顧獨以刑者側也一成而不可變願與諸君
子盡心焉若乃平反不事而擦撫蔓引爲名高也
者則惟是令甲在卽不然而操苛細含豪舉以自
植其私也者亦惟是令甲在不佞蓋怙罔罔無所
置喙矣諸大夫令長審圖之靡但曰興平梁肉安
所急此而弁髦置之也

海運新考序

制府梁公海運新考成不佞下吏獲展而讀曰有
是哉公之憂深乎蓋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
南去神京萬里而遙董董藉一船葦爲轉輸以故
會通稍失利水衡大臣輒宵夜遑遑束手無完策
矣聞之曰兵無常形譬無拘方要害絕不得不徙
砭劑窒不得不通故夫持籌主計者寧可紕海運
不講哉按海運創於勝國國初丘文莊公嘗建
議復之彼老成謀國蓋于咽喉外別圖一咽喉濟
大命匪好爲譎張迂闊駁國是也顧今策士譚河
漕旣率聚訟鮮成議而語及海運又捲舌嚙指以
爲無大奇中曰洪波巨浸苦汎漲也極望靡際難
標識也大都病噎廢食基園廢梟非策士之概矣
試觀公所爲考起淮南歷膠東直抵天津地勢道
里井井若臚列且也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元人
涉萬里今三千餘里而島人市賈習風濤躑躅待

命者羣若聚蟻則以是羽翼啞唼利當其九害未必當其一矣噫持籌主計者寧可紕海運不講哉方今廟議廷斷併力疏徐邳諸河以故呂梁有通津直沽無滯航而大司農歲按籍檢左藏穀帛充盈足贍軍國有司矣萬有一徐邳壅閼粟不得如期上然鑿鑿有新考在可以按島嶼計程達之輦轂間辟之兵家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援辟之醫家不攻腠理則血脉不攻血脉則胃腸誠亦利便哉蓋昔劉晏運江淮而十五路粟輻輳集輦轂下夫晏信心計臣藉第令江淮阻淤不得通晏詎寧力輓耶噫公之憂深矣今國家所慮北則虜南則漕公鎮鉞薊門威靈灼赫業已兩破虜屹然爲遼左保障乃茲考海運佐漕渠蓋漕渠通則上飽馬騰武備軍容愈央央生氣色矣公間嘗語不佞曰吾平生精力盡載此編余小子未諳大計然習公之說有概于中舊矣因僭爲之序

明興文章凡三四變嘉靖中許先生伯台與李獻吉以泰漢鳴先生好古博學折中六藝縱筆無漢以後言獻吉踴躍西京不敢失尺寸乃學士侈言獻吉蓋獻吉處大梁開門納交卽郡太守長吏至執師弟子禮而獻吉又自標榜其文章先生處浙游志聖賢之道上下三不朽不沾沾立言在黃門其所上書讀之足以寒倖臣而矯曲朝遽謝病歸歸而益屏絕貴游好問學獨與高僧韻士騎黃犢戴笠吟嘯山谷中當是時縣大夫有慕先生爲先生表石縣門先生裁一入城遲明一踵門謝卽還走縣大夫終不得見焉歲時諸使者饋之金辭勸之奉詔而出不應卽察相貴溪以書致者再亦竟不答晚歲輯藏藁授家塾且令無顯出於世故四方學者恨不蚤見其文章柳氏謂文章屈伸繫顯晦辨訥及交游廣隘豈兩先生邪烏亭司馬子

長撰史記是非頗謬於經而豪者盛擬推轂楊子雲著書不詭聖人乃桓譚要知已於後世則屈伸之說勝非閎賢知不定也然先生自黃門家居賣先公田二頃供布衣蔬食卒之日欲以數十緡犒山行扶掖者不得得麤粥枚給之其廉如此今去之四十年聞先生名如聞祥麟瑞芝卽田更里嫗人人說許黃門夢寐起肅其後邑中拜黃門者人直謂某君不肯謂某黃門不知獻吉亦能得此於

陽園集 卷一 二十

大梁歟又先生有子長孺今爲名御史章奏謬謬有先生風或以爲黃門高不欲取爵位顯績窮臥巖石之下故天報之後賢或以爲黃門教其家壹繩墨周孔故侍御而下諸孫曾皆砥立名行云與郊曰孟子尊伯夷爲百世師而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至于今其文辭概見者采薇數言猶三復動寬慨然恥富貴而榮高潔其厲世何可勝

原世衰士大夫巷處者多緣戚借舊抵書宰執覬一旦假翮而生壽不則有肩聽政之門朝脂暮革陰圖隴蜀不則覆取暴堅熒惑諸使者或薦之北闕之下不則買田宅爲子孫計擅苑囿聲伎爲樂不則浮沉鄉黨媚嫗亡節與草木生死丘澤間使之讀先生書聞先生之風其不汗背而發赤者鮮矣謂先生百世師非耶吾郡邑惟江氏稱聞家累世名臣而吾友江叅知士振惟錄先生家則揭座隅其不爲文章炳炳烺烺而嚴重之決矣予生也晚不得在弟子之列得私淑長老時時質侍御君往侍御刻先生文文多散軼副在錢太守家子故謀之錢氏重刻之傳之通邑大都焉

陽園集 卷一 二十一

歷下摘稿序

寓內名嶽五泰嶽爲尊環瀛海四東海爲大自有
虞氏首巡岱宗而管氏倡煮海其事並在齊魯之
郊至漢議鹽筴始詳且人主數數幸岱求與神通
而益議封禪事矣！明興特領祠官一洗登封祕
祝之陋其事甚遽乃鹽官卽不能遽罷而振元元
佐縣官之急亦甚利民何得廢典籍弗志耶故泰
山鹽法舊有志而事遷時謝且多濶略今上谷守

南園集

卷一

三

查公先是佐山東鹽官侍御史譚公屬葺二志旣
告成矣公復以二書浩瀚爰纂要領爲一編命曰
歷下摘稿云不佞郊受而讀之形勝經略不餓項
而盡奚啻端委漢廷聽公卿文學往來筴難而飄
飄焉卧游天門日觀間也昔太史公著封禪書獨
於泰山卽封中白雲悉寫其光景而平準書于煮
鹽卽牢盆鈇趾纒纒不厭至今讀其書者想見其
時其稱良史不虛哉查公固夙負良史才而在山

東才一年沉鞅掌風塵乃能著書若是而又芟繁
就簡裒異爲同俾觀者若指掌然殆不減子長矣
豈公避權海上垂十許年蕭然一齋倘亦所謂從
窮愁中來耶會不佞奉使東方已事方欲躡屣登
介丘一窺東海出日問周公太公之所治與管晏
故墟而公使使來屬序挾筴以從亦一奇也因再
拜序諸簡首

南園集

卷一

三

壁峰桂先生存稿序

往強園之歲中執法吳公過余譚孝廉則追叙其郡桂公曰吾別駕殆王祥焉其後六年余歸海上池陽桂明府來貳吾邑又其後二年明府出一編眎余曰此先別駕之詩若文也先別駕著作若而年往往多棄去不欲以集名故存寄若而篇不忍泯泯將授諸梓人不可當子邑而失吾子也子爲我序之余受之并家乘讀焉然後知別駕公卽吳

陽園集

卷一

五

公所誦孝廉者也其爲詩若文多本性情重倫理信哉仁人之言藹如已而大宗伯泰公則謂公旣已服嗣父母喪三年矣又以本生父母故匿不赴有司不上天官者前後各心喪三年其孝如此大司徒畢公謂公爲南漳令且入朝石洲公信來卽號泣發喪推常例千餘金竟去其孝廉如此余信三公之言而企公之德又喜公嗣之蒞茲土也無所著吾猶將志之况詩與文復孳孳若是乎昔孔

門通六藝者七十人獨曾閔以孝稱孝之難能豈

六藝等也他日訓弟子入曰孝出曰弟而文則以

餘力該之固本末懸殊焉今世諸生輒稱詩白衣

輒抱策以遊士大夫朝謝賓客慕有集行世寧思

少文顧其中廉者十不得二三孝廉者百不得一

無問上堂及寢澗畧已甚且急公車則短喪營

宦橐則匿訃宜椎魯細民所不忍者而其人自視

揚揚聞別駕之風亦面熱內愧矣且微獨別駕難

陽園集

卷一

五

也別駕謝世餘二十年而不忍泯泯乃其子亦孝

子也余少甚慕孝廉而謝交戾俗終養齟齬時吾甚

愧乎孝廉先生其庸無藉乎

喬大夫洛下詠序

郡司馬雲間喬使君下攝縣事以同籍進不佞言詩因出洛下詠一編見示不佞卒讀曰世岐文學政事而兩之謂詩暢性情政則名實欲孚於上下故詩非山谷沈寥之士闔關心腑窮隱極怪籠宇宙於豪端或不工而縉紳先生贊天地理民物孳孳乎夙夜在公詩或不暇迺使君又善詩哉或曰不然善詩者卽案牘不病詩善政者寤寐雲月不

陽關集

卷一

王

病政惟溺志於功名富貴則詩與政均病焉今讀使君之詩脩脩然造化與徒日月與鄰而型辭范意直將與作者爭較其絲粟竊逆其志於世之富貴功名其藐而不入於懷也如踐華嶽而窺螭封其淡而忘之也如蠟之薦齒颯影之過目其翫而藐小而付之談笑也如臨優幕而閱榮悴之形盈涵之情此豈止縉紳可彷彿乎故入浙以來宰邑邑理相郡大有聲郡中茲攝是邦一日錄俊士

陽關集

卷一

王

三百三日簡虎貌之士五百五日歸豈第父母者徧邑中卽漢良二千石治未及此又不但獨凌厲唐風而已也一時在宇下者得使君之詩歌詠之至欲棄山窻澗戶而遊其庭而沐浴使君之澤則又欲詣公車請卽尹府或監司其部政事文學使君不交擅耶徃使君宦洛爲是詩凡游覽若干篇讌集若干篇行旅若干篇贈答若干篇詠懷詠史若干篇而宦浙東西當益富尚未出也不佞旣使君部人且未學詩其不宜言詩明甚以使君同籍且最故故言之而僭識之簡端

瓠游草序

茂生負雋才好游游諸賢豪間各能詩者卽無不
悚然意下折節嚴事不佞於詩無所解頃過海上
壯篋詩篇清聲藻韻掩映楮墨上追王孟下抑錢
劉余則安所脩茂生顧謂茂生吳人政不得操吳
音冥搜超想如探溟渤出珊瑚毋務靡靡求合里
耳茂生犂然有當莫逆於心要其才性偏精可以
無微不造用志不分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乃遜居

陽園集

卷一

二十八

五石瓠漫落於湖海間邪卜之盤盂之日力一逞
奔詣綽有前途勉旃不佞未知茂生所稅駕已

音律啓蒙序

近世習操觚者顓顓攻博士家言卒然叩之詞賦
或不解聲韻爲何物幾令六朝雅士笑人齒冷此
無異故居恒厭薄俳偶曰是不足奴秦僕漢廢小
學不一闖足其藩何怪乎吐角激徵之未能耶抑
不知西漢尉律學試學童年十七以上諷九千字
廼得爲史於時諸小學書如蒼頡篇爰歷篇凡將
篇史游急就篇揚雄訓纂篇寔列六藝一百三家

陽園集

卷一

二十九

中當世能正讀者獨推高張敞及敞外孫之子杜
林至比于梁丘施孟安可廢也余輯漢林未旣枯
坐別業少谷山人剝啄至袖所謂音律啓蒙者眎
余余覽之終篇曰駢儷哉其唐賦之流裔與小子
習之引信之可詞可賦可擬金戛玉可把五寸管
箴縷百氏進則充綸綍退則次風雅所得故應不
貴疇謂尉律學可隘之而不由乎子歸第刻之當
必有好之讀之如杜氏子者

廣宣彙譜序

余不德孤鮮友自蒙奇禍三年哭一年病一年始
就市廛苦夏日思一消之從者曰盍奕乎曰吾惡
其圍盍象戲乎曰吾不喜其將卒是利人之敗也
陰筭也索篋得宣和譜補焉無何得大鄣鄭叟牌
已又得吳張生牌曰有意哉遂測宣和而廣之於
是以前牌之數倍之爲全牌之數八分其全牌庚
以其一尊之爲天地人和十分其全牌去五以爲

陽園集

卷一

三

牌之賞二十四分其牌之賞去三以爲出色之賞
入以其出色之賞倍之十有六而去十六以爲立
采之則一百色遍六而五而四三二一譜摹宣和
而咸和雍和共和義和元和成試之笑曰吾造之
吾不能違之覆而分者吾仰而所以分者豈吾或
且仰而亟呼以冀其配時笑時適也而又樂其無
競克無先圖無攻圍殺食心愛之字之曰滑稽生
日十數補乃函有道士過之指問焉曰吾友滑稽

生也啟而視之曰牌耶而不見柴桑侯且投之江
曷友之應之曰余不堪事久矣已釋簪矣此生不
變塞似諒不逢人喜愠似直其數與變起予參錯
似多聞奈之何欲投吾三益友也留道士與之補
因舉其哀益異同之故盡語之道士撫掌曰噫蓋
數也天之贏虛可度乎人之奇而偶偶而奇可斷
乎天人之勝之符可定乎余學數人也請亦友滑
稽生因授之而并圖其采色之殿最與說而俾釋

陽園集

卷一

三

之時適焉

會府城隍新籤序 改男

原夫神人之道非殊而感應之機寔一何則至誠之先知如神者神元不離乎人空谷之嗣響如應者應靡不馮乎感乃不應疑神之不靈而無神寔感之無術故統素一搖几席而環珮之鳴欲秋杉杵甫春鉦鼓而鱗鬚之吼已震不然而短袂輕舉何所來清飈寸筵微叩詎足發鴻響也是故號公請命邦土錫之降莘秦始藐沉風雷阨之中渡歷

陽園集

卷一

三十三

紐表其輯玉聚雲顯其應龍亡曹遲孫疆于冢社敝韓語狐突于下國秣陵佩綬吳祚寢昌河鄆脫驂士衡玄悟其神異殆不誣矣此寧有異故歟蓋公侯封山川之貴神原繫山川之靈陽亨忝寰寓之庶士本孕寰寓之秀二儀既闢濁則降而清則升一氣周流凝者冰而泮者水輓近世不惟天人一道顧目幽明兩岐於是善敗罔索之人吉凶惟索之神不知聖謨洋洋四體及著龜合兆殷監

炯二龍與箕繫襲苻若乃親躋跼之晚歿謂殘穢

可倖免聞董石之蚤貴謂爵祿可妄圖視張杜之蔚興謂草菅可葆胤見楊謝之竄罰謂糠粃可泰禾含齒戴髮自晦靈臺捧土范金何知爾事用是或占號而得笑或筮吉而罹凶或白犢終祥或黃裳卒禍非可以一途驗非可以一緯徵也至若孟浪旅謁陽浮羣望輦血歎其氣沉洄亂其神乞靈匪恣匪虔得兆不尊不信復有逢禎而矜振遇禍

陽園集

卷一

三十三

而恣淫耳甘東僕之獻諛心溺南荆之禦貨此則雖皇穹臨御寶爰誕開呂尚披六鈴之章管明探九天之策亦何能爲爾決盛衰析慶吊乎某居鄙履鮮身幽志坦一藝連蹇十載盤辟粹陷棘矰刀釐之筭備嘗沉命次骨之慘母慟什街妻踊投繯獄門窺父不幾日而皓首毀家累叔遂歷歲以轉蓬邇者迴霜收電伏遇愷悌之主扶老携幼跼歸狴犴之骨淚盡惟血人窮籲天惟會府城隍之神

負屏吳岳垂帶澗河封疆藉以永寧億兆倚之爲
命殿門旦啟冠履如雲伏臘晨趨牲牷成市家嚴
一月六愬廟庭許之塵洗天波信爾谷吹暉律服
茲休命戴我大神思薦香火於寓錢禮俱煙滅縱
勒肺肝於彝鼎詞與篆磨爰資汗青庶播昭赫竊
諗淮南武烈四國傳其孔牖江東漢壽二神壹其
顯謨乃敢以彼瓊章呈之紺殿數爲三百六十詩
各四言一章周天度數消長臚列于羣筴之上其

輿園集

卷一

三十四

人動靜否臧指示于一笑之下毘陵學士兩揆盛
藻園土鰕生一箋陋釋固知何吉何凶寔千慮而
一致孰從孰去亦異途而同歸惟是咸禱意殊則
辭有荷武晉祈人別則應分幽顯蓋聖賢之設教
積慶餘殃語人也居易俟命言天也苟求趨避尤
必齋莊能誠雖夷貊式靈于雞卜虎占不誠卽著
龜曷異乎稿草枯骨故君子進端其禱退玩其占
宅平而戒淵冰履險而嚴徑竇廼信羸虛有會浮

競陵援榮瘁無恒謬生欣戚夫如是則詹尹釋策
殆可以謝屈子季主旋式更無以導賈生矣

國園集卷二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序

擬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四年秋八月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士屆期巡按監察御史某以故事檄某暨某司考試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列御史用近歲禮官所條上科指紀綱愆飭乃合提學僉

國園集

卷二

一

事某所選士若干有奇三試之錄其雋者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于職事宜序首簡竊惟夏后氏宣省茲土執玉帛者萬國則非方嶽之具瞻英賢之高會哉入春秋以區區之吳越有臣如伍員范蠡大夫種爲之左提右挈而後先雄霸固南國多才要亦其遇合然也下迨西京斌斌由南國起者資生繆生而下無慮數十家及讀當時功令見擇民儀狀端正者卽補博士弟子罷國縣道有好文

學肅政教者卽與計偕詣太常歲輒試卽通一藝以上輒注掌故缺每怪一切譏防樂所未具而士亦重廉節奉職循理多不負所遇焉今世之士遇之疎而求者患防之之不密是則遵奚說耶蓋

明興二百餘年尊經術廣厲學官之路久卽荒服寘微外聲教所及烝烝嚮風況茲文明之域夏后氏之所過化者哉士生其間項背爭出家稷契人臯陶盛矣假而功令至今存惡能勝其舉也且也

國園集

卷二

二

招致之途一而炫售之門九夫女賤自媒士賤自鬻則今禁機械申于振之傲操繩切墨不中率不收其誰能易之士之遇合於此世幸矣哉且有司爲國家求士而復退士之自求者此寧欲深居岩穴必待弓旌蒲帛之聘而出歟嗟夫鳳凰梧桐卷阿不以媚主而貶賢庶車閑馬馮翼之徒頌之至今上下曷常不相求哉今天子豈弟萬方爲綱卽草木承德鳥獸魚鱉仰流何論都人士千載

一時之遇夫焉病求顧其中安得盡臯陶稷契也者而效之若乃假翮紹繫扶風汗簡推而納諸牛鼎之談鳳乎鳩乎則在所退且遠耳彼蒙退者翻然新轍備異日之采其道無難惟茲以賢有才進矣一日在事與古有道英賢繫德量功難愈倍于遇合故微獨士求遇時卽有司亦求遇于士也嗟思所以副其求乎夫伍員種蠡小霸之良耳賁生繆生叔世之儒耳猶各以其功名文學足術後世

陽園集

卷二

三

乃今當成康之際而生此南國又被周南召南之化爲獨深其不能翺羽高明者非夫也於乎曷之哉亦有以納婦之說聞于士者乎納婦必先行媒所求乎婦大者奉宗廟次者事舅姑小者執酒漿洒掃婦而擅此可謂曰能婦能則媒任不能則媒不任舍是二者無論招邀輕佻卽工技作奇巧與夫習詩書雍容環珮媒尚有慚色何則所納不稱其所求故也會稽蓋姬姜之族往往以異能聞某

於多士旣爲之行媒任惟多士不任亦惟多士某今則羔雁納之矣是舉也巡撫某夙勵聲猷茂明文教而巡按某新膺簡命趨至而翊章之其有事地方者某某襄理棘之外者某某勞于先者入賀則某某遷秩則某某若棘內百執事則具錄中

陽園集

卷二

四

擬選貢錄後序

萬曆丁酉之秋天下郡國奉 詔如例選貢士升
于 天府浙督學使某公虔恭在事合十一郡之
士再試棘院祇心注目而求之必其業中博士者
始入殼撤棘放榜歌鹿鳴而燕紫薇之堂稱盛典
矣得士凡八十七人鏤其文爲錄以昭懿舉不佞
某叨長首郡學使公提衡于上而凡始竟其事者
皆屬之不佞乃命序于簡末不佞俛而思之于諸

陽明集

卷二

五一

士卽稱同業然所守殊壤未嘗通邇近接殷勤也
雖樂觀其盛奚敢爲言固辭之弗能則瞿然竊喜
曰倚歟哉我 國初制貢以賓興也歲舉久次者
一人用之不束厄以資序故超陟有至樞筦者士
亦自拔夷等奮越勛業樹于不朽之塗卽起家科
甲者或不如焉貢固無負于所舉也迨後久次之
士衰遲者多如日隅中所用漸弗適則更以明經
選實之均雍需對公車而仕庶幾入官尚初辟登

扶桑爰始毋爲虞淵蒙谷嗟意至渥也噫嘗聞之

士在校若金在陶惟 主德所鎔鑄必有顯效邇

者典且駸駸加盛諸士有所遭矣得無有倜儻瑰

璋之奇足以仰副 德意者乎吳越龍子之所宮

也扶輿清淑之氣鍾毓爲人文士不特湫洳擣謨

颶風驚電以盡洩山川秀霽而亦以軌道迪德足

肩 國家鉉鉅酬 主上寤寐之求耳若王忠文

鄒文敏者皆吳越產也所舉于學通行修操業立

陽明集

卷二

六一

旌旃之下以翊敦龐渾厚之治者輝史策而流齒
頰赫然彪炳矣諸士將趾前詰興起詎不能爲兩
君子哉不佞所不信也茲邁歲丁酉適當論秀之
期漢志歲星大盛于丁留孰于酉蓋一昌會也浙
兩已鎖棘得人稱無遺漏諸士抱瓌杰之才將以
乘時自見與不得所欲而有咄嗟之歎者莛櫨藉
令徒以文爲筌蹄而無當于寔用媿于前詰多矣
豈今日選士意哉頃 天子下功令數加釐正士

藝有靡曼不根傷于雅道者亟黜之學使公受事甫數月都試浙東西士如近體羣率而爲玄虛甚至去離經傳踰越準繩者逆弃之弗收所收皆醇朴蘊藉太羹玄酒之文一追復成弘舊矣它日厝注爲縣官用其能有裨世運若卑卑提此科目空名必不爾也矧吳越大藩爲四方所視得士如今日則寰寓喁喁嚮逞無不願斧藻爲道德之士以酬明主斯諸士發之哉某不佞請執簡以俟

擬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甲午午冬兩浙當大比武士會直指繡衣之之間庚令季月廼侍御某公率百執事比之三比三加嚴焉得儔若干人以上某以執事得宣言于首簡曰記有之季冬爲貞元交會之期卒乎寒且始乎溫有虔始厚終之義焉往往誓士者謂爾材余旣目擊之手披之余不敢不虔其始由此而厚終諸士事也某謂不然殆執事有終而諸士則盡愼始焉斯何也始比之騎而射始合再比之步而射再合三比之觚管而射三合今所藉獻非射御之傑卽詩書禮樂之英侍御公所爲率執事而申令勅法者亦旣幸厚終已而諸士爲國虎臣今日否亦今日勲名自今日始也何得不愼也且而一日所論著疇不規孫吳漁董賈穎墨津津以度生平其大者必蒿目而籌四裔小者亦必扼腕而稱五伐六伐策名以往且盡誅其始願其逞志可知雖

然僕未已也古英雄豪傑率戰兢得之語曰小勇
勇敢大勇勇不敢故師中輕如鳥捷如鷲則弟子
也量敵而處勝則長子也深中重發則丈人也從
授鉞以至策勲飲至安往而不欽欽諸士由之則
士光照籍籍尤照浙壤矣余初觀浙之山川形勝
疑其秀而不雄既觀浙之人文疑其鍾在章逢或
不在介冑已取浙掌故思焉不有范蠡大夫種泄
庸犖犖者乎之數臣試舉而衡子穎墨似不足子

關國集

卷二

九

所然圖國強圖君君霸視今輦上所求乎將帥
者何如且三臣君則勾踐非必明世則春秋非必
康材則拔置非必歷試而盛舉也而所就若彼今
所遭若此而言不遜古人勲名或不厭今人將無
令縫衣者輕邪近世文士好倜儻之畫多舍瑟而
抱竿武士好雍容多諱縵縵而矜緩帶一有餘一
病不足則不足者輕故令甲文一舉耳武或再舉
且三慎之蓋重之也今天下雖號稱極治然東夷

頓甲海表西北虜亦數數盜邊有如令文士者獨
出而搏俎折衝而若屬無所効其技滋輕已且始
願謂何詩不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哉異日者出
而炳炳朗朗焉人不以爲方召卽以爲管樂使施
紳秉笏者亦斂衽而譚此侍御公意也在若重圖
之圖之則願今日始

關國集

卷二

十一

擬東吳武舉齒錄後序

辛卯冬直指某公舉吳武士五十人既錄其文矣復令錄其齒序之屬不佞序諸末簡不佞因嘆直指公之注意諸士子也何若是重乎文之且齒之其優禮一視計偕士士奈何其自輕也盖自司馬穰苴之屬不獲與季路齒而近世益厭薄六藝至格鄉射不行故里中見負矢而馳者暨儒且不齒焉今士遇直指繡衣親命籍姓氏修譜牒將人人

鵬閣集

卷二

十二

而色澤之一旦優禮至是則諸士克奮今日克讓亦今日夫武士奮則爭自見其生平同壘爭堅同勞爭最同敵爭先登安事讓哉漢大夫有曰兵讓道也叔季爭言之故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固言讓也楚子玉不能三百乘不惟無禮晉文一戰而霸決之有莘不惟少長斤斤耶當事者用尚齒訓讓意盖如此夫曩後武士士出計偕之下頃縣官急武士士反迫計偕之上乃比

歲舉者其籍具在有伯仲伊呂者乎無論伊呂有

兄韓彭而弟之者乎果籍負士抑亦士負籍也故士今者不憂其不見重而憂其自輕彼足不涉行間而津津司馬法如數一二輕譚者也予之一旅之師止則亂行動則超乘輕兵者也殊未得勝筭而負旗擊鼓遽以士卒嘗輕敵者也夫夫者雖比肩而進于國家奚賴焉無亦及是時而矯之矯輕以重矯慢以共矯踰躍曲踊以禮樂則異時干城之寄其庶幾乎若區區慮少凌長長加少而齒焉則竹帛之士固有十二而拜客卿四十而登壇九十而爲師尚父少長之不相輕久矣此諸士意也非錄諸士者意也

鵬閣集

卷二

十二

吳山毓秀錄序

歲甲戌不佞隸繕部大夫韞菴吳公以察舉守杭
罷則左司馬汪先生語不佞曰都人士厚幸哉杭
士翩翩吾罷都上游卿大夫咸長者今杭得吳大
夫士且速肖豈惟民比下車都人士望見公休休
則相慶未幾討師儒而茲飭之則相勸勉未幾羣
十校之士而試試有等庚令異等者操牘而會會
有程不中程不休則又相視而化是歲浙大比士

關關集

卷二

十三

諸由虎林起者卽舉首參居一焉由斯以談司馬
固非虛語公謂都人士若樸械芑芑乎一歲可勝
舉乎或待舉者自疑國能趨故步追琢謂何耳于
是且入計亟按歷試錄其文爲多士法式命之曰
吳山毓秀則果秀繇吳邪燕之函粵之鑄匪燕粵
則然夫有所鑄爾也故夫孔子鑄七十子矣藉令
魯秀後死者寧無與乎我虎林文學舊稱彬彬繇
孝武以來其後日剿襲又其後稍慕崛奇人言越

人釋羅而希秦復陶微獨越之罪也道喪世已至

是厯王上厲學官申下令甲甚具乃幸得公陶

鑄之夫人而鑄而函洒洒進燕粵秀矣猶之乎虎

林而前以侈後以樸前以矯異後以爾雅一日超

乘而上士且不自知山惡能秀士哉善論者謂蘓

白王盟吳奉天目爲壇坫則左大澤右滄溟是山

固布几席待公矣無寧多士多士奉槃則奉執耳

則執旣一掃而更之今之壇壝昔之壇邪當事者

關關集

卷二

十四

方以朴茂號闕下則諸生響應宜莫吾罷先昔漢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考其在罷時僅僅推賈生
耳茲無論公大者卽所推轂具足爲縣官用焉避
最治哉錄成公屬不佞序適不佞至自歛觀環浙
諸山綿亘盤鬱歷歷從大鄣來入杭爲吳山則吳
山有所繇毓固宜秀矣

刻文彙序

古之所謂文者非苟能屬書摘詞蔚然取給鉛槧耳已聖人之道脂腴博美如庶羞之簇盤雖易牙調之陳平爲張具九獻而不食則糠覈先焉故加籩倍鼎不如其下咽崇覽閱議不如其見道叔向子產晏嬰之徒以此爲文是以萬物休戚皆繫于其舌端之語默漢司馬譚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主上以卜祝待之何者無關於道雖工無益也

關關集

卷二

十五

丙戌某君上春官余從事棘闈得其文讀之則蒐羅載籍總括百氏亦上乘才矣然偉奇雄灝之中變化離合莫非摠關性靈而陳其所自得之趣沕如穆如也謂造道之言非歟夫文章之盛本之六經由先秦以及西京兩晉六朝代有作者劉勰真德秀之論備矣迺後世學人迷其端原窮日力以摹之而文辭卒不逮古故談者方之鑄木鏤冰無所可用何者其言是其道非也若道之充焉則途

駟巷譎足闡玄倪而况明經科豪傑不朽之事乎 國家設科士以文進世所謂羔贄而履儒則又獵取勦說爲之卽斷雲殘霞萎艸枯株無以稱天地奇觀明矣雖左班董賈之雄古劉楊蘇曾之嚴且暢也何取哉何取哉某君績學好古雖治舉子業雅不喜爲蹊徑所束讀其文知其於試用廓如也漫爲序之

關關集

卷二

十六

海嶽同心頌禱篇序

往年伯近衡陳大夫壽六十置酒高會一時大方之家屬詩文賀之御史大夫孫淮海公移詩十三章先至高淳陳令君颺言曰淮海近衡兩翁稱同心哉于是以大夫所得賀章萃爲編曰海嶽同心頌禱篇余小子則從鶴麓所受之矣後七年鶴麓以進士高等出爲海寧令乃虛上舍使人將迎奉大夫驩大夫果自衡嶽來邑大夫奔走爲大夫壽

關關集

卷二

十七

尚書郎沈南泉先生一見若平生交語大夫曰南嶽之事君爲政東海之事我爲政今茲就壇君主盟我願爲君左袒于其行贈遐壽篇五千言其述大夫忤袁州事甚具大夫受而三四讀因念往使江西時獲習初泉初泉贈言尚在篋書中怯篋再讀感兩人相得驩甚如一日恨相知南泉晚也遂並二藁載去乃鶴麓幸教不佞曰大人交太僕及交比部皆不減中丞又比部太僕崛起海濱而大

人來乃適有事衡山則海嶽同心不有味乎高淳

公之言耶願于一言託之乎副墨之子夫大夫以著作傾當世卽淮海猶在鴈行二大夫且北面之矣余小子無能爲役其何辭于大夫雖然由斯以談大夫之自壽者備矣昔袁州執政四海九州爭附苞苴竿牘而不可得一得當袁州卽入而執簡出而持斧傲乎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大夫以一王官獨弗視其赫赫竟陸沉羈國中脫冕而

關關集

卷二

十八

歸不少悔謂何古人云風之過海有損焉日之過海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海而海以爲未始有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以大夫而視赫赫直寒暑風雨之過耳不則弱于德強于物無壽類矣詩頌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不在斯乎且也大夫之周游也浮洞庭踐五溪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齊楚吳越諸名勝冥搜遠覽不遺餘力故其自言嘗曰嶽有五游其四經有六吾子涉其五果今諸

君子以經術鳴對公車策名就列接祿而起彬彬然山有梗柎杞梓而海藏興焉大夫之神不王乎不然毋論能養第令酌彭蠡爲上尊菹匡廬爲加豆惡足望大夫之腹也嗟乎陶弘景既通籍於齊則顯挂冠華陽則善息逍遙于五嶽十洲之間則能尊生其列于仙奚忤哉況乎大夫之尊生又有所以尊其生者雖十洲五嶽皆取之宮中而游之曰鰲嶼曰鍾鼎洞天在公樂園者歷歷與海外仙

關園集

卷二

十九

山爭勝吾故曰大夫之自壽備矣卽羣公無能爲大夫頌也惡用不佞之辭君侯曰固也余將壽之梓人日暮使人嚴君所且子不與不穀同心哉奈何無一辭吁人亦有云細流土壤君侯寔不擇而納諸敢不惟命于是副墨之子則謂余東海之波臣也且竊竊焉慕廣野諸嶽嘗稱十嶽山人卽談者無當于大夫可謂有其意矣請載之

志淑編序

歲辛巳不佞爲邢州李魯君幼齊爲開州博士一見天雄署中若舊相識焉又明年幼齊來尹龍游而不佞病免虎林之墅則幼齊遺不佞書爲不佞誦母陳孺人拮据狀及所輯學士大夫傳序記頌詩賦爲志淑編示之予卒業三歎曰嗟乎茲天所以啟幼齊哉方萬安怒伯子時微孺人則伯子死後伯子持孺人急微倉皇携抱夜渡江避之則三

關園集

卷二

二十

孺子且死卽母子幸脫而微辟纒給仲子仲子亦不必顯融迺今顯者顯奮者奮死者不死于父而死關法豈非貞淑慈慧上通神明乎惡得不畀之幼齊之賢耶雖然亦難矣卽無論其蹒跚渡淮之顛沛甚也而食貧茹苦以是藐諸孤出之魚肉之中納之詩書禮樂之內至有今日湛恩微命且允光焉可不謂難哉嗟乎孺人蓬垢四十年享茲褔翟不媿爲幼齊母幼齊以孺人荆布服勤者服官

撫二三遺孤者撫邑子弟不媿爲孺人于是足以
勸已學士大夫之傳之序之記之頌之詩且賦之
也獨歸美乎哉書至之日余發北舟日也不遑詮
次聊題簡首以歸之幼齊

雙瑞報成編序

武原有神明令李侯治其邑三年十皆道德明秀
民皆出入有禮相孝慈於其家政成以震聞

天子嘉異之賜之 兩書兩尊人拜秩與侯等命
下邑邑士大夫載晃從侯迓之郊四鄉老稚塞九
達觀之於時西土之人有以產芝告南陌之老農
有以兩岐麥旅獻者士大夫歛衽慶侯退而爲詩
謠若干言美侯博士先生葉君彙爲編曰雙瑞報

成云遺書謂與郊曰子其序之與郊曰唯自昔理
平往往臻于瑞應有國家者寬仁博愛恩及行葦
百姓輯睦庶草蕃滋醇醪釀而禎祥出故司馬氏
之一莖六穗班氏之玄秬黃蓂祖述而譚侈爲懿
樂至唐柳氏始槩之贅史而曰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無惟乎其以天地爲大果蓏陰陽爲大艸木
也嗟嗟何鹵莽於天人若是耶後世鄙儒固者言
人不言天夸者言天不言人君子則徵諸人庚寅

諸天謂人可僞爲而天不可僞爲故陳王跡者必
 合雅頌之章與平露嘉禾之瑞爲左右契爾今武
 原之化上下和樂衢謠里唱浹於人者如此麥秀
 芝靈答於天者如彼而代天理人者又飛綸命緯
 叅併一時侯所得於天人之會不既隆乎雖王跡
 何遐遜焉夫此皆報也君侯不愛數歲之勞以報
 天子天不愛三秀兩岐以報君侯 天子亦不愛
 再命以報君侯之太公太夫人豈偶然哉豈偶然
 偶聞集 卷二 三

哉繇是而之焉使四海之內太和洋洋清氛蒸甘
 雨沃人克鳩庶集族以達於夷途而朱草澧泉蓬
 蒲蓂莢神馬器車之類日月廷奏宣授史官其孕
 毓不在宰衡則在臺省侯且以其身瑞國度所以
 報侯與侯之所以報者正未艾也諸在編者或鳴
 瑞或發皇報成其始萌芽也耶夫采風必首學官
 次及山藪逋播之客今合詞而頌侯者服侯者也
 謂侯爲政于斯而媚茲焉者不知侯抑不知芝與

麥者也職太史者善采載之

偶聞集

卷二

王印

東南一柱冊序

海寧瀕海率五六十年一決頃甲午決及城下
杭嘉湖三郡多憂之議築塘或曰非常之災黎民懼
焉吾畏乎其始或曰諺不云溺則巧身出則巧繆
吾殆畏乎其卒時羅相君特毅然身任之塘成三
郡鄉大夫既樹之碑又張之圖画而多士又載之
冊其勞最本末語在湖大夫記而嘉大夫庚署冊
曰東南一柱云冊所彙三老之謠曰一柱謠五更

陽關集

卷二

五

之歌曰一柱歌六七丈夫之篇什曰一柱詩至曰
賦曰讚曰志曰述曰考皆頌塘也以相君大任故
總之以柱名夫塘衛海也海非嶽不鎮非大地不
統今頌功而獨象之柱何哉古今人舉事始不無
洶洶而欲捍大患斷大謀動大眾不能不賴強立
卒之譽塞海表名溢朝著者由不撓洶洶得之而近世
更然雖則而象之曰柱可也不周之柱柱巍巍者
也龍門之柱柱滔滔者也是皆以形柱而相君以

神則西北之柱與東南孰壯哉 世廟朝廉訪焦

大夫嘗策東南曰浙郡縣患大海國家誠不愛一
再修之費斬山堙谷大治石壁亘百里即善決不
敗不然乘時繕要害隄防積木礮石與民去害而
就利尚足永永若汜濫既及亟發閭左亟遏之搏
沙聚灰此與手障無異知言哉相君識與之符績
竟成不則東南其有廬舍耶嗚呼郡以為柱國亦
以為柱冊適中丞公亦推底柱上之朝 天子嘉
之下天官太宰錄之相君居吾將賀其入而棟明
堂也已

陽關集

卷二

五

甘霖應禱冊序

周侯治海寧之明年夏四月不雨至于六月侯步
邑壇禱焉雨步禱益虔大雨邑人歌之爲喜雨之
章徐生某彙之爲冊介董生某過余灞上曰盍序
之余曰可得聞歟諸生曰方旱魃之蘊隆也憂不
但農困不專畝畝國人請使巫侯曰巫則能乎已
荒請怒宅龍侯曰龍則靈乎已卑請則繁露焉侯
曰繁露其不爽乎已疏於是謝乘卻蓋貶食露寢

關關集

卷二

二十七

下令於國中曰遏爾屠弛爾征出爾輕繫已令於
野曰儲爾種稂爾耒耜修爾防如是者三日不
雨五日五日不雨十日一月曰吾使君之禱止是
乎諸生曰然又曰禱之日雨我闔閭遂徧我疆原
野若浮山澤若通於是田畷馳告婦子出饁阡陌
起謠互譎曰吾使君之雨止是乎諸生曰然余曰
其然哉吾邑灞歲以來數百里急於焚燬而延頸
舉踵於歲澤甚矣非主上惠我豈弟非我侯極

意相循之顛顛孰蘇蕪穢且孰治邪故夫人也水火俗

雜糅莠草有大於此歟君侯晝求之塗訟夜求之諸領宵旰
以求之葭屋之下卑門圭竇之間禱有大于此歟
至于今而漸我以仁濯我以義坊我以禮民欣欣
向榮士勃興焉雨有大於此歟是不電而明不雷
而肅不風而偃不雲而覆譬萬物之於旻天自勾
萌拆甲生殺靡匪德澤而頌天者第頌雨焉亦隘
已然天澤靡顯惟雨露乃顯故一雨而學士譙之
曰甘田更里嫗珍之曰珠玉皆沐浴於其顯者也
則其頌雨也宜也吾聞良大夫之雨疾於使車良
弼之雨潰渭王國君侯自馴致之余何頌焉方事
之殷聞太公寔詔侯曰不患雨不澍患已罪雨不
患禱雨之不恭患所以禱也誦其言而記曰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吾於侯家三復之諸生曰噫哉今
而後吾儕知雨且知頌矣

關關集

卷二

二十八

方駕文翁冊序

今上二十有六年沛張公以杭州通守奉臺檄領海寧篆時按行學公喟然嘆曰尊經故無閣耶廢久不治後生何觀於是悉贖醵三百金樹之不百日告成閣三重高五十赤東望島嶼磅礴西望極煙靄之際南望海表歷歷會稽山陰而又抱城如虹虜海若雪長風怒濤龍魚躍踊乾端坤倪呈露几筵爲寧邑一大觀博士先生曰美哉二三子其

附錄

卷二

三

興乎昔蠶叢蛾眉之國得文翁一振起之當時學士至拊覆鄒魯今六經具在張使君又昭揭若斯而不沉辭浮藻思風言泉顯是邑爲文章奧府者非夫也使君其方駕文翁矣然或以爲文翁之於蜀猶易張使君之於寧難何也文翁真太守也太守爲郡師帥養中與才自其官守故曰易張使君假令也假令多傳舍一邑而文具五三六經欲遠覽而銳圖之難矣方駕云乎哉明年公得代還府

原缺第三十葉

瑞麥頌序

天子萬曆二十有二年甲午夏孟陳子方抱籌出有荷蓀者入曰東家刈麥麥穗兩岐夫所謂瑞麥也子盍往觀之舍讐與俱適挾策而問者過焉曰奚之告之故則曰有是哉陰陽家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今北國方數千里大無麥禾上方使使者予禁中金奪黎庶于溝壑吾邑得免焉爲幸而又望休氣之重孚天以類錫也殆民訛也蓋二客不

附錄

卷二

三

相下乃相率而之田則芄芄焉齊芒互頽始相顧咨嗟者久之陳子乃掀髯發議曰儒者常不信天人徵應之說併桑枝麥穗謂未必然若是卽環四海而稼者其豐而五釜齎而半菽皆在王君一念耳彼芄芄者何知而出應吾侯之德之政倘所謂三感七瑞信然乎將母含乳澤榮之民風謠帝力固神祇所憑精祲所磨盪乎抑造化鬱蒸布濩之久而禎祥出焉吾侯政成三歲其儲和委祉固非

一日矣乎夫自漢以來吏治幾更其教化名法幾相軒輊獨天之降康降割與民之舒慘則千萬世不易耳昔人稱天則大父民則羣子又稱君則代天子民子民者或養之未必如農夫之養五穀雖寅衙酉休以勞能博高譽受上賞于動天動人必不効矣故曰天視在民天聽在民民者以其唏噓歌舞佐天爲命而天者以其灾祥濟世王怒賞威勸之所不及甚昭昭也無論菽粟之實百于草木

陽園集

卷二

三十二

鳥獸耳目之真萬于簡策卽古云汝陰連理潁川重芝與夫集鵲渡虎馴雉之屬當時謠俗相傳頗近恠然卽此可以觀人情卽天意也而賢者避之以爲名愚者矯之以爲罔識余皆無取焉矧區區歲午之運不曰德勝妖乎今上日右進循良爲長養元元者勸吾侯會逢其日則殊拜顯秩當隨頌聲而至直天人感應云乎哉

重刻論民要語序

仁和令進賢劉侯自建德移治仁和之二年政通人和諸務畢舉每受狀見告債者紛紛及庭鞠之則中下戶以頑逋負者十九而大戶勒徵者十一乃知民俗之敝坐此於是侯乃勸誡不啻數令而數申之大指謂貧富相懸有無不得相通若官租私費與婚姻喪葬之急債固所必須者顧大戶持其急或授之母而過需其子中下戶則往往不記其急而多負其子且併其母盡逋焉足一至公之庭則罪罰三之他無名費五之何利哉於是翕然丕變借者及借與者此不敢越律彼不敢食左券而民俗熙熙庶幾近古之風乎侯又慮俗玩則姦僞必萌姦僞萌則故習必寢盛於是親撰論語八條論大戶論中下戶者各四條分縷析語質情邇人可使由之亦人可使知之此非真父母子視下民而能體恤若是耶郊讀之舉手三歎服焉居

陽園集

卷二

三十三

無幾何侯遂刊刻成書且頒布卽窮簷蔀屋之下罔不率循矣壬寅夏六月侯晉南水部尚書卽邑人恐語久而湮習久而復敝也請于侯重梓傳之嗟嗟嘗一嚮而知五鼎侯之德政此亦其一嚮矣他郡縣尊嚴若神曰奈何以瑣瑣者經懷卽小民有愬者不受理甚則呵去又甚則敲扑之以致大戶率閉案中下戶率負橐無所告而公私並急至是而思侯頌侯者又不獨一仁和也夫上不忍傷

附錄

卷二

手車

之曰仁下無一不得其所曰和一邑之民公有輸私有賴毋相顧而罷毋嗾而鬬毋訟而訐訐仁之而訛致之和歟其或公焉私焉緩急靡所貸而窘迫焉廼器焉鬬焉是之謂不和安得仁也夫如是雖謂自縣有劉侯而後無愧乎仁和之名亦無不可者輒不揣僭序其簡端如此云

權關救弊政紀序

今上萬曆之三十二年戶部黃鏡予來秉關政當是時關之關出入者旁漏者因緣新法侵官者紛如弊甚矣鏡予至則曰嗟嗟敝苟在梁其何能防禦乎乃毅然髮櫛而實塞之小者下教懸諸雉門大者白督撫臺且肅政使者一軌於法諸弊不痛斷不止於是行旅咸出塗予聞之曰果哉鏡予之爲政也田則有螟書則有魚關則有蠹而新都爲

關圖集

卷二

三十五

之驅居無何及瓜予往送之鏡予出一編相示則下教與白事公移具在也予手讀之曰東海腐儒雖未詳其纓纓卽越海之禁之一端利關猶近功而利國和民寔遠猷非細今而後無復聯櫛比櫟載齊秦吳楚之重貨奇織招搖大海中以餌夷貪一毆馴儻若荷僭游食千百人還之隴畝二息惡少結黨仇伏莽挾商侵盜心三三者於弭變防奸利不倍蓰出塗也耶後來者日嚴無少懈焉關政

其永清矣予快覩鏡予之政而慶海上之人之蒙其澤也於是乎書

風木遐思卷小序

友人以風木遐思卷抵不佞曰先生蓋文之余閱之則士大夫賓戚重孫節甫孝而詩之繪之圖贈節甫者也節甫幼喪母慕之終其身噫孝乎孝其有永于思哉人子之喪其親也裝經窮于服輻幐旄妻窮于器祥禪窮于日月於牖於戶於阼於庭於墓窮于途皇皇爾縱縱爾望望爾窮于貌而思則無終窮焉故禮云齋三日思其笑語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曰齋蓋制夫思之之節也語云入廟登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凡筵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曰廟阼蓋導夫思之之不至也二經舉一隅矣引之則非齋非廟非阼階宜何如且心水也性流也思波也其動也微其酬酢也隱夫烏得而知之亦烏得而誨且禁之古之人有傷趾而咎者有捧檣樵而痛者有望他人之嫗媼而愛敬者夫旣非思乎而惟幼孤思持深則一日之養之未

伸與諸君子調節甫孝思必其旦夕饗殮春秋魚菽求其親而親不在卽宗之泣祥之卧而自致無繇故借臯魚氏之說旌之不然若雨若霜露若蠶孝子何一不觸心而必顯顯風木耶今世教衰雖親在而尚親之忘身之忘又烏乎不忘廼州里有若人焉以隴畝不獲聞于縣大夫以非通邑大都

關關集

卷二

三十八

不偏舉於顯者以窶不克舉于學可慨也往余縻紱思將母不能已思學孟夫子蒞石像跪母墓門

又不敢聞節甫之事愧汗蘇蘇嗚呼惡知曾閔之行乃出于吾黨乎故爲之序以俟夫采風者察焉

族譜序

例義

陳與郊曰夫陳氏吾霍丘公有家譜云祖高後宗高瓊本臨安高氏詳矣然東園公而上卽名字不完得無涉遠胄之謬歟故今斷自東園公

大陳氏莫知爲高王廟高赭山高恨矣或問何故曰東園贅壻而祖禰不志墳石

夫陳氏由東園而來蓋九世焉大宗一繼祖之宗

關關集

卷二

三十九

三繼禰之宗九後爲之宗者益不可知譜得

平已

夫名實不可以不識也吾曾王父而下被墜書者

三人由鄉貢進士起者九人爲貴郎若賜爵一級

者五人幸哉今不譜後嗣何觀

聞之有祖有族有族有譜舉族之出處死生胥載

之子孫而不知其先之出處死生可乎七世及予

亦可以譜也已或問譜何以不訓曰宗法廟制家

訓備矣夫譜譜也予又奚訓焉

與郊以爲先大夫命予曰郊又字予曰廣野蓋取諸同人同人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哉故先王之建九族也燕享有節慶吊有章親親疏疏有殺至叔季而族散不少矣散則乖乖則逆逆則相屠擊以兵者有之予觀世俗出不乏裘馬而族人或百結入爲子孫築廬舍而祖宗丘壠或在茂草間或謬敬鄉里小兒至爲宗老下車則不謹何惟乎族之散也吾南里馬氏祭祀不乏則先

陽園集

卷五

四十一

教存焉東里雲邨先生家不嚴而治則身範之故予爲是譜第譜名實欲子孫知先世之起家若臨安齒甚繁燕享慶吊甚有禮此與馬氏何異乃一再遷而爲赭山爲高王廟遂稍稍陵夷此豈患教令之不足哉傳有之曰人存道行故夫鄉里布衣之徒能合族能表正其子孫亦雄俊之特夫也非苟而已也以予從士君子後廢先生之訓不講忽先大夫命予之義不思其何罪大焉其何罪大焉

故略倣前哲綴輯聞見起遷祖迄子孫行九世爲族譜凡七篇其叙曰

維綱有綱厥目斯陳猶舉大端爰括紛紛視我宗乘監故考新述例義第一

於鑠我祖蔚爲侯王豈無丹書墜景不陽皇考紹之帝命光光凡百孫子曷維其慶述王命第二

五服既經昭穆煢煢有爛焉者作我典刑述世系第三

陽園集

卷三

四十二

厥初生民有姓有氏叔季不詳放逸終始往往昆孫追痛家史迺紀迺生爰及葬所庶幾百世臚列如指述家傳第四

嗚呼我氏望于東瀛哀哀明德邦家之楨俗範斯軌帝揚厥聲鴻筆載之不濤不傾述大傳第五

史有外戚家國異歟婦德之完過者式廬終古烈烈曰惟大家彼碌節者疇不恥諸鴻毛泰山如何弗思述外傳第六

凡我譜譜可恂總氏族該疏親發潛光崇威神戴
天章函人倫志丘墓詳婚姻綴細德臚鴻文述叙
譜第七

隅園集

卷二

四十二

修復墓田墓屋序

吾高祖而下墓在道人塘南曾祖墓在塘北舊有
田有屋春秋有祭既若干年屋廢田亦陰廢此其
故莫之詰已而南北祭日廢不修至委先塋於斷
樹殘碣間且泯血食傷哉乃侯康一布衣重感而
告於郊曰今人至老死甘爲其子孫馬牛不肯出
一分力爲祖宗勤事於後人舉千萬傳之猶不足
而先人則筭及鎔銖其悖逆可勝道哉且其人近
者十年五年遠者三四十十年亦爲人祖宗否耶康
雖不才常恨之請爲二祖聚斂而興復焉墓置田
若干畝屋若干楹屋與守者居田入治牲醴祭庶
幾永永罔缺叔父以爲何如郊曰善吾愧子矣吾
愧子矣盡人日耐金以祭而告宗人成郊當綴數
言勒石也萬曆二十六年春日玄孫與郊謹序

隅園集

卷二

四十三

隅園集卷二

萬曆二十六年春日玄孫與郊謹序

隅園集卷三

浙記 陳與郊廣野著

序

送建翁周邑侯入覲序

邦之望豈弟君子久矣而歲乙未衡山周侯以名進士來尹是邦下車孳孳爲民雖秋毫不滓雖丙夜不少息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不敢不致心民故澆侯一切教化民苦不雨侯步禱十數日雨

隅園集

卷三

一

澍應有秋民病闢出鹽者侯悉發其淵數置之法民困賦侯衡賦緩急用之民洵洵海且嚙城侯大治海塘海爲南徙者一舍而又孳孳養士拔其尤月試之庠率授餐其舍中三年當赴尚書期入見天子其爲民者羣上所部曰縣薄海不可一日無令君請留縣其爲士者亦羣走曰縣薄海不可一日無令君請留造士若大夫士亦羣謁曰縣不可一日無令君請留於是御史中丞御史臺下其詞

方岳方岳曰 王制也格不得留則朝車駕有日

矣而今君猶蚤夜按雉堞簡士馬若初適縣者至出疆之日三五隸人垂橐而從襆被而前若輩輩適大府者時邑倅諸君子及邑人重侯行竊議媿媿君子慮調侯入且留小人懷調侯已事且返君子曰今國家甚需賢使君旣以賢薦之朝矣不入且召入而留侍禁闥事固不可知小人曰官家急東南甚方選利器威之君侯鑿刀毋寧先大輶後

隅園集

卷三

二

清廟也其不遽留固矣君子曰然即 天子還使君使君入覲 君出覲太公恐厄酒留行速且六越月吾儕不能挾日遠使君况六越月也小人曰不然太公日就縣時吾君侯朝於闈而夕於闕也見戴星出入喜或日盱不遑食滋喜其容以杯酒適延余聞之曰嘻贊公恐令君留不知公令君者也贊公過父老迫令君來不知體令君者也父老亦過何則令君固北之京西過楚不有不西不北

者在邪且今在邑不忘君卽之京過楚其能忘寮
案衆庶也遠近一耳廼或虞其遠或卜其近非過
歟雖然君子遠所尊則思近之之曰忠遠所親則
思近之之曰愛遠所宗則思近之之曰恭今君忠
矣寮案可謂曰恭士庶人可謂曰愛是行也三物
成矣顧今者令君於君父爲日近於寮案士庶人
爲日遠其何以答遠者之思哉諸君子曰微奉常
莫得使君心請著之玄纁載之前以當負羈縲從

矣

陽園集

卷三

三

送周邑侯入計序

代王州公作

自不佞簪筆至今閱 廟朝受計者十一矣而壬
午以前則聞慶讓不盡主所監故計者未入而飛
牘借資旣入而懷刺旣畢事而晨闌夕竿擾擾乎
幾令國禁如冗言尚書門拔舍殿庭露章皆兒戲
耳厥後則見在事者又越 太祖 世宗之法而
庚創品題幾令半國中矯僞以希之其馳驚與前
事畧同比及與聞主者局趣則又怯言慶勇言讓
而屬耳目者什五方岳什一庶尹故邑大夫卽有
孫叔公儀休令政不克請 聖人用虞周之法旌
異之今三歲猶耿耿焉是歲冬又當入計之期友
人陳奉常書來更僕數其邑大夫之善而繼之曰
大夫行領邑而送之北郭門之外祖道夾立者肩
襲若襁目皇皇若脫乳下某父子兄弟迫欲卧車
前少住之豈有他干哉侯惟以至仁得民以得乎
民得士以得乎士得監大夫以得乎監大夫得

陽園集

卷三

四

夫子故其行不橐一絲不載一竿牘日至而發不就大夫士一詠一觴曰吾與二二大夫共者南浦之冰西嶺之藥而已耳先生以爲奚如嗟乎若子大夫蓋古之所謂循良今之所謂卓異者也入覲者若皆大大其復有懷刺束脩而屏立懸簿之門者邪其復有疾走琬液之庭送日迎月以尊區壘篲爲政事者耶吾不得公儀休于朝廼于野而得公儀休隣國也益耿耿也今統百官者非昔統

隅園集

卷三

五

百官者其以卓異白上請旌異之無首大夫矣奉常又曰今吳越方倘邊邊令君留不朝邑人請留令君而令君欲覲其太公預請所司故所司可令君不可其邑之人嗟乎是乃邑之人所以盡室而送大夫郭門之外者也斯何也一人思邇其父母而億兆人亦思邇其父母上下一心爾然非三歲廉平之政如奉常所悉數焉民惟恐朝之不先肯留之留之不得而傾送之至是哉故凡屏

夫莫先乎得民而得上次之獨郡縣歟吾是以序而貽之使代副車焉

隅園集

卷三

六

送靜翁林邑侯入覲序 代王相公作

往子在政府今執政明州公在講筵進講羔羊之詩反覆詳雅退而謂大夫士節儉正直分爾何至國人歌之且采之以貢 天子哉無何而天下大夫士會朝稍跡之則儆者不難十四五廉者不易十一百一而後知文王之化之隆也頃之海寧陳生過海上頌其縣大夫曰自吾識縣二十餘大夫毋如林大夫廉視廩惟祿視筭惟衣履寧人重饋

鴈園集

卷三

七

歲百饋百不容至別帶銀給使其聽政也理劇若無臨糾若豫視嶮巇若坦照寃若燭隱蒼赤若傷五年而令堂無腴史庭無悍隸市無漿酒藿肉之墟予曰素絲哉大夫生又言今年大夫議罷賦役長故賦役長灌輸輒破家於是稅畝如古過更法所完者室家以千數三百里內寔十世賴之而民不謳士不紀傳所部亦不聞張之傷州縣小露鋒穎爭動目以爲秀出班行嗟嗟彼戴白而論政者

殆不異稚子相室矣稚子見朽墻則駭且眩見崇基吉棟不歸丹雘則茫茫夫孰知政之污隆哉予笑曰然然式羔羊者爲政奚而患不知也生又言固也今大夫赴尚書期敝車羸馬以朝 廟朝知大夫正直必登之禁近知節儉必更還之巖邑顧邑人依大夫猶依慈母一旦母適數千里外且三五晦朔與朝呼而朝應夕呼而夕應者遠近則不侔已先生其何以解之予曰爾士民遠所親迫欲

鴈園集

卷三

八

近之爾侯遠所尊獨不迫而欲近之乎且遠邑亦近耳而戀戀者何也卽異時大夫在朝右而後來者聞大夫之風無變大夫之政慈母猶朝夕在也又異時爾浙不有省方御史督撫都御史可久借大夫歟而戀戀耶爾歸從諸大夫送之河上觴之其贈之不腆之辭佐績焉

贈弦室侯德政序

蓋余備位掖垣也日從諸曹偶中覽觀天下部臺使者早囊所上封事推轂殊能卓行循良吏者歲不下數十人則雅多察察爲名高或威稜操切其下令人廩廩重足云言汶悶者非其質矣頃余以使事南還邑之三老子第口口尤侯寬仁長者正不負俗和不刻方其爲政一切煩苛文罔謝不用而遇大事輒震決斧斷暇則獵纓進諸文學帷中

陽園集

卷三

九

相與揚屹古今義而甲乙之士爭鵲起故自荐紳先生下迨萌隸不人人心醉侯也蓋踰年百昌休邕蒲懸在庭碑載在道於是撫監臬郡大夫而下風采臚言于野靡不才侯勞書項輩相望而臺使某君首報侯異狀以風郡國吏邑博某君偕其弟子員某等數千里而徵余言余嘗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寔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銳精應之一時褒施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

陽園集

卷三

十一

而其時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潁川至遂以入相而卓太傅褒德之賢三更令老矣一旦而天子嘉重之至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乃元助若鄧吳輩猶溟泮然而第其下國家所以勸勵師帥酬功旌異之典固已極也侯惠政種種大類渤海潁川而材具百十過之行且召入補天子蒼龍之闕不者鱗次天曹撲被明光又最者超拜上大夫如五鳳神爵間功令茂膺三事貴在日月之際

卽今臺使者所次侯治狀亦僅僅大都云爾異日者璽書之褒勞景鐘之銘勒與夫石室玉堂之所記注且十此也是烏乎侈張侯伐哉昔渤海用治最被旌王生教以神靈威武歸天子而王生亦竟藉茲受上賞有如明天子廉侯異狀而廷之幸毋曰此下里陳生之言也

賀弦室尤邑侯攷績序

今制中外臣三載攷績慎矣顧尤慎于縣道之臣其上若太守若藩臬使若御史御史中丞臺人署狀迺上司功司功上太宰庚署之乃請天子璽書褒勞如令甲其綜覈慎重如此則與人主分而治民者莫令若故也故西京之治莫如元鳳神爵間率六七循吏致之可不慎與吾晉江尤侯以強圉之歲來治吾邑今三年報政于朝自三臺

陽園集

卷三

十二

使四藩臬使者暨二千石一詞而署之曰循良循良云于是邑縉紳先生過余曰令君而既報政矣政視漢所稱六七大夫奚若且赫赫三輔又奚如六七大夫余應之曰嘻公等亦深察漢吏乎觀其繇大抵興禮敦讓不樂苛細亦不屑苟簡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者而效卒魏巍豈徒博赫赫者比耶今上踐祚之十五年吾邑若新脫湯火休息未幾侯至則亟問所虛耗亟疏禁罔壹以敦大節書

養之于時士攻業工賈坐肆民人藝農桑人謂侯

捐循如召翁卿此一時也既而災癘並起三百里

內蓋寄命漏刻侯則禱于天圖事于人爲發倉爲

寢賦役爲弛一切告捕爲部署饘粥爲醫人謂侯

孳孳救民如黃次公又一時也比稍解年穀亦稍

登侯則稍稍以法收之即不大聲色而升堂左右

視吏辟易不敢即不喜爲鉤距而斷擊餐設立心

折不敢譴人謂侯忠毅如龔少卿又一時也乃今

陽園集

卷三

十二

更三時政成諸司贊之執秩者當之天子且志

之矣公等謂奚如諸縉紳曰誠然哉然天子志

之吾邑有令君非久若吾邑何余曰嘻即上蔡能

久召父不徵爲諫大夫耶士挾一日之策以謁世

主世主且召見之況止三歲牘而諸司贊之執秩

者當之前有檄有章旌異之後有給事中御史湏

之不徵拜焉不能矣又安能以一邑而夸一朝之

望也諸縉紳脉脉久之乃趣余言爲賀曰閩邑士

固懽然賀之矣夫一攷績豈足重令君令君豈以一攷績重雖然一攷績而邑士懽然邑大夫脉脉然則可重焉余陪朝議時嘗欲上書誦令君請卽召見而懼以爲私父母之國也欲私紀其績告諸史氏而懼以爲侵官也今從諸大夫言卽津津侈漢事可無懼矣前十許年過丹陽會丹陽令晉江楊公攷績士大夫賀者軒車不容巷余擊舷慕之今楊公已入踐諫大夫列爲九卿異日傳循良者

輿園集

卷三

三

將無曰晉江彬彬乎固多君子哉

賀庭實王邑侯考績序

執徐之歲 上重薄海郡邑邑大夫率更置異等會海寧令關滁陽王侯待次天官卽召拜海寧令廟朝固以異政奇蹟屬王使君矣踰年合前治滿三歲考聞狀監司監司交頌之聞御史中丞御史臺三臺得異政奇蹟交贊之且請之 朝留治海寧如故發典記者負籍上司功焉於是邑之僚佐若尉舉欣欣然就下走徵辭下走再拜颺言曰吾

輿園集

卷三

十四

使君居邑中一年而化被千百里澤流數世其廉其端亮其豈第其敏其直其敦大有容其目所及者無遺人耳所及者無遺事手所及者無遺牘神矣自有邑以來未之聞也四境之政四境能言之其在一堂云何于是桂君作而曰郡也待罪版籍寧之籍莽莽甚矣匿名田而逃長賦急則愈莽莽焉侯至密察民九等戶經田緯長賦率戶上上者承之中三之一下五之一不崇朝而定民賦平民

籍不封不穀無獲戾于監籍者則侯賜也下走曰
敏哉是之謂有功潘君繼而曰芳職貢賦芳之至
也後不及漕聞今年漕事侯身卵翼之上欸漕司
農下駕馭轉漕都尉用是灌輸之長得與漕卒交
持衡焉微侯貢賦宜不止此下走曰惠哉是之謂
不費楊君進而曰觀守在游微邑多隱慙守望或
不支自侯微得渠魁若干人立傳之法卒不外索
不窮竟淵數里聞輅然下走曰庇民哉寬而栗茲

陶園集

卷三

十五

臯陶之令聞也徐君避席而稱曰侯吾師帥也侯
坐堂皇世卿每効力以受命侯每正色以命世卿
他不敢言卽世卿典團練日夷耗倉卒旁郡縣爭
關門撤屋且發士卒登陴矣而侯安定若泰山封
以內泰山倚之獨不動視喜事而暴施者不什伯
千萬耶下走曰鎮靜致遠惟武侯有焉四君又前
而合辭曰寧俗僂利訟其隸利追呼往往一人呼
之二三人羽翼之鄉無寧雞犬焉侯下令禁不役

一夫吾儕下寮咸奉令惟謹疇昔鮮衣盛氣而疾
呼者今衣懸鶉且舍業業樵蘇云卽其人善伺善
詭善相扇而侯固皦皦若揭白日而行夫夫者竟
齟舌去矣下走曰廉哉威哉雖龔遂奚啻乎天下
之政匪威弗立匪惠弗流匪敏弗濟匪毅弗執而
又居之以鎮靜本之以廉明行之以博大卽宰天
下優爲之直一邑乎哉大邑大夫視古子男邑政
無大小悉主之復貳以二復參以三復承以奔走

陶園集

卷三

十六

禦侮其體則小朝廷焉而四君皆自大江南北起
于舊京爲內史部其情則鄉黨焉朝廷尚尊鄉黨
尚親故使君日出而衙日入而未休諸君率衣冠
而視事或質若疑白若聞見罔不肅肅而趨唯唯
而沒階比已于事而竣則相從相欸洽至出壺殮
相勞更藹藹若雁行夫一堂之上協恭和衷若是
者非政所繇懋耶下走又何辭焉居亾何輦上且
徵使君徵使君且簡黃扉青闥之右有如 上御

東朝召使君問宰天下狀使君必且端笏委珮而前不謀而對曰夫宰者制百味而適于和誠令執大七者務斟酌王綱母虞比虞忤置絲髮嫌疑于其衷其獻苦替甘者務審國大體母激危名于一朝而發英氣于一二事斯天下太和矣使君第舉明試者敷奏之且無事結轡王先生卽下走何辭焉

賀靜宇林邑侯考績序

林使君尚考叅佐賀于堂文學率弟子員持軸俟大門左二三將軍率諸弁候門右不佞從縉紳束帶而賀之遇三老于門三老曰公不動聲色而邑治且三年邑大夫若易乎曰烏易邑哉夫爲令者細民知有情而不知有法巨室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監臨知有政而不知有民令以一身處其中難矣况環西粵而縣者二十三郭邑苦奔命瀕邑苦災瘠邑苦賦徹邑苦供需澆邑患訟訟則不災而害不歛而急不役而罷不伏謁而日膠膠擾擾焉千百聽之思一挽回卒難變也大抵吏治人文民俗有數年一再變者或十年始變者有更數十年不變變彌下者則今日訟邑之變也滋不可窮而闕卽仲尼能已乎而謂易易耶三老曰然則難使君乎余曰否否使君爲政一年如操斧剖竹二年恢恢乎游刃竹中三年有迎刃無竹矣自使君

始至之日吾見太夫以郊迎士庶見民老以少扶
幼以壯負而道窺曰吾邑有神君矣一日而望治
者跂如一月而覲德者薰如不三月而被化者淳
如漠如也令君于民也身教之手澤之民之視令
也公則官之私則父母之近則戴之遠則誨之儻
之尸祝之也則令君何難焉夫邑難令君才足以
易之令勢易令君之心則難之余將求令君于難
易之間吾邑雖小三鎮六鄉四百社之生齒令君

陽園集

卷三

十九

能舒慤休戚之廉而不矯明而不察寬而不弛直
而不激威而不猛夫治豈不貴廉貴明貴直若寬
若威哉而一或過之廉者易矯矯則監明者易察
察則苛慈者易媚媚則阿直者易激激則劇威者
易猛猛則武健拔葵去織之細似矯道亭烏豬之
審似察依榮聽訟之近民似媚卽召公儀休黃霸
之所爲尚君子猶弗尚焉而况其他乎吾令君甚
廉而不矯甚明而不察甚慈而不媚而又直而不

激威而不猛積久而不忘兢兢此民人社稷之依
也譬史惟神之雨暘誇之謠誦侈之麟鳳芝醴是
皆飾而不察形察形莫如廉明慈直斷然廉易而
不矯難明易而不察難慈易而不媚難直易而不
激難斷易而不猛難今之舒慤休戚是仁人之雨
暘其邑都亭若無民官府若無更是王者之謠誦
郡有冠冕邦有羽儀國有柱石是民之麟鳳醴泉
芝草矣

闕

陽園集

卷三

二十

賀司理帶河王公考績序

天子拜溧水王公爲杭司理也至是滿三歲奏最
京朝九邑邑大夫謀頌之而徵不佞言豈以不佞
嘗理馮翊譬則令薪且漁者道山澤之事或百一
當耳雖然不佞言安能當公公之績其大者臚列
諸疏奏其次載今簡書卽三歲所獻縣道獄幾
人所決中丞臺治獄御史臺疑不能決者幾人所
論報都官幾人所出髡鉗縲紲若園狴者凡幾所

鳴園集

卷三

二十三

入金矢之屬又幾何固章章也安事不佞言且言
不幾阿私好與嗟嗟歌謠帝力志有之不佞何避
焉儻所謂里巷之言將太史采風而奏之乎今天
下爲天子飭風紀者孰若御史御史中丞而爲
御史臺上布靈爽下旁燭閭鄙者孰司理若也顧
郡國理以百數而杭最重其都會當綰轂最勞其
訟獄期會簿書最劇又其俗好智力儻秘人最難
理以不佞聞諸長老理或謂吾奉三尺惡用沾沾

鳴園集

卷三

二十三

也其極威勝而民不附不則謂國家憫念元元
卽三尺旨在生耳其極德勝而民狎夫威德一不
當而交窮而欲睹鴻昌懋明之績厘厘已王公至
則太息而稱曰吾未聞搏狸鼠曰威長莠曰德何
論績也於是不愛膏雨而亦不務削其霜雪日夜
求所以衽人席人而又案諸罟笱人者一年小民
晏如大猾卽告言多震懼至不敢對簿二年析楊
臥于庭三年里無啼驚民熙熙有穎渤風焉是遵
何道而威德若此茂哉嗟乎繇漢以來吏治炳于
指數大都盛世尚政教叔世尚名法季世尚苛吏
遞以縣官風旨爲向率靡靡爾公奉法廩廩不
阿廟議嚴獨疏節濶目佐之廟議寬獨持其綱自
如以予觀壬午上下一斟一酌所助流風教視與
世萍鳬者蓋相百矣則其奏績也固宜近制謂
郡縣長三歲入朝藩臬大夫歲入賀而獨郡尉監
濶焉不得聞問令一上績有如公陞見天子嘉

茂明而勞之斯不亦公以神靈威武歸 陛下而
稱長者時乎比年司士高等往往入爲耳目禁近
臣 上右進賢良甚盛公不往且采風召之況往
入見哉不佞將從二三大夫賀公登理平之朝比
績名公卿矣

賀少司馬曾公老續序

天子往卽四川軍中拜御史中丞曾公爲少司馬
也至是滿三年得通內外署考維時方垂底平北
虜貢市不絕西南徼外諸小夷彊誅弱綏無不回
而 天子以少司馬叅佐之伐爲多恩禮有加焉
然某竊睹司馬公所以經營中外異乎規萬之士
危之而不恐事之而不窮蓋慨然知天下功不可
虛取與 主上所以簡畀司馬公非偶而已司馬

公爲人弘厚篤重好引大節嘗爲冬官尚書郎居
曹處議以強立任事稱會苑工成公孫不言伐從
常調補外已歷試藩臬皆裒然見奇用薦入爲太
僕旋擢撫四川四川故險遠雜夷所部有夜郎蠻
數憑阻入盜舞槃僚刃以逆 王師自前代逋征
逋罷不能得蠻中要領逾二百年公至則決策根
稚之事初發聞則朝士多愕眙旁顧見謂非常幸
明主在上及一二元老同心倚信公議以得無中

輟然蓋難矣夫蜀人未習公知蠻事而習蠻險勁
酉陽鎮雄諸屬國夷未習 廟堂所以倚信公意
而習蠻爲唇齒有如指麾呼吸一不中肯綮而師
老于內羣蠻緣間于外公其謂何嗟乎亦大難矣
蓋公所爲敢任而前固已尋究本末自詭必克故
格羣口而不懾六月行師而不忘深入阻阨勞逸
之戒而不怯招集夷酋置赤心而不猜兵逾十萬
皆宿飽饋餉續而不絕所以克底大績一揃連寇
鵬園集 卷三 三五

緩大夫而當機受大不難不悚取先天下豪傑則
此亦能斷之效矣夫趙將軍年已八十餘猶爲漢
重晉公自平蔡之役威名日盛至四十年以身關
天下安危公今年未五十而功業已章章若是
主上腹心之寄又日以益隆此其爲我國家重何
可涯也蓋某識公自爲郎時嘗間至西苑望見大
司空班荆坐中貴武人閒操筆疾呼胼胝奉工事
而郎乃徐凝視緩頰端容貌而前公以此得重語
鵬園集 卷三 三五

亦以此出夫天苟有意國家則於魁磊立功之士
或衆媚而獨植之或始詘而終就之試觀于司馬
公今日而世之欲以唇吻決榮枯眉睫課勝負者
固足羞也於是公之鄉縉紳屬某紀公之伐爲述
其大都如此云

送同年鶴麓陳公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按浙部使者言海寧虛縣令
久願早得賢令主爵曰進士高等中宜莫如貴竹
陳君賢遂拜陳君海寧令令君所善同門客過海
寧陳生相與論海寧事陳生曰寧在成周爲吳泰
伯之封入春秋屬西越北郊多種蠶之餘烈其民
嗇于辛苦決于鄙朴豈不決決哉然吳粵之間其
性習輕扞文罔則自古記之國家並建萬國浙稱

陽園集

卷三

二十七

首藩乃寧東望滄海北望秣陵蓋東南隅區而武
林之門戶也有地數百里歲錢穀幾二十萬文學
弟子且四百許人其年穀易不登其俗易囂當事
者爲重地計故以有道仁人念之耳客曰然則爲
令君決筴若何陳生曰昔言游治武城夫子之聞
絃歌莞爾而笑季路治蒲夫子及其境曰善哉恭
敬以誠矣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
以斷矣千載而下二邑名善治而二子于聖門皆名

循吏云夫二子者政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所以
能動夫子之稱許而使其徒誦之至今此寧有奇
術哉惟于學道愛人及先勞數語心誠有所服非
苟而已也不然蒲人武人豈皆遊仁義禮樂間者
耶今令君結綬而出按駟而臨東南其無蒲武乎
且吾儕同門嘗懼忝于王劉二先生至或偶語時
令君慨然曰吾何以圖先生哉兢兢奉先生之教
惟謹卽宜一令布一德是先生之澤在民肌骨

陽園集

卷三

二十八

間也何以自圖于先生噫以此誦法夫子雖言游
季路何殊哉矧曰誠與寬與斷又令君所素有者
行見兩夫子莞爾而贊矣生蒲人武人也惟日夜
與其父兄子弟聯歌比絃而已何能進筴于令君
也願令君無忘疇昔言寧邑幸甚東南亦幸甚客
曰寧旣號易囂易扞文罔不當穎渤治之何論蒲
武城生曰漢臣稱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
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木石哉寧卽非馴

教習服之至猶有種蠡之遺俗焉令君臨之以恭
主之以信加之以明敏卽之以禮而陶之以樂將
使數百里內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
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魚鳥禽鹿靡
不釋害而就利卽由偃不能與之比功量德也安
數夫潁川渤海者耶客曰善請帛而書之因以共
効之令君

送同年大鄧佺公赴任內黃序

今天下要務與有司之職任莫大于農與戰二事
矣乎始 國家重民所天使兵食恒足于以鞭笞
四夷奠安中國頃者南夷陸梁閩廣江淞濱海郡
縣連數歲不解兵而調遣轉輸遠近騷動北虜尤
桀傲伺于邊視利所向輒垂涎而謀報無寧時夫
二方競于兵可謂多故乃復加之凶年江以南河
南北山陝東西之境逮于都下今歲大水明年旱
蝗守臣以疏求蠲免請賑恤如是者又數相仍是
故至勤 天子盱食執事者殫謀迺今年春南夷
不來至秋北邊無警報四方守臣不以水旱凶荒
列上而咸稱有年焉夫以數年之兵荒至于今年
而皆晏然者非數之適然爾也蓋人事之轉移當
於天心和氣應沴氣消也今自 朝廷以至百執
事大臣盡瘁小臣效勞而四方萬里樂歲是保彼
詩書所稱堯舜在上協和風動非虛語也然天下

方太平而余有說焉夫戰可息而不可忘也夫農可養焉而不可亟也如曰今南北弭兵四夷退聽矣而兵政不修焉則有事之備何如也如曰五穀既登民有餘食矣而農事不講焉則荐饑之至何如也是故數戰之後必有厭兵而懷晏安者此忘戰之有隱憂不可測也頻饑之後必有逋負而乘時厚歛者此亟征之所以殃民爲甚大也是故負其憂者能言之而責不與也當其任者能行之而非賢弗克也吾同年大郭余兄始受內黃銓部固以其賢而吾黨又共推之必能任職而功業是弘是故於其往也以農與戰二事著于什而告之

送同年孟菴張公赴任固始序

孟菴張君同余丁卯舉者也萬曆癸未謁選得固始尹人謂張君賢也而寄茲百里咸惜之甚予獨沾沾喜幸曰張君行矣將天下是此豈止固始耶大抵古今政理之迹寬猛進退萬變而措施有遠近乘籍有輕重雖彊力心計之士不能一之然其要在適乎人情而已夫人情之所便治天下與治一方治古之天下與治今之天下非有殊也昔張子厚志在生民而不得位于時思買田一方以畫經界君子壯之方今民無終歲之積國乏九年之蓄公私俱困矣而沃野之地彌望成空者在所而是則以經界不修稼穡不興之故也 當宁之宵旰 廟堂之籌畫以爲挽回而兼濟之者在守與令而令於民爲尤切故簡畀視昔加慎焉予備位掖垣與聞茲議張君素號博聞有道術者幸而爲今官子寧無望乎汝寧于四方最中其水廻曲其

地平舒正古經畫托始之地無夷山塹谷之艱也俗尚淳質家事農桑又可以率作而興起焉張君苟以予厚之志試行之使旱潦不足爲病而年穀屢登固始之民益富且殷四方有不從而視效者乎蓋三代以還吏治不能復古而漢唐盛時猶以公卿出入遞遷興建太平之業方今明主察相嘉慕古初往往破常格以勸循吏而張君謁選高等綰名城宣上德其進而剴繁肩鉅弘濟遐邇功

陽園集

卷三

三

業可勝量哉夫經界之道不講久矣而一旦倡之其說近迂顧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予將以君之行卜之也昔禹勤溝洫召公巡阡陌大聖人蓋嘗汲汲焉況在于今尤爲救時之急務者哉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管子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舍是而以徵辦及期訟獄惟允才力之譽延于上官雖比之以龔魯予猶未滿也而何足爲張君喜乎書此以贈其行

送司理丁公晉擢司農序 代督撫江公作

國家大政宜莫急于貢賦刑名昔漢帝召丞相至前他不問而問錢穀出入幾何決獄幾何則刑賦之急審矣然提衡而論之二政猶標本焉何則民之抗弊以巧法者由財賄衰耗而不贍財賄衰耗者由賦稅雜而多端漢自元朔元狩而後告緡筭輶車入穀補官之詔歲下百姓不勝其沮誹相率亂禁者至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而猶不

陽園集

卷三

三

能半自出於是夏蘭之屬始分曹布天下蓋不得不以慘急收之茲非標本之驗與今天下用不足當宁不忍益賦于元元於是采山海罔關市而不足自如乃修鬻爵之令至條奏日廣冠蓋四出訟獄亦稍稍繁矣故閭閻苦賦苦刑而廟朝之上獨扼腕而苦錢穀當是時主爵者請於天子命丁公出理浙已又命丁公入佐司農夫非南急則借公而南北急則庚借公而北耶始公既理楚五

年起而再理浙也浙之人服公經術甚精古文詞甚巨麗而衷甚坦夷雖治郡不幾時自公卻美器之餉而左右不敢羅刀布於門自公鞭扑不屢施而左右不敢耽耽於赤子自公居間無妄許可而左右不敢市三尺若治四五年者浙一郡賴公而蘇卽全浙賴之譬之醫亦僅僅治其標而已彼比浙而吳而楚而燕趙齊魯秦晉之困於徵歛者非得公入司農與大司農探本而藥之則漢史所云

鴻園集

卷三

三十五

中外騷擾而相奉縣官大空安知其不立見於今哉雖王上召宰相問之正恐未知所置對爾近代名大臣有踐鼎司而悔不繇郡縣起有歷八座而自謂不得入紫薇之堂察錢穀出入之數卒鹵莽於撫綏則公之自理郡而司農鴻漸銓衡其有味可知矣公閩彥聖也閩有少司徒陽山莊先生者於公爲外王父而於不佞爲師不佞窺先生爲人其淵博易良不異公而其治浙以威惠名亦不

能過公之治郡昔歐陽子對子弟必詳政術畧文章則所以佐大農者公綺歲稔聞之俟某言乎哉郡丞某公別駕某公某公轉運某公某公邀予言爲贈諸君子以某不腆之辭酌而祝曰公在司農部無忘二三子其無忘浙公必且反酌而謝曰二三君子念不穀其念浙之罷民則不佞與父老子弟厚幸矣

鴻園集

卷三

三十六

送郡司農封公權鎮寧州守序

不佞故嘗讀漢史至循吏傳炳炳則則毋若龔少卿黃次公賢然其人率郡太守而爲時叅佐無聞焉何歟豈盡掩於守而不克顯見其材耶故知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大曰郡守次曰州守又其次曰縣令而叅佐者上屬守下乃屬令頗優遊其間至於州則於郡有屬有不屬於縣有屬與否秩比二千石而四境之衽席儲胥亡所不受命其統屬繁簡視叅佐徑庭矣吾郡之司農封公拜命至府會歲侵諸邑職賦者不無小逋而諸督賦者不小貸公壹劑之於國計民隱蓋下收勤恤之譽而上不失催科聲人猶以公爲韞將斂邪公監漕漕卒不敢修虎視於赤子赤子曰非司農爲樾我則何恃而休陰監造運艘艘匠不敢偷畧刻於漕輸之士漕輸之士曰非司農爲之繩尺我則何稽而人猶以公爲不欲亟露其鋒穎郡之民有以訟聽

陽園集

卷三

三

陽園集

卷三

三

者公未嘗以一省釋喜一肯釋怒十聽而十當而人猶以公爲試割蓋至於下領餘杭篆而刑名錢穀之垢一濯而新之故抱不急之牘舞前令者搖手而避之堂鈞金束矢以汚肺石者吐舌而去於門而始顯見其十四五焉又孰不望公曰暮遷哉然公四年無幾微于進之色諸臺使自知之銓地知之晉拜鎮寧州刺史鎮寧較杭似稍遠而於蜀則近州較府稍亞而刺史於作則崇且一邦數百里之民社何啻半大府三五望縣公至必且晨朝吏民丙夜治文書晝日聽斷及延見寮案賓客當是時而遊外有餘地則異日鎮寧之德公直杭之德公已耶公在杭與共堂皇者皆一時鉅公名詰度後先以遷去外則節度觀察內則省臺必且信公推轂公而躋之方面間昔黃次公亦自郡丞進刺史而後有潁川太守之擢則公異日之受知亦不但今內外之知而已也公行矣山澤之臞不克

觴公於境上計公畫繡入里余友綦令君必過觴
公軒蓋入益州余介弟護軍必留公觴公舉兩觴
而笑曰以是代而昆而社友觴矣諸生某者於不
不佞兄弟寔從子於綦君壻也邀不佞言俾書以
壯公行

送別駕張公解篆還郡治序

今天下名親民而佐人主理平者宜莫如守令身
不得守令而爲郡尉監欲稍見其畧宜莫如
上攝守下攝令君不佞自束髮到今所更事郡相
無慮數十其間以行縣事至者亦無慮十餘公政
人人殊然大都高視郡者則婦姑其舅令曰疇規
孰隨第率意更張之見以爲能革其卑視縣者又
傳舍其衙曰誰則真令長而拮据若事優游月日
見以爲能因夫因之過則任姆而釋傳滋雨露而
寢霜雪不善爲曹平陽者也革之過則縱斧削繩
徙柱毀絃不善爲李臨淮者也皆非也是故不革
不固不可以咎政不酌之因革之間不可以名美
政卽酌之而不當其時亦不可以名美政以余觀
於十餘公因時爲政宜莫如張相君相君起家西
楚始奉檄來佐吾郡所遇二千石及司馬司農司
法盡一時名大夫顧並重相君而屬邑諸令長又

並德相君不置相君視吾縣以去歲八月于時舊尹有中牟密縣聲而相君繼之益暇益恬胥吏而胥吏無置人賦稅而賦稅無遷期刑獄而刑獄無更金矢故能使兩廡之外吏赤手而奉職四履之內百姓精白心而奉父母語曰前有罕虎後有國僑此豈易易乎而會其時縣有以法律爲田刀筆爲耒與滅人鬪訟爲囊橐者相君猝縛而寘之理又時民俗少長不嚴衣食負戴不殊相君錄先民

鴈園集

卷三

四十二

仁讓者欲請而祭之社少間行學驟嘆曰六經無尊藏二三子無所講讀調師帥何毅然矧尊經閣表樹之於時役不言勞堅甃良材不言費崇之百尺律如翼如不言侈旣成而鼓舞者四百餘人時愾邑乘不勝湮闕相君正欲議修之不及行曰以須後之人凡此皆不列於簿書期會之數世多曰可緩非識王政之大者莫肯究心可同日而語傳舍其衙者耶計相君在邑不九月又十三在省乃

邑人德之間將得代行不知班資者曰曷不遂尹我知者曰曷不增秩竟攝我其爲士者則慰之曰相君故父我母我今猶大父母我也寧遠也於是牽率一二鄉大夫錢之都亭送之郊鄉大夫曰噫邑幸得相君而不得久有相君雖然豈惟邑哉臺使者疏之銓宰程之旦暮有峻擢焉郡且不得久相君已然相君牧一州得一州心晉守一郡得一郡心吾知其不異得一邑也郊不佞伏田間久服

鴈園集

卷三

四十二

邦君大夫之政非不津津顧方莅治而遽頌之人或日以調邦君或度以要結故時而壽時而薦獎時而奏最寧匿民譽不逮至於行而逢掖者有送去而韋布者有後思則不辭記序焉豈通邑之人而調乎相君無忘邑人願告新令君以政俾因革之當其時卽不佞與受賜矣

送亞尹永新龍公之羅定州僉判序

龍侯之武海鹽也舉奕奕起往按使者李君行縣予以故人訪李李甚才龍侯已益知侯文學政事不愧名父子薦之朝馬按君復薦之督撫劉公又薦之它部院旌者以什數前後令君入覲所司推假令必龍侯人人望以爲真令君無何進羅定州僉判去客有過予者曰片哉曩時觀進秩者不必龍侯之賢又不必有龍侯之薦薦又無侯之數

陽園集

卷三

四十三

數無叅知以爲之父無藩臬部院以爲之獎許而得縣大夫者若干人乃今得半刺何中外之不相蒙也竊勃勃也予曰胡然而勃勃耶夫縣大夫州倅等品爾而世耳目不無軒輊焉將毋爲威儀降殺歟唐府帥見大府帥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遇霖潦伏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蓋郡縣長已然矣且而以令長與州倅衡則

有輕以郡太守與令長衡則令長輒以藩臬大夫

與郡太守衡則郡太守又輒愈進則軒輊愈繁不見其軒安見其輒世自擾擾焉習中之多軒輊也唐宋威儀已若是而其時狄梁公判汴州張燕公領朔方僉判歐文忠公求判滑州此皆佐王之器鬱之數百里初不聞其以卑散自嫌今嶺佐雖遐羅定雖新升之支郡而倅於刺史則兄弟於民則父子於吏則君臣以侯之才侯之文學往弟之父

陽園集

卷三

四十四

之君之譽又奕奕起不又有藩臬明大夫乎必知侯且旌不又有明院使乎必薦侯薦且數數主爵者通計賢書卽方岳旦晚耳何遽勃勃爲也而過矣而迺矣頃之侯且釋篆行大夫士能詩者咸爲詩以美侯政祖侯予於侯通家而某文學爲侯世好屬予敘以侈侯行輒述而贈之侯政績殆未易指數侯與衆祠侯別記焉

送博士羅先生擢祿豐序

寧吾邑邑博士吾子弟師羅先生從京師游僕七年吾故舊而吾友孫君升吾仲嘉受先生知又吾子吾從子出先生門下于其遷也能無喜往也能無念餞且別也能無一言送乎日友告余曰吾從羅先生數年而不知其爲博士先生也仲白余曰自吾數年從羅先生而後知博士先生弟子員弟子也斯何也先生教人問講問修問簞者至割俸予之

鵬園集

卷三

四十五

而束脩置不問升堂入室之次師樂弟子弟子樂其師由由然先生雖不妄言莊然不設城府不峭激不苛細就之如就鄉賢不知其爲朝命之師余聞之曰嗟乎善教者孚于心而謝飾于耳目此德教也不善教者周詳于耳目而冀浹于心此令教也雖國家之教天下亦然其善者上好德而下興行雍容孝慈之間而四海若家兆庶若子其不善者劬勞于憲令山數于府史日月于族黨閭師而

又劉之以園扉恥之以肺石卒不可化此民之難

化歟則曰非民焉俗之難易歟則曰非習俗焉行令者之難其人歟則曰非盡行令者焉蓋德之所被譬雨露之化草木令之所制譬槃木偃草爾化者不測槃偃者不終固矣二三子之德先生雨露乎繩槃而礫偃乎雖然吾觀世之爲博士者不必如羅先生其爲弟子者亦不必如羅先生弟子而執秩者往往遷之又何必如羅先生六七年安見

鵬園集

卷三

四十六

作人貴德化也然卽此六七年中無論師儒歷數監臨而下其遷秩者若而人令丞而上其去郡縣者若而人而見之車不懷遇之郊不問蓋感之淺耳今二三子于羅先生不勝其師之慕而爲之父兄者又亟誦之至山林者又戀戀賦詩焉將曰爲往者報耶其陰暎不作監臨爲來者地耶其威福不比令丞而亟亟焉人慕且戀者吾知其有所感已且執秩謂先生自滇入粵非三月聚糧不能今擢

滇直宿春猥耳遠邇乘除于先生竟何如也往友
人蕭開府在滇余在省閱書來盛言碧水丹山之
致意必有人焉當之祿豐山水尤秀異至與粵瑋
則發其光興起其英雋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廟朝豈真適遠邇哉先生行僕伏于三江五湖之
濱將遜聽焉

賀亞尹黃公膺獎序

今天下之爲廉吏者難矣而其真知廉者亦寡矣
何也蓋廉則壹其志於官而萃其精神於民必不
肯事結納工調諛以靳人知人亦奚自而知之人
不易知則官之評物之望亦必不易赫赫故難而
或內牽於嬪息外少動於服食田里則又難其間
出於叅佐而非出於制科甲乙者遂不望八座近
亦不必選二千石翱翔銀艾其與幾何而求廉益

鶴園集

卷三

四十八

又加難已吾亞尹黃君獨不然君之言曰國初由
制科起者亦往往授丞吾一授而得是官主恩
盛矣不敢不廉者一令尹而莅吾上者爲林侯侯
最廉居恒謂清者立畏之源也慎者寡尤之戶也
勤者集事之府也且出身而屬有衣履何以繭絲
爲有長若斯不容不廉者二吾少也不自菲薄乃
忍菲薄乎其官愬愬焉圖稍樹立而得吾長許之
吾士民信之丞之一名亦足就矣彼佐藍田而立

竹哦松者不至于今耿耿哉不可不廉者三於是精勤在公胥吏舉洗手奉法左右至無所染指活老稚亡何攝賦又亡何監版藉故事長賦者與領版藉者行金錢動千公聞之歎曰嗟縣敝矣橫百二十里縱五十里而田租歲出十萬金奈之何又斂其千餘金入一丞耶立禁絕之齋厨索然至不贍臧獲公子日移書微諷之大人豈欲傲黃太僕清耶君艷然碎其書扁戶益密百姓聞之益吐舌

鵬園集

卷三

四十九

不敢犯以故治稅稅足治漕漕不擾治田田之隱占者出皆君餘事也由是亞尹之賢聞監司直指臺檄下旌焉時部人之爲薦紳者服公乘服者縫掖者介董生某某造不佞曰將賀君子盍序之不佞曰直指之旌曰廉曰練其盡知君之賢乎諸子同聲而應曰唯唯否否曰然則旌君者名能知君而寔知君不盡者也况盡知君爲君下者得十七爲君上者得十二三爾假令盡知之則薦剡當聯

翩而首吾邑之庭廼云旌哉予故扼腕而三歎夫廉難焉雖然臺使旌之尚書省必聞之聞之必且遷遷必且異等自予舞象而聞陶丞魯者積級至藩叅比筮仕而見衛丞重鑑者累擢至同知轉運事彼其廉視君猶遜也而拾金紫如取諸寄則君之殊拜不遙拜且重勸廉矣

鵬園集

卷三

五十一

賀王簿楊公膺獎序

國初重太學異甚士由太學起者率給事中御史不則諸尚書郎後稍稍更之至出而爲州若邑陪貳又何浹隆之異甚也王爵者亦豈無說皇猷帝載何者不始於民求親民休戚民者莫郡縣若與人主分而治民非郡守與郡守分而治民非邑令承太守而相令君非陪貳也邪故任賢自陪貳始非限夫陪貳之人爲京朝官也且陪貳去諸生數

鴈園集

卷三

五十二

月耳端笏而朝吏民而一邑之喜懼豐約屈伸舉自其手卽陪貳曷嘗不重乎漢州楊侯拜吾邑少尹至侯之父大父皆以鄉進士爲州邑長和民肅隸庭有典謨焉故折獄小大罔不得情然敏不食頃而畢捕狸熏鼠輒不避然噤不敢株連蚤夜造請鄉大夫不愛折節然不聽以私請邑人戴若膏雨而又凜凜若霜雪不一年藩大夫賢之臬大夫賢之譽之朝頃之小司徒黃君以譏征賢之最檄

旌異之辭美且嫺頌其官而又推本其閭閻母亦

南漳公政事永州公文學聲名籍甚致司徒景行而侯則恂恂不自知其世家也眞賢者也然則一陪貳非能重侯侯爲陪貳重爾檄下之明月闔邑逢衣邀不佞文爲賀不佞謂楊侯之賢臺使者且踵旌之行露章薦之一部檄足賀楊侯哉雖然得民難得士不易今二三文學驪然樂侯之被旌欲賀侯不稱得士歟則以一部檄賀侯未可以二三

鴈園集

卷三

五十三

文學驪然樂侯之被旌賀侯侯固可賀也已吾聞長養者賀雨露振肅者賀風霆而運乎風霆雨露中者元氣也有一人焉爲一天下之元氣有一人焉爲一邦一邑之元氣不有吾令君太和元氣安布而爲雨露爲風霆二三子旣賀侯其牽率老夫造雉門庚賀焉

送漢南弟榮上嘉善司訓序

往伯父之解霍山而歸也令漢南弟與余兄弟同學時俱在髫髻而漢南氣甚豪讀余兄弟文曰兄似進余兄弟曰弟進無何出試輒冠諸文學揖之社其社則今朱繕部馬尹若而人已爭聘之爲師其弟子則今茅孝廉若而人已四方卿大夫招之講經白下及門者則今吳按察蔡君關西孝廉段君若而人於時漢南視一第若囊中物可探手得

隅園集

卷三

五十三

也迺累應秋試累不察於有司始落落穆穆若不屑於功名富貴者久之而爲有司勸駕始就儒官得嘉善行有日矣羣兄弟及從子再從子葉餞之有酌而進者曰騏駼盜驪兮使守門閭清廟之惡兮享之鷄鴈豫章于霄兮匠斲而櫛櫨皇家兮網疏先生兮奈何又有酌而進者曰醉里之東兮有湖半分袞衣緩帶兮譚義文譽髦說說兮在門杯有釐兮案有尊端居而燕侍兮侃侃聞朝麟父

羽兮通玉昆彼張蓋而坐乘兮寒飈暑奔余曰嗟

嗟爲漢南不足者臨漢南者也寬漢南者其寬令

漢南情也漢南臨乎其情耶今鼓枻而之嘉善嘉

子弟且學焉嘉老且賓養焉嘉大夫士且式焉或

政令之出於邦君文墨議論之出於都人士者且

因而咨度而折衷焉可但曰落落穆穆余固不屑

於功名富貴也與哉且異日者進而國子進而縣

大夫若郡倅經術吏治必懋懋焉精心以求之正

隅園集

卷三

五十四

惟今日故漢南今日之官人以爲教而吾以爲學爾學然後無遜于一第而無負于霍山公之教也請爲羣從贈之與羣從交勸勉之衆曰諾酒半賦詩各陳其志而皆屬序于余余序之笑問之漢南曰視兄較十二三時亦小進焉否

送鄧君北上圖序

仰洲鄧君既緱嶽擔簦負一蒼頭將北遊燕矣其執友餞之邑東門之外且繪圖贈之微言廣野生曰青門別酒白馬歸軒鄧君其樂乎客曰樂哉生曰飲秋潭濕暮雨茫茫一劍去去萬里君亦毋不勞耶客曰焉不勞生曰荒城而亂流訖與疏圃而觀藝遠鴈而入雲孰與狎鷗而席渚君謂二者奚如客曰茲似不及焉然則鄧君曷遊客膝席相

鵲園集

卷三

五五

與月諗之而未對也生驟然而解曰居若不聞龍門子長之南走越北走燕乎彼其志念深矣惟所越歷譬猶赴曲之音洪纖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也豈虛爾哉君今放姑蘇道淮陰舍舟彭城驅馳古齊魯燕趙之郊江山原隰靡弗寓目而廣意則吾前云一劍萬里者烏覩其非造君之路乎乃稱勞苦哉況乎上皇都策名天曹官守且屬而至也則茲所謂越歷非耶無論越歷不能不脫身

遊卽吾儕生有四方之志誰與汀鷗圖叟爭席哉是則君之遊道矣若乃高車騎華弁舄爲貴富人則君所自有者吾何容喙也客曰達哉此足以當繡矢而先矣登諸圖之右方爲贈言

鵲園集

卷三

五五

贈嚴蓋夫別號圖南序

余母孺人出靈泉里嚴氏余于嚴爲甥嚴君雲泉于余則昆弟行也嚴自光隱釣桐江後徙海寧之靈泉世多隱者及從事君脫冕而歸其子樂耕遂奉從事君北徙檣李至雲泉且二世乃雲泉有子蓋夫甫甚慧誓將以詩書發家諸知交聚族而談曰雲泉雖遊于檣李顧其衷竊竊然不遺南國每陟崇岡旄丘則輒嘆曰安得聞子孫也者而返之

鴈園集

卷三

五十七

是在蓋夫已請署蓋夫號曰圖南庶乎亢厥宗哉宗兄敬齋持其論質余余政居鍾龍館適伯舅及諸甥與俱二客在坐語未畢一客曰嘻處北而圖南不忘本矣一客曰固也近世學士大夫率從吳越秦楚起而皓首燕代足不出國門斯不亦良顯乎哉若乃車門圭竇而居班荆而語連臂而遊非有車馬之榮冠冕佩玉之鉅屨也夫人者顧欲去彼取此何居余曰歸休乎客余則庶幾哉獲其心

乎夫夫之圖南者豈徒欲盛車徒匿長老侘里門晝日之觀而已哉鬱鬱靈泉世德在焉則望而思思而奮奮而紀綱其業且光大之俾隱者與顯者而俱榮固後之人之責耳如必侘晝日之觀亦決起而飛檣榆枋而控于地耳安在其圖南也昔余在朝禮所朝夕者董董一二郎署長迴視伯叔舅氏熙然鄉邑中則里門如春都門如秋斯亦懷南國之意乎敬齋曰有味乎其言哉此難與衆庶論

鴈園集

卷三

五十八

也請揭諸軸詔之

譚客贈言序

予既老抱瘳瘳之疾不耐窮山水又不耐靜坐且畏盡目力不耐久讀書宋倪思序山中樂事以客譚次遊覽篇籍予正愛其言而老朱生來與之譚樂之不知其日之在桑榆間也夫譚薄技耳及其至也上者歷星辰下者察蟲魚出入有無忽焉變化言喜欲躍然舞言哀欲慘然涕言憤激欲毅然髮指冠如波濤寐驚風雨驟至而兵戈甲馬之赴敵也如羈臣寡婦夜泣使絕域賈海外者之晨歸也其英武震曜則項羽破章邯時婉孌房闈則李夫人新幸漢武忠孝狷潔動人精魂與閔伯奇霜野黔婁卻著蘇武禿節之書無以異人能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亦有至感焉生譚元美百穀兩王公皆樂聽生誦兩王公詩予因發其囊見其所得詩譚大半今天下名公美士益令人重生樂生至欲棄百事與之譚予遂爲刻之邀予序予曰

陽園集

卷三

五五

陽園集

卷三

本

昔優孟一錄司馬遷至列千古今傑然名公美士能輕重人而傳信史策者已盡許可生生不泯矣予固無足重輕者序何爲哉序何爲哉

送定空上人西遊序

余既放於山川而泊然無所事事也則好與浮屠遊久之識浮屠滋多而浮屠好余亦滋甚或警余曰子儒者也而遊墨何也噫韓退之蘇子瞻兩儒其立朝事君非拳拳擯墨者耶而晚歲樂遊名僧奚病哉然昔賢之遊多善名理優詩書而余則獨先戒行固謂夫詩書名理吾儕家善而人優者也安事墨也長老定空與余遊好之好其持律堅修鵬園集 卷三 三

苦行久吾鄉祝大夫家築室以供亦既十許年今將爲九華遊九華去浙千里外山水奇隩其行腳不壹而其鄉尚行尚言語文字不可知以孤遠之踪混不壹之耦而涉不可知之俗能必供定空尊禮定空如此土乎然携瓢衲歷羈旅于苦行將益進焉且九華張使君故名御史與余善而九華隣國祝令君素與定空不薄亦未必遂困苦也定空過余別余送之泮水之濱念之因書其說贈之

送浮屠白齋遠遊序

隅園生曰叔季之世君子端笏于朝則羣少年苦之乃去而蠟屐于野則羣小苦之于是不得志而意氣稍不平者輒曰披髮入山曰逃禪而世之禪馳詩騁譚樂與學士先生處者十七八其在山而齋居出山而參師訪道者十不一二三則又安事禪也隆上人聞而謂隅園生曰朱門蓬戶世界禪床昔人固言之今得一人焉曰白齋者其先江西鵬園集 卷三 三

上高人自寶慶諸侯王與爲僧更歷名師任南岳瀉山芙蓉山前後持白齋十二年故曰白齋庶幾先生所謂在山而齋居出山而參師訪道者矣隅園生笑曰有是哉吾將見之無何白齋辭遠遊噫遺未昔人終不若蓬戶爲蓬戶海鷗鳥爲海鷗鳥也白齋其慎遊焉

贈均泉上人禮五臺山序

均泉隆上人大智禪師賢裔也智禪師名滿浙右而上人及事之予游招寶時識上人今年過予曰隆將西游瞻禮五臺山予飯之送之及門挽衣告之曰比見西土人擔糧荷衲不遠數千里而禮南海南海上人復擔糧荷衲不遠數千里而禮五臺爲古先生乎爲名勝耶吾聞古先生與一切名勝皆心所成上人勇猛直前所遇巍山奧嶺無往非陽園集 卷三 六十三

補陀梵釋天宮鐘魚丹碧無往非海潮望剎歸時笑過予語予果有以異乎否也隆笑曰有是哉因冊書以贈

贈悟空慧上人祝髮序

山東學周公孔子之道者邢子愿近歲書來病余曰何子好佞佛也又曰聞吾子與衲子遊吾甚不悅豈不悅其名之叛于周公孔子也哉且周公孔子之道其名乎實耶子愿視世之爲周孔者不讓不廉多貌賢多掩能盜名節而射聲利比夫胠篋者直不操戈矛焉此與謝塵而居養空而遊者何如耶如以名而已矣而謝塵而居養空而遊者顧

陽園集

卷三

李孟

不得與胠篋之徒比肩何舛也假令孔子而在塵之進之當必有辨矣吾奚而不好佛氏之言又其徒往往尊其經裝嚴其像嗣續而葺其宇至不憚燔身燼命以圖之乃吾徒由其宮羽儀無何而秦越焉者述其言青紫無何而弁髦焉者恒十六七也吾奚而不好衲子遊衲子和際空者禮像誦經確乎有謝塵之志故一見而余以紺殿屬之再見而以性慧者乞余寓諸藏寶林之房爲之徒余許

之且與之祝髮字之曰悟空非久當爲之入贊行
省請牒焉余豈好佞佛哉事重相激其亦有所病
乎異日者際空儻北遊鄒魯之鄉問所謂邢太僕
者出而眎之太僕其謂然否

贈三僧祝髮序

嘉靖季年予從先諫議與仰巖大師游大師有徒
曰蘭谷蘭谷日立宇樹業敦象教而裝嚴之率其
後之人使擊磬鳴鐘以崇其道而鼓舞其間里迨
隆萬初奕奕一禪院矣又三傳而爲觀心苾芻觀
心益弘蘭谷之所樹立而不忍蘭谷之後之寥寥
也廼聚法侶海淨普慧守倫競振起其家風譬諸
五宗淨視孫慧倫視曾玄焉今年秋後九月朔之
蘭園集 卷三 本六
前一日淨慧倫皆祝髮所知畢會予號淨曰月空
慧曰了凡倫曰暘谷旣祝披緇徧拜客有酌而祝
者曰願沙彌羣作而羣未嘗作相與行而相與未
嘗行俾教日崇業日有輝又酌而祝曰沙彌無雍
若障而留若蘊無浮屠其相而不浮屠其心又酌
而祝曰使觀心董正其屬如蘭谷之率後之人使
二三沙彌之紹長者如觀心之不替蘭谷蘭谷之
院永永哉於是月空了凡暘谷又徧拜祝規予三

蕭答之曰予未老遂閣而觀心師後先九世稱景
故故客則祝而予則爲之序云

陶園集

卷三

五七

陶園集卷四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序

壽太父母周翁序

今上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十日太父母周翁誕辰
邑文學某某造陳生曰自吾得君侯而邑恃焉以
有民民恃焉以有其妻子至今日而民益救寧士
益讓縉紳處士益恬侯之賜也太公之教也敢請

陶園集

卷四

一

壽太公生曰宜壽哉多士必有以壽之亦可使不
佞聞乎客曰可惟邑之南左滄溟右錢塘出入潮
汐上下鴻濛經大荒歷無垠浴日月含星辰乃使
康狄之倫釀爲醇醪蛟螭蚺蜍而和醢蠡蜃婉蟬
而管糟汎齊幡纚滂盎簋簠珠屬玉薄渚泛濫
者不敢啖味而潛溲卻青田謝縹西薄中山隘大
手於是尊泱泱而角齋淪千人酌萬人斟蹠上太
公庶幾微醺班賜餘瀝霑醉下賓此足以壽歟生

曰未也客曰北界金閨世推吳趨高者過雲下者
疎魚鬣者如絲旋者如珠彙采虹以環紳截朝霞
而垂裾冉冉遙軒歷歷飛除乃使引喉激塵清耳
翼觚曠氏爲之推琴襄氏爲之提竿洋洋焉五筵
之堂九几之室翕比律呂縱和金石於是蘭膏繼
華燭張淥水漂延露濃宮徵之讌承歡未央此足
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西望虎林招搖皋塗碧葉
金英茵桂峨峨臣以江離僕以蘼蕪射干揭車職

鴈園集

卷四

二

衛岐屹其芬則從風岬欽醺醺齡齡薰乎赤霄散
乎采欄其節則隆冬扶疎垂條繁耆望之如雲就
之如春於是攬玉蓋以爲餐和玄腦以爲丹乍服
乍餌乍昇乍磐列真桂父衍衍遊焉采之稱觴萬
於椒盤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曰惟蓬惟瀛東
封與鄰瑤草玉芝躑躑蓁蓁其中多常容玄俗木
羽琴高之徒或從六博或好投壺勝不鵲屬負不
稀曄於是折若木以卻景抑羲和而緩車觀者忘

罷聽者傳誇招而致之笙鶴交加左右我太公諱
討相羊天地焉比箕日月焉齊光此足以壽歟生
曰未也客曰萬寶輶輶曰惟金天南極老人正以
八月見焉爾乃蕩游氛廓太清天漢彌高夜光彌
明的皪萬里不辨剖壁而遺珩俄睇乃躔熠熠熒
熒倪若麗眉徙倚夷庚又若明眸側射山庭此之
謂天壽之星非夫抱道潛德之大人重綸襲紱之
耆英孰召斯禎於是考天文乎景曜命霓裳呼羽

鴈園集

卷四

三

翻叶吉逢辰規圖詠兆此足以壽歟生曰未也客
曰數吳莫與僕請借楚楚有宋玉景差唐勒之士
連類綴辭鬱爲頌首鴻烈藉之以發皇湛恩託是
以歌儻將使沿演丘索纂蒼纂雅續南山之章讚
北斗之占侈西池之宴校東海之籌布於康衢徹
於皇州其高潔也如日如秋其猗猗藹藹也如雲
露之初稠或采田謠或敝國猷其顯者里父能言
之隱者左史倚相亦讀之而齒鞮此足以壽歟生

曰幾矣客遂進曰未既吾聞太公之導君侯也孳孳焉如周公之於魯公君侯出聽政入奉太公也雖雖焉肅肅焉如魯公之見周公內外勸勉靡匪壽民壽民曰壽國壽民壽國曰壽親豈不甚盛甚休乎固將使大雅之儒綜典謨襲經史億萬斯年福我公士於是卿雲晝舒甘露晨決朱艸萌階丹鷺儀岡信寓宙之至隆邦家之巨慶也若乃漢魏以來纍纍策書子宦於朝父爵於廬肩虬紱玉百

傳國集

卷四

四

歲與與安得齊聖而竝驅哉語未畢生避席而起曰美矣善矣此可以壽矣幸聞至德之稱國有周公卜世卜年敢拜下風

賀部太翁閔太母偕壽八十序

余被召方上書海寧太常陳生過余州勸駕余觴之明農草堂語及時事生謂紀綱在簡太僚補察臺省風俗在良有司余曰然吾州之俗日澆日澆鵬悍子之鄉亦有之乎生曰疇昔固有之自得吾郎令君立不變已令君公而明左右不能罔毫髮廉而威攝者健鬪者不敢嘗試仁而達且敏諸無告者苦更徭者即農桑而困擾者悉納之恬養

傳國集

卷四

五

之天四境不聞咨嗟聲而又閔雨日步禱益虔日匡翼儒生闢運樹基不少懈故邑之人望之如嚴君焉惟恐其忤也倚之若慈幃焉惟恐其驟而廟朝也余曰賢哉其尉薦乎曰臺使者交薦矣翌日與生泛舟芙蓉池雲氣四蒸峰嵐浮潤酒半生鄉席而稱曰吾令君太公太夫人偕壽八十邑縉紳賀願乞言先生余曰太公宦乎曰宦南陽博士太公來就養乎曰來餘月即拂衣還九江今令君出

則坐堂呈尊尊維億兆人父母入則市水土物撰
冠帔上父母百歲觴乞先生賜之言歸從二三大
夫爲壽耳余曰世儒稱古醺好者率起爲壽不必
縣弧設悅之辰其姻婭交游若賓客於尊行縣弧
設悅之辰卽稱觴不必微辭擅文墨者故漢而下
爲壽者疊疊歐蘇而上集不載壽言不知詩有之
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又曰如川之方至頌也亦
古之道也生昨誦令君惟公惟明惟廉惟威惟仁

隅園集

卷四

六一

惟達且敏而又重農興起文學士子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令君而邑之時雨也則南陽公南陽夫
人其如山如川決矣諸士大夫親令君曰父母兩
尊人固召父之父杜母之母也親親而尊尊者也
美報也則其爲壽也固宜况令君薦之朝則旦晚
封進之而臺省則臺省封又進之而部院大僚則
部院大僚封國家尊賢而尊賢者之親寧有既乎
其在今日令君卽市水土物撰冠帔以上度南陽

公必且語使者吾非不給於鮮何至割縣大夫供
也南陽夫人亦且語使者吾繒練故饒何以縣大
夫冠帔爲也還報縣大夫其益尊尊俾歌樂只君
子焉吾日舉而之觴矣由斯以譚非南陽公南陽
夫人不能成令君之賢非令君不能得諸士大夫
之頌非諸士大夫不能顯南陽公南陽夫人之世
德壽之無愧辭也余仕不出國門不識江以西之
山川以生之頌令君度之知令君家山川固不謬
莫不增爾愧廢文墨久以生遠辱姑次卮辭授生
生歸其授諸大夫入效之令君

隅園集

卷四

七一

賀梅邑侯華誕序

今年春海寧令尹闕尹天下者以塾江梅侯上二三逢掖驚喜而過其老曰恐吾邑不足當梅侯梅侯非重慶世家以文章傳海內者耶金馬石渠寔其流亞安得尹吾邑予曰聖門文學子游氏不尹武城哉且魏相而下都將相之業而由令尹起者豈少也及一再浹旬命未下諸逢掖又過其老曰吾固慮未必得侯自唐差次縣重赤縣畿縣而望

陽園集

卷四

八

縣稍次之侯初令成安成安畿縣也諸畿赤必且爭得侯吾邑卽望於浙東西焉可必得耶予曰廟朝重吾邑甚往往以他邑高第徙度必擇誠與才者令之侯令成安御史中丞旌侯曰純若赤子敏練若素官聞之朝當宁其不爲吾邑借乎已而果得侯至矣侯至縣之日縣民從軒蓋間望見侯舉手加額曰英明哉聽政之明日胥史徒隸出吐舌曰神君神君不一二月而大夫士拭掌慶曰

直吾父母師帥也日月淺于仲尼子產而績效軼於召南陽黃穎川何居蓋理賦而賦平折獄而獄允譚經術而經術暫治案牘而案牘山積者若掃馭羣隸而隸歛手若束薪以事見鄉三老田更市魁卽片言而三老田更市魁皆驚怖出其意表以禮優士家右族而士家右族一不敢踰矩矱閭閻雞狗之傑雖繩之法而又未嘗不爲之含垢匿瑕其餘羸瘠之矜人襁褓之子雖投諸網而未嘗不脫

陽園集

卷四

九

諸網外故下之應之謳吟之且社稷之自不疾而速爾至是十月之九日爲侯覽揆之辰二三逢掖從兩先生又過其老曰侯盛年吾文學可壽侯歎曰周成王弱冠周公壽之不必年漢世公卿大夫或時燕會賓主酬酢懽甚則起爲壽亦不必誕辰奚不可壽耶於是徐先生曰不腆宗彞及犀象齒革侯直鹿視之又奚可以壽吾將觴侯賦假樂予曰唯君侯百祿自天申之民人其攸暨乎潘先生

將賦南山有臺之三章予曰疇敢忘德音諸逢掖
請賦天保予曰天命之民父母之又何疑萬壽也
兩先生顧予吾子則笑祝予曰漢人之壽燕喜而
壽者也華封人之祝荷戴而祝者也不佞固多士
祝侯亦豈有加于多士而不覩牛刀之試乎甫三
月而利弊犁然邑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
鳥草木盡熙熙泰和之天則二三百里皆納於君
侯之仁壽異時候進而臺郎給舍而樞密而宰衡
闕園集 卷四 十一

遊刃無全牛令天下弱者養壯者按堵老者康魚
鳥草木盡熙熙泰和之天則八荒皆納於君侯之
仁壽雖二雅所稱何加兩先生笑曰吾謂子嫺於
辭子乃不嫺於辭第釋詩和二三子口吻而已耳
遂製錦而書之相率賀侯

賀孫中丞太公太夫人雙壽序

代王座師作

清平淮海孫先生既以大中丞節鉞再鎮鄖陽會
其父封中憲翁母恭人先後躋七十使使徵不佞
言爲壽先是翁恭人以今上初御東朝覃在
列之慶得貤封如其子官而某時承乏奉璽書
從事竊睹記一二緒語蓋所稱偕榮並壽以爲天
道福謙之報久而彌驗已而先生書來念違其父
母有悄悄之思焉則不佞何能無言哉往不佞讀

闕園集

卷四

十一

詩至四牡歎乎先王之世人臣以王事不遑將其
父母其懷歸來諗若有所甚苦而飽於區區一日
之養蓋古今人情大抵然也且夫家人兒女晨昏
細曲之私戀而至於感及萬乘爲之動心累欬此
誠知其意有所苦而謀便之易耳然而三旌不
輟招九折不辭險若是者主非爲祿使而臣非利
之也將以致忠廣孝而慰其父母之心也自戰國
策士以爲孝如曾參念不去其親必不越數千里

事主如其言將使親無違膝之子而主無効功之臣則忠者母乃孝之薄與賢父母之心必不然矣孫翁忠臣也彼其出而事君爲名師爲良守令不究厥施將悉於先生乎屬之故先生之仕而乞歸養養而復起仕聖天子不爲奪其孝而先生不嫌去其親者吾以爲孫翁意也孫翁之家居也當路之踵其門者常稱病謝却之又吾以爲孫翁非病也蓋亦有所託焉以成先生之忠也先生自

陶園集

卷四

十二

解褐游中外二十年逾矣其文章風烈在天下其行誼在鄉里其成之在翁與恭人故酌泉懸魚翁恭人不嫌貧被綸曳繡翁恭人不矜寵庭槐階玉蜿蜿雲仍翁恭人不責報蓋父子間相爲師友而泊然自疎濯於炎炎攘攘之外以留有餘之福故曰飲不盡樽遺之子孫又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豈翁與恭人謂邪白華之稱孝子以潔白豈先生謂邪則板輿列鼎持以效親者末矣而况造膝之

煖姝蹴蒲之馨折以方琅琅炳炳揚修名於天壤間孰輕重哉故先生之念違其父母者私也則天子且歌四牡以勞之矣其忠以成孝者公也則先生不能自言不佞能言之譙慶之辰酌滄溟爲上尊俎泰華爲加邊庶其有取乎爾也

陶園集

卷四

十三

賀邢太僕太公太夫人偕壽序

不佞郊之受知子愿也久矣不聞既同年舉進士又同以三輔吏徵拜御史給事中而先後又同解太僕太常之少卿歸兩家廬兄歲不南黍海即北黍涕上今年子愿兩尊人偕九十高矣郊求所以壽之壽之織文則吳楚之幣充庭壽之繪事則顧陸之亞充閭不然而造一詩歌或寫一經則子愿翰墨文章妙天下度無可自効者記往年趨子

耦園集

卷四

十四

愿之庭升自賓階拜伯父母堂下退就來禽館中立語子愿曰子之家大人相壽者相也器壽者器也信宿逆旅逆旅人詔予德又壽者德也即父子臺省猶基福耄猶小年必百歲不啻矣子愿曰幸哉郊曰僕聞之海豐太宰楊公巍有母百若干年而不聞其父閩少司徒林公應亮有父百若干年而不聞其母子愿兼之滄內士大夫將艷言邢太公邢太夫人彼兩家不董董曰偏慶耶子愿曰

耦園集

卷四

十五

郊復曰吳俗凜凜使吳卿大夫得望見子之家大人出則聯車騎坐則列絲竹者當稍樸且淳即珈埽而游冠帔而過市者亦或小改而大人軌世範俗功不在繡衣下爾子愿笑曰有是哉子之譽也去之幾二十歲如昨日語言今子愿方擁笏垂魚尾而上萬年之觴小子獲冕而陪其後所頒當不出相壽器壽而所祝亦無以易百餘歲之林太公楊太夫人第次其言授二子往壽焉二子曰叩聞之

日有如 廟朝修周漢之典 詔下山東邢先生
且掖太公入朝出而分所袒割餉太夫人則大人
無逸頌郊應之曰聖王老老不但崇之辟雍而萬
乘執爵三公設几卽平時一割烹一鳩必職之饗
羅氏此豈鮒背鯢齒云乎哉夫亦以軌世範俗國
家有攸賴焉予曩者固言之爾頌其文吾頌其本
其百拜申之邢先生

陽園集

卷四

十六

壽蕭督撫封君序

今天子與海內更始簡崇耆舊起大中丞蕭公督
撫荆襄旣而封其翁曰御史大夫母曰恭人嘉乃
績也越明年公以二大人相繼登七袞矣而不佞
辱稔知遂徵不佞言爲壽不佞則何敢無言哉余
唯大夫之越在封疆而不得邇二大人是念也豈
以几席也而情之愉快封疆也而神之馳役哉君
聞君子所鍾情注神於子者三其華者爲文章實
者爲經綸而道德則栽培百世者几席之養不與
焉藉第令旦暮侍盤餐奉襟裾而著作不日閑行
績無可稱載父母者卽欲暢其精神而適所天能
之乎矧翁文學鬱于賢科膏澤隘于郡縣世德發
家未究光赫則望公之深也且不唯制誥榮名乃
稱几席哉往公抗疏乞養 問侍其大人于亭臺
花竹間人爭慕公無何而象服鸞章輝映今古人
更以爲公華而余則謂皆非所以觀公之大者莫

陽園集

卷四

十七

大手作爲詩章使搢紳學士不啻李杜宗之而其
自中祕歷瑣垣藩臬以至御史大夫又所在有聲
烈由此顯結于朝矣且也與二三子討聖賢而程
焉其所稱述要以河洛洙泗是公之不朽在身心
緒餘在政績而其藻繪則膾炙於天下後世此悅
親之神而暢其情也孰與左衣右膳儕俗沉浮而
裴虛褒者哉則今顯榮壽考享有令名而且翁嫗
皆焉余固知有天適而不止適人之適矣古稱得

陶園集

卷四

十八

全全昌蓋謂公邪仁壽知樂樂靡不壽豈翁嫗邪
而公猶然徵言不佞若有怛乎違依之際者則豈
欲布筵堂階採日月之華引沆瀣之漿以服食其
親而未能也乎不則欲余稱南山而申北海歟余
意貌讌慶之辰賓婚填戶或酌滄溟或俎泰華當
無假不佞者若區區震世奇獲卽公或者能致之
然公今之壽其大夫暨恭人與大夫恭人所以壽
者誠不坐此矣則余前三言者庶幾其足以當公

哉遂帛書之使往入楚也

陶園集

卷四

十九

壽姚給事封君序

今給事姚君起家甲戌進士爲郡理官以廉明聞徵君給事卽又爲名給事殷殷重士林矣然定本其父某翁云翁事祖母以孝居喪以哀撫弟之孤以慈而又性恢廓好施予有畸訖之者公弗校宗黨貧不能自給者悉力周之家竟旁落乃翁不以家故有公色第日課給事君學翁配某孺人克協于翁蓋余爲給事君同年又同在省中其翁隱德

鵬園集

卷四

二十一

業耳熟之矣翁生于嘉靖某年閏八月及今歲得年若干孺人年若干皆前以給事君封鄉里稱爲貴人長者會其年八月再閏於是給事君言曰前乎此八月未嘗閏後乎此閏未必八月家大人蓋自始生一再遇之實奇遘云又曰母孺人生亦以閏今者家大人生辰近也親知崩崩語曰曷不爲姚翁夫婦置兩閏其愚而責備于天如此夫惟君子善頌人子請爲我言閏陳子曰唯唯老氏不云

乎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閏天之餘數也其法以日爲度日行十二月中不匝十二度故置閏以歸其餘日陽也閏陽之餘也其在人福澤富貴爲陽陽有餘物也不盡用而歸之于終故常餘常餘故常足此天道也故日積成閏福積成壽夫惟有餘爲不可窮而天人交取益焉器之盈也可挹而不可注一膏燄火則鑠滅隨之何者無餘故也夫大人之德惟其束膏燄火酌不滿器闇然內修于庭戶

鵬園集

卷四

二十一

久而積焉然後積少以多積奇以偶如閏之歸餘于歲終而氣朔分齊天道乃備此容成大撓之所不能算而老氏得之故曰修之于家其德乃餘馴是以求翁如前所稱數者非徒睹閏象也又得閏理焉夫翁雖以布衣老巖穴之下家故饒也今稍廢箸趨什一頡頏作氣自能豪里中其餘經術吏事蓋性能而身習之又非必有待于後者乃皆推而弗有獨以長厚濡忍之行修其德于家故蓬蒿

不厭而享餘批杆不交而力餘韞鞬不試而用餘此三餘者備而福歸之矣故曰非徒睹閨象也又得閨理焉其徵則爲給事君冠惠文敝立赤墀文石之上凡翁所欲言與所欲爲者旦挾帛囊暮風澤已暨天下此亦翁歸餘地耶老氏固言之矣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餘之能爲天下奉則翁父子之謂也蓋史稱太丘之仁僅僅表正一鄉所謂修之于家者迺後子孫貴顯至數世

隅園集

卷四

二十三

誦義無窮故曆家以致閨會成歲物以之生而大衍歸奇象閨再劫而成卦通于其說者則知有餘之不可窮而翁之修于家與其所推以奉天下其必爲太丘食報無疑也翁孺人福祉方未艾雖從給事貴騶馭不加益而禮加冲若大車之載常餘而不常盈者蓋余所謂常足之道勤而行之卽百歲可也余又何暇言閨矣

壽鳳池沈年丈七袞序

當隆慶初不佞郊從沈大夫舉於鄉已從上南宮又從長安邸中出則聯轡入則聯席卽舅弟不殊也亡何里中有起大訟中不佞者不佞急數造公謁公仲氏二千石公白之事竟白公篤舅弟甚矣久之公拜古田令其治古田有趙廣漢風且遷而爲一墨僉事所中竟移吳橋吳橋益治於古田一日公浩然曰吾令兩邑視彭澤侈矣安能戢戢薪下積耶遽掛冠歸時不佞已先公歸相望僅七十里乃牽耕釣不克時造公而舅弟殷殷則四十年如一日云今年公七十擬一辭壽公謀之三老或教予曰大夫天下才也迺欲斂其廊廟之猷於一郡縣而又斂其郡縣之猷於一泉石農圃寢斂而寢盛愈盛而愈久予何不以斂而久者頌之或又教予曰昔遠公謂淵明近禪大夫恬憺去仙宗不遠且吾邑不有譚景升馬自然乎吾郡不又有丁野鶴

隅園集

卷四

二十三

乎吾海東不又有閩風員嶠之萬仙人乎予何不
以列仙頌之不佞曰前教予者太近後教予者又
太遠蓋衷之有鳩杖而目予者曰嘻子謂周孔近
而僇佞安期遠乎哉葛勾漏不曰周孔與僇佞安
期異用而同體聞大夫三徙令尹而曰尹自佳輒
出輒垂橐歸而曰垂橐亦佳未老而謝官政而曰
謝政亦自佳今既七十矣而顏渥丹如四十許人
鬚髮無一莖白者飲噉不衰與客譚夜分疊疊不

隅園集

卷四

二十四

倦謂之彭澤亦可卽謂之景升野鶴亦可且予獨
不聞勾餘老杜氏乎今年百三十八矣屣履而見
御史御史中丞則列仙世亦恒有也非遠也不佞
猶不謂然應之曰深山窮谷中不知婚宦不覩鹽
酪其人數百歲少亦百餘歲然此鹿豕螺蚌而已
矣彼老杜氏者鹿豕螺蚌之徒也固造化者也譚
生丁生者服食之徒也竊造化者也俱非所以擬
大夫也大夫造化生之造化自篤之而又時發時

斂修之人者完而要之得之天者多請以得天頌
大夫且予少大夫十一歲今髮之白者齒墮者不
少矣故竊竊焉頌大夫之得天或曰子未能得天
惡知天曰予未嘗得鼎而知商周之鼎之必千百
歲也遂述其問對之辭張之壁爲大夫壽

隅園集

卷四

二十五

賀韓母安太夫人上壽序

夫蒼帝之子主歲曰東方曰春曰仁壽而東海外有女和月母之國其人司日月出入歷歲至不可勝原山東國於天地之東又七十二代登封之泰山在焉以故其大人多高年而閭閻尤盛近代如楊太宰母太夫人壽百餘而它縉紳家往往有百歲者今韓母安太夫人八十四矣其壽自艾而耆而耄耄而且期願其章服自銀青而金緋而且簪

陽園集

卷四

二王

綠佩玉其封自太孺而太恭太淑而且太夫人豈不巍巍千時我觀察使君以賀天子聖誕行且詣北闕下拜舞祝萬壽者三已賀便道過里中且上北堂拜舞祝萬壽者三豈不融融馮馮于時年家子謀所以頌之問之陳子陳子曰吾使君行其開堂布筵請太夫人冠帔盛服而出而使君拖金曳紫行百拜為壽耶曰然其率弟子孫族屬持觥進履為慶耶曰然其擊鮮合樂召賓婚為燕喜

陽園集

卷四

三王

曰然其致四方之醴齊以充飭窮四方之旨其以入饌謁四方賢士大夫之聲詩繪画以張之壁耶曰然其引次公使者長跪而發錦袍犀帶之積水陸之珍邇上耶曰然其入白太夫人郡國守相若縣大夫請伏謁如家人禮上壽而出謝謁者耶曰然曰是皆娛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今上以島虜之未寧南慮吳則使君受節而備吳東北慮遼左則方伯君受節而備遼左兩節度萬里犄角若二華二室然則兩節度部中冕衣裳者逢掖者跼注者荷轡矢者耕者築者負襁褓者簞食壺漿者人人幸少得長得老老得而休而優孰非受兩節度賜哉受之斯戴之人人效華封人之祝卽南山之厄北斗之杓西池之宴不人人為太夫人願之思欸扉交獻焉獨東海籌乎曰然曰是皆祝太夫人而非所以頌太夫人也頌之宜莫如魯頌之詩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夫固謂

百歲則天予之百歲而名引千萬歲則子益之今
距魯幾千年矣而魯公有壽母非魯公益之永永
者耶又太夫人鄰國有賢母寔大孟公之門視魯
公庚什伯焉此咸自其子傳繹繹不休我二三兄
第辱使君同升習使君廉則意貌太夫人之儉被
使君豈第則意貌太夫人之慈服使君恪砥行誼
修古聖賢之業則意貌太夫人之義方而太夫人
固熙然恬然不自知其爲德之至于斯也夫二三

隅園集

卷四

二十八

兄弟視太夫人猶母而舍使君無所頌太夫人母
亦以孟子而頌孟母與日使君始至語不佞曰不
穀不欲南太夫人寔促之曰而兄弟無以老人趨
王事不敏也則茲還上觴後必且復促使君南矣
太夫人豈無膝下之戀而促使君南勉方伯君東
北夫亦以安期之棗東方朔之桃采之邦中自足
永千百年正可無埃一時暖暖姝姝爾使君輶軒
道平原過邢大夫子愿邢尊人皆踰耄望耄試舉

余言似之且告邢子曰更十六年陳子來上淄川
之觴還觴邢翁邢媼邢子其許我哉

隅園集

卷四

二十九

壽顧母田淑人耆年序

代督撫江公作

余與叅知悅菴同年舉于鄉而兩家大人固同年稱世譜矣悅菴有聞孫余以女孫字之益託肺腑親今年悅菴田淑人支干始周于禮得稱壽愧不能修加爵之辭雖然當是時必且里婦在閭宗婦在內庭羣懿戚在應門之閨淑人必且服三命之服六珈瑱瑋雍雍造中堂而叅知亦必盛服揖淑人席右如太華嵩高鬱鬱葱葱南面而前拜令子

隅園集

卷四

三十一

如竹梧鸞鵲後拜娟好靜秀之孫如蘭茁玉煙其斯爲邦家之上瑞也胡可以毋辭也夫文學家稱瑞者三天瑞而西池南嶽人瑞錢鏗世瑞殷曰尹摯周曰旦禽漢曰石氏常氏荀陳氏合三瑞而衡之或誕或不恒惟世瑞信瑞耳今悅菴有方伯爲之父西巖翁有叅知爲之子無遜常石而淑人者舅方伯而夫子叅知奕奕乎純純乎堂堂相輝琴瑟相濟絳冕相襲而未艾其所凝世瑞者匪特身

際之而身佑相之又胡可以毋辭也夫淑人之爲婦若而年矣爲母若而年矣爲王母又若而年矣而升恒方至行且見支干一周再周岡陵云乎哉松栢云乎哉夫松栢岡陵非不凌千尋蔭百乘然以視山川日月之經天紀地則不侔余固知悅菴之德之材經天紀地者也而淑人與之齊則其壽亦山川也亦日月也卽非余四世通家孰不知悅菴卽非交悅菴驩孰不頌美淑人獨不聞周家雅

隅園集

卷四

三十一

頌乎大明思齊之篇千載若新姜嫄太姒太姒之徽音千載猶在耳目而螽斯麟趾之盛亦千載無兩此之謂日月山川非是雖萬計春秋億計晦朔其去菌與蟪蛄直寸爾以此而壽淑人又胡可以毋辭也且淑人之田出有媯後五世正卿八世莫京懿氏固卜之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周史氏固占之至淑人而彌有耀焉今肺腑于顧于田者布幣酌斗爭乞卿大夫士卮辭張之堂不佞無能加

諸大夫第億叅知兩相祝而兩相慶無事辭矣公
子奉卮其稱諸大夫辭以進次公孫奉卮其曲跪
述不佞不腆之辭淑人當必筦爾曰吾適舉子孫
之卮

陽園集

卷四

三

壽祝母邵太孺人七十序

今比部郎祝君聞徵之麗澤宮也不佞嘗假館其
家晨夕與文林公對案時邵太孺人饌先生酒食
不啻五侯鯖其束濕少子今公車君不啻嚴傳是
年聞徵舉於鄉又十三年遇不佞於南宮故余交
聞徵昆季深而內子亦時時起居太孺人云今年
太孺人壽七十矣二月五日其設帨之辰而會比
部君入壽天子得出而壽太孺人公車君亦自

陽園集

卷四

三十三

廷對歸而諸孫濟濟且競爽甲第是日太孺人六
珈瑱拂而坐於上比部君擁笏垂魚帥弟子而拜
於下而內外姻若尚書若大方伯若叅知政事家
珪璧羔鴈魚貫而集於階鐘鼓在懸罇壘在坵綰
紳冠蓋在列不佞趨而尾賀綦之後贊客者進揖
不佞曰先生何以壽太君富貴福澤夫人而頌之
矣如月如日如岡如陵如南山夫人而祝之矣其
何以壽太君不佞揮觴而稱曰自東西京而後以

母道聞者母若陶侃之母湛韋逞之母宋宣文潸
孟陽之母劉此其人至今遠者千餘年近亦七八
百年而名奕奕若新然則宇宙間最壽者其名乎
名壽相襲而麻子母相得而益彰故世之賢諸公
者率歸教於諸母而賢諸母者又率歸重於諸公
互奕奕也然諸母賢尚未必顯績其家與著節於
其配乃今太孺人尤賢已身不出房闥者數十年
以貞白謝夫子又不出房闥而樹中興之門戶以

陽園集

卷四

三十四

無墜通議公及司馬公家聲又不出房闥而佑啟
二君擅清廟棟梁之具爲時卿士千里歎服聞譽
徹于九重太孺人豈不稔筭而丈夫者耶假而丈
夫幸遇知於時卽西京之鄭侯兄大夫東京之新
息侯亦或不多讓也名之曰祝氏勞臣奚愧哉奚
愧哉嗟史記之彤史且采之晡映今古何論千百
年將天壤無極焉吾子以爲何如曰善贊客又言
太孺人慈聞人大窮卽傾廩濟之不少新聞某所

輿梁壞曰亟葺之某所佛廬教像毀曰亟修復之
絕不以浩費爲解且蚤夜誦禮不輟則天之報施
太孺人者必又無極也余亦曰善須之更十年比
部君持繡斧金節過里公車君自金馬出爭奉虬
玉上太夫人天廚美祿酌之萬年之觴爲太夫人
壽又更十年二十年兩君亦自以其于國于朝之
鳩杖跪而左右進而太夫人微笑而御之當是時
罷縣之干旄賓婚卿大夫之幣更煌煌焉人貌榮
名寧有既乎吾子以爲何如贊客曰幸甚先生善
頌且善祝矣

陽園集

卷四

三五

壽外母朱孺人介壽篇

丙子歲朱母春秋七十老矣余居廬內子請曰願從夫子爲母壽禮乎曰禮也外舅沒而外姑時鞠育女斯之爲母也亦猶父也初不佞在貳室不逮外舅亦惟是外姑斯之爲壻也亦猶子也當束帛寓女上孺人于廷廼北鄉拜手曰請祝孺人使孺人逸使孺人泰使孺人適天適福壽其并哉內子曰壽則母自有母之宜壽者五其必宜壽者三曰

鵬園集

卷四

三

有說乎曰舅姑沒貧未能襄事母舉而葬葬而蒸嘗之卽朱氏百世之墓皆母之年一宜壽先文學卒于官徒以空名遺時叔季曰傷哉宦也宜亟去母頓足泣曰文學起家孝廉官不得陪郡國名當託諸信史奈何爲饘粥之需滅文學不朽之名羣舍深墨必得請于曹太史乃歸夫重不朽甚于重不貲斯不亦偉丈夫哉二宜壽孺人父終迎母就上舍養母又終耐之及其王父母咸改葬焉同母

姊姒嫠而貧時授資斧俾自給宗之嫠者多待孺

人舉火三宜壽孺人性本懷急不合輒不能容而居常則婉婉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則罔或不虔故高相國嘗謂文學曰先生庶幾哉無內顧憂矣四宜壽具是四者而又神極完氣極盈齒髮不衰聰明不渝此五宜壽也顧其意甚廣業以非二三嗣子席故緒而阜昌之亾當也非揮撻篋笥舉羸馬亾快也兩者天必以百歲從之且少攻苦

鵬園集

卷四

三

季年猶操家秉不休已植其樹必享其實春秋詎當爲孺人計耶故曰必宜壽者三耳茲君竊竊焉以逸祝母乃非其意與獨先君子在者逸可知已余曰不然也若不聞單豹之養內乎修德就閒三患莫入仙乎七十而有嬰兒之貌則逸斯壽壽斯靡願之弗訓耳夫焉膠膠擾擾哉余備在子行敢以是侑酌者倘得當孺人豈惟壽家世其昌乎肉子敬諾

賀呂都尉夫婦百年序

文武才之不盡用於天下久矣自官人一謬驅捷徑關私門於是才無樂乎在朝者投身委巷形神兩恬道尊而年日高於是才無不樂乎在野者嘗謂人壽繇樂而人樂莫如壽隱人往往得上箕焉吾呂侯其得真者乎往強圉之歲侯以漕政冠其曹天子卽中都拜侯佐帥時余攝右掖而今太保石公以左司馬攝部侯遣引疾左司馬遽見不

陶園集

卷四

三六

佞曰呂薄北軍邪安之知呂才且擢雄鎮副叅矣余遽止蒼頭蒼頭述侯止足之詞曰海上二百年諸防禦無一至部護者且吾家不穀累世鮮長年而吾未舉子吾決矣不佞以其言報左司馬遂請予告歸歸而大治其家益廣其阡陌且專壹其精神舉子者三吾女弟寔左右之余從侯遊見侯倦遊歸謝絕他事角巾私第嘗取其開疆拓土之畧韞之乎畦畛塞井夷竈之猷寄之乎虛舍排山刊

本之武素之乎花石譚兵說劍之雄鋒斂之乎諧

笑訓練旗鼓之嚴肅英妙時一露之家塾而又雅歌壺矢以代蹲甲圍棋方卦以代壁壘岸幘風襟以代綸巾羽扇以故家日隆且熾子日繁且慧身日康日寧謂侯爲得真非欺假令如左司馬言不過易犀而玉晉叅佐而元戎已耳吾尚不甘八九年竭精獎神以博之而況一豐于爵正未必豐子豐年之盡如今也孰多也余後侯三四年歸而治

陶園集

卷四

三五

生不習計倪之言樊圃不善學蒙恬之書近築西偏冀十年種魚十年蓄樹又十年舉焚枯坐蔭之罇乃更與侯陶陶二十年吾美亦庶幾矣今年侯啟五袞吾女弟少侯二歲而誕展前後三日吾賀可緩乎哉侯曰子賀余余賀值子昔廉將軍與司馬相去遼絕而叙其謝職老善飯尚千百歲如新矧吾三十年老葭葦而子面誦余余面聽子其可賀滋大也女弟聞之從闌中亦舉手交賀遂書而

壽呂公五十初度序

陳子還自西池遇治家子於門神怡氣愉大類有道者問之曰吾稚年爲劍戟鍛鍊甚勤中年易之爲耒耜器質而思不困季年又易之爲囊錐爲簡牘刀日悠悠焉何所敝吾神乎陳子曰有道哉有道哉抑亦似吾都尉焉吾都尉呂公弱冠世武功爵已漕粟晉爲萬戶侯久之拜團營佐帥所至以廉能稱天子旌異之駸駸乎推轂授鉞貴矣公遽移疾上書幕府浩然歸海濱歸則理田園廬舍與親故燕遊其中澹然泊然若未嘗有爵位者今有子日露頭角日延儒教督之冀其雍雍然循禮率義不墜世祿之家由是觀之自總漕陟佐帥稱國家勞臣非夫劍戟治耶及解印綬治廩庾自稱田農主人非夫耒耜治耶乃者隆師迪子禮賓客將緩帶而貴影纓非夫穎錐削牘治耶公之道善推剛爲柔歛恭爲約形愈逸而精愈不撻其長生

久視之道歟借公戀戀一南北軍亦不過致位大帥止耳況世異局更盈者安必其不虧譽者安必其不毀若是而獲福敦壽於今日何如也今不佞結廬正公第後倘雲山不求吾是竹樹不責吾非吾將與公偕老焉嘗見憂生者掇掇膠膠以數十年爲一瞬而達生者述枕中談世外又以一瞬爲數十年吾兩人有酒有歌有朋舊安知數十年之樂不如數千百年之樂也耶公今年開五泰矣十一月某日爲公誕辰諸戚黨稱觴祝公謁余言侑之余舉是言俾授諸酌者

關園集

卷四

四十三

壽陸翁七十序

出邑西門不一二里許居者如林耕桑者如畫中有避世之老曰陸翁者年七十按察公元子而學省尊宿其長公且授秩于朝次君需拜于天官少君習進士業六孫英英皆國器翁蒼顏白髮逍遙幅履出入不踰庭戶卽佳晨夕第寄意松風海月間間呼一二友生量晴較雨計農圃爲樂未嘗輕至城予游翁自其少壯時寔兄事翁今年老友生夙予爲壽予迎謂之曰而知陸翁之所以壽乎曰知之吾得翁之心予笑曰吾則得翁之貌客曰翁之心爲仁者之靜之木訥爲樹德者之深根固柢壽之道也而子以貌言遠矣予大笑曰吾且得翁之里與翁之友朋容亦大笑曰不滋遠歟曰滋近古長生久視之士其色愉愉其居于其徒不召而自俱猶龍公謂深藏若虛盛德若愚非貌耶漆園公謂畏壘非里耶史謂東北海之老二莠陌之

關園集

卷四

四十三

三子續之皓四非友朋耶今陸翁有金紫爲之
父有銀艾爲之子累世閥閱而門無刀閭之奴虜
堂無王謝之絲竹出無西赤之裘馬且口無尾述
目無流眄一野服過市市人不識不知其公子素
封公而望翁里者遠近詫曰畏壘見翁與二三我
冠秀眉從社飲散者指之曰商山橘中之翁壽不
在茲乎壽不在茲乎世之人賀人往往尊其德曰
隱不則高其箕曰仙仙耶隱耶吾不敢諛翁若八

隅園集

卷四

四四

九十百歲翁自有之亦不足爲翁賀獨吾鄉士族
有醇德遐算如翁者巍巍若泰山若魯靈光使吾
鄉仕族之子弟長有所矜式其父兄長引爲師保
庶幾鮮衣怒馬乘車而入里門從艷僕塞路者私
汗且赧此則真可賀也因叙其言書之以侑翁觴

壽余公六十序

往予還大鄣故里諸里中文人醺酒觴予從坐上
識六水余公時公方盛年廼諸丈人皆嚴事之若
憲老予故一把臂知爲隱君子云今年公六十孟
陬四日爲弧矢之辰鄣之昆弟徵予言爲公壽益
誦公行誼娓娓不休始公少孤家四壁立遂廢箸
逐什一于白下白下之大駟咸以公爲計倪白圭
其人卽里中石谿汪公有人倫鑒亦以公爲計倪

隅園集

卷四

四五

白圭也以甥館館公焉公既受室于汪汪則盡解
裝佐權子母居久之資益贏羨公廼喟然嘆曰富
不好行其德安用阿堵爲耶於是子弟之孤者撫
之貧交之困者振之宴人之不能舉其責者折券
棄之日夜討孝弟而訓諸子奉醇謹而遊諸里閭
以故族黨仰公爲哺母而又楷模公爲碩師里中
丈人固宜嚴事之矣予謂鄣俗務纖嗇而公獨好
施賈道多鄙而公獨好脩余公其猶朱公哉白圭

而下可不論也昔朱公有三子公居恒以獨子爲念後夢神人語之曰而德厚更以二丈夫子畀而果復舉二子並元子而三夫富多男子若余公者可以壽矣

壽蔣君六十序

海邑之舊姓推蔣蔣之碩德推心湖與其兄南湖兩君兩君者與予兄弟遊而予孝廉時又德兩君甚今年心湖君六十矣一日新孝廉存周茅公過予曰爾記月之二十有六日蔣二丈誕辰乎盍文之爲酌者先慎毋以荒筆研爲解也而曰諾公不見心湖君之頎然岳岳然乎則相壽者乎君拓畝營貲不以家而以隣里鄉黨諸絡繹抵君者君有

一不之應乎則德壽者乎一切米鹽絲枲漿脯之屬君身理之而聽其子修進士業弗怠譽不隆隆起乎則慈壽者乎日與招搖者接不溺日對奕不勞日出闌闌中不怏怏焉遊之若茂林而過之若過唐肆乎則恬壽者乎與之交有急百里必赴卽百險必不辭以故環吾邑而居者疇不慕君願交君乎則義壽者乎抑南湖往往云吾宴坐一室而逸吾弟日翱翔市樓而亦逸予味之竊得其所以

壽焉壽在君之心君之心心湖矣夫水載乎地苞乎天激應于日月灩澦澗激激澗而聚于湖遠而望之如煙如渾沌如太極之構天迫而察之雲霧之所蒸液珍寶之所化產與天地齊久者也君之心曰湖湖曰心則天下之動之樂歸之天下之壽亦歸之矣古之有所托而遊市門稱列仙者豈少也邪予苦蹢躅不能從君三市又門苦俗駕不能旦晚從伯氏一室異日當造君昆季談動靜爾文

隅園集

卷四

四八

則安能存周公笑曰姑卽張之爲上壽者之辭

壽周公八十序

孔子序三益友蓋著久而要焉夫豈以穉耄出處岐乎邇叔季多不然始未嘗不以勸以規而後稍陵夷也或以地或以術或以名位日背而馳於是乎生平締好之黨卽此居山谷彼處閭巷或不相往來其能嘯歌燕喜之無變乎其初耶故憤世者厭薄人羣至推尊合比乎林莽邀松結竹更輔以梅而命之曰歲寒三友噫其寄意寧得已也然至干今久要者無如此三君卽長生久視亦無如此三君挺挺於凝霜積雪中若競秀焉況一君子一處士一五大夫而大夫不有其巍巍處士不自高其韻君子不抗其節相與歷數千百歲寒雖以之當孔友之三斷斷無愧色決矣余持此論者昔余與周公吳公顧公裴公鄴公諸君子游今四十年而吾五六人如一日子孫亦盡如舅弟庶幾稱歲寒哉庶幾稱歲寒哉今年周公餘軒壽八十余從

隅園集

卷四

四九

二三公壽之酒三行諸公屬余言余援筆識其言行樂圖之左侑修爵云

隅園集

卷四

五

賀章公八十冠帶序

歲癸巳親知邀余文賀章公七十余祝之曰後十年余且杖而壽公今年正十年矣公八十矣余亦從鄉人杖矣而公以壬午詔賜爵一級義冠博帶光照閭左親知復邀余文賀公余衰荒筆硯久辭不克修酌者之辭惟又後十年相率賀公公束帶而拜賀者當更設優人之幕大白浮余余當爲公立醕焉客曰有是哉環吾鄉而居者幾千萬家

隅園集

卷四

五十二

八十者幾人八十而康而冠帶者又幾人而叟斬一言歟余笑唯唯夫壽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君不聞武林許山人咀嚼爲事呼噓爲食今九十有幾此得之人者也勾餘杜老則出岵焉與鹿與鶴與木石均今百三十有幾此得之天者也公天耶人耶抑天人參耶卽百歲不難請又後二十年相率賀公公束帶而拜賀者當更設優人之幕大白浮余余當又爲之立醕焉若何客笑曰善哉叟

祝公亦自祝爾曰惡余何足比公名場勢數余之
染也深而公特淺往坐廟朝賢佞百官佐天子黜
陟出則擁騶從衮紱冕爭交而售知余之取數也
奢而公特儉今在中林樹思蔭竹思飲溪思釣經
史忌輯佳山水思詠余之精也搖而公特完余何
足比公然則有羨乎天者不可知人者已不作若
是況余常學於儒者則寓之乎宇宙似不在年其
不宜欣羨也審已第從諸君祝之曰余不能爲杜

鵬園集

卷四

五十三

老矣爲杜老者庶幾章公哉庶幾章公哉

賀李丈新拜 天綸榮壽序

萬曆三十有五年冬季丈丈以元子叅軍奏績
天子封丈如子官階徵仕郎用樂導 璽書至其
家及門丈丈袍幘革帶山立並扉肅入執笏頓首
而受于庭已鴻繡朱衣謁于家廟已紺帷皂蓋盛
服而謝于令君臺已徧謝諸賀者不佞載赤牘賀
之今年春丈丈正自古希逢之壽于是若戚若友若
門下客聚而諏曰執操羊酒孰執鴈鴛孰醇酎孰
幣孰軸賀章盡謀之國老龍洲先生先生謂不佞
曰子修辭夫希有之壽難偕壽尤難拜 璽書之
封難偕封則彌難廼偕封且偕壽益難之難者也
子其修酌者之辭余受簡而稱曰惟丈丈親其親
友其友門人其門人夫是以有今茲之賀客語有
之一曰名壽一曰身壽丈丈魁然飄飄然望之神
仙且千百里疇不頌丈之令德夫是以有今茲之
壽天之篤之嘗在達人國家之榮之嘗在有勞于

鵬園集

卷四

五十三

國者夫是以有今茲之封雖然猶不足以盡丈也何也余九年立朝所遊半天下由百執事而上至九列求其識如丈之識揆策度事若燭照若計數者幾歟求其才如丈之才東欲繕學宮廟廬則檄丈而東西欲繕學宮廟廬則聘丈而西丈至一指顧間繩者繩斧者斧丹牖者丹牖若宰相之程庶品者幾歟求其義如丈之高義代述弃券化盜息爭媿媿若王彥方吾家太丘者幾歟夫然卽登

鴈園集

卷四

五十四

丈百執事之列外而治一方佐一府內而贊理一部院豈不綽綽然乃束帶而徜徉閭里間僅僅與一二耆英遊誰謂此壽此封之足賀邪嘻丈樹懋德烝烝孫子當必相繼大顯于朝而丈之拜封必且再命三命自銀青而金紫自郎而大夫而卿壽亦必自八十九十而百歲未艾也龍洲先生曰知言哉余笑曰卽先生知丈與不佞之知丈固不若天子知丈今封丈丈封孺人之綸音曰薰德善

良畱餘似續又曰齊年食報天子固知丈丈家之福祉矣其舊臣敢括而序之申賀之

鴈園集

卷四

五十五

壽汪虛谷序

南國之鄉三天子之都有鉅人焉曰汪公者初稱明山繼更虛谷主人卽所署號其意念遠矣今年秋九月歷二百九十五甲子月之某日寔惟誕辰其執友若外姻竝造余所屬余修酌者之辭余曰壽固公自有焉用不佞辭爲耶卽有辭能當公哉且爲山爲谷靡非壽因卽山谷而陳當否焉可乎客曰可哉余乃進詞曰鍾岱之陽嵎夷之陰曠乎

陽園集

卷四

五本

惟虛惟常列于老莊明山之山虛谷之谷風雨不
及其峻嶒霜霰不集其林麓青霞白雲納之而嘗
滿黃冠羽衣招之而信宿志飄飄焉峴峴焉似卑
武夷而隘崑崙之曲也茲公之爲壽乎客曰公之
自壽則備矣亦未盡壽公也余起更進曰今知所
以壽公矣公豈虛生虛壽者耶國家休隆天地融
結暢則降五嶽之神靈鬱則鍾三老之豪傑雖不
涉世軌戢身輶名卜築塗巷完和葆貞然開幕則
外戶履滿傾蓋則大野生風託跡于海岱之陶游
心于夏殷之彭蓋聖世之人瑞寧新都之素卿故
願更乞公百歲之身以慰南國二老之望且爲三
天子都重此足以當公哉無爲病侈矣客曰奚侈
哉奚侈哉走不記也請敬書爲酌者先余敬許諾

陽園集

卷四

五本

壽馮太母六表序

余與莊君游二十年矣詎惟戚黨蓋不啻異姓兄弟云一日莊君謂余曰吾嫗馮太母今茲六表欲壽之子盍爲我操祝辭焉余曰唯唯昔三王之世尚齒然卿大夫之族無相稱壽者漢以來燕會酬酢樂則起而爲壽亦不必所生之辰故韓柳諸先生集鮮壽序近世始誕辰爲壽而所親則更爵醕更幣帛更做同慶之頌侑以文辭顧援天引人原

鳴園集

卷四

五十八

曰抑質曰子盍衷之余謂館閣之言腴山澤之言木木乎腴乎曰不厭木也曰吾知所以壽太母矣假而一滯於都一延佇于里孰與暖暖姝姝于一堂英英白雲列諸組繪孰與膝下之雍穆宮醪府膳孰與鄉邦水陸之珍則天借公車君之六月息也正爲壽太母也徐而入金門上玉堂奉太母東第太母七十而樂公車之都九列八十九十而樂公車之八座三台進此而益貴壽益高矣吾莊君其時於客次北面而祝視今益欣欣焉其福壽雖汪洋之兩湖鬱盤之兩峰奚讓哉君以此祝非阿親余以此佐君祝亦非飾友言卽木拙要於是無愧辭

鳴園集

卷四

五十九

壽胡母七十序

句餘應子臣館于舍中數數爲予言其外母陳孺人懿行而曰孺人今年七十矣不佞欲歸而壽之幸先生張之言予且諾且笑曰世俗稱外父母曰岳亦知其解耶子臣曰未悉也曰昔蘇鶚謂泰山有丈人峰故云而酉陽雜俎則載張說堦鄭鑑以封禪泰山驟遷帝問之黃幡綽對曰此泰山之力也引此爲故事至青城記又謂青城爲五岳之長

蘭園集

卷四

李

名丈人山故呼婦父母皆曰岳而伯叔則曰列岳其意義大都若此矣夫岳山宗也孔子謂仁者樂山而繼之曰仁者壽樂山且壽壽未有過山者然山第凝然塊然初未嘗呼噓爲食熊鳥徑伸爲導引而悠悠乎與天地始終謂由靜非耶故惟仁者足當之非仁則卿大夫之家雖諛者曰岡曰陵而享者越不過如丘垤如壤如屈仁則韋布之家卽藐者曰丘垤曰壤曰屈而享者寔如岡如陵修爵

致詞惡能舍仁者之山也今夫山名材名箭恒於斯祥毛瑞羽恒於斯黃金白璧丹砂石英鍾乳恒於斯乃福著於興者而德歸於孕且產者山又有母道矣君謂君之岳母曰貞壹則靜曰孝曰淑曰慈則德曰三子皆令子二孫聞孫則福駸駸集焉壽孰有大於此耶日河曲大夫爲外王母乞予揚水一賦予爲其述仁義者儉述貴富者奢竊隘之三年未應命焉若是乎陳孺人善居仁應君善頌

蘭園集

卷四

李

君歸第圖青城之巍哉歌泰岱之尊嚴拜孺人堂下曰岳岳有餘壽已奚埃予張之卽張之亦無過五岳也

壽月塘上人序

余王父南竹先生雅不好事佛而好字人方蓮上人月塘柳禪舍皆王父手所鳩葺而支干亦王父所定蓋愛重蓮上人精進云比余舞象時侍吾王父及見與月塘奕月塘爛目凝指或爭道則竦身笑呼者久之越一二十年而吾父文林公吾仲父廸功公若吾二三世父分曹與月塘奕月塘爛目凝指及爭道則竦身笑呼猶故也又越一二十年

鳴園集

卷四

六十三

余及余仲吉水游月塘舍中月塘又奕余仲爛目凝指不減盛年而笑更啞啞澹如矣夫月塘友余家三世而越歷甲子餘四百廼神益完氣益夷晬者何耶豈師友三吳卿大夫卽卿大夫奕者詩者雅歌投壺者非不膠膠然而師朝遊而夕釋之又師所卓錫寺臨吳山聖水卽山水多禽魚竹樹遊人狹子非不燁如紛如而師目遇而心融之故然歟不然漆睛黎面貌類具茨之鶴殆天賦壽者相

也又不然弟子演法至數十衆比于玄曾似諸比丘貽之壽耳又不然師院饒泉石足耽詠而別院饒汚池田舍足瞻衣鉢師日縱其身于行吟坐隱中諺稱祺者壽亦或然矣要以肉眼觀則若穉若壯若老若煩惱若逸樂判于星淵以法藏眼觀則冰漚凝釋曾何有于造化吾師悟其旨而馭六度之舟浮羣得之海踐不至之岍卽躋衆生仁壽無難者何況丈六黃金身耶聞之和訶條國有青井

鳴園集

卷四

六十三

并有千葉白蓮月六齋日彌勒與諸天神禮佛其上禪師吐浴之辰亦有諸天來供金樹銀花否也余明年得告當叩師七寶講堂問法并問三世音云

四

藏曆子云賜錄堂

隅園集卷五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問

其一

問王者應乾御世其必繇臣主一心矣臣主交盛者宜莫如虞周考于經可覩也載賡之歌燕樂之雅豈非曠千載者與而或謂治古之朝惟在論相則運于鈞陶之上者取穆清耳乃又有原本萬化

隅園集

卷五

一

獨歸君身何耶兩俱有說焉否夫自泰適否則上下際離後王卑卑固無足多數者若漢七制唐三宗一時君臣頗名知遇不識于虞周亦能彷彿其一二否明興列聖代光紹累熙洽烝烝然莫盛于我太祖高皇帝神謨聖製靡不有深意在焉伏讀大誥三篇首舉君臣同遊爲說也將盛德大業果無出此者乎且當時同遊之盛具載方冊可得而鋪張與今天子獨秉冲睿委心股肱

良臣與詩書

祖訓竝耀古今無惑已尔多士自

際其隆必有善發一心之義者請著之篇端不佞

且以轉于上

隅園集

卷五

二

其二

門古一道德同風俗之治至休顯矣孔子沒而異說起道德遂爲天下袞自漢武表章之世所號儒生始知尊孔氏黜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然跡後所依據業人人殊遷固騁文辭欣向範政教董生之流控道義賈鄭之徒結訓詁皆所謂儒生事也審尔則爲儒者必出此四科與抑其術於孔門四科宜亦似合與否輓近世談文則韓愈氏歐陽修氏

陽園集

卷五

三

辨治則陸贄氏范仲淹氏注疏則顏師古氏胡寅氏理學則二程氏紫陽朱氏於前數子者果若是班乎我國家大明儒術令諸生頌法孔子道德一矣乃風俗之未盡同何邪操觚者喜艱深封章者多矯激考訂者日繁枝葉講說者祇立門戶無論古四科卽韓歐陸范顏胡之所修與程朱之養惡睹其有此也茲欲一歸經術俾天下躡漢唐而上之其道何繇獎簡謚則長選英之習黜馳逐則

彼高視濶武益務不下人之氣亦安施而可願諸士相與策之

陽園集

卷五

四

其三

問吾聞之禮樂刑政所藉以馭世範俗者也須更
離禮樂則窮內窮外視刑政蓋獨切焉自秦專任
刑政禮樂遂蕩然矣禮則猶有存者偏州下縣人
至老莫能識箎箏烏覩樂哉其獨漸滅謂何豈後
世不待樂而治與抑禮樂積德百年而興 國家
二百年矣今寓內天地欣合區萌達角脩生蟄蟲
昭蘇意樂之興其待今日邪夫去古既遠一旦欲

隅園集

卷五

五

審名數音律形器孰從而考之卽考信於六藝而
施諸制作亦果合與否且其中所載泰章咸池韶
護夏武之義何取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
笙師之掌何物黃鍾太簇十二律所命者何因金
石八音所應者何事宮商角徵羽曰和正仁和正
義和正聖智禮者何說鼓鐘磬竿簫箎箏執柷拊
鼙控楊之類曰似天似地似水似日月星辰似萬
物者何稽可具論其指與漢而下作者有房中樂

雅樂燕樂凱樂不至無矛盾否也儻斟酌百王或
備一代之采萬分一尤執事者所願聞焉其悉意
陳之毋讓

隅園集

卷五

六

其四

問皇覽今昔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於求才者方
才未試時抵掌而談伊呂周召豈不雍容及徃徃
見功名或不若莫稗彼屈首修業者謂何請借漢
而論之高帝定天下與其所以治之者率山東刀
筆吏耳當時起博士者獨一叔孫其器業孰與蕭
曹與文景比治成康乃所尚皆黃老之術至武帝
一延公孫弘而才俊雲起課其治功不逮文景遠

隅園集

卷五

七

甚豈章縫之略讓於黃老清淨耶孝宣侔德商宗
周宣然多用法律士逮元帝注意文學貢薛韋匡
幅奏而顯帝卒牽于柔儒漢業衰焉豈必申韓刑
名之學乃奏績耶夫賢有才者向鄙刀筆吏不齒
絀申韓刑名不足術一旦盡出其下不媿哉或謂
漢所用類俗吏才得才如伊周者用之烏論文景
也於乎伊周不世出自伊周而下世豈乏才果才
之罪邪抑用之不得其術邪願詳辯之勿使莫釋

者得藉口也

隅園集

卷五

八

其五

問經術所以經世務自古論之然今天下要害若虜若潛凡遺編往籍足以博覽睹者卽小夫孺子能掉舌而談乃浙東南負海幸一切不爲浙患近歲驚濤長驅拔木走石卽所淪沒禾稼者郡縣以什數而嘉之海鹽最衝一旦橫潰其堤滙爲巨浸民至託洲渚焉夫無鹽是無橋李無橋李是無西越三郡此浙要害疾也亟圖所以捍之亦寧有

陽園集

卷五

九

編籍可按乎且鹽之堤不得視他郡縣謂何談者曰惟山激水惟沙汰之沙猶檐也乃鹽沙汨崖陡落而棟壞堤猶弓也乃秦駐乍浦兩山來其背則弓隈而射急是信然與陬土之士或曰得二十萬或曰非六十萬不可曰不難鳩工而難聚財或曰不難貯金錢而難鑿石果孰當而孰否也且當事者欲集議則苦緩頰欲堅決則虞懸斷欲專官則慮蹇淺欲分功則懼牴牾欲命日則憂草具欲任

作則患闕茸欲召募則食先於力或逃散力先於食必且不來果何術而可又有涸淵伏莽之老與匠氏之師曰吾惡知議第厚若石深若基密若理列木於石之外以殺其力貫鐵于石之內以維其勢卽百世不拔矣亦或足采與否也多士異日爲國家用諸所要害舉宜究心茲尤不當默默已者願畢陳之以觀經世之緒

陽園集

卷五

十

策

廷試進呈

御覽

臣對聞帝王之爲治也以建皇極貴乎有純天之奧以運皇猷貴乎有法天之機今天天之爲天也其心穆然虛耳然不言而行自健者則其奧藏也其體巍然逸耳然無爲而化自博者則其機運也帝王以天之責爲責則當以天之心爲心故必

陽園集

卷五

十一

守玄致一端本于衷而後天下之大原以立不然則所謂務學者非聖學之精矣帝王以天之位爲位則當以天之體爲體故必簡賢顧俊托重于相而後天下之大化以彰不然則所謂勤政者非聖政之要矣殷周之主所以神妙化隆而非漢唐以下世主之所能及者咸此故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獨昭欽明首握凝神穆清則殷宗之思道不足比倫運化天壤則周王之日靖難爲

媲美矣茲者親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而首及

于典學勤政之要惓惓乎始作初服之圖臣聞帝

王之治天下也與其謹之于其終不若虔之于其

始與其圖回之于其後不若慎重之于其初臨御

之始天下之初也國是未搖視聽猶一習于治則

治易臻習于亂則亂易萌初冲之始一身之初也

性靈未汨精真猶在習于正則正易凝習于邪則

邪易溺故從古聖明無不以虔始重初爲急者茲

陽園集

卷五

十一

今

陛下踐祚惟新聖齡方茂而問首及此臣有以仰

窺

陛下之盛心矣臣隱伏草莽恒思叩閭闔而効芻

蕘矧

陛下且導之言臣可復自隱諱爲賈誼董仲舒羞

耶臣竊惟帝王之繼天立極也握錄疑圖則百神

待儼繼統纂緒則宗廟寄重創法貽謀則奕葉思

漢發令施澤則萬邦俟理其任誠至艱且大而其勢亦甚尊且隆也天豈徒私帝王而以極尊極隆者予之哉帝王亦豈可曰天誠以是私我而以暇豫處之哉天下之理皆吾之所當明是故務學之不容已也天下之治皆吾之所當操是故勤政之不容已也古之聖后哲辟所爲勞心焦思而不敢自暇逸者有舍此二端者乎古之碩輔明佐所爲納誨陳辭而不敢自隱忌者又有舍此二端者乎

陽園集

卷五

三

詩書所稱殷周之世厥詳可紀已天初造殷元臣進戒伊訓之詞曰王懋乃德無時逸豫說命之詞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伊傳之用心所以謹二宗之始者何其惓惓也天初造周元老進規訪落之詞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無逸之詞曰不敢荒寧所其無逸姬公之用心所以謹成王之始者何其媿媿也其所謂學蓋真得乎聖學之精而後之言學者必準焉其所謂政蓋真得乎聖政之要而後

之言政者必稽焉其君爲萬古之數君而其臣亦爲萬古之數臣駿聲茂實穹壤同敞良有以也嗣是而後代不乏君君亦不乏明朝不乏臣臣亦不乏忠然何殷周之盛不復覩也臣不敢泛有所引煩

陛下聽請自

陛下所疑者言之講經而夜分不寐御覽而一歲一週講讀而隻日不廢世祖之與太宗仁宗亦云

陽園集

卷五

五

勤矣然較其建立乃不事詩書者勝此何以故三君之務不過詞章篇翰之末已非帝王所先而漢室馬上之翁其所爲豁達而聰明者則已默符聖人之心法故也衡石程書以攬權衡士傳食以聽政汗透御服以決治始皇之與隋文唐憲亦云勵矣然較其治効乃清淨無爲者勝此何以故三君之勤不過簿書期會之末已非帝王所急而漢室黃老之主其所爲謙讓而付托者則已默契聖人

之治法故也卽此觀之學而無得于純天之心雖日勤且無益于理彼嬉游而不知言學者又何論已政而無得于法天之體雖日勞且亾濟于治彼燕逸而不知事事者又何論已天啓休明 聖神撫運臣伏覩

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于茲矣挾超軼古昔之資而學以濟之經筵綸閣之講讀日夕不倦疊疊乎有配天行健之功抱羅括宇宙之智而勤以益之國

陽園集

卷五

五

老元臣之咨任細大不廢恢恢乎有則天爲大之治卽詩書所頌說極明盛世何以踰焉臣恭讀

聖制則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又曰主好要則百事詳臣有以測識 聖明之務學勤政皆有以得其深者而非徒如漢唐以下世主之所云已也歷代哲輔名人各有論白董生天人之策匡衡治性勸學之論程顥稽古正學之對皆言學也然或失之緩或失之俗胥經生曲儒之談惟顥定志之

說則所謂正心誠意而純天之精者

陛下如欲稽前言以典學則程氏之言宜在所採矣王吉典禮變俗之條匡衡審上之疏貢禹節儉之告陳寵煩苛之請姚崇呂公著十事之上司馬光三劄之陳皆言政也然或失之迂或失之泥胥補偏救敝之言惟光仁明之論則所謂清心知人而法天之要者

陽園集

卷五

十六

陛下如欲咨往訓以勤政則司馬氏之言宜在所

循矣諸臣之言皆前乎數千百之上

陛下猶思酌而行之其容受盡言必矣臣敢不盡言以對臣竊惟

陛下之典學可謂敏矣然使徒誇洽而矜博則

聖心便與天不相似天之心何心也惟玄惟默蒼然上浮而於穆不已之神實主宰之

陛下以天之心爲心則必端本澄源豫養善端驗之清明之初而使其常不汨精之應感之際而使

其常不漓靜無內私之孽動無外邪之誘一念之中炯炯靈靈真與天同其虛則所云朝夕講讀者誠爲格致誠正之實而不徒以誇洽矜博計此所謂帝王純天爲學之精與韋布不同者也

陛下之聽政可謂勤矣然使徒炫才而聘智則聖體便與天不相似天之體何體也不言不爲隆然下濟而四時五行之佐寔宣布之

陛下以天之體爲體則必推誠置心優禮輔相舉

陽園集

卷五

十七

天下之故使宰畫之而不二盡天下之人使簡擇之而不疑進有論思之益出有平章之權一廷之上休休穆穆真與天同其逸則所云細大咨訪者誠爲剛紀統任之實而不徒以騁才炫智計此所謂帝王法天爲政之要而百事自詳者也所以增光殷周者在是所以揚休 祖宗者在是而漢唐以下之君又不待較脩絜大於其間矣雖然狂夫之言猶願有獻願

陛下寬鈇鉞之誅治安之時曠千百年始一得矣聖神之主曠千百年始一遇矣明良之契曠千百年始一覩矣以千百年所僅一得一遇一覩者而俱在

陛下之今日

陛下當何如以自勉耶理之與亂如燕與越其發軫之差不能以尺聖之與庸如涇與渭其發源之異不能幾何其端甚微而其係甚大其緒甚近而其竟甚遠也

陽園集

卷五

十八

陛下朝而統大政試夕而思之出而馭大廷試入而念之密邇

聖母敬恭虔恪此時一天也退息之時能不渝乎臨蒞百辟尊嚴靜嘿此時一天也遊宴之時能不變乎 聖齡方妙一誘未入

臣知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一者情實稍開外誘一入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或以宴安能如今日之湛然純

一否也 聖情方定一邪未中臣知

陛下之心一天矣萬一者趣指稍露邪說一中或以刑名或以興作或以征伐能如今日之泊然寧靜否也臣亦未敢爲

陛下信四方臣民亦未敢盡以此信

陛下也夫始者易慎而終者難圖也暫者易勉而久者難持也衆者易徇而寡者難信也甘者易溺而苦者難從也臣愚昧竊不勝過計矣臣願

陽園集

卷五

五

陛下不必求之殷周之遠而求之今日之初勿以德盛而易恃勿以位尊而易忽勿以燕閒爲無傷勿以佞幸爲無害親輔臣則始終如一開言路則狂斐不較朝夕培植外內維持則 聖學日以清明純粹 聖政日以雍熙隆洽萬古一時之盛臣得親見之不徒在誦說間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謹對

陽園集卷五

肅昌兩司賜繹堂初

陽園集卷六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臣戊會墨

第一問臣德澤法度

帝王爲萬世子孫計所以齊一天下若日月之燭雷霆之鼓舞而不能外者有法度焉所以維繫天下若元氣之運江河之流演而不可測者有德澤焉德澤非法不行法度非德不久德澤法度歸之

陽園集

卷六

一

乎一而已矣然法以寄乎德而不脩飭則不足以一天下德以植乎法而不培養則不足以維天下後世恃德澤者曰固結嚴于膠漆淪浹深于肌髓吾享時之成而已而其弊也荒輕法度者曰信可剖於符斗文可更于繩契吾適時之變而已而其弊也擾荒與擾其不能適于治均也繼世以有天下而欲適于治可不斟酌二者之故哉粵自帝王繼天立極其視覆載中含生負氣之倫血脉相貫

形骸相屬詭不可心而感也而其視含生負氣之衆爪牙必角嗜欲必爭又不可徒而治也于是乎濡之以德澤而制之以法度由唐虞而夏而商而周罔不並垂焉乃宋儒謂德澤推唐虞法度推成周不以混元既闢六府豈無法度乎而惟沕穆之燠灼者爲特隆太和復萃二南豈無德化乎而惟禮樂之經畫者爲獨備此萬世帝王之則也軍卑漢唐樸遯無足數者肆我太祖高皇帝起淮

關園集

卷六

二

右率閭左而出之椎結侏離中親賢樂利還于帝王之漸涵文物冠履返乎帝王之約束卽唐虞遜德澤成周讓法度矣然猶聖不自聖而汲汲焉中原一檄大誥三編開湯網也辨色視朝寒暑不輟闢舜門也雕鏤之淫深斥而重戒崇唐階也蠲賦之詔無歲而不下寬漢租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分設六曹懼竊政也督府兵部一不得調發一不得治兵慮專戎也機祿凝旒公孤負扆而不置

帝之席防內干也戚畹衣稅食租而國典不預杜外移也當是時高皇帝神武一世而抑其謀以圖千萬禩守成之業尊居九重而洞徹其幽隱以通閭閻之志故夫深澤錮于民心雖歷危疑震撼之際而不動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卽指鹿訓狐之輩欲竊之而卒不可久至今聖政記及祖訓諸書燦然良鏡儼然關石卽聖人起不能易也猗歟盛矣繼高皇而加以寬厚者莫如孝

關園集

卷六

三

宗敬皇帝人見其十八年間飛鳥魚鼈靡不樂安利而忘危殆以爲孝皇純任德乎不知晝接四輔躬裁萬幾則法何嘗不飭也繼孝皇而加以英斷者莫如世宗肅皇帝人見其四十五年間深山邃壑靡不遵繩尺而嚴步趨以爲世廟純任法乎不知農桑重軫貪墨遠黜則德何嘗不培也聖祖之長育而震曜者如彼二宗之敦大而明作者如此非子孫帝王萬世之烈也哉我

皇上登極一詔祗遵先猷而又時時詢謀大臣條上故事則祖宗之業不下榻而可按求而唐虞成周之治亦非徒欣慕簡冊間矣乃執事者猶問所以宣令緒永太平毋亦欲生效祀藿之見乎生請以臆說對焉夫自今日上距高皇帝二百餘年愚且見吏飲上漢之醢民含隆虞之哺德澤潤於天下之肺腑矣談者猶曰未洽豈供億日廣彫耗漸作將部屋有宵露之氓歟委巷有蓬累之士歟

一一奉揚威命則文武之法修而天下其成周矣誠欲培之正不必翼覆卵伏也亦惟益重農桑益遠食墨而又實政以賑溝壑實政以恤介冑實政以崇岩穴當事臣僚又一一宣承德旨則堯舜之澤深而天下其唐虞矣有德以締結其法度有法以調劑其德澤則豈非後皇之保元元厲蒸庶而所繇紹昌祖烈之路哉雖然計今而論非英斷馭臨之難而寬仁煦育之貴故不務孝皇所以邕澤而徒事世廟之振法也斯亦不察乎二者之權衡矣故曰與其破園而爲觚寧斲雕而爲朴與其視末而聽遠寧塞聰以揜明與泛駕之躑躅寧騏驥之安步與匏管之悲急寧金石之紆遲何則核名實者闕漢治圖勵精者虧唐風此言貴能寬也況今明天子德躬上聖運接下武何事哉不可弛張舒卷耶吾相君誠審唐虞成周之治斟酌一祖二宗之故實以此意昭宣之天下萬世之

太平指麾則定矣

陽園集

卷六

六

第二問 文質代變

天下之勢有所防焉而必趨聖人固不能窮之以法天下之情有所極焉而必返聖人尤不得不挽之以權勢非聖人所能禁也天者運之人者從之則聖人之法亦因其勢而不容窮其勢之不可奪情非聖人不能挽也人者主之天者從之則天之權有時乎不自用而爲聖人用是故法有所必更權有所不得不變立法以教天下而不能使後之

陽園集

卷六

七

不變于先者聖人任其天也立權以抹天下而能使今之必復於古者天下遊聖人之天而不自覺也知此可與陶冶世風者論矣聞之太史公曰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亦曰更相終始則知夏之後不得不繼之以商商之後不得不繼之以周至周之季與兩漢之末亦若夏商然天下靡焉日入于文當其時讎私歌賦繁節于犧尊執榼繁馬飾詐于壘壁朱千玉戚龍旂九旂何其

泰也贊郎牧豎譚誦乎保衡間左甕樞僭擬乎王
后浮議風生僞操蠅集何其夸也故一變而十二
再變而七國變而東西京之抱策挾釣又變而建
安之角藝又變而江左之揮塵分鼎而秦爭道而
馳雖戶說以眇論弗可化矣及其勢極情返亦不
得不歸于質若秦之下有漢六朝之季有唐豈非
循環終始之驗耶間嘗攷求其故譬則治室然其
初經營之主率草衣土食有隴畝風一二傳而物

關園集

卷六

八

力完必且羹魚而飯稻又傳而瓦溢露積必飭冠
劍連車騎爲貴富容也無何作業劇而財匱矣物
盛而衰固其勢耳時得賢有德者悉更其室廬供
帳家不一挽而還之乎然則秦與六朝之季有聖
人救之安知不爲周之繼商商之繼夏乎而僅僅
聽其天之自返于質焉何哉我 國家當 祖宗
時盡滌宋元之靡而升之漢石道德風烈可考鏡
矣卽今簡冊所紀與故老所稱說尚憶弘成間禮

樂隆盛教養休明其政肫肫然其俗熙熙然其議
惇惇然其文渾渾然固甚朴者迨今六七十年間
風氣益開聲名益流擬之周漢則成康漸涵之後
而文景殷盛時也愚竊觀之當官者飭簿書帥
者繁約束蓋漸澆矣婚嫁者步武珠玉喪葬者林
麓錯繡蓋漸侈矣人負談天之諛舌戶曉炙轂之
雄辨甲非乙是左武右文蓋漸繁矣足涉六經之
殊塗心探百家之末流謳唌者馳情月露紀撰者

關園集

卷六

九

刻意雕琢蓋漸詭矣此豈獨人爲哉勢之所趨情
之所必至猶春之不得不夏也朝之不得不望也
天之道也然時極則情變人定則天從今將若之
何韓子曰政教文質所以云祿也過則舍之有易
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俗之至也乃今泰
失而恭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
非所以範民之道矣範之之道吾以法禁防之俗
亦以法禁應吾以浮慕遏之俗亦以浮慕應是則

遵何道乎將世風人羣終不可變耶噫木石不可
變者也猶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夫人之於感化豈比木石哉是在因其勢酌其情
而圖之耳故端風教則法之乎二南厚民俗則酌
之于兩漢抑議論則繩之于一理正文章則歸之
于六經若是而又通之以損益之宜處之以君子
長者之道毋以敏給而先達訥毋以苛察而加放
悶毋以鮮麗而輕質直毋以佞巧而最醇厚毋以
嚙利而掩絨默毋以泛博而畧簡要則天下之政
之俗之議與文何患不弘成哉卽三代何難乎而
誰謂江河之不可返也嗟乎江河之源不濬不流
不澄則壅故夫節儉仁義之君立于朝則華靡之
世輟矣清淨誠一之相坐于側則紛擾之政詘矣
惻惻純素之吏宰于郡則淫康之俗廢矣世主不
察此而肆其表極之身又不制其觀聽之臣乃徒
按俗而誅焉故俗嘗曰何以誠篤爲欺謾而臨官

陽園集

卷六

十一

何以謹慎爲浮薄而仕宦于是父勸其子兄勉其
弟目入于江左建安東西京之季世而不可挽是
故明主必身闢節儉之塗心宣清淨之風手持惻
惻之柄夫然後內不奪于淫康之虞外不可傾以
華靡紛擾之繁一世之文質若金之在治土之在
型惟其所陶鑄矣不然世豈有六朝之君臣而能
兩漢天下乎兩漢之君臣而能三代天下乎若有
三代之君臣又何憂晉之塵魏之管漢末之標幟
戰國之軾軻春秋十二國之戈矛盤玷哉故曰質
可文也文可質也文質不變則無爲貴聖矣天下
有聖人者出不聽其勢之自返于質而力挽其情
之趨于文則循環終始之權果屬之天耶抑屬之
聖人耶惟 聖人留意焉

陽園集

卷六

十二

第三閭 爵祿名譽

上之所以鼓舞乎下者不一其權而恃其權者不足
以籠絡天下之士下之所以奔奔于上者不一其情
而溺其情者徒足以壞亂天下之心是故爵祿也名譽
也上以之鼓舞下以之奔奔者也上可以奔奔而不可
溺于其心一溺于其心則天下無士習矣可以鼓舞而
不可恃以籠士一恃以籠士而天下無朝常矣盡其道
而不恃者非盛世疇望哉

陽園集

卷六

十三

粵昔明盛之時王者之官德也薦之清廟饗之几筵
褒之冕舄崇之珪綬昨之士田其奏功也祭之大烝
錄之王之太常而其紀績也曰勲曰庸曰勞曰力曰多
存以著其號沒以顯其謚總之不越爵祿名譽而已矣
古之懸二端于天下者豈以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
朝廷惟爵祿所驅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非重
譽不來壯士在軍不避矢石之難其在荒陬僻邑出
不遠千里或使絕域犯晨

夜冒霜雪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二端用耶然

則二端之用誠深矣懷奇負環之屬入焉而溺其
用誠大矣飯牛扣角甘遯之朋入焉而望其用誠
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能之屬入焉而墜將制
馭人羣者舍此不足以得士歟嗚呼君之欲得有
方之士也果利其為爵祿乎為名譽乎爵祿名譽
以致士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夫然則周之時服爵
祿者非戡沃之師保即師濟之百執事乎名譽者

陽園集

卷六

十三

非岩廊之碩輔即社稷之貞龜是又何說哉不知
周之王爵祿名譽以酬士而非操此以市士周之
士名譽其自有而爵祿隨之非希此以鬻時君而
市士是設羹糗于道左懸綺縠于市門非廝養倡
優不食且衣士而鬻時是釜鬲以恣醲襟裾以招
淫上主弗賓貞夫弗妾矣曷不按兩漢之事觀之
乎西漢自高帝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鄉羶天下
而降詔曰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蓋

恃爵祿爲網羅于是蕭曾以刀筆投叔孫以委蛇
入公孫弘卜式自羊豕之間各納于一面此在彈
冠振纓者已皆慕尊顯矣迨後貢薛韋匡之徒奔
走成風含辱忍垢譬則網羅未及野而有雀投之
卽獵者惟焉則豈非以爵祿市而鬻于爵祿之驗
耶東漢自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友莊光褒卓太
傅惟恃名譽爲釣餌于是王良隨浮沉而東海譏
樊英逐綸竿而壺山耻黃瓊楊鳳出遊而李固矻

鳴園集

卷六

十四

盛名之難副此在袂濯鏤剔者固已附聲華矣厥
後俊廚顧及之輩狂瀾益倒竊字盜名譬則釣餌
未投有魚仰躍而上釣者失色則豈非以名譽市
而鬻于名譽之驗耶夫爵祿名譽始末嘗不鼓舞
天下而後卒陷溺也如此今且奈之何哉況乎釣
陶之上其所以振世勵俗者苟非圭綬土田以爲
榮非大烝太常以爲高則皆生爲氓隸死爲朽骨
不肖者不勉賢者亦不勸又天下都人士已貫富

貴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甚則嗜如飲食歸若流
水旣馳驟于此場矣乃曰恃爵祿而爵祿之士至
恃名譽而名譽之士至也則將何術以馭之耶是
不然謂舍爵祿名譽而可以馭天下固失其鼓舞
之權謂恃爵祿名譽而足以籠天下則彼終身汗
漬之游而比印佩爲文犧甘心藏微之湮而視姓
名爲芻狗垂綵于桐江築室于延陵者何可羅而
致也且也非以端天下之習而作天下之治矣善

鳴園集

卷六

十五

鼓舞者于不可廢之中而有不盡恃之術吾用爵
祿待天下必核天下之虛爵祿者與其慕爵祿而
至者私爵祿以愛憎者與擅爵祿以爲威而莫之
制者有則禡其爵奪其祿則化爵祿爲利器也而
安病其馳騁也吾用名譽待天下必禁天下之冒
名譽者與其貪名譽而來者籍名譽爲勁羽者與
矯名譽以爲高而莫之知者予以正其實統其名
則化名譽爲實德也而安病其希附也雖使貢薛

臣事比肩于朝俊厨顧及接跡于世彼見世主之
崇嘉而褒賞者如此沮抑而懲罰者如彼方且孚
化翼飛焉由是半璽之綸兩駟之車賢明之謚尊
彝之享士大夫誠一得之則璫璵非寶泰華非崇
矣朝常士習不揭輓近而登之成周也哉誰謂兩
漢者可深懲而併廢之耶柰之何輓近之時天下
重爵祿者十九重名譽者十一爲爵祿而損名譽
者十五爲名譽而損爵祿者百不一見也況入于

關園集

卷六

十六

名譽猶且修潔而濯俗一入于爵祿將內狡外汚
不究其底止矣是二物之漸人又不無庭徑也昔
人稱祿肥則士不死又曰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
豈亦謂是歟夫士好爵而不好名不好名者之責
也若持爵與名以化正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
觀聽天下此非不好名者之責也經生之見乃爾
執事者得無以爲迂乎

第四問 班馬異同

古今之論史者曰史以事勝以辭勝夫以辭勝則
其文貴直貴章貴信而或脩辭以滅公是逞已以
欺獨非者固非也以事勝則其事貴核貴詳貴審
而或剽一時之耳以爲目信他人之舌以爲筆者
亦非也作史者執此以著述讀史者據此以評品
百不一失矣匪是而校讐于亥豕雌黃于日月咀
一嚙于五鼎摘片類于百鍊夫安得知史哉愚不

關園集

卷六

十七

自度其不知史也願因執事之問而有所質於班
馬焉粵自數千年來史無慮幾十家矣至今束髮
之童誰不口談子長氏孟堅氏曰班馬班馬者哉
顧其軒輊淄澠間初無實見譽二氏則曰辨不華
也質不俚也瞻不穢也抑不亢也而附和向曄之
齒頰嘗二氏則曰先黃老也進姦雄也排死節也
否正直也而撫拾固曄之遺論以至甲班乙馬者
依王充右馬左班者倣張輔而班馬並非者則宗

王仲淹此皆隨風而趨靡靡而呼要其中槩未沿
二書之枝流涉二氏之外庭卽其異同之可燭照
計數者尚闇闇汶汶也焉覩所謂瑕瑜哉迺宋倪
思博極其趣而輯爲異同一書諸如季布滕公之
語酈生齊王之說靡不絜繁度簡據筆推削力亦
非不良苦矣顧其指摘句字之間徒爲操觚者法
式之地而又僅僅紀傳世家不及志表此足以發
明二家之同異耶乃其同異類非淺鮮者可悉聞

隅園集

卷六

十八

嘗擬之亦猶之左國二書而已蓋左之始末在事
而國語之始末在國重在事則按事而定是非重
在國則當據國而審其刪錄之故可以句字評乎
故夫知左國之同異而班馬思過半矣何則班馬
之傳紀世家倣之國語而年表志書倣之左氏夫
朝家之規制山川之夷險宗廟明堂之分合曆象
鍾律之盈縮盛衰非表志不載上下之行事官材
世風之臧否中國夷狄之消長出沒非紀傳不詳

是固不可偏廢者而就其體裁則表志非綱乎紀
傳非目乎不察其綱而屑屑焉數其目是則倪思
之異同而已矣不有異同之大焉者乎遷之爲表
者十而固省爲八表遷之爲書者八而固廣爲十
志夫遷之表諸侯王也國緯年經表功臣也國經
年緯其意念遠矣固乃離爲同姓異姓旣戾左賢
右戚之心合于高后惠景又昧因時考政之義奚
取其省十而爲八也固之易封禪書也曰郊祀以

隅園集

卷六

十九

正其名更平準書也曰食貨以統其實其裁正似
矣顧乃至五行而引書平休咎之徵志曆律而繫
序仍日星之謬安在其廣八而爲十也嗚呼此二
氏異同之大較也若乃傳項羽紀孝惠則遷之所
宜異恕杜周沒大宛則固之所宜同溷子貢于貨
殖累兵法于刑志則又遷固之宜異而不異宜同
而不同者豈直倪思云爾耶大抵畧迹而統論之
遷承秦坑楚灰之後遺書湮滅卽五十萬言而不

爲寡固當董賈飲向之餘制作漸起卽八十萬言而不爲多是文則無弗同也遷論於戰國先秦以彙國策蓋欲藏之名山故其事質而直固獨備於文景武昭以錄典故乃奉詔而作故其事多婉而詳是事則無弗同也雖其時子長才優于固其得也十九要不得偏廢夫固孟堅才不及遷其得也十一而亦不容輕掩夫遷執謂左國可以單辭片事而訕耶況乎由自千萬世之下考百千萬世之

三十篇宏東漢紀亦三十篇范曄作後漢書鑿齒作漢晉春秋此人豈不自謂掩唱者之吮參作者之塗耶然以二子視之祇見驟絃而謫不足以和清廟之音也疾轡而馳不足以追千里之御也而謂繼響齊足也可乎哉夫數子以彼其才猶然不得不思班馬之功矣則向倪思所云異同者毋乃爲贅言也夫嗚呼二史以還其間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可以傳紀世家者代有其業而于今則又會典之所輯星官之所掌與六尚書之故牘鑿鑿不遜于西京古人稱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是誰之過也有如一旦盡戕石渠之秘授夫載筆之局得該博爾雅之士持衡其事藻繪其辭自義皇而下迨于今成一家言十襲金匱而錄其副以藏之名山大川則丘明繫席子長握管孟堅受冊而尼父亦驟然不私化工于春秋矣愚雖爲之執鞭終其身所欣慕焉

第五問 用人理財

執事試鉛槧之徒而終及人材國計此今天下大策也持銓主計之臣攬權于其上鄉舉歲會之吏受成于其下草茅者何敢僭聞雖然愚伏讀大學時見舉用人理財並著之平天下傳已知策之一二矣懷辭握謀願有所稱說而未遂以爲固無奇也有亦安所施耳今幸明問既降使各達其時之計畫不容默默而已也請毋上稽商周下數唐宋

陽園集

卷六

三

姑舉今日之務而以漢事實之可乎今天下之需才也若父母之望良子弟也一遇緩急卽稱乏才今天下之需財也若農夫之望歲也一遇緩急卽稱乏財其爲用同也科目而辟之賦稅而繩之又徵薦商賈而羅之其爲法同也朝之秩官君之倉庾不見其豐盈而冀羣無留良齊民無蓋藏其爲勢又同也大家宰每歲遣直指掄循良推轂衛尉屬國未有得當有者而重足延頸待命之徒率三

人而一官大司農會一歲金錢諸侯王可九百萬塞下可三百六十萬而歲人不當十之五乃戚畹大俠一食而千萬緡其爲弊又同也然則今天下之才與財果有餘耶抑不足耶不病其不足而卒不見其有餘者是豈無故歟嘗攷漢初併官省職自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十不置二三乃緩租稅寬湯沐而山林川麓不領於朝廷之費然彼其時輓輅思一奮舌而充盈露積皆軍國需也迨其季年

陽園集

卷六

三

跼蹐一獵舟車一權則幾于盡天下之才與財矣乃大不逮其初者豈桑孔有遺術而金馬有遺詔哉求才于天下而不知叙才于官剝財于天下而不知裕財于民毋惟乎流品日衆會歛日刻而國用日不濟耳 國朝當 祖宗時凝承殷伍設官有定員矣乃高賢如雪大良如雨濟濟然梗梓于匠氏之園騏驥于伯樂之庭卽班固所稱何啻焉至今二百許年養益久宜材益盛然 朝廷一旦分

數寸之符授咫尺之書而欲從事盤錯窺左足而先應果有循良若黃穎川韓馮翊龔渤海者乎果有奉使若張博望蘇屬國者乎果有將帥若衛長平霍冠軍趙營平者乎是西京之材已似不克並駕夫焉得不嘆才難也 祖宗時墾田則賦經費有定額矣乃粟陳不食貫朽不校寬然山出而基置路通而幣興卽文景殷阜不遜焉至今二百許年歲益久宜積益饒然一國家一旦供億之叢徵

陽關集

卷六

三

發期會之難而欲取給當事傾左藏而不支能不藉常股刮緡錢若漢鹽鐵舟車之筭乎能不舉園池市井租稅之人悉入經費重租稅以困辱買人若漢商賈之律乎能不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若漢賣爵之令乎是弘羊孔僅之技已窮不可復益夫焉得不憂財匱也籌度至此則屢 聖天子之留神賢公卿之振策也有故哉有故哉愚竊見卽位以來廷臣則訓勅矣光祿則裁省矣肆

覲則旌賢而治不肖矣考覈則計存而察遺積矣主上念於國計人才甚盛所以仰承德意以復

祖宗之舊者不在當事諸臣耶諸臣官患不能任毋患人才之不敷財患不能生毋患國計之不支任官之道三唯擇之審使之器而核之實乎蓋鳳之與鴟素雖均於蒿蕭翔則判於蘭菊有不如不賢至循資而職之賢者至亦循資而職之則無穴不棲而何衡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是則擇之之貴審也代楹而異材昌陽稀苓而異功有如季路至以田賦授之公西赤至亦以田賦授之則齊門之瑟能使爲竿而楚冠之琴其可強之以北音乎是則使之之貴器也蘭絲之音炫于保障鸞鳳之翮歛于鷹鷂有如吐實咀華又不以拙失之楊城而以僞失之王成乎是則核之之貴實也審如是龔黃在繩縣而蘇張衛霍在塞域矣人才何不如舊耶生財之道三惟導其源檢其流而窒其孔乎蓋齊

陽關集

卷六

三

魯古膏腴之國梁宋亦號沃土今淮濟多墻野而括蒼之間多餘夫若營里而割宅授田而置器使勸之新邑則古之三屯可舉也所以導其源也強者設財役貧貪者枉主法獵農民倍力以求便勢尊位奢者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于犯法若銷其濫于泥沙而歸其富於庾廩使須之公家則古之九年可積也所以檢其流也資者亟水火輸者盡膏血會出入者悉毫芒乃其弊孔則乾沒于私

隅園集

卷六

五

橐漁穴于豪右耗于虛冗濫于恩澤將不勝其江河之漏若精而搜覈慎而營賞則今之一大蠹可剗也所以窒其孔也審如是則桑孔黜其謀而文景復其富矣國計何不如舊耶奈何今日上下言事之臣語賦利則津津欲吐語及國蠹則卷舌而不談語招致賢俊其說月盛而日新語甄鑒語綜核則目爲儒腐嗟乎彼曾不知今之招士隆制科矣嚴序貢矣充胃監矣廣掾史矣近又薦孝廉矣

豈少招致之塗乎況制科之未叙職司者十二貢之未叙者十五武舉之未叙者十三胃監掾史之未叙者十九又可舍三策而言才哉故夫不患任之無道而患才之不足者非策也若乃今之理賦陂有御史田有御史治粟有藩大夫漕有御史大夫關有部使者豈踈治賦之綱乎顧徵解而東吳疲水旱而梁楚困盜發而嶺表貧河決而徐青充豫竭又可舍三策而言賦哉故夫不患裕之無道

隅園集

卷六

五

而患賦之不足者非策也故曰才與財非不足特無以養其有餘耳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爲非有餘而其實不病于不足者此佞臣談士欲欣然設策以爲功而老成耆舊之所怒然而深惟者也相提而論理天下皆若此矣獨人材國計乎哉

隅園集卷六

李昌所賜繼登初

隅園集卷七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丁卯鄉墨

第一問 心法

帝王之立極垂統也先天下而遺世守之法而帝王之繼極繼統也後天下而弘善守之心何則法也者輔治之紀也法非至精至密而謨訓之永光不足以隆創守於其後心也者運治之精也心非

隅園集

卷七

善繼善述而精神之遠紹不足以承述作于其先故法以佑乎其心而培植元氣以固國統者先聖之所以俟其後也心以妙乎其法而斟酌元氣以調國脉者後聖之所以祖其前也否則不求諸心而求諸規畫布置之粗將拘者窒紛者擾亦何以妙祖功先德于善繼也哉此今 聖天子遠承皇祖之烈近奉 皇考之教而爲天下萬世之所瞻仰者請因 明問而對揚之自昔帝王之馭世

隅園集

卷七

三

以天下可以法治而後有萬世之天下不可以懸而治也於是不得不遺之以法禹有典則之垂湯布風愆之戒文武有謨訓之烈其爲子若孫慮者至深遠矣故夏商饗國長世而周祚蓋八百餘年夫亦以敬承之弗替也自時厥後漢以雜霸唐以雜夷宋則做先王而未之備其祖宗且不克自善其天下而又何以裕後昆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明命誕受多方當時撥清華夏之鴻功駿烈固難縷舉而其所昭揭者則莫如定大祀南郊之禮而禋類明却四方貢獻之物而修靡汰經九州賦稅之額而脂膏節黜瀆祀淫封之號而神明饗著大誥赦今之典而刑讞清崇徵隱拔淹之制而英賢奮其他庶政悉中矩矱然而我 太祖不爲一時慮而爲萬世慮卽大禹成湯周文武之慮也迺萬幾之暇彈睿思竭玄覽由身心以及于家國天下莫不網舉而緝爲 祖訓一書成以三年稿

以七易其爲 聖子神孫慮者至諄切矣其間大經大法一言一事孰非今日 聖天子之可繹思而振舉者哉我 世宗臨御四十五載其於謨訓多所讚承雖其晚或移聽於方士撤儀於午朝臺諫縱機密不得以面陳大臣非宣召不得以入對而隨卽裁正至其憑几數言深自悔抑所以啓皇上孝思罔極不遵末命者固已有至教矣故爾改元一詔雷動風行其舉郊社等儀各稽舊制卽

陽園集

卷七

三

大祀之心也其禁織葛織羅採珠採玉卽却貢獻之心也其蠲額外之征而謂毫不加派者卽定賦稅之旨也其重方士之罰而若削號放歸者卽斥浮封之意也憫囹圄之抑矜棘寺之疑而悉從三宥其大誥赦令之情乎慨造士之絕望於九卿悲貢士之不得爲方面而並陟三途其微淹拔滯之情乎 德音下布雖荒陬絕徼莫不企足扶杖拭目以觀 聖化而思以盡覩其 祖訓之波及矣

然則 皇祖垂裕之心法不將次舉于天下而

皇考升遐之至教不其克任而無忝也哉雖然敬承禹服之啓伯益輔之克嗣商服之太甲伊尹相之允協先德之成王周公保之故虞主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凡以其道之相須耳今之治不患祖述之無猷而患祖述之心不能以勿替不患精明之不奮而患精明之銳或流于過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爲吾 君告也曰明作有功效大成裕願爲吾相告也草茅之見不識可轉而聞之於上否

陽園集

卷七

四

第二問 作史

寄天下載事之權者其史乎善天下作史之道者其公平公出於天下萬世之同然而勢不能激利不能回雖欲少間以阿私貪昧之心若有所劫而不敢者公操之權也史懸天下萬世之明鑑而瑕不能藏瑜不能掩雖欲自附以依回隱忍之見若有所禁而不敢者史植之紀也公非一人之公而史非一代之史吾能拂其公以蔽一人而不能以蔽天下吾能晦其公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之人心故史以公而傳公以史而寄公道隱矣而能使其有所畏于後有所慕于前求以厭天下之心而弗少肆者不得不賴之史史職裂矣而能使無所忌于諱無所容于悅期以傳天下之信而弗少紊者不得不賴之公公道與史職相依倚誠述功德示勸懲之一大義也嘗攷史之自來遠矣唐虞以二典爲史三代以訓誥爲史仲尼以春秋爲

鵬園集

卷七

五

鵬園集

卷七

六

史自時厥後撰帝系者本典謨次列傳者本訓誥紀吳楚者竊比於春秋其他史遷班固之徒李燾范曄之輩代不乏人雖其編年紀事褒德頌功凡夫山川形勝之屬風俗紀綱之布百司庶府之設土地甲兵之富靡不悉具然而事涉避忌者語或流于隱諱政關揚厲者言或至于過情此六月四日不免太宗之嫌而燭影斧聲竟以起宋祖紛紛之議也又安在其寄公道而傳信史也哉洪惟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其事核其文炳載太祖肇造之迹而溜流再托不加諱平江一頌不加褒宋濂之筆何直也載文皇靖難之師而東昌喪躬不加掩金川讐服不加贊解縉之筆何公也以至聖聖相承或紀其不徹寒暑之朝或紀其不廬朝夕之問或述其一士一民之造膝或錄其大禮大獄之親裁雖如北狩翠華南宮幽屏悉以明示乎天下而不少避其爲信史尚矣矧我世宗皇帝

饗世滋久善政滋多其大經大法於赫于天下萬
世者又奚病于記注之無書而難于編摩採綴也
耶廼 皇上深詔近臣纂脩實錄其考事而紀稽
德而書叙功而贊不有勵精于初政者乎視太學
御經筵飭庶府者可錄也不有奮績於中治者乎
廣赦令襲夷狄納諫誨者可錄也又不有憬悟於
宋命者乎退淫黨斥方士皆言官者可錄也他如
孝極於 廟號之尊禮勤於郊社之典法 祖有

陽明集

卷七

七

因詩之睿存心著敬一之箴孰非可以藏金匱而
被鼎彝者哉所幸載筆之臣秉仲尼修魯之心法
朱熹表宋之事備馬遷質而不俚辨而不華之義
兼班固瞻而不穢覈而不激之情以體 宸衷以
成鉅典將與 列聖實錄相掩映而遠紹乎典謨
訓誥之章矣彼子玄之三長子固之一序且將挾
而小之而何泥於永叔日曆旣廢之患劉氏起居
不注之憂耶嗚呼纂史者臣鑑史者君不患實錄

之不成也惟進呈 乙覽之後備其所未備祛其
所未祛則 皇考愚凡之託庶其有光而實錄不
爲徒錄矣愚何幸躬逢其盛

陽明集

卷十

八

第三問 國誌

圖天下之大業者必集天下之衆議而後大業集
負天下之經綸者必裕天下之學術而後經綸裕
故上焉知一人之智不足以治天下也而下焉亦
知其一隅之見不足以裕天下也於是乎天下之
事集天下之議以圖之而天下之議本天下之學
術以經之議之所是雖違天下以從一人而不病
其矯議之所非雖舍一己以從天下而不病其徇

陽園集

卷七

九

徇也矯也其不足以植皇綱扶國紀而爲厲治則
均焉爾世之爲君者其可挾私任智以自厲其天
下而爲之臣者又豈可不豫通經學古之道而爲
邪議詭說以上厲其君也哉吾粵稽古帝王國有
大政必合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議之于朝合學士
大夫以議之于國而又聽輿人父老芻蕘以議之
于野外故其事必集而其業必赫以盛黃帝合宮
之聽神堯衢室之問大舜總章之訪類可攷也三

代而下惟漢近古而漢之議則有可議者焉蓋帝
王之御極有元氣有神氣而又有所謂命脉何謂
命脉陰維默宰觀之藐然不可見而植國之紀恒
于是則若郊社祖廟正朔之類是已何謂元氣纏
綿布濩望之盎然不可見而培國之本恒于是則
若井田鹽鐵治河之屬是已何謂神氣激揚振厲
卽之雄然如太阿出匣不可向邇而壯國之體恒
于是則若撻夷狄靖邊鄙是已漢之天下卽三代

陽園集

卷七

十

以來之天下也使知固其命脉養其元氣奮其神
氣而一時集議於其臣者罔失聽焉何治不古若
而終以雜霸耶當時郊社之儀周禮廢矣而匡衡
輩乃陳郊禘饗契之文祖廟之法儀禮廢矣而貢
禹乃辨異室同堂之義若司馬覈三統以正朔而
獨勝于壺遂諸家其建議何諄諄也仲舒限名田
之制憫窮氓之喪業也而欲漸復井田之意祝生
罷鹽鐵之請傷橫征之日酷也而欲頓復司鹽之

掌若賈讓備三策以治河而獨優于王橫諸人其立議何切切也先零坐困服克國之善謀邊吏告寧得侯應之勝算孰謂漢世無人乎議之哉奈何漢之君能用克國之十二策而不能用匡衡貢禹之陳謀卒使漢之禮度不外叔孫通之一最而已果議者之罪耶能庸置邊吏之一事而不能庸董子祝生之良策卒使漢之賦法竟爲桑弘羊之一敗而已抑果議者之罪耶無惑乎終漢之世而元

陽園集 卷七 十一

氣索神氣怠而命脉日漓而不國也然三代之治可以治漢而漢之議獨不可議于今乎郊社祖廟莊朔茲固釐正于皇祖列聖無容議矣限田之制不必舉而通之于均田定賦之中可也鹽鐵之制不可罷而通之于常股存積之中可也若治河三策方今開淤漲通淮濟之要機而屯田置吏則又延緩諸邊之最切務耳毋曰東南之漕運無碍而西北之息肩可玩也當事者惟蚤圖之

第四問 道脉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以是而體之身心則一有累於其道者不可以該斯道之全功以是而顯之事功則一有合于其道者不可謂非斯道之發越非道之有二也謂道之顯設而不顯于濟人利物之際高視吾道者也道固不可若是之可沮也謂道之備體而即完于克己自治之餘卑視吾道者也道亦不若是可貶也故聖人既不許其易以徇天下亦不抑其難以沮天下使天下日循循焉不敢自足其所造以求造吾道之極而又不病于吾道之難以自棄其斯以爲聖人神道之教乎愚自知學伏讀論語涵育于聖人之仁而未之知也然亦有說焉肇自維皇降衷仁斯具焉其體也備于心其化也流於治其究也同流于天地而其蘊也全盡于聖神惟其化之流于天地也則舉斯心以加之而一布德一行惠亦可以語仁之發而仁寔克

陽園集 卷七 十二

周乎天經地誼之猷惟其道之盡于神聖也則約此心以求之而一廸德一勵行不足以語仁之體而仁寔不外乎達德庸行之際會之于造化涵之于帝王而載之于詩書皆是道也故六經不言仁而六經非仁不足以垂訓帝王不言仁而帝王非仁不足以立法至孔子而始于魯論詳之敬恕之道不發於顏子克復之訓不詔于仲弓樊遲有愛人之答司馬有忍言之戒以至四勿五事之殊非

鵬園集

卷七

三

謂仁之有異道也博施濟衆之病非謂仁之有異等也夫亦因其所造而各示以盡心養性之全功病其過求而遂約以存心利物之大道耳惟存心之不可不會其全也則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以日月或至間其心令尹陳文子以功利怨尤特其心固不得樂許以仁而雖坐忘之回亦僅與其三月不違仁耳非顏氏之不足以語仁也究其所就雖非冉求子貢令尹陳文之徒而其融天機化嗜

欲能無一間之未純乎而可遽許其仁耶惟公心之卽可不背于道也則微子箕子比干以衛商而無間于心伯夷叔齊以遜國而無怨于心固不容不領其仁而雖射鉤之仲亦且與其九合如其仁耳非管氏之遂足以語仁也跡其所施雖非微箕伯夷之儔而其懷夷狄尊周室寧非一匡之偉績乎而可過病其未仁耶抑顏氏以勉天下會仁之金楊管氏以作天下從仁之志聖人互發之教亦神矣不然下回于公西求賜之間而比仲于三仁之列夫子豈若是之憐耶雖然吾寧爲陋巷簞瓢之顏氏而無寧爲堂阜自脫之夷吾寧爲狂奴糞徽之高節而無寧修三仕荆南之盛麗寧爲簡默不諂之雍賜而無寧爲賦粟季氏之冉求草莽誦法之志竊欲自附於此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鵬園集

卷七

古

第五問 時務

執事發策終篇而以兩浙急務下詢承學甚盛惠也愚固愧非其人然生長於其鄉而習見其利弊之相激能不因 明問而少對其萬一乎嘗謂善救天下之治者如良醫之療病緣其元氣之耗散而爲之調劑其五內而攝和其諸脉氣若裕矣猶必慎寒暑之所剝而六氣之所乘勿使其爲吾氣之蠹焉庶幾精神以奮而太和以固耳然則欲固

陽園集

卷七

五

兩浙之元氣而奮全浙之精神者可不仁以培天下之大本義以豫天下之大計而因時劑量以求久安長治之道耶蓋兩浙號稱重鎮而生民樂業二百許年于茲其裕民役衆之法緝兵弭盜之方國初非不良且備也邇年以來豪右吞併而田賦壞矣姦頑規避而差役弊矣倭夷一寇而兵食箕歛矣礦徒爲梗而州郡繹驛矣爲之民者月剝于膏脂而財已竭日馳于供命而力已罷又外有鯨

波不測之警內有山林聚嘯之虞上有貲糧芻履之誅下有攤稅荒糧之賊其何以堪命乎哉此當事者軫先時之戒而爲之丈田地爲之均徭役爲之廣徵調爲之固封守蚤圖亟慮以消未形之變也固矣然田賦之均遂人辨野之說正不必泥也苟念下田之增賦而欲仍上下之則焉是獨不知賦旣通融升斗不流于倍徙額已版定里胥不得以澆攤其視向之計則輸科以一畝而重至四五

陽園集

卷七

六

斛據號起賦以無田而存數十擔者何如耶況上下之額一存則後之以上爲下以下爲上而飛詭且必四出是爲豪右者開一弊端矣雇募之法司徒保息之道正不必泥也苟憂貧戶之不輸而欲仍應辦之舊焉是不知官司之征派旣可遏絕其夤緣而勞逸之適均又可盡祛其規避回視向之一身供征繕之數役而鬻產之不支一時集應役之百端而逃竄之無所者何如耶况輸值之一行

則民之貧以阜財富以節力而宿弊必且殆盡是爲罷敝者室一禍孔矣以至衣袵之戒不可弛兵甲不能以盡銷也而募土箸以備邊則兵食無獲而團練有常庶可衛國而康民耳否則雖將如熊羆兵如蜂蟻而何以給其餉饋耶內訌之憂不可玩懷奪不容以不緝也而復封山以重禁則利源不開爭鬪不作庶可帖衆而弭亂耳否則法如秋荼禁如凝脂而何以革其嗜利耶參酌于利病之

陶園集

卷七

七

間而隨時以變革劑量于損益之際而因地以化裁何患全浙承平樂業之盛不漸復國初之舊也哉雖然四者固砭全浙之藥石也而療全浙之瘡痍則不盡在此四端也制變者法運法者人掌邦賦者有撫字之陽城雖不丈量無病也而況乎丈而均之也掌征役者有平幹之謝章雖不均募可也而況乎其募而寬之也掌山澤者有路不拾遺之胙子雖不封山礦可也而況乎其封而禁之

也掌軍政者有備邊之李牧雖不練土箸可也而況乎其練而防之也求端于四者之中而變通于四者之外此當事者之自處何如耳狂瞽之見若此惟進而教之幸甚

陶園集

卷七

六

隅園集卷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策

兵法 畿南武舉程

執事發策而揭孫武五勝之法徵往蹟合否之券
爲問愚武夫也十三篇則固尊之爲經而習讀矣
顧遠之未能測九變六形之奧而胸富甲兵近之
未嘗當一隊而耳接刁斗毋乃令以臆對乎雖然

隅園集

卷八

竊窺武之旨論勝而所以制勝不與焉夫孫武法
卽三尺孺子與斑白之田畯不啻著蔡神之豈其
論勝而不及所以勝耶嗟乎和扁非不稱神醫而
不能窮後世之疾則無定變也般僂非不稱神工
而不能窮後世之器則無定形也然則敵之形兵
之變亦寧有定乎哉是以良將果可以禦敵何法
之循果可以善兵何古之法泳鹿共工不襲戰而
勝武侯衛公不沿陣而興然則悖古未可非而遵

法未足多也且兵之道曰權而兵之法曰經經者

所以教衆庶也非所以論賢豪也衆庶與形拘賢

者與變流故夫孫武之論誠神矣投石扼虎之屬

望焉而靡其論誠深矣刻舟膠柱之屬溺焉而墜

合則勝不合亦間勝不合則不勝合亦間不勝安

在法必稟諸孫子也胡不引往蹟徵之法曰知可

戰不可戰者勝趙馬服李武安順之而卻秦威侮

奴周公瑾逆之而殲魏法曰識衆寡者勝王頻陽

隅園集

卷八

二

謝幼度順之而敗秦楚虞允文逆之而走金上下
同欲者勝法也范蠡句踐嘗膽則同羊叔子抗表
則獨而克吳則鈞以虞待不虞者勝法也杜元凱
襲樂鄉則豫李元直傳瓠城則卒而虜將則鈞若
充國之屯金城武帝不移投杼之議不恡轉圜之
聽竟困諸羌則將能而君不御勝矣然垓下之蹙
淮陰前旄孔將軍左費將軍右高帝爲中權御乎
不御乎而何竟夷楚耶故泥和扁者疾不必瘳泥

殿僑者器不必良泥孫武者兵不必勝佐勝者法
決勝者心而合不合勿計矣廼今跼注之士不習
法者則曰吾鼓行而前惡知孫武故甲馬精餼糧
備吾搏若雷電左右馳逐若飛走死地若驚吾勝
百不失一而仄注之士不習戰者則曰吾枕藉孫
子惡知橫敵故部署而陳若陳卷甲而趨若趨援
鼓而擊若擊進止吾法吾勝不失十二三而愚則
以爲不可純廢法亦不可純任法純任法者與廢
法同譬無異見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抱壺而
濟涉者抱而蒙火其不知變一矣且據故牘而談
法亦畫壁壘行陣於股掌間耳藉令一旦擁十萬
之師兩軍旣張兩將旣接孰知夫陰陽晦暝之變
於天也孰知夫險夷廣狹之變於地也孰知夫金
鼓旌旗矢石之變於人也彼其時且不暇爭要領
于五步之內而暇周旋軌轍于千百世之外哉夫
按法若此臨敵若彼何竊竊焉求之孫武耶且前

乎孫武賢豪將如舅犯百里孟明數子者于武法
不一聞焉而大至兼國邑小乃摧鋒陣何也將必
孫子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呂牙晉不得卻縠冀缺
齊不得穰苴城父楚不得鬬於菟而所以兼國邑
摧鋒陣者必武之法然後可則是驃騎不禪姑衍
睢陽不蔽江淮武穆不軋金木而趙括長平當不
阬馬謖街亭當不敗也故繩墨一而用有善敗藥
石一而用能生殺人則必有神於藥石繩墨之外
者矣孫子曰微乎無形神乎無聲此乃愚之所謂
制勝歟繇斯以談卽會稽赤壁采石瓠城之或襲
或戰安見其非法也關與靳南巴山夏口之或禽
或張安見其皆法也而又焉合焉不合之有雖然
必合則勝不合則不勝者意在君不御將乎昔漢
高不愛真王之印與千金萬戶侯以恣韓彭諸臣
故古今稱善將將輓近世則不然名授斧鉞建旗
鼓寔則繫其手足若糾繹然毋論居平頰首而就

法卽對壘交綏大將不敢戮一偏裨偏裨不敢輕戮一士卒惡覩專閫以外耶故縱猛如虎貪如狼固不敢逞其雄與戾縱法如武智如膽勇如起翦亦不得布其材斯必不勝非若他之勝負半者也斯法不得不合者也武夫之對以臆乃爾惟執事幸教之

訓儲

吾觀三代盛王之爲太子計何其豫且備也其君固教之爲人君爲人父而不敢怠也其太子知爲人子爲人臣而不敢亢也其君其太子以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君父之道合而不敢不重圖也天下之本爲天下早定社稷靈長之計必于社稷之儲副焉端之此成周所以爲萬世法歟周制太子妊而有胎教生而有襁褓之教過闕教下過廟教趨入學教齒朝諸侯教之郊勞立則教之太師太傅太保冠則教之敢諫之鼓進善之旌嗚呼備矣顧教襁褓者什七教弱冠者才十二三何也謂夫習齊而齊習楚而楚習不可不慎也故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散宜生而又伯禽唐叔之與偕詩書禮樂之與游目不接妖艷之形耳不入優顚之聲口不道斷擊之辭居不邇媚之羣遊不涉吹獵畢弋之娛玩不投希世絕

域之珍習久成性異時者非所服習卽輻輳而不能移譬之魚不乘風而翔鳥不望洋而泳水不流燥火不就濕其習性固然矣是故成王美教化措刑罰而周道以濃可不謂繇襁褓之教成哉秦漢以還周禮衰廢太子立不早教不豫者盖比比然惟唐文皇帝範一書所稱教太子者甚詳而時臣李百藥之賦贊道于志寧之撰諫苑所以勸戒太子者甚懇惻其中如魯公之抗法賈生之苦辭毛

唐園集

卷八

七

畢之股肱黃綺之羽翼戾園之奇舛御牀之慨歎罔不兩陳而互發之然當其時所以教妊教襁褓者果盡如周成王乎無惟乎承乾旣如彼高宗又如此而治不三代若也輓近世教弛而德荒德荒而政敝早早無足爲今日數者今天下引領跂足人人望 元子升儲而不知 上有訐謏下無窺伺授 冊當不越旦暮間矣所以教之道從容諷議不有 高皇帝之昭鑒錄乎上下古今不有

文皇帝之文華寶鑑乎草茅何稱焉况襁褓以前禮屬內廷旣非愚生所敢知出閣以後宮僚有定員講讀有定儀經史有定程以至服御起居左右罔不定者又非愚生所敢言無已而過計言之

天子之子不患不崇高患高而日隔不患不富貴患貴而日驕不患不聰明患聰明而日屑屑于不必見聞之事故今坊局論贊非不備官矣而間有儒紳韋帶端亮清方若三老五更之屬或當一選

唐園集

卷八

八

而薰炙之經史訓誥非不備籍矣而其他田間疾苦民俗世風如火耕水耨之類或當一稱說而啓明之晉接雖有則而三師儀注及後之友徐劉而賓顧葛者亦當略倣以教謙服御雖有章而二帝鹿裘及後之衣弋綈而履革舄者亦當時誦以教朴謹左右矣而僂巧便佞每潛伏于燕私不當以未逞而不遏慎起居矣而聲色狗馬每環伺吾嗜好不當以未近而不防大抵誦讀之功微涵養之

力人儆戒之道淺遊息之機深左周右召之漸摩
固切而履堯蹈舜之觀法尤親近如此則志不患
驕情不患隔聰明不患崇高富貴之溺與婦寺之
壅蔽矣如此雖令中材如周成王且化于旦奭孚
于太顛閔天而況乎天縱哉嗟嗟生而神靈幼而
徇齊惟黃唐爲然其下成康卽不能不教而敦敏
後世唯師傳日虛道德日衰名分日懸故愚也不
敢高談齒學拜師以強世亦不敢繁稱閱武崇文
陶園集 卷八 九
以引世之不急惟就見行者欲稍稍潤色其二三
要之師缶爲鼓師葉爲竿誠略其跡而以意求之
雖謂 今上之教卽 二祖昭鑒文華之教而
二祖之書卽周禮一書亦可矣乃世儒又有監二
正之季而兢兢憂振憂瑾者或廁其間且若何鳴
呼此蘇氏所謂有管仲直二匹夫耳彼豈能竊發
于成康之朝與太公周公召公之時周書曰孺子
其朋又曰汝惟冲子惟終愚意在丞弼者一加之

意而已敢始終以周道獻

陶園集

卷八

十

待敵 擬程

夫兵兩相角者也吾欲勝敵而使敵之必不可勝則待敵先之矣吾欲待敵而使敵之必不出乎所待則知敵先之矣斯何也彼已虛實翕張之變至不可勝原也無術焉以待之是獵猛獸而不置羅也不克必已卽待之而非審知之是不察魚之性而爲餌也不中必已故勝自敵決者也吾未能決敵而貿貿焉與逐于戰守攻圍間何勝之可圖孫

臆園集

卷八

十二

臆雖善師非知龐涓者必且信齊怯必且疾馳而待之馬陵未必一發而殪將伍胥雖善謀非知囊瓦諸人必且數奔而待之迭出迭入之後未必五戰而舉郢愚故讀史至伍胥孫臏不異二子之勝敵而深歎其知敵而待之也茲請畢其說焉胥之勝楚也勝于肄楚則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臆之敗涓也敗於倍日而趣馬陵則法所謂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也固皆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

臆園集

卷八

十三

術也當是時使涓也知彼胡驟入而驟羸此必詐我馬陵道狹多阻隘胡走馬陵必設伏誘我卽止不逐卽逐不棄軍并行或出別道以擊之則齊豈遂克使楚也知吳肄我亦分乘廣之士迭出應彼或厚集以伺彼而彼一師至輒陷一師則吳策豈遂中故龐之蹶楚之不競坐不知彼耳而二子則知彼之必不能逃吾待又知己之不虚待也斯百全者也不然而區區以逸以飽待之而決勝焉則我能勞彼彼亦能奪我之逸我能饑彼彼亦能奪我之飽而安見必百全邪惟饑飽勞逸無定情主客無定形故主不待客非主也待客而不知客之必然必不然非待客也善爲王者如善奕矣旣示之不可攻以待避示之不足避以待攻而又知避必實我吾虛之攻必瑕我吾堅之斯百奕百勝兵亦若是而已近世之用兵者對有立敵而不能待其數固不勝也臨敵而不知其數又不勝也何也

世所謂將者無論債帥統子卽偏裨統之帥帥監之巡察使者又制之督臣其謀未必能相資而其勢則足以相控一則相敵二則相柄鑒有不可勝之將乎士卒平居則強者踟躕陸博弱者襍小賈逐贏利一旦鼓行鮮不變色者而又馬如殺矛如鑊錐戈盾如榆葉有不可勝之卒乎我千萬人爲陣陣卽爲方爲圓爲牝爲牡爲車輪爲杲豈爲鴈行而敵以大兵擬我或伏甲邀我游騎襍擊我彼

鴈園集

卷八

十三

分而我分之則亂彼合而我合之則不支有不可勝之陣乎大將不敢斬偏裨偏裨不敢斬卒卒之法極于貫耳而將之法亦往往已于奪其官不誅有不可勝之律乎夫如是奚能待敵之勝哉故曰對有立敵而不能待且敵貪而不知餌也敵輕而不知亂也敵競而不知攜也敵驕而不知誘也敵忿而不知激也敵惰而不知乘也勞逸饑飽閤於內主客閤於外惡在其能知耶故曰臨敵而不知

今欲知之奈何得敵之形兼得敵之情又得敵將之明暗勇怯敵士之勁脆與敵志之贏虛而至於工哨探多耳目則其小小者也乃所謂知之也今欲待之奈何我將帥良士伍充營陣精紀律嚴敵欲移其守爲戰而我軍峙若山難測若河欲移其戰爲守而我軍驅若風搏若雷電而至於以飽以逸則特其昭昭者也乃所謂待之也卽吾知之待之而內外固撓之奈何曰在堅決司馬穰苴之斬

鴈園集

卷八

十四

賈也固不聽軍中之赦也孫子之斬二姬也固不受王臺上之令也吾誠孫子誠司馬穰苴夫誰得而撓諸卽吾知之吾待之而敵亦知且待之復奈何曰亦豫密之而已矣方孫子爲三萬竈時洎固信亡者半吳師歲入楚固不虞其罷楚也兵事曰機夫機隱發驟中疾於流矢此豈可顯設可漫圖而自泄其機邪故知敵而洩與不知同待敵而泄與不待同嗚呼今天下寧少知機如孫子者哉自

非上之人能知而待之則厄于蓬累猶之臍足也
困于鹽車猶之乞食而退耕也雖然卽欲將將者
授之權聽之出入進退効則公之侯之上亦何愛
之有顧知之少不審則少寬之將恃氣毀開少約
束之將搖手觸憲無一可耳由斯以談卽曰知敵
而待之難固未若知將而待之之難亦可也

制勝擬程

夫兵之家一而彼已勝負之形百勝負之形百而
在我制勝之機一斯何也勝不勝兩也一可勝則
一不可勝其形固對立而互持之彼已一也已不
可勝則彼可勝其機貴先制而獨操之形忽而勝
倏而負若陰晴之至變而莫之窮也機孰爲勝孰
爲負若斗杓之至定而莫之惑也善用兵者握其
機審其形機運而形從雖離合萬變而勝固可逆
覩已古今稱善兵者不出孫子十三篇而孫子大
指又不出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知且待之則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其凡也然
是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者我與敵共之動止
則並馳之塗押闔則互變之門夫安得獨制勝乎
故我欲待敵不能使敵不知我之待者不必勝我
能知敵使敵或知我之知者不必勝我求知敵待
敵而反爲所知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陰匿其所知

而敵亦陰持其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陽眎其所待而敵亦陽左其所知者不必勝我故設所待欲致敵待我而反待之而彼或預知之不必勝我故聞所知欲致敵知我而反知之而敵或別有以待之不必勝然則若之何制之噫藉令制敵可如獵者制獸漁者制魚然何事必沉幾之士神武之英傑而後推轂也是故法令孰明士卒孰練利在強不則弱且敗乘輿不馳詔令不納利在整不則亂且

鵬園集

卷八

十七

敗撫若嬰兒乃可赴谿休若愛子乃可俱死利在逸不則勞且敗不飛輓而輸不甬道而蓄利在飽不則饑且敗力斗不輟堅臥不起利在靜不則躁且敗此非待之之正與百止而百勝則主客利鈍若提衡然卽市人能制之見黑白豈必明數一二豈必巧耶惟夫以智角智以謀伐謀其法時離時合時離合之際於是乎強者弱弱者乘強整者亂亂者誤整逸或勞之勞或逸之飽能饑之饑能飽

之靜或能躁之躁或能靜之自非沉幾之士神武之英傑能隨機決勝者幾何試以古事徵焉杜伏威之擁上募強矣而汴州之役于仲文以羸師捷利州之役任圜以疲卒逞則弱也猶之乎強也淮陰之戮殷蓋整矣而馮異擊赤眉以服亂王駿敗吐蕃以鼓亂則亂也猶之乎整也宇文泰之乘高歡勞逸固矣顧順風而馳者孟獲破冒雪而襲者蔡州克則勞也猶之乎逸也述饑飽者多服趙營

鵬園集

卷八

十八

平之屯田乃有唱籌而量沙焚舟而破釜則饑飽亡定衡矣譚靜躁者多歎周亞夫之堅壁乃有譁將領以巫教激士卒以剽降則靜躁亡膠柱矣凡若此者非相機而圖迎機而發當機而立斷其能圭景未昃而風雲立變也哉此古事章章較著者也後世樂詭者矜之曰核勝於于任而師武臣力之譚廢課績於馮王而敦陳整旅之論詘觀兵於葛李而巧遲速拙之議乖跡伐於檀項而樵蘇饋

餉之說泥閼箕於田單李矩而岳峙淵停之指迂此殆非也我處其敗不知先其敗而更之敵處其勝不知借其勝而反之無爲貴正而不變也宅平者難之曰用弱而胡邾莒以弱潰用亂而胡莫敖以亂亡用饑而胡睢陽以饑破用勞而胡魏武以勞蹙用躁而胡宋老生以躁擒此又非也勝未嘗不在我而自不知乘之敗未嘗不在敵而自不知駕之無爲貴變而不正也故夫變者輔正者也古

鴻圖集

卷八

七

者鑒今者也卽古人之法程今日之虜強弱謂何整亂謂何勞逸饑飽靜躁之謂何我方怯言戰而虜且以戰苦我豈真欲戰哉欲戰而邀款我方恥言款而虜且以款甘我豈真欲款哉欲款而資戰此果彼之不可知乎抑知之而特無以待之耶果彼之不可勝乎抑可勝而無以勝之耶屈指而籌虜有可勝者三吾可勝虜者三虜鳥舉獸散不必燒之而亂也縱橫肆掠不必誘之而躁也馳逐草

莽不必致之而勞也皆可勝者也而竊竊焉希其情歸何也客亂則整者利客躁則靜者利客勞則逸者利皆可勝虜者也而屑屑焉聽其互市何也畏虜則如虎避虜則如鼠夫非外劫驚焰內銷關心繇兵氣之不振歟氣則何難乎作之古之人軼蛙避螳此以術而作之氣也焚骸掘壘此以怒而作之氣也日椎牛坐饗士此以恩而作之氣也誅前却戮背傷此以威而作之氣也作之而奮則我

鴻圖集

卷八

七

軍驅若風集若雨搏若雷電而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之形舉無論矣顧奮在兵作在將將豈易易乎頃國家不愛徹侯之印以招衛霍而應詔者僅僅若而人及一旦與敵遇大都倖勝什九法勝什一張勝十百千萬核勝百不什二三而又好大者不得不諱師之名喜功者不能不諱戰之實愚故慮將兼慮將將者耳幸無謂介冑之士重言將而輕言兵可也

練兵 擬程

夫兵之所藉以馭者制也而制之所託以行之者法也制立于上雖有革有因有變通于因革之外而無不獎者也法行於下雖有名有實有權衡於名實之中而無不返者也在善御兵者審其法而濟其制制存而法張蔑不振已則今日簡閱之政是也夫簡閱莫善於周官矣先王謂兵不可去亦不可妄設故寓之農訓之農隙蒐苗獮狩無非教

耦園集

卷八

二十一

者是以先王之兵不用則靜而不可測用則動而不可制斯何也其教素也其威愛深也其耳目心志之注一也春秋去古未遠列國君大夫猶知簡閱若晉之文楚之鬬穀豈不庶幾焉漢制南北軍則太尉衛尉簡之至七校而法弊唐則府兵衛將令互統而分閱之至藩鎮而法弊宋則罷將宿兵任士人典之至戍邊而法弊大都強者不畏將而畏敵弱者不樂鬪而反樂亡則所謂教之貴賤等

列以折其驕教之斬刈殺伐以鼓其敢者將安在耶我國家簡閱之制畧采諸漢唐內自畿甸外自邊徼有帥以領之有節使以督之訓以終歲視古之教四時者詳矣宜投石超距人人能也摧鋒創敵亦人人足也何曩者小警卽議召募大警卽議調發乎此無他簡兵以爲實也卒不得實而得虛濟虛者必募矣募兵以爲精也俄不得精而得罷濟罷者必調矣然則鄉之隸籍戎行編名州縣者

耦園集

卷八

二十一

何爲也且籍兵募兵調兵一兵耳若之何此則忽朽鈍之不足賴而日視其削彼則覲精銳之足使而日幸其張兵不同耶制不如舊耶簡閱之法不良耶聞之夫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胡數十年教之不能一日用之而皇皇焉取辦于募且調也况應募者非亡命卽惡少年耳從橫睥睨不異饑鷹未戰則蓄之難已戰則擾服之不易故暫可而常不可者募兵是也至於應調而來者非有親戚

在隴之念直于賞蹈利而已耳徵需之棘糗糧之倍州里之騷勢所必至故急可而緩不可者調兵是也大募兵不可調兵不可宜莫如練兵矣試考章于國憲審法于周官參利弊於漢唐之世今所云練者名耶實耶脆耶勁耶耗耶冗耶案籍而稽之逋伍者十一役私家者十二孱不任介冑者十三此不可謂實闔軍而校之營兵不必勝衛士蘭卒不必勝營兵隊長不必勝蘭卒力不必扼虎射不必蹶張此不可謂勁樹羽而鼓之坐作若嬉譟噓若狂羣趨迭闕若將爲戲而止耳而又荷庫之朽甲貫巷之瘠馬皆坐耗縣官之廩庾此不可謂不冗且微獨于此也弛擔而趨營望之若卒也者爰舍而趨市問之若非卒也者以此隸籍與虛籍同逢驢牝之細無不攘臂也者覩矢石之急無不股栗也者以此號勇關與無勇同夫如是而上之訓之者復盛爲之聲容而不實繁爲之禁令而

不考侈爲之賞罰而不信此能練乎抑不能練乎以兵若彼以練若此卽平時且扼腕而談之高目而憂之況窮波極島之外有聚舳艫謀門戶者乎卽此聚軸轡謀門戶者而吾瑟日乖吾弦日弛未有不取而張之者也張之如何亦力反其簡閱之弊而已弊刷而不襲何法不立也法立而不循何伍不充也伍充而不濫何卒不勁也卒勁而不擾何技不習也技習而不淆何冗不汰也如此而節使授之帥帥授之將領又何患乎掣肘何患乎拘繫何患莽莽於法之內何患營營於法之外如此而一年不成軍三年不號勇敢十年不全制敵者吾不信也抑愚有慮焉夫弊見其易除也則必前後見其易伏也者利見其易興也則必前後見其易蠹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其庶幾焉今練兵利弊豈不如指掌顧開敵則議被敵則議已敵解而議息息則泄泄然尋其故矣是謂議論之蠹況議

練兵者一人裁練兵者一人任練兵者又一人上之申令嚴于束薪下之率作忽于舞募是謂文法之蠹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而遽行姑委之于其名而遽懈姑循之於其名而遽曰脩舉可也愚又有慮焉將未練兵兵未練戰此其疾猶在腠理間可湯藥瘳者也惟寇至而我姦民導之反借之爲爪牙而借與之爲耳目此其疾在膏之下育之上非可金石砭者也意其便莫若簡閱之中寓召募

隅園集

卷八

三十五

之意令諸惡少者驤首受兵屈首而受約束而吾以旗鼓威之資糧屏履德之其誰與寇乎雖然德驟不孚威驟不懾昔造父之馭馬也馬驚出彘而逸則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之爲駙駕也過圃池而馭敗則德分於圃池也吾恐寇兵爲出彘而寇貨爲圃池也其奚以禁之曰是亦在將耳誠得將如得弩括焉外縱則發矢內拒則蓄力矣何威德之分之足慮乎愚獨慮國家櫛風沐雨之疆場

二百年休養之士而或使文墨議論者悠悠而坐蠹之吁可慨也

隅園集

卷八

三十六

備倭 綱目

蓋臣之憂國猶謀身也策士之籌邊猶謀家也有身者謀身苟可衛吾身度不豫已有家者謀家苟可衛吾家蔑不豫已故身雖強必葆血氣儲藥石以備之不然疾至而謀療晚也家雖完必嚴鑄鑰固墻垣以備之不然偷至而謀防舛也今天下謀倭者藉藉矣樞臣當軸而圖臺省臣簪筆而議樽俎奮越之臣蒿目而畫山澤蒙放之臣扼腕而封

兩園集

卷八

三

事卽逢掖之豪韋布之俠以至齒危髮秀之老無不聚族而譚何況乎武人顧樞臣廷臣所持多廟謨愚不敢知內外臣所白多卮言愚亦不敢知何也凡議者兩澈互猜不要之至一世不謂虛輕和譟絀詞指陰陽世不謂亮微引不盡符規畫不盡融世不謂達斯三者非武人之所知也第浙產知浙請按浙患倭與浙宜備倭者爲執事一誦言焉倭黠夷也其上世叛服不可勝原自 高皇帝毅

兩園集

卷八

三

然絕之遣公侯遵海而爲之防窮島極洋堡墩繡錯嚴矣永樂初乍貢乍掠正統中乃稍稍入寇至嘉靖季年兩夷使爭長而後而我二三亡命者構之倜然執兵殘邑殺將海上遂騷然已亂數年而寧寧且三十年而有朝鮮之役又且三歲倭且搆且敵故頓兵全羅慶尚間此其志似不在朝鮮浙何爲不慮倭今浙慮者曰昔烏合阻饑之倭介亡命入掠此爲盜今鯨齒統馭之倭挾破國而入犯此爲敵敵孰與盜解者曰不然我邊鄙往不虞倭今虞矣且虞之累歲矣懦夫之夙戒何患乎猛犬之疾噬也虞者又曰悉一二島薦食之其毒蠱也總六十六洲蹂躪之其雄虎也虎孰與蠱解者曰不然我師鄉不習倭今習矣習馬則驅習蛇則狎習水則浮慮者又曰倭棄朝鮮而南計不掠登萊登萊瘠必且掠吳會吳會饒解者曰不然往卷朝鮮安知無爲倭導如許儀後者今犯浙安見有爲

王直者饒瘠難料矣嗟乎憂倭之強者非也其言不必強者亦非也士氣慎毋奪亦毋驕驕奪等北耳料倭之至者未也其言不至者亦未也人心慎毋搖亦毋懈搖懈等左耳然則奈何曰備之備之將何如曰有道焉整齊之約束之神且化之使聽之不得吾聲觀之不得吾形測之不得吾情吾疆場而長遊于金革之外則農而未女而機什伍而介冑吾養焉衛焉而已疆場狁不戒起而

鵬園集

卷八

五

應之無一不在吾約束整齊之內此曰備已是始未嘗不備而卒歸于不知備否則民怖其始吾畏其卒何輕言哉今日宜備諸海者三備諸陸者亦三二曰間諜之士宜深也不深則徒索其貌反聞其情與無諜同且中其設覆而愚我也不可也一日戰陣之艘宜遠也不遠則陸注夷目城分士心與無艘同且被其疾颿而突我也不可也一日金火之械宜精也不精則虜居其利我居其鈍與無

械同且受其橫擊而殲我也不可也此備海者也海則以戰而爲守故守在海一曰米粟之儲宜富也民食在野急則宜在邑故不言豐積而言清野非計也野固不易清也一曰保甲之團宜預也族黨在民急則衛在官故不言訓練而言徵調非計也調固未易習也一曰山谿之險宜固也險或在水或在山谷故不言扼塞而董董言城池非計也城池固其近守者也此備陸者也陸則以守而爲

鵬園集

卷八

五

戰故戰不在陸猶未也姦民一不逞卽奉頭竄舶思叛夷者十九豈無術焉購之無仇讐焉毒之耶語曰虎伏於莽鳶必號焉蛇遊于澤鷗必噪焉此在詰寇者按其鳶號鷗噪之跡而疾掩之掩之稍緩則他日鄉導之害齊民一不快卽瞋目語夷思發難者十一豈有浚其膏液敲扑其肌膚者耶語曰將奮者足踣將搏者爪縮此在長民者當及其縮爪踣足之時而疾收之收之稍後則他日響應

之害猶未也海譬泰山艘譬毫毛浩蕩之間正唯
吳越響應要不得別藩籬而兩之故擊首則尾至
擊尾則首至非蛇說也陣說也況乎其陣之海也
郡稱州將縣稱師帥干城之事亦聽守令者指揮
似不當基方畧而一之故王良操左革視右造父
操右革視左非御論也掣論也況乎其掣之兵也
此亦戰守之律也猶未也浙兵名患寡實則患驕
小窘攘臂中窘脫巾大窘不難擁盾而起驕矣狂

鵬園集

卷八

三

氣躁則勇氣衰在鼓者以勇易驕古有投醪者肯
朱及咽而戰氣自五椎牛者羶不踰隘而戰氣自
斗則善鼓也浙將名患替而實則患怯上者矜彌
縫次者工窺瞰下者巧覆匿怯矣中情怯則外貌
卑在馭者化怯爲敢古有總文儒而豹服有韜帥
矩臣而熊旂有章者則善馭也此又其要領也誠
能得其要領操縱其紀律芟其害修其利而陰備
之則無事而謀人吾烽燧也戰艘吾壁壘也兵械

吾干櫓也米粟吾廩庾也保甲吾田賦也山谿吾
封疆也將吾將也卒吾卒也民吾民也若無一爲
之倘有事而烽燧興壁壘堅干櫓精廩庾充田賦
雄封疆嚴將敢卒奮民樂死不偷又無一不爲之
倘故彼亂如烟我定如鏡初不見其周章而所以
與彼動靜者百不缺及彼陷如穽我發如弩初不
見其倉卒而所以策彼出沒者百全善之善者也
是道也隆則強替則弱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

鵬園集

卷八

三

時靖永持之則安瀾覆孟者永永矣洪武永樂間
倭欲貢不得欲市不許欲標掠不能故曰隆則強
正統間一入桃渚再入大嵩至沃兒以嬉剔孕婦
以賭當其時武備弛矣故曰替則弱嘉靖癸甲間
介我蜚賊掠我原野辱我將吏殘我城邑荼毒我
蒸黎東戰吳西戰越西南戰閩戰廣亂者半天下
至胡少保譚中丞克舉數十郡之師而始平之故
曰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時靖近歲急我屬國

勤兵于玄菟樂浪間而倭或挫或逞乍熾乍逆一縱一橫正在所以策之備之備之而得則安瀾覆孟之始也不得吾未睹其卒也嘗謂倘倭如倘虎狼然遠柴柵以禁之譬守張陷奔集弓弩以驅之譬戰投羊豕以餌之譬款禁則完羊豕不毒弓弩亦不費似出上策驅則利害并似出中策餌之自致之而自患苦之似出下策國初信公江夏侯之經制則以禁爲驅屏跡而不敢近者也壽安之勒

陽園集

卷八

三

劉廣寧之破則且驅且餌卒莫逃吾彀中者也桃渚大嵩之役則撤其禁惶惑其驅而縱其噬者也宗設宋素卿內訌而後則餌敗而吳越閩廣間東驅之西西驅之東窘而後修其禁者也碧蹄之役則禁非禁驅非驅擊鼓而求之深山大麓者也嗟嗟至於今而負嵎者方利爪牙蹲之隣谷之外非蚩備之則一旦決藩不禁呼弓索弩不克驅斯無策矣故樞臣策之廷臣策之母寧督撫臣策之何

則議事難固未若任事難也而執事者終篇太息而言二帥幾得一帥焉舉無難者不知有胡少保而後有俞帥大猷有譚中丞而後有戚帥繼光則得帥難又未若得督撫臣難也雖然又有難於此者人盛一心心盛一智故借箸者籌之往往宅奧者左之煬灶者間之則首議難計累世者與之課眉睫者沮之則首事難方督繩墨輒奪斤斧絃者殲之鈎者侯之豪右興於左佞幸興於右則首發

陽園集

卷八

三

難難三難具其誰不厚毀百年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甘忽兆庶之毒痛而苦逢一二人之懽不見故督撫乎故撫臣朱統首議倭而死豪右故督臣張經首事倭而死佞幸肯不戒覆轍乎嗚呼今天下奮不顧轍而復貽後人戒者獨兵事也與哉愚憂前三者之難無已也

兵食議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帝制天下之兵內自六鄉外薄四海府司衛所基布星列將以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大吠之警九州貢賦繼輓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誦者兵耗之也夫兵既荷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

陽園集

卷八

三

今欲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夫坐而待哺兵固屬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屬兵蓋兵與農交相屬也兵農交屬此其勢不可久且今歲支不給所在噪呼蜂起而戕王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于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之不行也卽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之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

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

家家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爲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情情則益置置而益無以給之至其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爲兵者固曰國家以死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充運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于折

陽園集

卷八

三

兵顧反藉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召募有直大急則徵調徵調有齎其懸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藉民以衛兵平時徒爲耗蠹緩急一不得力卽施施然若有所負者此所謂驕與情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今其無事而食則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 令甲諸薨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率屯兵二可給守

兵一而自食其餘行之而效卽天下之屯足以盡
廣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
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
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繇將領培剝與豪強典
鬻培剝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勢家兼
併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
售其欺部使卽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畝
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
隲園集 卷八 三十七

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浙汜

陳與郊著

天以成業托之乎君相非徒望其守而已也君相
而明于天之意則不安其成而圖其盛者其道必
不輕矣夫舉帝王已成之業而靈承之調贊之此
豈待盡能竭任而後守哉然使僅僅守成而不圖
所以盛治則亦未察乎天之意與君相之心也君
相之心兢兢焉懼安于成者之足以敗其成而不
足以圖其所未盛于是乎上念祖宗下念百千萬
世旁皇周浹揭宇宙而登之極盛大治之天斯天
之意不孤耳然則所貴乎繼天下者豈專用天下
之成業爲已適耶嗚呼此中材之所恃也非明聖
者之所圖也彼明聖之視守業也固難而視臻盛
治也尤不易則其道不得不盡能而竭任者茲成

王周公所以爲萬世君相之法歟粵稽嗣守成業之主夏曰啓殷曰太甲而當時佐命之臣益伊尹實相之乃獨云成王周公謂何豈益伊尹非讓于周公而不若公之專且久耶抑敬承之啓允德之太甲其所養又皆不若成王歟否則何守典則典刑之外不聞其推而納之至盛也夫守成業而弗克臻盛治在夏殷之令主猶然則天之望于成王周公者能無深意乎哉天之意何意也托之于兆

鵬園集

卷九

二

治望之而非欲區區守成云者猶父母於子界之以家康之以身而又就之以師保庶曰爲聖賢而亢吾宗也乎若負薪襲襲明乎其非父之意矣而況於天耶人主唯不明乎天之意而藉崇高業富有無故湛于虞樂諸臣伴相又惰焉鼓豫大豐亨之舌以廣侈其心志焉何恠乎世方休隆化惡且調王綱且張赫赫乎駸駸乎海隅扶杖而遠聽朝廷端冕而不虞宜乎揭日月之光華闢宇宙之泰

鵬園集

卷九

三

和使之上輝俎豆下映簡冊納民于唐虞升猷于義皇而卒莫致乎是者則皆安享其業之太過耳夫安其業而不圖將業且不保安得稱盛治也是不負業之旣成哉是不負天之方眷哉明聖之圖盛治則不然其心曰業至難守也治至難致也以難守之成業而欲臻難致之盛治非見天下之安而圖其危見天下之治而圖其亂見天下之平而圖其陂不可也由是愁形而深思幽居而遠維烟

火萬里尉候四塞不安業之強而思鈴柝之嚴警
車載途順成舉蜡不安業之豐而思稼穡之苦裨
冕揖遜清蹕遊娛不安業之樂而思櫛沐之勞臣
妾衆庶屏翰環海不安業之遠而思朽索之難馭
箠龜襲吉麟鹿來遊不安業之瑞而思鬼神之無
常享嗚呼此周公之心也亦天之意也當其時有
文之顯謨有武之大烈非不可坐享其成者乃公
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哺髮以吐握日與其君相

陶園集

卷九

四

競揚焉而鳴鶚之詩幽風之陳無逸之篇立政之
戒與夫周禮一書之詳且切彼其視成業若不能
一日安何哉必如是而民物阜蕃天地協應五行
飭六符正八埏咸熙黃虞以來之治萃於此二后
相承之統光於彼人見太和在成周間以爲千萬
世守成之盛而不知公之心固有爲之致也輓近
世履公之業而不知公之心非惟不能致公之盛
治且見有衅兵銷甲而暴客扣關者矣有紅粟朽

貫而轉屍橫野者矣有馳田騁囿而輦轂告警者
矣甚則金湯千里徒豎一呼而朱草奇獸之稠至
而踵集者竟無益于成敗之數豈非成業徂之之
故歟漢而下若徂文景而耗于夷狄徂貞觀而聚
於藩鎮徂真仁而荒于天書誣妄之紛紛者無論
矣卽論于周之時周業起自后稷十七王而及成
之身公之相之凡上念厥祖下慮厥子若孫而垂
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至美善矣雖用其什一猶可

陶園集

卷九

五

幾盛治乃康王一降陵夷至于平襄共定之間尚
不獲撫有其宇則豈公之法不存耶毋亦徂于成
業之守之易而不思其危不顧其亂不憂其跋于
是公之法有時乎窮歷世之業適恣乎其淫而天
所托之意益以孤耳彼其守天下曾不得與負薪
襲裘者比惡論所謂聖賢以亢其宗哉至是而周
公之心果得已耶抑不得已耶故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有成王之治何則其所養者誠豫矣彼自爲

世子時視儆日星聽嚴雷霆食則盤頤銘寐則几
宣箴坐則立記過之史行則隨糾非之吏至今訪
落小疵諸詩尚一一可想者則其出而繼天下寧
敢用天下之業爲已適而虛天之付托也乎不然
卽能守業或未必能盛治亦如戩如太甲而已矣
豈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成四十年而熙洽
歷七百餘年而猶治于夏商也然則守成王之業
必咨諸周公之相盡其人以求無負乎其天而爲

南園集

卷九

六

周公者亦盍慎所養哉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丁卯鄉墨

論曰人臣所以立身於朝著者豈徒奔走於職業
之末而依回貪昧以取利祿也哉其勵之也有不
可奪之節任之也有不可欺之道而本之也有不
容不盡之心何則心也者所以奮其職業而自効
於其君者也苟盡心以致之君將欺事之不忍薄
事之不敢阿私諂事之不容發爲事業形爲諫諍
莫非社稷生民之計是急而職業不患其不脩節
氣不患其不立臣極不患其不建矣否則此心不
豫將祿位得以動之榮寵得以搖之其不依回貪
昧而一掃其忠義之氣者能幾何哉故人臣以治
心爲先而立心以正直忠厚爲本此豫章爲萬世
臣節者勸也請得而申論之大臣以一身而立于
朝著之間朝廷之政教思以布宣之朝廷之仁賢
思以登崇之朝廷之過愆思以糾繩之其或貨財
未理思所豐之邊陲未寧思所靖之百職未稱思

南園集

卷九

七

所匡之黎庶未安思所阜之皇風未協思所泰之九夷八蠻之未盡貢服思所以來之麟鳳芝醴諸福之物未盡協應思所以致之其道豈可一端盡而其機豈可一一求哉亦以吾之一身而朝廷上下莫不環向而取則焉其所以能動吾君之衷潛消默奪若桴鼓之響應能致吾君之民轉移化導俾皆待命于我若血脉毛革之相麗而不少忒能化吾君之天下枕移輪運若風雷之撓動乎萬物

陽園集

卷九

八

靡不趨向者無他恃吾心焉而已自心之不忍欺待吾君也而爲忠心之不敢薄待吾君也而爲厚心之不敢阿私迎合吾君也而爲正且直此純臣之心也此立朝之本也本之旣豫而定之爲計謀發之爲忠謹出之爲分猷贊化又奚患其不善乎故一念而忠一念而厚一念而正且直事關利害則以身之榮辱爭之機伏隱微則以身之去就發之義係生民社稷則以身之生死當之爲之定大

難決大疑策大議舉唐虞三代之盛以望吾君而忠厚形舉龍逢比干之節以効吾君而正直奮舉質天神對父母之心以對越吾君而正直忠厚之互發由是而天下崇之信之不加勸天下非之晉之不加沮愴王讒慝交構其間不加變外是而計及榮身肥家不以累吾正直忠厚之心謀及高爵重祿不以雜吾正直忠厚之心圖及貪生恤死不以間吾正直忠厚之心以之立心以之立節以之

陽園集

卷九

九

立名而立身立朝之大義不其克樹也哉故本此以弼教而布政其優優矣本此以辟賢彙征其濟濟矣本此以繩愆朝端其諤諤矣本此以理財則邦賦充本此以靖邊則烽煙熄本此以飭百執事則鰥曠之刺不興黎庶樂業正直忠厚之所撫字也皇風清爽正直忠厚之所播揚也金戈不鳴玉關遠謝而九夷八蠻之輸誠待命之不暇者正直忠厚之所孚格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鱗集

而麤至又孰非正直忠厚之所感召者耶不然而此心之忠厚一虧正直一屈將身家之計交戰乎其中利害之勢惶惑乎其前由是屈節于雷霆依附于藤蘿喪氣于指鹿斥馬之權貴不至爲拂鬚之諂譽樹之佞吮舐之鄙劣不止也縱不然亦惟簿書會計之碌碌而三旨伴食云爾天下之節氣忠讜其與存者亦幾何哉唐虞而下萬世立臣極者曰周旦曰尼父一則以行葦之忠厚不避流言

陽明集

卷九

十一

之正直而造姬業于八百之隆一則以誅正卯墮邱費之正直膺肉脫冕之忠厚而禰魯祚于三月之頃不周孔之心以爲心不周孔之事君以事君其奚以立朝堂曳組玉而自立于天地也哉噫此豫章屬望之心也而亦純臣自盟之誼也雖然忠厚不可以僞爲而厚貌深情者否矣正直不容于粉飾而矯立意氣者否矣故謙恭之莽似忠厚也而卒移漢祚讜諫之檜似正直也而卒傾宋錄此

又立朝誠僞之辨而君人者少不加察焉有不以佞爲忠以邪爲正而自凶其國者乎愚敢以是而足豫章之論

陽明集

卷九

十一

君道稽古正學 擬程

人君之欲致盛治也不求正于天下而求正於心
夫天下之待正於人主者豈其微哉即日釐萬機
日警飭百執事若不逮者而孳孳焉獨求諸心無
他故焉毋亦以治忽之源忠佞之微其察識定于
昭曠而鑒法備于往古故必學以弘識識以正心
心一正而朝廷百官萬民靡不正矣不然即日求
正于萬民百官間見其理未必燭其亂簡其忠未

鶴園集

卷九

十三

必辨其佞中無主而外誘並馳亦安所希盛王此
乃傳之所謂庸闇乎豈非不學無術而惑羣動哉
宋儒程氏曰君道稽古正學知言乎知言乎抑韋
布之子學于閭右褒衣緩帶之士學于辟雍廼人
主端委而作君師將焉學而又日出而朝朝而聽
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入而糾虔天刑學將焉暇況
詩書所稱帝王不相襲何必循古而治耶嗚呼韋
帶之學師其理帝王之學師其跡師其意以高明

鶴園集

卷九

十三

光大其心彼其朝于朝而夕于路寢也夫詭非心
所經綸而舍稽古之學之正將安折衷哉是故伊
尹周公之頌稱先王五三六經之迪後王靡不于
聖學拳拳三致意焉且懼其數也而三公三少以
訓正之懼其漸于習也而侍衛攜僕嬪御屬之冢
宰巫史卜祝屬之宗伯以董正之又懼其惰于燕
閒也而瞽史獻詩工誦箴諫大夫陳規士庶傳謗
以贊正之若此者豈故勞宗廟社稷之身於法圖
信史而已乎良以稽古乃所以正學典學乃所以
正心純心乃所以正治而君道咸舉之矣由斯以
譚人主之心其所繫豈淺鮮者耶蓋理亂之基也
聰明徇智之宅也仁義之樞也禮樂刑政之所運
也朝禮之所則也郡國縣道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懷攜也所繫若是而非稽古正學俾之早從事
焉其趨日僻其慾日益肆流于聲色則諸臣媚子
進而盡其心而聰明徇智之質闇矣流于黃老則

清虛性誕之夫集而蕩其心而仁義之倫詘矣流于申韓則武健之吏出而戕其心而禮樂刑政之道衰矣流于權術則持祿養交之士乘而炫其心而朝禮之風薄矣流于貨賄則聚斂之臣騁而中其心而郡縣之胥削矣流于金革則邀功賈譽之徒咻而亂其心而四夷之守廢矣學一荒于几席而啟寶萬里危微一戰于眉睫而貽憂訖于累世吁可戒哉當其不戒而欲奪之方伎聲色貨賄之

陽園集

卷九

十四

內納之仁義禮樂之中猥云明主不務寵樂誰能易之盍稽古所謂舞干羽謠耕鑿歌喜起晝衣冠享圖籙疑丞賓友者日陳說後先有不超然遠攬憬然傾慕者乎比其學而久而成于經師其意于左右史師其迹從容求虞夏殷周之盛王所以隆其心李所以衰禹臯伊傅周召之臣之所以忠飛廉惡來之屬之所以佞躬察之旒黈而內觀之宮寢外驗之朝宁簪紳治忽邪正將洞焉若燭照

計數矣彼諸臣媚子輩又安敢伺隙而蠹也哉其矣學之不可不正矣如其涉經史攻觚翰而曰學曰稽古卽齊魯挾策之士猶或非之況帝王乎是道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陸贄宋之范仲淹朱熹反覆告君而其言或用或不用其不用者大抵牽于流俗溺于襍霸及夷不知迴漢而上之卽極于殷周其君務學而賢不進不肖者不退舍正學而或玩喪文墨馳騁供帳苑囿而不肖者不進賢者不退賢不肖進退而世不升降者有之乎嗟嗟此千百世之炯鑒也世王誠及文墨供帳苑囿之好一萌于心而卽斷之以大勇持之以至敬朝夕匡之以輔弼英賢其于程氏勸學之意庶幾乎

陽園集

卷九

十五

人君以論相爲職

人君代天而治非必通天下而身治之也其要在擇相天下者而已夫天以天下授之君君人者豈不知付托之重靈承之不遑而顧不身治之哉誠見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繁也卽其責在身而其勢不能以身爲天下役必得蓄德抱業超天下之才若度者立于朝以調燮而兼總之王上端拱穆清沛然成雍熙邕洽之治夫使端穆而沛然雍熙

陶園集

卷九

十六

邕洽則人主代天之職斯不虛已夫人主之職何職也曰天職也天有職乎官陰陽府萬物夫孰非天哉然而天不任職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者職之相時相鼓相潤相矩相峙相說次而爲七政錯而爲五行交禪而爲四時天職六子六子職萬物蓋造化則然矣造化以神運天主之治化以道運天子主之天子之于天下如必身自治焉卽職雷矣而其誰與時職風矣而其誰與潤職水矣而其誰

與暉職火矣而其誰與時職山矣而其誰與說職

澤矣而其誰與鼓將天與六子者無異而又安所

御六子也且夫御車其小者也王者託乎車上而

任驥則驥任矣下而與驥俱走則俱不進何則人

驥交失職也而況御天下乎胡不引唐虞之世觀

之堯得一舜相而治水掌火教稼穡司歷象秉禮

典樂明刑各以次任職而唐大治則堯豈身治之

耶是故君職唯在論相焉夫木蔽于嶺而材之可

采可桷可楔可構可榱可椳可闌累千萬而可楹

清廟者曾不二三金轄于鑪而範之得錢鑄釜鬲

戈盾不難而得黃鍾大鏞獨不易論相者知得之

不易則任之不可不專吾誠欲間左謳吟和樂萬

里相相之鎮靜者欲都鄙廩庾畝栖野被相相之

節儉者欲簪組揖讓入珠家璧相相之爾雅者欲

簞簋競勸效節服官相相之綜覈者欲梯航筐篚

貢望甌脫相相之懷柔者寧親剛介毋求謙恭寧

貴望甌脫相相之懷柔者寧親剛介毋求謙恭寧

陶園集

卷九

十七

選藥石母利美疾豈不知危言危行之不便乎後
其心厭縱其欲哉顧論相而誠得其人則必妙簡
銅墨休息隴畝磨礪章逢逆折苞苴于國而銷兵
甲於邊徼之外極之而陰陽和風雨時麒麟游于
藪鳳巢阿閣夫孰非燮調之驗乎而安得不論相
哉且中古論相莫盛于伊周而殷太甲周成王寔
君之凝旒以紂明黷續以紂聰中紂遐思口紂繁
辭而宇宙太和鴻名無疆者則相道得也輒近世

陽園集

卷九

十九

人主攬權自恣越其職而膠膠擾擾乎下監卿貳
岳牧至宰相取充位諄矣若迺溺其心于般樂怠
傲而縱其身于女謁游畋間其權或墜于宮壺或
竊于佞幸或擅于戚畹而國亦隨之則諄之諄者
也嗚呼其亦不講論相之職歟夫天以四海兆民
之權畀天子而天子以均四海鎮撫兆民之職畀
一宰相彼相者非法六子之贊兩儀希舜之總九
官十二牧紹伊尹周公之匡輔二王其于天職焉

曠矣語有之佐水者治楫佐金者治礪非獨水有
楫而金有礪也其說在夢弼者之命矣噫此尤相
天下者之所當治也

陽園集

卷九

十九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 按程

天下有皆欣然負挾以爲功而君子獨愁然而深慮者無他亦體天道之不得已焉而已夫天曷嘗不欲天下之生日陶陶焉相嘔相靡也哉顧夫羣而不足陵軋漸起不得不以武戡之是固保其相生而還其相嘔相靡之道耳故必得其道乃能保其生不得其道猶之乎陵軋其生而又甚矣則兵豈道之得已者耶後世上不則道於天下不顧其

陽園集

卷九

二十一

道於民惟勇力機智是飾是崇乃僂臣譚士爭負方畧而出彼其視棄道若棄遺跡焉戡定之謂何君子觀天道生殺之若此倬輓世背馳之若彼無論不扶危不除憂不救亂則不樂乎用兵卽出此三者而不足以回天下之相生相嘔相靡也亦寧束馬懸車而不遂矣謂之常懼而不敢失道豈虛語哉且兵之道何以曰天道也佳兵不祥天道惡之何曰天之道也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毛髮不足以禦寒暑必將役物而養任智而驅倚力而角

于時天能生之天亦莫能制之有雷霆之所不擊霜雪之所不殺者不得不寄之聖人聖人者出而平定安集於其間小者荷斧鉞次者鳴鼓鉦大者陣原野故兵凶戰危人則知之詭知夫戈矛鋤鏡之所以建安也詭知夫裹糧坐甲之所以據樂也詭知夫墮名城摧清壁之所以養福也夫不得已

陽園集

卷九

二十一

而用用之而卒貽天下之福與樂與安故曰是天道也執是道而求諸粟陸以來皇國戰無爲其道也化而不誅帝國戰德其道也誅而不怒王國戰義其道也怒而不猛嗣後伯國戰律強國戰威亡國戰詐然一之于道則均得之矣一之於威詐則均失之也何以明其然耶夫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明舊止如山林動如風雨車不得結轍士不得旋踵此律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三若百人一卒千人

一司馬萬人一將提萬人者不外索權提千人者不外索助提百人者不外索資不乘闖釁鼓數俘不返者此威戰也其失道也十而六非計策不決嫌定疑非誦奇不破奸息寇非陰謀不成功此詐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九夫道失而至于詐其毒不流唐漂虞滌殷而蕩周不止矣有人心者何則不懼哉且古今明聖之所懼不過曰洪水曰夷狄曰禽獸然意貌其時亦未必浚蒸庶之膏液塗父子兄弟之肝腦若此極也何則不懼哉懼之如之何必冠道德履仁義使天下丹寘投烽青微絕傲樵夫恥長劍之佩輿臺笑短後之服長幼終其身不見引弓受矢之事君子之懼其釋矣或不幸而關有暴客域有亂邦罷民則吾車騎材官之所指弧纛所向豈不以堯拔桀哉猶戰戰兢兢而持之曰兵固天道也民之在道譬魚之在水得則其川也不得則其釜也故民未獲安勿處其危民未知樂

勿生其憂民未蒙福勿梯其禍卽其事甚不得已而其心尤有甚不輕者是故出師則致禡祖社授兵大宮懼道之闢而不懼動衆之不威在軍則飛鳥不覆伏兔不射懼道之殘而不懼兵氣之不揚及境則毋掠禾稼毋焚積聚懼道之淫而不懼入國之不武方陣則不疏行首不夷井竈懼道之失于詭而不懼鼓之不成列旣戰則逐奔弗遠縱綏弗及懼道之失于貪而不懼敵之不盡殪旣勝則農弗易畝賈弗易肆懼道之失于暴而不懼武之不盡逞旣服則汚瀦宮室吊恤廛里懼道之薄而不懼都邑之未附旣旋則放牛歸馬櫜甲弢弓懼道之過用而不懼不王不享者之不可保夫以其道若彼其懼若此也則凡亂非黎崇暴非癸辛雖其時隙之以疆場乘之以殷阜導之以馮軾結軻之徒其不動審矣況肯得已不已而以威詐毒天下耶威詐相尚自齊之孫魏之吳而下無慮數十

輩勝之所存趨之如流水民之所亡糜之如敝魚
其言曰何知天道已制其勝者爲有略故倒戈漂
杵周武不以其故貶王徐偃宋襄其徒憐之至今
嗚呼是見笳鼓之競而不見仰天叩心而怨上者
之可懼也見執俘折馘之勞而不見僵尸千里流
血頃畝者之可懼也見圭券之封尊彘之享之榮
而不見土崩瓦解者之可懼也故夫君子之懼彼
亦有所見矣曰凡今之背道而馳威詐者何爲也

南園集

卷九

三十五

哉以爲除天下之危之憂之禍必湏師乎則虎賁
三千不若兩階之干羽三十日之敝壘矣必湏陣
乎則有莘四軍不若一介之問海濱矣必湏戰乎
則狼曠之戈呂錡之矢胥臣之皐比不若魏絳之
和金石矣必湏威湏詐乎則威詐至秦而極猶詐
不勝適戍之蠢威不勝鈍鑿棘矜也故曰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順天下寡助之至叛
親戚可不懼歟故荀卿嫉濁世之不爲此懼而亡

國覆君者相屬乃指孫吳而非之曰不逢暴亂昏
嫚之朝臣主離心政謀不良則此人不因威詐而
勝矣有味乎其言之也爲國家者誠如超然遠覽
惕然深維左孫吳之陋術右孟荀之昭訓鑒七雄
二世之覆轍遵中古數聖人之芳軌毋使天下元
元有釜魚之嘆則澤與滄海爭流名與天壤同光
可矣

南園集

卷九

三十五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擬程

帥天下有道在因其情而一之夫人生無欲之情焉有欲矣於是乎上有上之情類不侔下下有下之情類不侔上若之何能一之且方欲一之而曰因之不幾背而馳乎嗚呼正以因之之道一之耳故並害並利而莫之乖也俱死俱生而莫之貳也卽帥以遏天下靡敵已聖經曰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是一上於下孫武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是

鴻圖集

卷九

二十三

一上於上豈兵曰權書殆反經而名道者耶兵逆德也上欲康社稷靖國家故不廢兵民欲社稷常寧國家常治常泰故不願兵安得同且上斬離皮革掩以丹青爍以犀象民冬衣之則不溫夏衣之則不涼上爲長戟短爰繆輪籠轂民乘之則不麗荷之則不輕故命將之辰上則啟之元龜醮之太廟捧觴布席而饗之民則坐者霑襟偃卧者交頤安得同況後世上日尊下日卑上下日疎與民固

岐而兩之矣比閭族黨以還兵農分而衽席者民金革者兵民又岐而兩之矣故文儒矩臣治民爲卿大夫熊羆之臣治兵爲將帥而民上又岐而兩之矣安得同嗟乎使上必同下下必同上固不令而自同惟下不必同乎上上不必同乎下故不令之則不同然同之道亦不同矣或却之同則貌同而衷不必同也或邀之同則始同而卒不必同也或誘之同則愚同而智不必同也故同之莫若

鴻圖集

卷九

二十三

因之蓋民之情不越乎爲憂爲樂爲喜爲怒爲趨避爲奮怯爲榮辱重輕數端上得其憂樂喜怒趨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逆待之則下以其憂樂喜怒趨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順符之若操左券然不求合于人而人無不合已由斯以譚一州一邑則牧爲上一鎮則監爲上一軍則帥爲上上又有上無之而非上也比閭曰民什伍亦曰民矛者弓者旗鼓者亦皆曰民無之而非民也上吾令

之同天下吾令之上則俱安俱危俱進俱退俱生俱死又無之而非同也且如人樂田里憂侵之人樂良有司憂虐之人樂父子兄弟之相保婚嫁死喪緩急之相顧憂迫之憂樂同則意相若人喜泰山之勲見丰筭銖兩者怒之矣人喜日月之名見全軀保妻子者怒之矣喜怒同則意相若休暑之樾甘渴之井人誰不趨之燒屋之下漏船之上人誰不避之趨避同則意相若大父見窘處子出鬪隣之父被戮丁男斂袂而過之奮怯同則意相若抹鬪則傷者榮抹焚則焦者榮榮辱同則意相若風利帆疾則舟輕水秣飽道夷則馬輕陸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重罰重重賞重輕重同則意相若然此民之自憂自樂自喜自怒自趨避自奮怯自榮辱重輕耳非有人憂之樂之喜之怒之趨避之奮怯之榮辱重輕之而令之與上同也欲令之與上同有道焉不見轉石千仞之崖一人危之

千百人不及止之勢也勢則不得不然擊常山之蛇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首尾俱至神也神則不知其然而然故神與勢合勢猶殲弩神猶發機自民之情與上之情合亦不得不然不知其然而然矣雖驅之九天之上驅之九地之下可也故有發號樂聞臨敵樂戰接矢石樂死孰樂之遇敵虎視驚擊如遇其父兄丘墓之讐孰怒之如魚之壑如盧之兔孰趨之不麾幟而注目不鼓鐸而注目不利害而注心孰奮之出無餘家如恥貨也入無餘命如恥壽也孰榮之以勇衛懦從鎰視銖以生衛死從銖視鎰孰重輕之夫非擊蛇危石勢不得不然神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昔韓淮陰之陣背水也用危道奮之漢兵不得不然者也田單之間劓而掘塚也用詭道怒之卽墨人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此俱死俱生之道也亦一驗也於乎是道也詐用之則強稊用之則霸正而用之則王不曰王

道本人情乎故湯武之民之情湯武同之者也桓
文之民之情桓文同之者也孫吳之民之情孫吳
同之者也奕同而奕者不同奕品亦迥異耳奕非
二道也安得謂其出權書而盡非之耶晚近世御
民者吾異焉上不與之俱生而乃欲與之俱死下
不與之俱死而反不欲與之俱生於是乎上下之
情變矣憂樂喜怒變則憂生而樂亡喜寇而怒生
趨避奮怯變則上之所重下之所輕上之所輕下

南園集

卷九

三十一

之所重上挾權以榮辱乎下下挾衆以榮辱乎上
至是欲治力而力分矣欲治氣而氣僨矣欲治心
而心攜矣此非民之咎也民望有欲則攬致之不
虞上之距之也望有惡則上攬除之不虞上之萃
之也故變也治變者得前說而存之庶幾動之不
患其不爲千仞之崖之石衛之不患其不爲常山
蛇也不然而民亦一好惡監亦一好惡監監者又
亦一好惡上益抗其高天大山之尊而下益沉其

谷壑之卑則將有叫闐不聞納溝不知嘯野不防
揭竿不虞而天下始脊脊多事已此其患似又不
在敵也可畏也

南園集

卷九

三十一

安國全軍之道

論曰天下有坐勝之道惟自勝者得之夫已之不易勝宜莫如怒矣怒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及其亂也將不知其所終在齊民且然況有國之君乎閫專之將乎又况君將而施之攻戰乎卽倖而勝其傷寔多不則祇自敗耳故夫怒之不可任勢也然勝萬乘之國易勝一時之怒難怒之所勝者小國之所保者大叅難易大小而持衡

鶴園集

卷九

三十三

焉此世俗之奮然盛氣以爲能政明主良將所惕然深維而不敢動者也明乎是者其可與議安國全軍之道與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怒可以喜愠可以悅死不可以生存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然則孟氏所述文武一怒非邪夫文武嘗陟密須氏之岡矣又嘗壘崇墉之下矣嘗陣孟津牧野之間矣彼其時四國以寧六師無闕歷百世而君稱明將稱良是則遵何說

鶴園集

卷九

三十三

哉蓋孟子之怒怒以天孫子之怒怒以人怒以天者出怒不怒斯怒出于不怒矣今夫天春生之夏育之而不得不肅之以秋冬霜雪一降艸木剝落昆蟲蟄歛非天之怒邪於時宣鬯旣極不得不擎歛曷落以固其茂氣天道亦豈得已耶惟然故冬可復春剝落者可復榮暢蟄歛者可復昭蘇則又安見其怒而爲秋爲冬也以此知兵天討也用兵之道天道也不知天道而言安國全軍亦孰從而戒之哉人心無所戒則肆泰至則多淫逞逞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愠怒且莫知其所紀極況夫人主包舉縣寓臣妾兆庶何動而不遵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影響如神心有所懷奔走萬里何欲而不遂九州爲壘六合爲卒燕秦爲甲冑晉魏爲弓矢吳越爲粟何師而不武將在軍旗鼓在前戈矛在後什伍如僕卒伯如子進趣如風雨退止如山林何令而不當意於是任其驕氣與其

雄心奮于征繕之間而極于糜爛之際將不至陵
人郊保環人城邑入人國都徙人朝市傾覆人社
稷屠戮繫累人父兄子弟不止矣何得不重戒乎
戒之何如亦曰天子一怒伏尸萬里諸侯一怒流
血頃畝士庶人一怒兵在其頸怒豈易任哉然克
已之怒難于克敵自古志矣故道不在勝人而在
自勝明主良將蓋兢兢焉愛吾國愛吾軍又以愛
敵之軍與國是故車甲雲屯芻粟山積若不得已

圃園集

卷九

三十四

而設焉而不忘觀兵之戒振旅而蒐芟舍而苗大
閱而狩若不得已而講焉而不忘櫜甲弰弓之烈
開明堂陳王會重譯獻琛若不得已而受焉而不
忘閑關却貢之義申甫在庭頗牧在邊若不得已
而備焉而不忘鋒鏑原野之慘不祭則修意不祀
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不至則修行若不得已而威讓焉而不忘增
修之訓夫其以道自勝若此則雖隙之以疆場規

之以土地不動夸之以威武誘之以奇珍導之以
憑軾結勒之士不動遲之以壁壘激之以巾幗挑
之以挾囚超乘亦不動况肯得已不已忿然以愠
怒毒天下邪輓近世愠怒之興劍及室皇車及蒲
市則君過軍門竝呼偏師獨出涉河交誓則將過
燒夷陵舉鄢郢分舍宮室則君與將俱過也孫子
斯言豈爲闔廬子胥發邪嗟乎無論闔廬子胥卽
二世之秦與四海虛耗之漢亦足以申讐矣夫秦

圃園集

卷九

三十五

積威宿憤已畢于六國又不已而遷戮于胡祚卒
移漢漢武不勝窮黷大將軍七出而收河南驃騎
六出而開河西伏波樓船五舉會而置南海九郡
當是時父不寧子兄不便弟幾爲亡秦之續則安
國全軍之道果在勝人乎抑在自勝乎故舉是道
而係之火攻之篇則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濟之以怒是益薪而灌膏耳軍國之危其與幾何
雖然微獨怒爾也卽喜亦有道焉喜溢則驕驕而

不克其勢必更出于怒武帝本喜功而其究非構
胡南桂越則驕溢之變也有國家者誠能體生殺
之道于上矜死亾之慘于下遵文武數聖人之憲
于中古鑒秦漢之覆轍於晚近則喜怒中節卽天
地萬物安矣此所謂自勝而坐勝天下者也

柳宗元文之有理

文之所從來遠矣論者至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此其故何哉非文之難也以文之比於理者難也
何也天下之至理以爲淺乎而按之彌深以爲近
乎而恢之彌廣澹而無奇醇而無棘質焉而無脂
圃治天下者不得無以爲工農圃不得無以爲農
得而存口得而言至于言而意僅十六七耳況至

于文則非才不構而才勝則鑒非氣不運而氣勝
則偏非辭不達而辭勝則靡故夫古之作者衆矣
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其骯髒而不振躑躅
而不前者不論也卽雄峙百代之上高視萬物之
表者豈不稱炳炳烺烺乎而質之聖人或合或離
雖豔若春華騁若秋駕雋永若膾炙而以理提衡
之其不在繩墨之外者亦少矣此唐以文名越不
過韓氏柳氏而柳文之有理者越不過一二傳也

其傳梓人也主任人君子曰有相天下之理焉傳
邵索馳也主順性君子曰有宰天下之理焉他豈
易言哉且柳氏之爲文亦勤矣其取裁也求質於
書求情於詩求宜於禮求斷於春秋求勤於易其
旁通也厲之穀梁暢之荀孟肆之莊老廣之國語
離騷其取之心而注之手也未嘗以輕心掉之未
嘗以怠心易之未嘗以昏氣矜氣出且作之而又
抑之欲其興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其爲文如
此故夫柳氏之文才則干將莫邪之利也氣則夕
漲秋濤之盛也辭則祥麟威鳳之珍也雕璫鏤璧
之精也似鼎鑿彝之古也其文之盡善如此而僅
僅以一二稱史氏不大嚴歟嗚呼是非論文也論
文之權輿者也文何始肇於庖犧庖犧觀察陰陽
變通奇偶呈天地自然之文於是乎衣裳取諸乾
坤耒耜取諸益棟宇取諸大壯舟楫取諸渙杵臼

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書契取諸夬井牧州里之
辨禮樂刑政之節以及夷夏師旅之制靡不則而
象之而謂治國治天下有出于文哉故言不周天
下國家不可謂理而理不苞天下國家不可謂文
索馳梓人其亦天地之文之一映歟儒者釋文而
曰經天曰緯地有味乎其言之也自文士銖理而
鈞文者覺驚曰吾攻吾文使九漢之高八柱之厚吾
文之宇量得之日月麗天星辰次躔吾文之光焰
得之崑崙縣圖萬里尤成吾文之步驟得之東流
西溟南桂北瀚吾文之波瀾得之雷霆鼓舞風雲
翕張鬼神恍惚吾文之變化得之形色飛潛動植
若洪若纖若高若卑吾文之隨物賦象得之足矣
吾惡顧經生譚哉嗚呼此庖犧氏罪人抑亦柳氏
之罪人也不知日星輝耀烟雲卷舒風霆鼓蕩者
天文之所以暢也天之理也河嶽流峙鳥獸蕃衍
草木茂榮者地理之所以成也地之文也故冥契

乎理之內者卽田父樸妾卑詞而錄之書誦之古今賾探乎理之外者卽儒紳皓首曾不得隻字流傳焉理豈易幾乎柳氏以還無論理非其理卽文亦非其文甚矣大雅旣喪歛謳日新泛徵流商笙簧觸手鶯花淩亂風月畱連此之謂文淫淫理之賊也進而四屬六比駢諧儷聯五采八音迭宣互奏珠璣在握醲醇溢楮此之謂文荒荒理之莠也進而枝辭蔓引叢論英發角雄藝圃賈勇詞場中

隅園集

卷九

四

衡則策賢天府入穀則詔恩帝闢此之謂文囹圄理之蠹也又進而或饒麗牲或勒磨崖龍翔虎昂金玉韶濩人人自謂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大家此之爲文古矣而理十三又進而襲舊史援直筆禮樂食貨律曆河渠武烈文謨忠賢諛慝罔不鉤鐫焉焯焯焉足副名山此之爲文史矣而理十五又進而渙爲王言蔚爲國典班爵則氣含膏雨勅工則輝吐星漢肆赦則滋冉清露明罰則威申烈

霜此之爲文鉅矣而理十七又進而求之老聃氏以柔退爲文列禦寇氏以清淨爲文墨翟氏以貴儉爲文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達死生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以深刻爲文鬼谷氏以押闔爲文荀卿氏楊雄氏以明聖學爲文凡若此者其理未始不存亦未始不亡譬水火相生亦以相滅和敬相反亦以相成其能望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陰陽之理盡

隅園集

卷九

四

之易性情之理盡之詩政事之理盡之書賞罰之理盡之乎春秋和敬之理盡之乎禮樂柳氏得其一映焉固足以垂世已惡冀其言言而理也斯何也柳氏有雋才而勇于用也一點不見収于是乎鬱勃不自平而浮沉六籍出入百家亦不過擷其英華泛其波瀾跡其步驟錯綜其變化揚摧其音微寢淫其風旨以成一家之文發其才而舒其氣耳其於理固未暇斤斤也獨此二文者言近指遠

事顯義微小之不出乎一木一室而大之可以佐天子理萬民考之詩書則虞周之締構而成康之休息也質之孔孟則星辰之居拱而田里樹蓄之恬養也非苟文焉而已耳蓋其心嫉時秉柄之人周章於廟堂之上欲以一手一足把握天下而使挾利器老窮鄉者曾不得與左右奔走之人翦長度大以試其一割而其所任者又皆躁競以爲績矯飾以爲名煩其戒令急其追呼以爲政教遂令

陽園集

卷九

四十一

功不興於上民不安于下此宗元日夜鬱積而發之乎梓人橐駝者也非偶也他日言天地而比之菓旒癰痔言封建而億之以聖人不得已言伊尹就桀而誣之以大人欲速其功非所謂才勝而鑿氣勝而偏耶嗚呼千百年而得一柳氏柳氏之文千百而得一梓人橐駝文固難言哉文固難言哉雖然文有二一曰有德之文一曰造道之文故文若子雲吾未謂之有德文若退之吾不過謂之造

道而況乎柳氏之進退也就使遭時不幸墮名黨人盡如范文正之言彼交叔文時所謂繩墨者奚在所謂天全而性得者奚如也晚年造道遂以文雄正元間當世推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亦少譽已語有之東隅桑榆彼其桑榆者歟又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彼其惟艱者歟是足爲擅文壇遊士林者前轍矣

陽園集

卷九

四十二

卷九

陽園集

隅園集卷十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伏以唐虞立極垂駿烈于典謨文武在天布鴻猷于方冊粵歷代咸憑信史況 熙朝茂著豐功匪由紀載之詳曷見彌綸之盛是存善述斯克丕揚
洪惟 穆宗莊皇帝 剛健中正 齊聖廣淵從

隅園集

卷十

一

潛邸卽志于小民踐 帝位尤勤于初政爰下
寬仁之詔開湯網而開舜門廼修 玄默之風執
商中而馭周道 虛心講學輝湘素于天章 恭
已臨朝陋衣冠于長樂放不經之祀奉星辰河嶽
以重明燭非藝之征雖車服旌旗而必儉耕築不
遺于林莽咸憐弓劍之藏棘槐遠質于海隅更照
盆盂之覆 典章修飭超駕守成 朝野清平上
追中古方且制節謹度茹剛吐柔甘賜念及一驢

寧忍烹羊于中夜供膳裁諸五鼎豈徒惜費于百

金零露疏恩瑣闥潤逆鱗之體 大明委照掖庭

彰擢髮之嚴載績武功畱心邊事顧 山陵而諭

頗牧虞汾石而謗甫申終六王大閱之儀肅九伐

悞軍之討以致梯航山海可汗來王版籍峒林渠

魁就縛藩屏一清于嶺表煙烽直靖于雲中然猶

飭政明刑及闕家之閒暇務農重穀思稼穡之艱

難盖 聖心惟軫于外寧故 皇業益周于廣運

隅園集

卷十

二

至其末路更重老成敬遵赤訓之遺嗣養青宮之
化可謂春生秋殺玄化無私天動星迴鴻鈞自降
紹二 祖七 宗之傳序懃四方萬里之謳吟
九功之德旣皆可譟 一代之編豈容未輯茲盖
伏遇 皇帝陛下 資躬上聖世享泰平虞舜見
羨墻履典章而由舊成王興禮樂煥制作于維新
爰命微臣纂修實錄開館筵于密幄金匱崇嚴搜
圖籍于諸司瑤編萃富下採臣工之疏奏上維

宮掖之起居制度儀章綱在綱而畢舉道德風烈
文輔質以相披前後萬幾有典有則俛仰六載不
愆不忘續九 皇寶錄之垂並芳丘索爲千古石
渠之鎮增重鼎彝雖鉛槧之勞似愧窮神造化而
丹青之炳庶幾肖像乾坤瑞集圖書已肅秘藏于
萬世事關經緯願塵清覽于 九重臣無任 云云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伏以鴻猷天遠憲章昭布於萬年蠡測才疎墮拾
俯塵於一得久載西清之筆粗成東壁之編既繕
寫以成書敢裝潢而進 御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結繩政代方策具陳湯制官刑禹貽典
則周之文武不謨烈以啓後人逮乎成康不愆忘
而由舊憲此皆百世不刊之典所以三代有道之
長漢家粗定於三章唐室僅頒于六典迨夫有宋
陽園集 卷十 四
虛容盛而寔德衰下及胡元三正淪而五倫裂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建皇極於臣民 文皇帝虎變
燕京廓王綱於寰宇繼述相承於 列聖規模大
定於 累朝或法古以準今或宜民而通變大綱
小紀政舉人存編摩基始於 國初綜葺載經於
孝廟星陳臚列會之有元左準右繩服之無數願
歷年之既久且庶政之維新道或變通似難膠柱
政習潤色無惜改弦苟石畫之可行何邊見之足

是宜褒多益寡就簡刪繁用成一代之書永紀
萬年之績惟我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率祖攸行
日御萬幾躬親庶政成功巍而文章煥共瞻 今
代唐堯三事治而六府修遠邁當年虞舜謂舊章
廢弛恐文獻之無徵况篇帙浩繁非歲月之可計
爰咨 等重訂是編始自 高皇暨於今日識大
識小二百年之經紀胥陳可法可傳千百載之典
刑具在監司庶府內夏外夷章程不必其同科損
益務遵於時制既給衆以筆札之費復假臣以總
領之權花墨雲箋雖藉臣工之力華袞鈇鉞允惟
神聖之裁校讎凡終始數年上下成二百餘卷文
章禮樂具備此書弓冶箕裘如指諸掌 等濫叨
六館愧乏三長誠任使之難辭顧么麼其奚補伏
願時勤披覽寔見躬行頒之赤縣神州共仰皇皇
之烈藏諸金匱石室茂綿丕丕之基 等無任云云

開園集

卷十

五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甲戌會
墨

貞觀二年

伏以 鳳藻日新寰宇囑絲綸之美 鴻編天啟
雲霄分琬琰之光纂摹炳烺乎古今 竈錫照臨
乎侍從承顏自愧拭目增榮 臣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聖人爲能制作天子斯可考文乃因
心觀象之精當求諸百鍊而法古準今之鑒每萃
于羣言然非兼照不遺曷察王模而窺帝範抑或
陶鎔未化焉列周凡而並殷盤故紫庭之歌式如
金玉而丹書之訓永展光華姬公歆器之規明已
懸于萬古孔子金人之贊監實示于三緘既遠風
愆漸靡露翰行歌沛上徒懷金革之雄載賦雍祠
已悔鑒觀之晚是皆反鏡而索照寧不混鐵而爲
金慨濛昧于前聞瑕瑜掩垢幸重光于 盛世今
古生輝茲蓋伏遇 ○○○○ 應錄承天 握
符御世陶冶輯帝王之粹萬幾匪鍊而精鑪錘奪

開園集

卷十

六

造化之功方寸不磨而鑒 明堂玄覽溥蒼生銘
肺之仁 便殿受疏納青鎖斷金之誨告成經武
燭六合以同風載闢弘文鑄八埏于一德乃者
視朝旣暇留心翰墨之間考古益深得意簡書之
外爰假玉犀之管遂成金鏡之書地緯天經 宸
翰式昭于冰鑒龍翔鳳翥 玄思寧妙于金戈提
要纂玄盡肖古人之像披文相質如臨往哲之形
啟一時治忽于毫端捷如形影驗千古興衰于掌
隅園集 卷十 七
上審若妍媸竹帛垂功常絃比義是蓋發諸 睿
智先鎔墳典于洪鑪故其寫自 聖心遂露清光
于照乘 賜從紫禁頒示黃扉快瞻雲漢之昭回
實切君臣之交儆伏念 臣等器匪珪璋品同瓦缶
自闇以人之鑒殊慚作勵之金朽貫殘銖猥荷百
朋之選磨光刮垢願需一隙之明顧今 寶運當
千改元方二擬諸出匣之鏡正宜豫養乎精明方
之在治之金尤貴致嚴于陶鑄倘纖毫滲漏亦非

鍛鍊之純如點穢濛翳終是光明之累伏願 鑑
不以書而以理宸衷懸七曜之貞明 照不以鏡
而以心皇極配三光之磨盪 靈輝普燭瞻堯眉
舜目于九重 神器常寧華夏鼎商燹于萬世 臣
等無任 云云

擬宋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謝表 丁卯鄉墨

元祐元年

伏以 魏闕依光式重論思之任 瑤階贊善久
榮啓沃之司寵溢蓬瀛俯躬知愧恩膺草木搢分
奚堪 臣願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闕四
門來嘉言而罔伏商儲三俊誕耿命以丕釐故欲
邁登皇軼帝之猷聿崇政教必先佩往聖前賢之
訓討論詩書顧前朝多事靡文空有校書天祿而
賜園集 卷十 九
叔世遂荒實學徒叨厠跡石渠影臥八埒竟爾貽
譏於竹汙束書三月繁然動刺于蒲湘鵠立端明
何補紅雲之六戾驚趨長樂惟瞻紫輦之雙鸞濫
竽方悼於前聞選柄式嚴于 昭代茲蓋伏遇
○○○○ 道隆天縱 德懋日新 鼎命聿凝
道統殆上承乎邁五 乾綱允屬王猷將遠紹以
登三涵文王之德之純猶望道而未見備周公之
才之美寔從善以如登雖育種於 垂簾含齒誦

堯舜女中之盛而濬源于在閭企足須湯文出震
之思乃者謂萬化風行必由善政而羣工日贊莫
要儒臣故崇政爲密勿之居皇綱端賴惟說書切
講筵之任 聖業攸關是宜妙擇于臣僚詎意不
遺于葑菲 九重丹詔俄驚彩鳳嚙來一札黃麻
忽訝青鳥報命泛鴻恩于鯨海奚啻寬搖戴蟻力
以鰲山益知首重切念 臣願 才慙適用學未通方
遠尋洙泗之源汗簡徒勞于著述近攢濂溪之緒
賜園集 卷十 十
授圖偶得于提撕仰稽堯舜危微敢謂天民之先
覺竊比孔顏用舍豈云聖世之逸民懷正心輔辟
之愚自恐傾葵無地幸稽古格君之任適承採藿
自 天俯彤陛以承恩色絢朝霞之彩望絳旂而
拜命光生曉日之輝敢不殫力寸絲期功補袞述
先言以熙後績思無慙于夢入甘泉續古聖以佐
今皇務不負乎影搖太乙慎幾微防逸欲奏四朝
前講之規親君子遠小人守一暴十寒之告伏願

日虔有始時懼靡終崇德政以參天自此巍巍莫
竝軼詩書而媲美行期蕩蕩難名坐講命官重道
復前王之令緒止輿納誨開誠法藝祖之弘猷
日之升月之恒四海混車書於一統天之高地之
厚萬邦效嵩岳以三呼臣無任云

陽園集

卷十

十一

擬賀瑞雪表

伏以 聖誠孚格神功妙幹于重玄 帝貺昭垂
靈澤允符于上瑞慶協三冬而錫稔恩霑萬彙以
資生遐邇均懽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心涵邃穆
道合冲虛錫洪範而叙九疇察璿璣以齊七政天
地位民物育弘收叅贊之功陰陽和風雨時益謹
燮調之政 憂先邦本賑饑拯疾之兼施 念軫
民依憫旱祈豐之匪懈頃以玄冥久馭素液未流

陽園集

卷十

十一

爰脩祕禱于洪壇特懇恩滋于昊闕禮百神而肅
萬法甫瞻金籙之弘宣驅滕六而策靈霑已親瓊
祥之渥洽始自同雲之布集霰飛霏旋觀凍雨之
凝連阡陌繽紛三白卜豐稔于三農撥亂六花
淨塵氛于六幕浹兩間之和氣湛五穀之元精乃
成璧乃爲珪灑灑呈祥于御苑若翻華若總素霏
霏委潤于中田多不封條厚幾盈尺禎祺匯集匪
徒宜麥宜禾疵癘全消茂對時寒時燠盖 聖心

與天心默契故天澤與 聖澤交流矧月令重陰
在冬而雪爲陰氣所凝降瑞適符于冬令祀典祈
年在臘而雪乃年豐之兆迎禧巧會于臘初誠貺
錫非常而功旋頃刻者也 臣等才愧作霖情同捧
日引七星之鑊敢言燮理之勞奉萬壽之觴虔祝
昌延之算伏願玄祥滋至景福弘綏五氣順而四
時行五事之休徵咸備一人慶而兆民賴一統之
昌祚彌隆

隅園集

卷十

十三

隅園集卷十

夢見三先生

隅園集卷十一

啟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納幣啟一

伏以姬姜締好垂燕翼於本支秦晉通婚篤鴻基
於累葉春分慶戶天贊昌圖恭惟尊太翁禮樂名
流簪纓世胄浮雲吐綬掀髯薄少府之九卿積雪
含窻過眼盡太常之千卷芬哉寶桂科名種此山
中茂矣王槐相業植之庭下慕方伯翁之鼎盛蚤
震前聞承文宗丈之賢豪曾叨後乘廼於潭府因
附通家徧觀藟藟之絲蘿咸辱綿綿之瓜葛何但
遠援邵戚晚第正惟依倚徐藩叅家特愧櫟轅深
慚蘭祀老折巾于書閣新學步于藁臺況令孫愛
夙負穎資天然謝蘊而小孫男內方羣從宛爾王
郎家重蹇脩甥舅之詞遂俞不穀父子之請恭告
家黃門之廟展布菲儀敢邀景紫薇之堂照臨寒

隅園集

卷十一

一

祚玄纁寶篚名物陳賤伏冀公慈鑒涵懇悃

陶園集

卷十一

三

納幣啟二

伏以婚姻大禮斬好合以百年玉帛微忱敢敬遵
乎四典端著告廟紹介踵門恭惟尊太翁瑞世夔
龍康朝禹稷建節而綏侯服獨高百粵之勲垂紳
以輔帝庭兼總六卿之政台望式孚於寰寓壺
儀尤篤於公宮不佞亦寓碩邁心慙肥遯家仲
豫章城之縣尹曾殿墳笮友人隴右氏之府丞世
聯姻婭藉此稔聞鴻閤繇斯傾慕鯉庭長公尊親

陶園集

卷十一

三

家才擅珪璋文苑望英華而相慶養含鼎鉉世家
欽渾璞以自箴天授姬姜盛府呈珠掌上福駢高
國賢孫墮月懷中門第既崇攀援逾遠廼賤子尚
未離乎枳棘而童孫又滋媿乎箕裘爰仗行媒遂
蒙許字厚託松蘿之幸施及玄曾薄修蒲葦之虔
陳茲羔雁伏冀高閔俯納洋洋開魚藻之嘉祥庶
幾陋室仰承奕奕叶鳳鳴之吉兆

納幣啟三

伏以禮嚴著代淑媛殊切于好述易重正家震器
必資于異偶福緣天締慶溢人寰恭惟尊太翁累
世珪璋熙朝麟鳳拜恩絳闕總臺綱于侍御之班
歸政青山擅國老于縉紳之右鼎望獨隆于縣寓
壺儀尤篤于公宮不佞郊弱冠相依詎惟中表盍
簪締好迥邁尋常千百里同車霽靄如兄如弟四
十年把袂殷殷爲漆爲膠墳麓夙附於鮑知嫺姪

陶園集

卷十一

四

敢希平齊耦荷大京兆之照臨未艾蕪太恭人之
惠顧猶新爰託蹇脩遂蒙布諾河中魴鯉寧期躍
瑞潘楊掌上珍珠迺幸錫光泰晉孺孫兒雖媿箕
裘之胤令孫女寔榮甥舅之邦差穀日時效懃羔
雁伏願

云云

納幣啟四代

伏以書言正始聿端風化之原易叙咸恒式重彝
倫之本聯姻二姓豈曰人謀諸好百年是繇天合
恭惟尊親家儲精嶽鎮降瑞星躔堂構邇隆瞻魯
侯之橋梓墳簠交奏暎韓詩之棣華睦雍繩公藝
之麻顯揚唐世端雅踵子韶之烈奕葉海邦尊伯
翁令名尤邁於鄉閭公乘特班於國爵義嶽總股
肱之政情雲開黼黻之祥而尊叔翁暨諸舅吐鳳

陶園集

卷十一

五

楊雄燃藜劉向紫荷持橐從容趨豹尾之前紅錦
賜袍旦晚在鑾坡之右人盡折月中之丹桂孰能
窺天上之白榆如某者藿食寒門布衣末品雖側
目於碧油車下敢希心於烏鵲橋邊仰晉雖殷懃
齊非耦矧令玉素閑四德真咏雪奇才而小孫孩
授一經豈凌雲偉器何意簪間之闕遂諧冰上之
求帝贊羅圖欣生望外春分並笈寵塞環中鼎際
佳辰虔脩吉禮筐呈陋室雖慙雁幣之陳禧藉慶

門庶叶螽斯之作伏惟鑒亮統賜海涵

納吉啟

伏以世議婚姻人攀閨閱竊念山林之逸兼愧爲箕寧希節鉞之崇遂聯襲袞幸憑良妣脩款慶門慙孺孫數馬之顓蒙荷元女乘龍之妙選祗承布諾當上書于開府之臺庸藉氷言乞申悃于過庭之對未遑納吉敢遽陳悰聊旌心采止之蘋蘩莫賜示毓蘭之月日玉府許諧于琴瑟瓊枝欣附以薰葭悚忭盈懷敷宣罔既

報婚啟

伏以門推閨閣天家猶遜于崔盧貴蘭孫地位
獨高于王謝適緣瓜葛親上議親欣附絲蘿幸中
尤幸恭惟尊太翁漢庭尊宿魯國霽光譔笑春風
四座滿蕭韶之韻精神秋水千齡貯珪璧之輝玉
樹昂藏南州世澤瓊枝峻茂太尉家風誠吾鄉禮
樂之宗擅累代簪纓之望哲嗣雲中鵬鶴暫滯滄
洲文孫天上麒麟夙驚碧眼儲廊韞廟預徵龍兄
隔園集 卷十一 八
之爰選晉擇秦俄叶鳳鳴之兆乃藹芳于十步爰
締好于百年伏念郊樛櫟散材孤蒲賤族魚魚棣
後無雙大愧乎慈明鹿鹿田間第五寔慚于驃騎
人謂枳棲之宇寧有梧禽訖知葑採之心不蘄宋
鯉俛求弱息端奉良媒豈因元姊之連綢繆三世
抑以仲兄之媾結約兩家書幣及門寵光塞路恭
告先黃門之廟宣布揆辰惠遜亞司寇之庭照臨
奕葉伏惟鑒念曷任屏營

定婚啟

伏以秦晉世婚史氏標嘉于鼎爵姬姜華胄周人
嬈美于河魴體敵權衡則吾豈敢代承甥舅抑或
庶幾恭惟尊太翁天球不琢玉井無濤手掬東溟
散作毫端風雨氣吞南極羅爲胸次星辰啟棠而
芘族萬間是亦屏周之義肱篋而潤河九里寧云
及晉之波行瞻綺繡于春華坐享煙霞于晚歲嗣
君大受允宣王室之羨梅孫愛幼清定擬謝家之
隔園集 卷十一 九
詠絮端如禁衛豈近恒庖伏念郊學冶未工探囊
乏智身愧汝南之倩祇適中林息慙敬仲之鳴纔
從外傳乃不量鳳凰之偶輒敢憑鴻鴈之干疇意
高門輕百金而示諾自欣冷族合兩世以爲榮爰
藉宗盟敬聞家廟竊懷令隱候之譜牒葉葉分輝
不腆先給諫之玄纁微微納采用告虔于媒氏圖
遜惠于報章帖字黃銀映作眉間之色閨幃紫氣
預爲海上之雲可任鄙情伏祈尊照

回婚啟

伏以春華蔽野寧懷就梓之榮夏綠興疇政切維
桑之望緣深赤繫信逗青巾恭惟尊太翁聲溢滄
溟福徵瑚璉百果既發祥于景胤三槐復鍾瑞于
昇卿勉也韶年競羨人中之騏驥陵今稚齒還推
天上之麒麟僕嗣迂愚寵分函席翁孫頴異佳邁
東床遂繇孔李之通家爰締媾姜之雅好豈謂凝
神於擇壽乃能下意於採葑蒙雁幣以豐臨乏鯉
鴈圖集 卷十一 十
書之晉報且糞息教慙于謝奕能詠絮鹽而瓊枝
美婉于王戎卽誇釜竈門外不煩車轍山頭喜附
絲蘿追繹良因更惟善慶田筆研而議端兄子事
偶類乎南容目珠璣而調笑家翁文日齊于北固
真得乘龍之快婿庶諧鳴鳳之嘉占茲爾待年尚
期卜世寸衷殊荷尺牘靡陳

謝 魯殿下啟

恭惟 大國主賢王老殿下 仁簡內綏 溫文
外潤體禽父經營之固不顯鴻圖思周公吐握之
勤旁嘉駿彥譽流六服傾頌人倫聲徹 九重彌
光 帝胄伏念郊夙慕瑤光於 魯殿幸擎寶節
于 漢宮敬受几筵况蒙玉帛還從東道未申就
日之私感刻中心正切望雲之念 王言遠賁
國篚生春豈伊極陋之姿堪此殊常之眷十行奎
鴈圖集 卷十一 十一
畫永希神物護持百拜使車欣戴睿顏只尺得黃
金百初微季布之名復白圭三轉覺南容之玷恩
鑄肺腑榮塞門闌惟茲端月紀辰履夏時之正條
風獻節當春事之新儀盛九賓祝增千歲迺庶都
下稽首無階徒戀天邊傾心有素集百祥于魏闕
應陪北極之麻擬九辯于楚辭請上 東皇之壽
敬陳薄物伏冀慈涵職拜啓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謝 魯殿下賜弔啓

伏念職漂泊賤臣蹉跎孤子洊霑恩紀無繇自叩
闕庭之外復蒙 老殿下仁齊覆載眷渥藉紳軫
一時將事之勞拊如後乘憐卽日倚廬之望施及
先人賁以 龍章錫之犧壘顯榮兩世華袞百年
逝者蒙恩當噴雨嘯風之不昧藐諸被寵誓戴天
履地以難忘除 今旨到日北向叩頭祇領外謹
具啓陳謝披瀝下誠伏惟睿答

陽園集

卷十一

十一

請王座師啟

伏以聖世掄才萬國彈冠于晉日師門造士諸生
啟讌于需雲財環經席以樞承擬向醴筵而追侍
異聞警欬彌切兢忭恭惟老師閣下出應地靈生
涵天粹奏名雲瑞訝韓公殿上之徵振采風標協
狄相斗南之望論思于金華翠幄道重 三朝述
作于鳳閣鸞坡文師百世每膺 皇命依日月之
光華洊主士衡躡風雲之際會落筆則倒源司馬
披編則縣鑑歐陽竊念郊等經共業于一麟學未
窺夫半豹深慚駿骨幸托龍門既辱栽培卽澗草
欲芳于蘭蕙一經陶冶雖鉛刀期奮于干將師恩
竝重于君恩勉圖後効函訓均嚴于庭訓寧負初
心願言終食不違敢奉一片以獻謹洎某月某日
鵷躋應律式開離陸之祥光魚藻陳筵敬迓台堦
之法從雲簪列侍宛設壇于泗水之濱星履高攀
將煥彩于文昌之宿伏願鑒其素悃枉以清塵俾

陽園集

卷十一

十三

瞻山斗于步趨快茲捧袂爰拾珠璣于尊俎益此
書紳

隅園集

卷十一

十四

壽申相公啓

伏以鳳曆初辰兔魄應九秋之會龍頭屆誕桂香
聯三殿之祥明良慶魚水殊遭海甸頌金甌鞏固
恭惟閣下神原降秀岳果生申賴 二祖 七宗
之熙洽柱石孤擎藉皇穹后土之式靈天人協相
自黑頭而皓首精忠貫徹三辰由首撰而元公粹
德光輝八表嗣今而後寧二十四考之足云有生
以還蓋百千萬年之僅見門牆桃李無言藹藹成
隅園集 卷十一 五
蹊藥籠參苓所在彰彰奏効此蓋洪爐陶冶萬類
荷其生成而遐算靈長百葉沾其溉澤顧郊深愿
不才甘心野服望平津之履跡跼蹐無從佇南極
之星躔懼忻欲儼敬將薄腆聊曝私衷卽春暉無
責報之心而寸艸果無情之物乎伏瀆尊嚴頽垂
末照

上陸太宰啓

伏藩一代元臣抗章乞便千秋名世解組遂初人
從綠野羨其榮華愚則白雲擬其舒卷握衡幾于
十載食祿溢於千鍾而乃韋布約躬藿藜適口每
謂盈爲缺府酌天道以擴其襟期損廼益門準人
情以弘其布散以是門無行馬室見澀囊出僅下
澤之車坐列盈尊之酒春明于野醉萬樹之絳桃
秋色滿天飡一籬之黃菊黃冠白恰以爲裝拄杖
隅園集 卷十一 六
腰鑱而自命行吟暮嶺起瞰朝暾一鑪佛火常溫
半榻雲光鎮擁類鹿門之偕隱而惟多玉帶霞帔
似輞水之幽居而剩有蘭枝玉樹白家履道無論
嗣續卽官位亦小不侔蘇氏子瞻堪比蕭閒乃壽
考又非敢望勿云前哲且矜時賢未聞祭酒之身
兼代祝庖之任弗知我貴粹觸天刑眼光出牛背
之間不值大人一笑肚裏閱羊腸之態應占夫子
千齡顧愚下士何知妄臆天民先覺呼爲小友非

後進之可當儕于道民則鯁生之大幸卽今華封
叢祝競伸無算恒談世外卮言謬意少當玄鑒恭
遲片語以逭罪戾

答王大司寇啓

伏以縻員執戟無自歸韓繫望建牙寔希御李下
士儼臨之尺牘上交彌戀乎仞牆儻勤素函敬申
丹臆恭惟臺下 清朝碩輔命世鴻儒自膺 黼
座之知爰峻橐階之拜總安危而注意踐更紫塞
黃扉合文武以兼資端擁碧幢朱戶指揮將帥解
辯匈奴納欵五原寧爲羽干之舞清塵萬里要惟
帷幄之籌如手足如腹心獨深 帝眷作鹽梅作
鳴園集 卷十一 十八

霖雨行亮天工郊學治未工探囊乏智鄉竊斗升
以養母潛濫吹竽曾無尺寸以諭人詎堪服輓自
知鵠翩飛槍止在枋榆驚奉魚書褒借迥增馨鬣
重之貺賜殊過百朋用以凌兢祇藏什襲慕孫弘
之東閣久願執鞭瞻裴晉之午橋新投懷刺束于
嚴重報謝未涯矧此倉皇陳棕靡罄

與顧侍郎啓

恭惟老先生濟世舟航承天柱石四年遼海流乾
坤未有之恩屢戰強夷樹宇宙無前之績雲靈旣
掃日月增輝爰誕告于治朝且寵歸乎樞相廼茲
主計暫借陪京誠謂斟酌三公之養而萬里依依
亦豈榮膺八座之堂而一門藹藹况東南之力竭
矣難在徵輸乃西北之事紛然勢先財賦又旱潦
災傷之後多流離溝壑之餘今日而得大人未春
輿園集 卷十一 十九
而有和氣益康 宗社均資圖書留都開萬戶之
顏福繇皇佐壽域亘八荒之表慶集太君佇登伊
呂于上台庸北艸茅于下位缺心夙昔引領須臾
伏冀台慈俯垂照答

賀蕭總督啓

伏以 九重眷注借樞府之元公十乘啓行總戎
旃之重寄懃棠未翦騎竹爭迎恭惟老先生大業
格天遠猷經世曾蟠三略往聊試其緒餘掌玩四
夷率皆得其要領緩則佐 清朝而表儀卿士急
則擁黃鉞而控制單于聯八座于朔方獨尊元老
統十連于雄鎮咸曰令公號令從風旌旗動色山
谷不煩于指顧犬羊亦熟其威名會見燕然再勒
關園集 卷十一 三十一

配天之績佇瞻鼎鉉還調相國之元郊夙愧疎愚
久塵吟獎祇跼瞻乎使節靡前綴于賀綦倘許屬
韃獲伍宣雲之士猶能載筆往銘瀚海之師懽忭
彌深敷陳罔既

答梁中丞啓

恭惟鼎望夙冠 清朝定力鎮浮萬馬空中駐足
挺身任重六鰲海上擎山詎惟背負天風真覺氣
吞雲夢是以嚴宸渙號橫榻升華柱後受成遂總
一臺之憲殿中執法獨高三院之聲天下有公是
非從茲定矣 朝廷凡大政事咸倚裁之寵結金
華雍雍八座威寒鍊面肅肅千官鳳皇攬德而來
儀虎豹在山而不採喜老先生端笏入朝之日正

關園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明天子垂衣極治之辰瓊闥後生不勝燕賀屏藩
裔士更切鳬趨久慙樸遯之材靡稱樽櫨之任况
叨非據尤極循牆兼值是時益虞負乘雖披肝瀝
膽亦願輸螻蟻之忱顧雨汗風毫終不免駑駘之
誚負恩負教愧集一朝蒙幣蒙書重踰九鼎奈稽
瑜之莫報徒抱區區圖狗馬以何從祇增戀戀伏
惟涵諒曷任屏營

謝常撫臺賀壽啓

竊念一壑棲遲不覺蟪蛄之晚二天覆露俄詢艸
木之年驚拜使華寵增庭實恭惟老公祖清霜紫
電翠竹蒼梧太微二十五星旌搖瀚海榮惑九千
餘丈節倚雲霄胡然詔懇淮西可得借恂河內召
太保之留棠蔭頌滿青編郭令公之領蘭蓀禱環
赤社方移鹵簿乃眷庭羸惠我好音若爲解嘲南
斗揆予初度寧知徵福東皇嗟潘岳之閒居二毛

陽園集

卷十一

二十三

見逼愧遽瑗之了悟五袞知非門外桑弧男兒已
矣里中羊酒親舊遺焉何圖勤流水之知問諸垂
絕竊願矢高山之仰抱以長終如此綢繆豈勝荷
戴旣受賜矣惟常吟江漢之詩何以報之敢還祝
崆峒之壽

答許侍御啓

伏審顯膺恩綽晉秉法臺喜看翠幄之趨陪健美
黃扉之曖暎名昭似日歡動如雷恭惟翁丈地望
高華天材敏邵撐腸經史空萬馬之躊躇滿腹精
神解千牛之肯綮固宜濶步亨軌今果雄飛雋躍
膺漢家三獨之尊巍巍朝右領唐室六巡之峻岳
岳臺端方新着侍臣之冠卽欲補天子之袞東
夷一疏威嚴曲突之謀南國交傳明盛直繩之論

陽園集

卷十一

二十三

汲陸顯承于二世省臺光裕于一門有識所欽不
謀而合不佞密依珂里蚤附仞牆極目蓬山雖被
海風引去竦身黍谷如蒙鄒律吹來佇觀鵬鶚之
秋天擊窮短翮應遣鵲鳥之夜月栖穩寒枝情郢
辭彈感深望切况未展寸芹之賀乃先叨尺牘之
臨授簡兒曹攝齋父執愧神索大巫之側馮楮若
遺幸氣蘇君子之前含毫欲舞靡效十千之頌祗
脩四六之虔言路得明公譬猛伏而藿藜不採治

初廟正士如鼎升而颺颺咸銷凡出阜囊悉垂青
史此日侍玉皇之香案他時齊宰相之沙堤悃悃
由中高明在上其如慶幸罔既敷宣

賀朱侍御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持內憲宸章播告海寓驪欣况
叨研席之交敢後慶牋之貢恭惟中執法左右懿
文華國與學貫天鄉推英特之賢朝擅高明之譽
五載騫騰于禁署一時熠燿于簪紳茲對龍綸
遂膺豸繡風生三殿益增天子之威嚴霜下九
霄竦動時人之耳目如國論危微之際及官材忠
佞之間明公元有定衡不肖自無容喙聊鳴雀躍
祇賀鴻禧若不佞農畝餘生侯邦棄物獨惜束身
私室目之貧賤驕人旅謁公庭鄙以衰遲溷我適
爲一言之忤幾如九世之讎求解金蘭愈加水火
雖心無愧怍苦于食糧之蟲况氣若咆哮驚似傷
弓之鳥今者既幸有按君之地後來其患無刺史
之天非向同心於何吐膽陳言瑣黷伏楮凌兢

答徐方伯惠扇啓

貢篚入京華，牋枉問垂簷。蜀筆者炎涼，再質惠。重頒未答前，叨復承今忝。運丹青之在手，製與時新。施膠漆以同心，價緣人重。颯然風至，龍皮生六月之寒。溢若金輝，蟬翼擅五明之巧。所媿煩襟虛滌，縟旨難酬。才謝江淹，莫擬乘鸞之詠。賢非張敞，但詒拊馬之譏。用藉當時德，將萬里忻蒙披拂，不任寵嘉。

鴈園集

卷十一

二十六

與蘇督學啓

伏以簡知聖辰，帥正賢關。文星炳爛於中天，蟾蜍吸瑞化雨沉濃于幼海。龍馬升符，未遵丈席以陳。棕敢後尺書而布頌，恭惟老宗師儀天贊，構浸地開源。冊府高玄，絢朝虹于壁渚。靈臺浩瀚，馳宵練于霜潭。佩明月冠，卿雲幼余好此奇服。朝聞風夕，閭闔塞誰留。今中洲望其迂，白玉之堂乃尔秉青藜之杖，讀九丘八索而目中之半豹不遺黜諸子。

鴈園集

卷十一

二十七

百家而堂下之一言畢，賞故晨開絳帳，貪趨夫子宮牆而暮下青衿，競變大人虎豹行矣。納章縫於洙泗，斐然貢元愷于唐虞。詎惟桃李之門無棄菲葑之體，卽如弱犬均倖登龍，且及門於千百人方懷夏楚，非鼓瑟後二三子首浴春沂。一蒙華袞之袞，筆則筆削，則削兩遂攝齊之願，步亦步趨亦趨。乃雞失旦而始號，大慙卵翼然鵠遇風而自却。猶羨扶搖溝中，旣憐傳以青黃，爨下惟更調之徵角。

伏念郊航身宦海結戀文壇北闕浮沉黃綬奪柄
一壺南陔寤寐白雲聊付兩兒從邦人聞秩秩之
音恨賤子缺閭閻之侍蓬山弱水正虞無地以通
寒谷陽春忽慶自天而下一顧而驚蹄神駿兼收
而魚目靈虵雖迴盼非私君子謝孔龜之報而捐
軀實細小人藏魏草之心上謁崇巖循心內戰下
宣荷戴陽影外慙伏乞鑒涵不勝瞻仰

陽園集

卷十

三

賀吳僉憲啓

伏以江上秉麾正快波濤寧謐日邊蜚繡俄驚山
岳動搖省邑交懽簪車協慶恭惟老公祖冒涵磅
礴氣擊扶搖霧芝瑞世之名素孚魏闕喬木參天
之望尤著江藩不惟文冠儒紳抑且道航聖海緒
餘爲郡風雅佐王澤國幾年恩結吳邦之橋李武
林千室歌騰召伯之甘棠乃 朝廷分重代巡而
督撫會推陳臬載旗遄指七旂開雁蕩之雲攬轡
一清三尺照龍泉之水郊者受知最久申祝尤勤
聞佩綬而欲飛坐採薪而靡克遠邇類湖頭之煙
月難逐彩旂東西均岐下之禽魚未離靈囿嚮醉
熏風而化蝶今光腐艸以爲螢旣遇元侯春到黍
生之谷都忘處士冷如楓落之江展牘披丹望臺
忬素心隨賀履悅馳一輦之杭手拂塵纓遙拜九
芝之詔其爲踴躍豈易敷敷

陽園集

卷十一

二十九

與鄒兵憲啓

恭惟臺下振儀山斗標峻冰霜迅雷破柱而不驚
秋月照潭而自許乘天踞影久戢舊吳駭電流輝
甍臨於越建隼旗而威千里馮熊軾以撫百城行
將特簡 帝心入班玉筍豈但代工 天府出擁
繡衣來暮甫歌去思旋結伏念郊材原臃腫病復
支離進不能共効 清時還不獲私恬黃髮長辜
恩造祇抱凌兢若夫樵李無年韎韐乏食雖懷隱

隅園集

卷十

三十

慮恃有仁君譬如國手之抹危基一着遂活又似
醫師之起劇病半劑而蘇 聖主旌勞顯貽綸綍
巖廊推望進秉樞衡士林崇九鼎之瞻世運卜六
符之色猥蒙賜問彌切依歸薄申不腆之儀豈報
無疆之惠臨風荷戴伏楮屏營

答李大將軍啓

伏以青旗促曉聿新鳳律之端阜蓋班春誕輯虎
符之瑞眷茲懋德宜萃蕃釐恭惟戲下蓋世聲華
昭垂日月濟時勲業整頓乾坤誠克紹平家表迺
肆臨于侯服慶流戟衛皇都傳白雪之謠恩浹邊
城紫塞起青陽之頌茂對內三爲泰時膺得一以
貞爰念墳簞特貽羔雁東皇宇宙疑先被乎春風
北極樓臺似獨偏于麗日已後椒花之獻惟深穀
旦之祈千金表五花馬敢當國士之知尺素簡雙
鯉魚祇辱故人之問飲屠蘇而醉彌占小器易盈
酌兕觥以歌遙祝上公難老願精調于鼎鼐斯大
慰乎斗山可任瞻依伏惟鑒諒

隅園集

卷十一

三十一

謝李太尊送扁啟

伏以口碑載道細鑄渤海之勲筆泚爲霖大沛汝
南之譽慙無以報祗誦所藏恭惟老公祖文超郭
匠追二代之典謨政握庖刀薄兩京之循治馴巨
室而薙亡一本福細民而麥秀兩岐雲夢胸寬包
七萃八屯而無美天風背益荷三吳百粵而有餘
蜚聲咫尺之天積望絲綸之地身膺漢詔熙然春
天下之秋手擷商羹頌若泰國家之否況及瓜之

隅園集

卷十

三

越歲將行李以升朝忽念陳人特頒新寵政餘堂
陞覃恩畫戟之清香心下閭閻借色青氍之舊物
錫嘉名於管蒯旌華額於衡茅蕩蕩難言兢兢欲
墜伏念郊栖遲一壑頂戴二天隨世桔槔亦識步
趨之禮與時杕鑿難陪冠帶之倫聊耕滄海之間
雲盡付黃梁于昨夢趨趨政府豈避逢迎偃伏農
畦因甘契濶非願學矯情而流通寔恐來好事之
柳榆曰籲曰迂敢希曰雅爲樵爲牧不記爲卿懸

以草堂字字仰金莖之露鑄爲私鼎時時承玉節
之輝瞻墨宥神劈牋申意未葬支離之骨習詠唐
衢縱離衰謝之魂猶存魏草靡展丹衷于轂下惟
翹紫氣于山頭願滿乾坤皆充德澤化形白鹿常
隨兩耳之車撒影朱轡蚤上三公之府

隅園集

卷十一

三

答查太守啓

伏惟翁丈鳳詔起家魚書鎮郡鄴侯出守歷苦李之盤根召伯于宣廣其棠之美蔭政事續西京之傳文章齊東嶽之名州縣不繁有貯水冰壺之頌軒車所過興臨風玉樹之歌詎惟砥柱于狂瀾直揭長庚于曉漢雙旌畫戟行看動地而來一札綠綈會見自天而下慶聯雲著華割門闌不佞職類鴻毛言猶蟬翼張距而驅鳥雀第有雄心奮身而

隅園集

卷十一

三十四

觸榆枋慙無遠慮再承人乏彌負主恩蒙裁五色之華牋儼被九霄之渥澤知深南海過重西河譽諸黃口之詞作以青蒲之氣兼憐謏錄仰費奚囊投貺楊金君子以之貽好輸忱魏草小人藉此旌懷贈遺出自所天愧感并于今日附函稱謝伏楮馳神

答陳部使啓

伏以千里懷賢夢到鰲磯之月一槭委貺坐生燕谷之春仰費屬辭俯慙注意恭惟老道丈雄才震世高韻照人天府競推蚤擅雲霄之譽星軺出計益馳冰玉之聲卽宜秉軸于漢庭寧久擁旄于齊境不佞與時枘鑿觸目藩籬雖幸逃筆舌之司猶未滿風波之債人情何可極也無已太癡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秋前張翰已知蓴菜可人日下

隅園集

卷十一

三五

老萊頓覺斑斕在我用是上書請急緩劒將歸祗望故人或鑒守官之潔白何期雅誼特貽載籩之玄黃擢東東馳靡伸鄙臆放舟南下轉盼高牙爾公函侯勲業正惟君輩某丘某水寬閒聊遂吾廬薄附積忱厚慙來雅統祈原亮無任感藏

答許銓部啓

伏以冰壺映玉夙騰東海之聲芝檢翔雲方下南
曹之命四銓動色萬戶含情恭惟足下節經匡廬
曾襟彭蠡八載擅龔黃之譽一朝傾泰斗之瞻數
秦公車時停啓事主爵久難于困驥陪京暫借以
潛虬小宰一虛大賢斯入積望在彌綸之地自日
升焉鄰封近咫尺之天從茲遠矣公行冉冉一琴
隨馬而有餘我盼殷殷千里望塵而無計正儼絡

陽園集

十一

三十六

毛之賀俄承皮幣之頒拂以仁風照之古道朱提
捧至先分九府之祥輝紫氎擎來散作一齋之煖
氣其爲頂戴罔旣敷宣薄有微忱微附臨門之貴
介思顓小走恐增典記之勞神摩石室之蒼苔不
堪持贈賦蓬山之玉樹焉得往從含詔未央布酬
不敏

答葉刺史啓

伏以燕山附驥幸分鄰女之夜光洛水鳴騶幾動
謝生之春夢瞻依漸遠馳想爲勞恭惟老掌科物
外高華省中領袖精忠移日類魯陽之指戈抗疏
回天侔張公之啓事偶試公卿於列郡日請絃歌
爰咨岳牧于外藩風清琴鶴恩被兩河之草木信
及三川之豚魚以茲茂功允膺上賞高岡宿鳳行
衝霄漢之輝野渡橫舟豈久風波之色器當盤而

陽園集

卷十一

七

益利玉旣練以彌光茲左大夫報政之期正黃司
徒超陟之日固衆口所共揚而鄙心尤獨慶也不
佞濫竽言路詎爲越俎代庖玷職朝班似未操刀
學割恐貽羞于桑梓終搶跡于榆枋無薄能以爲
同榜之光有疏節而重故人之罪捧函增愧揣分
則榮千里衛桃莫稱瓊瑤之報一莖魏草聊申管
釜之私伏望炤原可勝瞻戀

請周中尊啟

伏以寵懸豫榻夙欽明府之風忱淪唐疏期猷腐
儒之味堯樽既醉晉榼宜承恭惟老父母玉露凝
春冰壺照夜視草五雲之筆聊署桐珪迎花三殿
之紳暫垂竹虎金楹錫蔭萬間騰相賀之禽珠岸
呈祥千里競向榮之卉似益東溟潤澤真分南嶽
輝光郊天地散材風塵棄物自歲抄戴趙衰之日
而年來濡傳說之霖溫可燃灰渥如蘇稿內顧而

隅園集

卷十一

三

稜慙予羽前窺而式負文侯況推孔李之通家頻
入原嘗之幸舍門無魏掃晝日殷殷谷有鄒吹黍
苗總總序德則穹隆讓覆論知則泰岱嫌輕身際
黃虞月惟朱夏桑柘濃而三農載銜楊息而百政
希爰攀軾下之熊敬擷谿邊之藻泥封委巷寧望
青驪草織衡門庶承紫轂倘就懸車之趙叔河尹
一座如觴匿市之毛公信陵三舍榮浮海國感塞
山廬

辭林中尊請鄉飲啟

伏以譽類謀賓俎豆紹西周之烈燕臺借隄弓旌
下東郭之招盛世維風三垂草偃通臣戰履百體
水兢恭惟老父母祥發七閩譽孚二浙漢庭董賈
欲令典籥於鰲扉班史龔黃先寄烹鮮於兕鼎演
豸繡廟謨之飭蚩氓咸悟繩趨解貂璫市令之
焚逆旅不聞緡箠蓋閭閻疾苦腸昔九迴而習俗
淳漓目今一變春暖跋細侯之轍桃李垂蹊月明

隅園集

卷十一

三

聽單父之琴絃歌比屋省歛甫光乎夏諺屬民爰
戾於周庠揖讓兩階豈但襲威儀之舊財成三物
固將觀禮樂之新如幡幢牽病顙之駒貽羞代廐
若鐘鼓享曳腓之鳥獻笑齊帷郊蚤逐榆枋差池
斥鷃晚歸蓬蘽生死蠹魚九年慙對乎葵陽一日
恨窮於菽水幸賴桐鄉之照欣忘忝谷之寒狎王
鷗盟隣里似憐其不擾幽潛虎市友朋因諒其無
他戶外閑雲久付曲肱之夢津邊止轡相忘植杖

之言俄呼鹿豕以深山且飲鷄鵠於大厦親揮一
札華衮被之枯株重辱兩生德輝塞乃陋巷敢牘
而城霞奪色宣文而街鼓寢聲亦圖輟耒於東臯
聊擬奉塵於西序巾裾含恥鞭策厚顏非懷刑逝
入廟之犧寔謝寵避乘軒之鶴 君民上下極知
以拂飾爲深恩進止從違尤望以包荒爲大誼况
範我匪堅於跬步將鑄人延累於治陶伏願鑒茲
惻惻之祈寬以悠悠之戮收回成命式同承魚藻
之權准聽控辭何異釋雉梁之嘆

隅園集

卷十一

四十一

請郭中尊啟

伏以日月至尊荷潢汙之均照海山無外敢塵露
以竝將爰罄葵心祇申匏葉恭惟老父母明時鸞
鳳曠世星辰雞割預占鼎鼐鮮烹已試鹽梅大浸
稽天慈留漕米奇峰湧地福被泮芹舉邑盡躋春
臺郊等尤幘夏屋賜之盃竿豈直欬唾爲恩引在
几筵寧止盼睐成飾顧湛露克歌君父之德已深
乃壺漿未提子弟之忱曷展時值金吾弛禁衆欣
玉趾行春火樹如山君子之光有赫雪負成璧天
孫之瑞無疆樂可同民資於事父伏願容光下濟
略堂陞之等差藏垢并包忘慮蔬之草野少廻鶴
蓋俯鑒鵠誠

隅園集

卷十一

四十一

答仁和徐令君啓

伏諗漢竹載分楚蘅彌烈吉日喜交龜篆斯後賀
綦清風忽拜魚緘辱先教墨恭惟老父母家傳駿
業身抱鴻猷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耀江之
西江之東兩壇使星之幙桁楊雨臥桃李春榮快
覩匿犀雖屈此青山之縣聿來儀鳳卽還諸白玉
之墀民間私語于柳陰天上恐頒乎芝檢郊幸聞
邾鐸欣受滕屨一官遠父母之邦自違執御千里
隅園集 卷十一 四十二

頌神明之政如聽鳴琴方都門瞻太史之鳬乃郡
國挽大夫之駕薄言采藻尚蘊精誠有美栽花俄
分色澤疑近芝蘭之味賸有餘芬不遐金玉之音
愧非同調祇藏篋笥靡報稽禴

答嘉興鄭令君啓

伏以擁符下采詎能收五石之瓠躡屨未趨寧望
賜一雙之璧禮隆今昔恩結肺腑恭惟老父母道
岳干天心波湛漢綽國香于筆苑董賈辭芳翻天
藻於文江曹劉遜派特借蓬瀛之瑞爰開潁渤之
庥本龍龜以函牛先蟻封而試馬乍臨祭戟爭詠
袴襦鳬鳥搏雲異蹟翥鸞 帝座鸞刀出匣鴻名
辟易侯邦分舜日之薰風八方銷愠佐堯天之玉
隅園集 卷十一 四十三

露萬井凝華蓋將垂以符書斯乃召之楓陛權衡
國是巍巍司耳目之宗盟黼黻皇猷冉冉執股肱
之正印郊久慙鄉狗其學木雞平時懷夫子之牆
掃除無地此日育文王之圃樵牧有天每圖杭聞
苑以瞻承輒似遇海風而引去豈意遊蓬落魄俄
見夢于明玉墮轍餘生亦受憐于彥聖賜之珠玉
加以玄黃斷榴欲起于溝中折角驚馳于戶外捧
隄九鼎剛氣蘇上介之前讀越三周更 案大巫

之後喚醒曲肱之寐飯蔬可以療飢吹噓病頽之
牽伏廐猶之叅乘蟠木靡容于左右遭異鄒生美
芹曷獻于尊嚴愧深田父望雉門而頓首憑雁足
以嗽心兩鬢秋風惟抱牘譜遊衢之諺一帆春雨
或扳簑登化瑟之堂莫罄感懷統祈慈咎

答崇德周令君啓

伏以紫極魁三景緯巍宗于藝苑青藜太乙祥輝
頰燭于花封野沐朝恩海增河潤恭惟老父母嶽
鍾申甫天佐唐虞皇都第一人奏名閭闔聖世無
雙士簡命珪符清廟八音操縵流商之引袞衣五
繡權輿濯錦之裁熙然玉露長春炯爾冰壺不夜
宓侯堂下舞萬間相賀之禽傳相霖邊迴千里向
榮之木幸接魯牟之化國雉澤悠悠蒙推孔李之
隅園集 卷十一 四十五
通家魚箋冉冉憐委羽則驚弦定息撥寒灰則破
甌生煙谷類鄒吹一時遂燠廬倅魏式百世爲榮
况叨合璧之奎章真襲連城之秘寶行人到巷詫
客盈門郊丘壑愚夫風塵弃物寄形骸于大造追
夢寐于長安彩筆干霄曾搖玉海黃門捧轂得御
金沙顧前窺而鴻磁寧受回鍼且內顧而墜葉敢
親茂樹詎意召棠之蔭偏垂屈易之陂輕千乘於
荆扉猶慙盛節寵三旌于羊肆尚遜殊恩靳結寸

丹祗銘高厚欲披尺素私迫倉皇嗣希造膝以陳
悰今第叩頭而拜賜有懷更僕無任主臣仰冀台
慈俯原鄙竅

謝許上海惠鶴啓

緬懷高義時結戀于巖扃垂眷故人特分華于省
署心之佩矣語曷宣焉恭惟足下名最夷齊政隆
卓魯七年德宇已周冒于江東一日徵車正遠蜚
於天半愚老企着鞭之蚤立上彤螭 聖王憐臥
轍之殷少留彩鷁遂虛諫席爰竢輜軒方欣三命
之殊榮忽拜九臯之異貺遊從海裔虞不愜于人
寰飛下雲間偶夙通乎客夢六翩邈漢愧充階阼
羽儀一鳴聞天喜聽雲霄聲價加之篚實佐我斧
資德彌重于稻梁感益深于形影念均慕侶情類
依人寄楫聊應乎雕蟲藉寵大張乎刻鵠窮年啄
食彼味恩私卒歲優游此深荷戴統希鑒宥無任
瞻馳

答潘大尹啓

恭審九重顓命百里得賢迂驥足于蟻封正觀神駿試牛刀於雞蹠寧費躊躇伏惟足下手摘星辰芻苞海嶽喬木叅天之閱閱靈芝瑞世之才名蚤歲摘辭寧夢謝池之艸方春行令共傳潘縣之花雉狎野中匪虛青史鳬飛闕下應踐紫扉茲祭軼之在瞻益弦歌之遠播其爲愉快豈易名言若不佞卞類期期慼非諤諤埋壯輪于西墅深愧驅狼

鵬園集

卷十

四十九

回俗駕于北山祇慙怨鶴偶乘使事因過里爨某永某丘釣游倘遂吾車吾馬膏秣且休詎惟甘羅雀之門直合老屠羊之肆非久讀山公之啓事首借名賢異時傳陸贄之奏書大光吾黨所期爾爾何意拳拳百朋遙贈于征夫一介特勤于行李愿焉拜命見檣鳥亦負負迎風率爾裁械覺岝柳盡依依遂使統祈原諒曷任感藏

答蘇使君啓

竊聞榮駟驥以繆牽難徵逸足擬松栢爲枿楠豈悉良材惟值秦青脫之羈馵一逢匠石採麗高明則巖廊可構乎百常而玉輅遂超於千駟恭惟門下武夷祕寶閩海奇珍凝風寒露之壺潔其清矣暖日生煙之瑟和更溫然丰姿畫雲氣于疊尊翰墨燦星文于黼黻遺珠淵室一時爭郭泰之儀刑沾玉都遷三輔伏董生之道義既運斧而修郢堊

鵬園集

卷六

四十九

乃試刀而解莊牛手掬四溟散作筆端之膏雨曾吞八極噓爲宇下之春風夙仰高山幸緣錯壤比聞馴雉益企棲鸞顧不佞箕斗虛名謬辱青蒲之選而門下賢良積最宜升紫綬之班凡慕聲華咸須宰路在叨雅眷尤望車音况今洽禮樂之三年喜書勲于上考乃爾墜鱗鴻之尺素悅從事于中原嘉惠便蕃已蒙記注溫辭斐疊益荷撫謙雖蛩駘力綿無以効勤奔走而鵬翮勁終知自致扶

搖席拭目于煙霄要同人于天路感懷靡竭抽翰
神馳

隅園集

卷十二

五十

藏曆云米賜繼登初

隅園集卷十二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頌

擬 經筵頌 有序

上帝揭宇宙熙洽隆運全界大聖人于是 皇上
應時載靈臨御天下爰念托于兆民君王之上非
聖哲曷師而監于治古之前匪載籍曷稽令公卿
大臣曰蓋聞學惜居諸道在謨謀闔宮總章自古
隅園集 卷十二
記之矣朕以眇眇之身獲掌上帝宗廟天下治亂
在朕一心惟是左圖右書先經後史猶吾良鏡也
今經筵未講何以下照理羣生上接二帝三王之
光朕甚念之時輔臣進議古之王天下者朝不遇
表章學士各薦其稱說天祿石渠承明金馬祗其
名矣惟我 高皇帝投戈論藝虛駕迎儒玄鰲既
立白虎載講當是時夙夜靡倦寔未有定筵也迨
我 英廟始定經筵于文華殿宣二帝之要眇漱

三王之芳潤著爲公典 列聖遺遵繩繩休烈盛
矣今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是在 陛下
耳 皇上改容嘉納之遂命宗伯疏禮義和告吉
是日 天子輦出房執戟傳警文武大吏左右史
黃門御史執法以次入殿門宰相列侯以下陳西
方東鄉上公羣卿以次陳東方西鄉黃門御史執
法在前貂璫在後兵帳千戚陳廷中少史跪展牘
太史稽首進講爾乃下上六經採掇百氏高者極
闢園集 卷三 二

蒼天深者窮黃泉雖累百千萬言其要歸之二帝
三王之治以導佐 天子竟講復稽首蹴踏就列
天子于是收視反聽穆焉深思游神于黃唐意貌
于夏殷而不自知其旁皇周浹也乃勞侍從賜之
大官之食坐于殿門之外以次抑首受讌觴五行乃
畢嗣是月三舉以爲常羣臣罷澗而出方歡呼
闕下而 皇上猶然繹九成之音咀五鼎之腴思
古今之不殊度化理之有紀 宸翰曰學二帝

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揭之黼座詩書所稱求無
虛載焉嗚呼 皇言蓋志念深遠矣自昔治朝英
辟曷常不御經筵哉顧園水開閣繞果世一修之
能諄諄舉乎卽建崇政官說書徒馳逐簡冊聞則
亦量書中程而已烏覩所謂大經大法耶然一時
編纂之士猶襲爲芳軌況今 天子力追帝範迨
駕王羣者哉臣且見經制具張法度大明六舍之
中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闢園集

卷十二

三

之類莫不釋晚近而登古初光于 祖德施于後嗣
矣虞廷之盛臯陶作歌假令亳都鎬京諸臣而在
亦不能不爲商周頌也頌曰

皇帝躬聖初臨天下周覽王綱夙興夜寐專隆師
保講幄勅張輔臣曰俞本原 祖烈追首舊章帝
心嘉予爰準法式曷不齊莊宣省儀注居于休吉
典秩孔臧 皇帝之勤辨色畢朝和鸞出房從官
修飭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皇帝之休顯曰治理

大義皇皇方冊通善否陳前靡有隱藏 皇帝
之睿沉若重淵決斯天潢道以茂明搏心揖志吳
天出王乃勞侍從坐于殿門列鼎序觴禮始大畢
拜手而退立爲恒常羣臣歡呼 皇帝之德湛露
懸長疇知穆清端念治古煥昭天章曰王與帝惟
經惟法在予明良覆載不殊日月所同詩書匪荒
由是四海蒙被休經麟遊鸞翔後敬奉軌嘉保太
平化及無疆下臣獻頌請垂金石以表耿光

開園集

卷十二

四

擬 聖德重民頌 有序

我 皇上功參位育德邁生成蓋民如天容民如
地四海樂業諸品得宜然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登臺念在險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悲御裘感鷄結
之寒臨膳憂枵腹之苦睠此堯湯之歲不無水旱
之虞 上覽四方之奏章軫萬民之顛沛乃命專
車之使議爲分賑之圖少府出其金錢司農輸其
會計異命出九域被其深仁渙汗頒八紘沾其駿

開園集

卷十二

五

惠寧損上而益下忍寒足而傷心療之寒療之飢
拯艱危於赤子饘于是粥于是勤乳哺於蒼生布
施天下而不益貧富有四海而無蘊利黎民鼓腹
不殊東戶之風涸轍濡鱗豈俟西江之水方漢氏
之賜租猶爲過矣卽周王之發粟何以加之夫勤
恤民瘼君之仁也揄揚主德臣之職也施而不德
恩孰至焉善而不稱罪孰大焉小臣載筆敢稽首
獻聖德重民頌一首其辭曰

天生烝民俾君牧之凡民有災誰則福之仁哉我
后顧之復之憂堯之心勞禹之形求民之瘼思國
之經歲未豐只御膳不馨民罔康居 皇寢弗寧
我 皇脩省勤其國恤民感其心未蒙其實我
皇蠲稅以紓民急民免其出未詔其入 皇心有
惻加惠無窮嗇矣富人哀此罷癯飢寒爾體痼瘵
朕躬損已裕民庾廩其空咨爾卿士朕命肅將迺
齎餼糧惠此四方攜老支羸或頃或筐出彼溝壑

南園集

卷十二

六

慰我如傷父生母育猶恐育鞠 元后貽我左殮
右粥天施地成未遂厥生 天子食我載秣載秣
天地父母疇如我 皇困悴昭蘇昨庶負康 聖
惠無極 王仁靡抗微臣作頌盛德難忘

漢壽亭侯頌 有序

通天下嚴事者惟孔子其次釋老二氏二氏卽充
斥然驟而過宕子牧豎或未必尊禮窮而僻聚或
未必知惟漢壽亭侯微獨通都亦微獨學士大夫
雖殊荒最鄙之氓望其宮寤寐其廟貌罔不稽顙
奉之如帝如天豈必留及其身有所禱于侯乎自
古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以捍禦大患大菑者不少
矣而今在天之靈與在人之恭肅皆不如漢壽亭

南園集

卷十二

七

侯之盛雖二氏借以震耀耳目者亦皆曰漢壽亭
侯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
間信然哉信然哉孔子以元氣候以浩然之氣無
惑乎其天地同流也當是時與侯並國如武侯如
右將軍豈不功烈畧同而影響壹滅輒大異藉使
裨官之言信亦僅僅易代而王西川及睢陽易名
湯陰易姓而已耳而謂電光與日月絜照耶侯之
言有曰日在天心在人其赫赫有由然已下土賤

士後載威福久頃急難三禱而三若見之耿耿哉
其不可誣乃作頌曰

漢季鼎移炎精坐銷桓桓我侯奮義宗朝震魏如
霆偃吳若蒿威神肆暢運畢天殲我侯之武騰跨
千古蕩蚩戮蛟怙冒西土黻冕駿奔跪伏尊俎凱
樂銑歌相其鼓舞我侯之慈不廢寡妻萬里一息
挈戍投閭厨門木象俄焉肉踈我侯之績存定四
極墜地轟轟遺像奕奕聞昔戾夫驅壞孔壁琴瑟

陽園集

卷十一

八

高張棟宇畏逼呵護者誰孔固如一不可度思矧
爾可射佐天闡霽我侯之經猗氏豫章殊惟匪恒
七日來蘇兩旬更生我圖厥因悼子懸兄懸諸日
月以煥羣賔誦侯賢聖輿人豈佞化不可知壯繆
逕庭侯心漢室當榮漢封不敢曰王庶敷臣恭

與人鴻烈頌 并序

維皇御極三十有二年詢于師保宰衡之臣曰康
乂兆民有道乎對曰莫良二千石治之又曰二千
石孰急對曰莫如九州十二牧之首矣卽日於司
徒署中拜侯官李大夫爲杭刺史大夫至則墮者
疏之蔽者撤之侵牟者剽之耗畢者蠲之夙墜者
舉之已汰者約之匡之翼之導之齊之於是人乃
溲然休然凡其所欲不竭而遂凡其所惡不祈而

陽園集

卷十三

九

息叔孫之令行國僑之政孚公儀休不能分其廉
文翁不能損其化龔遂之治繩抑不煩剗割召信
臣之恩旁流不啻溉灌而無士不作雍雍之風無
民不游皞皞之天三年績上司功奏最 天子郡
之父老惲獨耕釣商賈千品百類于野于廩而慮
曰朝廷將奪我君而觀察歟寧取我裳而裂之取
我廩而焚之無奪我君願且借我君匱一月爾而
其子弟之衰衣綏帶者于道于學官捧雞酒曰吾

朝廷知吾大夫作之君乞遂作之師其旦晚觀察也蓋兩相願而兩不相入要之各各私吾君乎其縉紳則解之曰人私吾君至是耶大父吾君大宗師亦猶吾君特吾君未必私尔民耳何則進而殿百粵帥十連則一天望二南之化焉又進而摠百官均四海則一朝望三五之佐焉吾郡能久有之於是東海之鮐背與西山齒危髮秀之老舉扶杖入城冀一望見使君之威儀適遇鄙生于闔一人

鵠園集

卷十一

十一

曰自吾神君至一歲而芝生二歲而芝且披三歲樵者採之入邑貨請頌芝其一人曰自吾神君至而鯨鯢不波田已有秋者三年已請頌海寓安瀾鄙生曰而不見西漢循良之傳之不載芝艸醴泉乎宋臣有言田畝餘禾黍正不必芝菌戶生伏臘餘雞豚正不必麟鳳投郊黠吏斂手正不必廂不渡河里胥躡足正不必蝗不入境使君鴻烈固在此不在彼矣蒙被休嘉喜懼素績發于心腑播

頌聲鄙生請采其旨而飾其辭曰

帝御明堂咨輿治之卽拜亞旅元牧是毗四牡其驤于浙之陽于藩于宣九邑皇皇我侯蒞止霓望而雨府史若空盧次其■怛怛則親湛湛則天樹威于譽千乘不塞疇昔杭人晨餅夕鬻今午而餐左魚右菽疇昔杭人奔豪走胥今彼歛跡并寢于于人厲而家而子而第誰謂華高而仰而企譬士於桐侯錫之弦譬民於澮侯注之泉樂被魚鳥澤下艸木南國之春西周之族我有玉璞我有琬英隨卞臨之庶士其寧乃憲萬邦乃陟三事襲冕承圭麻寵世世吳山嶽嶽吳水齋齋使君之戴與之高深李泌六井侯瀉天漿李及一書侯掛胡牀人稱三李曉映青史繇斯以譚未有夫子

鵠園集

卷十一

十一

上書

上 武安王

與郊言與郊生平所嚴事者惟大王所抱叩而鼓應者亦惟大王今坐水火互逼中魂魄洊飛肌髓日燦非大王之控而誰控也郊自罷歸海曲率子領僕躬課農圃謂古人杜墻埽軌真可師法不復知豪右宜結鄉士大夫宜交游其積咎有由已一旦取鹽者格鬪而殺捕鹽官於市河當是時會逢

鵬圖集

卷十一

十一

其鬪者二三市祭之僮先三日送殮其妻之母者離鎮五十里之男祖臯適因鹽船及祭船因在市之僮尋不在市之主竟中閭右舌端讐并筆端陷男爲鹽徒拒捕坐斬天乎冤哉毒痛哉世卽有身在鬪場者若非讐其人非手擊其人非與其人覩面亦法不合死况男原不在鬪場欲殺之耶世亦有緣僮累王者然須僮販鹽可累叔僕在鹽船可累今叔僕何在自已之僕何船而巡官之斃於石

爲何事乃尋五十里外市祭之船之主欲殺之耶

世亦有素多不法天借一事見法者若男言不出口足無故不出戶外身不游市井駟儉家無論本日本時卽本月中曾在硤石平生曾識沈相會一到其樓天神察之僂之廼坐風馬牛不相及之事忽欲殺一守法秀才也冤極矣鬪殺之日巡軍不呈名是巡軍未嘗滅天理也屍親告狀不告在鎮喝僕是屍親亦未嘗滅天理也自鼓唇舌者唇舌

鵬圖集

卷十一

十一

舞刀筆者刀筆甚且號郊於各路曰此歸德相公怨家其能免乎噫謀至是而天理滅絕盡矣竟不知郊隸掖垣題請潞殿下之國之疏中止曰所司不以請之國無時未嘗攻歸德半語有無嫌隙歸德自知重拾二十年誤傳者之唾借惑迷聽者之耳其殺郊父子甚巧且甚毒大王鑒郊飾說耶非飾說耶郊從正月論坐以至今月窮楚極痛心骨沸熱幾欲斷髮申愬立刎頸白冤恐負明察之

司憐忍死待讞俟萬萬不得已然後銜疏而觸死
登聞鼓下大王其許郊乎否也或者病郊曰激嗟
嗟田農育子無不自離提抱憂患疾幸而至童
蒙日夜如舐犢如燕引雛輒立望其長養及長矣
而八舉不第四十無成已不堪困苦乃一旦無故
而被之百楚貫之三木至欲斷其頭於南甯爲之
父者其何以爲心夫人孰無子乎而病與郊激耶
且與郊二十而舉于鄉三十而第四十而陪貳九
闕園集 卷十一 十四
列未五十而褫組身不犯毫法子影響不涉鹽捕
中而今日欲斬頭明日欲斬頭雖尚在覆讞間郊
一聽其罪名一讀其招摧心折骨若受鋒刃士大
夫亦孰無子乎人之痛子誰不如郊而可病郊曰
激也且從前與郊號泣而訴所天者有一字欺所
天刊刻而稟人者有一字欺人祭奠而告厲鬼者
有一字欺鬼當父子墜命不敢望大王憐恤救命
於水火中矣安敢復危言以激大王大凡冤獄不

爭人不知則嗷嗷求知幸而人知之則嗷嗷求解
雪是獄也問之臺寺胥役胥役曰冤問之道路道
路曰冤問之訟且證者訟且證者曰冤問之往來
冠蓋往來冠蓋曰冤問之兩都之郵傳里語者郵
傳里語者曰冤是以在事者與後來在事者不曰
人固知其冤卽曰今人之冤之者八九夫冤不冤
惟在在鎮不在鎮間不容髮業已廉其不在鎮矣
而難於解雪如解膠繻然非大王孰陰佑而立白
闕園集 卷十一 十五
之哉白與不白止爭一死計郊之命不過更數寒
暑死郊男之命亦不過一二十寒暑死死獄死牖
下等死耳而數數哀祈大王非惜命蓋惜名非痛
其身蓋痛其心大王洞鑒之又有病郊曰瀆者其
慰郊曰由臯陶而來衷之甘苦屈伸係焉聽之詳
略顯晦係焉平之蚤暮幸不幸係焉而胡數數大
神不瀆歟嗟嗟幸不幸天尸之屈伸顯晦人尸之
而大王寔輔相於天與人之交安得不窮阨而呼

隱痛而號而覲覲其必顯必伸必不至不幸也何避瀆也如必以爲瀆不敢則吞舌而聽之人且聽之天天不可知而人則不惟其情事之覈而惟士人之子之嫌今而後產鹽之鄉其士人必盡寄其子姓于異域而後可販鹽出沒之境其士人必盡斬絕無胤嗣而後可捕鹽員役所經由其士人必盡徙宅而後可若此人不幸爲士人又最不幸爲士人之子矣安得不瀆大王求大王爲士人之子

隅園集

卷十一

十六

之無告者一伸顯哉况大王之威靈豫章張孝廉冤其不當死死十許日而卒起之槁骨蒲城王健兒冤其征戍戍萬里乃一呼附驥僅畧刻而還之于其家寧獨男之冤難白難濟也且與郊求濟于大王者三一以折足一以從子險難一以孫而三立應焉寧今日精誠之耗衰而神不格歟故敢瀝肝膽陳之今年春郊誓捨園爲王廟捨身爲王廟祝大王視一物無故而遭必死之困必顯靈振救

之矧旦夕在廟左右也惟求蚤白見其冤狀毋令以讒舌死以士人子死死不瞑目與郊稽首頓首謹言

隅園集

卷十一

十七

上 縣城隍書

與郊在患入越月家業埽地盡矣再獻而男臯蔽罪如初臯之婦聞之大慟遂縊死母子畢命慘毒非人世所堪自反生平詎應罹此乃稽顙縣城隍而投之詞曰於戲城隍寔陰陽我一縣民民負重寃其臨民曲聽民言去冬硤石販鹽者格殺捕鹽官此浙大變讐者捨千百人共見市河之販而家其禍于不在市而在外家之書生此浙大寃方逮

隅園集

卷十二

六

者未逮折獄者未折夫夫者欲喉殺其子先嚙其父騰謗曰陳某無論在鄉卽在省城一日殺若干命一命何有擱然向富路倡言以熒惑之激怒之此浙大陰險比再獻而鬪者見鬪者及訟且證者舉曰當是時實無祖臯而猶坐臯此浙大枉臯之婦錢聞之曰往不幸寃不上知故坐今幸寃上知猶坐無復見天日矣痛哭立縊死母死子死死接踵焉此浙大慘大哀不知郊積何不善至是乎伏

念王考賓于鄉考崇祀于鄉賢無他則家殃必自與郊矣與郊罷官十七年自信無毫釐罪過惟六年司理九年典三省牋奏或有見不審而書契令聞不確而輕入皂囊前日曾枉人故今日受此惡報然業由身作報止及身胡然而欲殺無罪男又殺孝婦又殺夙惠孫一門幾滅絕耶且造訕與訛獄子縻父毀棄冠冕行泣路隅與鉗徒無異辱極矣而更殺男婦子孫者何也此天下大不堪禍敗

隅園集

卷十一

九

惟尊神檢校與郊之善不善磨勘祖臯妻子之屈否并揭者謗者之寃對善則釋之不善則誅之屈則立伸之否則聽之揭者是讐非讐謗者有影無影一一賜之朗照而生死禍福焉郊不勝倦倦郊一字敢欺豈獨殘生天臺有齋粉之地獄在

隅園集卷十二

巖曆乙巳賜緡堂疏

隅園集卷十三

碑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海寧令尤公去思碑

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惠夫德彌遠彌親非可以偽爲者也後世頗用術相因緣干譽者僞德于上而市恩澤者復僞德于下至如遮道卧轍亦謬相張皇當是時學者舉史傳所誇詡且笑罔不信

隅園集

卷十三

一

考政觀俗抑何以折衷焉雖然其能迹久微乎故曰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見思非虛語矣尤公以進士來尹是邦屬丁亥飢戊巳大飢公竭心賑之入賑民牒而泣山脫道殣者而流涕於是請諸臺出帑錢凡若干緡發穀凡若干鍾而又搜粟實廩廬置里門曰庶賢於就食者又周省廬舍却蓋與車設糜授藥荒政畢舉久之流連四歸經營負租墻屋潔修民樂更生社有斗醪室有十儲夏畦馬醫

隅園集

卷十三

二

皆魚菽上冢公曰免矣乃從容爲政壹以肫肫目不覘淵魚耳不襲垣於是丁男擣於田健婦績于室耆老甘味于堂庭暇日舒幾爲治國公曰里社其無伏鼠乎乃按風波之民立斧斷之積冗負霜中猾束薪公又曰遺風舊姓其無隱行乎下令族師廉異孝奇節表厥宅里父恬子勤夫樂婦順環邑喁喁嚮風月朔每燕見諸生匡長誘幼嘉予休則進止禮義不懈鐘鼓五年而邑人母之如母鄭僑焉日思公車徵借一不可乃執秩者忽遷之泗水去百姓狂禿失色若飢去餐若寒去衣去三年民猶有歎泣者四年謀勒諸碑五年縣人有賜爵一級者輦致石儒衣冠者董鑱石事會諸生造不佞郊請辭郊曰宿志也公治五年去之復五年而通邑皇皇倬循狀良寧有所市歟夫碑以德以功能經野如許公德能感動其耄倪如尤公斯可碑也已公名應魯晉江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郊乃

系其略以質今令君周公公命作詩其辭曰

帝聰南國不夷海濱賚之仁侯端冕以治三歲大
侵靡生不櫛匍匐救之既骨而肌父老有言不記
已丑鳶鳥之吭奪出黎首神德格天麥穗五岐甃
鬻烝炊忘其餽糜往我飢人襁子以貨今者析薪
而子克荷往我飢人寄命荒塗孰還平康有廬有
廬我有瘡痍侯則已之既已而逸侯則軌之言婚
其根亦膏其秀我卜蓍茅侯宜萬壽行道林林聞
關園集 卷十三 三

樹侯珉若侯初行如侯再臨居上曰寬聖謨纒纒
邦人作頌以俟太史

海寧令周公去思碑

周令君之去邑也蓋奔太公喪云訃至一日慟欲
絕二日欲辮髮徒跣馳三日而泣論吏民誓不私
一錢去去之日空邑送之有至樵李有過吳有及
朱方京口而上無不立水涯望令君之輿與煙靄
杳沒而猶不肯旋踵比入舟相謂曰往太公病吾
儕竊竊禱之神而太公病已已令君覲畢歸省吾
儕迫得之又竊竊禱之神而太公康令君疾驅來

關園集

卷十三

四

今吾猶前志也乃竟敘令君去豈吾儕無所禱耶
久之庚相謂曰吾令君在四境之內不如春乎邑
之門不如水乎桁楊不如卧乎蓋屈指數十年而
得令君今者不醵金伐石紀之以詔後之人更後
數十年能誦令君者或不盡在傳聞或失懼不復
識令君之大也於是相率四五百人從鄉進士太
學博士弟子謁三臺及諸藩臬使者請碑事一使
者曰聞之作史者謂近世惟循吏視班史寥寥而

德令君何以則同辭而對曰以令君廉下車朝吏民而矢之所不屏官邪杜私謁者有如日自是職賦平入不損農出不損役筦庫洗手勤事令君穎異且密日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以百數其受諸移亦如之率四應不窮至臨視細微人不以屬耳目者亦率致心不少懈故宿吏詭胥無復敢措手田賦一無復挂漏令君果折獄衷者衷辟者辟衷辟等者釋不問令君神明間左右若而家具有心藉

鵬園集

卷十三

五

非大徵發必不遣一隸下里間卽下里間受一繆必扶母貸令君任每歲視漕漕卒強輕毆諸賦長弱輕喙壹不茹不吐卒事無違言是則令君之德也曰德盡是與曰何爲其盡也縣故苦絹解更賦金召委織室罷之六七歲歲完中產且百家一日公私議復之令君曰吾不修厲階時郡縣數中災淮陰張使君議立倉聞者疑貳令君曰是在法乃親部署梁桷棟楹蓋瓦級甍欄石之類豐敘中窾

不旬月四倉告成且十世賴之縣大盜起諸司名捕之不克令君曰是在人乃盡斥游徼不用用人計伏武健士數十竟縛而寘之理俾我室家拯於危覆是又令君之德也曰德盡是歟曰何爲其盡也初令君至縣之明年大旱降服出次徒步赤日中請禱雨澍應是歲災而不害又明年復旱復禱應如初令君又以時按行學宮進諸生與談說經術錄雋朗者都肄其文尋常出酒炙勞之此其

鵬園集

卷十三

六

大略爾若夫勁節寬仁小心大度則未易更僕數也使者歛容曰是不愧班氏傳矣遂報可於是歸而礪七尺之碑謀祠祀之而樹之堂始卜地都亭鄉大夫謂不可溷欲澤宮之右壤鄉大夫謂陋且東鄉不可故不如雉門之東使過者禮之有事至邑中者寓香火焉之更親民也乃請於署縣事通守張君張君曰善亦報可於是相率謁與郊請記郊惟橫艾徒維之歲兩以職事得與聞計吏黜陟

退而見已事者往往出國門而置寵辱入官而精
怠自如假而讀班范循吏書其誰不慷慨思一當
文翁召信臣以斯知風之之百於黜之陟之也今
夫以令君之循績碑之貌之祠於報雨露則淺於
風深矣請卽謁事之辭識諸石以永令君令君名
廷叅楚衡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

武康縣重修泮池碑

國家視人才盛衰而人才又視其學校興廢故學
校政本也而後世議學者率歸重於磅礴扶輿之
氣於德刑牝牡水土通塞津津乎其譚之謂人爵
多由此興有是哉予不謂然蓋水土待人而靈耳
如得人焉興之其不濟濟盛乎 明興武康縣學
凡五修嘉靖初始鑿泮池近年乃徙泮池學門外
頽缺未理今知縣事汪侯至卽斲之貞石護以雕
欄煥繚垣甚壯泝漾半壁宛接洙泗無何而學士
騰起公車遂什伯于往時豈真水土之效耶武康
在萬山中自割置德清益福小官無簿邑無城郭
前令或嫌其陋或樂其淳朴而從治之自汪侯在
官登士作民延禮耆逸懇懇多異政其作斯池也
卽尺材寸甃不欲費帑金盡捐俸爲之三博士爭
以俸歸鄉士大夫亦率私錢爲佐不數月告成侯
躬帥博士弟子告廟而退而又于廟樹長塔正櫺

星門翼翼嚴嚴閔耀耳目九遇洋而東西行者無
不張拱走趨況親及其門者乎四三年來濟濟有
由然已予方買山寓籍而尚縻于海上未能與多
士講業于其中庶幾異時杖而造西序且見縫掖
而入者皆秀令服禮樂爲時名士其繇縫掖而出
者皆佐王造國爲時名公卿然後從一二山農歌
詠南國之風而思汪侯之遺教不甚庶哉又何辭
乎琢詞碑石俟焉汪侯名諧微之婺源人鄉進士

陽園集

卷十三

九

三博士金君名錫周毛君名志淡王君名建古事
池事者蔣丞在成熊典史世臣也

寧晉縣開沙河碑

出寧晉南門可十里爲沙河河源發山西繁峙一
旦五馬山初入寧晉經南北兩蘇間嘉靖季年漸
北徙決趙莊固下汎濫淪沒居人非漁舠柳簣不
行邑租不能半公私窘急則每請塞北蘇右阜左
窪善崩日塞之猶聚蘆也於是令尹胡侯至卽出
舍荒度太息而言曰嗟乎寧地自固下以東當邑
十之五而不浸者才二十之一其農自春比夏秋
不得一從事謂拙縣官何今塞之則以兩蘇爲壑
不塞歲委數百萬斛泥沙間莫若因而鑿之是壹
藉民力而永俾之土田非異人任者乃陳議撫中
丞孫公部使于公兩公下按察使者游公申議議
上俱報可乃具令曰其鑿河延袤凡六十里深爲
丈凡一有奇廣凡五之其役夫合闕之家率砥地
以差其所鑿地闕他地者官給補其數令且下
父老闕君言幸甚然令君獨未慮舉盈乎闕惟民

陽園集

卷十三

十

從政者曷嘗不樂成而畏圖始哉余唯憂時詘不憚始事以勤二三子昔西門豹治渠邀德于鄴之後世其長慮固然因一手注瓴水前案一手執筆且畫且召父老曰來而不見水之導斯安闕斯決決斯四出不治耶而令君防川且迫于而防口也遂下令卽日檄倅許承勲王汝謚尉劉伯暘爲植畫地而治之凡四越月而竣明年余以赴臺叅至覽焉乃亦太息而言曰嗟乎凡九河湮淤雲艸漫

蘭園集

卷十三

十二

漫太行以東諸縣道多苦水多鑿而導之如胡令君卽毋論平成豈其移澤國之聲稱冠燕趙必不然矣無何光祿監蔡子屬余碑述其邑三老子第曰往胡侯浚我畚鍤寔生我今易歲耳而環河皆卽有秋惡侯易世而德西門耶又曰碑之非獨德胡侯蓋亦示後之治水者攷云胡侯名宗洙京山縣人

記

長安新建常平倉記

杭於浙西稱瘠寧於杭屬邑賦重稱鮮儲萬曆二十有三年淮陰張公以叅知政事守浙西毅然欲興王政檄罷縣建常平倉如令甲於是縣大夫衛山周侯力建四倉而長安與居一焉初張公令下縣庭周侯召鄉三老黨正授之曰而必規址毋廢廩役夫毋奪農爲工庀材毋厲民於是度地若人

蘭園集

卷十三

十二

更不靳再三勞不避櫛沐風雨乃經營爲厰東西各七楹壯矣調監者不可以無止也則厰北爲廳三楹調倉於斯社於斯斂蒙養於斯不可以無學也則廳翼爲社學兩楹前爲門門左右爲耳房俱三楹周垣凡爲丈者七十有五址凡爲晦者四屬主者則攻木之工二人攻石之工二人搏埴之工二人而又三人董之一人飭之故倉成獨嚴嚴翼翼云陳子過而嘆曰嗟乎吾乃知王政之在人

昔周官太宰遺人掌都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其
時以三十年之通露有庾晦有栖穀不翔踴其季
世移就民聚孟氏斥之爲苟且之政乃漢唐盛世
倚爲令圖謂荒政何後之爲政者沿漢唐已疏譚
周已迂宜莫如常平倉已故壽昌策之晦菴西山
兩先生行之至于今而鞏縣有倉倉有主計吏其
名同其義殊惡能平貴賤哉是倉成且將斂散損
益穀平而飢不害爲政信在人爾始睥睨者曰卽

鵬園集

卷十三

十三

倉奚實不知公家導之私室爭輸焉奚而不日積
耶又曰卽實恐筦籥之遊事者未必肯出納卽出
不過市井隋游未必及耕稼之民於乎此又在人
不在倉也以若所虞周公不易立法矣後來者卽
韓魏公富鄭公趙清獻公出不能不索籥於斯王
政可少哉可少哉張公治浙周侯治海寧多美政
茲不述第述其建倉者如此倉資費歲月區里營
者姓氏具碑陰

栩栩園圖記

漢陽尹公以御史中丞督撫兩浙戎政旣修吏民
浹和於是廼出其家栩栩園圖眎諸大夫士公指
圖曰此漢水支河也吾廬在河陽而園在河之南
修竹茂林與隄迤邐若仰若偃者爲栢桂渺渺若
白虹者爲池池有魚夾池有丹碧之華有綠蔬紫
芋有房陵之縹李與梁侯之柿上林苑之桃此草
亭此苾蒭

鵬園集

卷十三

十四

久之曰嘻夫非潘河陽賦中物色也耶園以內可
不酒而醉矣而公又指圖曰河流近逼籬下若布
影雲縠旦晚若媚花竹舟楫帆檣去來若引目若
送眉宇稍遠則太湖當其前煙波縹緲而又良田
嘉穀斷齟其左右采蓮相杵響畲悠然予躍躍起
曰嘻夫非王右丞華子岡中趣耶園以外可不名
而醒矣而公又指圖曰頃歲自山東歸攜託其中
或餐朝霞或弄夕照親知間過網陳爲懽至

日暮而猶不欲別長夏。多竹床就竹下卧。翩翩蝴蝶飛近新篁時。不知栩栩者誰也。則園與余。余與蝴蝶正不易分。爾指未竟。客有端拱而進者。曰日明公之撫浙也。不席煖而渡錢塘。上會稽。過鑑湖。出東西四明。臨海嶠。而震島夷。入剡溪。歷赤城。升雁蕩。轉嚴瀨。而歸。傳呼徹巖山谷。爲之答鼓吹。發江潮。汝爲之沸。不旣四履。爲藩百城。爲闔舉千里。而固之芻蕘雉兔之天歟。而胡眷眷一園曰栩栩。闕園集

卷十三

十五

者爲也。公笑曰。雖然。爵祿不恬。於魚鳥勛名不廢。乎煙月。雖吾廊廟。吾何能一日暫忘吾江湖。而曰眷眷栩栩者。過乎予坎坎。曰嘻。絲客言方起。南陽之卧。而霖雨東南。繇督撫公言方且浮雲富貴。自醒而入曲肱之夢也。道益高矣。廣矣。昔裴晉公入踐中書。令出領劉白諸賢時。時爲午橋莊。臨海。備異時。厠賓從余尚爲公賦焉。

顧氏墓記

顧氏墓在小橫山西。故贈某官某公營之以葬其父某翁。母某孺人。而公之卒也。子孫奉公遺命。祔焉。墓地百餘畝。周遭繚垣。廣若干丈。而題其寢道曰湖村里。阡其堂曰永寧堂。堂左右有春輝風太二亭翼之。而外施重門以入。曰白雲深處。又其外則引泉爲池。池上爲橋。池之泉自墓東石澗中逶迤西注。鳴聲汨汨。公感而樹表池前。曰感泉。仍築臺澗傍。以祠山靈。碑曰震崑神云。工凡二十歲。而成。土石竹樹陶塼塗髹諸費。所出入皆稟于公。蓋已勤矣。公故承翁之業。見謂饒裕。既束首受章句。簿書則家無贏貲。乃益斥錢佐縣官。更繇及以供子弟館穀。費日不暇給。當是時。公春秋長矣。又拮据恃門戶之日深。此于人情宜少偷自休爲身後素忝計。惜然公獨僬僬然不愛二十年之財力。以從事于松楸墟隴之間。夫邠鄉鄭冢蕪沒爲期布

闕園集

卷十三

十六

蒙竹策載記同賞公素稱達者豈以百年修夜冥冥化去之營鬼尚能臨高臺俯曲池乎蓋自黃老家爲虛地上以實地下之說而俗化剝薄不講于先王貌生飾死之義愚者第以馬銘烏升惑師言而徼鬼蔭志不在于厚終無足道者郊公通家子嘗竊聞緒言焉曰夫垣窳篋櫝所以謀生也而人生直寄耳一嚮可飽容足可踐安所事鳩聚哉吾閱世久知脂田沐邑嬌歌妙舞之無常奉也而富人至以徘徊顧戀啼噓煩醒賢子孫隨而笑之不賢者又重以自累夫地上之事可見於此矣若地下則吾不能知雖然亦嘗侍我先君子躡屨而登鼓棟而游知先君子之有樂乎茲丘也退見二子彬彬競爽能文章知先君子春秋椒糈之饗或不待贏金膾積而食也故吾無所愛吾財力焉蓋昔人有登瑕丘霸陵而樂之至死者使先君子而有知安知不往來嬉戲乎是間如其無知吾幸以餘

陽園集

卷十三

七

力晨夜率子孫盱營表而攀封樹以寄其悲愴顧懷之思視世之齷齪鳩聚每生而徼福者不猶愈乎其言如此余以謂公蓋篤于孝弟而達于死生之分者夫顧氏多賢子孫有自哉有自哉是爲記

陽園集

卷十三

十八

安國寺重建大悲閣記

吾邑橫海上其地僻不通商賈其民第畊桑不謀什一不克擁千萬之貲其大家顯人亦不蓄聲伎正德嘉靖間仕族衣布衣非甚暑雨不手蓋歲時親戚不過雞黍往來其婦女欲一謁浮屠老子祠不數日假貸不能具襦裼給船僕是時室家無呻吟愁嘆之聲而里巷亦無優伶之音世降俗移猶不改其儉至于今一履城四望十室九頽夫豈惟

鴈園集

卷十一

十九

市廛雖邑侯朝吏民之堂不極敞不理吾夫子宮殿漫漶自如比年新政縣括錢卽不免笑及航海菽麥百姓之無剩財如此而大悲閣大壞真慈大師毅然理新之其棟楹梁桶板檻蓋瓦級輓費不下百萬緡竟一二年成此又誰輸而誰運哉其化導之公積寸累之勤卽公不烈於此矣而慈公求余文以記五歲不休曰先朝蘇學士故記之嗟夫子獲挂名閣中詞列學士之次寔欣欣慕焉

且由宋而來閣幾修幾見撓折傾圯亦得幾時璀璨夫則公之閣今化而慈公之閣矣慈公之閣抑又化而則公之閣焉故不可知也故者爲因新者爲果往者爲果來者復爲因相禪於無窮則千百年後之爲慈公者不少矣慈公又嘗忝南京莊嚴經藏歸構重屋以藏之而又率其侶隆公中公智公飭紺殿金儀煥若創始其鉅麗非吾邑所能辦吾方爲吾黨之士慙之能記之乎前年夢問蘇公

鴈園集

卷十一

二十

曰先生謂佛之道難成言之多使人悲酸愁苦又謂其長老攝衣升坐人困折之多推墮泥濘中狎侮若斯廼數數爲諸僧撰記護之抑壞之耶且諸僧得先生之狎又迫欲得先生記恐病釋先生時狎時記恐亦病儒先生掀髯曰不然我非然彼而亦不然我蓋兩然焉獨不聞釋教必託儒者之能言而後傳遠而區區問護與壞不曰壞者旣妄護者亦空歟相與一笑而散予謝筆研久無辭以復

蔣公姑述夢東坡者答之俾識之而別識其歲月
金錢姓氏于左云

勅賜慈惠寺碑陰記

碑在慈惠寺門寺在思魯橋東若干步橋在縣治
南少西其曰思魯者思宋海鹽令魯肅簡公也其
右寔祠祀玄武天順初陳善明者卽玄武祠造寺
成令惠欽請之朝英廟特賜之名至於今百四
十年而好誦說魯公者疑卽魯祠一日白縣大夫
縣大夫李公案之曰王章也受民訛而奸王章其
孰敢卽有之異代宣力之臣不當避舍乎且魯公
小學宮矣惡問祠也於是祠寺益明制額益尊
嚴而寺僧乃奉省檄樹之碑陳子過而讀之曰噫
吾信國家之不佞佛久矣及是聞一夫請之九
重立命名焉以爲何崇尚之勤哉先王崇尚學宮
謂生有榮名沒有顯祀以風天下士大夫彼僧寺
何風汲汲也豈亦信佞乎抑佛力耶或曰僧寺以
收夫四民之逸而消其不能槁項黃馘以老且死
者或曰其教使中下人聞而利且畏之其逃不善

若湯火而赴善若渴其究竟與聲教殊塗同歸之
二者吾未暇詳之而獨謂是區直彈丸爾前乎百
四十年有人焉拓神祠爲寺後乎百四十年有人
焉疑寺爲祠夫咸有所溺歟非得持大體不惑細
故如吾大夫者對揚 天子之命而明眎之臣民
之過而指者睥睨者且藉口魯公不置矣卽佛力
惡能勝之是不謂有適乎碑之宜賀茲寺之適也
於是能洲者屬余載碑由卽託碑陰以記

陽園集

卷十三

十三

傳

平叔先生傳 有序

國史至東漢始傳逸民而猶半屬蒲輪旌帛之所
不能招則其恬草莽老泉石而人不及知者不少
矣故友人陳仲醇博采廣之其所以物色乎拾穗
織毛飲水蔭栢寄心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內者
豈特丕顯幽谷而已乎無亦激貪競之風痛憂貧
喪道之俗故孳孳三致意歟予於邑中得平叔先

陽園集

卷十三

十四

生輒爲立傳張之俟後世有仲醇者采焉

平叔先生沈其姓一鳴其名同漁子其別號世海
寧縣治人也其父本縣學生屢試有司屢不售晚
滋落魄棄諸子不使學請之則曰而曹可復墮乃
公趣邪平叔獨陰學里中學成教授鄉閭士大夫
爭延之爲子弟師顧合則留不合則去介懷慄
以此益不爲流俗所親環堵蕭然對妻子如對客
冥坐而已性至孝伯氏仲氏亡獨竭力養父父每

謂人貧何與人事是兒在者高枕矣一日呼平叔
泣曰而王父母在殯宮而不及吾葬之雖吾亡目
殉猶視不瞑也平叔應且泣日夜禿假旬所游始
克葬久之父老壽殉復日夜禿假旬所游葬如初
歲大侵時平叔有所避徙城北七八里所二子傭
賃日不給一食至食燼燼平叔耽詩回自如曰飢
吾以爲稻梁寒吾以爲纊患貧哉間至城枵腹而
入故枵腹而出不一過諸生門曰吾豈宜以口腹

隅園集

卷十三

三

累人至于今卽歲除夕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
懸衣鋪糜自適雖隣牆不知其貧若是惟曰沈先
生臞然若仙布衣簪冠飄飄然若道人季歲廼讀
內典曰嗟乎夫大道竺乾瀾之震旦隄焉卽母問
報身化身何似要之薄福第蔬食宜爾于是遂絕
意葷血若干年居恒謂宋儒有言教孺子三益一
曰身不妄出入一曰經史日誦義日明一曰正承
冠尊瞻視之一助故樂育之至老不衰

隅園生曰余一日問先生而號同漁何謂也第曰
而知之何問有客曰嘻意先生喜稱詩殆漁於詩
善画殆漁於画日提經史而誨之殆漁於經史抑
類仙或漁於仙好佛氏或漁於佛氏不則漁於狷
者之藪與古逸民之流乎奚問爲余嘆曰昔漁父
去孔子卒不竟其答亦第曰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妙道也而已爾孔子且然矧孔子之徒歟彼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而曾不得爲孔子徒者視此益賴

隅園集

卷十三

三

泚矣

大輪山人傳

王君名某字某以地有大輪山自署大輪山人又以意所歌詣別署雕龍氏云君家四世同炊孝謹友睦有齊汜毓浦江鄭文嗣風人以義門歸焉所司標榜婁矣迨君生而穎拔少爲童子儒已而棄去一室之中鑪香繚繞川原四壁七絃響答曰吾縱失之韋應物猶可得之宗少文奚而不可則又曰吾蠟屐亾恙也而禽向者何人乎遂鼓一權杖

偶園集

卷十三

王

一筆歷浙東西豫章東粵吳會中原兩都之佳麗九塞之險絕蹤跡半天下所交與多名宰執要進賢雋人韵士把臂入林時而分鬪刻燭首低昂哦不輟間得一言片語秀色可餐泠泠自賞也君丰儀瀟灑是裴叔則流等人且胸鮮城府口絕猥談無長輿之截嶺有平子之落穆居然名下士也暇日心口自語曰彼夫溝中之斷而晉爲萬乘之器者何居迺取旃檀一片規昉刮摩爲瞿曇卽瞿曇

爲柱下卽柱下一時大紳要爲小像瞥眼一過神情宛然抵掌肖其人貌振袂攝其天姿虎賁寓中

郎之典刑優孟倨叔敖之上座方之戴顓削瘦于銅胛殷蒨已慕于劉妹以斯巧捷不足奇矣夫前良不得于書則去而爲画不得于画則去而爲塑君之指將無同乎少年或以意氣窺君曰是技焉耳余曰不然公輸之雲梯諸葛之流木冲之之機器景山之酒鎗士龍之馬槊鄧展之蔗杖此豈不各一技而達士建焉精心所極鬼神所通道成藝就不可分合論也客又言羲之之文以書相掩淳風之學用術靡彰君之才秬得無相蔽歟余又曰不然君之光價在里樸在韞藉博綜卽不擅宅長庸詎爲害客休矣相馬以驪黃者不知天下馬者也

偶園集

卷十三

王

伯父霍山府君傳

嗚呼先霍山府君與余先給事府君蓋從父兄弟云而先給事又從先霍山學故識霍山府君爲詳府君諱某字守初學者稱洌泉先生考某祖考某曾祖考某得姓徙居其家乘府君十六補弟子員甫二十廩于學甫踰三十以選貢南官時張文忠公當國請選天下士詔藩棘署榜宴宣使堂歌應熙一如制科諸君欣欣豔之而府君不色

鴻圖集

卷十三

二十九

且終考妣喪謁選得績溪丞所識無不驚惋而府君略不色慍已由績溪擢尹霍山政成且奏最會妹壻爲選君遺書謂苟有以注子公卽被旌異徵徵則尚書郎不難也府君變色曰一尚書郎能榮我耶遂致其仕而歸歸僅載一葉舟橐不三四且垂也先給事出迓之笑語先給事曰今日而信兄無負所學矣於是命今博士君兄弟與余兄弟同學府君時時程督之府君雖赤貧不肯一束帶

鴻圖集

卷十三

三十

入邑請除賦役長至賣田償里人逋賦季年雖饑廬至無胡牀可坐客日披經史自如絕不見戚容蓄諸子諸從子嚴雖盛暑必冠必衣履子姓凜凜至不敢燕見見卽稱說古今孝謹事竟坐無刺語歲時伏臘羣從多在門者耳語曰家先生文學而不得偕二三弟計偕也天也其不得與一二文學官若貲郎之藉外姻亦天乎罔矣哉府君以爲弗聞也者而飲之府君在績溪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欲其拒俸外一錢若築河堤而障潰攝令尤嚴其董開壘嶺治數十里孔道夷險濬實樹亭三休暘者至於今賴之至霍山霍山故無城府君立請所司城之無何大寇至老幼歎且泣曰無城吾屬無噍類矣何論藏府也居三年而獄無冤民四境無遺便去之二十年爲今上之三年乙亥霍山士大夫三老子弟千百人胠足搏額而請御史臺中丞臺以是年八月祀府君名宦祠九月後令王君

檟移文至至不數日府君終廼績溪名宦又先記
之若干年愈久而府君廉方名愈奕奕兩縣間從
子郊曰嗟乎名譽之不易折衷久矣而今爲甚仕
宦則滋甚自孔子抑揚毀譽後世乃輕譽而重毀
叔季世則輕毀輕譽今擁節而出入者好誘進人
譽者或十二三知制誥而左右者好褒寵人譽者
或十六卽操觚翰志碑版者好張孝子慈孫與烜
赫其文章譽者十九又安所折衷惟求諸積久之
民心真求諸前無所規後無所顧者之心尤真故
孔子於毀譽而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藉使府君而一踐甲科甲科而一登諸臺使薦
剡薦剡而一拜 璽書於朝其頌美徵信與去之
十年二十年而兩縣之民之俎豆者孰真哉若是
雖墓門之碑與墓下之誌銘可略已卽從子述之
無愧辭府君旣葬若干年而博士君始宦由奉書
來屬余傳凡一再促郊又曰夫傳志風也府君廉

而仁方而有容以余五十年中及見邑縉紳先生
無有及府君者且官縣大夫俎豆兩邑又吾族數
十生在東序吾不敢問吾邑宜俎豆焉否特府君
尚遺之則遁而山谷晦而漁樵其不獲徵有司者
何量也夫非風世者之憂與

義門三孝子傳

聖人崇孝繫之經稱述甚廣特不列割股廬墓事而史傳則艷言之豈垂世憲者敦庸翼世風者標奇樹異乎今天下由經術發家孝義不乏而薄親叛父母者亦往往而是則割股廬墓惡得不津津乎其誦之也吾友文學董公有三子三子死孝詣生上之縣大夫縣大夫上督學使者使者旌其門曰義門三孝子云孝子當父母疾病時家甚貧參

隅園集

卷十三

三十三

入調護甚苦比母蔡不祿飯含甚艱甚悲哀乃十日孟孝死七日叔孝又死時母與兄與弟凶匱磊磊而父病益岌岌仲孝計無復之則割股進父父少蘇又三日竟盡瘁死謂三子死孝非歟成化中其四世祖謙以廬墓旌于朝人到于今稱之吾恠吉祥善事恒聚于一門久矣及是愈恠夫孝子之後復疊見孝子且祖孫相望百踰年而映發如旦暮兄若弟相繼浹辰而死若枕藉天地大慘亦天

地大奇則孝果聚一門乎或曰以光夫世德而不

顯者或曰錢山之靈鍾爲奇節異行故文學家多孝烈余兩是之嗟乎三孝弱冠耳家僅擔石身才縣諸生而漂漂若是世之乘豐享豫以士大夫自名者有能望三孝之塵乎希則傳傳則慕即薄親叛父母者聞之亦必內愧面熱于是信古人風世之道弘而以傳爲翼經者旨亦遠矣然則縣大夫之上狀督學使者之下檄可少耶余仕不迨父歸不及送母讀三孝事汗背沾袞故太息而稱之不忍其不傳焉

隅園集

卷十三

三十四

查節婦傳

查節婦徐者杭之海寧人笄而歸邑書生懋功三年而懋功不幸夭方懋功病不任治節婦潛割股荐之不治也手節婦屬之父母若父母之子女若其子女蓋節婦領而懋功瞑也節婦痛絕自經者數矣姑施嚴視之間爲二老人可竢謂不欲重累婦謂藐諸旦夕什溝壑何且也死者有成言節婦身殉之計取破鏡納諸木而身佩其半爲它日地

陽園集

卷三

三五

下繡也舅念家貧更摧其家督仲幼靡所豎立目覩節婦拮据狀積傷嘔血就第者三年所諸爲調糜候歎而進蚤夜緝績洗紉緝以佐丞亾休沐暇徐翁故農家窘責負私竊冀節婦之易嚮也節婦聞而手刃自矢曰今所欲殘吾志毋若殘吾形吾形殘而志全握徑寸炯炯見死者則亦以對生者刃欲下而姑遽起持之力舅從旁泣解徐翁色沮不復言而節婦益甘荼支德備所不堪處一亾蹠

旣爲仲謀有室衾繡荆布咸自其手指顧時時以得賢婦事舅姑承一綫爲祝亾幾而舅病捐館舍所負子錢以數十節婦纍纍積勤爲治喪葬共宴享率僅僅不廢禮更二十六春秋而姑卒於是節婦年六十老矣疋息而當大事志物必盡力焉卒之成翌臚孫以有今日節婦蓋膚立而中槁已始節婦奉老姑挈幼子女而奔也會島夷闌入閭閻驛騷舅方授句讀武林節婦獨預策其所善地爲

陽園集

卷三

三六

竄跡以亾虞于難若忘亾爲男子者又歲屬大侵飯糗溫簋至尠再食重御而終不令身頰仰顛顛失所以報地下精誠亮節若相之矣格當旌陳子曰以余觀於節婦手刃自矢詞氣慨慷決矣然能忍死四十餘年以存孤至脫簪珥室其仲而顧得賢婦慰心抑何婉戀惇至也查氏族多顯融畱其幽潛若節婦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善士劉公傳

公姓劉氏諱廷珎字世用別號汲泉世家仁和五傳而後樸公宗亮生公公幼穎異善讀書乃不竟而徙之賈又善賈也公事後樸公孝後樸公憐愛少子卑弱公曲字之至爲之築室比於著公盡推所居積者與之均後樸公陽不然而喜動面目矣公出賈東家有靚粧者夜誘公公不一眴比旦徙而賈公賈智足以權變毅足斷決廉足取予賈日

隅園集

卷十三

三七

羸尤仁恕樂施而不責償子母之券焚者可指數也某子甲重負公金旣棄券聞其爲他負金家窮治且絕食更負米食之一日公之子鏐挾金出遇某乙劫諸塗鏐欲申理公笑曰置之吾家世不質人於公庭何申理也公有田一區在邑之北鄙北鄙多窮民公時時貸錢于其鄉比償之必諭之曰錢奚自有自鬻婦鬻男女來者輒推還曰後勿復償故一鄉人戴公如戴慈母云歲凶公出錢以給

饘粥者設醫藥以濟病者爲櫬槨以葬道殣者於

是頌聲塲塲滿邑屋縣大夫徐侯聞之請于御史

臺御史中丞臺兩臺以明詔賜鵲一級冠帶焉公

謝曰民職也懼不稱詔指敢拜大人之辱已御史

臺李公檄劉侯按行鄉約劉侯於鄉首旌公公又

謝曰民何敢辱使君之席龍固請公固辭不獲僅

一應之無何元孫文光以易補邑弟子員仲孫明

光以尚書補弟子員於龍公顏益開益拓圃葺亭

隅園集

卷十三

三八

榭浚池壘石雜蒔華果俯仰益適也予時客圃中公八十外矣出不蓋不乘嘗語予日行街市中卽三二十里卽天雨着屐正自不疲偶對予批一質劑下筆繹繹有顏柳法比予在疚又數數教予驅使大雅以豁奇悶靡事不令人神服公且葬公孫兩文學造予曰辱先生世交願先生爲家翁傳使後世有家翁而家翁有後世也予笑謂後世而有而翁是在文學矣

贊曰樹忝者餘慶樹善者餘慶劉公其有秋乎孔子論禮寧儉論質寧野論仁寧木也何也蓋善之基也世謂公得天而不知衣大布躡屨季年而猶斥一饋五漿之奉唯奉濟人其樹且滋厚矣嗚呼公視時人是所謂古之長者非耶

隅園集

卷十一

三九

隅園集卷十四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墓表

太師張文忠公墓表

代大山丞葛公作

嘉靖己丑大學士張文忠公王試天下士時公引辟賢良事君爲大臣職損不令修弟子禮余公所辟士也緣是不得通咫尺之問于閣下者幾十許年今公之墓木抱矣其嘉謀嘉猷既顯白天下之

隅園集

卷十四

一

耳目矣余卽不有于文敢不修闕事撮其關社稷宗廟之重者而表陳一二哉公初名聰秉用其字浙之永嘉人也自其爲造士時設羅峰書院于姚溪聚徒講學學者推爲羅峰先生迨相 世宗朝賜名孚敬字茂恭數數召對稱張羅山更號羅山云 世宗初詔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廷論錄錄不相下公新舉進士卽上疏爲 明釋天倫陳誼甚諄切及甲申議尚未定公復以南比部主事再

疏得召見乃據證墳典爲千餘言其議宏暢而經先驗人情推而大之至于天地綱常之不可廢先舉今以上學者所共術因並之二帝三王彛教所叙名實所稽鑒鑒不可訕而窮也大稱 上旨即日拜公翰林學士禮遂成更著大禮要略以進世皇手詔嘉獎晉詹事尋晉兵部侍郎公始顯結于朝歲丁亥公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奉勅攝御史大夫時貂璫四出鎮守諸鎮苦之公力

陽園集

卷十四

二

爲奏罷于是部使者藩臬大夫始得安治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黎庶悉藉公樂生而誦之至于今越戊子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晉華蓋殿公復應制陳言惓惓審機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皆天下大利弊大建設並蒙嘉予勅所司舉行公之膏澤益究薄海內外盛矣庚寅公準古酌今崇正先師孔子祀典一洗千百年陋習已又薦王公守仁請寬楊公一清之誣凡所展

宋錯事皆身任中興之業于 世皇朝 世皇亦愈敬信公既而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凡三乞休三召還之乙未公力以疾辭始遣使護衛而歸先是賜公書院名曰貞義命建敬一亭鐫 御註五箴其中矣又賜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于邸所矣至是復命有司建樓永嘉藏所賜文劄數百道額曰寶綸樓前後賜玉帶銀圖書金帛御製冠袍不可勝數既歸又數召起數以病不赴詔及已

陽園集

卷十四

三

亥二月聞 章聖皇太后哀詔哀經哭于家而薨世廟哀悼不已爲輟朝一日贈謚蔭子如制嗚呼世皇之寵異晉錫公者至駢繁矣公之建明清時高議光日月英績薄雲 外足稱是顧風從雲合豈偶然哉余竊窺公生平有武侯之忠孝故其盡瘁也不私負廣平之剛毅故其樹立也不阿該魏公之博極古今故其陳設也迹經史而不詭于正且優游姚溪餘二十四年老其才充邃其養蓋不

減渭釣傳築而莘稼矣一旦顯身廟堂輔世皇
英明不世出之主而身爲不世出之相豈偶然乎
嗚呼爲宰相若公任宗廟社稷若公是果負明
天子之眷遇哉是果負大丈夫之得志哉謹撫述
其磊磊大行如此若所著廟議載在國典未暇
及若羅山奏疏羅山集貞義書院集金縢要辯郊
祀議諸編則三官書之名山藏之天下學士大夫
傳之又不得表諸墓道之石也其薨葬月日高曾
闕園集

卷十四

四

祖禰封號及子孫嫁娶姓氏官族則詳之大學士
許公尚書高公志狀中亦不一一著嗟乎持此復
公于羅山之陽庶曰可贖弟子之闕于萬一手則
曷敢以不文辭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國子祭酒劍西胡先生
墓表

代許相國作

嗚呼是爲余師奉常鄉之墓耶歲辛酉先生試留
京予舉首從諸所舉士拜堂下先生壯也無祿出
十年我先生卽世又十年墓本拱矣而予方浮沉
世路無能廬隧道之側斯是用痛心疾首而忍爲
文也先生蓋蜀人云唐徙汝州已又徙旗塘上世
曰大訓者疏劾史嵩名益顯胡遂有聞十五傳爲

闕園集

卷十四

五

先封君汲世娶徐孺人生先生諱杰字子文號劍
西穎異好讀書試諸生高等會徐文貞蘇司馬代
視學政無不國士奇公者癸卯領鄉書第一再試
成進士讀中祕書是時肅皇帝在位久脩黃帝
老子家言於是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言神仙先
生試中書輒抗論爲近習挾符籙專務以坎离龍
虎熒惑上聽不可長學士張長沙一見奇之曰此
救世才也爲史官持節使兩藩頃之詔視諸謁者

學先生慨然歎曰嗟乎右經非制也漢置中常侍
猶選用士人今獨可師其意令嚮爲善他日不損
帝德諸常侍無不憚先生者乎尋改知 誥勅視
諸武功券居亡何上書乞賜洗沐日造子舍問廁
牖語不及公府至諸士執經問業輒倒屣迎戶外
之履常滿是時大司馬安成聶公者公鄉人也雅
負物望意不可一世人乃獨嚴重先生稱益友焉
起家爲侍讀 上命典試留京得士多初先生校

陽園集

卷十四

六

士禮闈得蒲板張公及董是役而余與元輔申少
師名相亞也其後十餘年三人同在政府爲時美
談先生自詣詞臣持文墨侍 上左右大者論道
格心其次進賢才以備器使以故自銜 命來內
外密庶幾得名世之士乃憾者希權相旨卒用
以爲讒媒悲哉謫廣平倖廣平故右輔地俗豪猾
難治人謂先生或不宜廣平者乃先生固無不宜
廣者吏士數昵先生歎曰而公吾不難其能習難

其降詞臣用議論爲 天子私人至貴倨矣寧復
能跼蹐轅下服乎誼益高稍遷貳冏寺冏政弛且
久先生至首與諸僚友約結爲義倉社學漏澤當
豐山之陽戶有伍神有祀學有規倉有出納塚有
守守望有助冏之民慕公者至躋以配文成文成
公者故冏卿也實始脩冏政而會盛君汝謙來于
公謹稱爲兩才云稍遷尚符璽多論列晉少司成
晉左春坊左中允會永樂大典成晉大司成自劾

陽園集

卷十四

七

手詔褒美會 莊皇帝踐祚臨辟雍脩三老五更
之禮召爲入講官尋視國子學政先生自以受
國恩厚宜自効益鞠躬盡瘁茂主德庶幾太平而
故權相黨人人自危爭側目先生矣頃之移疾歸
再召入由奉遷左納言已爲奉常卿先生本兩朝
碩臣負人望再蹶望益顯舊在親近每進講 上
常目公毋問識不識輒指爲鼎器直需以俟之無
祿我先生卽世悲哉余蓋讀萬司馬狀則泫然出

涕云余聞上臣以人事君先生官不踰九列志靡
靡失矣乃卒用其所植士以報天子某不佞無
能爲役乃如張蒲坂申少師者次第首端揆用之
學輔少主以成堯舜方內父安者垂二十年語
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先生之功烈可勝道哉先
生再入詞林翱翔仕宦者業二紀矣中間代黜代
興而先生晏如也方其謫廣平躁者忿炎者鬱而
先生利之以明夷之貞在倅言倅在問言問意深
隔園集 卷十四 八
遠矣入叅講幄從容廣夏細旃而先生匪懈卒以
勤事死此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哉精白不貳
以昭宣令德彼其視夷險也利鈍也繁簡也若浮
雲而泡影純臣之道也夫獨不聞豐城之劍乎隱
淪於千尺之下而耀采於上以千象緯彼其時獨
恨無識者爾世不乏張茂先劍用以顯獨奈何顯
而不盡試也徒令其乘雲氣而疑舟人乎先生奇
節大抱焜燿後先且千古不朽卽五十而奄然吾

安知其不爲龍也雲也先生爵里世系自有志論
其著者

貴州道監察御史謫判嵐州許公墓表

上萬曆二十八年有名御史許公以左官卒于家
一時朝士曰何御史狝亡使吾不及見 天子賜
環以爲恨而御史之鄉其矜意氣貴德嗜文者又
曰已矣亡復許御史矣嗟乎御史立朝亡同塵在
鄉黨未嘗和光而能使人如是其斯爲秉彜之好
與御史諱聞造字長孺其父諱相卿正德嘉靖間
爲名給事中一日去其官著書紫雲山世所稱雲

鴈園集

卷十四

十一

邨先生者也給事公舉御史晚給事歿御史裁十
五六卽廩諸生錚錚鐵中二三豪貴家至搖手戒
曰善避許六許六不吾避者久之舉孝廉席帽而
見令尹令尹戲視曰帽賈幾緡徐獵纓應曰時貴
賤不侔入朝擊媚嫉之臣蹕貂厲蟬當是時賈不
啻千金過鄙鄉遭鄙夫毀之不直一錢矣令尹失
色立起謝其後授河間府推官有能名嚴勲威敏
避之嘗白事按察使者使者爲躊躇語太守曰而埋棘

棘逼人會 帝子之潞藩所過縣邑盡惶怖太守

舉一府供億屬理畢過置中毋聲亡何丁陶太君
憂服除除東昌與權使者爭坐一諸生使者曰安
見十束薪非逃稅公曰安見逃稅董董十束薪固
出之聽使者幾謀釣誘于京前後御史御史中丞
奏許某名迹中御史選遂召拜御史貴州道御史
憤東事建議風發擿大司馬星忌諱不顧數抵書
激政府又奏罷九卿一人尋移疾還歲餘爲御史

鴈園集

卷十四

十二

如故出按甘肅肅將吏材鄙勇怯亡遁情時政
府交惡復上書盡力觸 廟朝謫判嵐州歸歸
而西築室給事故里東築給事莊亭榭成欲堅卧
其中與所知沈司馬諸公歲時盤桓及所習大末
徐生閩張生日痛飲而一旦死矣公負氣若凜不
可干於爲人去害就利至不愛關白身籍東甌陳
西甌疾苦除歲課千其大如斯其細不必言也喜
談論侃侃蓋其坐客若干天下當意者不幾人然

薄技小工亡弗羅之至幕內者由理郡至御史行
邊所至廉嘗二簋不充及舉賓客觴則九俎六釔
極水陸不厭自少好讀戰國秦漢間書其簡牘英
勁稱其氣畧性孝孳孳對敝其先德卽鐫集物土
治冢舍橐亡剽財公有子五人其長者任倬僑僖
皆有文嗣其家聲將葬羣公子既序世系行畧請
司馬公銘庚語徐生曰先公宜得不佞者表之傳
之後告予其期予太息而表於墓曰

陶園集

卷十四

十三

於戲長孺可以爲剛矣夫剛孔子猶難之古今雄
駿之士矯矯縫衣或晏晏佩琚其奮眉張目于廷
或不能不降顏色于里閭若長孺者出處不變塞
焉者也而祿位竟若此然使長孺不敢諫不謫卽
幸而至大寮其所得視今孰多韓子謂維執不倚
維出不訾予於長孺何憾焉

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祝公墓表

祝君以進士官尚書郎五十卒於京其子既乞李
太史誌銘又乞余太常傳以不朽君矣而又以表
墓屬予豈爲予 日長君能道君實行耶雖然予
何加兩先生之言君諱以庭聞徵其字其上世曰
虛齋先生以完行峻德祀鄉先生社其父夢憲公
又高于虛齋至于今鄉里猶傳頌之君其曾玄也
君天性坦博居家待交游絕不設崕岬未嘗以布

陶園集

卷十四

十三

衣與大官勢人有所緩急躁靜疏密也不至嚴冷
亦無揮霍諧笑之溫賓客過從與飲酒竟席不亂
或齋閣或駐邸舍亦默然尊壘間未嘗以技樂經
懷當其侍餘時昏暮叩門無弗應或遇空乏應稍
緩叩者告告亦謝罷無他他日叩之復應之如初
與之游積一二十年未嘗見其諄語顏色也者今
世去漢俗遠吾不知於塞侯建陵侯何如而檀君
長者名君不愧矣初君持贈公喪有奇痛嘔血太

孺人憂之令罷書入則示休出則帥其弟丙夜讀其弟居恒曰仁兄仁兄云蓋贈公物析產皆自君手推腴取瘠約畧如薛孟嘗族屬內外姻累數十卽易險詐愿賢不肖不齊君一以厚遇卽其人百欺君百背君訥訥而已亦不以受侮甘負爲能告人每二子居爲言鮑叔牙惟終身不忘人過故亞管子士大夫多數嘉之其令祁門二子送之泐曰止吾終不以利祿損而志也而歸有先世之賜書

陽園集

卷十四

十四

在至則孳孳節愛無分寸私久之有廉靜聲俸祿入門貧交疎昆弟絡繹規取十半盡一無所恡惜凡再覲再省太孺人皆垂簾歸君戀戀太孺人異甚迎養不得乞歸復不得日邑邑至歲時不肯舉二子觴最後以某事不受權貴人請蒙謗恚曰吾無辭以白大人太孺人聞之手命慰之事亦解其邸南北部侍重簡潔稱其官南都多名山水舊蹟也曹郎或領客游留連賦詩君獨坐省中治獄不

顧當是時有邑子十輩以運租入都租道費大農且置之理君不問能償不能償傾祿爲賸之部租承賈某得無恙返邑其周急無剩財皆此類也其卒士林民庶驚相吊曰亡德首矣君之爲長者至是而歷仕一紀欲賣田以葬可傳可銘卽不至尚書卽不躋五十何傷哉君家高曾一老布衣何必減糒知政事也予故表之俾揭諸墓以俟後之采質行者其世次爵里宦蹟與子孫婚嫁具太史公

陽園集

卷十四

十五

誌中

誄

沈母卜太宜人誄

并序

萬曆己亥秋九月沈母卜太宜人以壽終其年家
子陳與郊伏在海表比三年而始知之則拊膺涕
洟曰鹵莽哉吾甚慚于伯英矣伯英視予猶弟子
視伯英之母猶母而弔不及哀莫不及几筵祭不
及練與禫也可再見伯英乎往予上太常名次伯
英得交伯英驩既伯英爲考功郎光祿丞予或在
鴈園集

卷古

十六

家或在京師離不三四年必合合必盡驩然後罷
故予與伯英相知爲深伯英處吳予處越去之又
十年所會予有急抵吳逢伯英吳門伯英旦暮指
畫苟可以解予忘其力之瘁而爲之也嗚呼東漢
奔廷交不是過矣當伯英有母之戚忝當爲之喪
而鼎鼎焉偵候不時惡得以辟陋爲解既除來弔
幾若越人卽伯英深衣練冠而待於朝顏厚一尺
度不能致半語於是聖賢宮而泣誄之其辭曰

房閨令儀莫周與京今則太君古唯敬姜靜恭慈
惠寔沈之慶爰相穆伯誕啟厥祥厥祥伊何三鳳
飈發伯也大魁爲王九列仲持繡斧豫章陳臬公
侯干城在季桀桀時闕于朝時貢于園亭之毒之
鬱爲聞孫蘭茁謝階其秀蓁蓁旦晚平步玉堂金
門側聞歲時大君冠帔卿貳鶴觴憲伯鳬翠擁笏
垂魚雍容環侍傾都澗邑傳爲盛事罔忒者人罔
測者天瑤臺之燕變爲几筵千里排側百里而漣
鴈園集

卷古

十七

豈唯隣巷遇相歌焉仙姿不春玉魄長夜苦縣漆
園則母嗟訝第極大年壹歸玄化惟是徽音終古
靡謝疇克齊聖疇開象賢人之頌之比于周南嘉
言懿行女史職之我因公父彤管式之

辭

哭那太夫人辭

有序

子愿生山東少有盛名 今上初年余與同考試
登第始相識已同宦三輔又同在臺省中故天下
聞余與子愿相知深十八年春余喪母歸子愿出
送余臨清相向哭久乃別去自後歲一相聞頃撰
書詞上子愿兩大人壽未幾王穉登謂余那太夫
人棄代矣余大驚東西過者奔問不得實得子愿
隔園集 卷十四 十八
書乃大哭失聲嗚呼小人無母那母則吾母也吾
母今又喪余痛不勝子愿孝最隆其何堪處乎慰
者曰人命不齊罔不盡在太姒太姒已然亡論拜
貴封躋上壽爲那子愿母耿耿天壤間不朽矣而
可以弗哭矣嗚呼爲子愿母者不朽爲母之子愿與
子愿兄弟者則不勝哀且吾鄉有屠氏母祝氏外
王母皆百歲吾那母獨不及此烏得弗哭乎遂哭
之以辭

吾母大耋今都邑躋躋曰余小子今不獲升堂母
嬰霜露今子愿皇皇弟畜者誰今藥罔佐嘗母在
殯宮今齊魯腫臍吳蒙蹠蹠今靡克裹糧矯首白
雲今胡名子行闔門掩面今愧亦難藏洵光儼鴻
今我瞻伯父慈卹朗懿今子愿是覩帝佑淑人今
六珈五金斯皇青紫今蘭階玉戶忽厭人寰今而
超大荒百里過密今千里徬徨烝烝母趾今爲那
太姒曾玄第頌今誰曰難埃母儀奕奕今髣髴天
隔園集 卷十四 十九
齊祿壽與極今誰曰不宜竟敘吾母今哭亡日矣
雖爲之衰今何嗟及矣子愿手訃今若將有委廟
堂綸綍今公卿頌誄亦且無藉今有子愿文後千
百年今顯顯太君不肖薦歎今九甌一歡嗚呼哀
哉兮聲淚俱咽

哭尚書郎祝聞徵辭 有序

聞徵出郡縣甲族王父曾王父皆進士而曾王父
尤大官有名于時其子姓登第者累累焉萬曆四
年余自南宮歸與聞徵以經術相砥礪是年薦于
鄉十七年遇余于南宮故師友爲深聞徵泰然潭
潭然性畎以寬跡之卽累日於疾言遽動無有也
二十五年由祁門陟司寇部又明年以入賀過家
余屬有束緼請火之厄治觴觴我鄰席耳譚營其
隅園集 卷十四 二十
心有可安余將不顧其身之濡煖從之也嗟嗟今
死矣且死都下報猝至猶疑信參半已得二子信
無可復疑遂哭諸寢門嗟嗟聞徵孝弟人也太夫
人老矣而次公在公車諸郎君方踴躍省闈其笑
正長其願望正悠遠乃朝奏最而夕報殞也聞之
視不可含矣恠歟雖然聞徵所不得者壽爾其名
行著于鄉其宦績暴于朝其家世被 璽書于
天子雖善聞徵與聞徵懿密亦可少慰也世必有

知聞徵爲之銘者余以義故哀之往祭之而哭之
以辭

嗚呼聞徵五十七邪出身仕宦尚書郎邪何性彌
溫命彌涼耶人之好人懸蒼蒼耶天之福人率茫
茫邪天今人今疑荒唐邪嗚呼素望云何跋之一
櫓黃髮如何付之一淚丙舍旅覓丁年夜臺生人
之戚幾萃君哉嗚呼君家太君播德如籽州有舖
麋疇則大錡里有絲絮疇則大筐具曰厚施未量
隅園集 卷十四 二十一
其社廼惟雀析瘦馬青衫廼惟閭邑隘棘栖鸞鳴
呼師保令僕不過晨露三望八騶不驅冥路枕外
浮雲戶內搏沙偶然七尺還太清家大年小年斷
斷世耳良朋懿親人非莊子寢門一慟老眼欲枯
尚含餘淚匍匐君廬嗚呼

開園集卷十五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墓銘

翰林院編修鳳林張公墓志銘

代王座師作

萬曆二年秋 天子若曰故翰林編修張某以經術侍朕東宮勞績未訓所司議卹典以聞於是禮部議賜祭一壇吏部議廕一子國子生 制曰可按令甲文臣日侍講讀歿得陰叙與軍功死事等

開園集

卷十五

二

無論官簿上下蓋 天子顧哀近臣其致隆如此廼張先生以七品官應格藉第令母死而出陪鑾躅入奉 帷殿其遭遇可勝道哉先生安福梅溪人也諱秩字以敬其先出唐文獻公後至南唐光州刺史紹始家安福又數世徙今梅溪里代有顯人高祖洪監察御史曾祖敷華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簡肅祖偉父鰲山由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前母封孺人歐陽氏母封太孺人周氏

開園集

卷十五

二

周氏生先生及今庶吉士程皆逮見其顯貴而卒父子兄弟相望詞苑海內蓋無兩云先生長身玉立敦敏有大志雖束首授進士業非其好也自少爲古文辭師先御史褻身謹行師先簡肅公比長聞道精性命之學師念菴羅先生嘉靖己酉舉鄉試乙丑成進士中庶吉士選授檢討尋充經筵展書官與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余時亦承乏館下幸先生同几研獲鏃鏑括羽之益爲多每日午會食相次語今日書某事傳某人務往復商定不失實乃已今 上爲太子時有詔選儒臣分說經書於是 東朝虛藉以待賢者懔幸之士日探除改汲汲如狂執政乃疏請無備官而名薦先生等六人應詔旣而入侍皆稱職 上每見先生舉止詳暇陳義惟理中窾輒注目焉無何病作適母周太孺人嚔哭之哀甚於是遂成痞結疾會 天子用登極恩晉先生編修賜太孺人祭先生遂以喪歸

而勞瘁骨立且哭其子且營太孺人窆事蓋自是病不復起云目且瞑猶顧謂家人必以苴屨欲得爲太孺人持服地下嗚呼悲哉平生言動以禮神觀儼然望之知爲端士約已不以廉物嗜學不以立名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心盡焉竟死不談人過其篤厚如此乙丑會試有同舍生坐挾書爲選者所執先生顧見哀之爲行數金得解久之同舍生竟負先生先生亦竟不言也恬于進取遠聲

隅園集

卷十五

三

利如臆前御史蓮渠胡君嘗令安福數爲予稱先生賢先生亦賢胡君此兩賢其卒以清修著望鄉評有以哉先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娶某孺人無子諸宗族懷先生恩爲徧謁名山祈子然先生有子竟不育而及是則先生之兄子璿寔職主喪遵治命見屬爲志而出其遺書兩通一曰三朝知遇之隆報在今日今已矣經綸啟沃總屬空談又曰我父從來無一語不以聖

賢望我我亦未嘗以第二義自安兩度歸來擬三五塘南三泉諸丈究竟此義耳茲將何以見先親于地下其二曰我平生上不愧天地幽不愧神明囊無負心之錢心無負人之事獨行獨往不受人憐其亦有可述者乎予因以其言質之知先生者良然惜哉年位未究又奪之子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矣嗟嗟世之操行不軌久辱而多累者無笑也此能與先生之僕御比數耶且先生既藉乎忠

隅園集

卷十五

四

孝以復于先大夫矣先生不負天即天或負先生豈有意于人之憐乎忝固無庸一一爲先生述也聊述其彰明較著者鏡而內諸墓墓在某山祖塋銘曰

孰謂匪崇疇庸焯終恩數之隆孰謂匪壽駿駸載驟惟道之寃孰謂弗祀有禋其祉施于孫子攝纓下從爾祖爾宗帝書翔龍是惟君子之封

奉直大夫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

和張公墓誌銘 王和師作

太子左輔張君者好學慕奇節余從諸生識之既貴節益顯予益奇張子浸假而以爲清鏞爲大呂乎而今已矣悲哉張子蓋蜀人云徙家紹興代有聞十傳爲贈君詔詔生天復是爲太僕君娶劉安人生張子諱元忭字子蓋號陽和癯骨而性慧好讀書安人憐之公重逆母謹張幕夜篝燈總角自

陽園集

卷十五

五

負經濟間語及時事太僕君僞之僞不答會楊節愍死諫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君色喜奇之讀書識大意稍長受餘姚之學於俞侍御侍御遜不敢居無何舉孝廉數困公車營龍山盡發古今書誦之踰年編摩既成歎曰是足以學聖賢矣拘士抱末流之識不務卽心澄聖而猥云下風一何陋也公學本俎豆餘姚出入朱陸之壁而撒其黨意不可一世人善故所與羅侍郎朱宗伯者

越稱爲三雋云居無何太僕君難作太僕故嘗副

滇中使從擊定武功賊中蜚語卒從吏訊公從太

僕君逮至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有 詔免

太僕官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其以此

贊公孝困心衡慮卽大任將至矣明年射策南宮

稱 上意賜一甲第一人爲史官公旣自遭逢結

主知圖不負 國恩在官無日不討憲典而習之

詞林固清局諸臣持文墨雍容寡過事出輒以代

陽園集

卷十五

六

庖自解公獨聚徒講業戶外之履常滿遇事慷慨論列常疏直御史胡濬不報無何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脩二南之化又不報免喪起家詔令視諸謁者學公歎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今講中鑒錄公自爲疏中常侍無不嚴憚公者尋改知 制誥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諭楚所至絃誦不輟公儼然自負先覺四方士亦蜚然向風矣未報命會丁太安人喪

戚易備至如喪太僕君蓋公自釋褐來日以筆札侍上僅僅兩賜洗沐而兩尊人喪竝與期會亦孝感云丁亥上臨石渠嚮文學之士公以左輔侍講筵退而歎曰國有聖人矣方竭忠畢慮茂主德庶幾太平之業旦莫遇之會論漢中事請復太僕官再上忤上意公仰天而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先人矣武功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狀甚著今幸而在宥而父枉死我罪大矣長負君

陽園集

卷十五

七

親吾死爲後公常自以兩世登朝父死志不竟願以身代父報要主上福報父故終身有緹縈之恨疾革呼陛下者再而死門人手公天性侃侃事親孝與士信而一稟于學問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衣絮垂垂曳履而不難于宗人之推恩刺不入國門而松于志兩乘公出父子手而書法則嚴居廬而讀禮既祥議復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鄉賢者三其最白章明較著者蓋余讀朱宗伯狀則法

然出涕云嗟乎子蓋死而予然後知子蓋也子蓋之學大都以正人心爲宗此今人所謂良藥哉子觀孝武之前人心猶近古至子蓋而蠹蝨矣豈其有激而太息乎實其言可以保世而胡以死也位不竟志悲夫山陰人數爲予言子蓋夢文昌降而生其後龍山鳴而子蓋第又其後水溢山裂夢星墜而子蓋死其然與彼其所自樹立者固自足以闢天地之數乎公著書萬言自有集生某年歿某

陽園集

卷十五

八

年配某子某女某以某月日歸骨某山而余爲之銘銘曰

大業將熾扶輿是徵山鳴于越公冠于京旣鳴且裂公返其鬼嗟彼屯膏曷云隕石悠悠古今不朽者心爾介爾貞而先民是遵吁嗟乎哲人

遜齋王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甲戌太原王生儒以春秋上太常蓋與與郊並出荆石先生門云時余兩生各以當戶孫稱重慶因各勞慰一日王生問余曰吾王母張春秋七十七矣王母幾何對曰九十有三復各勞慰如初已王生拜山東安丘令而不佞司士河間尋自河間奔王母喪歸闕補順德司士安丘君亦遷貳順德守余一見問張太安人無恙則喜則又咨嗟

陽園集

卷十五

九

者久之何貳守君以母霍安人喪去歸歸二月而張太安人棄梧捲逝矣貳守君手勒張太安人狀遺不佞曰徃先大父之葬而未之志也先子幼且庶幾一日乃垂二十五年而儒始成進士又十年而歷內史丞今大母以天年終將奉而合諸墓唯是窀穸之石敢藉吾子且吾子固習聞吾大母質行也不佞卽少且賤不敢辭按狀公諱邦柱良幹其字其先爲太原清源人曰彥秀者 高皇帝

時從軍更戌平定後數傳曰全全又再傳曰增增有子曰安安有丈夫子二公其長子也公少穎異且儻有氣節弱冠補諸生卽奕奕諸生中娶于里得張安人歲十五耳諸母或少張安人迺張安人與公共事王母董母張繼母朱謹甚諸母曰有婦如此復何憂公爲諸生雅不喜諸生靡麗語故數舉數不第則毅然曰嗟乎百歲隙駒耳丈夫豈必邑邑從甕牖聞博青紫耶遂上書謝罷諸生入

陽園集

卷十五

十

貲授武爵第七品益縱身孟酒嘯譟間號遜齋居士遜齋公雖遊冠蓋乎顧其遇里人卽袒褐折節下之以故人人稱遜齋公長者遜齋公好施予凡貧交疏弟肝不炊者壯不能室者喪不克丘壟者舉倚遜齋公爲外藏而安人亦徃徃拮据佐公公施歲侵公貸鄉人粟輒折券安人又輒從與之故公歿而其鄉人思可知也曰疇奪我長者速哉公旣歿公仲欲廢簪安人悉推橐中裝及美田宅

獨攜二三藐諸孤把持門戶已典膳君而下
公克樹立門戶隆隆起蓋忘乎其父也安人有
母曰程嫠而獨安人養之終其身程亦忘乎其
子也先是王姑董喪明安人日夜禱于北斗下忽
一日目痺醫過安人呼而治之鍼芒一着睛而視
炯炯復安人大喜卽脫簪珥謝却不受遂去不復
見人以爲孝感云當是時平定之爲父者愧子爲
子者愧母爲婦者愧姑而俗幾化太安人旣老晨

陽園集

卷十五

十一

起坐堂上朝子婦孫曾煦煦如也歲時奉杯案奠
遯齋公穆如也則又瞿瞿如也貳守君令山東時
歸迎太安人養且上壽太安人爲一醕曰吾幸及
見孫及諸曾孫且孫貴爲令吾有以復爾祖地下
矣惜爾父不及見也爾往哉時典膳君已卒六歲
故云久之太安人始一赴安丘邸中竟不樂居霍
安人奉之歸比貳守君遷順德復虛上舍迎太安
人竟不赴霍安人亦留侍舍中辛巳夏五月霍安

人卒太安人爲廢食寢且年至不任憂踰月遂捐
館舍嘗太安人易簀時猶正襟櫛髮揮手勞諸孫
曾若諸孫曾婦遂絕而面如生也其終正如此遯
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一張
太安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四
子男四長某卽典膳君配卽霍安人次某孫男儒
卽貳守君娶某氏貳守君又謂余曰大母逮事高
王母以及不肖五世有造于王豈唯後先王父鳴

陽園集

卷十五

十二

呼是庶幾王氏史矣法宜銘銘曰

遯之丘垆兮松旣峙兮翁廼志兮遯之宮穹兮檜
旣翳兮媼廼封兮松檜造天兮孫枝縣縣兮百千
年兮

永安縣知縣鳳橋徐公暨配章孺人合葬墓誌銘

蓋鳳橋徐大夫既卒之明年其仲弟太學生某用公所卜兆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泮江之原而配章孺人祔焉列狀造余泣曰以吾子之幸不肖也不肖有兄不祿懼幽德之不揚以乞靈於子則又泣而拜曰不肖事兄不敢後吾父也重託子以不朽地下余與公同里又嫺家微狀固素知公公諱

鵬園集

卷十五

三

某宗殷其字嘗別號鳳橋云系出寧海雙峰林氏宋丞相豐一公冢子壽初贅黃岩中莊遂爲黃岩人而其別子某數傳爲公曾大父某逐時什一浮湛江湖間有陶朱風變姓名徐翁徐姓自翁始也某子讓諱尺籍杭之海寧家焉再傳泮江公某庚徙鳳皇橋置腴產大治垣屋其飭業以素封甲里閭矣公其伯子也公幼而卓犖受易余曾叔父滙溪公初屬文輒殷其儕耦十八補弟子員已從十

洲方公南太學游十洲公有人倫鑒慎賞可獨心才公謂青紫可掉臂取亡何庚子秋臬以明經薦應天爲易第三人於是海內衿髦之士又靡不人推轂公矣歲辛酉泮江公暨母張孺人病知不起而仲君某時甫羈貫執公手曰吾不及撫汝第成以死汝其子字之吾目瞑矣公甫泣唯唯已相繼捐館舍公崇毀支骨立幾不欲生曰吾卽死如吾弟何所以嘔咻督誨者甚具而仲亦終身父母

鵬園集

卷五

十

其兄若嫂無違言故居邑屋推內行肫備者必曰徐公隆慶初縣官急徵賢觀風使者欲倣吳聘君陳公甫故事以公應詔而議格不果行時公且數困春官厭薄制舉稅矣謁選銓曹得徐州沛令余頃過沛沛中三老子第口口徐使君沛故當河衝誰爲祗席我者徵使君繕隄設塹河且嚙城吾其魚矣歲大侵使君爲我請當途給官帑若干不足佐之已俸及嘉肺羨緡以賑歲不爲災而會有監

河部使者持細忿故整公遷教授岳州以去今其
寬之公絕口不談爲令時事乃爲令如此其自岳
教成仍令永安也七閩士大夫多爲余言邑多山
藪苦浮糧公經畫其土埜使里無匿田田無匿稅
而其讞大小獄必以情不斤斤持三尺濕束之爲
辨爰書誣重辟者三活株逮以百計旌書項背相
望而公毅然曰吾老矣亾三尺之息而仲舉子者
四子何必我聞仲顏其圃于室之東偏饒丹石亭

陽園集

卷十五

十五

榭之勝余葛巾羽氅日觴咏其間夜則篝燈火聽
兒子曹伊吾聲樂事不可方也何用促刺嚮人爲
遂老公旣歸則挈仲耳語曰吾兩握懸符而裝若
洗幸藉有先人以無虞饘粥且吾弟弟不別產析
爨而子猶吾子其剖先世業四之母令軒輊而世
世爲我蒸嘗稱守祧主者惟汝亞子韶制也仲受
命唯謹公性雅好儉脫粟之飯數浣之衣自饗及
飡無兼豆而復好施室嘗一燬于盜已尋爲盜倒

篋去小廩箸而時緩急人無已終不令族鄰蠲戚
突煙冷也里有質公母錢者貧不償召若人酒之
爲折其券已復質又復與終不問子母無倦色性
又不喜近尊貴人靦靦萍鳬狀或縣大夫干旄過
其門刺姓名漫滅不爲謝而歲飲于鄉禮公大賓
僅一強出報罷時姍姍几杖徒步田間唆夫僕牧
不知公嘗爲仕公亦自忘其嘗仕也嗟嗟公坦洞
見底裏人耳豈沾沾促訾爲名高也者見其不遐

陽園集

卷十五

十六

遺父命以爲孝遜業歸其仲以爲弟折券不責償
以爲俠不引重貴勢以爲節而每自天性肫至發
之然章孺人從史之力爲多章故艱子脫簪珥廣
置相室已竟無子子仲之亞子卽所命韶娶某氏
而諸猶子太學生某壬午舉孝廉某郡庠生某皆
父貳公者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
十孺人讓公齒三年亦以是年某月日卒計稱未
亾人百日耳白首同歸可謂盡無天道乎余謂公

負雋材當遇合而不第公豐下常有後而不子公種德當百年壽而僅七十以死天道亦何可盡詰也爲之銘銘曰

而有第子字之而無子父眠之無子而子絲絲于禔疇生疇死樂哉斯丘江之汜

於潛縣學訓導慕翁錢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弱冠遇錢懋登於招提聽比於有司甚知蓋恂恂儒者云厥後其從子與余爲婚姻繼見招提則懋登已宦爲訓導於潛矣而尚比有司如故不幾時聞孝廉錢次君逆訓導喪歸爲惻然久之次君以狀至再拜請曰吾叔父有潛行非子莫銘余再拜而受之曰吾無佞舌非銘子叔氏莫敢公諱茲

懋登其字世海鹽人也其上世有貴四公者三傳而至贈刑部公達公於贈公爲孫於刑部郎臨江太守公琦爲最季子於永州太守片禮部郎萱兩太學生蓼葵爲異母弟於太學生籥爲同產公喪臨江十四耳而有至性事母王恭人與其母夏孺人及母兄甚孝謹於異母昆季一尊異無他時稚弟未受屋或說之言公而赤曰室家所不足者屋邪大愧服言者去乃奮鴈自力學家事悉聽之母

兄母兄莊或譙讓公公唯唯無毫髮不受色養夏
孺人卽承褥七箸增損無一不經心卽夫婦食貧
無日不饌嘉飲食進夏孺人卽世執喪過哀內外
親解之百端不聽卒喪猶累月蔬素至自爲文乞
減筭以利益化者又肖夏孺人像祀之室上食捧
盥如平生又嘗迎祝氏姊共居事姊如莊太學而
視太學子姊子皆若子然四十未舉子卽請繼次
君愛且賢次君次君高明一出上公車大有聲士

陽園集

卷十五

十九

林公忻忻然曰誰謂吾無子邪比五十連舉二子
則中分其家授次君次君逡巡不敢受公艷然曰
吾家事而父總之至今誰論吾家非而父家也其
厚人倫如此矣蓋公天性醇篤居家待交遊無疏
戚遠邇賢不肖一接以厚與溫書記何思謙者給
事二十年以疫死召其妻子曰我任其凍餓婚葬
且樹塚焉新安人程河少與俱學程無子爲置妾
使子程亡妻子欲離散爲割產授之使完公嘗入

城有狂子者踉蹌來手批公頰一市人不平譁請
以屬吏公曰舍之此莊子虛舩耳其爲長者多此
類與之游者自少壯至老未嘗見一日廢書爲諸
生時高凌生顧生名舍寢食學之兩生謂懋登羸
休矣爲訓導於潛學舍隘築小齋讀書其中卽大
寒暑不休其勤苦殆不可學當是時余數至武林
武林多於潛人爲余道先生若是余爲慨然曰嗟
乎天乃負兀兀先生一第耶而先生訓導人又獨

陽園集

卷十五

二十

先質行錄所輯見聞長厚事曰厚語者版示其徒
其徒翕然俸祿入門輒出以佐其徒喪葬顧祿薄
常不滿博濟心於潛人有陷入獄者公私憐焉曰
吾不忍其瘦死獄中陰飲食之斷獄者聞之遂釋
之公私喜曰吾從一命得濟一不辜何云天負兀
兀也無何亟念其兄姊欲乞歸會病病既革猶欲
奮頸擣臂起曰取書來家人且應且止則諄諄云
吾遺書具在兒曹勉矣毋負吾一生兄聞晝夜馳

而至公微笑曰兄至矣不及一語卒嗟乎公謂孝弟醇良之士非耶而祿命若斯如善人何雖然嗣子賢孺子生而嗣子引避其孺子差不負善人矣公生嘉靖乙未某月某日卒萬曆丙申某月某日得年六十二配張氏景東經歷張公喬季女少公二年先公十九年卒得年四十一子男二應魯聘許氏應普聘賀氏女一許聘顧端皆唐氏生也次君又曰子知吾叔父信叔父無譽詞其狀張孺

隅園集

卷十五

二十一

人貞靜寡言事夫子多可法且悉歸田土囊篋于母家叔母賢乎曰賢哉事姑靡事不請靡飲饌不探所欲叔母孝乎曰孝哉從姊姒二十年進見侍側未嘗惰而背無間言叔母肅離乎曰肅離哉而其大者在納唐氏女下之以昌其後之人宜配孝弟君子已以年月日合葬孟堰阡銘曰

謂爾稚也孤中憲羅君謂爾艾也雖孝廉妹爾祿則癯爾名則腴孟折梁吁瘞玉則俱於乎其斯

爲賢人之樂都

隅園集

卷十五

五

槐庭葛公墓志銘

今上御極之十一年廷策諸進士吾邑葛仲子應詔且入卒心動歸鄉人士籍籍言或曰仲子之歸也有故曰仲子舉於鄉侍父槐庭公七箸健甚而所樹槐忽槁乃今忽忽心動胡得不遽歸也或曰胡歸哉仲子新從槐庭所來遽歸公必不樂且爲葛氏槐孰與蚤貴爲王氏槐也者余時洗沐夜出勞仲子斗酒誦之仲子曰固也敬拜卜悽慄彥猷

陶園集

卷十五

三

降居處今不佞歸決矣先是不佞罷鹿鳴歸觴家大人上壽見槐卒槁心惻然不欲行大人曰行矣吾甫艾無恙也而不佞尚徘徊不欲行大人復曰吾豈繫槐之榮瘁哉且孰使吾蚤興而晏寢非汝輩耶君子肯至羸糧躍馬往耳榮之不圖于戀戀何有不佞不得已行雖然別之日見一夕三四起繞槐徬徨以此知吾父強教不佞出也茲一出而上太常幸矣而昔昔夢大槐不休能久留乎語畢

陶園集

卷十五

三

仲子上車去去半載而槐庭以疾殂余時請急里中猶及見葛公坐堂皇五采在楹三鼎在案意休休甚自得也無何聞公疾且革周視諸子曰吾無復憾矣吾無復憾矣則仲子之往而第也公就之第而歸歸而獲視含也公安之天下之爲父子若葛氏者豈不懽然哉公諱志元字士弘世家海寧自宗寶公七傳而爲東曙公孟暉八傳而爲望雲公鵬配唐氏是生葛公葛公少淳謹稍長受書以穎秀稱且就而病奪之業比總家政其斟酌三五若用纖微儕素封者然嗜義樂施徃徃蠲田租弛債不喜專自封也一日郡中賈人子以數十金葛公立還之其他以慈惠捐百金者更僕可數葛公自是隆隆州里間卽州里無不稱葛公長者公嘗出私藏樹墓葬王父母父母而父母所樹腴田宅乃悉推第志魁曰第也少非吾封殖之克自封耶于時伯考鸞無嗣遺其產千金又悉推支庶叔鴻

恣所蕩之已伯考妣相繼歿曰傷哉非吾無與葬
矣葬之後併葬鴻其篤孝第如此而又別畫資斧
食舅氏唐都終其身迎外父母姚文學公沈孺人
韓臂上食及收斂獨王氏事余皆不詳詳其大者
焉葛公既汲汲赴義名益高鄉鄰有卻者幸葛公
一言輒解去公度且解亦輒謝去之曰奈何令郭
俠者笑人操賢士大夫權哉葛公爲人性溫克不
欲厲聲色忤人人亦無敢忤之者卽忤之輩董面

隅園集

卷十五

五

赤而已雖下至臧獲亦不輕唾罵之顧棚内外率
蠅蠅翼翼繇姚孺人力贊葛公公唯與姚孺人日
討諸子而訓之于世德之不易也於是諸子人人
感奮卽又人人材乃仲子以明經聯擢上第而伯
子以下且翩翩起人或謂葛公其樹德之報耶抑
教專壹乎公不應公生嘉靖辛卯閏六月某日卒
今癸未八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三配卽姚氏永安
今女孫先公一歲卒子男六長成明娶郭氏次卽

賢良孔明娶吳氏次登明娶陳氏次乳啓明應
明女二孫男六至是成明等將奉公橫塘卜兆域
而以虞進士狀來請銘余與仲子莫逆抑其言推
引慈孝足媿世之齷齪急聲利者法宜銘銘曰
槐之榮兮公蒸蒸兮苗者英英兮槐之樵兮公慙
慙兮封者喬喬兮疇壽之身豐之親以芘其後昆
先民哉

隅園集

卷十五

五

錢母李孺人墓誌銘

萬曆二十五年冬十月予姻家錢長君暨弟過予
齋堂出其狀母之辭而哭曰噫應曾有痛痛焉往
曾心動歸歸不及母含殮挾日矣已又曰噫曾之
試金陵也使覺母少異如之何其以斗筭而遠栢
棧已又曰噫母非且病且過報曾也報至五日夜
可達何竟望帷堂慟絕邪噫遂馮案至不能出聲
予解之再三乃攬涕曰母蓋出梅花溪李氏云李

陽園集

卷十五

三

自外王父贈公洲起家其後父子兄弟皆甲科與
曾家世世所謂甲乙族者嘗侍王母夏孺人顧語
諸孫曰而母歸而父齋甫十四爾而祖臨江疽發
背浣漬傳藥皆而母已臨江卽世吾辟纁而母亦
辟纁吾攻苦敷淡而母亦攻苦敷淡以不中豪斷
齕者一日壁魚膳我墮骨已飯中飯骨鯁竟默忍
退退而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猶慮我不安給以病
得國醫醫鯁乃復我乃知之從茲避倭奉曲舡舡

陽園集

卷十五

三

中周慎如室故不翅一孝女矣又嘗侍家太學太
學每憶夏太君則曰吁而王母自念而季父與居
而母日再往侍膳後病脾襍被侍疾者累月不諱
之夕大慟鄉我曰喪卽長順卽故若安彼忌逆鮮
者入門里俗爾卽奉喪歸不然吾幾抱罔極之痛
焉又聞諸祝氏姑曰而王母若而父皆嚴君也而
而母奉之無艱容而母任恤睦嫺備無寧吾母子
之至今日而母有恩卽而季父得納唐唐氏子得
不困痘而母咸有力焉曾兄弟聞之而陰識之又
嘗見母執喪則卻鹽政屏湯沐累歲不勝并帶祭
則滌濯簞簋勞以待明故二族有至孝稱外王母
徐孺人亡母傷同產鮮兄弟則奉木主祀阿閣中
復以女孫女少府兄孫而申命曰令世世毋忘吾
母氏瓜葛也其後季父於潛公訃至母謂姑未葬
季子夫婦沒誰與共大事乎涕洟久之當是時母尚
丙夜續燭不跋不休諫之則申教曰而忘公父文

伯之母邪且將有大事不續胡取帛焉至焉亟
憤猶喃喃裏事而終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予
問孺人之年曰距其生嘉靖壬辰月日得年六十
六矣已又哭曰母季年益好行德族屬間里凍予
衣餒予食婚姻喪葬予緡四鄉環望而母之壽不
宜止是抑母內外孫曾幾四十人歲時拜慶扶坐
床鄰其間憐愛十五而費撫字亦十二三或以是
累母之壽歟已矣吾無以塞哀矣其藉子銘予爲

陶園集

卷十五

三十九

之咨嗟嘆息曰嗚呼孺人有令子叙其累行甚質
而姑曰惟吾婦最孝夫子曰惟吾婦賢關雎亡而
士大夫家得壹儀若是是足以贊參王教者也雖
列之風以爲後世師豈愧乎豈愧乎按孺人子四
人長卽應曾學生已入太學配賀氏次應晉已卯
舉孝廉配郁氏繼鍾氏次應會配劉氏繼顧氏次
應旨學生配黃氏女三人一適學生陸堯勲一適
學生彭潤宏一適太學生朱益謙孫五人世越世

起學生世翹世趙世趙其姻嫁皆仕族則狀備矣
某月某日四子奉孺人從夏孺人葬珠丘新阡銘
曰蚤祭醢兮愧愧茹茶晚燭簞兮穆穆辟纁肅太
室今踟行臚決當戶兮歸柳車有子習習兮翔天
衢出滿朝兮入滿隅前播澤兮如樹稔後鼓篋兮
如奮鉏臨江之畬其無蕪母兮母兮娛玄都貢綵
綸今卜人不誣

陶園集

卷十五

三十九

沈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崇德大家爲南溪公某之女歸海寧右族
沈氏爲東海公某之婦處士公某之妻逢掖君某
洎某某之母年七十一卒後十八年卜始塋始葬
合處士公之藏先事逢掖君以予叔季皆沈壻而
從子又壻其女孫率其季介其姑之子丁文學謁
銘于予予不能以不文辭則受逢掖君之狀而讀
曰不孝王母朱與外王母有連自幼見先慈婉孌
隅園集 卷十五 三十一

曰非若而人疇儷吾子者遂定婚焉時王父以貲
豪里中里中側目以德王母恩不動王母一旦物
諸側目者搆庶孽屢告奪王父田廬萬金是時先
慈未笄歸而先處士不能不以富人女且幼難先
慈也廼先慈遽屏統綰一不御曰惟紉操作彼我
一婦人見王母殯宮泣謂先處士曰新婦有少裝
請賣以歸先骨畢葬一不煩叔氏故王母有先慈
而後獲安先處士有先慈而後獲成孝也丁君曰

信曰有是哉孺人之善婦乎又讀曰先處士故崖
岸不與俗通獨鄉文學文學士過輒留輒驩飲竟
日酒炙亡不順指其客次未嘗聞嚙恥也而室中
膳一蔬食菜羹又幪釜無漏者惟矻矻聚圭撮絮
庾秉以佐先處士葺譜合族及年飢藁裡其暴骸
焉丁君曰信曰孺人善相家哉又讀曰不孝在外
傳一日入侍先慈先慈泫然曰而知而父母之不
厭半菽乎而饌先生行先生束脩皆我十指之自
隅園集 卷十五 三十二

出而不踣厲風發以光復而祖之舊者得名人邪
不孝感泣不能應未幾督學使者薛公至其進士
甚嚴一縣才五人首拔不孝不孝歸先慈又泫然
曰而王父母而在當喜當益厲若矣丁君曰信曰
孺人善母哉又讀曰先處士粹然棄諸孤先慈痛
哭曰所不忍列子者一子穉所不忍不列子者一
子已立遂氣塞仆地內外姻救之百方乃強活強
有力者起侮之家盡焚如日厲不孝曰夫夫弱孺

子耳孺子盍自彊時島寇殘不孝家蕩如先慈率男女益拮据治生久之稍稍復先王父廢陌矣至是先慈母而父者二十餘年而後令不孝兄弟各治生卽不孝兄弟孱二十年胡以蚤夜廛母胡又廛母襟裾淚漬也比篤老猶織紉不衰不肖兄弟跪請之則曰吾故有味乎敬姜之言丁君曰惟甥養志亦聞之曰噫孺人之處約泰屯亨類知道者矣又讀曰先慈聞孫御史旬之至浙也疏覈竈

隅園集

卷十五

三十三

蕩得美金若干千亟呼達與遵曰而忘而父運租留都時緩頰說孫御史喬上言竈困乎今幸有餘布奈何愛數什伯金不圖畢先志也不孝曰不敢忘卽裹糧領西路父老禿白御史臺御史下其事所司議未報而先慈遽報疾矣遽歸問疾曰小減問飲食曰雖不勝不害第張目曰御史臺謂何老婦待此以下報而處士復促不孝西不孝曰母病未敢也幸而及于間請從之明日強進一匙曰間

矣又一日強益一匙曰已愈矣而盍西遂西御史上其事于朝下部議如御史請遂得以美金千當西路之課之半還白先慈爲一再頷曰而果畢先志矣丁君曰是役也子大夫寔與聞焉曰於戲孺人之高明嗜義至如此而逢掖君卒樹廟食勲以對揚孺人之教又諸聞孫績墳典負瑚璉器以答孺人之享禮文學所以顯孺人者獨榮祿乎哉狀又述孺人上承下御諸善行纚纚而之數者有資婦

隅園集

卷十五

三十四

德予是以訝嘆而序之而銘之其生卒歲月葬所及子孫婚嫁列左方銘曰
姑曰婦也良姑喪家喪惡知夫鄆謹之疆子曰母也父繫母衆母惡知夫丈夫者女幽宮兮海涯利後人兮倚倚於昭女史徵予辭

朱母金孺人墓誌銘

朱季子喪其母五年而哭之哀日夜謀祔泗水公墓既得卜矣廼慘服挾一編書介而造不佞請曰幽宮之石先生其幸而賜之文余固謝廼固以請遂許之送季子出戶入發其編則孺人之狀與壽儒人章及前葬泗水公誌在焉誌出沈司寇南泉先生先生宿學也壽章出許繡衣長孺長孺擅良史才狀則族子長葛令楚伯楚伯又賢有文者也

陽園集

卷十五

三十五

余不佞何能廁三君子後耶業許之不得不爲之辭孺人金姓陳王邨其里父曰處士某母曰某孺人年十四歸泗水公洙蓋五十六年既七十而泗水公卽世又十五年爲今上萬曆之二十三年孺人卒得年八十五矣初孺人入門有舅姑又前孺人丘有子或難其幼孺人咸宜之兩尊人編贊于內外親曰新婦能其相夫撫子皆有則久之泗水公曰微夫人之力吾何以南阡東陌若四方

之賓至而不虞壘恥也伯子禾衣服飲食壹與叔季等嘗曰吾不自知其異乳云當是時朱氏益昌泗水公益豪顯連諸望姓皆左統照綺右綺照統而孺人故荆布自如統綺愧避之居恒飭諸婦諸孫婦曰自吾以孀女子佐而翁家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今而曾得無晨後而夕先邪戒之弗墮弗治也隣嫗有入覲者必溫語勞之而溫蘇乎而配鹽幽菽乎其猶未邪卽乞醯干茗無不滿

陽園集

卷十五

三十六

望去年飢時蒙袂輯屐者塞路而來孺人風泗水公曰盍賑諸不猶愈于土木浮屠哉於是餒者人授一餐卽凍者益一襦不幸道殣者輒予一槥而泗水素人之譽溢四鄉矣及泗水公塋孺人老不廢哭泣至是諸孫且鵲起多廢時器孺人雖假與顏色然不廢諄諄寢疾猶呼季子屬之竟塋於季子手中今季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則伯子禾叔子采皆前後塋矣禾婦洪采婦董季子資婦賈皆能

事其姑孫男十曾孫男九女三孫女六婚對皆名族不佞郊曰多福哉孺人其爲婦爲母爲王母爲曾王母與爲姑爲王姑於朱也實閱朱五世矣五世之業一女童年手創而身蕃之令聞孔昭遐邇罕匹焉不然繁閨美而良史津津者何也則又曰孝哉朱季子世俗送其親諸有力者不過極車騎帷幌輜翼之盛爲死者華其稍有識者或齎幣高爵之門借銜鐫碑爲生者耳目然不終日而其封存

隅園集

卷十五

三七

其器亡不再易世而其銜與其骨並朽今季子獨不然惜余非其人不足塞季子意而季子則孝矣卒不忍侵諾而銘之銘曰

是維朱之壺彝子孫猗猗而且被被家人曰宜龜人曰祺千萬年其宅於斯

茂才查君元配純節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吾伯考霍丘縣尹鳳岡公之令女刑部尚書郎九一查公之介婦茂才諱志亨之妻凡夫人爲妻爲婦爲母以至爲祖母查氏稔賢之其奇苦凜操陳氏有特哀焉噫吾姊也姊妹而孝治女事而恭性貞清潔修好閨古節烈事茂才受夫人於霍丘之廟而歸入門移其孝於尊嫜移其恭於兄公女公上下喜茂才有賢助不二年而茂才塲矣夫

隅園集

卷十五

三十八

人忍死抱乳下兒從涕淚中長大迎師納婦令之遊太學孤苦萬端蓋四十年而子又塲又未有孫病間技淚命之曰而嗣必立察知伯孫而父同產而三命依以到今者也孫必孝廉弟五兒兒幼且慧且聘吾從弟女吾將依之畢世矣裕唯唯受命遂聚族而立憲焉憲立果曲當祖母心無何吾姪女歸憲日從姑扶持祖姑依依者久之忽中風卒嗚呼夫人二十三而笄七十而謝世四十七年中

無一日寬眉時二族之人言之皆爲出涕終歲唯
二三嫗婢晨夜與績卽老矣兄弟不一踰閭見父
母家相去六七里自哭霍丘公殯後不一過門予
逐茂才反馬時一揖車前以後輒升堂輒以病謝
不見也其布衣蔬食簡語言春跬步闕於宗女之
往見者聞之若從前服膺齊斬跋履氣酷則又不
忍言已嗟嗟夫人之純節如此先後齒之符令甲
如彼且閭里以告孝秀以請縣大夫以聞而至于
隅園集

卷十五

三本

今猶未旌于朝誰謂采風者之必察邪且以叅知
政事爲兄公以秩宗爲弟率避內舉不一稱誰謂
茹冰蘖者之鮮湮沒邪夫人生嘉靖十八年月日
卒萬曆三十六年月日以次年某月日葬茂才墓
左子男一卽謙裕太學生卒先夫人七年楚湘潭
令朱公晉嗣孫男卽大憲太學生吾季弟壻也曾
孫男繼琦幼銘曰

維栢也貞雨雪庚庚氏族之光蚤喪天只晚哭壯

子輅幃之傷小宗采繼太中母弟胤嗣之良刻銘
砥石壺儀繹繹萬禩之藏

隅園集

卷十五

四十

樂南祝先生墓誌銘

萬曆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祝子以芹始克葬其父樂南先生子醇於王母王夫人兆次泣謂郊曰子幸志之賜之銘亡父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迺炙筆而爲之辭曰

先生通朱氏易入邑庠邑中治易者多集先生門在學凡數十年迺謝罷少不負門第長不難傾下其里中少年老不忘謹遜與人飲酒中纒纒道先

陽園集

卷十五

四十一

民故實欲興之長者之風到於今經生誦之常所往來者稱述之至舉以風其子弟又精五行書以人歲支干推擇其冢舍月日利不利卽疇人不如先生諱世文生嘉靖甲申卒萬曆乙未得年七十二矣祖昌武父繼韶母卽孝廉王天民令女配丁繼周皆間右著族系曰

先生之姓爲縣貴家仕宦奕燁季許孟查先生之昆左右金紫第五之名吾無愧爾先生之門不乏

薪樵先生之世一壑一丘天之報施在先生子奮跡賢序庶幾廟祀

陽園集

卷十五

四十二

亡孫穉荀墳誌銘

之爽陳氏子其先高姓其父國子生祖臬其祖父太常少卿廣野郊其曾祖父給事中風山先生諱中漸之爽生而孝且敏讀書倍人見祖父稍稍不怡輒長跪請泣九歲以痘死痘危郊日夜禱之神之爽忽起坐呼曰有一墨面神迫見行一赭面神爲解甚力卒不可今赭面神抱兒且上鞍矣別祖父母父母兒出門去不苦幸勿哭一家哭之傷心

隅園集

卷十五

四十五

因檢其負床小箱則新故衣疊置殊整凡孩時所玩弄無一不存郊痛而追字之曰穉荀穉荀死當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其生在十三年十月之二十日其發而祔給事公兆右在三十二年十二月之十五日郊爲銘曰

傑傑蘭乎爲疇而出乎復爲疇而折乎其無所爲而自茁自折乎吁嗟蘭兮

定空和尚塋誌銘

定空和尚族虞氏真觀其名四明人生三十五年棄介冑出家又九年適鹽官雲岫徙龍山又十九年閉關黃岡又二年而當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坐化於關其在龍山閱旱然頂禱之七日雨澍應結草龕空谷中夜有光四出時見者甚衆比化之三日余卽之面如生四體如綿日晴炯炯如曙星異哉和尚性真實晝夜禮佛卽寒暑罔

隅園集

卷十五

四十四

間不言苦人有施者輒隨手轉施不言財枯坐半菴三十年如一日不得而窺其寂用也前年至南海南海僧夢鳩摩羅什事甚奇以儒者所不道故不及其徒如心輩謀龕而火之告余余用兩菴坵俯仰契之銘曰

定空之定是空是定定空之空是定是空生耶孰存歿耶誰逝往往世乎其今出世嗚呼

隅園集卷十五

萬曆丁巳賜繼堂

浙記

陳與郊著

清江雜錄

祭文

祭周太父母易翁文

哀哀太公遽上賓耶楚天之墜粵國之嗟叩賴我
侯兆人有家一保赤子一放龍蛇公奪之歸震慟
無涯日侯朝車西省衡麓公豫且康酒觥棋局趣
之東馭慰此瞻矚曾不十旬棄其鼎餽海湧潮號

陶園集

卷十一

一

助人悲哭侯初履縣入奉太公朝衣夕膳曾閔融
融俄而被病廢寢以從千里迎醫百藥在躬無何
疾已欲還珂里侯送于疆四鄙咸惠茲爾起居公
步揚揚謂方百歲其慶難量侯素績 帝賚龍
光爰率邑人展賀于堂錦障行裁易爲素幃桂酌
且酌化而椒漿宜侯毒痛擗踊欲實通邑嗚鳴則
痛師尹追惟舊君三五惟艱庭吁巷歎野不皆然
侯至如春泣其徒蹠侯操如霜悼其行李亦知三

歲禪免趨朝迎之竹馬或幸倖鎮衆哀苛寬郊感
靡吐豈曰摧頽仁主之父侯之知予勝予自知予
悲叔牙悲公不悲叩帷一奠一送之野極目湘洲
有淚如瀉

陶園集

卷十一

二

祭陳邑侯孫太夫人年伯母文

維萬曆四年春三月八日海寧陳令君聞母孫太夫人計自以不得與于齊玄之養與飯含哭泣之哀也遽投其冠袒括髮徒跣爲孺子泣越五日其邑同門進士陳與郊謹以羊一豕一束帛加豆斬焉衰絰奠而哭之曰吁嗟嗟乎傷哉吾聞三年之喪練不弔弔哭非古也今也於是計也焉得而弗哭也往秩宗獻士三百諸由春秋起者才二十餘

陽園集

卷十

三

家易歲之中乃衰麻弁冕參居一焉何厄厄也侯與不孝以雁行則稍近以艸木臭味則同豈直兄弟間哉且父茲土而子弟之矣不孝方卑陬失羣而二十餘朋獨君侯也在乃又瞿瞿而奔與不孝若後先吁嗟嗟乎傷哉君侯每告不孝曰太夫人故嗟嗟者也多疾多恃藥而愈孺子憂之且歸吾大人蓋四十年往矣其苦險易一切嘗之至於今服御猶務纖嗇心竊竊然念之也不孝卜曰儉共

德也形不勝德殆宜壽者與顧今以形卜者驗矣然則生果受命於形邪亦受命於德邪此其故莫之或知吁嗟嗟乎傷哉抑人有言樹有秋實樹者不大饗之此極惋也惜太夫人相大夫大夫既顯育諸君子諸君子既競貴白首芬華黃封洊臻直將謂母氏以久持福而遽及此謂樹者饗者何於乎死曰大歸其在大任大姒猶將不免古有稱不死者是唯後之人藉非烝烝代典卽千歲而仙亦

陽園集

卷十

四

特與春秋等耳故富貴福澤一則養與歡竝榮生死齊則寐與覺俱化侯慰此夫侯當離茲土茲王益皇皇然侯倍母茲土若倍父卽委巷之士不相不歌或泣數行下無論兄弟矣兄弟有喪雖遠必往海之蘋蘩蘊藻不及羞貴陽第君侯稅駕之日望千里外雨霏霏似從吳山來則更哭太夫人時也侯其反室叩九閭而告哀猶之乎脯醢膺下及含中雷而已奚以孺子泣而泣爲語畢白雲隨

瞻起西南亘薄海上乃相向醉曰竟無不之太夫人擁素帷至矣言如得當庶幾饗哉

祭封公王太老師文

滄溟渤澥濛濛鴻濛琛奇不置靈異常鍾在物鯤鵬蒼蚪赤龍在人伊何實產封翁翁之篤生太原右族少也魁壘琳瑯珠玉六館蜚聲諸生屬目屢試未讎厚積宏蓄天道如樽一酌一斟不干其身于其後人煌煌紫泥佩玉垂紳青宮家令金馬詞臣秩宗維伯文宗維仲雲津二龍朝陽雙鳳不位而尊匪祿而重元方季方海內傾動維伯夫子

帝命選士搜剔英奇網羅俊乂方臯之廐驟駢駢驥郊等驚鈍謬忝下駟大鈞何偏明鏡何私葑菲共採管蒯不遺姬公吐握身高志卑片雲親舍千里心馳一疏東還仲也興悵豈曰從兄伊父之養戲綵鄰傍美雛堂上同隨鹿車並侍鳩杖金紫顯亞照耀巖壑採藥三山游僊五嶽餽棗安期贈心方朔何哉夢蝶忽焉化鶴曇師示現翁之女孫神僊卿相盡在翁門孫豈不度祖不長存何存何亡

師寂無言舉世澆澆五濁惡界糠粃簪裾蜉蝣軒
蓋脫屣寰中消搖物外翁形雖往翁神猶在翁神
而在焉用滂沱哀哀孝子柴毀奈何把酒酌翁翁
顏孔醅烟耶霧耶恍隔層波

隔園集

卷十

七

祭師母王太君文

嗚呼師恩鑄郊人誰不知郊負母恩則郊獨悲自
玷師門逝將三紀罷入里閭唾猶泥滓廼伏行馬
升堂起居溫語自天示以愉愉師引東廂賜之杯
案豐膳中厨望而戰汗頓首而退筐篚陸離食焉
則食腥薦宗爨數覲彌鮮至分衣履什襲以藏上
方是視緬惟京邑母春尤珍大官之饌以饌小人
間者歲時薄修谿藻輒拜瓊瑤跼於隆昊既霑既

隔園集

卷十

八

渥覃我耄倪先慈之況下逮鄙妻其最刺心屬郊
喪足蹙蹙趨庭驚呼稚僕詔之禁忌百日爲期仁
言四至感涕交頤師曰爾東正宜掃軌以此三年
自違仰止冬聞喀血非久旋停皇穹裴相何恙不
寧有客自婁相門縞素震悼諄天必母之故母無
假禱上下神祇不當奔問消息諸醫母有職喪無
庸將狀不曰栢題虞當敦匠今俱罔及空抱哀哀
比踰五七匍匐方來人之慰之荷 聖主祿貴擅

一朝虬錦虹玉人之慰之與名相釣母儀百世大
姒大任人之慰之爲列僊母瑤池玉堂庚進大千
郊不遑知知痛所丁孰安夫子感我元兄祇曰心
喪靡敢製經夕奠一觴泗下欲絕

祭閣老趙澈陽文

天誕元老必於大邦南鎮嶽嶽申甫乃降天贊元
老必於明世臣王一心和藹其細天壽元老以康
社稷安若覆盂誰衛誰翼東逐島夷西平土酋君
王神武帷幄之籌往四三年朝有新政呼吸之間
民躁民靜公於是時屈爲顯諍今者聖人遂定東
朝萬方舞蹈具服神堯公先是時寔爲陰調累貢
封章公求東第天子曰咨輔予卧治士風刻核公

示含飴君子曰休養福和平初秉史衡不阿楚相
脫屣鸞坡望高崑閬既巡方岳所至憫憫靖共爾
位還以蓬山不有下遷曷知端亮不有上卿曷酬
骭骸維相君之碩爵位彌積子孫千百人猶曰未
敦維相君之寬富貴百年厭代而仙人猶曰弗圓
有酒在樽有肉在俎公神在天庶鑒我語

祭閣老于穀峰文

嗚呼闔天之宇廼有先生遽無先生闕宇疇撐乍
聞入相四海若清乍聞賓天九州若傾夢帝之弼
陛見而薨嗚呼此天下慟而非郊慟先生郊拜先
生戊巳之歲先生改容一席三睨凡二十年不奏
赫蹠聞郊檻穿先生曰嘻面語隰陰吾必白此豈
繫越石而無晏子隰陰執訊于浙之隈比郊知之
泰山其頽嗚呼一問窮交頭顱可斷何況泉泥提

陽園集

卷十六

十一

之并幹往惟泛愛今又元公旻天下濟千古誰雙
下忝肺肝不難剝出靈輻祖行以享引卒下忝有
魄誓棲魚山呵護不若與石虎班東家鑄顏衰經
几几西巴放麀宜亦爾爾隰陰迎柩匍匐汎瀾郊
則哭臨廟寢之間殉死其輕矧衰與杖母曰陳人
媚茲上相周禮哭知于野則帷葦泓感義於應則
齋後死則之爲位逆旅北面長號咽不成語逝告
伊陟日月以幾有抱環者東海黃衣嗚呼

祭尚書潘印川文

嗚呼天祐唐虞神禹自生治水匪神其克平成公
在河臺九土以寧僕聞士路頌公長城踐登司寇
巧簧聒聒公遽拂衣朝著驚惶歸歟未幾瓠子歌
發僕見工曹望公饑渴上眷勞臣召起視河朝
拜夕馳不言考阿一時淮蔡式舞且歌僕從省闈
大公忘家維國之禧維河之靜帝曰康哉許公
謝政汜濟巨川我休我榜僕在田間政公徑廷公

陽園集

卷十六

十二

還綠野有子有孫有珪有璋有風有雲孤卿效杖
守相候門僕係公堂如倚九關閔問自若僕方病
痲喪我司空戾夫隕涕巍巍堂堂四海幾人誰其
嗣之社稷大勲嗚呼聖朝之禹戟門朱戶胙之
茅土猶曰未膺盛世之疏百歲遽遂列真與俱孰
曰過歟俄而化去逍遙天路富貴神仙視之日暮
嗚呼僕往跣奔遠唁河壩公茲祖殯乃奠几筵慙
負冢君師友恩義郊非人哉雙鸞爲祟我瞻墓門

千乘雲屯名世之章奕奕高原置哀而榮罷噫以
嘯豈儻狂生知公含笑

隅園集

卷十六

十二

祭侍御徐公文

使君門望品流其門人朱司冠狀之矣同人孫詹
事銘之矣布衣上客盛生誅之矣凡可爲臬下藉
資者君家茂才諸郎莫不爲而余謏謏與在會華
者之列更何所宜洩而暴吾衷弟猶記憶僕君夙
昔齒頰之談而反覆申析之庶幾以當永訣而已
君之言曰意所可則降顏于鸞鳳意所不可則托
志于虎豺乃君之爲令尹爲直指爲觀察爲藩伯

隅園集

卷十六

十四

然乎哉君之言曰最難得者兄弟最可念者密戚
乃君身爲政而鄉爲德然乎哉君之言曰河梁蘇
李意難黍范張情乃君交同籍而仕同家然乎哉
君之言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乃君賓列豆
而已簞食然乎哉君之言曰鳥啼當戶竹花繞傍
池山則君垂謝之年經營未訖而竟不其然者君
之少所未暝也君氣如虹君性如龍君音如鐘君
貌如童而君僅餘四十而年不登而君僅躋三品

而位不豐則又造物小兒之簸弄而天靡窮要君
之森森蘭玉布列滿庭燕山埒美荀氏媿隆則又
似天定而人可徵余叨獨契一代無雙寸丹不爽
顏山涸江臨棺盡哭雲雪茫茫英靈不昧鑒我三
觴

關園集

卷十六

十五

祭侍御許星石文

嗚呼名族之宗名臣之胤已復直臣青史磨滅入
佐西臺出按西秦白簡所擊不避驕臣 天王聖
明放于亭障手版馳驅永淵怨望萬里歸來招予
尺書居聯畏壘耕耦長沮有松有梅子有篲竹爰
結歲寒庶永邁軸報言幸甚而公太蚤公則虬潛
余乃蟬抱會湏流火芙蓉吐華來陟山巔遂邀水
涯孟月月羸奔傳異耗驚脫祭裳寢門哭悼豈乏
關園集 卷十六 十六

省寺慰公牢騷豈鮮雲石足公道遙誰奪國禎以
埋海微臺栢殘霜社榆落照含酸赴廬洒淚及楹
不見掀髯乃見懸旌荷邊瓠壺祗設公几茹之吐
之靡測神理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潘叅查虞臯文

嗟嗟惟君王母兮寔余老姑詎惟中表兮相啗且
濡慚粃糠之先出兮君方舞象而于于每過從吾
叅知公兮命君挾策而懷懷比君擢第兮建禮高
趨時余補闕兮晨茗夕醺後被讒而于于君秉
鐸于洪之都歲馳牋而聞問兮不鄙余於菰蘆旣
余之縻訟牒兮君謝病而歸吳見則捧袂承賧兮
泣繫者之無辜已聞蹶而寢疾兮且奔視而旋蘇

隔園集

卷十六

十七

余澹悶寒澀兮辱皇皇而諏諮乎醫巫旅謁新令
君于東縣兮就余鄰席而嘒嘒不幾時而倅萎兮
殊驚頓而嗚呼溫恭克讓兮遠邇咸孚廉惠和
今孝友不渝未論他邦兮我州則無素交獨知兮
知之亦徒謂仁者宜番番兮胡岡陵而圯趾謂盛
德宜振振兮胡蘭玉而摧圯胡天之奪偏於良摺
紳兮羗凌長妨貴而賊鄉黨者無異乎其黃髮而
兒齒將后皇無予奪其中兮蓋符忒適人之遭爾

抑壽不關乎艾耄兮故修名沒几杖而流紈綺矧
不得天兮奚郵廼幸得人兮樊侯經綸其田宅兮
又似續乎其箕裘尊壻與孫于磐石兮治夫子之
家之綢繆釋長恨兮九原標高義兮千秋君賴侯
今擔主人安君兮寧宇病余間兮疑衰鬱旣灌兮
尊疊惟見擗踊兮如杵不見送迎兮如嫗儻余兮
猶生相綽兮桓楹逝者靜而居者慟魂冥冥兮竟
誰控嗚呼哀哉

隔園集

卷十六

十八

祭憲副朱惺復文

二十四友社于龍陽公方弱冠齒在鴈行聚散升
沉四十餘歲存者幾人仕者孰藏忘公鼎盛畧我
沉淪尋盟兄弟結好婚姻述職往還餞公江上藉
手一觴低眉三讓曰予東路醉子西湖拜麻憲使
釀黍以湏比節道杭無停晷刻疑謝塵勞稱病孔
棘僅而浹日異耗驚傳呼奴舐訊疽發背焉說者
謂疽醉飽無度醇謹如公曷窺其故大藩名祀寧

陽園集

卷十六

十九

鮮醫工云胡中潰藥或妄攻闔邑悲號善人卽世
何況友生重之親懿製總爲位累月嗚呼哀興淚
落老眼欲枯公視死生如夜與日何戚何欣何信
何詘四開七袞公壽匪僥橫金擁豸公福匪凡公
兩鳳雛肩之一駿晏駕之駒天如鮑臚測公無憾
哀我無聊晨星復沒社義寥寥平生舊遊幾半朝
野譬則市門日暮盡捨公眷眷在疚彌親譬諸
膏雨草木有心圖哭殯宮橫羈異縣臨酌此尊成

言庶踐嗚呼哀哉

陽園集

卷十六

二十

祭尹撫臺太夫人文

天生禹稷塗姑儷之治外治內家國庇之繫我太
君出自鼎族爰嬪鉅公巡方秉軸相登崇牖七命
自天輶軒蒞浙王母萬年曾未踰期驟聞微恙開
府忡忡徧於羣望青詞在廟讀者如焚懼憂節鎮
角顙呼神徂夏入秋忽傳異耗涸邑傾都張皇震
悼豈無五釜豈鮮六珈秋護遂謝露薤興嗟綬玉
肩虬 天子且貺開府其寧無悲百兩念某謏劣

隅園集

卷十六

二十二

奉教中丞維蠅維驥維范與型今則子民戴公我
撫仰恃恭人寔維太母驚承屬纊匍匐西奔轅門
謝客戚戚靡伸茲抱生芻奠之階下遙涕總帷豈
云長夜金母所治西瑤之臺太君賓此其鑒子哀

祭王督學夫人文

維靈溫穆令慈淑慎明慧月姊星姑霓裾霞珮作
倫天帝取喻山河言歸於王里門峨峨夫也維仲
與伯偕起渥水雙駒驂驛千里雪廬晨爨螢室夏
饋鸞書自天有夫之貴夫君秉憲造士關中曾未
幾何懸車自東乃及宗伯先仲辭祿二大夫哉白
駒空谷佐夫爲孝事舅承歡千金一裘千錢一盤
舅不待養河清難俟孝婦啻哀憊踊投地於古有

隅園集

卷十六

二十三

言憂能傷人憂匪自舅亦隕其身皓首不偕朱繩
忽翦鏡髮雲消案眉月歛父喪在前妻亡在後笑
焚夫君傷心孔疚黃壚瘞珠青塚埋玉夜臺無晨
春草空綠悲風蕭蕭暮濤湯湯白馬素車弔客沾
裳

祭顧侍御元配施夫人文

嗚呼郊兄事御史嫂孺人義不殊乎叔季也同官趙魏一日嫂歸兄告予以疾殯也爰聘夏醫致之若上庶幾其已癰也比從朝宁每見輒如何之曰常常茵蓐間病未替也及還與潔則衾簡相存升堂相候調月日一起起僅僅於閨閣十步五步亦不甚櫛且鬢也今年見兄兄蹙額曰往魏紫姑卜年七十有二而歲寔丁之竊迂誕其言而卒訃至

鵬園集

卷十六

二十三

也數之值也命之遭也嫂可以無憾矣而予爲嫂憾者猶不無一二也疇有五福世有四諦胡康獨闕如而病幾半世也有堂有庭有苑有池胡不一俾之晨遊而夕貽也豈鮮鼎鬲豈乏冠帔胡不時御而適焉而居恒侘傺也子孫在膝姊姒在幃胡閱閨餘三十年而不克暖暖姝姝日燕喜也鶯鷺將將綸綍縈胡不少淹而拜之而遂厭世也雖然譬之月矣皎不陰晦一月幾朝而孰羨夫恒星

之瞶瞶也假令強矣不壽壽矣不淑淑矣姓氏不徹於廟朝又孰羨夫著簪之翼翼也況乎有鄉賢大夫爲之翁有殿中侍御史爲之夫子有英英舉進士者爲之息爲朝列翁姝爲尚書郎憲使二三君姑於嫂孺人侈矣卽季子胡爲乎一及涕也御史有友弟二一在海之陽一在隰之陰激陽困於蒺藜荒於辭隰陰而聞之其必能吐鳳懷蛟誅嫂氏也辭也可置也觴也豆也或可蒞也嗚呼

鵬園集

卷十六

二十三

祭劉侍郎太夫人文

嗚呼 帝簡學士旦夕商霖太君之訃人興悼心
學士上書戀母日稷已孝而忠天授完德余投夙
好知學士真三公一日白華訢訢嗚呼繁二十年
太母吾母婦獻棗脩亦莫之受時惟蔬食神明晏
如公旦孟軻厥有自歟太母聞郊望於官署除歲
辛盤爲之損箸謂仁者壽謂貴者福必且百年七
命誕服卒然奉諱瞿瞿皇皇扶哭廟門病曷衰糧
陽園集 卷十六 二十五

陽園集

卷十六

二十五

執紼已矣虛曰猶子慙負在天詎惟學士嗚呼
帝報太母錫玉與虬學士報之爲傳與周揚摧榮
哀瑤章塞戶千里一辭跪隳西廡學士曰噫宗祝
其將靈如鑒之庶幾洋洋嗚呼哀哉

祭熊觀察太夫人文

郁郁豫章若周齊魯觀察其魁化繇太母往二十
年觀察唁余升堂一拜至今闕如比按七閩聞余
在疚被髮纓冠百之親舊飲食必祝太母萬年忽
傳凶問六腑如煎維婦維兒向風長涕舟楫一西
沉淪孰冀謀馳豎子伏奠殯宮滯獄縻之徂夏且
冬今藉陽春聿蘇肺石昭告在天含辛少醪嗚呼
累累 制誥賁茲九京唯虬若玉太君之榮太君
慶澤翩翩公姓麟邪鳳邪鵲巢之應太君天壽陟
降五雲自喻日月無朝不曛百爾全昌簪紳舉頌
余則結腸默焉大慟其慟伊何觀察我昆生死肉
骨豈曰他人平生故交似亦不少輻輳日中暮輒
杳杳懷余觀察義薄蒼穹衰杖則殊悼慕則同嗚
呼酒亦可絮雞亦可炙其奈他隕跋履若阨以余
此心與此一詞奏于几筵抑或鑒茲

陽園集

卷十六

二十六

祭祝使君元配徐孺人文

嗚呼遺挂流芳茂宰之痛膝箱罷社孝子之慟茲
慟孺人誰惟夫子上震高堂下哀涕奴千百億指
以暨巷陌時靡不奔相嚮惋惜或傷恭懿受命未
幾太君白首珩珮方依遶羽翩翩待年順順何福
彌肩迫于短微或誦令儀魚魚雅雅嘉胤且登夏
瑚商羊廟朝之恩身被服者借曰未艾亦既純嘏
里語兩端余俱不然千秋淑問匪祿匪年憲憲孺

鴈園集

卷十六

二十七

人內則罔愆豈伊內則外佐烹鮮琳琅觸目翳母
之賢誰謂晦魄麗于姜桓郊辱宰公道義相砥孺
人訃至病蹙驚起日訊龍輻奠之河滑及趨帷下
獨後周親非余偃蹇恒焉增悔三酹几筵庶其如
在陰相夫子光啟羣英所未含者含之九京

祭外母朱孺人文

戊寅夏四月十有七日朱母卒踰月計至邢其女
伯姬哭諸邢之衙壻哭諸伯人奔命於役故已壻
歸爲總女爲齊衰始相向哭而未遑遣奠則一月
五奔命矣又一月壻與郊始函祭具南向稽首告
外母孺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傷哉七十非不壽壽
而靡祺四子非不子子而弗宜百室非不盈盈而
匪熙孰俾之若完孰奪之若畸孰貽之乎怒孰造

鴈園集

卷十六

二十八

之乎悲將一時之所遽抑五福之難綏吁嗟嗟乎
傷哉在昔伯姬從壻來斯母送橋李持踵漣洏別
一方者且百里而出涕訣九京者不獲越千里而
臨之長負慙慙隕絕何辭吁嗟嗟乎傷哉余初授
室王考倍遺泉布有亾間多行齋余翮載振母家
清夷比母方螯于陰蠹適余亦咀於郡鴟室是不
靖余儼在衰故竟不能內和其肺腑而外禦其魍
魎含恚及死我罪當尸吁嗟嗟乎傷哉舅父不祿

逆旅妻其受命于孺人曰爾爲我乞銘於太史氏
庶幾或垂今母疇銘曷封馬鬣疇嫺文詞壻將乞
誰媼謀路士忽諸惟諸吁嗟嗟乎傷哉異日得聞
伯姬受縶登往升堂行哭推屣如聞于音寧睹母
儀寧踰踰而及門寧啞啞而命錡摩棺九慟恨藥
一匙知生死之永畢胡邪襄之偕而構李之辭吁
嗟嗟乎傷哉百歲等死信若列眉與其今日遭家
變衰誰如仙仙于文學夫子之時而尚有堂奧之

陶園集

卷十六

三九

完以祠而尚有子女之集以咨而尚有金石之文
以永碑嗟嗟孺人其未亾者年亾者視耶薄言茲
痛宛其摧脾惟導厥孫母從匪彛合諸兆域聊補
我底呼號送哀以薦此卮

祭親翁沈帶洲文

嗚呼長算短陰古今之憾慈嶺有言閭浮缺陷不
顯大諫藉公纂承徊翔辟雍遽鍛鵠鵬無祿孝廉
賴公噢咻三五謝蘭喪其與昨參差弱息仰公提
攜棄諸衰杖尚未戶齊人所互依公不克撫公所
欲爲人不及覩嗚呼哀哉與公結好踰三十年予
子難子公女則賢公宅西洲予卧東里一晤歲時
其情纒纒嘉平之暮過觴圃中丹顏漆髮戲公梓
潼公笑而訓雜以雅謔曾不兩旬報傷鑿落樵青
奔命日窺寢興公疾小損予七爲增遷延仲春公
竟不起從飲得哇從哇得死嗚呼哀哉臨絕周呼
坐之牀第言告季父以及羣子靡端不竭聽者聳
然鷹提蟹步十九銷焉漏刻少綿俾能握筆內外
百夫何虞不帥嗚呼哀哉吾郡春秋邇渺宿師二
難不吊疇領雞尸植國之賢窘之一第庚子日斜
猶修戰備郎君婚對未暇行求雲霄臭味俟我三

陶園集

卷十六

三十

秋豈意一朝束身長夜形骸殞宮神遊精舍生平
寸縷受授必親比離營魄愛子屬人嗚呼哀哉爵
雖太師齒雖彭祖臨大寐時均之悽苦公多賢從
夾輔兩郎緝熙鴻業於公有光靈今在天寬邑邑
否有知無知盡此二缶

隔園集

卷十六

三十二

祭太翁凌存彝文

嗚呼世之忒也靡可詰也何標壇坫盜聲名者之
漢翔岡峙而駿猷鴻德自千而磐而達踐四岳而
登三事者十不一二也何喙鳩而冒鱗者之多耆
老而坦夷而博厚不大耄而俄焉東首者十嘗八
九也嗚呼太翁之德只不優優乎孟曰大人孔曰
君子乎乃其積其抱如彼而其祿其壽如此予所
以長太息流涕而不已也而寧惟姻故之以也翁
弼紱微予耕白門翁子龍躍予兒雉樊而許之婚
也翁之怙冒迨予孫也庶幾秉憲之宗也陟卿之
崇也虎節束也旦晚敷衽而郝席申懿衷也胡爲
乎素車粵牟也豈伊蒼梧翁也桐鄉荔之丹兮蕉
之黃疑薦之堂故留之神之俾脩夜之不陽也質
以羅池非荒唐也嗚呼家政穆穆太君攝主也家
聲隆隆羣鳳接武也吾知靈之不嘖以笑于玄之
圃也嗚呼國殲良翰卿士皇皇也邦墜典刑俊乂

隔園集

卷十六

三十三

俛俛也宗摧磐石涕泗浪浪也戚顏泰山匍匐
蹙也遐邇悲纏道彌光也又何遜乎綠綵而髮黃
也比予奔奔徂夏杪也惟神惚恍臨皇輿也無讓
不敏淹病禱也無鄙不共羞潢潦也信於昭也祝
於昭也跪伏噉辭孫奠醑也嗚呼哀哉

祭中表嚴雲泉文

嗚呼我太夫人其出自嚴秀州之派寔始靈泉于
於長公維第與季引袂升堂靡欸不醉長公穆穆
如杜德機朝松暮鞠不踰中關日詔郎君畏壘吾
宇陸沉其中無愧爾父郎君長跪請事公車英聲
藉藉遂凌天衢幕府分庭儒宗下席瑚璉雲從珠
璣電射名游大人義不輕淖垂索拜公爾不愧子
公懷愛弟攜以接屢郎君繼之私叔田公翼循

子其子無異郎君薦之藹如大被公惟中表忘子
經硜郎君曲敬至曰先生予每西池摩挲竹樹自
譽自嘲何如兄趣正思尊酒攜探兄園溘然就化
夫復何言卧病幾秋茲來構李不見仁兄祇見二
子而子譽貴行薦賓筵展公墓下兩不愧焉兄到
夜臺代予一告告太夫人仲憲巴蜀昔旣達生今
亦奚悲優游太素薄聽我詞

祭孝廉吳象玄文

夫何一美玉今朝攻璞而夕隕進不薦瑞于闕廷
今退喪寶于衡闕予初授乎邑鄺今正輶輶而尤
耿介遭孝廉于市南今羗輒投于針芥已贈策于
公車今期縻爵于帝畿迺遇合之有數今仍左次
乎海之涯世豈鮮夫逢掖今遽謫張平家巷何謙
謙之良友今驅短駟于修夢紛觸目以銀艾今且
頽齡而賦顏吾友之英英今曾不脫乎青衫往夏

隅園集

卷十六

三十五

告予今予善病瘡將裹藥而操書今逝養痾于聖
水比日月之向秋今聞徵樂于優伶意神明之斐
相今疾庶幾其稍寧粹西傳乎異耗今時讌客而
方酺立推案以恂惶今入喪履而弗顧嗚呼孝廉
最痛今尊者浪蒼最痛孝廉今誰者烝嘗親戚情
敦今祇會帷堂朋友道盡今靡輯遺章爲芝醴今
爲珪璋爲石火今爲電光君諒達今彭殤予妄慰
今陰陽

祭俞南亭文

遙遙華胄在海一區繫余伯母寔君元姑花下逢
君余纔弱冠鑒落細傾篋妙彈余官畿輔欸段
過門匏尊相屬抵掌云云比長掖垣君掾京國聚
則倚蕪散如飛鵠已君筮仕楚幕之寮吾友持節
尉薦于朝主爵推賢晉君少尹余適假歸手書勸
勵後先解綬短履輕舸西湖相命歲晚游遨君坐
喘吁會予楚楚還延數秋遂爾長別嗚呼哀哉孰

隅園集

卷十六

三十六

氣與剛不獲七旬孰樹如滋不睹森森君有令子
留滯閭闔有孫薦螳有女括髮胡然瞑目疇爲憑
棺夜臺有知其免辛酸嗚呼哀哉君好矜名性則
如矢稍不適君唾猶泥滓逢余卞急不惜叨叨呼
僮仆隸譚笑而邀丁戌之交游余兄弟去飯西曹
來眠東繡爰及從子惠綴公車曰裘曰馬若取之
儲一旦失君哭尋蒿里豈鮮僕夫洋洋百禩嗚呼
哀哉折荷充俎屈軼爲壺庶幾茹之宛醉當壚

祭徐母文

嗚呼女結褵而事君子不能必君子之銀艾別駕
翁一擢而聯刺史之位夫顯者不能必子之赤芾
參軍公再宦而偪大夫之貴子貴者不能必孫之
瑰偉諸太學君競起而儲天祿石渠之器卽享祿
養者又或孝隨年替太夫人龐眉繞膝無一殮而
不入侍恬孝養者不能壽與福會太夫人杖玉纓
珠將百年而始謝世其斯爲天彞之最盛世法之

隅園集

卷十六

三十七

全昌乎然不以擊鍾而輕負醜宗之婦鄰之媼多
布席而分光故屬纊之朝哭于寢者匪直皇姑之
背哭于廟者匪直太君之喪哭于庭者匪直與主
之殯哭于巷者匪直衆母之亡蓋內以哭壺儀之
傾逝而外以哭人瑞之歸藏往長公不樂于宦而
予樂于畎畝也後先歸而接里社之杯酒山人無
友長公吾醉友小人無母太夫人吾伯母也與長
公遊者正約爲鄰膏醇酎以俟上觴而不佞郊亦

理辭以須介壽胡爲乎望緣成衰而更奠以自
也耶嗚呼太夫人雖夢華胥而康長公于雲林祐
國子于雲衢則太夫人之目無不消而太夫人之
胸無不舒爲誄爲頌者又奚殊

隅園集

卷十六

三十八

祭先考文

與郊不謹先教爲世逐臣往賴餘麻獲從仕進一
以推官考績一以給事中途 天子毓儲行慶推恩
累贈領勅二通于時班迂九卿妄希三命焚告是
以後不圖旋擢旋罷愈愧逡巡已又微在天之靈
重被 國恩予男故秩蕪荷有司誦牒崇考鄉賢
俾之進不克伸者庶幾絲綸俎豆退或藉以少安
敬式典章騰黃昭告惟是寵褒之意具列訓辭

云

陶園集

卷十六

三十九

祭虛亭上人文

予在稚齒府君提携讀書虎林大師焉依大師視
予如友如戚指點山樓棟宇始末乃祖肇營我窟
我巢選諸閭左薄送我冒乃考誨余嚴猶弟子小
勦于勤撻之泥滓爰造我家且拓我莊林林聚者
訖錫其康我于明公游好三世寔恐方來靡聞靡
識往往酒半停觴詔予恍如昨日師遽寂歟凡民
之生疇不願壽嗣續門風庶幾厥後師生震旦歲
且九十抗手西歸法胤繞鄉豈鮮遐笑奄奄坐捐
師存師亡寒暑忽遷亦有浮圖老櫻塵累師日軒
渠付之一醉公無憾焉予又奚悲百年故舊聊薦
一罍

陶園集

卷十六

四十一

祭滿將軍文

嗚呼公勇冠千人而精騎射海上驍將軍也歲時
過不佞與不佞二兒游酒酣挾弓矢走馬爲樂蓋
觀者如牆而斷斷也何哉追捕二三鹽徒逆而鬪
者么膺爾而竟以一石隕身也豈其時藝局于舟
礮飛于罅烏獲無所避其礮也抑公始封之祖

英廟賜名易失曰矢時有喪元詆讖故三世戰歿
稱亡臣也其生也雄其沒也神決不泯泯于硤山

鵠園集

卷十六

四十二

硤水之潰而已也仰號公靈頰聽予云臘六日兒
哭婦家九日公吊姻室其相去幾里相先後幾日
則公之所知而信也比墜命之午兒臯有無在硤
曾否登市人之樓與聞亡命者格鬪之故公身際
目擊魂昭昭焉敢絲髮矯誣以自文也有如兒在
硤兒登市樓兒與聞亡命者格鬪之故而僕矯誣
自文夫婦子孫尚餘九命請一日而震死大雷大
霆立爲罔誓者齋齋也且臯木訥公知之臯見一

人疾言遽色輒無穴可避公知之臯恥入非所飲

非類如恥面黥然公亦知之所謂飯于駟僮家此
又情事之不相者也迺搆大獄猝陷兒上刑僕自
裂裳裹創手注藥男女哭于路又衙兵挾亡賴子
毀垣壞屋掃其家卽釜鬲甕盎無一留廝養喪亡
賣土田無王室如冷廟公聞之暉之亦必傍恨而
重憐也訛抗將軍訛投石將軍訛鼓譟而助敵將
軍將軍必識其人無有訛乘將軍之卽世而齟齬

鵠園集

卷十六

四十三

其憾人以誑將軍家將軍亦必識其人無有庶威
靈赫赫與古之義烈齊魂也將軍殺身以爲國而
又不妄殺人以惟怨家會見將軍之子之孫世秉
節鉞爲公侯元勲也不然恐天帝亦或與輦也傳
公英爽震驚一市人巫家卜師請祭魚菽與其必
仙覲覲受匹夫燎楮之獻訛若戮大慙雪大慘開
明大獄而組豆于千古英雄間享明禋也人詫公
靈吾正幸公之靈人訟兒冤吾未毒兒之冤謂靈

果靈則冤不果冤其肯舍石下之盜魁而枉舌端之儒命任訟者證者之紛紛也至如火禍燔者幾八十家或曰遺燼致之或曰盜將劫質庫蓋先火而後劫者是皆不可知將軍必知果火自臯奴放從臯使將軍卽佐祝融氏旦夕發臯之家焚老炭穉無留存也若賀癡煽謀錢駭挾貲時貴弟不在杭乎貴夫人不在室乎城隍廟誰者爲和和者爲誰而舍下曾有一僕賤父子曾一與聞乎故將軍

隅園集

卷十六

四三

卽撲而殺其人也郊自二月至今每五日一泣愬城隍城隍必訊之將軍將軍其來與城隍面自誰然誰不然也神之氤氲也僕之諄諄也尚鑒而饗之

隅園集卷十六

藏曆中云陽曆堂新

隅園集卷十七

疏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建漢壽亭侯關王殿疏

海寧拱辰門故有漢壽亭侯祠甚窄且壞祝者欲更新之聞之令君令君立許諾將徧募諸敬禮侯者欲予爲之毆予曰祠侯莫侯夫豈待人毆哉不觀先民之論曰侯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

隅園集

卷十七

一

誠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蠹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縷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侯之沒威靈著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脗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舉侯之神所以久且大者歸之誠引至誠則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爲證而又述五百年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又五百年爲崇

寧再顯於蚩尤之戰又垂五百年而侯若以一身
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
侯謂侯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而予又以爲侯之
誠信乎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趣侯者
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亦必至誠而後可
事侯感動侯語誠者不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如此夫子小子三禱侯而三獲侯應皆親於其
身聞見之無亦鑒狗馬之誠歟祝者第奉簿而四
隅園集 卷十七 二

出人訛不嚴侯亦訛無奉侯之誠將見刀布金泉
不謀而集不勸相而吐矣於建殿奚難哉予衰不
能造疏直拾人殘墨爲小叙如此

建文昌祠疏

天文志斗魁戴匡間上將貴相以至司祿六星曰
文昌宮祝釐以其降神潼中率象神而祠之世之
縉紳學士往往尤尸祝焉豈不以北斗定時繫極
而六星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非右文事者
邪顧今祠者率于招提從事無問右文之宮卽治
文事者猶然何求多于比丘一日比丘澄如造不
佞稽首曰願從明公乞龍陽尋丈地建一文昌祠
隅園集 卷十七 三

予局局然笑曰比丘乃治文昌與何居抑事佛者
多好設筏利濟汝意都人士烝烝彙興乞靈祈爵
將設此爲之地耳寧詎知吾寧文獻之國象教擁
闕不行卽非祠文武執秩不祗越跨南服而雄之
乎且龍山鳳岡神則無不降焉奚以一軒楹而居
爲則文昌于比丘何有哉要以天象人文固儒者
事若乃不忘恭敬儼然若見之于堂廡之間亦交
神明之道也比丘猶有筏之心都人士得無意乎

比丘慎首事矣比丘旦暮且集之比丘行將丹墀
崇墉與招提相對峙則蠶績范冠蓋比丘爲之笈
矣事果集予且越觚牘而代尸祝之歌歌之比丘
曰固矣非附青雲之士其誰微我願微明公一言
余椎魯者也於文辭家直周垣而視耳烏覩皇輿
方欲乞靈于司命談此喜可知已祠成比丘當刊
姓氏及刀布金錢於石則人人圖不刊我弗喜爲
人游說也他若爵祿右券之應我不能談人其問

隅園集

卷十七

四

諸祝釐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原夫青霄帝座降靈氣于中胎白淨王宮孕神標
于右腋蓮乘七步樹下六年薦玉像于祥符發金
人于吉夢影流中國震旦如驚光燭太微恒星不
見是以九重迴向六合歸依慈雲長蔭三千法雨
更綿百億形階斗動似忉利之飛來紺殿霞浮儼
化成之湧出粹容鉅麗真相端凝珠纓遙寫于鷲
山繡繪秘傳于龍窟盛衰相禮興壞靡常緬懷螺
髻之雄姿一輪千輻重覩雀鑪之瑞供七滿八圓
故老尼甘荷擔以馳驅願長者幸傾囊而佐佑疏
流注海積簣成山西域殊形倘遂還于妙勝南洲
善事應交際于高深當列鴻徽盡鐫翠琰就使天
銷劫石瓊文永播而無涯地入微塵寶字壹書而
不滅詎煩宣偈希覽綴詞

隅園集

卷十七

五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我佛慈悲爾時巧便卽衆生久墮正果漸自迷塵
但此念總提信根瞥然覺露是故大千蔭界盡黑
白以皎依乃至由旬勝幢齊縑素而瞻仰顧一切
法每多成毀在兩相求亦有因緣鳳崗太平寺肇
創于有宋重建于我朝業作南閭梵宇都遭災燹
鎮留東土精藍獨覆香雲花甲幾周零丁如昨銀
鐺脫影雁行孤月驚寒鈴鐸希聲雀語業風悽斷

隅園集

卷十七

六

莊嚴或可繼也殘闕誰之咎歟蓋物廢則必興非
數竊而不變幸今某僧粗持戒律無礙空函潛轉
三乘法輪普化十方檀越憫余苦海遂已回頭遇
彼茸城歡然合掌敢云歸賜聖主止養老臣稍得
餘財宰官卽稱長者徒慚獨力更施一言高矣若
天勿等聚沙兒戲成之不日須憑覆地人工猛破
怪囊大揀喜捨名飛畫棟層層放阿育毫光功滿
雕甍片片吐牟尼舍利旣揚靈於寶刹決獲報於

將來且廣照于慧燈立銷愆于果劫竊加讚歎請
俟證明

隅園集

卷十七

七

重建天王殿疏

白塔河西儼小有洞天之地黃崗鎮北開太平講
寺之林殿曰天王昔稱雄構時維灰劫今董殘基
佛日韜祥入室未瞻煒燿慈雲匿彩及階先歎荒
涼已新法戶禪門將復風調雨順顧寸心易發雖
憑投白社之宰官而一木難支寔賴布黃金之長
者聞道聚沙而累塔敢希續焰以成燈一波動萬
波隨彈指可諧勝事今生作來生受傾囊自種福

鴈園集

卷十七

八

田此疏

修五顯靈官殿疏

硤山五顯神祠者有宋治平慧悟法師創建皇
明弘靖惠文首座重修軒窗啓而艸樹微茫白鋪
江練煙霧開而崗嵐隱見青點海門顯赫五行照
臨千里叩者徵祈者應詎惟昭境宇之災祥物以
阜民以安寔乃翊國家之造化其踞勝則山川
一鎮其處尊則梵刹元標歷有歲年糾於風雨畫
棟忽而就圯空薄雲霞雕牆遂乃將頽幾成瓦礫

鴈園集

卷十七

九

慨法象旣云匿彩思靈威亦或韜光過者興嗟禱
焉隕涕皇皇釋子縱高僧法力何支寂寂祇林雖
羅漢神通靡助青蓮葉諒難作瓦金粟枝豈易爲
梁假口山人通誠善士看佛面看僧面那不看五
靈官之面無慳心無吝心又孰無大檀越之心藤
蘿外便是諸天豈高豈遠銖兩間總爲功果何少
何多謹疏

募修渾水石橋疏

出邑東門有河並迴塘而東東三十里水自語溪來者南折入於河挾雨衝泥滾滾若湍故字是水曰渾水跨水東西爲橋號是橋曰渾水石橋橋歲久中斷予子杠之木又三四歲土人謀以石代木以梁易杠將營之乞予爲募疏焉予病未克索疏者日來一日予晝卧夢一偉丈夫玄冠絳衣而造予如舊相識曰而不聞穆滿之鼇鼉東明之魚鱉乎茲則由天造焉其次匪鵠之填欲虹之垂勢不能不藉人已鳩人者義鼓義者福汝奚不曰洪範八政何先般若三檀龍首故知財者靡情弗愛而施者在達猶難第令一人以達破情將千百情以難克愛且放步而踏莊嚴路矣拱手而過總持門矣奚必諄諄開譬之赤脚逐鹿着靴人食肉然後解纆倒廩無愆色耶語未畢又一僧負葫蘆來曰喬公誦何偉丈夫笑曰潭何言直拾覺範殘墨耳

僧亦笑曰嘻陳居士縱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吐足架赤欄丹柱于五寸間又奚必蓮葉濟之覺而發文苑及石門集視之語具在予亦大笑撫掌有是哉兩先民之默濟寒人也遂書而予之

引

因聚庵募緣飯僧十萬八千引

定空和尚有法孫曰一斤任因聚庵創緣齋僧期
十萬八千衆曹居士爲檀越首賣田若干畝買米
若干石遂落髮與一斤同庵募緣滿願予聞而異
之歎曰有是哉飯僧之勇乎頃四三年歲飢民貧
十二三衣食道路不飯民而飯僧一飯僧之費足
食五千人月許夫奪溝壑之五千命而充朝吳暮
隅園集 卷十七 十二

楚之一餐吾不敢謂慈悲也雖然王豫章有言天
下財力耗匱之端自公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
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蓋生產在民盈
縮有數非人力所能持則損有餘資不足亦佐造
物者消息之一事爾況十萬緇流何莫非天地間
十萬人靈耶彼推粟而飯之與害粟而藏之者其
得失何以異人惟以廩爲得以施爲失於是乎有
恡心以施爲得以廩爲失於是乎有喜心故得若

獲拱壁失若喪肢體是固一得失也得若附贅失
若潰疽是又一得失也至人則得無所得失無所
失而喜恡於是乎兩忘矣今曹居士欲米粟施遂
以家施率以身施他安有恡心歟遠近流聞徹官
善士他獨無喜心歟諸衲子埃之當見負擔而至
傾倉廩而濟者種種焉卽十萬八千何難哉竊歎
吾儕誦先聖人之言出則寰寓太寧處亦足以風
世化俗顧未嘗有人若是其信之勤且勇也又不
能不異之矣

隅園集

卷十七

十三

黃崎山新結靜室募緣引

予方治西園結茆菴其內圖與一二友人修度世之業而澄如挾大音上人至告予曰大音探前討幽久矣近得黃崎山之縹緲峰左顧太湖右瞰東海皆若几案間物有平壤可什畝流泉四下曰可卓錫可廬而一鉢一衣窘于厝手不得不藉長者布地金居士其爲一引之予笑曰有是哉吾亦欲造其巔心舒目縱視見羣山飛僊喜廬者之驟來

隅園集

卷十七

十四

大音記之

重修土地廟石橋募緣引

故土地廟有石橋跨水塘日東西行者以百數近歲運鹽船出入舟子不戒軸撞石崩居人半續以木今年有牽牛過橋橋碎壞不二三日西岸一耕夫泗而東竟没于河行者患苦之僧某慙然欲復以石將募諸遠邇而乞予言予曰嗟乎有形之有成壞自然之數也卽牽牛者豈意蹊橋斷橋泗者亦豈期墜命皆數耳然均壞而石之數堅且久均濟人而石之數長尔圖久且長自持其福田種善之說誘進人人自樂之必且曰非橋誠不免喪人或曰非石橋幾不免喪牛布帛金錢必且日轉而月積奚俟其里中父老之言僧曰藉先生言人信而不疑曰否否饑饉不噬莫肯落毛非疑麟也夢似神而祭卜餒鬼而賽寧信乎其有鬼神也况尔之爲橋也坦然周行鑿鑿然永賴固信弗疑已予積年見此僧篤志于種種福業橋其一節耳亦樂

隅園集

卷十七

十五

以言施之而姑志之募簿之端

隔園集

卷十七

十六

題辭

安國寺重修佛像募緣題辭

安國寺佛像甚偉麗冠諸精廬匪彼淨慈莫能甲乙其瞻映此土舊矣潯涇之所薄登覽之所侵木腐于中土崩于外日月浸久象座傾焉余過而感之乃遽召慈濃師而告之曰不耳將齊見莊嚴滋費募滋難已蓋日夜亟葺之濃師稱憊不克任乃招雲岫中講師與之謀招之前一夕講師夢世尊

隔園集

卷十七

十七

涕泣語之矣招與夢合遂謝其徒而東損衣鉢斂徒衆匡其顛而旋更其危將募域中乞余言二三居士笑謂曰若欲象象乎吾聞浮屠氏之言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甫欲捐毛髮于中身徇肌膚于猛鷲而況捧土刻木表寫爲真繪綵施金圖新飾敝希漢晉兩明之丹牒肖周魯二莊之夜光於緣惑奚如也余笑曰惟緣惟惑若興若廢若存若亡而不見高岸之必爲谷深

谷之必爲陵乎曰然然則曷不方谷茂谷方陵茂
陵也且夫以勾觀卽日月亦蝕亦虧以不勾觀薪
與火其歷千萬劫猶是也彼化人者欲導亡機之
權演勿明之照唱無因之法行不捨之檀固不得
不然譬宮徵可以潛移畫推玉律津梁可以冥立
奚事貝文訖克廢鐘洪鳴空應誰能避谷曲響自
神正使拯逝波而不待五乘芘喪世而罔資八正
則迦維王室如來亦何必託生也邪於是羣居士

隅園集

卷十七

十八

默然余亦默然遂題其說於簡端試扣邦人士諸
悅道勝湛教顯者吾知其必帷衽雨汗而爭施矣

比丘尼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渤海生燒筆硯不造募緣文七年矣而諸募里間
者往往借生名爲文生亦不之問也今是尼已老
其尊信補陀異甚欲募粟募資送募造優鉢羅花
供之合掌乞言于生生笑曰爾亦聞爾教中自力
他力之論乎自力者正如跛行窮日不過一二舍
極大辛苦他力者如人水行藉舟力湏臾一日或
千里又極安今尼有供養心能自供歟諸貴富家
淑孺有供養心能自供歟一乞施而往施之方乞
則施者爲舟乞施者爲人及往施則施者爲人往
施者爲舟兩藉他力利濟非淺淺矣行將見阿彌
陀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着此岸不
留彼岸不止中流而爲淨土攝受主或指導淨土
諸施者皆得淨土資糧焉豈虛語也哉

隅園集

卷十七

十九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在昔蘇學士冥契禪理喜於記讚禪林未嘗不企慕之既而讀勝相院文調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泥漾中果佞佛邪不佞佛耶夫亦與世不諧姑以消其邑邑莊生所謂曩衍窮年爾余在浚谷亦孜孜好說禪焉按記崇慧寺始于故宋大闢于國朝正統間百五十年以來日荒落矣沙門灑會可傳者欲新之力不從心

隅園集

卷十七

二十一

勢須藉眾冀望布金之勝希感聚沙之因謂居士薄有宿緣能無引語因合掌而爲之偈曰

世間一切物何者非電露種種豈我有石執皆空虛我願十方眾都發希有心布帛金銀錢隨便作檀施爾以捨施佛如物在權衡損益纔錙銖了然便知覺佛以慈受爾如水涵照影雖歷千萬過無一不光明比丘仗茲力龍象重我我餘福歸有情功德不思議

書後

安國寺藏經胎教書後

安國有三藏自真慈大師始藏教有傳自真慈大師得人始客有讀其胎教者曰善哉誠世世傳得其人如大師得真智真智得如聰奚諄諄爲且如聰而上是在大師如聰而下是不在大師諄諄亦奚以爲也大師笑曰吾以法眼觀匣且轉之見藏不見僧檢且得之見僧不見藏得無所得匣無所

隅園集

卷十七

二十一

匣僧藏咸不見矣惟吾佛日所照與吾皇聖德所覆幬一瞬千劫無暫無久果藏護僧耶僧護藏耶而何求之諄諄陳先生聞之曰大師游人我之外而觀空色之表然則嚮之購之者待購乎非待購乎今之傳之者待傳乎非待傳乎後之護之者待護乎非待護乎世世而大師何患不世世真智世世如聰也視吾黨挈挈於賢愚與替間隘甚矣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余與望峰上首別十六年矣今年上首以募造水陸閣過吳復謁余乞書其冊後余笑而語之近世士大夫樂道募者或稱佛於賞罰褒刺外別設回向懺悔陰佐聖王之教與法或慘指地獄豔言天宮以誘惕之竊謂地獄天宮沙門用世俗法教直釋氏之粗爾如以爲陰佐聖王之教與法則進釋歸儒意也佛理其在茲乎蘇長公說佛最精其言

鴈園集

卷十七

三十一

曰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夫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益之則喜損之則不樂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於導施最明切上首持是說告人將見縣官詔祿之贏且不難輦海家世不知何人之困稟奚惜施僧哉卽不繪圖不陳說報應而所逢無鄙士決矣

雜著

書昌黎淮西碑

昌黎集記退之淮西碑成節使韓洪獲附名文中贈馬四十四匹爲潤筆資退之奏聞憲宗命受之宋史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謝以馬五十匹元之却之由此言之退之却之可矣何奏爲退之所操豈不及元之邪其後退之碑文不用而用段文昌所撰不識四十四匹馬竟作何處還之韓洪則違上命

鴈園集

卷十七

三十二

安然受之恐此中終不安庶幾再疏歸之邊廐乎其後元之嘗爲友人徒步買一馬給之或言元之虧馬價者太宗曰彼能却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由是觀之一却馬而受主知若此人臣固在直躬行道哉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韵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宮商經緯依永和盡用仄必唯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謂偏絃獨張清秦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夫羯胡背天造逆國于何有而云有國無之至云覆復指期亂臣而用敵國事祿山其伍員耶而覆天朝若一郢墟邪汾陽諸公其包胥邪而擘鍾簴以還九

隅園集

卷十七

二十四

廟僅爾爾邪元節判胸中何其大無尺寸邪獨事有至難一句亦若以其身當其時而竊有慨焉此頌大曆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摩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摸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經詫歎肅宗卽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爲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

此不及竟邪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叙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又廬陵之所不識也

隅園集

卷十七

二十五

續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柳子非之蘇子則賢
之比藥石焉噫吾病掩恩不敢謂柳子之爲美疾
也何也夫旣曰事死如事生矣不知曾皙嗜羊棗
曾子養之於羊棗將和顏色以進乎抑麾奴詔婢
疾去之邪又曰禮思其所嗜此自人子追思之道
爾夫齊於子且思命于父母反去又奚以思爲也

隅園集

卷十

五

況到所屬之陋其陋已細而建所持之禮於禮爲
未雖薦之奚損去之奚益乎而忍奪其生之嗜竟
棄其將死之言哉蘇子以爲有大不忍者奪其情
吾不信也正令宗老薦之屈子無違言則籩豆之
微太史未必書後世未必辯其爲親諱遠矣若之
何闕已之禮而不違沒父之陋令賢賢至今耶且
曰夫子其以私干國之典是毀父也藥石如是乎
左氏載薦芟與殉婢子其命大小輕重殊不侔彼

稱治命亂命夫亦謂神氣有治亂耳未聞父命而
敢毀曰亂焉者也後之君子論人於骨肉之際不
反諸心而以耳目爲進退者其亦諄矣夫

隅園集

卷十七

五

書蘇長公表啟

欲精四六宜博五三考唐初四傑之工真是增冰
大輅探江左六朝之製尚爲積水椎輪近代諸生
爭推宋表元乏青黃之麗僅敷陳而飭以淺詞駕
言雕琢之卑能洗滌而歸之大雅然於場屋限以
寸陰急遽成章又必汪洋而恣肆倉忙奪目還須
流動以穠華效法長公滔滔易就庶幾司命嘖嘖
咸稱萬曆辛丑五月十一日舟泊平望書

陶園集

卷十七

三十八

書蘇長公志林

或曰蘇長公志林使慕之而驟得者不暢其貪好
之而疾讀者不副其饑故不如今世瑯琊編排外
紀綱目猶井井也豈志林果未成而此其初稿乎
曰不然韻人卽爲園未成種花藥俱未就其意趣
款曲自不同設村老圃託造之安能欺園公哉此
必志林亡好志林者拾先生殘言逸事依託而爲
之者也雖然爲者不類見者又不著不察與村老
圃奚殊吾聞海外一小臣猶能辨蘇公文定價乃
大朝少宰不辨邪趙先生刻之周生又取置之集
中予並不解辛丑五月十二日舟泊虎丘書

陶園集

卷十七

三十九

題廣修辭指南鈔

林鉞輯漢書曰漢雋陸仲輯左氏傳曰左腴任浚輯羣書建二百餘類曰書叙浦南金總輯之兼入爾雅曰修辭指南予稍稍節錄而又益以吾師文苑類鈔曰廣修辭指南云嘻此獨備尺牘家采錄而已哉隅園老人書于碧浪齋時萬曆甲辰夏五

題古五襍組鈔

是書序者爲淮南冀綺而編者不著爲誰第曰浩然翁邵文伯手鈔而已昔人製作亦間不署名萬花谷一書書不足言而姓氏竟隱不出豈不以人輯之而人攬之奚爲賈名於異代耶世之樸蕪散材至掠藻林嗽譽見之當汗下竟趾矣余故錄之而稍爲之次第焉蘋川布衣書於太乙舟中

跋顧司空 聖書

本朝兩府大臣有歷數十政而幾不得一制詞者
顧司空廼累得之寵榮哉又奉使過淮舟燔袍笏
咸喪踰年而竟獲 聖書于河神哉非司空忠孝
格天其克有此司空富史學古策命而入水火卒
出水火者與有幾司空寶此其無負于君于親夫
觸于目動于心未有不奮于身者也爲司空子若
孫者永寶此視家法家範百之矣余辱司空同年
隅園集 卷十七 三二

莫逆甚余事 上九載而不克爲先徵仕一請大
夫封蓋旣題而歛歛者久之

跋錢臨江集

予始讀臨江先生詩曰此不減王孟已又讀序記
諸文以爲卽廬陵臨川未必閎肆若此最後讀諫
巡遊疏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方先生
上疏時疏者多杖伯氏褻藥走都下密俟之不岌
岌乎殆哉廼在事者不言節氣竟用二千石處先
生而先生亦恬然以二千石行不有其節氣盛矣
因竊恨今之世不復見先生之至德又恨先生不
隅園集 卷十七 三三

得生今世坐致宰衡使功名流千百載也雖然先
生之二千石與致二千石而歸之詩若文觸於物
發於性情涵演深穆絕不見毫髮感慨不平之意
嗚呼其可以功名窺測先生也邪

題蔡侯生祠志

古云良吏可樹德故楊文貞每恨不及爲令豈非以其親民而易德民乎然民之德之者在官而頌之不若去思之思之不若祠祀之且志之麗牲之石其德滋久滋深耳昔余請急而東也過武原時蔡侯爲武原令余見庭臥桁楊野積秔稻已沾沾樂召杜之封焉今去之三四歲聞肖衣冠陳俎豆已祀侯武原矣而武原之人其過侯祠而曲跽者隅園集 卷十七 三十四

曲踊者泣且歎者無虛日余友學比丘寔云初祠成比丘旣爲詩又彙詩若文爲志刻焉比丘不德乃德侯若是耶昔徐君猷治黃州旣去僧繼連爲遺愛亭請蘇子名而巢元修志之夫亦謂託之文字以傳百姓之唏噓歌舞以詔後來以佐國家觀采之所不及蓋肫肫乎爲衆生地也不然胡爲乎筆之書勒之金石乎哉嗟嗟石可泐也侯之遺愛其弗可泐也已

題顧侍御行樂圖

孟先與余及邢子愿同年甚相善又同宦畿南爲邢魏司理子愿爲南宮令復又同爲御史給事中相得益懽至于今三四十其居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三千里而聞問徃來若同巷今年春孟先以行樂圖眎余笑謂余曰惟子知我子不可不我贊夫贊孟先非不佞不可也

贊曰人知其髮寡神王頰頰而齒齟齬且期頤而隅園集 卷十七 三五

不知肫肫立心赤子不移人知其葢繡衣而山中野被而不知嶽嶽立朝布素不離強仕而憲邦張于之流亞老而瞻瞻文枕航鄒魯之鼓吹故門生滿乎天下而故吏去之數十年猶依依至于內不設城府外不狃町畦者其坦坦夫誰不知與之游者多脫鹽車而蘇涸轍見之得其一笑者甚且平戾夫之睚眦而傾儉士之尊罍樂哉斯翁其季蓄濟南生而仲視海北之大癡者耶

自像讚

衣羽衣巾山巾也飄飄一道民也奚而門閭之舊臣也無通誅也無畬謀也馬醫夏畦故無不殊姝也逢陷溺而閔閔焉欲出之瀦也一豎儒也又奚而鄉黨之獨夫也六年理官而兢兢吏之暴民之屏也九年典箋奏而獻替之草班班也又奚去之十九年而猶落豬嘴關也三十四而簪筆未五十而秉耒也冠冕之席不耐也京朝之簡牘不裁

鵠園集

卷十七

三六

也魚魚雅乎一埭也又奚六十而卒然若之蟻若壺之螽相蠆也尤怪也二三年匍匐生死間而猶口不能廢牢騷手不廢校讎雖喪地且盡乎西疇而喪氣惟付東流也庸苟偷也噫窮愁與浮休與吾不知其由其徃問之黎丘

自誓文

不佞歲華逾邁精力頓衰前路可知賤軀宜惜於今月日神前發願筆下陳悰惟圖脩養頽齡詎合與聞冗事仰希親友俯察鄙衷事不論重輕但關口舌理不分曲直凡涉衙門姑免老夫轉求當道縱係心知之友瓜葛蒙誣卽居肺附之親門庭受侮熱腸易燥冷面難干况乎有產當差乃令人解脫無端惹釁何遣我調停又况因親及親以友推

鵠園集

卷十七

三七

友浪言陰陽羞彼孔方且室家各有是非豈堪盈耳人世誰無冤屈能慰苦心假如我從人而人不我從使人辱我斟酌人厭我而我爲人厭寧我負人是必照原決無響應若小圃雖云常到亦不稍閒時須澆竹灌花暇欲聽鶯調鶴倘或有談興有飲興自當折簡相招縱然無俗情無訟情敢累杖藜見訪任荒蒿徑毋令魚鳥之畏人從扣竹扉莫訝兒童之謝客矜其老詩盟此真情

偈

休歇偈 有序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聞王辰玉之及第也欲忝賀
相師倭耗徬徨徙家頓邑至廿八日始克入吳有
山人教予舟宿婁門一日可抵太倉城下曉行未
三十里風雨驟發尺寸不前竟泊于波濤震蕩中野
店數家燈火明滅尋繹昨次草樹薦綠推蓬據梧
而領之恍惚如各天枯坐三鼓始就寐厥明開霽
隔園集 卷十七 三十八

挂帆至太倉日未晡遂謁太保先生又一日還乃

作偈曰

八窗開綠野心眼快領受及其過市門所領忽變
滅風雨塞四天一船不勝載比至開霽時懷悶復
何有但從雨望霽雨霽乃兩空誤嫌市蔽野市野
實俱勾當其無心眼市野雨霽無不然分雨霽轉
霜雪電雹市野及廬寺天宮地獄起輪迴不可歇
自生一切障

雜說一

東海之弱子厄於鯨幾盡波濤焉幸脫焉而過南
海之叟翹之言未既叟泫然曰冤哉若一鯨之困
而禍至此吾則虺伏其壟螫焉賊伺其影射焉所
喪亾殆倍若者三矣野諺有之譚廂色變不殺直
變色而已乎雖然爾毋波濤之咎也天也田父恬
雨俄而破屋決洫者乃雨舟子恬風忽而折檣絕
絳者乃風恬之禍天之禍人卽恬之因以禍之獨
隔園集 卷十七 三十九

鯨邪虺邪賊邪爾禍不忍聞予之禍亦不忍言其

各屏諸海濱以竣定爾丙午夏月蘋川老人題于

逆旅之五笏居

雜說二

五代時西郭子負隱疾且死有羣鬼沸之晝跳于門夜舞于室出入嘯嘯于道路內忘其大痛而外譁人甚狂若豬嘶狗吠然北郭先生聞而甚哀之往謂之曰吾有禁方能愈若疾服之可速已其夜羣鬼見夢曰予鄧都臬獍之神天帝使予共禍敗之子君如發藥違天不祥於是北郭先生吞舌裹趾避之羅浮之洞噫北郭懦哉信夢乎夫天帝豈

陶園集

卷十七

四

欲禍敗人耶即敗之奚假手鬼物爲也當是西郭家崇崇畏若方假天帝以禁先生耳昔膏肓之魔能夢人豎子廁之魅能眩人高軒大堂先生不思爲祟所脅惑矣居幾時南嶽王出游過其鄉雷電疾驅艸木偃仆羣崇乃影滅而西郭董董餘皮骨焉

陶園集卷十七

陶園集卷十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詞曲

新水令

脚跟登破利名關遂初衣不辭單胛閑居從謝客高臥且加餐三徑之間倩仲蔚蓬蒿斷

駐馬聽

枕上幽閒金谷樓前鶯語換夢中逍散揚州鶴背

陶園集

卷十八

一

露華寒單身跳下摘星灣幾年不上連雲棧輕安托上天爭知平地風波險

雁兒落

想當初多行白玉輒多跚黃金殿多陞總諫垣多進崇文館

得勝令

多奉策賢軒多侍講經筵多跪玄宮駕多承御座宣周旋何禍分偏偏健速遭甚災星可可顛

沉醉東風

青谿路芒鞋款款翠微巖
躑躅仙仙從離紫陌鞍
不拂紅塵面似黃梁炊
覺邯鄲贏得人間綠鬢
那裏也烏紗象簡

折桂令

艸堂前好景天然不費鋪陳
不假金錢鼓吹新蛙
氍毹細草畫障遙山
抱着鄴吟幾句蘆汀柳岸
信着口說一迴繡地香
天樂事無邊詩酒耆卿風月

鵲園集

卷十八

二

坡仙

尾聲

覩不得東奔西走張無繚權寧耐龍盤驥跪
養得就麻衣竹杖道彌尊受用殺北海東山分非淺

點絳脣

柳下清嘉竹林瀟酒真無價
吾豈匏瓜歎世道堪
聾瘡

混江龍

博得到凌煙圖畫止不過水中漚
身後影眼前花
先受用耳邊業債和那夢裏冤家
如今禦兒橋撐翻了范蠡船
故侯門斫淨了邵平瓜
採薇的道假惺惺盜去北山田
閉戶的道黑婁婁跳過東牆架

鵲園集

卷十八

三

眼見的猴孫出隊蜂子排衙

油葫蘆

偌大乾坤則一家沒着落
先生閒悶殺明放着阮公門外嘴吒吒
則俺這彈琴占住了拿雲把吹簫
堵定了談天話他兀自將洗耳來嘲飲牛滌器來
談司馬爭道是街頭有虎山來大只見簇擁處落
天花

天下樂

現現靈芝護彩霞仙家賸物華嵩山道士不教差
餌黃精除白髮覓丹書開碧匣謾道大羅天都是
些假

那吒令

離離星電發便是倚柱的荆卿肯與拿淒淒風雨
匣除是蹈水的荆非纔可勝豺狼還懶殺狐狸誰
待割開垓垓樊噲呵只將匕首抓冷森森朱亥呵
只着頑椎打消不得薛燭生涯

鵲園集

卷十八

四

鵲踏枝

俺則待醉山家臥天涯短劒孤琴強似大纛高牙
權寧耐一時一霎那裏來浪酒閒茶

寄生草

喜曲水環晴屈羨疎林止暮鴉經了些冤親毀譽
如飄瓦嘗了些鹹酸甘苦如嚼蠟見了些盈虧得
喪如邊馬閒身數點鷺鷥情浮生一段漁樵話

尾

那一箇宰牛羊那一箇誇裘馬大都來一般話靶
敢則爲流水桃花惹到家一箇道茅茨下點謙洽
一箇道鍛鑪邊這些絮搭俺自是閒看兒童捉柳
花海心虞夏耽情風雅明朝有意過南垞

鵲園集

卷十八

五

懶画眉

張家臺榭李家樓夜月春風不到頭千秋綠野一時休不見隋家柳也逐蒲汀荻渚秋

二犯梧桐樹

三杯若下筍渲淨談天口兩朵紅梅占定擎雲手牆東約過知心友一話能消萬斛愁雖無翠管朱絃奏紺髮奚奴學得清歌幾首

浣溪紗

鴈園集

卷十八

六

百歲期七旬偶赴詩壇酒社優游無官浩蕩觴紅袖有子歸來課綠疇還抖擻似我輩風流中算渠帥肯虛拋悶裏春秋

劉潑帽

男兒眉角難輕皺可窮咱白鳥滄洲何須紫燕紅纓驟住玉樓啓玳筵家銅斗

秋夜月

讓一籌閃脫了鴟梟味鴟梟則恠兒童嗾於今牢

記休開口他也索罷手我何憂掣肘

東甌令

閒文字儘搜求不慕陶潛慕許由登朝旋拂歸山袖得幾日真消受風塵碌碌早休休身世一浮樞

金蓮子

問十洲洲中可着吳儂否把一世興衰來揔丟不信道大羅仙不齊齊扶我上丹丘

尾聲

鴈園集

卷十八

七

泊舟邊挑燈後閒將心事寄新謳旦日還登客棹樓

端正好

天生下莽剛腸親養就疎狂氣謾道秀才家謀道
謀食簞瓢陋巷孜孜喜枉了你臭腐鼠當琅玕粒

滾繡毬

則俺這七不堪難盡提二不可難強逼嚼胡麻有
些滋味訪玄芝華岳東西問丹谿桃源咫尺嘯青
鸞蘇門近矣跨白鶴十洲相際誰肯把鳳龍章鷄
鷺徘徊那壁廂書傳故友希回轍這壁廂家在寒

隅園集

卷十八

八

塘獨掩扉靜躁難移

倘秀才

有一箇接輿的風風勢勢有一箇棄瓢的茂茂爽
爽都一樣狂病無些聖藥醫想尚平婚嫁畢憐臺
孝宦情微似這等高朋怎及

滾繡毬

眼見的華子魚一品衣也不強管幼安三旌位恰
纔是魚躍鳶飛一粘天一縱深溪誰待將愁布袋

博千石悶葫蘆裝百味業風波道禹門三級則俺
搭伏定園客絲鍾山玉落得箇便宜他道是朝中
駟馬掀髯貴俺只羨春後鱸魚墜釣肥雲水依依

倘秀才

則俺這廣陵散從頭至尾華陽亭夜傳朝習因此
上懶向東風問是非打算的當年囚野性晚歲脫
朝衣太古是自尋狼狽

醉太平

隅園集

卷十八

九

猛可的風搖燭晦那裏來怪漢妖姬蛇行鼠竄過
窻西把先生調戲明王鼎上單模擬宣尼語次明
分析離騷譜內見依稀呖原來是你

叨叨令

則見他一哩兀刺的嘴舌兒設一會急哩骨鹿家
計西留速祿的手脚兒弄一套披哩扒刺家戲剔
留禿亂的鬼伴兒出一盪稀哩豁刺家氣子待舉
那疋丟撲搭的精拳兒打教他乞哩磕囉的跪早

則是周雨也磨哥早則是周雨也磨哥誰待將稀
哩合刺的鎖條兒來乞留曲舌家繫

尾聲

爲光明渺渺遊竟忌從暗漏昂昂正氣塞這些時
誰慙愧人世上如君幾則見潛着踪躡着跡單騎
高明第只賺下一點兒陽光都是鬼

排歌

何處春來新莊柳眠枝頭鳥弄鞦韆侯家臺榭景
無邊別墅豪華更可憐紅垂徑綠覆川儘徵詞客
賦新篇聯珠勒辦錦纏宮袍拚污酒如泉

前腔

芳艸香輪松風野絃鴛鴦睡暖沙邊午橋橋外足
榆錢買斷瓊樓翠幙天迷桃塢涉杏田山堂縹緲
枕溪煙低陶舍短謝堦嵩峰六六供莊前

甘州歌

東都閨苑護風亭水榭綠野芊芊流丹聳翠四座
賞心非淺羣公駿步憐青靄上相閒登立綵旃樓
煙洞漱玉泉將無乘月弄潺湲金繩外寶筏邊清
漪碧浪遠浮天

前腔

牙檣下鏡川見參差幾點白鷗飛轉烹龍煮鳳官
家珍重賢賢晨趨政府中書令晚醉恩波太液仙

煙霞傲雨露偏千秋盛事照青編金鱗戲玉渚鮮
權聲驚破水中天

前腔

平沙繡陌連恠名花無語笑留歡讌移尊掃石風
來何處旃檀笙歌四起供春帳水樹千重簇暮筵
蘭亭醉金谷眠綺羅香度薜蘿前簾珠潤塵玉煙
恍然身世小壺天

前腔

隅園集

卷十八

十三

重鋪小閣瓊看踰躑舞鶴赤欄西畔爲憐高潔二
千買向青田蒼虬礙月迷歌伎白鹿銜花近酒船
閒分韻小問禪曲房人靜費鑪煙漁燈亂騎吹闌
集賢坊外艸連天

尾聲

聽村謠過野岬臨風如誦鳳兮篇留與工師播管
絃

集賢賓

丹霞彩鳳聲縹緲玉人何處吹簫峽上青山空窈
窕費想像精神多少燈殘月曉更輾轉悶縈懷抱
春易老怕一夜海棠吹了

前腔

天然綽約難画描溪橋望影覓銷那點花星纔得
照又退度爲花煩惱良緣未了知甚日五湖煙棹
夢繞却夜夜若耶西角

中原韻上聲

隅園集

卷十八

十三

黃鶯兒

心事漏眉梢奈狂朋放啞刁兒童刺刺多猜道邢
夫人隱朝尹夫人遠挑待和他語防他笑又花朝
華燈綺席喬送可憐宵

前腔

閣外曉鶯嬌淡眉兒自懶描沉吟單爲張京兆儘
金鑪篆銷任珠簾影搖翠籠鸚鵡何心教坐無慘
登樓一望腸斷峽川橋

貓兒墜

無情雨點一夜響芭蕉不住風聲似海濤清
清聽徹汝雞嘯難熬已不到驚起棲鴉啼散林皋

前腔

瞳瞳曉日初轉杏花梢淡淡香雲護絳霄衣袞容
貌印心苗難消須不是夢裏春蒐画裏春嬌

尾聲

王孫何事迷芳艸能幾步江皋難到便賦殺高唐

隅園集

卷十八

十五

也只是枉絮叨

七犯玲瓏

五十誕辰自壽
次楊升菴韻

曾鄰五鳳樓親陪八駿遊緋袍錦帶黃扉右

香羅帶

清禁出彤騶每送夔龍集多稱董賈流

梧葉

玉墀

頭朝封夕奏頗自道遭逢非偶請劔賜蚩尤

水紅花

逆龍鱗險處脫戈矛毒魚腸暗裏來倂慙白蓮芳

社東林可投白雲閒屐東山可留

皂羅袍

射影由他

射浮名本自浮

桂枝香

羣麋鹿應馬牛田間推戴醉

鄉侯

八聲甘州

斗酒祝甌窵

黃鸝兒

隅園集

卷十八

十五

前腔

沉沉十二樓朝朝紫氣浮江城如画春如繡五十

謾悠悠世故蕉中鹿人生水上漚信予否花天酒

地且自把精神抖擻統綺結綢繆儘黃金能買少

年留縱丹砂可養長生就王孫芳艸盤桓且休莊

生胡蝶逍遙且遊簪笏元塵土絲綸只釣鉤蛟龍

雨鷹隼秋何如范蠡在扁舟來去不驚鷗

黃鶯兒

問病戲客
用稼老意

吾病掩吾盧羽衣過問起居新來三事縈心緒松
栽手扶松濤耳須纔高數尺如人許礙梅舒兼妨
花徑巨耐欲教鋤

曲水護堂隅鏡熒熒可照鬚東陵驟雨淤泥注南
榮素書西樓綺疏一時倒影汗瀦處更羣魚誰魴
孰鯉察見也應虛

念載賦閒居喜青山日面予數竿修竹貪幽趣清

陶園集

卷十八

十六

陰未舒晴嵐頓迂故人遮斷逢迎路費躊躇留山
去竹乍可食無魚

因此病旬餘有良方爲破除羽衣咲道非能與倉
公檢書盧醫照軀也應藥石難區處欲瘳歟乘風
馭鶴往問北山愚

黃鶯兒

疎雨濕春愁淡煙中翡翠樓粉覓香夢那消受前
春倦遊今春併酬海棠開後還依舊剩風流東家
胡蝶飛過小齋頭

芳艸亂春愁念王孫耐薄遊故園桃李空迤逗長
安御溝襄陽市樓知君到處饒花酒繡牀頭鶯喧
蝶鬧而我獨如秋

何處避春愁啓山窻見沃洲青霞只在朱闌右仙

陶園集

卷十八

十七

遊宦遊清流濁流五湖一壑須回首謬悠悠悔將
書劍十載客皇州

鳳管咽春愁睡朦朧洛浦遊無端黃鳥驚清晝花
香滿樓煙香滿篝韶華不減蛾眉皺羨扁舟東風
吹去一夜楚江頭

香靄閣春愁錦模糊十四樓池邊射帚驚鴛否煙
收未收簾鈎未鈎閒時花影空文甃近牆頭遮紅
掩翠生怕蝶蜂偷

飛燕掠春愁。壘巢泥撲畫樓。東風上下穿花柳。紅英顫羞青條弄。柔香來百和。濃于酒。怕遨遊芳塵滾滾。沾污紫絨鞦。

一院鎖春愁。蝶紛紛過院遊。破除煩惱還憑酒。君封醉侯。余矇醒眸。糟丘聳老還。耳朽信沉浮。幾多心事都向琰前休。

歌送竹枝愁。楚雲臺謝月樓閒。情逸興吾何有。裁書謝鷗。營巢笑鳩。茅齋小坐。枯禪久住。難收舊懽。

陽園集

卷十八

八

平樂飛夢到瀛洲

煙際古今愁。暮潮空漁網收。吳山越水仍依舊。蘋洲蓼洲。瓊樓蜃樓。一聲長嘯。無何有。得休休爲莊。爲蝶花下且淹留。

朝市不關愁。喜歸來足浪遊。廣陵絲竹蘭陵酒閒。身野鷗閒。心水流鶯花不避逃名叟。擅丹丘玉杯銀燭。誰數晉風流。

眉黛惹香愁。半迎欄半入樓。十分春色飄零九無。

人淚流逢人。害羞教人錯恨。司花手怕擡頭。隔牆誰唱合調。是甘州。

贏得一場愁。曉鶯啼宿雨。收有情無力。花枝後。誰家紫游。誰家碧油。暗憑纖手。拋紅豆。答綢繆紫絲。蠅拂故意落街頭。

往事不勝愁。記朱顏倚翠樓。博山微煖。煙初透。鶯兒語。投燕兒語。柔于今。門掩梨花瘦。月光流。不知時變依舊。上簾鉤。

陽園集

卷十八

九

流水似儂愁。正愁時咽不流。浮萍密處。隨波皺。無情自由。多情怎留。狂瀾到海。無回首。恨悠悠。桃源洞口。不管落花羞。

遲暮不禁愁。喜青山慰白頭。平生磨滅餘。詩偶東家。晒丘西園。障遊何妨。野外開尊。酒得優游。漫勞湖上絲竹。載梁州。

繡戶揭芳愁。恹恹遊絲撲鬢浮。閒將羅綺。騎新柳。林光下樓。湖光擁舟。韶顏轉盼。應偷瘦。乍回頭。竹西

歌吹或恐是揚州

花鳥杜鵑愁
紉珠簾白玉鈎
深深不捲閒芳晝
香風餞遊香泥
觀輶怕輶前芳艸
風前柳上心頭迴
身小閣齧淨紫絲絢

夜雨滴鄉愁
訝江南塞北秋
孤燈客夢相燃久
飄紅點疇殘香雨
溝石家金谷能存否
問平頭濁醪誰送一借汝銷憂

不見阮郎愁
罷粧臨江上樓
春帆過盡非吾耦
殘

陽園集

卷十八

手

霞旋收斜暉轉
幽鷗波漁火仍依舊
甚封侯須憐脉脉腸斷白蘋洲

芳杜爲誰愁
炷名香暗誦劉春歸
爛熳人歸否
風波渡頭繁華帝州
凭欄指點含顰久
漲春流儻迷處所
花下問漁舟

誰使管絃愁
費金猊繞玉樓
春風舞袖成啼袖
槌殘帶鈎麗開錦稠
書來慰我權消受
總虛浮耶如萱草得見始忘憂

兜起百花愁
意寥寥覆酒甌
海棠翻落山礬後
朝榮暮休晴開雨
收陰陽消長元非偶
且悠悠憑君莫話黃紙到滄洲

檢校落花愁
季倫家玉墜樓香
蒐縹緲王孫後
非千雨泗非關蝶
偷非貪結子輕含
秀也自戀枝頭紅顏薄命容易逐風流

南國翠蛾愁
怕周郎揭務頭
滿堂俠客皆回首
諸賓謝休惟髡笑
留開襟錯履渾無
咎恣風流煙塵

陽園集

卷十八

廿二

何處腰下指吳鉤

無處着閒愁
設三山浪十洲
神仙富貴皆虛謬
滄波白鷗紅纓紫
駟滿前佳興隨人
有挾風流三杯琥珀春
釀驕驕裘

風雨小愈中
刺山茶幾朵紅
催將春去教人送
春醪枉濃春詞枉
工留春無計尋春
夢太匆匆櫻桃繁李
同日避牆東

心事酒杯中
恨如黃井晚風簾
前驚破遼西夢
豪

家擊鐘寒家賽瓊鶯花世界人天共總牢籠東方
千騎若箇領羣雄

醉夢綺羅中信流光逐轉蓬愁紅怨綠無些空今
朝小童明朝老翁三旌六印都虛哄問天公朝朝
暮暮許我樂融融

花月杜門中任波翻陸海風招尋多與閒鷗共滌
陽醉翁山陰數公酒闌金谷朱絃動忒從容千秋
快事併在峽山東

陽園集

卷十八

三

流浪劇場中儘繁華過眼空誰悲誰喜誰攬弄春
情正濃春宵易終尊前勘破邯鄲夢喚羣蒙六如
身世分付梵王鐘

開落數旬中鬬芳菲逞化工風欺雨妬兼蜂擁槐
陰旋濃蟬聲旋洪涼颼旋向樓西動肯相容牡丹
芍藥一樣土泥封

磊落小山中似文章太史公又似相如車騎門庭
擁花開那峰鶯啼這峰天教良友來供奉日相從

百年吾汝無棄白頭翁

半笑半嗔中細按花待打儂人情不似花情重枝
枝竝紅朝朝向風郎今何事閒和哄略從容醉眠
花塢何必洛城東

妮子綠窻中罷瑤琴臥碧筒戲臨小草題牋縫瓶
花手叢鑪煙手籠太湖峰畔眉頻送乍朦朧低徊
團扇無語怨東風

風月醉眠中隼輿藩獸錦絨江南行到纔知夢溪
陽園集

卷十八

三

前釣翁山前牧童門前料想無題鳳話匆匆煩君
記取寒食後朝逢

紫翠夕陽中畫樓臺色相濃桃花歌罷漁歌動雲
橫幾峰愁深幾重眼餘眉剩憐宵永繡帷空却嫌
鄰笛和月到簾櫳

綵袖畫船中過滄浪指釣翁依稀楚客調哀鳳深
紅淺紅清風煖風桃花無主隨波送謝驚鴻怕稱
丞相難近館娃宮

山色有無中枕江煙草閣空春流日夜愁心共花
殘曉風鶯闌午鐘霞生遠樹漁舟籠月朦朧穿窻
片月移過枕函東

誰唱月明中竹枝詞楊柳風珠簾翠幄空遮擁鑪
煙自濃花陰自重想嫦娥冷落還心動恨重重
脂萬斛推瀉絳河東

人在百花中似花神別致功一春煙雨專調弄生
涯此叢心情此空纔當爛熳它家供綠陰濃春歸

隔園集

卷十八

廿四

何處須問賣花翁

深巷晝眠中誤谿雲繞臥龍人間波浪兼天湧朱
輪素封紅氍碧筒大都不入希夷夢撫孤松五陵
裘馬羞殺舊吳儂

彩筆畫樓中覺詩情讓曲濃裁雲剪水閒嘲弄前
人未工今人稍慵百壺春酒誰傳送口磨礪吳趨
得意不減晚唐風

折桂令 鳳林曉粧

倚雕欄倦理春雲慢撚花枝閒撥鑪薰小玉頻催
輕霞乍舉高髻雙鬟響鈿珥摧殘蝶夢索臙脂喚
醒梅魂不待寒溫看殺東君傳語西鄰

前腔 飲山曉別

兩船兒分載離愁雲懶西飛水恨東流昨夜蘭房
今宵桂楫甚日瓊樓撒不下虹霓舞袖帶將回煙
雨眉頭柳岸沙洲有限留連無限綢繆

隔園集

卷十八

廿五

前腔 梅谿午夢

甚風兒吹到梅谿香霧空濛淡月依稀筵上傳闌
曲中傳恨燈下分題憐舊雨花心困水弄新晴燕
嘴沾泥兩意癡迷錯算雞鳴驚散鶯啼

前腔 聖水秋期

載西湖何處西施密約金秋並倒瑤卮天鏡迎粧
霓裳待曲月密催詩附繡領親邀玉趾勝檀箋遠
寄烏絲座客其時詞賦坡仙花柳丘遲

畫眉序

花落杜陵家點砌飄階晚簾下歎餘年過順受此
嗟呀凌雲氣總被風吹隱霧性偏遭雨打自今甘
戴黃冠去投身社鼓神鴉

漠漠冷儒家正畫驚雷自天下掣磬兒狴犴沼室
蛭蛙僑栖斷故苑聞鶯稚子賣豪家洗馬自來強
制悽惶淚今朝雨後梨花

隅園集

卷十八

畫

年華青衫漬寧爲水絃白哈倒非關玉笋問天還
甚無情事牆西不住啼鴉
風雨困山家苦霧愁雲伴窗下歎生如甘蔗近尾
多查醉醒悟莊蝶真詮蠻觸付漁樵閒話但教些
箇無牽絆何妨流落天涯

尾犯序

霜降額秋容馬僕牛醫都上親塚豈料丞卿莫寒
漿旅中私慟空暗想前年拜掃還豫恐明年斷送
收淚向山頭一望滿眼白雲封

墮落鐵山叢淚閣清波眉聚雙峰甚日峰開斷波
流眼中得隴誰還望南樓燕語誰還望西園蝶夢
望則望柴門土窟末命寄牆東

隅園集

卷十八

廿七

皇府中惶恐臨老也逢坑落轉推命也如痴似憐
纔擎飯城頭冷角吹淚墮匙中
怨氣欲干虹諧殺兒郎盡殺而翁苦推三時望淒
涼卷終誰懂人又殺蘋繁孝婦天又殺芝蘭秀種
攢悲痛枯腸潤眼無淚洒西風

隅園集卷十八終

不后辛酉陽歷望朔

陳奉常佚稿



昔尹莊簡嘗與張靜之評
宣德以來六垣人才靜之首
言林季聰莊簡曰季聰何敢
望與中與中者吾吳葉文莊

公盛也文莊當己巳之變一日
三疏皆切中機宜兵垣至今
傳誦之余讀文莊文集及水
東記通經學古熟習掌故沈
浸含蓄浩然無涯蓋其所淵

源者深矣與文莊同時在諫
垣者如林莊敏尹恭簡姚文
敏及張靖之諸公狀貌才識
行藝相副諸所建白卓然可
觀蓋先輩問學咸有原委發

摠之為文詞屑注之為政事
浩汗演迤若壅大河而決之
非如後之儒者徒以科舉剽
竊之學酬應盡務掇拾文吾
而坐見其訕且窮也故太常

寺少卿海寧陳公萬曆初所
稱六垣人才也公始應制科
即以鴻裁艷詞沾被作者
及官掖垣以至都諫志氣發
舒所條上皆天下大計其所

集

三

為疏草核而不劇詳而有體
識者以謂有文莊諸公之風
焉公沒凡若干年其孫之伸
刺其佚藁予得而論序之乃
知公之學問所謂通經學古

襲習掌故者卓然不異乎先
輩而非後世科舉剽竊之學
所可庶幾其萬一者也韓子有
言士不通經果不適用文莊諸
公邈矣居今之世有欲求通經

集

四

適用之學者舍公其誰為質
的哉自公玄諫垣以迄于今九
變復貫不可勝紀然叫囂詬
訐之風殆如江河之不可返矣
中子曰太熙以後述史者幾乎

罵矣讀公之集令人有餘憤焉
公之言曰江陵以前為諱言之
在江陵以後為輕言之在道
之升降公兩言彷彿盡之余
姑不具論而獨以謂通律適用

總叙

之學漸涇於此則人才咸
衰之原而國論得失之林也
故目之伸之請而序于公之
篇首以致嘆焉之伸遭家多
難奮跡賢書汲焉求公之

遺文而闡釋之以昌明其先
德可謂有志者也

海虞錢謙益謹叙

牧
公序幸而存焉

總叙

六

頌川集引



噫人世榮悴脩短亦何常之有
茵朝暮耳而朝暮之又朝暮也
惡知朝暮之不晦朔也冥靈五
百也而果五百之又五百也大椿
八千也而果八千之又八千也則惡

列

一

知朝茵之非與靈大椿而以冥靈
大椿鷦朝茵也自古騷人墨客逐
子放臣往々託之草以罵其倖倖
無聊之衷若靈均諸篇鍾繇懷
愴一篇之中數段意焉以為是
易盡者耳典謂凡物有盡而草

列

二

無盡何以故伐木者雖有百千歲
之久刈其根不復生如庭莎之耐
水旱好近蔓雖枝心墮葉勿之絕
也其根固也並草也而琅臺玉
樹之葩又不如寒林邃谷之脩且
永也何以故琢之必既之既輟則姜
必貯之貯毀則姜惟道旁陂畔雜
之蓬藿華篠之中而王孫所不
野觴詠所不及者其天全也吾里
陳廣野先生少著風慧揆藻寶
久聚蘭也甫上公車歸而以手角
涸公庭幾蝕風雨矣已而晉筆

承明開弘射年居軼也而以林魚
招謗匿早授丘壑矣卜築城隅
內門却掃涉三迳弄柔翰以自
適其輸年而骨肉刺心霜飛
飲泣鄒書田紅血洒衍波不知幾
歲月迄復盆重見七堯寧居而先

引

三

生備文地下四閱春秋矣寸子多
忌文士多魔冤哉痛哉累諸牘
尚忍讀哉生不以脉人死而藏之
故帛中孫伸估檢先生遺笥
得所自題曰蘋川集止尺牘而
憂慙悲愁之語十之七八焉屈子

招隱有云青莎雜樹子蘋州霞
靡之邪止涸尾而無辨也又考
蘋之莎屬秋生江湖為雁食草
秋生則勁先生負勁官與鴈鴛
爭食耶其胷中磊塊輒斬不甘
与草木同腐者不能明抒之而

引

四

寓之於蘋其意微哉雖然先生
往矣先生之後其為蘭為居軼
者接踵起矣詎終流浪江湖與
薜荔薜芷競幽苦已耶安見先
生之不冥靈不大椿而以楚澤纖
者為朝菌若也耶故曰榮悴

備短何常之有良有所感多尔也
典小子多讀先生之文長辱先生
之知兄諸胤而深津弟之久矣即
茲集手書及父子者三拳之翫
望出人意料乃華淳十六年弗
克副其萬一秋予懷冥深負故

引

五

因願絲之請不揆點首始為先生
悼卒為先生快而深為小子
愧也

天啓壬戌四月同里後學許令典
雅則甫卷

顏川集上帙目

卷一

王荆石座師

三首

朱謹吾舉主

李本寧太史

二首

李九我太史

黃慎軒太史

高夢莪太史

公孝輿太史

王辰玉太史

二首

周衛陽尚書

王懷棘尚書

萬震澤開府

周懷魯開府

顏川集

目上

一

唐凝菴少卿

齊豫沙少卿

陳錦江少卿

劉行素少卿

徐玄伏少卿

侯少芝給諫

張珍所給諫

徐龍灣給諫

楊給諫

蔡調吾侍御

宋司泉侍御

柴醴泉侍御

陳心抑侍御

潘桐江中翰

屠赤水祠部

馬洪衢兵部

俞識軒比部	岳之初虞部
袁了凡兵部	丁順所禮部
朱午臺工部	汪太河北部
曾浴宇水部	鮑衡民部
張九岳民部	潘冲菴藩伯
張中寰廉憲	楊洞岳
王豐興觀察	馬龍宇太守
陰從吾太守	趙華野別駕
楊任中	杜還淳京尹
胡使君	張中玄使君
葉四明使君	胡選吾使君
吳使君	倪崧山使君
卷二	
甘紫亭撫臺	黃礪江按臺
龔毅所方伯	丁勾源藩叅
郭清宇藩叅	王玉沙觀察

陳弘宇觀察	陸自齋都運
范轉運	吳履中都閫
季岱石太尊	李聚吾太尊
劉衡螺太尊	喬弦所二府
羅三府	韓三府
丁哲初司李	胡光六司李
王啓泰司李	潘寅所舊尹
陳偶愚舊尹	尤弦室舊尹
王庭實舊尹	周建宇令君
林靜宇令君	郭仁宇令君
陳應對令君	劉惟後仁和
楊汾隅錢塘	朱上愚錢塘
鄭太初嘉興	鄧環丘秀水
李乾修海鹽	陳毅軒崇德
謝桐鄉	汪武康
錢鳳南二尹	龍大章二尹

顏川集中帙目

卷三

孫柏潭學士

余幼峰太史

孫月峰尚書

李霖寰尚書

劉華石總河

李脩吾總督

江纘石經略

汪澄源侍郎

李旭山中丞

尹春寰撫臺

馬鳳麓開府

譚岳南開府

顏川集

日中

一

文簡亭開府

邢子愿太僕

四首

周二魯尚寶

沈寧菴光祿

任正宇侍御

李一吾侍御

領敵韋侍御

周章雲民部

陳梅原水部

陶蘭亭兵部

吳勇瀾兵部

洪穆菴工部

范晞陽方伯

王積齋方伯

劉筆山大叅

楊臨臯大叅

二首

胡瑞芝大叅

蔡拱朋大叅

蕭觀復大叅

朱明山大叅

陳蓋菴大叅

鄒愚谷憲副

孫毅菴憲副

范岫雲憲副

張望湖憲副

陳後梅憲副

貢洪山都運

翁見鵬提舉

林滄洲太守

林榕門太守

李師弦別駕

徐茂吳郡憲

顏川集

日中

二

黃葵陽學士

楊楚亭太史

二首

沈繼山司馬

邵梅墩中丞

程居左京兆

鄭崑巖奉常

余漢城奉常

楊韶永給諫

鄭春長給諫

林澄淵侍御

鄒肖巖方伯

顏廻瀾兵部

二首

查峻峰貳府

陸順齋運貳

沈鳳池使君

王領所使君

徐南龍學博

卷四

吳觀我編修

彭旦陽禮部 二首

李晉陽翰林

彭義陽侍御

邵墟蓮兵部

李植宇戶部

閔寧臺僉憲 二首

馮可庭吏部

鄒瀘水侍御

趙仰潛長史

劉胤從戶部

許仰亭邑令 二首

趙川集

目中

鄧鼎石吏部

彭渾田刑部 二首

熊石門提學 二首

潘見所刑部 二首

李崧毓侍御

王弘岳吏部

王斗溟兵部

趙準臺侍御 二首

陳忠宇戶部

倪謙菴節推

陳章閣提學

李中石按臺 二首

李敬宇戶部

韓振西工部

江宸維邑令

卷五

劉雲嶠中允 三首

周鶴陽侍御

朱襟江侍御

朱平涵諭德 二首

徐鳳谷評事

張育華邑令 二首

李王海刑科

吳繼疎文選 二首

應蘭臯侍御

陳賡虞邑令

李太華刑部

方望山邑令

周中岳國博

胡湛宇邑令 二首

趙川集

目中

黃鏡宇國博

張監衡節推

徐元虛侍御

劉後如戶部 二首

楊衡毓侍御 一首

祝心齋刑部 四首

喬裕武吏科 二首

黃見濮兵部

徐太宇邑令

蕭吾一貳府 二首

喬瑜石侍御

宋正吾戶部

錢明宇刑科

顏川集下帙目

卷六

郭汾源提學 三首

湯鄰初京兆 四首

錢還南孝廉

許星石侍御 四首

徐甘原太學 二首

查友峰別駕 二首

董心泉文學 四首

查思堂文學

祝仁山廣文

許敬所封君

董中泉廣文

董雲泉邑宰 三首

祝南阜都運

周南龍別駕

呂心和都尉

查翹峰光祿

朱惺復刑部 二首

葛冰壺進士

祝惺存刺史 二首

祝又新郡憲

錢惺吾孝廉

褚敬亭工部

查虞臯提學 二首

朱臨陽邑宰

沈繼齋光祿

徐賓陽太學 六首

沈帶洲太學

徐陽華邑宰

金定宇都尉

黃奇南刺史

許同生邑宰 二首

曹太初水部

吳心芝太學

祝南華進士

高兩目邑宰

美南第學諭

卷七

東阿于公子

黃岡王公子

唐山趙孝廉

謝少連孝廉

吳玄圃孝廉

包心弦孝廉

楊孝廉

黃孝廉

陳季慈

張慶元學博

葉學博

張二石學博

張星鶴文學 二首

馮景玄文學 二首

王百朋文學

孫爲山廣文

居文岩貢士 二首

沈鳳梧廣文

陳龍洲文學 三首

呂覺我文學

陳函初文學

徐溢吾公孫	汪肇邵太學 <small>二首</small>
胡潛菴太學	茅孝若太學
宋化卿太學	馮節之太學
王仰槐光祿	楊鴻臚
王如春兵馬	劉延白錦衣
毛柱元將軍	杜將軍
武前川都尉	李參戎
張參戎	陳尉總
<p>續川集 卷八</p> <p>目下</p> <p>三</p>	
范叔子	陳子淵
文休承	周公瑕
張伯起	張幼子
莫廷韓	趙后湖
黃白仲	屠田叔
王百穀 <small>四首</small>	陳仲醇 <small>二首</small>
胡元瑞	梅禹金

顧仲韓	張長輿
俞羨長	周梅墟
柳陳父	孫世聲
徐季常	金茂生 <small>二首</small>
翁亞峰	沈同漁 <small>二首</small>
季又孚	范少槐 <small>二首</small>
王復宇	鄭吉山
邵井溟	沈懷亭
<p>續川集</p> <p>目下</p> <p>四</p>	
蔣南湖 <small>二首</small>	蔣心湖
查望山	陸臨淵
蓮池大師	雲松大師
秋潭上人	月支上人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王荊石座師

去歲秋月奉老師台劄。晏天慈父未易名言。況誨之曰忠勵之曰清白。門生得此不但無恨于富貴。利達抑亦無恨此生矣。豈老師既親之愛之。雖不肖收之如賢。既收之雖玷缺待之如完人耶。盪精

續川集

卷一

二

竦神。莫知所措。年來間寂。朝事益不聞人傳。一二狂生。語言作祟。老師處此委曲。天地之容日月之光。真不可繪畫矣。門生則竊謂爲吾道計。固當容而消之。如水之冰。冰之日爲世道計。似乎當禦而防之。如江河之崖岸。蓋壬午以後。覺長養言者太過。收召言者太難。而登進言者太驟。太隆。今豈能一旦挽回之。昔人云。雷霆者天之權。霜雪者天之經。惟老師少留意焉。方今冊立事費盡。老師

苦心苦口不患不次第。東虜仗老師定畫。不患不清夷。災荒得老師多方拯拯。不患不蘇息。惟是京朝官專構短長。郡縣親民官專務囊索。致大臣日踟躕于上。小民日愆歎于下。爲可恨也。門生自遭橫逆。閉戶益深。實從水火中度日耳。未能免俗。遣兒子赴試。伏念在師門愧乎其爲弟子。在家又愧乎其爲父兄。不肖不慈。宜膺世錮。不若使投筆荷鋤爲愈也。謹令代候。幾務惟繁。伏冀爲廟朝精

續川集

卷一

二

調寢膳無任瞻仰祈祝之至

又

遠遯師門者二年。不克上書者亦一年。瞻仰下情。日焦丹灼。而早衰多病。又輒因循。復何敢請解焉。伏惟老師台候清寧。尊日光霽。縱心綠野。所得十倍靜功第。朝事愈奇。王憂漸遠。老師篤念王室者。不能不動心。而中外懸懸。忠不能不爲蒼生一出。妄意無可無不可之道。吾夫子當不異孔

予矣若希望夫子開拔茅之路而門生自投符之
寃實不敢生心蓋居蓬荻八年自照甚審進不能
反而以媚時傑退不能掉舌以干采風使君舍垢
沒身豈圖澡雪惟願湜湜然爲一閒人於太平之
世而再造太平者非相師亟出不能何得不竊竊
引領焉門生夏秋來調攝不慎病齒者幾百日病
耳者又二十餘日艱食廢聽狼狽不似五十許人
以此遂不獲趨庭齋宿上書恭候萬福伏惟鑒原

續川集

卷一

三

又

客冬極擬馳候師門緣修亾母墓遂爾耽閣不然
掃跡閒民何事能奪就師左右也地黃以春種者
發生留至夏者壞吾師妙悟物理真聖人門生竟
不免爲土人愚也去秋蒙予名菊遵法學種活者
才六七高才尺許僅僅有種無望花想不得地且
旱耳梁谿博士異耗倅然驚人豈挹挹一第致之
門生今始知養生以忙卿爲上導引飲食抑亦其

次也蒙賜手書二經榮光塞戶是日謹焚香百拜
頂禮矣異時當分授兩息永護性命之寶臨稟無
任感激

朱謹吾舉主

故吏吏邢襄時諸臺使罔不留睞然無如我老師
最隆比入都舊所承事者罔不加親然又無如我
老師最密最深邳不幾時風觸雲散師臺一出羣
弟子皆接踵歸四方矣於江於浙相望若海之角

續川集

卷一

四

天之涯無論升堂卽一書一問訊亦竟阻隔人世
之離合若此真可長太息真可流涕者也老師壽
彌高福履彌勝亦一出遊鄰近名山水否種植花
木一寄玩否親舊往反有一二莫逆資笑謔否門
生則未老而衰相種種現卽人事酬酢向和矣而
倡寔未能今并和者亦不給惟于花木小小在心
又自嘲障業不除尋此勞碌何足滿老師一笑也
視又新丈高朗有情致惟吾師廣譽而厚培之長

丈與游更希鏃礪竊計師門能造祝理祝理其能
照師門萬一邪

李本寧太史

下走束髮以來仰臺下如仰左馬而始終匏繫執
贊無階往託邢子愿爲媒近又託胡元瑞爲紹介
而自慚薄劣卒不敢輕謁門牆然每讀雄文每思
何以得充李相公書記不虛生一世也匪朝伊夕
廟朝卽借臺下爲宗伯不則先爲詹尹爲大司成

讀川集

卷一

六

于馬山十鋪高祇增延企又奚自而踐掃門之役
耶淮鼎餘丹不惜被其雞犬倘得比于宇下之小
物而錫之圭七化此塵凡卽鄙且衰亦二三子之
附庸矣謹齋宿申其結戀如此

又

郊鄉墓二十年而幸稱治下子弟一見而辱收門
牆比奉台函謂有人短郊與官同姓同者同流合
汗臺下甚不然之至面赤至于今而一劄二扇並

寶笥中不圖別未一二年而竟與官同姓同者同

受酷烈也被禍本末語具別箋賴子愿兄出肺腑
指天日涕泣相明之幸稍白一二而不肖所不甘
心則當其時烏有蜚辭憑虛操案亾是飢法安處
爲徵及今日而渙然弓影之疑猶必曰其父盜權
干輦上故其子坐辟于楚下則未聞殺子命快
父讒者也何法也盜權不盜權惟臺下廉之察之
倘果白郊憐無能頌子愿乞台臺不惜一二語表
子愿不弁窮交以愧世之相慕悅而舍卒相背者
如未及白郊死亦願台臺爲舊子弟一題數字洩
之來世敢略陳感結統祈台鑒

李九我太史

十許年中蒙閣下視不佞猶弟則視小兒固猶子
也今兒祖阜赴監學隴質魯望夫子加膝而誘進
焉命以新題策之時務懇懇分過庭之訓之萬一
豈惟小子卽不佞沒齒戴至恩矣辛卯塲中蒙曾

讀川集

卷一

六

植翁馮琢翁兩先生掄拔間且入彀而監試者有意斤落感懷二老終不敢以片字聞爲彼眈眈至今心悸寧疎節而得過耳便間求一及之

黃慎軒太史

不佞煙霞日痼形謀盡消卽平生知己一人如閣下亦復寂不通音驛者凡幾年餘非盡雲路泥塗之隔大半坐嵇生之嬾慢也范君來極口眷念如疇昔則空洞中信有么磨如不佞不佞敢自外焉

顏川集

卷一

七

皇長子妙善君質允宜正名儲位而東朝之典缺焉未備則老殘之所以弁緯而恤也閣下職司勸講宣翼麗明區區陽翹一念願有獻焉屬有便郵附通間闊

高夢義太史

不肖流離末裔敢驟援天祿石渠之宗況在網羅遙通語牒寧不深愧且畏顧山陰世次具載乘中而繇汴徙浙繇浙徙閩又具聞之先世輒上狀台

翁不以冒昧爲耻又卽愬言家難竊忤忤愧愧焉

蒙閣下咎而收之爲泰岱之土壤崑崙之細流榮幸甚矣復憐而救之孟夫子謂同室纓冠鄉鄰則閉戶信乎一本雖離之百世猶休戚也台翁千古高義浹人肌骨豈易筆舌頌而徇馬旌報昔我遷祖東溪公遭府帥舜陟以檜故陷之死今讒不肖于監司者亦指時相故陷父于大僇直指臺卽聖人乎慈母乎能不見拾煤而疑聞三至而投杼起

顏川集

卷一

八

手雖然直指臺何心哉霆砰電射者天之肅萬物也非天私怒也風和雨甘者天之育萬物也非天私喜也第天高恐壅高非得當代一大人鼎翰天其開霽耶靳閣下俯念同宗卽發咫尺之書委曲開陳其必惻然哀廓然太虛者也謹布謝申懇伏惟慈鑒

公孝與太史

不肖海濱逐吏何敢通門狀于閣下之行臺恃有

隰陰一脉閣下持節道浙上儼如山斗何肯遂下
階而延見逐臣亦知有隰陰一脉爾而布衣蹕蹕
甫奉起居輒叙沉寃涕淚迸落蒙閣下聽之惻然
哀憐之曰有是哉還過隰陰具示之子愿果而推
子愿意爲子愿而重矜井孺不愛一金僕姑寔體
子愿舉手投足之未能豈賤子郊而敢冀非常之
恩命哉德音旣霑在稿猶蘇蓋相公心一憐雨露
一落唾簡牘一布卽活一命兼活盡室四五命天
福海隅蒼生郊幸甚天下定幸甚

王辰玉太史

去冬蒙手命之辱荷佩刺心卽慰藉非常讀之不
覺僂僂而所以贈弟者至矣顧弟自投草土寒谷
死灰不深負春風披拂耶伏想清和著作日富當
令屈宋迴席班馬望塵董賈在門廡間何但三試
三魁並驅文殺而已也老師感時憂國正氣塞天

願伯兄以少忍濟之

又

造次踵門得累日奉教於長丈大寐爲醒特陪鼎
加籩欵如生客則非末弟所敢承也頻行之辰十
里見顧贈遺種種切屬過情扇頭詩出入懷袖宛
坐春風恨未學韻言徒慚玉案耳村左無事擬倣
新唐書糾繆一駁正兩野史苦無天緣恐發此便
宜讒險不盡鄴架副本可少借迭更一證乎

續川集

卷一

周衛陽尚書

奉違台範遂五歲于茲矣私衷係戀詎敢自疎而
一隔天淵無繇聞問抑亦山林之士不當輕上執
政書耳然寤寐中猶恍惚步趨不自知其瞠乎絕
塵之後也東南水旱千里阻饑老先生爲國權師
必有所以平章而使國與民並受其福者雖天降
割而人寔佐天爲政故夫節宣九貢何如澄汰九
流必老先生入秉台衡中外其有瘳乎安得不竊

竊望焉若不佞放逐之中何所不有惟杜門省過
求庶幾太平之民卽深負老先生而歌詠老先生
勲業之盛卽不異瞻對老先生矣

王懷棘尚書

與邨以家第相得通世譜以邢襄下吏得奔走畿
南以浙民得稱臺下親子弟今去之餘二十載矣
未嘗不誇之田叟漁父謂曾一日隨當代鉅公升
于朝蒙眷不淺又曾賜之宴曾親接笑語娓娓述
續川集 卷一 七

之以爲榮豈意暮年惟此奇禍一士夫者因往歲
舍第在四川彈章中有求考官不得託其兄與邨
論列沈宗伯之句輒指不肖爲歸德賓首之讐復
捏巡鹽官原籍歸德上聳下喻不知不肖舍第初
未嘗求考官不肖亦未嘗論歸德此巡官係降虜
亦不係歸德籍也無端造捏竟致殺人于四十八
里外而擒四十八里外書生欲殺受冤人世極奇
欲枉殺一子而遂殺一媳又殺一孫且火其居經

擄其家室盡驚散其僕婢受禍又人世極慘況始
難時撲擒弟男親友凡四十二人盡捷且獄受狼
籍又人世所不堪至于兒死數十次愚夫婦去死
不能一髮至今談之哽咽也老先生聽之有不爲
不肖三太息耶茲幸冤極禍極天道稍稍明倘老
先生不棄二十年宇下之子一口同升之下流慨
然賜之言俾當路大人一訪真情一諭通國公論
實生賤父子於死而肉賤父子骨也況求骹骸于
續川集 卷一 三

萬震澤開府

一別十三年生平管鮑之知與酒語茗譚之驩洽
俱不敢序矣今臺下爲周爲召而不佞第爲樵牧
臺下勲伐與黃河泰山相帶礪而不佞第業在屋

角一茅又安敢追序耶一蛇上天一蛇蟄卽朽不
願春風知竊句醫無間三誦焉掃跡山中適歸義
寺遠公持其師雲松書來諄諄謂轅門高僧難無
投體地邀不佞片函克典謁不知不佞非嵇家小
子亦何路通山公牘也相公倘猶念招提旦晚乎
庶幾賜僧雛一尺地伏楮馳神北面但有戀結

周懷魯開府

臺下駐節吳門相去一衣帶水耳而不肖羈身奔

續川集

卷一

七

側旦暮橐餗瞻遡戟門何殊萬里往年之宿眷卽
日之寸心空輾轉踟躕靡罄也星迴燧易俟爾再
春聞台臺瓜期在此月矣依依竟夢滋戀行臺顧
安得假翼爲燕燕談邪台臺還朝國事非艸莽
者所敢問唯是吳越大殷之後愛亡患饑不無以
洲渚爲營窟棘荆爲庾廩萬一黃巾青犢者陰哨
其間明使君或一聞之至尊斯社稷徙薪策也
願爲東南留意留意

唐凝菴少卿

別如昨日倏爾十年雖一再相問何解勞瘁問翁
丈爲園甚曠適甚奇喬木蕭森百移百就此天相
高人快事也而又多良朋勝侶嘯吟其中或命酒
徵歌或手談坐隱無一非希有之樂弟從葭莩外
忽望其雲氣之奇絕竊謂之閨風員嶠已又仰其
景狀意貌其性情竊謂之列仙之人其誰曰不然
輦上將又妬之且奪以九軍一節耶弟在斗邑中
邑中以不遂俗偶請謁輒題曰固以不喜出門輒
題曰適以不向人訴廬產日削輒題曰小饒按之
寔無一焉來歲西湖當操杖履以俟見卽一二日
夜細論今昔耳長安中近事如傀儡如蠻觸如黃
雀螳螂知不滿仁兄一笑第世局至此設有非常
或不免撥人可甘寢也扇頭詩彬彬風雅愧不能
訓雙幣更緣村居無片藻可獻統惟賜察

齊豫沙少卿

頃接報章伏讀三四臺下之眷注不肖加骨肉十等矣今不肖尚羈栖省市雖水淹田舍而不克一歸視婦病孫婚而不克一爲料理鬱悶可知然大枉小伸見天有日卽喪身異縣無論矣老掌科新來道體想益康嘉奴還言尚若四五十歲人鬚髮無幾莖白上下肩輿捷於少壯竊慶躍者久之頃窺輦上日新月奇求二十年前不破畛決域以爲同不高城深府以爲異不曠風鞭霆以爲勇者似

讀川集

卷一

五

另一世界爾臺下且優游家巷俟時之泰而出相之則今日非司馬公居洛日邪不肖一墮穽中卽幸脫亦疲繭不抵擬黃冠褐服充一廟祝於漢壽亭侯祠而未必能回憶曩時坐短簞幽樹下不酒而醉或披襟町疇間不茗而醒者直舊夢何復可追也以在老掌科教植之下不異弟子輒盡布其區區

陳錦江少卿

伏蒙委校凡五篇捧誦再三垂訓篇蒼古簡質深得誥訓之體範世篇敦大宛晰序宗伯父子純德尤精輿頌篇四六甚工第述善政累累或嫌於千里一瀉輒用儒行文體每段以一語結之何如論民篇序賴債處或嫌于露輒更數語而加一結三事教言篇亦增損一二言唯誦語教言二篇重錄以埃鄙削餘則斗膽箋註其傍也惟更去取筆削而付梓人

讀川集

卷一

六

劉行素少卿

老先生道德文章勲猷節槩巍巍宇宙無兩朝宁倚之爲泰山喬嶽鄉黨望之爲景星慶雲下邑陋民其企慕光儀積歲矣地位懸絕無路自通老先生一聞其陷溺非辜而立持公論局義所激令舊游者亦感奮而明不然伊相不忍納隍之慈其錫類寧有旣耶昔人調懷恩載德之夫以祝願千古爲深區區一環草爲淺而口頌筆陳又淺矣僕

世所鄙僂餘也第用其淺淺者頌老先生若乃著聲於圖書勒勲於彝鼎則何俟鄙夫祝焉造次申悰束於嚴重不能吐萬分一

徐玄仗少卿

頃者台節道杭亟圖馳候而門者謂形勢已北指矣不肖戴翁臺鴻慈大義每恨不旦揖而夕侍之竊聞聖者欲安人懷人仁者不忍人大丈夫者毅然拯救人臺下好生真如天旻覆于郊父子冤痛

續川集

卷一

七

不慙不謁而居恒垂一念放一鹿也齒一言隱一無罪之憤也則刪書之肫肫免所寤豈中古輓近世憫秦冤憐楚奏者可董董比擬耶用是郊父子夜夜望斗極而頂禮焉

侯少芝給諫

當年握別謂非久且晤視聚散輕輕爾何知一散遂若轉蓬若流萍竟至于今而不克一聚焉實齋交友之在天地間合并難而離析易也若是哉其

企係而思感歎而嗟追憶而誦之山樵海漁尋之

夢寐也知不獨在弟而已庚辛間老掌科出秉樞垣之重拱手爲吾君賀未幾傳以直諫外補又

拱手爲吾道賀爲吾掖垣賀也披鱗蹈尾多古大

聖賢之遭區區出入升沉旦夕晴雨耳曾足爲老

掌科帶芥邪卽末第驟聞初未免氣攻髮植亦故

人私意旋觸旋解矣特毘陵海濱昔人謂一衣帶

水而陷身大侈趨謁無繇毋論接袵聯席追隨東

續川集

卷一

八

省卽郊壇一宿羽士房一餐可再得焉否也老掌科亦肯至西湖一遊乎弟雖老也在疾也尚能操杖履一從聞茲五相在朝而太倉師在首輔則一時以忤上下遷者當必特徵况粉榆况又稔知乎政恐三竺兩峰又未必有是緣耳

張珍所給諫

丁酉得奉清光喜逾望外驟逢驟別又復五年俄拜手書恍焉對泰山喬嶽之顏聆抵掌促鄰之教

藏之數日猶咫尺不達奈之何天限一江不克時
時瞻晤也老掌科道在省垣勲在藩服藻鑑注嶺
表而紹庭繼美又在英英長君姑未論異時太公
出總侯伯丁公入輔相 天子爲當代極榮卽今
日雍睦一堂睥睨六合不既占人倫之至樂爲家
世法之最慶也邪弟汨沒塵埃與農圃俱入亦不
免與里巷俱出每望青天白雲祗發浩歎思欲倣
敗荷爲服脫簪爲冠而不就無問其他矣令姪高

讀川集

卷一

七

雅淳焉見者自欽矧在通家敢不先於所往第敝
地頗鄙俗隨士大夫處者不留連酒色卽矻矻求
田問舍其大家子非博塞粉澤莫肯出一畝又誰
解耽障壁問趣味哉束手無計留三日割數斛以
糧其塗惶恐着心無面目以復唯口慈鑒原焉

徐龍灣給諫

僕村居廿載于世若忘獨時繙陳書對玉海諸編
每每頌老掌科夙愛陪京執政注念海陬飛鴻宛

然惠存寮案真近代所未有也比俱泉石相望一
江豈不圖數布寸函少叙生平結戀顧戢身醫藥
勢不能爾忽蒙手命伏讀馳情不依稀侍臺右聆
緒言差慰其積年耿耿邪瞻邇江南神輿膺俱

楊 給諫

老掌科詰嗣隕折獨有聞孫不肖一得此音老淚
迸落逢人輒歎天道之無知者累月不休然伯魚
沒而子思傳孔聖尚爾況近日朝端如聚訟有道

讀川集

卷一

十

者且置出處于意表而赴此清燕或陳局晡時或
飛觴月夕以極暮年之致則竊祝而遙禱者也不
肖身事寮老者四翁而三已游岱唯老掌科獨蒙
骨肉而今亦獨歸然如魯靈光則夫以逍遙養其
神以安樂葆其形以排遣解其纏安得不再三中
勸耶若僕荷脫禍門馬齒已踰六且五室家掃蕩
卽先人舊產十不存二三况命落猪嘴關生死付
之流浪笑欲殺者之太忍也下筆依戀西望神馳

蔡調吾侍御

第自渡江得晤臺下而一飯之觀風之樓款款衷
言互傾契濶已復張筵廣廈對酒雄譚河漢爲低
曉色且冉冉東至吾黨寥廓復此萍聚一時得無
有千太史真人奏耶夫臺諫之難于百執事也百
倍于時清議千載史書凜凜在矚吾筆誠欲歷
履一世非得師友未易神王故不佞於台輔竊竊
攀附之台輔視郊卽未忘蓬之心麻中性乎每使

類川集

卷一

主

國門其甚望開肝肅肺腑相詔也而還朝之夕
斗酒過相勞又不在寒漁矣繡斧按半壁天下如
鎮山岳林卉翳然肅然如雷霆之奮伏蟄醒然而
沈民部猶云云亦惟不讓益太山耳護行千里跬
步鴻慈感懷靡盡

侍御

孤拮据裏事積勞成病一臥經十旬幾成異物荷
尊之庇望秋小差然精力已耗敗什九矣忽叨使

命長跼捧讀何臺下之與人周也如此節閱報章
臺下識度超軼萬夫而文章全力又足以發之無
論同列諸儒避席蓋合臺省而抗前茅無論求之
卽目總計四五十年自孤有知覺而程批鱗之彥
臺下寧第二屬指乎三韓之命未下合是朝寧
不可一日無汲包儔厥次如許地曼倩以諷諫勝
而臺下以正諫稱此洵數千年奇事井間未學似
不可無紀載也望鳳威於千仞殊自忘其壤蟲之

類川集

卷一

三

陋附言踴躍惟不罪饒聒幸甚

柴禮泉侍御

吾翁代狩之國定賤子舊鄉因得稱部人焉情分
益深不能以一縷爲敬祇抱皇恐今計程想入疆
延見吏民矣陪京六郡何幸瞻威鳳而肅清霜于
今日耶不肖南望斗樞殊增戀戀

陳心抑侍御

恭惟伯母壽誕郊年家子宜執羔東序百拜而稱

觴者也適家仲以賀萬壽北薄送一程遂不獲
齒衆賓竊謂太和薰蒸發爲上瑞太夫人之壽先
天者也顯融世世爲八座之配而又且爲八座之
母優游百祿冠帔三朝太夫人之所以壽後天
者也同郡縉紳賀辭靡既謹略布其踴躍懼忤焉

潘桐江中翰

瞻違兩歲修謝拙然想察其喪足也非然者門下
享我以大烹樂我以盛樂觀我以八寶精舍逢人

讀川集

卷一

三

誦說矜且異之寧忘修尺一上謁史耶伏聞再請
于朝優游畫繡借侍翰玉皇之暇而邀惠雲山斧
藻江南人文色澤卽不佞亦在蔭映中矣身雖躋
蹺飛動久之若不佞枯坐一齋煙霞無分旣買山
而隱又併其游涉之具廢之何足爲知已道哉

屠赤水祠部

虎林洗別動是隔年而深觴細杯鸞歌鶴舞至今
恍在心口奉命聞雲花傳奇恨不奮飛席末一

受破妄歸真之教吳中卽刻非旬月不到海邊令
人遙遙望之疏草得假金石之音張此蟋蟀不但
不佞弟藉揜失職一二傳之家塾使不佞子孫異
世知交屠先生焉死且不朽殺青畢日當以數冊
進呈林仙客書定與吾丈文章俱留天地間爲不
朽物顧弟鄙俚無片言可附青雲且奈何惟以賜
序乞書庶周誥殿盤不辱世手是亦藉先生之誨
無負先生耳林公蘭蒨所到聞香寧待人傳語耶

讀川集

卷一

三

坐病月餘伏枕上狀不悉

馬洪衢兵部

瑤函命使百里下貽知翁有至意焉伏誦周旋乃
受尊臺不報之施而不覺肝膽欲裂已夫夫者忘
翁隆望鼎鉉旦晚間故面合而背讒之若破甑則
憐之不足憐譙之不足譙何事哉齒牙見及耶由
此日觀之一爲朽骨一爲行尸真不滿人一笑矣
臺下則夙著司馬勲天生郭公本爲社稷况爾日

塞塵正起雖欲遁之乎方外不能也僕今者稱伊
道呂恐達人曠視不啻六如將無亦不滿下執事
一笑耶所喻一休者智燈慧駕臨照海濱受翁臺
福德無量矣卽黑子之縣浮沙瘠土之鄉未易作
緣然一知雷次宗炳與遊誰不頂禮遠公也謹
拜使者之辱

俞識軒比部

曩不佞弟之至名邦也得一見台顏不勝愉快
續川集 卷一

乃數日而門下有白岳之遊又恍然如驟失其輿
主焉蚤夜企之庶幾旋駕比踰月而弟方卷橐長
者亦正解裝相對懽然遂申盟好高齋譚燕人世
所希至于今而翠律之峯委蛇之密室與夫砌之
幽卉凡之溫硯古木之鑑之掌種種腹憶之如在
目前則念尊丈之情可概見已春初踰月遲若九
秋茲且易年反如日暮則昔甘于紫氣而今苦于
緇塵其淹速自不侔耶忽承雲翰儼嗣前歡諭知

道履日嘉名德益懋盛矣盛矣來歲吳山花石得
一臨幸焉否也

岳之初虞部

聞臺下有倚廬之戚震悼靡寧海內正人日望臺
下出而紀綱朝政還世道于休明奈之何復遲滯
兩年使今日夏之澍雨蒙氣乃上暑之燁燁清風
不下衆庶猶鬱鬱燁燁於煎熨中度命邪不肖浮
繫官寺弗能匍匐謹具生芻薄上几筵惟冀節哀
續川集 卷一

強弼以康孝履以答海內正人之望僕臨箋無任
悽惋

袁了凡兵部

不奉清光許久矣蒲團起念十五端爲明公年來
著述當益多有可誨教野人者幸不惜指示弟則
脉脉度日耳進慙墨客退謝麴生斯不爲兩負乎
蒙惠爲善條格已立疏矢心奉行鍼胡篇題詞容
恭擬嗣上瞻望仞墻不勝係戀王臣王臣

丁順所禮部

自聞新 命日夜企法駕還 朝一匡維國運用
福震寓已聞歲杪方命駕又日夜圖是時趨送道
左一陳其感激祝願之私用少鳴肝膈奈衰困困
逼病逐疲深遂眩運不能入舟瞻望依依無由披
露竊歎從菰蘆中得望見當代鉅公光範非小有
福緣者不易也今日 廟堂以景星慶雲須門下
而溥海內仰門下此出以禹稷快覩大人固知召

積川集

卷一

七

對間匪陟丞卿卽登荃宰凡邇來襲刺之淆混賢
不自之升沉紀綱之理亂當必立定而太寧矣齒
牙之羨儼念墜淵微蟻罣網斂禽而向羣公一宣
示之其銜結可勝道哉敢謂樓臺幸稱近水輒妄
意得月寔恃大仁人高義萬萬尋常不自知其僭
黷之至此也

朱午臺工部

昔歲之秋伏遇使節于官寺殿殿下眷禮溢恒常

歸而頌服者久之除目比傳知門下有司空之命
始聞而異之又思之殆衡舛也殆臺省之闕也雖
然僕竊爲翁欣欣焉謂今爲臺省者趨時則拂道
守道則拂時其不及尚書曹遠甚試久之十許歲
近之數歲同時而樹鴻肩鉅者臺耶省耶尚書曹
耶山澤陳人受翁寵遇輒私布其說如此計門下
淵識當千百不佞聽之不笑且鄙之者幾希矣

汪太河北部

積川集

卷一

三八

不佞伏田間之日久矣高軒過者不佞不敢邇而
使君臺鼎命忽儼然以貺之寔廩廩不自勝使君
奉 詔而南一天雨露偃臥咸起卽不佞在霑濡
之外亦忻忻向榮况今親被賜乎齒及粉榆軫茲
譜牒明公之德彌厚而不佞則捧函欲戰捧幣欲
隕越甚矣遂欲趨臺下恐尚書行署非布衣踵謝
之門欲竢道杭恐載錄還 朝又辟部人不得見
日懷銜結誦向喬丞祇相對服使君臺千上高義

而已謹申寸牘以暴中情

曾浴宇水部

不佞海壖遁跡不敢自候列戟之門卽臺下重名
仰逾山斗幸茲駐節相望不三四舍而遙寧不圖
進見焉迺亦趑趄未能造鄰庭右則不佞之疏節
著明矣然臺下福澤波及殊邦况屬武林霑濡更
渥不佞譬之河戶蓋飲水而不謝源于崑崙者也
蒙被若此終不敢不一通謹布尺書上塵典謁細
讀川集

卷一

三九

流大海倘荷不擇而涵之慶幸可勝道耶

鮑衡民部

門下羽儀天府高視陪京勲績日隆旦暮方岳倘
不鄙吳越爲瀕海彈丸之國擁麾按蒞不肖寔跂
足引領而須之門下能無意乎若僕縱身一壑欣
遂宿心坐棘翠槐付之枕外祇負慰藉過情耳薄
將一縷附累行人不盡

張九岳民部

前荆西道人還託寄片函不識能至否今日臺下
以友于樹濟世之業而以貴于修出世之道夔龍
巢許詎不兩全不肖積惡非常罹此慘禍雖覆盆
已露誰肯擔當不但兒命莫畢朽命亦莫畢又何
問扶牀一綫命也臺下所得上真祕笈有一字可
度殘生者幸不愛憫慈適仲弘兄便附此起居仲
弘一世人豪二魯翁有子矣來鴻可更希惠一槭
捧讀周環以當面晤

讀川集

卷一

三十

潘冲菴藩伯

當年旅次日夕清芬自還閭里以來每論賢豪輒
誦明公數過信陵毛薛何幸逢之惜不克時時酒
語爾尊太翁勲名齊寰宇山園冠吳會而又門下
金昆玉友鳳池鴻陸晝暎朝家且出有絲竹滿
堂之宴入有芝蘭盈室之娛真江南第一福人迴
眄從賓少茲狂客或亦停杯一置念乎不佞砭砭
短茅兒曹耕牧真不啻鷃鶴之於螭蚓也矯首世

春一思登候兩臂欲生翼不置矣

張中寰廉憲

憶昔畿南與翁丈聯鑣接袵誼均骨肉何情不吐
何酒譚茗語之不深而一遠光塵遂踰廿載其能
解戀結之勞夢尋之懇惻乎今臺下開府晉陽爲
西諸侯長駮猷鴻烈藩屏神京暇則坐杖並之堂
登籌邊之樓彈琴賦詩如蘇學士在杭故事正當
令郭細侯李英公千古避席又何論尹鐸也不佞

嶺川集

卷一

三二

弟則埋頭黍稷寄命菰蘆翁丈視之真霄鳳之於
壤蟲耳從飛軫蟄或恐動懷第當時共理之人一
乃卽戎一先游岱則不佞弟得老牖下者亦幸矣
日翁蒞司寇部瞻依伊邇無路相聞旣而知駕朱
轡始悔疏逖迺今因重二丈上官之便竊竊焉敬
拜一楮候起居伏惟垂鑒

楊洞岳

僕拜違光範蓋二十年往矣闕然問候亦十五六

年而緬想一堂晨夕譙笑則未始不如昨日益信

流光迅疾真類隙駒就使鄙生得到赤松青草湖
伏謁臺下或太翁肯過吳峯浙水細談累月歔歔
若曩時亦奚免分袂之便爲陳迹哉今太翁有孫
幾人大小且幾歲潭府左右有無竹樹池亭我翁
收精斂華於商山中定得一片紫芝之地同日月不
老出其緒論以教下僚故人則私竊望之奈何言
謝公捉鼻事乎僕當年在長安尚不愛東方生陸

嶺川集

卷一

三三

沉大官醪肉今蒙天放正合聯食以當肉縱若以
當醉倦行柳陌醒聽漁歌以此斷送一生至足矣
肯以殘年更投苦海自令垂朽之骨爲人牙頰間
物邪僕更二年卽六十止二子而一子又無孫頗
以淵明自寬不至作仰屋歎耳萬里瞻依顧掃索
無一物可展而嶺上白雲又不煩分供惟台慈之
鑒原焉

王豐輿觀察

不佞仲第屏殿同升于臺下爲世譜第第而季公
斗丈又屏交好於臺下爲孔李通家豈不欲數數
承候乎伏惟建節巴川控制蜀楚戟門無擅謁區
區巖穴之士安得輒上書以此惟鄉通塗竊欽聲
績知非久端笏而入杖鉞而出培 國家熙洽之
運蔭映故臣者侈矣若不佞一投耕釣萬事去心
第願爲皞皞之民不能不係心名世焉

馬龍宇太守

續川集

卷一

三

不佞塊處山中幾忘世而世亦遂忘之矣明公峻
德高義獨不遺故人儼然賜之書使不佞捧之若
驚誦之如晤對又不但隕越荷戴而已臺下坐擁
朱轡爲三楚上大夫福澤益弘勲烈益熙懋匪朝
伊夕踐登方伯連率之崇天能借我吳越焉否耶
若不佞涉世已空欲圖出世而又根器淺薄第付
之隨緣任性中碌碌林泉何足爲翁臺道也

陰從吾太守

續川集

卷一

三

不佞拜令先大司馬下風服教令受悵幪之日久
矣已大人謝世小子又復還山雖頌明臺頌頤天
路竊竊以爲汲洗馬李贊皇其人而黔越各天無
地以姓名自進况家仲厚藉匡維豈不矯首跂足
懷之顧白衣而上書黃堂勢不敢耳廼蒙臺下軫
及通家儼然書幣臨門燦然四壁使不佞感愧無
所容不識遂臣何修而得此於使君耶被嘘鄒律
黍谷慙寒家仲亦把臂入林終難報稱惟望翁臺
擁旆而至兩浙俾大司馬垂勲社稷者又沛澤民
人不佞於時當角額戟門少敷荷戴也

趙華野別駕

記奉清光恍如昨日乃忽忽二十年董處中林又
相望不過一衣帶水而不得相晤彼此塵事縈之
也向焉翁丈蘭玉進遲今遂滿堂天之不負善人
如此弟則猶前二子而二子皆老諸生間奈何翁
丈果黃髮動子弟兩鬢浪蒼右盤亦折二齒日痛

兼之病耳入九失聰相見決然相驚歎也然三復造化消息之語又自爽然舊日那裏誰在耶誰不在耶大都在者晨星不在者且積漸矣隙駒若是而翁丈猶憫弟之雌伏哉弟竊謂長年手一編枯坐一室外無糾啄內無疾病之虞即三公不換也而況乎非三公者幸弟一記室朱子自言去華舍不三四里而遙輒布短函期會耗以訂談此已勃勃欲飛過錢塘矣

續川集

卷一

三

楊



不佞武林放逐士耳台旌過浙謁謁之念被接者畢世不敢忘適自邸書見廟朝起廢真不啻拔中廐而立之除道履石大聖賢勲業映宇宙盛矣不佞既盟之後日夜閣下峻義鴻烈又日夜企閣下德音而山川阻修無繇展布偶貴邑迎新令君者至輒附寸函爲候

杜還淳京尹

不佞之與老丈以年家則兄弟以舊宦則同心蓋不啻金石交矣今者門下再蒞京邑不佞亦挂一職于都中其盈盈相望情不百之恒常耶正切瞻依末由聞問而忽拜使者之辱極荷注存因轉念行時鞭不及投柳不及折致足愧也

胡



使君

往不佞待罪名邦愧多批政既倖遷以去而鄉大夫尚謬容之俾不泯其簪裾焉固土風之嘉士君

續川集

卷一

三

子之長厚而器紳所謂稱仕國也不佞則慙負甚矣門下風猷鴻駿獨步畿南今朝端方虛左以待明公飛舄鳴琴特覓借耳頃者泛舟清濟正戀光儀乃門下儼然盛詞幣而臨之惓惓故人一至是耶謹布謝于將命者

張中玄使君

孟陬得手書竊竊舞蹈快焉李憲長一段貴德尊士腸熱於李賓之楊應寧二相面折庭諍令尚書

省中如聽我街謳巷歌真正大英雄也僕自達禁
院得與聞外疏云云內考則云云相與笑而譚之
彼耳外着目尻內着口時尚不能欺天罔人況今
五官得正之日耶聞兩繡衣交甚深荆璞揚輝二
卞必相爭獻下岡田父頽踴躍如此矣邇瞻名世
旣勤勤如斗如山而又三洞在懷一雁蕩一石梁
並在鄰國若得請與人於使君幅巾進謁秋以爲
期卽不敢如許玄度久停京兆日煩劉尹敢宿平

續川集

卷一

三

原十日諾耶吳孝廉又因公車賢者登朝蚤晚有
數固不以秦第爲後先也矧蒙何內史賞識此豈
減兩龔兩唐必汲汲散子格乎適遇便翔附此不
盡觀縷

葉四明使君

初聞大捷雀躍不禁出則津津語人入則想像恍
焉再第者累月矣不寧一舉爲天下魁而行卷流
傳世推無兩日夜呼兒輩舞且誦之疇謂太倉舉

後無春秋耶旣而知中祕書冊無可供足下讀卽
六卿耶署亦無盤錯可當足下鉉乃將領侯伯展
其大猷昔楊文貞恨不得爲者足下且得之廟食
百世勲又何似水天輓影耶野人耕釣久絕它腸
足下念之異日端白版立亦堦或一明其無罪卽
戴鮑叔沒齒矣人從京邑輒誦盛心不敢不破例
作長安書企望清光可勝寤寐

胡選吾使君

續川集

卷一

三

頃承魏牘力疾報聞度已抵臺下矣手書繼至二
大夫傳銷舊醢而諸臺競羨新勲計此時鼎耳亦
聰縱織錦者巧於含沙衣繡者豈滯於轉石耶謝
山子幸曾識面邇日伏蒲紫陌橫流中失一砥柱
青史中第一華嶽矣閣下頃篋則契而否泰則懸
且良臣忠臣何低昂於千古耶不佞雖曰懦夫而
熱血一腔誓不爲知己愆惜也

吳使君

東海望治疆不五程而近臺下猶父母而師帥之
則部民播遷之裔木有水有源則粉榆戚黨已
丑長安受教殷殷骨肉無何復拜建陽之寵則既
進之石交不佞第豈不思裹足雉門一自叙其生
平哉顧夷于樵牧之夫不欲以瓢笠而酒長者且
異邦不齒于賓射又不敢無故而入言夫子之庭
以此因循日更一日心固不若跡之遙濶也臺下
鴻烈駿猷業已聞之 朝寧匪朝伊父微拜清華

積川集

卷一

三九

其錫福鄉黨之故人寧但今日而已耶乃荷長公
過訪蘿薜禮敦義篤加骨肉一等已飫承雅論懸
卜金昆玉友異時且聯步而鳴天祿石渠間翁丈
拜前羣公子拜後亦何讓有宋陳泰公也不佞第
平世長物耳偷生一壑自附塗龜臺下拂飾過之
非其質矣謹頓首鼎命之辱

倪崧山使君

伏惟 當宁注意三天子都特于臺省之儲簡授

而昇侯之下車之辰山川艸木胥色澤十倍無論
數百里士民矣卽不佞播遷浙汜寤寐神明竊隨
一二父兄望朱轡阜蓋而依依焉謹奉尺書介宗
第代上少中賀悃惟冀照察

積川集

卷一

四

積川集卷一

蘋川集卷二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甘紫亭撫臺

伏惟勁節鴻名巖巖 朝宇士民之依歸臺下非一日矣今者建牙而臨浙上功昭日月旂常名並山河帶礪不佞郊幸然稱子弟焉瞻望清光不違只尺且因緣家仲得殿諸牒之餘豈不亟思泥首

蘋川集

卷二

二

轅門以陳蔡附哉而雌伏中林邈焉河漢復怵惕不敢上書神奮形怯日勤馳驚祇三從劉太史坐上申叙積臆如是乃太史謂不佞國有周公卽隘巷白屋宜攝衽以進爾台臺或不愛攬履而見之而今特下瑤函材官遠辱不待部人之謁狀高義又高于太史所測度矣謹叩頭爲謝洵魚窮鳥託命叢淵言語難宣總投怙恃伏惟慈察

黃礪江按臺

天幸小東遂徵繡斧之辱卽下車之日郊非不擬

一簞佐浙上父老迺霜稜而以勢閱六條未應唐

突乃心未嘗不數數向之也頃聞巡行先及下邑

會不肖部民桂冠謝事長裾曲笠又不宜遽請臺

門徒然抱耿不圖慈念之厚用相存也尺函數語

字字肝腸矧也拜如天之貺以尊逮賤用暖噓枯

曾謂末路有之乎感之深不覺汎瀾繼之矣不肖

生平志向自許無愧四知計惟明臺鑒灼苟有知

蘋川集

卷二

三

我無恤其他從此閉門埋照課子自娛上之不能望弁州先生高躅卽小美爲曹寧敢多讓二公臺下鄙人也請以爲不肖質可乎側聞按部簡訟而恤民簡官而嚴吏若曰渾厚精明綽乎並舉郊如貌應日出之光河流湯湯請視兩者

龔毅所方伯

臺下臨兩浙而再拊之通國忻焉不佞中情萬於衆庶則受恩篤而望歲深耳茲聞台座是日已

延見百僚追欲叩臺伸其慶幸乃荷長鏡被短褐處草澤久未敢冒然以鹿豕之跡輕涸省堂謹齋宿上狀非曰野性逃尊河冰怯陸而自遠相公臺也浙望相公開府之日素矣時嚴地重得廟朝蚤授節焉小人不常有一天也邛山居惟木石煙霞無以著忱敬效壺簞之獻伏祈賜察

丁勺源籥叅

續川集

卷二

三

往翁臺奉諱而西不佞追送不及竊計閱而杖鉞瞻望非遥邸報俄傳不勝駭愕一旦反覆若此將無倒高天爲下土耶伏念主計在宰公受計在御史府佐計又在繡衣乃昨府中上下類多維梓且議不由外入而中以獨聞獨見行之何歟抑不知獨聞何聞獨見何見也正恐堯可非夷可詈而三代之直道不可欺千百世之史書不可泯滅其爲盛明之玷非小耳不佞身罹放棄不甚褊心聞此獨推案而驚扼腕而太息者累日猶之三代之民

之意也俟天之定東山出雲舊民幾幾望之敢以巢由稷契均無負于唐虞之說進乎

郭清宇籥叅

迫歲窮鄉忽有瑤華飛墜捧函跪讀眷注非常昔魏侯之禮短垣周公之下白屋皆曰以良士優之賤士無良獨蒙薦寵豈燕臺好駿雖朽骨亦所不棄邪老公祖休休若斯願蚤入朝宰衡寰宇計此時下位無復滯才之嗟何況林麓也如不肖東海長物耳耳目塗墍神明憧憬昏即幸逢造化之鑪不勝陶鑄負翁臺德意甚矣

王玉沙觀察

不佞生平慕臺下何啻龍門頃會城造次上謁又何幸得納履雉門之下旣而旅邸從太平聞江左駿猷鴻烈則又不圖叔季而遭伊呂也天不弃越遂借開府而臨東諸侯浙不虞歲不則入而秉經當軸四方不虞多壘矣不佞雖受知之日淺而一

日受教卽隱隱若憐野鶴嗜昌羊焉敢忘祝願乎
企係台旌蚤夜函思繼見且卻步而之雁宕兼討
泉石乃藏身里社未易攀緣猶聞風可望而不可
登謂竊竊何其生自識汾陽與吳弁寤寐而依節
鉞忘其竿瑟伺効馳驅于其行上書申候候陳戀
戴如此不敢以寸片將意懼如春日以木博瓊竟
空函靖獻焉爾

陳弘宇觀察

讀川集

卷二

五

頃蒙手命長跼謂之三四不覺艸蟲氣上牙戶榮
寒胷腹中陰轉如車輪也伏惟老公祖經略卽韓
范不足侔威名卽李郭不敢望而凜凜風節則漢
唐以下不知何士民可擬久銘心骨頃語次向繡
衣頌之繡衣深許其不阿因譚臺下偉績復娓娓
不窮吳越得天不遂借歲星督撫其國耶喜劇而
狂輒爾漏洩幸台座宥察

陸自齋都運

老公祖覆幘我兩浙如天節宣徭課再造我一場
如雨露而又詳察此場盜販者之橫且旁燭借名
盜販者之冤勝示九衢使羣姦慄慄臨照如日如
月小人卽欲僥精疲思宣頌萬分一天下有譽日
月贊雨露者不競笑其愚惑耶昔曾鞏有云相公
存天下之義而非有所私則鞏所誓以報相公者
亦天下之義而已小人不敏敢藉口此言以自復
于臺下不肖不任伐枯竹攻故紙枕股于環堵之
內而不卽殞氣于貧賤疾疢之中者惟習讀舊書
臺下肯發其蒙而提命其所不及乎小人幸甚

范轉運

讀川集

卷二

六

頃詣臺下寵施隆重豈賤士所敢當會城兩晤緯
真知所以處緯真者甚周卽緯真濶略未必能了
宛陵事而老公祖獎借沉淪濯磨風雅遂足爲千
載美談矣舍親許繡衣家籍鮑郎心惻西路慨然
建坐縣解司之議舍親在朝在告遇公正未嘗

不激烈而議論可否未嘗肯一毫徇于人自其先
黃門爲九鼎大足于吾鄉而吾繡衣嗣之益錚錚
焉其言必不私諸鄰而其說又一一本諸成案伏
念老公祖凡秋毫有裨于易鹵者靡不注心況此
直從四方溝壑中奪歸千百民命豈愛一舉手一
投足哉第不佞見隸本場語嫌呼鮒鄉于前澤事
類發棠惟冀賜察

又

嶺川集

卷二

七

兩浙鹵丁橫遭時變非老公祖與離臺垂神造福
奪噬骸於虎吻延殘息于鵠命不難以其身爭于
羣貂吐餒之時則小者流離大者嘯聚浙復有子
遺耶然鹵丁中惟西路爲最貧而辦課又爲最苦
蓋各場定課皆以戶而此獨以丁各場皆有蕩有
地而此獨有海故往年孫離臺深憐而稍哀益之
事幸奏聞董董免于溝壑迺散今聞加額不得已
稅蕩稅地以充竊恐有蕩有地者或以往年哀益

藉口不知蕩地雖加稅譬則民間田畝加糧又取
民之有田加糧者與民之無尺寸地可以加糧者
較之孰可聊生孰不可聊生乎故西路一場向在
熱毒海中而各場猶在清涼之境一旦火龍爲害
豈容毒海中益熱也僕隸場籍不得不爲父兄子
弟控露于臺端容日踵門更披肝腑統惟照答

吳履中都閫

方今壘密東郊

國家多故浙上或不見震鄰之

嶺川集

卷二

八

恐聞幕府擁旄南下省有夷吾十一郡且盡屠之
衽席山人受賜豈但甘寢鼓腹而已邪

季岱石太尊

朝車南下不佞宜負弩以逆近郊而病錮一丘無
繇伏謁屏營甚矣明公入見 天子後都人士謂
武林自得季夫子不寧得歲星寔得文昌座焉鄉
惟沿八代之流湫其餘潤今二三文學相率而祖
漢魏宗唐風則其繼往開來之功疇匹邪以茲節

鉞再臨人懷愛戴所旦暮開府浙上文武憲邦都人士厚幸厚幸

李聚吾太尊

郊父子之蒙老公祖恩造也筆不能述口不能誦今世不能報寒自初事以至起行惻隱在顏色憐惜在教令生死人肉白骨在案牘而天覆地載日月照臨在推敲一字一語間至于台節臨門台函下及台意藹藹示知舊友宗兄則又非夢想敢希

蘋川集

卷二

九

覲者也今幸新臺廼老公祖粉榆一言一動必遵芳躅倘老公祖下如天之片言以克完夙心則漢之深仁厚澤淪肌浹髓而歌寧一者不曰平陽侯而曰鄴侯矣不肖郊寔切切望之又筆不能述口不能誦者伏地上言萬懇垂察

劉衡螺嘉興太尊

臺下寓內人龍也在姑孰則姑孰得歲在橋李則橋李得天肫肫爲民不得不奉公而持正公正在

攝其効能使賢者服愚者憾強者明犯弱者暗譏勢大抵然耳遇當事顯信睿察靡不欽之誦之卽岌岌爲人第一流不然又何誅乎甌塵窺類食薇議夷者之懜懜邪不佞雖放棄海曲而一念秉彝尚未死願結知當代大人邇日立譚不覺用壯至要青天爲盟此非特鄙人名義中腸激烈自不堪縑磷堅白耳蒙台臺下照許之知己之末卽殞首刳心寧避也謹九頓首拜命之辱

蘋川集

卷二

十

喬弦所二府

行縣七旬口碑千里仁者之得民如是不佞荷戴中一人數也未能裁候而兩辱手書其感愧何可言每對秋風草鱸觸想豈不願趨臺下一則苦於資斧一則殘書數卷在案籬菊三四莖在牕牖間不忍遠之以此數次且耳來春花事動有意於兩峰六橋弟且操杖履出候湖頭惟翁臺無鄙遺焉

羅

三府

自臺下撫綏寧邑不寧捍患弭災桑田滄海樹廟
食百世功卽一訟牒一征繇必藹藹得民之情恤
民之隱問民之有餘不足而左右緩急之慈母不
是過故寧之人從黃髮以及髫髻從冕衣裳以至
褐博韎韠無不津津頌焉歌謠之不足繪畫之繪
畫之不足像祠而碑記之今其謀曰吾儕陪波寄
浪之民一日得安于覆盂固于苞桑不能一日忘
羅天一日而望仁塘福堤不容一日不拜羅天之
廣川集 卷二 十一

以謝

韓 嘉興三府

不佞往昔一日備員瀛海雖去之三十年而風淳
俗厚竊時時誦之老公祖未出渚陽幽燕山斗不
佞雖一治獄吏於所謂人則顏冉劍則干將莫邪
者未嘗不冰玉欽焉茲幸擁節禾城不佞得親爲
錯壤之子弟服政令被福澤與禾城七邑之士齊
而私頌鴻猷昔遊里閭視它子弟尤幸之幸爾奈
緣薄祜粹坐竒冤擾擾一歲間茲者積霧稍披乃
敢修一函上聞臺下少申子弟微節之萬一

丁哲初舊司李

臺下蒞浙爲浙旻天而下走尤雨露之最醞者以
不敢抵書政府辜負恩私頃之忽墜飛殃兩年從
水火中度命聞蒙台念猶不遺孱子弟而惓惓焉
類下車泣之慈溢父師不知所報將來敝郡守憲
必歛衽而請繩墨于臺下求劄尾一詔及之祇乞

僂人于三尺之內無罔人于三尺之外卽台臺如
天好生也方受恩頂戴輒喋喋而覬後恩赤子在
慈母前旣得乳復希懷抱慈母或貸折衷咎耳臺
下兢兢清禁片藻靡申伏冀鑒原

胡光六司李

昔別者頌高侯先後臣以言而欲臣之免也又愀
然不忍臣于顏色遂不避捐軀以報之今台臺豈
特先後臣以言而已哉又豈特不忍臣于顏色乎

顏川集

卷二

始則毅然脫首領于藁街旣則諄諄然欲申理于
繆綬旣又惻然甦之于若廬狴犴中加天地父母
一倍矣蓋天地能生民不能更生父母能生民不
能生之子且死刻肌刻骨真感頌兩窮也第退托
因徒之位無衣冠可從十子後跽送彩旂心實怔
怔怛怛台臺踐蘭省之華需次荃宰之陪貳舊子
第上思鈞篤飛戴獨隆義不容不追路陳悰者也
庚惟魄臚中誠聖賢所不棄敢止面九頓首上一

芹焉伏楮曷任戀結之至

王啓泰嘉興司李

不佞晦影林臯欽慕斗山之日久矣頃邀天幸臺
下擁節而按西吳德威所覃福澤所周全浙寔嘉
賴之掖垣風采之端固顯見其十八九矣鄙人只
尺豈不願參承焉顧夫交戟之門不當有戴笠荷
瓢者之跡而又躬耕境外復不得假賓射而趨郡
朝以此神馳無繇旅見祇耿耿台光而已然董賈
顏川集

卷二

十四

汲陸在瞻而霄漢自疏草澤自嫌不重違其仰止
之素耶

潘寅所傳片

伏惟琴堂之上高邦二十年矣而士民沐且浴之
若臺下尚臨思慕而咨嗟之又若臺下新行何德
之深而戴之久哉真愛所孚徹于骨髓以故無間
造于臺下市與想像于野者皆如天如親此安
可聲音笑貌結也乃者需笏虎闥英英朝右天如

有意乎浙水授臺下學使之節而臨之化雨不益弘乎不肖漁樵卒歲食息皆恩而成都家仲粗適於官遠邇浮沉盡仁圃中魚鳥也

陳偶愚舊尹

人傳邸報君侯既奉使矣而當寧以寧家選不亦異乎然疾霆猛雨勢不終朝 聖主而久怒臣哉君侯少竢之卽日合香召還車騎故民自汲汲耳兒曹聞命奔走徬徨日以此寬譬焉佳公子英英

藏川集

卷二

十五

尤弦室舊尹

臺下舍我黎庶而北已八載于茲矣居則皞皞焉耕食繫飲去則親賢樂利之不能忘故孳孳謀所以紀之周王之詠於詩子曾子之列於經傳皆是物也惜不肖鈍且鮮學雖窮三尺喙不能代石言

雖識之七尺豐碑不足以載道路之口方用跼蹐豈圖臺下逃聽而謬獎之令不肖益徬徬徨徨愧焉問者民訛咸相謂臺下以搜粟使者行部且至矣偵之傳舍雲雨虛無然亦足以徵人情也屬便鴻北上聊布積懷

王庭實舊尹

臺下往蒞海邦仁漸義洽其德政則 廟朝知之宸寓知之戴之且志之石矣而泰岱之節鏡水之

藏川集

卷二

十六

胸次和風甘雨之情不佞有獨知焉昨歲製碑僕猶臥病乃不能展翰頌述而托之郭學使之辭寧非一大闕乎臺下在 朝端豈但 國家倚重海隅於赤私有一天而下情竊禱則願擁繡而巡南服使此邦人士快覩黃丞相郭細侯於吳山越水之傍不佞復躓足一見何異孺子之再就慈母也去慈母日遠戀慈母日深謹布尺書伏惟照察

周建宇令君

伏惟旋旆以來百姓欣欣如還襁褓雖則少損蠶麥庶幾有秋惟是盜魁流毒境宇蒙臺下凝神下問益戴至仁竊維此盜出沒之區不遇三道湖硤石遠近二三十里船居水戰其徒黨不過百餘人所以謀發先聞者必有爲之耳目所以行金賂役者必有爲之打點所以東潛西匿者必有爲之屯劄家此在臺下細訪盡不能逃洞察者至論緩急之治似乎緩不如急而第于緩急之間似宜神妙

讀川集

卷二

七

而不可窺所慮者特彼以飛艫我以慢航則船不敵也彼各逞死我俱惜命則心不侔也我欲直驅而捕彼且散走則塗又四塞也此乃鯨鯢旦暮得游釜耳不佞業令人于鎮所識家探之正恐彼鎮人鶴唳風聲皆重足杜口未必有應募者有則當密報台臺剪此一方鉅寇也謹此布復

又

頃者薄述語溪含涕遽別以三年之恩誼而欲誦

之一日以萬重之依戀而欲展之數十里以百千端之欲吐欲布而僅僅述之舟次幾言其何能旣耶屈指計程心隨鷁首並飛臺畔只眼形軀每每獨坐而陰惟之自仁臺臨蒞以來其所施德可不伎無事不覆之田野帖之衽席生世五十年有蒙被如此乎未也不然之灰欲借之暖氣旣吐之核欲培以萌芽殆無所不吹噓焉生世五十年有造物如此乎未也凡所屏御促席刻心析肝言不可

讀川集

卷二

八

告近寮事不關密好而無一不以相眎生世五十年有心膂如此者乎又不但已也卽不佞疏而能鑒愬而能容迂濶而能受不減夷吾之遇叔牙撫躬自度信千古一遭矣昔人比擬主德親而戴之曰父慈而賴之曰母崇而敬異之曰神君然恒人於父前或猶有不敢盡於母或狎於神或遠而久且怠焉唯孟氏曰君視如手足臣視如腹心善言哉蓋至於腹心則事之無不虔衛護之無玩極微

最隱無所不盡情此在視手足者且然况君視如腹心焉不知其又將何以報答也不佞情郅語竭輒借孟夫子闢發如此邑人不悖德將建祠於學之西偏與宮牆並永異時仁臺開府浙中以撫巡過縣當請台駕一臨于時父老環從婦女跪伏道上爲方來史冊盛事也敝邑二百年更數十令君而得仁臺敝城有令君祠定自仁臺始茲緣鴻便率爾布聞瞻望雲天不勝懷仰

續川集

卷二

九

林靜宇令君

使者臨門傳臺下以鄉飲見辟隕越惶恐莫知所厝漢而下三代之禮惟此最完故當事者罔不重之嚴之大夫士有老於鄉者一日得與於洗爵亦罔不榮之貴之今明府憲邦首敦是典而遽及於不佞不佞豈不欣欣然冀攝衽而登西序哉抑其中有不堪者寔不敢應命爾昔者先王以禮屬民而飲之序也固曰以鄉三物教之不佞雖繇此興

其平居之德之行有一於是乎曩仕於朝獲典尚書牋奏當是時竊覩冕旒之毅而簪笏之尚口也度必致今日故每上書言事不敢枝辭以撓之不敢矜氣以激之亦不敢和聲以淆之異說法從正欲陰維言路後新不啓以迂濶見非旣而釋諫陳情予假省母而母復衰老不逮君親兩負神理降割迷不知耻偷活到今今者與農圃居又不能於歲事之隙晨趨右塾畢集餘子使見大義踐大節爲明使君讀法之艾民三十年間無一善狀徒塵出塊入蹠蹠蓬累且不敢與庶老並其敢當上老之禮禮之耶乃者諸先輩不盡諒隱衷三博士先生不盡追往咎而臺下又不欲盡棄涼德檄下閭里若冒進而承之是旌乏於鄉而薦慙於尊俎也臯彌甚矣吾使君亦聞宗匠之采圃乎昔有宗匠欲盡三十尺之禁而采及秋繁之圃圃丈人接袂而指曰彼翹翹者良前伐之則翹翹者對曰臣之

續川集

卷二

二十

質鉅不中漢節細不中矢安敢望大國之禁宗匠
審之乃笑而置之國中僕亦願使君之置圃也若
謂僕稍知坎止猶愈汲汲於名利之場一得失而
怨尤上下者則錄之長社斯亦不虛庠序之糠粃
矣情徑辭鄙不知所飾惟臺下少垂察焉

又

載恩高厚筆舌不易申今在哀痛悽苦中愈益不
能申不佞於仁臺覆露時猶然一故吏也比失所

瀕川集

卷二

三

天亦竄身樵牧謂終草澤而已爾何期一旦陷入
網羅不出戶庭之兒鍛鍊爲戎首踰六望七之億
叟降在囚徒老父母聞之有不爲不肖長太息乎
且微獨此也入獄則褰瘡視藥出獄則青衣皂帽
飲泣衢路間老父母聞之有不爲不肖流涕乎又
微獨此也謗僕者出僕所不識陷僕者出僕所不
料皂快若干人胥史若干人無不擗眉豎目惡語
而或逼之街畔或環鬧之市樓展轉思惟憤令人

不欲生苦令人不惜死而猶且苟食苟飲以延至
今日期一白見冤狀耳老父母聞之設見之必且
爲不肖髮指冠也回視在宇下苦樂如隔世人矣
伏念台臺惻隱一替孺尚不忍其無告一草木一
禽獸尚不忍無罪而殺之況舊曾卵翼之子第乎
唯是不愛引手投足從陷穽中奪出冤民則日夜
焚香告天何足報萬分之一子第在水火望救于父
母臺不覺切切統冀慈宥

瀕川集

卷二

三

又

與郊跼伏省城陋巷一室竟不知老父母之罹大
故也台函捧到望見圖書碧色驚起倉皇恨不及
晉宋時舊民爲舊使君所尊持服淚落滿面矣既
而聞臺下行李蕭蕭視寧滋甚夫台臺先後政如
此苦節如此感人入骨髓如此而區區郎署尚不
卽借高賢大良誰謂仕宦者不須中朝有人熱地
有書耶閩越阻修遂不克裹足而叩頭臺下謹上

辦香東帛祈祝史者奏之太母几筵竊聞養親者
饘粥修於三釜送親者捧土華於九窆台臺以千
載特廉焜燿太母卽天官請 詰冬官治葬者猶
遠遜弗及故麗壤厦壯潛閨非所願於台臺惟願
割今者之悲以待將來之榮則 襲緯重綸卒未
嘗不奕奕也敢奉慰如此

郭仁宇令君

蒙呼聽講病未克趨子弟道緣薄耳然身遊臺下

蕭川集

卷二

三

化育中政所謂得聞夫子之文章卽聞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也固不啻耳提面命者三年矣仰視趙
日俄紀畧雲千門慈禧以發蒼萬室烟燭而轉綠
艸木竊向榮之慶而原稿者滋深臣民騰含德之
懽而更生者愈甚採薪偶滯陰柳彌穰恭獻微芹
少旌積悃伏乞俯鑒不以弗躬而麾出之幸甚

陳思對令君

不佞郊職旅會城不克還治臺之下者以日夕非

下走莫可付索饘爾而上恩無以報下情無以宣
次骨大歎伏遇老父母華誕通國欣欣郊蒙澤最
濃萬倍恒品竊謂海邑澆頑之藪忽化淳邦頻年
氛沴之餘盡成和氣合億兆人而頌祝膺千百歲
以康熙謠風者如聞九奏之音飲德者若醉千鍾
之酒益欣欣罔極矣謹遣孫男賁賀以聞

劉惟後仁和尹

不佞沐臺下之恩不可言而賀臺下不克少展愧

蕭川集

卷二

三

罪甚矣今茲送臺下復不躬不親尤愧罪極也數
年被德半刻之饒未申豈稱人哉況以令姪因緣
不但畜之爲子弟而親之爲骨肉令人歧心大旆
搖搖遂青翰而飛焉姑不敢縷頌襲黃卽定役一
端脫百姓十年水火而厝後來數十年衽席恐遷
毳亦未易描寫其萬分一也陪京自臺下扶搖耳
搏之而入太宰部爲天下擇真父母武林且必爲
近水樓臺倘不以浙卑濕無足當建牙則節鉞而

臨武林又復爲過化之地與郊齒髮尚在其以幅
巾拜謁千乘之下稱子弟稱骨肉慶幸越恒當百
倍矣謹上寸芹修臥轍之獻

又

東海數歲中大夫士俛俛自將子弟習文學不敢
逐華靡遨放事百姓公私充牣至露積不垣受臺
下之賜其能以筆舌頌哉雖立像樹碑相率而庶
幾百代之仰而日遠日高在 帝左右迴視朝于

月川集

卷二

三

朝而夕于夕者殆相萬也頃者彩旄榮發不佞以
未疾不能躬送政切冰兢迺辱使者走曲巷而問
懶民台臺之不遺舊子弟若此卽舊子弟旦暮尸
祝從華封人後何足言報稱也副械有委欣抃亟
承蓋子弟不惟奉令爲榮而幸殷通家藤蘿攀附
被寵光滋不淺矣

楊汾陽錢塘尹

老父母撫綏西粵澤厚仁深它未易縷陳卽議者

欲引北水入城兼疏西水臺下一語而寢其變革

未幾汎濫武林不至于爲魚樹天地平成於不朽

神禹寧多讓乎至於郊則又赤子之墮九淵老臺

下左瓠右縷不啻手援昔原大夫贖桑下絕咽秦

越人起孺子結脉不過鍼石運掌櫛脯出軀而猶

畢世戴之千百載傳之況乎欲收之斗極還之司

命則豈谷永之壞形隕首足述而趙壹之窮鳥足

賦哉正擬三薰上書鳴謝適使者捧致魏牘跪誦

顏川集

卷二

三

凌兢輒披露其銜結如此

朱上愚錢塘尹

伏惟 廟朝虛禁近之席須侯邦奏最者妙簡而

晉登之用儲宰衡老父母仁則如天智則如神英

武則如雷電霜雪數十年所無數千百里所僅見

茲喜冊蹟上司功矣兩臺使交剡而稱領公車者

懸牘而埃異日黃扉青閭間有握筆而霖雨八荒

光照四表威震六服羣辟以佐我 主上智仁勇

之化者非他人必臺下也則今日見奏最而式歌
且儼詎惟爲臺下賀爲一邦和樂而已哉寔且慶
廟朝焉不佞沐浴濃深私先雀躍又曾一日從搢
紳之後于休明啓運竊用欣欣故雖偃息蓬茅性
趨當路不容不述其慶幸也

鄭太初嘉興尹

下榻過間公卿廢此節非一世矣賤生何自得之
端公誦臺下成風貫虱手甚拳拳雖鄰舌紛紜照

類川集

卷二

三

之瞻鏡麟鳳之見珍容日固宜爾爾而望羽瞻毛
之士則一聞三躍不自知其欲舞也不倫不磬尚
擬專申統冀貫答

鄧環丘秀水尹

西京卓魯以就李爲始封之國四郊人士咸不敢
輕布其姓名何圖馮軾所優獨先寒光瑤函鼎鼐
不至於今華戶有輝光耶自拜寵榮亟思懷刺不
復顧匹夫之節第慙形穢足若舉而受繼以此雖

秀城一舍地無異登天乃其心則日依依治臺不
憚也坐緣春澤匪夏伊秋時鶯洲煙雨中有戴笠
負瓢冒列戟而進者未必非陳生耳

李乾修海鹽尹

伏惟駿猷鴻澤浹洽海隅而波及浙東西者數歲
矣黔首青衿及緣綬之士願借而丹晨欲徵遂拜
少司農不佞聞之加額者三挹額者一蓋 朝宁
之上有稷契而間閭之下無龔黃故驚喜互臻三

類川集

卷二

天

爲國家慶一致私悵于奪乳耳居恒謂李相公
知己福已而比其寵拜即服上服左抱酒右引竿
帥先候館展三老子第賀大人之敬而且不得行
謂數歲子民何謹上片函申列下情伏祈台鑒

周崇德尹

伏惟天不泯茲澤國授臺下龍節而蒞之者以杖
觀女以戶窺不佞鄰封子弟日夜望丰采顧慙放
逐分不宜輕溷雉門迺沐臺端折節賤士兼函特

使越百里而眈存焉故問寒灰偏吹暖律不圖垂
盡之齒獲受知海內鉅公也則不佞之踴躍荷戴
寧有既哉夫童子出遊尚恬魯雉野夫觀鰥猶賦
召棠况親波及臺下之湛恩而粗識歌詠有不一
唱而三和也耶

謝桐鄉尹

臺下按節梧鄉境內外之部人分宜庭見以受約
束者也矧不佞家雖在浙籍自新安又嘗佐郡邢
積川集 卷二 五九

襄間於臺下又可拔絃二者乎竊惟吳俗漓吳
人士澆而趙魏敦大仇直故以吳化吳不若以趙
魏化吳之親切也臺下擅趙魏之傑者 清朝簡
重標準東南不但加惠饒山之國而已生卽未承
光範私用欣欣收齊宿通贊如此

汪武康尹

不佞屏跡山中相將十載追惟疇昔闕然都市臺
下旣優容之今者淹農淵樵未克修禮容謁法從

而臺下又曲貸之沐浴仁波已不勝頌矣乃使至
而蒿徑若開啓翰而虹霓之色蜺映田廬伏讀三
周欲狂欲墜何臺下之注意鄉人若此也竊聞駿
烈洋溢西吳非久徵拜中臺以今福十萬家者福
九圍鹿豕木石盡蒙恩私豈但一鄉人霑溉而已
耶不佞偃仰陋室中於宦海夙游當冷舊識已俱
能息念而不能不動粉榆於花鳥園亭亦能自割
而聞山川名勝不能不枝蔓胷中深秋倘發興天
積川集 卷二 三

池當頓首戟門覓符與穿竹竇一償汁漫之通耳
不緣臺下親暱安敢以不急事預聞願望羽儀日
增企係

錢鳳南二尹

不佞側聞海內文章家推桐城鳳南先生舊矣時
謂登金步玉在先生舉足間而屢檢賢書屢不得
先生名姓則大詫者久之旣而聞拜官爲吾武原
父母陪貳于父母則稍屈而于武原不甚幸哉然

從古名臣其勒鼎彝照史策與載之士庶之口碑
者原不以班資爲次第臺下不見漢于公之於東
海宋周敦頤之于南安其階級謂何而千萬世臺
郎省椽若部寺長敢望其後塵否也彼一日而坐
高輿張大蓋前驅翟巾糾綬而後擁青衫黛韡袴
以呵以從過太虛浮雲耳何能迎臺下之一眄乎
臺下初蒞武原僕正方坐水火不克遂趨見今幸
小緩敢載贊而通一名惟父母臺鑒涵焉

頤川集

卷二

三

龍大章二尹

不佞於令先大夫爲黃扉後進於門下爲青海白
頭之賤民一詣治臺遂蒙傾注而扇頭諸作詞翰
雙美卽唐晉人亦畏馳逐不佞詠且翫之數過五
中交熱悔不習臨池走甕也有少薄侑不足當玉
案聊以修僑札之好耳

頤川集卷二

萬曆戊午賜繼登初

頤川集卷三

尺牘

孫柏潭學士

金閨一別於後一再奉書濶然者又兩歲矣欲身
詣閣下者歲不知幾動心欲走牘請教兄翁者月
不知幾轉如車輪也而于阻于關茸半奪于門內
小擾擾碌碌因念梁谿不在天上第不至蹙蹙廻

頤川集

卷三

甲戌同年

二

自逆其積衷至是耶屬善相蔣生託爲曳帛之鴻
附承動定蔣生挾奇術負道氣近欲遊大人以名
江左與趨趨囁嚅而博五侯鯖者相千萬想翁丈
見必悅之悅之卽延譽之何難焉寔不敢以閣下
爲監河侯也

余幼峰太史

閣下高蹠鳳池而不肖弟雌伏雁鷺之渚故雖久
違牆屏未敢上書呈候也伏惟清風勁節天下慕

之雄篇大章天下誦且習之若不肖尤醉心神識
焉徐丈來諭知福祉嘉暢不肖老稚亦如常恰有
一僥倖事附聞先人卽世四十年頗修微節細行
於鄉鄉之人舉之學使者俞之已入鄉賢祠矣入
祠之次日祠東南柱忽產如芝如蓮者五長三四
寸廣倍之色正紫邑中驚看者日數百人閣下聞
之能不爲不肖愉快耶暇中希製高篇則光寵不
惟不肖而已萬祈留神

賴川集

卷三

孫月峰尚書

輦上風波遂至此極耶此際 廟堂大費心力老
丈且落得養身養望俟其定而出爲軍國平章焉
不愈于鄉膠膠擾擾中引繩督墨耶弟則終老海
濱亦因逃避比人覺耳邊清淨耳彼有北之夫橫
弄唇舌必盡逐我輩若將苦我輩惡知縱鳳高臺
阿閣縱鹿長林豐艸中乃所以樂鳳與鹿也可揮
手一謝之特共此江湖而弟不能飲又不能蒸輪

大雨籌殊愧殊愧

李霖寰尚書

不肖弟之受冤極矣而被慘亦無辜矣弟自墮落
阿鼻獄耳辱翁臺念之憂之救援之所以雪枉陷
而白當塗者寂晰寂倦倦焉翁臺施之則雨露之
至公而不肖父子戴之則艸木之至恩也刻肌刻
骨豈筆舌能頌耶願寬抑雖明淹繫如故 輦上
二三大老及省垣諸丈皆手書教第一疏于 朝

賴川集

卷三

三

弟謂直指臺止據道府原未嘗有心怪弟道府止
誤謾言亦未嘗有意殺弟老稚一家第一上書自
明卽不敢齒及問官萬一直指臺不暇細觀而驟
嫌出辯是不肖前獄猶可解而後罪不可辭矣豈
所以事使君亦豈所以體使君意本無留怒宿怪
意也弟日夜籲天靜聽昭雪而已迺 明天子厘
萬邦之懷簡注元老入筦戎樞知內外察案無不
仰參意如泰山止斗而翁臺一片天心終不忍附

譜牒者永隆阿鼻獄門旦暮任豪饘死則枯朽殘
蛻不一呪而立甦乎激切仰于伏祈貴答

劉華石總河

平生知己獨有翁臺廼不克奉光範者二十八年
不克上書者亦十六七年企係可知矣恭聞 新
命總督中原此非神禹所司以上相唐虞而 國
家二三元勲所踐以康濟萬邦者耶我翁臺鴻抱
真名世真社稷臣古今僅見而正氣直節又天地

嶺川集

卷三

四

特鍾拭目平成爲四海九州賀者大爲一不肖家
踴躍者直小小也使圖裏三月糧藹足而趨華下
叙舊誼而申新慶顧力不任車勢難脫檻瞻秦滯
越能無神伏札而九馳踵臨風而三歧乎千里寸
心懇祈涵鑒

李脩吾總督

不佞郊闕勝中放逐士也瞻仰老先生臺下何啻
雲霄領老先生社稷大勲何啻禹稷至今日歐

納筭引領而望老先生一言救濟又何啻望天望
父母乎雖分隔星淵禮疎聞問而老先生千載猶
溺猶饑之聖儻念及三十年譜牒之賤子或者動
一時變色興歎之哀一齒及陷筭筭無不解一憐
及慘毒毒無不平况莠典苗敗持三尺者亦或必
鋤也老先生其靳聲吐之珠璣而不爲投湯泣釜
之殘命續耶百叩千旋可勝迫切

江續石經略

嶺川集

卷三

五

往者翁丈北征第不及郊關一送至今猶耿耿也
伏惟鴻抱什倍管樂于帝謨王略有餘經制九邊
踐登八座不但同門生延頸跂足而已櫛風沐雨
願爲寶壽二字留神第則蝸殼自濡蜩壤粗具於
世緣鮮所干涉特生平受知受眷如仁兄展轉腑
肝有同輪軸不自覺其天淵異路耳蜀中近事累
莫文梁文及慕江長皆我郡人豈郡人之厄會耶
家第幸稍西茲復移之思石未知稅駕且不得久

停鄉里日爲怍怍入冬欲理舊措大營生倘墮此
趣中譬如蠅撲紙窗無復出頭理邑中翔便因奉
起居不盡欲言

又

不佞自惟此生爲吳越一介駐天地一息獨得結
知一仁兄於世夫仁兄上書固請者一中丞直指
公皆上書固留者四而上固不從以此見主
上之知吾兄尤甚于中丞直指公之知吾兄也乃

瀕川集

卷三

六

今任大責重東北邊之事盡付仁兄仁兄何得復
云爾耶聞之世不我輕而我必忘世則妨仁時不
我與而我必背時則妨智仁兄試謂孔孟當此其
忘世乎背時乎抑匡時而輔世乎願仁兄安意開
府焉兩湖三楚間第方爲政卽宋司馬且未許其
分割何況我仁兄也暑雨將興伏冀爲廟朝精
調宸膳是祝

又

承兄命勉擬一序奈握管有三難焉荒陋之腸不
易寫富貴神仙之境界其難一亟亟焉辰濡墨而
午授蒼頭內不及思外不及訂譌舛其難二言欲
出當世鉅公之口而入名閥閣之耳非其人也惴
惴乎轉若黜聰而窒明其難三有三難而輒報顏
上大方則竊謂末弟之分不盡令唯謹不問堪使
令不堪使令也幸仁兄非採而野斷之不肖弟受
教侈矣敢隨藁申露以聞

瀕川集

卷三

七

汪澄源侍郎

兩年間凡托兩布衣爲郵二君書法詩篇庶幾擅
代不審仁兄署中作何眼相眎也世態漸波乃遊
閒之徒更甚願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肖翻爲葉
公所笑耳某生來讀足下書書詞閎麗忼慨事事
次心背面之說豈所宜談要之我輩交許不應作
今人亦不應詭作古人詭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
爲愈也善哉諸葛武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請與足下共勗之足
下天資敏妙挾藉數器滔滔莽莽動不可涯區區
下劣勞疲十晦躬畊漆其如幹展基力用僅止于
挈瓶副其器量財任乎截糲學道末緣乎象罔耽
藝復困于二毛羸滕無勝遊之具積懃乏中陶之
策平生意尚都已云訖孰與夫命世絕倫澄源足
下者哉

李旭山中丞

順川集

卷三

八

往歲會城一晤又越十年自翁臺開府維揚而第
築室于菰蘆之外飛沉更隔無路上通然居恒數
霄漢故人未嘗不誇對親知縷縷述都門接袵場
屋披襟不啻如兄如弟也今則一在天之上一在
淵之下矣宇宙雖廣無蔭可庇謹遣奴奉牀候起
居伏惟寢寤倍常諸蘭玉歛起惠風和日亦一出
游名勝令兄老先生尚強健否幸示慰戀戀之私
末第所遭人間罕有皮骨僅存神志衰削不向翁

臺控陳可于誰控翁臺不一引手救誰復憐第救
第耶爲此冒昧干聞再惟我翁臺頗察末第知耻
頗亮末第不敢欺得留覽別牋慨然從虎口中奪
出殘命卽莫枯非喻噓灰未擬環艸益不足申譬
矣西望可勝惓惓

尹春寰撫臺

昨者端裁具頌我老公祖造浙清明之福係浙覆
幬之瞻因及賤生幸爲子民且三十餘年幸備譜

順川集

卷三

九

牒感懷祝望種種高深介暨子泰記室計猶未上
而台翰鼎儀飛下矣啓函伏讀荷戴刺心拜臺下
非常之寵至是卽艸木榮恩況有血氣者耶老公
祖出浙民于狐竇鼠穴而衽席之缺畝豈惟浙之
民知之台臺亦自知之範浙士以禮而寔成之以
道義豈惟台臺信之鄉黨自好之士舉信之不佞
郊以此碑誦以此閉門硜硜老公祖或以此特寵
之衆人之表爾北鄉稱謝下情曷任依依

馬鳳麓開府

不奉音塵幾歲矣心搖搖如懸旌顧安得倚杖轅門一少叙頃蔑朝野之致耶頃西北邊若何制府須賢必不近捨魏尚遠想頗牧大拜在旦晚矣不佞弟則齒髮日墮而耳目幸尚完田舍日就荒而小齋松菊似猶無恙或吾丈所欲聞者惟是膏油之匙奪而奉黑甜杯勺之緣斷而從白社徒日笑麴生分淺墨卿交絕耳吾丈又或憐其同腐草木

續川集

卷三

也弟世情抹撥時時上記妄云疇昔針芥相投老丈不厭吐乎

譚岳南開府

鄙諺有之曰輦上卻交林中懷好特庸妄語耳臺下內覃周召之化而外建諸葛武侯之勲薄海人倫願一通名姓者豈可企足而瞻延頸而望庶幾耶而老先生乃抑九漠之情獨勤勤千萬里之仄陋德教醉心悅游西土仁風滿戶宛奉南絃即使

束修之士承之尚不勝襲積以藏銀骨鑄肌以頌

而況當世之僂人也自不佞爲僂人力田而田蕪漁谿而谿清又寄室海壖窮鄰島嶼故朝事不復敢聞問而邊釁則憂日夜望老先生入秉國鈞格主心衡國論使二百年撥却之誤謀不至爲一二豪弁所愚巨璫所壅蔽則藩籬固而庭戶晏然郊也與享太平之賜也侈甚矣敢觀其他說弟相奉職臺端受恩方渥尤不敢謝施天地聊布積

續川集

卷三

七

懷之萬一當年骨肉此日瞻依總非筆舌可罄

支簡亭開府

不佞弟牽絲之歲幸踵翁丈後塵而吳越錯繡之鄉又幸與翁丈不三四舍而近雖飛沉迴隔無路埽除豈不願一通姓名顧圭寶之夫無事而薦狀戟門之下義不可耳而翁丈勲伐日懋旂常則竊竊從邸書披頌焉居恒念吳中繇甲戌起者二十三曹甲第惟翁爲魁今爵祿亦惟翁爲鼎貴天之

篤元老其不輕若此矣元老在楚令中使不敢放手西南夷諸司不敢望沅江而咳唾民吏業職居然爲今天下樂邦凡宦於其國者疇不賀有遭哉舍親岳州守黃若幸備末屬其蒙覆荷戴真不啻天地高深得矜其偃蹇而拔擢焉身造就者與造就之婚姻均戴之罔極矣二十年不題尺疏冒然一牘似舞隊小兒語况干之兒女之仁將無爲有道者所笑耶

藏川集

卷三

三

邢子愿太僕

奴還知仁兄留意不朽盡鐫名帖涕上遂爲東壁府矣山陰賞鑒千古不疑弟每病每燕閒卽展讀擬古仁兄擬左而左擬漢而漢真有八斗才弟無半合況歲月浪過轉愧恨不可說耳家弟在成都三歲索得二紙乞仁兄隨意爲第一書欲分挂齋閣正不煩對待也南中新刻多了不見異余漢城寄至荔枝譜差足引饒漫致之漢城又亟稱其邑

又

子林僊客善書果然林生神伏綵筆若伏大令欲附弟同造犁丘弟往往家私煩惱便思遁迹云云亭亭間與仁兄抵掌五十年庶幾無負半生兒曹老大世態日非謝絕應酬祇費氣力可向誰語

藏川集

卷三

三

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受絹九千文息本豐第自荒歉耳近以文選課兒子輩習讀以刪註太略六臣註太煩輒用李善註稍章句焉間有舛謬又稍稍訂正數字尚未脫稿先寫騷內三四章呈教皇甫公肯爲一序此書貽後豈減三都姑取一團托重意耳不必笑老儉妄擬太冲也前惠世說序極荷提攜新刻韻語陽秋酉陽雜俎二種寄上如雲鄴架恐不免遼東豕耳

又

力還知仁兄寒瘧至四十五日驚詫欲狂細翫手
書神氣奕奕計冬月平善久矣臘盡會五百谷相
向告語互道仁兄時百谷猶憂弟特喻知之兄苦
疴第苦喪足中林眠食乃亦未易受享也奴及中
表歸頌恩德甚十許日口燥不休尋問涕園路徑
舍宇第意遊者數日恨不及僮豎福分矣所乞文
選章句序萬望留神北海注脚沛南弁首俾江東

蕭川集

卷三

十四

亦復附驥尾焉受賜何可言世說廣鈔願求刪訂
二者皆極延佇澄清堂帖以陸走未納且俟明年
弟新浚一池于城市西偏目曰西池已索百谷題
宇池中央分置兩齋一曰却炎軒三面皆竹皆牖
宜夏故名一曰白醉菴謂南牖曝日不飲而若醉
耳更西更一池稍廣中可閣曰鄰虛閣取楞嚴經
語閣菴軒顏凡九字盡乞仁兄一書或拓聖教法
或摹太令擘窠惟意大小不過尺上下耳一聯廿

字別具薄曉仁兄得無謂陳乞太煩乎隔越墳荒

未期會面欲時時瞻望手跡如顏範耳第且望六
始有魚鳥竹樹心又每緇得一言半語皆仁兄曾
談及簡牘中曾引用者乃悟事事後兄十年獨墮
地前兄十年可笑也仁兄新愈宜大將息豪傑不
可不長生第與兄願共念之李商去來令一過我
庶彼此音耗不乏耳

又

蕭川集

卷三

十五

此月中正擬差僕兄門且便走修太原師兩歲之
闕而李郎適至輒附致書舊業圖他日寄一少子
齊大夫如吳人故事不煩數命知自在心耳大理
楊當偵訊范君有行不至作烏有先生尊幣下存
卻之無禮服之又無處無時潦倒布衣不羞殺孔
家禽耶謹藏之澄清堂帖無恙黃伯墳無恙來者
簡略會病不得盡言

周二魯尚寶

念與足下別幾年不克聞問者又幾年鬼鬼依歸
猶邢州驛舍中談對也以足下高明輔世往者嗷
嗷譬如吹日耳其何傷于日乎出則禹臯居則巢
許均之無負于聖世帝堯在上終不當驅禹爲
巢荆南夢澤之雲能堅臥耶不能堅臥耶第則一
墜山中死生艸木鄉慙纓紱今復愧乎雲水無已
則發陳書諷誦聊送餘日足下倘不鄙我長篇短
什一寓而教之把玩周旋復何異邢州驛舍耶

黃川集

卷三

六

沈寧菴光祿

往年失逐慙悚至于今不忘旣而叨貺瓊章榮恩
在壁顧第聾而廢謁懶而廢簡徒矯首松陵之右
日夕竊戴焉耳而何可以言辭喻也卽昨歲壽太
原相公往來城下竟趲數四而不敢造戟門豈
爲兄翁惜觴酒豆肉一醉飽三十年肺腑末第耶
寔緣病婦病兒牽歸皇遽坐失抵掌良晤爾今吳
縣相公七十形神前御卒不果一趨兄翁或鑒其

累縛而俗尼者非淺鮮也壹隔殊淵如延平之劍
何會須操杖履捧敦匭敷衽論心于高齋之下特
未易期日耳

任正字侍御

日承寵眷郅隆展布草草第之肝膽祇可向翁丈
披之而意之精微又往往不易于筆札罄之也且
奈之何知吾得翁丈一言政事文章遂當表見其
不能得首于撫公者則遇合有緣而不果始願于
楚者則宦游有地皆數也而翁丈憐才敦好之情
極盡矣感激獨知吾丈耶萬里清霜舉朝欽重袞
歸不遠竊日夜望之呵冰勒此奉覆并以爲謝

李一吾侍御

潞河執別遂歷三沙老丈勲烈在朝福澤在海
宇皆真丈夫事如第去來草草不殊鳬雁而今復
坐食太倉卽稊米尚不堪何福勝從者之餘餘耶
辱奉奉念之園減餉之矣傲韋似作弁山老農未

黃川集

卷三

七

必出理弘字丈以賀冬至甚戀戀誰寄聲也滇中
有大碑榻及祕書不

顧微章侍御

同年三百結好且三十年風流雲散我如遺跡
者十人而九矣獨仁丈肫肫眷注不啻手提而腹
內之卽同產易望乎歸語兒曹感極欲涕踵門之
日會翁丈有虞山之往未申百叩祇益徬徨廼勞
手命顙倅遠臨海曲跼踖更無所厝至若芳筵密
橫川集

卷三

六

席薦舞鸞訝聞生平所未聞見生平所未見則刺
史之腸斷而萬楚之命幾不續矣此又非言語可
謝也錢公高義盡爲仁臺而賤第則古押衙戴之
邀鼎言申致焉兩世兄發軔公車嗣賀嗣賀凡有
三編楹有一對日日如奉雅譔矣屬臘盡冗冗兼
坐大功之戚不能覲縷乞賜原

又

三日前雪霰凌亂二日後溫煥如春天時欵變加

絮脫裘大煩調攝憶此際射堂走馬意氣雄飛
作堵牆觀也仁兄据其上指麾勝負佐以觥籌良
適末第兀坐一籠中掀鬚抽思矻矻腐毫致不逮
一塗鴉小生甚媿丈夫矣邇日構得小詞藉以代
問相思如月弦望爲期此情不可道

又

岑茶積歲渴心奈身墮井中敢希異味拜仁兄之
賜喉舌酬饒肺腑含德甚矣水火人未知明年有
此身無復此身敢再望洞天之仙品乎諸侯駕臨
面申悃悃

橫川集

卷三

七

周章雲民部

奉調光塵遂不知幾晦朔矣而緬懷門下不異時
時承誨督沐春私焉適聞建節扁林照耀東海不
勝喜躍之至蓋二十年緒部之密一旦得追舊驥
豈不竊竊幸乎而旌旆在瞻尚稽伏謁則林臯之
跡跬步爲難不惟怯請當塗而問偃仰一齋莫能

就路然不敢自違企係謹先片牘申候臺門因一
陳其耿耿焉門下聞望日隆勲業日益鼎盛剩談
餘照足以陰槁木而文斷材不佞幸殿年盟茶蓼
之餘自茲望見天日又不但尋常會晤而已也

陳梅原水部

抵掌坐談千載深論益非獨契濶得中言內庖精
饌分餉寒拏饒口俠骨一時充飫復承使使護行
清風破浪即布帆亦飽德也聞簾轡望麥隴秀色

續川集

卷三

辛

又不能不動故園之想仁兄謂長安庶能染遊子
衣其能鋼遊子心耶使人反命敬上謝言矯首依
依何當晤對

陶蘭亭兵部

世講第弟中門下注心不肖獨切而不肖弟所以
事丈者獨疏迺翰下必惓惓焉讀之愧感互集矣
武林望會稽直一衣帶水而弟晦影東谷聞問詘
然則丘壑之常又非直欄情而已太倉人相想迫

王言恐少年未必遂客之如得久於朝正人彙
進門下建節非遠第雖門弟子塵冠一掛耳老角
巾何意復彈之也况弟禪除未久俄折冢孫腸斷
眼枯且恨此身如贅而暇論于身之外乎身既頽
然日願同好者爲償所負効力太平在翁今日矣
衡門積雨腹憶故人忽奉琅函恍焉披對謹附尺
一略陳瞻戀

吳勇瀾兵部

續川集

卷三

壬

昔席門第巷以長者車轍自多乃翁丈折節而臨
之篋篋克庭希珍重幣僕視昔人侈矣卽圖馳謝
求近椒蘭而天若距之斷其右肱方裹足遊方外
猶不免于顛何論上龍門瞻鳳德也至于今以版
榻爲蒿休晝夜寢處拜命之辱益用徬徨生平望
司馬公如在西漢乃今從咫尺之地而自違威顏
所謂清濁分流不在遠近敢告不恭于謁者不腆
之獻專狀布之惟涵察幸甚

洪穆菴王部

憶與翁丈初隸司空曹契分獨深殷殷昂弟懽也
雖去之三十載意貌宛然今不有之焉承矣特孽
非自作當是夙因雖累知已情亦不難解之
乃荷賜之尺牘傾肺肝難吐之句悉友朋難解之
情邀親戚難推之誼捧讀周環老淚滿把何圓寒
難未夾左于投遞雖一片天心付之大海譬如炎
帝下藥岐伯下針而病者卒而變症又如甘霖大

賴川集

卷三

三

需而田農忽易主又如父母子胥井提嬰孺及欄
而垂綬驟絕此自無命者蹇厄爾縱墮九泉能不
頌天頌父母頌神醫切切哉翰末教不肖捐憤撥
愁卽鋒刃憤心其不收不三服仁教鱗鴻後便容
寓區區不一

范陽方伯

郊自玷同升遂二十年往矣無論當年都下謫謫
維桑卽老公祖憲節長澄以來一見而賜禮筵再

見而折簡呼集舉尊相勞過于生平豈不願朝夕
親之仰之紀法之臺分宜引避漁樵之跡理在沉
潛以此寧自疎自逃于戟門不敢數數見也茲聞
新命踴躍非常卽浙之人不克暫借歲星而鼎望
潭資追鋒疊至則建節而撫綏吳越轉不遠耳極
圖馳送覽覽不前瞻望于旄飛心百里謹具狀上
申臺下少旌戀戀之私伏冀慈赦其不敏不肅
而鑒涵焉

賴川集

卷三

三

又

浙苦法弛而弊積甚矣而浙以西則滋甚自我老
公祖撫治以來法振若新弊盡若洗百姓始知有
田里之樂不佞郊千萬億受賜中一人數也伏在
海墻不敢無事而謁政府心則竊竊頌焉依戀焉
日見廟朝不逮借台臺槐棘計必爲撫浙地爾
迺今八閩厚幸竟倍于兩浙而得節鉞一臨之閩
人之喜何以慰浙人之引領耶雖然不有御史大

夫節又尚乎中丞旬月復東覆幬猶在則樂田里者其欣欣正未量也不佞極圖躬質面布積懷而聾聵日增咫尺不能承聽謹呈寸縷一宣露其愛戴禱祝之私若乃十餘年三爲子第三十二年從五六丈倖殿粉榆譜牒纏綿分義非泚筆可縷縷雖以廢耳不克一拜送翁臺江上以避干澤不克時時造請老公祖必照之形骸之外不深誅也矯焉西鄉飛結前旄伏冀台原

顏川集

卷三

三

王積齋方伯

第難五年誰明一字蒙翁臺獨憐陷穽剖眚當塗奈困厄中無能修一臆申敬愧伯丈之恩甚矣偶問名荷適勵台使渡江而脫逆旅三莖封賜六腑知恩是日便手種之卽落魄山壓而游神玉井載德安可思議特未卜此花與此病骨有同往故園自否也蒲輪過省伏候車前荷藥第裳依依舊主將無問我澤芝一派近在虎林無恙乎申訂後期

面陳謝悃

劉筆山大參

惟昔闕達之歲屏殷勝末則同升先後省垣則同署往往肩隨膝促聚而譔笑似亦同臭味焉而今弊戟所臨得親稱子弟豈尋常欣慶而已耶茲遇延見吏民之初凡百縉紳竦身願見况下邑不百里而遠郊雖病廢不難蹠蹕而趨而自棄不前則竊謂草野之臣于當路大人君子退然服其教十倍於謁其光範皞皞然共享其太平之賜百倍于希其特恩况乎都會臺端入會諸院使者十一二出晤郡縣有事者十一二應接冠蓋往來者不下十五而又雜然以艸野之跡溷且間之卽就見者不厭見者不自媿自嫌邪以此齋宿上書陳其懼忤而不敢以身見伏惟賜察

又

不肖於台臺子弟中幸一日同省家第相於伍宗

師子弟中又幸一日同門豈不稱千載奇邁哉先人以老諸生不仕無疚完德故太倉相師過許之傳誌今茲闔學及鄉三老推舉不謀而合雖子孫例不敢與恭遇兩台臺何敢隱至情不一宣焉况家第以不肖請封至今未得一贈每抱惻惋日夜望此以伸烏鳥情事蒙老公祖九鼎一言獲遂所願二子沒身誓不忘環草于異世矣謹九叩陳謝

楊臨臯大叅

蘋川集

卷三

三六

居恒謂臺下鴻猷宜在石渠天祿廼今借之虎帳與其爲班馬孰若爲方召與其著竹帛孰若圖畫凌煙卽先太師勲業且比隆焉不佞日矯首企足而望之若不佞第蜩壤偷活蝸涎強潤當世弃之如弃灰而老公祖獨數數遠矜數數賜書存問不啻嗟槁木而暖窮谷卽髡涸硯其何以展銘鏤之百一耶屬家弟西輒此申候

胡瑞芝大叅

同門寥落惟仗翁臺不寧諸末第之光抑且爲師門增氣耳老師尊目近稍迴光辰玉兄已赴南宮想當得雋皆翁丈所欲聞者若敝浙二三兄弟獨續石公隱然虎豹在山餘則奔走道塗馳驅郡縣至碌碌使人歎惜又不若弟之閉門守死者也願言千百造次難陳

蔡拱朋大叅

蘋川集

卷三

三七

往隸都門蒙翁丈暱如骨肉何懷不吐何事不追隨俟爾十年飛沉頓隔今臺下建牙擁旆坐鎮名藩督撫之期定當旦晚顧茲戀戀之衷安能假翼生風速向臺端一造邾邾于今當路卽疆以內不問故人萬里遙遙賜書分俸此自昔賢所罕方諸史傳翁臺固不啻臣鮑叔而僕之何論范張哉恨第衰遲崦嵫日薄仰慙知己俯愧同門卽異日者拜烏轅門無面目細叙耳

蕭觀復大叅

東裔助猷遂以仁兄爲第一此自萬先生識鑒亟
引同升彼肘後黃金可取而代也弟也山澤深矣
當撰鏡歌法曲頌揚兩足下休明耳遠書鄭重一
字一韵葆藥精珍扶羸益氣使我神明開朗吟嘯
窻間皆大惠矣新篇雄深雅麗幾以青蓮爲骨常
侍爲筋長卿爲色錦瑟五十絃者爲澤異哉吐妙
詞于絕域真有橫槊賦詩盾鼻磨墨之風翩翩信
一世之豪也某估能不浮沉我輩鸞箋亦是一片

蘋川集

卷三

三

有心者鴻高鯉逝尚其問諸茲俗

朱明山大叅

自入山林以來身與猿猿爲伍心與猿鶴爲儔卽
閉戶閉吟僅同視肉臨牕散帙下過撮囊而已荷
年丈不忘夙昔而賜之書書詞懇至非尋常往復
之空文誦以周環如遊如泳古稱空谷足然寧足
喻哉唯是既睡之核不關籩實年丈何自津津然
而几筵敦鼎一切而張之弟雖愚陋不敢聞命也

家漸蕭條門真羅雀風鑑某所能目悉然門墻彈
鋏之士何敢爲慢焉言不宜衷渠應觀縷

陳蓋菴大叅

吾丈抗跡雲霄注心丘壑至越千里而存問之第
則身拜朝車祇申一謁不能操斗酒爲獻慙負甚
矣或者禮不下野人情不遺舊好萬一蒙善貸焉
然昕夕念之能無面熱背汗耶自顛躓以來齋居
兩歲卽登崖陟嶽不病艱苦而世慮一灰懶于應

蘋川集

卷三

三

接惟候大拜繡斧之日敬趨門下一展布其夙昔
爾嘉猷令譽寧埃諛言諸惟爲國崇護

鄒愚谷憲副

拜違忽三易歲矣造國之伊呂捨而還莘渭福民
之雨雲反而歸川嶽寧不人人恨之此爲吾國
吾民計然爾臺下自爲計則綠野香山之趣今始
屬白傅裴公豈不忻忻且譙游間發爲詩詞左右
騷雅如椽大筆縱橫泉石上固千載所艷慕也不

肖于時爲石瓠于野爲溝中斷材而又麴生鮮緣
墨卿謝事唯矻矻伴漁樵送日老公祖聞之能不
南顧念之耶明春乘興當泛舴艋叩戟門細吐欲
言茲不具

孫毅菴憲副

臺下建節而臨海上東方千騎虎視車門知必震
懾島夷樹勳麟閣封拜不踰旦晚所以遁形蝸殼
托志麋羣得竟優游草澤間誰者非仁兄之賜耶

續川集

卷三

三

便翔呈候其不以片片修意者節度府治四國爲
書不暇故人簡牘雅善者或分目一眎之而溷以
玄黃益增煩厭不敢爾

范岫雲憲副

鼎者使節西征第坐採薪闕於趨送今尚悚悚靡
寧也倏焉又改歲矣翁丈鴻恩駿德廣被三秦頌
聲且徹于朝何況親蒙覆露者耶昔賢謂太上
議法次衡法又次則法于法今臺下太上之烈也

秋荼且芟凝脂且融其所以佐 上清明之化至
弘矣視不佞守在一垣者勲業不相萬哉羨之仰
之謹因使者具謝并及縷縷

張望湖憲副

不佞第別翁丈凡三年矣草栖石臥無復仰止之
緣比扶服入國門側聞萬里聲績甚具建牙開府
旦暮耳第也一張螳臂遂不量而再編扇須且從
此謀避仇西湖之西矣故人欵見定卜何時適鍾

續川集

卷三

三

小雅之楚游附言充信小雅六十而進大雅之音
其鼓琴門下所亟賞者往往漢南瀟湘水雲故自
當屏氣非明使君將無令枯槁而吟澤畔邪并爲
先譚焉病起不遑更綴惟照察幸甚

陳後梅憲副

日所知從貴郡至暮寫注存因叩起居得午橋之
致頗悉不勝感動不勝銜感似傳瓊樹風雨侵之
訛邪信邪又不能不皇皇焉長安某局歲異而月

不同此日臥龍定膺首召追鋒既下得蒞浙而鎮撫之俾弟得以芻巾布履坐光霽聆金玉死不恨矣蓋弟熱心已化福性未融無奈敝郡中人不畏吏而畏勢豪吏不徇法而徇請寄勢巖于南山法逝于東溪安得剛大如翁丈者一變之也以此歧望益汲汲爾

貢洪山都運

伏讀還書悽愴累日奈日日欲馳行旆下而日口

頤川集

卷三

三

塵冗鋼之今茲舉厝先慈焚草上蓋不克西走郭外言之慙灼論稿疑此君當路而致之大直不免來同類者之言有見哉有見哉請即更之若曰平時運司上下慚慢以故陞轉者往往不屑就建議者紛紛欲稍重其官今臣不但上輕之下慢之而乃爲一所轄之場官片言中害遂不可解何如老公祖裁定大稿時與微革尤更一商確尤萬全也荒迷淹略言不宣心延首光塵肺肝欲裂伏楮

可勝短氣

翁見鵬提舉

延平之劍竟隔殊淵卽張夫子華亦數歎歎之夫子入朝何必雙龍不更合也臺下離浙遠亦悉雲山煙澤忽有此投杼之參乎願瞻海內誰則晏平父子相向縲繼間闔有翁翁庶幾憐越石父肯赦幸今郡使君仙籍貴鄉臺下不難開口一激以古大臣折獄事古之人見情不麗法法不當情雖頤川集

卷三

三

林滄洲太守

自清源侍奉緒言忽踰十載中間企係豈易矢陳翁文絳節朱轡按茲三輔之重澤下如雨令行如霆此不稱壯猷乎人不棄吳借之伯連卽俾弟角巾一謁于素願足矣非此際會弟惟假臥一丘霄

漢淵泉宛然隔世卽聞問何由自達也敝邑三尹
幸出部人時時恭訊起居頗詳台候藉慰希濶耳
今長君歸試得優錄之寧獨舞象者感且戴焉輒
爾千聞寔亦貪于次面

林榕門太守

翁丈謝政潭居留心著作真聖賢不朽事不肖第
甘腐艸木猶不克容一搆譏言竟罹禍網四五歲
晝窺獄戶夜寄市廛從涕泗悲懣中度日黯黯焉

庚川集

卷三

詩

不知性命之歸宿也何問書也頃聞翁丈所著書
包杜含李七閩珍誦不識可令鬱悒不得通者一
讀而舒其憤否耶異日藉花得還故邑結廬傷父
母丘墓賦詠賜教之書稍暢餘年猶之乎與翁丈
晨夕左右接和詩對也臨箋可任主臣

李師弦別駕

從宣武門與臺下執別又遂十年往矣在陪京則
阻于遠在松郡則嫌於干澤竟自濶焉豈不時時

夢思乎每述都城時仁丈問我僧舍飯我齋
十二年中惟爾時最可從容燕笑每每歎息此何
可再得也今大旆在明盈盈一水沿流鼓櫓直數
日聞知臺下不難接故人故人自晦影畏跡難跬
步耳去秋曾一至上海見松人頌文如頌龔黃焉
今天下有太守去郡空郡人寒闔擁道而留者乎
有郡人哭留太守聲振天地至死而不釋者乎况
去之三歲而歌思如新去之辰正恐龔黃亦未必

庚川集

卷三

詩

有此耳竊恨過日士大夫不過高者爲名卑者爲
位豈不知爲君澤民誠有以德民雖墜足以爲榮
雖受避名不足以爲累誠無以德民雖位高適足
累雖名章徹不足爲榮斯道也三代之直道也且
三代以來融名驟位者不少矣由今追視之彼與
草木之繁華禽鳥之寒暑者何以異營營求名位
而名位倖得且不過禽鳥草木同歸名位可恃乎
不可恃乎古今史策皆不可信惟人肌骨膚髓間

不可矯飾臺下不朽之業不必在天官亦不必在
叅知政事在松江矣相思迫切相見未可知屬友
人馮君還附此承候馮君春秋射鵰手也臺下文
章宗主今操化柄于明試賜之闈侍而縷譚之卽
吳公遇賈生奚啻焉

徐茂吳郡憲

不晤仁兄三年矣弟以去春折臂今歲病脾性命
雖存形神兩憊以此不克時時起居聞吾丈白下

顏川集

卷三

六

雅游所見異人異書故應不少倘可示名末弟使
之一飛動乎企之企之弟從吾丈始知獨推李善
注文選視五臣特優退服吾丈緒言欲求善注善
本一付剞劂今茲病廢久卧益無事稍稍授刊其
書是奉教周旋敢就正焉吾丈以爲文離以爲割
裂便望批抹削版萬一不大乖刺許有存雖鄙
愚公笑琴文者若累百弟不惜矣屏營候命以決
行止西鄉寔不勝拳拳

黃葵陽學士

小力還復奉手書宛然對語樂聞之句弟當佩以
周旋海寓多虞天將平治此豈神龍酣臥時也近
觀爲名高者人人居厚利而擅厚利者又人人多
自以爲名高吾儕豈不爲路鬼揶揄也耶春日兩
湖果能臨汎山水且欣欣待幸矣弟則塊然齋榻
跬步太行直欲以畏菴自命恐未必能操瓢笠從
學士碧山耳友人顧雲樓踵大方之門不免小巫

顏川集

卷三

丁卯同年

三七

氣盡若在敝邑居然一翰墨家也旣叨坐客老丈
其客一噓拂之使之不至立槁于煙雨樓邊乎一
粲一粲

又

伏讀手書謂向平之事已畢便可爲五嶽遨遊弟
則謂玄成之業伊始其能免三台密勿乎祝之祝
之吾輩里居不無閒寂正賴長安中近日傀儡彼
爭竄弄此據叅軍一鼓掌下酒耳吾丈精神天縱

且落得爲樂東山若弟本以蒲姿况逢阮運不但
二毛種種一出餞縣令而右足折而爲兩就幸得
生顧安得濟勝具乎偃仰齋頭呻吟待旦見稱乘
燭如痿者思興謂整覽何四書久已弁髦兒子偶
談因發一二評駁寔未嘗有新意也有亦豈敢獻
笑于大方之家附使稱謝語多不暇百一

又

辰玉此番足破盡世家荆棘想同一快吳邑孟夫

蘋川集

卷三

三

子弟銜國士之恩可報異生不難結艸見間肯齒
及焉否也小圃有竹有沼有菱芡唯不得名荷聞
郡庠類水中種甲天下求轉乞兩三枝夏秋間芳
氣襲衣寶相奪目皆大賜也數尊僮瑣漬諸圖嗣
布

楊楚亭太史

聚散以來遂忽忽一星終矣緬懷夙好於世少雙
居常以往年歇馬天街徑造太史公館下繙書啜

茗去來不見主人叙向親知詫爲莫逆而一朝分

背飛沉遂異塗焉四明雖遙要在天上僕雖病

亦不難支策而東竟未能一謁仁兄謂係戀何追

憶當是時閣下之適不殊馮丈今馮丈既還之學

省而兄翁久次藩臬尚候一侍中輕重既不平甘

苦亦不均何以稱宰衡耶延頸日深繼之扼腕的

非虛語已不佞弟九年耕牧頗足引恬時寄心

於水芳野色之間或鼓枻一行或試屐一往真覺

蘋川集

卷三

三

身世兩忘特懶出門不克遠游名勝終齷齪吳儂
死耳適林僊客歸便附承起居僊客言閣下方爲
樓爲堂薨棟千尺五之天恨不與之同造弟緣鄉
居上父子而下驚昂別營一館亭小如拳池大如
杯已不啻損三歲口食乃知游息之居與賓客之
軒非累代名園固不易治也以閣下莫逆輒吐露
如此

又

去秋林仙客還託上片牘不至浮沉否久之聞藩
之報傳入山中可云人也輦上猶遲遲爲閣
下斬耶抑閣下鬚髯如戟相者偶符咒者適靈必
開府十連之鎮而後踐登三事乎景迫朱明且日
飽荔枝數百視往歲宮牆西第對嗽紫李時異勢
殊知不可乎復得已譚之空津津喉舌間然翁丈
啟絳綃冰雪姿映映青玉而弟臥起畦畔取五色
瓜與老圃對食尺鷃之於大鵬其適適亦不異也

顏川集

卷三

四十一

霄壤一懸每食奏記遂不覺娓娓

沈繼山司馬

讀手諭情事了然若之何任讐口而枉摘發者邪
弦直不容鏢金可畏則自昔談之矣猶幸 廟堂
朗鑒也翁丈心迹既白于 朝他復何論開歲春
和或得柴車藜杖謁公綠野之堂相與追古驩尋
勝事并敘年來戀結耳

又

老先生日下還 朝飛沉愈迴隔矣一入政府不
復敢抵書及是時而疏竿牘乎正謂肺腑之言非
造鄰靡竟爾迺又遷延月日敢僣寒台如夫亦不
然之灰性于傳火旦晚當晨朝臺下也所諭寺碑
何敢不奉令如強扣瓦缶取笑金玉何請受指老
先生而後詮次焉

邵梅墩中丞

往年曾一望見行臺而草野陳人踴躍旅次不敢

顏川集

卷三

四十二

爲樞相長揖之客猥蒙臨幸委巷騰輝至于今猶
心佩焉方今 廟議熒惑島夷震鄰幸江左有夷
吾萬里寧謐不佞保障一人數也得耕桑大海之
右而投壺散帙微有餘情何莫非臺下之賜乎欲
流頌源敢昧明德且僕卽不敢望汲黯而密邇
長平七校之外戟門懸簿不一掛姓名殆枉半生
矣謹奉書呈候申之以郵杼伯之以薄簞用將縷
悃奉揚威風非敢曰修庭實也

程居左京兆

自己丑得奉光儀無歲不憶自什邡令入蜀得一
奏記無時不愧悔冒于自家第還得拜台劄鼎儀
又無日不誦翁臺處四嶽之尊而注情一壑之賤
卽古賢未易及也銜結祇深末由申析不幾時而
聞閣下新命則踴躍欲狂者久之蓋冠冕九卿
步武八座所以扶殷翼周慰海內之傾仰者寔巍
巍焉獨二三同籍生分榮割華而已耶不肖一忤
黃川集 卷三 聖

鄭崑巖奉常

昔翁文以天官出相行省今又假天齊之節入蒞
宗卿豈造物者欲涉翁于南北中外而後鼎軸耶

不然今尚書令僕疇敢望翁而尚迂之卿寺也不

解甚矣不佞第補李官時蒙臺下予之幾輔而俾
得事其親四歲至于今刻骨刻肌以此時時頌臺
下祝願臺下耳非爲王陽當路希一彈久挂之塵
冠也不佞第十年艸莽宜戢身筆研間而日懶日
荒曾讀翁臺一記文鉅麗汪洋極千古之變卽此
道翁率召陵之旅弟不常邾莒一賦烏論其它哉
緬想積年無繇承候適里人至白下託爲曳足之

黃川集

卷三

聖

鴻一申其總結焉

余漢城奉常

第以年牒幸兄事先生而先生亦窮畜之道德文
章先生吾師也雖年來通訊董董二三而係戀門
牆積如陵阜此生得一造先生館下聽教十日於
不肖足矣先生形神並王百歲不足言第則蚤衰
已謀卜兆踈定乞先生墳志焉林君字品真歐李
伯仲間况自林君得讀先生文章又得聞谷鄭蜀

莊之高致與談數日悅到齋頭忻悅殆無量矣於其還附上片牘顧安得絕海流入明城一拜先生而訓夙願也

又

老丈神采炯異詩奔連四五夜無倦容天人哉第則外強中乾徒須髮尚故吾耳知足山水不能邀有道一臨而田舍小夫又不能望明州一裹足至吾兩人會面遂未有日耶不肖不學詩莫寄仰

蘋川集

卷三

四四

止老丈動輒十篇五篇可審余先生集中不再見廣野陳生也江中新月一章曾入外藁未有便肯更一章見念乎幸先生留意焉

又

弟廢聽以來枯坐一室兩旬矣忽聆玄誨如反聲聞翁朔固號詩更號奔耶客自明州往往誦高潔不覺魯連漢綺錢唐若帶飛渡無繇况逼衰殘未有見日祇夢尋耳丁使若草序證引慨歎語語非

常獨不爲故省郎小序諫草乎一笑一笑

又

辱賜扇及荔枝譜日日展扇頭六詩知挹清光先生大雅豈俟不佞言惟是愛君憂國比於稷契求之近代罕見其儔耳聞田叔刻書並種種此譜亦風味可人惜不得先生詩小似落穆記往年有賦十八娘送楊丈一篇仰田叔忘之耶頃弟於城西營一小齋齋頭借題尊號欲日瞻仰爾敢告專輒

蘋川集

卷三

四五

之罪

楊韶水給諫

廿載故人度三四百里而訪之蘿山此義在古人亦稀况親挾長君驅就老叟藹然奕世骨肉愧弟不能作豆角苗供無所藏而耳長君如此深邇而翁丈又如此康強試何所不投卽小遲何所不寒旌奪席乃汲汲乎况造物有知當必福長者之胤非弟收緩頰以寬翁丈理寔爾爾高軒駐省不

克操几杖再從信哉篤近巨卿捷慙叔夜多矣

鄭春寰給諫

老掌科持國是於多故之朝霖雨九垓造福不
細第亦蒙被中一人數也顧晦形荒谷望京門不
帝玉清寤寐雖依無繇一聞問爾屬水竹丈令子
之便輒附起居水竹與不肖第最親而其後人家
落最甚老掌科一垂眄昧涸轍西江聞其欲見蒙
山傳年兄閣下可發一聊城金僕姑乎猶子私情
賴川集 卷三 四六

想蒙注念弟處蒿萊之下所謂以商類慙慙者也

臨風瞻邇彌增夙昔之懷

林澄洲侍御

不奉光儀幾二十年所矣迴思都下恍若夢中更
迴思歌鹿鳴時則又夢中夢也吾丈潭府在萬山
中無論天台赤城皆几案間物即朝雲暮鳥足暢
百年而又雅抱冲襟古云一日當兩日惟翁丈獨
矣弟則孤居海畔形與歲衰放慵恐叢怨於人應

俗苦敝神于已曾次能晷刻開耶方今世故多端
災祥疊見掃除似不在文墨佳公子捨五寸之管
毅然操丈二矛可稱卓識何慮不乘時大拜也

鄒肖巖方伯

不佞弟久伏山中勢不得上書當路布寒溫無益
語雖光塵在望動績巍巍在跂仰而飛沉一隔引
避爲良已念之陳咸之簡破胡固爲希澤嵇康之
謝山吏部亦屬過情况僕於翁丈有弟第驩乎伏

賴川集

卷三

四七

惟方岳盡山東西卽分陝不如雙節雙旌定於旦
晚願入佐太平之業安僕輩耕鑿幸甚耳適年家
姻家太原董試守上官便敬奉起居董兄與賤兄
第少同筆研稱莫逆百爾冀尊臺覆露之猶覆露
賤兄弟也緣郵居乏寸藻修意且懼煩批答耳

顧迴瀾兵部

往謁翁丈學省時夜坐深譚過於骨肉自後飛沉
隔矣緬惟間教不能不耿耿於衷幸捷錄等書在

焉每一展窺慨然如對特無路叩新來所得尋繹
自廣耳計閣下在尚書省已數歲橫金擁蓋且不
踰時乘傳而過武林使弟道左一吐靈懷年夢積
寔大願大願也

又

呂氏甥歸辱手書下存不愛青眄知燥濕輕重不
能入翁丈之懷此義豈叔季可望乎每見世所行
綱鑑大成備書鴻議無論它文章政績卽此以垂
勸川集 卷三 四

竹帛千禩遂不讓白虎諸賢矣弟則進慙士子退
愧農夫直虛生七尺無謂也遙睇屏門可任依戀
查岐峰武府

不肯業深罪重人奪其孫翁丈憐而問之且教之
情喻骨肉一等矣以幻悲幻亦覺惘然而鍾情正
在吾曹豈能猝斷奉喻當日損日忘耳所遺精醞
承借醉鄉一避之昔懷白菰亦俱受賜餘珍自不
勝拜也南州留次猶時時着一窮交被愛又不啻

庭實矣

陸願齋運貳

昨謁山齋清泉古木數日不去心其感六不但啜
茗聽教而已黃甲最微物古人獻炙背意欲厭三
轡八珍者知窮海有此味耳何足挂牙頰耶餘情
種種不既

沈鳳池使君

老丈詣闕承恩暫襄邦伯度不踰日暮且晉領
勸川集 卷三 四

封矣黔中人士能久借隼輿哉不佞第定引領
焉極擬登堂而申三祝而因仍楚蘆淠淠不前惟
企雙旌瞻五馬頭首遙賀而已

王慎所使君

追惟科齒幸殿同升於時接衽聯衿藹如第第今
去之幾四十歲而門下雄圖健翮政在雲霄不肯
第遂與荆丘祭間潛躍異趣矣佳公子韶令入則
重規疊矩出則荷轡絕塵乃就偃蹇者問道耶屈

駕寒廬賴長君礪孺子而命不肖佐長君磨礪曷
敢聞亦曷敢固辭敬拜使者之辱卽史珥馨裏之
位深自慙焉望琳琅而附他山可自外于四十年
執友况葭玉乎肅布短函鳴其隕越荷佩如此

徐南龍學傳

山居百念割絕獨有嚶鳴一綫視息僅存雙鯉并
門藉汾濤擁至孤城五月雪霰交集一字一周環
不堪欣樂已復凄然自語不圖友道復見于今也

蘋川集

卷三

五

尊稿雄成婉暢匠心雕龍何猶不自盈滿而沾沾
野鶩之見珍不肖第寧無愧墨哉雖然兄命之矣
敢不悉敝賦以從損惠兼金無堪以藉卽夕盡付
酒家費壺頭十斛與密戚共之若醉明公醇醪耳
李文來值第偶日風偃臥一切不及答來辱幸魚
雁不乏嗣當假陟釐一片道情事無煩仁兄莊牘
也伏枕諸不盡感私

蘋川集卷三

天厯辛酉賜繹登初

蘋川集卷四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吳觀我編修

冬月兩書踵至知雅念固積之易歲而滋篤也太
史公在告不改食貧授館于諸生授餐于束脯非
窮經術叩名理者不得一望其門它日姚宋范韓
于此卜之矣不肖山中深居簡出公教以六橋左

蘋川集

卷四

二

右置屋數椽豈不欣欣願之顧力盡田廬情嫌省
客卽欲因池築室于城隅頽然魚鳥間尚未敢謀
終枯坐一齋送迎烏兔而已

彭旦陽禮部

人還辱手教感時慮變皆先天下之憂而憂世有
明賢何愁不隆泰也長安高遠朝耗不傳荒谷吾
兄差事里竟云何長公在山著書垂世亦大是一
樂今三兄東征何地所從大帥爲誰昔今賢

三其一佐天子進退予奪于明堂其一提六軍走
萬里立功海外其一絕寵遺俗自高林壑間昆玉
遂分擅之謂得全昌非耶若不肖進作詔臣退爲
隱士第從一二野老浪譚閒對以求自適耳

又

尚書郎有吾丈之資之俸之望平而尚書郎自如
正不可解今僕齒日衰人面以冷落地方官長於
林下人亦以品山爲次第有無羽翼爲重輕而全

顏川集

卷四

二

不論其潔已謂何其同在林下人又愛助其朋謁
者憎且謗其特立者卜居云若駒若鳬孰吉孰凶
真三讀之而流涕不止也況二子不肖而孫又學
爲文未成晚景解日如斯此兩眉何日得少開耶
兄卽督學吾弟不肖生不望錄其孫歿不能不望
祭之社不然恐郡中一二社祭若異日譙人曰不
肖錄錄安敢生肉耳一笑一笑

李晉陽翰林

昨面虛蓮丈謂足下眠食失度近輔醫藥足下素
健且在盛年豈托以謝客乎抑果少違和耶意者
優游館閣盡發二酉石室之藏不足供乙夜讀而
懃懃著作直欲臣泰漢而僕魏晉則勞苦過當致
然耳欲躬省高齋恐煩應接謹遣役代問者尚煩
調攝以少思爲藥物以主靜爲藥王却事許時勿
藥有素正不專專在瞑眩在苦口也側耳還示以
慰懸懸

顏川集

卷四

三

彭義陽侍御

歸者前後凡三書記黃簡州代布簡州無一字報
覆其達否故未測也足下骨鯁適遂命與仇謀名
與謫集至是耶中臺不見容外臺復不見亮冤矣
不知汲直失漢抑漢失汲直也優游數澤雖不爲
侘傺之外然述作斐然必當垂世風便幸示我數
帙使僕如就足下談對且亦藉此往復耳僕放廢
以來杜門埽軌惟守死以謝二三朋舊差或不辱

餘何足具道也我輩在山惟書問無乏卽寸芹亦是獻酬一累彼此已之是必是必

邵墟蓮兵部

昨歲周父母下車卽出華城重貺藹藹示之拜受間誼越尋常榮踰獎借日擬修謝復日因循以病耳病足病風氣藥物滯人耳今君侯政通人和聲望奕奕直指君已高薦信不負師門矣伏諭吾丈分署月一揖長官政務清明雅興高世曠懷相契

積川集 卷四 四

若不佞有田數頃在海上每苦旱有池數畝在城每苦竹樹未密有兒雖了故事令一行寔不苦其老大以老丈情至委曲敢具布

李植字戶部

僕晦影山間罔然忘世獨公等策勲霄漢眷眷不能忘况足下又羣公中最知最愛者乎昨歲抵書過煩鼎間滋用踧踖不寧矣方今臺諫不易居兄穆穆司徒署中真卽潛耳少須月日或秉鐸而訓

士或建節而訓軍旅何所不展布焉回視筆舌間課績風波間角勝者殆相什也足下謂僕言何如陳偶翁父母於僕父子有至仁見聞乞叱致懇懇

閔寧臺僉憲

數奉周旋益微篤愛足下定非三代以下人也愧坐多病不克朝朝暮暮耳今丈杖劔上神京矣僕當操豚蹄斗酒一餞之都亭不則造一俚言敬送之愧未學詩兼于武叔之倫舊曾水火語出正不免借交行刺復爾昨舌祇用寥寥修意足下十載大夫又愧簡絲袍而從上士何得不小動韓淮陰絳灌之恒語有之味忌甘美輪忌康莊且嘉隆間廊廟名臣不强半繇遷客起耶惟足下泰然旬月中便當亨復非遠矣春風尚厲願言寶節

又

足下清節偉政可與冰雪爭明華嶽爭巍而竟被含沙未免換郡而聖奈之何又有助之爲虐者復

奪一聞孫聞之扼腕歎息不能已已猥辱記存重
頒大貶令不肖踟躕無措身地祇領蘭亭佳卷張
之旅次爲無聊寄遺之資餘附壁

馮可庭吏部

去秋捧教高誼刺心相望各天末繇飛晤特往往
發之夢寐耳年來京邑類多反舌之夫咀鳳爲鵠
龍蜩易號此殆不可究詰況足下都要津之地又
夙擅秀異之名有不起人媚嫉者乎嗟嗟孔子周
嶺川集 卷四 六
公由來不免惟賢者一切付之野馬付之冷風爲
妙耳賤軀仗茫平步如初自閉衡門蜩蟠一室若
肯從野人登眺亦何畏乎蒼苔石磴耶想足下欲
聞輒具述如此

鄒濂水付御

還潤十八九年而此心懸係無日不勤勤在吾丈
也去秋邸報見丈音補霜臺踴躍不啻身被之卽
慶 聖朝得公又慶公得行其道于盛世且私謂

正人柄用納薄海于太和野人與受賜焉而候旨
至于今未下心益怔怔怛怛何但延首跼足而已
耶不佞年踰六十衰相盡章蓬蒿塞廛方其爲孤
喏之匹夫惟與石枕君狎乃猝有墮坑落塹之殃
雖髡筆難書焦舌碎吻難訴其本末以吾丈肺腑
略尔附聞其或爲太息流涕否也

趙仰潛長史

武林駐節一晤光儀去之幾二十年矣吾丈爲國

嶺川集

卷四

七一

博爲 藩相而僕爲菰澤布衣卽欲相聞山川修
阻蓋兩限無由輒達也今吾丈何事而盤桓閭閻
聞古人以仕不仕爲寒暑想煙峰烏石與十八娘
紅荔自足留連後世豈以官闕定人品耶僕杜門
掃軌帖席爲麻桂月荷風不堪寄贈祇南望依依
滿懷欲吐而把筆臨紙語偏澀訥

劉胤從戶部

今天下交游故舊一出一處罔不棄如遺跡獨若

夫念之如疇曩而又優禮之如手足昆弟寧不刻
心刻腑真感極欲涕耶老丈持衡孔道屬貂璫肆
行其苦疾徐之間難於調鼎有炊無黍曲盡巧心
故人亦爲公竊竊焉執中弘厚可大可久知大賢
自饒之聊以効莫助之愛耳若不佞則蚓壤粗足
蝸涎自濡惟二子爲農日貧爲學究齒髮日老門
戶衰薄往往爲鄉里小兒輕以此不能縱心於里
社杯酒也

續川集

卷四

八

許仰亭上海令

往春深荷雅情銘佩心腑雖不克再趨治下而風
樓黃浦時時猶夢到焉伏念公積資系政上徹
廟朝匪夕伊辰延登 禁近爲 國家培寧壹之
治化爲士君子樹直方大之儀刑端在君侯僕拭
目敬竢之若僕老懷靡所依托則聚邇時新刻耽
耽作靈魚其中耳

又

部章之不得旨也異哉天下今尹至六七年不徵
而臺諫至董董數員不任供職此二百年所未有
之事也安之旦晚且召矣傳聞 上意欲宰大司
馬大司馬章無一留中則公車豈久淹耶安之足
下一入朝豈但故人國之紀士之風有厚賴焉僕
多口多譽得放逐爲幸已矣無志人間事矣賜鶴
珍甚偉甚無能報德願此禽色相飛上公胸背間
使僕早望見焉又何快如之

續川集

卷四

九

鄧鼎石吏部

不孝以親年八十得請而歸自謂伸半菽一餐之
養何期積逆中路計聞匍匐旋奔擁衰帶索而哭
卽椎牛而奠不若雞豚之逮吾親也已矣不復宜
生存于世矣顧壤樹未封墓銘未乞以此苟視息
耳乃蒙顯使遠臨賜之溫誅紙書珍重贈幣繽紛
荷載何可言且慰僕寬譬僕者其周敢不奉教顧
今神爽已 生則偶人沒則艸木卒其爲慙負

所知一也謹稽顙以謝

彭渾田刑部

適同社董文學至自江西得足下所賜書并錄甚盛錄之美善不待野人頌矣卽所錄士以魏君爲舉首豈不欣欣魏君故從劉太史游又成都舍弟延誨孺子故僕知之神服之謂今歲魏君不爲魁不幾驥伏櫪而驚受繁纓也耶乃今九方臯竟得千里從得千里益賀九方臯何得不欣欣也卽董頌曰津津焉

頌川集

卷四

十一

又

僕一謝中林遂不克奉戟門消息况闔越雖並南海相去四千里而遙而碌碌樵青又無可任雁足其疎節勢也吾丈人則有九大夫之素牘出有兩院使與肅政廉訪之叅承卽蚤夜念及越境問交亦豈二千石得自恣者耶今日七閩三晉以緩急

爲重輕雖二千石同而須才藉望則不同寔然巍持節建牙之儲焉能不爲明公懼忤哉省長安城五旬塵土又甚快心事耳古功名繇代起者周太尉而下世不乏人公樹鴻績其邦將鳴玉唱騶蹕登輦路區區江左一鎮寧敢望使華也不佞直腸快口原不利宦塗今返田家釋氏書雖非本趣而時時聽二三衲子用空滅現以果歸因味之故閒極則手故史一編磊塊之極則澆之一茗與消之

頌川集

卷四

十一

一草一木惟性不食酒情不嗜葷又荒縣絕不聞聲伎然於斷送餘日不甚窘矣吾丈顧舉謝東山譽之無乃喻壤蟲於霄鴻乎僕已營生壙不復聞世間捉鼻語赧作赧作

熊石門捉學

鄙者道駕枉臨優禮衰謝頌義匪惟一室而啓明當路受賜又匪特不肖一身已茲聞寵命屈司三楚文衡楚固多材士林雲夢得名世者財成之

不愈彬彬乎盛哉僕私謂國家隆替係賢才而賢才盛衰繇學校近世爲士者文行判若兩種仕則聲名事業遂岐爲兩途何怪乎名目盛而實日益衰今日楚材豈惟黼黻卽德業可預卜其優偉矣又不但名滿木天聲施函夏而已也僕也雖耄也尚拭目而俟焉

又

昨歲得手書語語肝膈尋常展讀如對光儀頃小

續川集

卷四

三

僕從舍第所歸復拜兼函禮敦情密益增銜感蓋由中人獲奉常塗片字輝映草莽何况溫諭拳拳且鼎幣乎吾丈振鐸荆化流南國又以其暇日蹴蹴山爲豆傾雲夢爲尊上壽太夫人前豈不甚盛甚庶次公彩筆如虹業有明驗一朝遇合何慮不貫日而經天皎皎重光所以滿太夫人注目者固在寧燭火論後先也若不肯則身既淪落兩豎子復驚鈍不前相率耕桑爲三老固吾文注意

之涯愧死矣愧死矣暮年惟第挂職川西庶以此解嘲里中茲適便翔附函報謝

潘見所刑部

僕之欲見吾兄真不減飢渴而軒車東顧竟失逢迎鬱積私衷無由少露雖以短絨追謝而心之曲折筆何能詳今丈在朝端威明臨照天下必且無冤民矣獨有司右食貨而左刑法監臨者輕國憲而重人情雖釋之定國且奈何不佞血氣日衰心日寒而服食使今日不繼偶以積逋略白官府當事者以宿憾重排之承問者阿而屈之卽握憲者亦陽予而陰奪之人何必朋友故舊哉每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魑魅在目惟忍之避之而已夫折節之爲蒼鷹知易逞也斷趾之兎猶虛欲借名也非吾兄最知己告人何益然於此亦可卜世態之傾危耶

又

續川集

卷四

三

病榻中讀所惠倪文節書語語透骨吾兄每一段得醇醪一杯僕更當菖蒲一匕矣荷佩荷佩譚者老朱生云舊在門携卷復謁其譚鋒灑灑猶若水赴壑阪走九倒囊出物略不減少年時也或其揮塵足佐清風輒爲布一語記室

李崧毓侍御

仲秋奉華札言辭鄭重慰僕于閒寂誘僕以逍遙且欲推僕而納諸作者之後意甚盛矣僕非其人

蕭川集

卷四

十四

也惟是劇場纔罷夢境蚤醒故雖狼狽流離中亦自澹宕耳足下於文學固其天性而文之大者經緯天地黼黻廟朝願足下勉之此則不朽上事旦晚間馳馬而臨吳會出緒餘而錫之山川艸木之光澤雖衰猶能倚杖而觀焉

王弘岳吏科

評還伏讀惠書周環再四知老丈深眷結于衷苦辭薄于喉舌欲顯言不可欲微言不盡欲豫言又

不易必其念僕思爲僕一酒至篤矣老丈手執羅衡身司雨露諒不爲故人靳亦何得爲故人偏耶姑聽之不然夫夫者且謂僕尚憐破甑追夢黃梁是僕無故求再辱矣李少卿循髮時語言可念也

所命屏翳好黜嗜欲取古人留意之事留焉甚盛僕雖邁也才不迫古人而志不讓今人業且發陳書數百卷飢以之爲餽飢倦以之爲枕簟拂鬱以之爲絲竹陶寫病以之爲醫枯寂以之爲客爲

蕭川集

卷四

十五

友暑以爲冰雪冬以爲爐其他身外之足非身內之老死一付造物者簸弄僕自信如此老丈其信僕否

王斗溟兵科

往奉掖垣之命飛動久之以吾丈駿猷虎觀風池未云宣展豈以省闈足快耶維是國論日繁主心靡測得英傑焉爲之匡輔內以撤帷牆之蔽而外以銷草莽之憂其表樹孰大焉無何老掌科以

予告行所以爲太夫人者善矣如九重之倚賴四海之瞻承今先入座之付託何何得不汲汲爲廟朝地也況今東事盡敗彌縫禁中誰借箸而籌之苞韓茹范如老掌科尤不可一日不在帝左右矣此豈匹夫之私論耶若不肖晦影空山久甘棄世但耕但釣於魚鳥間得吾丈阿衡賜以太平之福飲德無量已軒車北上或道錢塘僕候節於六橋兩湖間焉臨臧仰望可任拳拳

蘋川集

卷四

六

趙準臺侍御

自己丑一別以來不肖在途遽蒙家難而公在告亦罹室室之虞相望各天同其憂戚無何不肖遂論罷矣上方朋舊幾若晨星日惟延頸足下入朝主持國是庶不至滿車載鬼隨路張弧耳旣而得公代狩畿南之報踴躍不勝蓋不肖曾官舊邦宛承新憲獨恨不得從軒從間一望顏色也若迺不才迂顛放逐固宜又早衰之質駐世幾時豈暇

以畜畜關念異日者得兄丈于公議中略爲一白便足不朽詎必牽病顛之駒荐之席廉之纓然後爲快邪此語非足下至眷莫敢布聞

又

奉違光霽遂越十年寤寐之勤豈忘朝夕惟吾丈攬轡蜀省則霜露浹於西服埋輪京國則威稜震乎內庭天下以汲黯陸贄誦之今者傳說廟廊欲還館閣此本朝故事蓋當軸者將以揆地寄公非

蘋川集

卷四

七

直爲尊公開府建節避也僕高山流水不敢望仲長樂志之風而時藥釀黍苟送餘日近覺有少味耳吾丈以子牟魏闕方焉得無重僕之愧且懼耶屬兒子入都遣之起居矯首五雲可勝耿耿

陳忠宇戶部

庚寅晤別倏爾九年飛躍懸殊以故不能修竿牘於吾丈非特懶慢而已然吾丈高譽竊竊從嶺表聞之聲徹中朝久應晉陟未知浙上有福借歲星

否爾僕幸置身丘壑荏苒衰遲欲學撫松泄柳二先生而未能而蠹食蝟涎差堪寄意不至煩臺端太息也薄有新刊附干印正

倪謙菴節推

奉到瑤函始曉宦塗本末功名蹭蹬所過非人然以吾丈之心吾丈之才而淹屈郡寮決無終晦理矧今葉相公秉軸太倉老師當朝其忍令賢者在浚谷邪于例應入補宜入應俟荐補惟留神一荐不得望見履舄增耿耿耳

顏川集

卷四

大

陳章閣督學

人還辱賜瑤篇幾千百言謦謦皆骨肉深眷而又重之寶餌文犀不但孩提緩急有所倚老人米汁之性亦把玩旋開矣撫今追昔清源之惠好燕邸之推恩與夫塞上之寄聲遙念一時攢集賤父子

相向不覺津津齒頰也不佞雖伏林臯時時從過賓恭諭動定咸謂嶺東得足下爲之師帥文士鵲起幾揜覆吳會化育爾爾非九州之冠冕而八座之階級也耶新命江東羽旄滋近倘果道經浙上擬額武林野人綠莧紫葵所不乏或得作三日供耳

李中石按臺

顏川集

卷四

九

浙土無衍方受窘于言利而帝不弃其蒼赤特借歲星以照之車轍所臨如吹鄒律賀東南之有一天者二春矣恩波汪濊何殊日繞仁臺詎必夔龍數數臥箕洗頰之士而後爲榮寵也頃者以東邑治民見蒙老公祖先施之渥別館之異數與尊俎玉帛之殷勤倍恒常什伯焉不又有一天乎荷戴而歸賜臨之命迺復下敝邑履端元慶不獲效盧治中飛僊以集階墀而明公鴻慈有加無已使人惶恐感激無措身地何可以筆舌謝也

又

僕幸遇知于兄亦惟兄結念于僕雖今衰廢視當時有過無弗及焉誼不言骨肉情不言肺腑傾倒不言歲月遠近因輒自忘其愚從幽谷中妄議喬林動靜足下不以爲迂濶更嘉納之慙荷何可言腆貺寵頒已皆非分矧當命駕之後百里惠存謹拜賜之辱寧僕赧然再受又豈容硜硜然再拂公盛心義愧詩人投瓊報木惟足下鑒區區而已

顏川集

卷四

十一

李敬宇戶部

憶別幾時遂踰二紀公還內史僕釣東溟相望三千里而遙矣無從聞問祇有懸懸今吾丈資望益深益隆督學之推觀察護軍之命知在旦晚倘兩浙得借何啻二天若僕大夢醉醒無一好抱蓋民俗澆而士習惡對之直欲聾啞耳

韓振西工部

自河上一寓書後又十年矣不虞忽入司馬部已

不虞忽左官又不虞其落落十年不調也今海內盡冤吾丈亨復有時雖在家山猶之乎在朝著耳不然林壑亦難堪哉僕往歲祇不忍國家傷元氣士大夫壞心術無大罪而一歸田里何所不遭卽兩友人先後蒞浙先者推之遠之若將浼之後者絕之摧挫之僅僅以身免則山林之味昔人蓋陽甘而故詫之也僕齒髮半爲故人敗矣茲年逾六十二子三孫衣食粗贍唯心事在仰屋竊歎中安

顏川集

卷四

三

得不向知已傾懇乎

江宸維獻縣令

足下兩綰邑符興除利害績且冠宇內花封故黃童白叟綠綬青衿靡不願足下踐登日月之際以福寰寓蒼生乃欲以化瑟易樞衡如仰望何是非毀譽從古皆然況今日之是非是耶非耶 昭代名公巨卿強半自左職惟足下安意焉知三九槐棘之不由一躋起也今太原豫章兩聖賢當國不

乏孫陽寧以在峻阪耶僕所遭雖不善然嚴宰薄俗正助人點檢小疵亦何不善之有若夫田舍頗恬子孫無恙亦自足慰知已懸懸

顏川集

卷四

五

顏川集卷四

不后平西賜緞堂

顏川集卷五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劉雲嶠中允

僕平生不甚病病亦不數日今春輒病五旬氣耗形枯龍鍾特甚殆似六七十人矣以此畏事如虎望筆研如讐幸遇便翔欲片簡通候竟不能具寒暄語海內聞 元子聰睿公等以聖學輔導之正

顏川集

卷五

一

竊欣欣吾丈奈何勗請急之念耶等及 廟朝宜安 講幄非僕私計欲長恬蝸殼而不願公暫遽龍鱗乃從吏也支榻口占艱於執筆百未及一

又

呂記還承瑤翰宛悉已又從仁邑君侯拜書錄雲機之貺感懷厚義真欲涕零今未敢以絲髮謝聞諒蒙默照而心寔耿耿焉不自安也閩錄甚偉麗字字關世道人心豈但學子凡有憂時復古之志

者當崇一冊揭於座隅令君有異政上下神服以推閣下愛存問再三銜戢五內終不敢片字干澤者是乃所以報閣下謝君侯也

又

一歲而三得手書語最枿肝情踰覲面每讀每喜者數日無奈所貺稠疊陸離不折倒野人殘福耶僕唯杜門掃軌自非尋梅泄柳二先生得弗辱延譽而已定不從腥鼎傍羣聃也蒙教僕意正然與

嶺川集

卷五

二

世抹殺人側應如是况蔡藿足飽何故以其身刺人眼孔中命使到門之日適田奴聞楚猿城火之訛慨歎俗情以此中布草略

周鶴陽侍御

不克奉聞問又踰年矣頃于省會日聽朝車無何而衰病促歸竟不及少候從此則公親九鼎僕老一涯良晤亦何日之有公今入省臺得開口譚天下事伏願不隨不激執中而用之語曰衮衣罔缺

無廢細箴玉食在前無掩芹藿則僕拳拳于左右者也惟麟惟趾跂予望之又不勝拳拳若不佞着田間冠率牖下二子一驅之山澤一驅之農雖貧亦甚適無足懸上方朋舊念也

朱襟江侍御

僮還得兼函之教隆情厚誼浹肌髓矣日幼安文寧亦一再至相對頌公慷慨豁達在帝左右必裨益非常日下想已延登竊用企躍蓋朝綱國脉正

嶺川集

卷五

三

藉大賢整頓而挺持之豈止爲創榮山崔吾故汲汲耶昨薄遊湖上承故人柳陳父者蒙雨犯雪問不肖蕭寺中劇談傾倒銷其困頓不啻清心飲子矣陳父博洽士也以詩遊都下有可廣其遊道而佐之裝者乞不愆黍谷之吹焉

朱平涵諭德

昨暮自太倉還尊牘儼然在於案頭矣吾丈鼎鑒日隆眷聚日康樂甚慰南宮所得士甚盛讀一論

三策甚新甚奇而又無意於新奇更高中間如儲而桃李借而羶薊侵而虎鼠及士猶賦權猶火數節皆照膽論正使韓蘇握筆疑讓一籌其神服固不但一膚淺陳人而已明春持節下冊藩封討夏秋中得走薄一晤焉僕今者散誕不能爲節子枯寂又不能爲謫仙第時作時止時嘔時啞出沒於蠹魚之境顧秋來衰颯齒耳困人十日無五日輕快也卽昨太倉往還吳門不上涯橋李不泊船止

續川集

卷五

四

以三尺蓬窻領受四百里黃蘆碧草况味可知已兒輩辱大錄之教附布感悚諸惟爲道精調以膺慶祉

又

翰使臨門喜如瞻對發械三讀德愛滿前不肖方生死朽蠹中而丈惠之五車方圖勺水盆魚寄心旦夕而丈賜之二缶兩極精妙驚目動魂不知作何語可謝也不肖後先交友不下半百而遠邇多

若忘之獨吾丈念之禮之無已時昔人以生死卜交僕請先之以出處雖然人間世骨肉其不爾者亦少矣以此益日夜望公鼎貴赫赫焉寒灰縱不炙薄淺暖氣耳聞丈有西河之痛驚惋不勝羸博以還願付莊生維摩處置爲佳

徐鳳谷評事

僕雖與足下吳會一區而百水千山竟不能操壺榼出餞河洲悵悵可知矣兄初拜卽入九棘持天

續川集

卷五

五

下平可不謂顯融哉西漢張子奕奕青史以公敏邵名實將焉避之若不佞百辯不白一讒而終世顛擠命也不佞已冥受之矣寄生黍谷頗賞高寒又何俟鄒子之吹耶

張育華城武令

方今輦上雖則紛紜然難在廟朝而不在郡縣公落得以此時優游茂宰且爾郎潛過一二年而端笏垂紳弼之奉定此僕藉良友以報聖君

意也非謬悠也竦身西佇神與牘俱

又

戎生行手勒數言計入覽矣軒車到邑政令維新
東方那得此快令乎望路非遙然隔千里無自與
公暫面或時時間問子愿密子愿猶密不佞耳正
欲寄片函爲候而柳陳父遠至于其行輒草草附
之陳父企足下風願見甚渴自朱開府坐上譽歎
公無已真可謂神交今來謁公公寧有意一振之

嶺川集

卷五

六

平齊魯之邦文學固其天性况公與子愿狎主齊
盟遠適大夫豈無鄉慕亦願一見柳先生者至于
客之幸舍佐之車馬之資公義自篤又不俟鄙夫
緩頰也

李玉海刑科

不佞自投海曲人事一不經懷惟風昔知交尚形
寤寐而所知晉乘衡軸尤日夜跂之無他公等威
風高鳴匡時濟世以安不佞輩匹庶于蝸殼耳今

吾丈結 聖主之知秉政掖垣而翊贊太平天下
且抵掌頌曰宗社之賴諫官果與宰相埒吾黨不
大生色耶不佞臥起茅屋日向田更野老闢健頗
亦熙熙昔人譚鵬鷄逍遙未謬也

吳繼疎文選

力還既奉瑤函又辱貴僚遠將書幣公之念僕賁
僕至矣後先捧頌感佩何勝秦錄閣博而甚文其
得人必甚盛公車對豈在一科異日噓爲卿雲

嶺川集

卷五

七

矯爲虬龍沛爲霖雨者且濟濟而是其歸美先生
不淺矣因鳳及穴僕亦借光輝焉企望黃扉以日
爲歲茲未敢報謝俟賀兼伸幸足以難走幣國
門亮我也祁寒受賜四體荷之臨楮增懷惟爲世
道珍玉

又

去冬吾丈按節武林紆迴百里訪不肖於陋邑榮
填里巷至今猶有色澤焉延首秋月晉乘銓衡使

天下材賢士大夫騁抱清時收名傳記功豈在伊
周下哉九穗咸登卽荒采之苗鹵田之秀亦爲之
欣欣豈必移豐壤成嘉穀也若不肖別纔半歲而
拂亂殆不啻百端鬚白數莖頭面瘦十之三四近
况可知已非平涵兄寬慰何堪鬱懷老僮陳文昌
繇齟齬服役今以省祭選得予一近地鹽場官不
枉其四十年燈窓勤事矣幸留神焉

應蘭臯侍御

顏川集

卷五

八

吾丈代待淮右淮右之商民噴噴欣得歲焉蓋釐
蠹則霜雪遜嚴霜恩則雨露讓潤是以家謠戶祝
豈惟治疆漸播漸遠且浹洽三吳兩越間吹入陳
人耳矣指日還朝堂丞不在旦晚哉不佞慙愚
卽棄之泉壑想未塞其愆咎故當世賤其人如草
芥薄其言如蜚蜚乃吾丈致書不遺夙昔豈桑梓
明公獨不以燥濕爲輕重乎嗟嗟老詩忒口冗言
侍在最知已之前不嫌唐突惟付之一笑

陳賡虞鄉城令

僕延頸企足思一聞問者累歲矣而不能逢鱗羽
所向朝來病起雲箋忽墮土窟捧發讀之喜而欲
僦承吾丈惓惓故舊與故舊心不殊豈以尺牘之
疎密爲淺深耶惟足下登第十四年而猶然百里
言之耿結然仕路有先疾後淹有蚤騰晚蹶有久
屈驟伸者娥眉宮妬羊腸世險異日公從巖廊中
一轉盼之誰疾誰淹誰騰誰蹶諒屈伸之不滿一

顏川集

卷五

九

笑也若不肖四十九以前於人筆札間受果報五
十九以往尚於人口吻過活人趣天趣都盡矣而
兩兒且棄視而出束父書而講農圃之論少廿伐
菰老愧考槃何足爲故人道哉賢子並妙齡聯翩
而發跡東序兩蘇兩宋刻日可期罷牛敢望駿乎
昔唐漁石公由剡侯踐登宰衡而其子小漁公竟
及第吾兄父子追配唐侯他年爲鄉國最盛事則
天之所以報循吏也篝燭題書不倫不備兼之病

後潦倒統希原督

李太華刑部

去歲奉書藹然注念且教僕縱身泉石適意俯仰
間味之如咀嚼八珍宛轉而不忍咽也敬受令矣
新來雖室家多故官府眈眈而夢境擾人一付莊
周處置耳足下望日隆資日益以深且受 璽書
出監侯伯之國康莊萬里卽在車前謂飛兔能久
逸耶後如兄出爲留部豈樸茂者固不易知乎然
嶺川集 卷五 十

南北等焉便間希轉致

方望山順德令

往歲軒車入廣道路間關比及治疆謂享太寧之
福迺早焉冠猝至焉地狹民貧廩庾不遽充焉此
之見督于上官與昔賢撫字催科自書勞拙者殆
伯仲耳安足損令名也惟公專氣致柔內和其民
而外輯睦其臨御譬如險仄抑心安意歷此三四
程自出坦途高驥不遠今不得不彊耐也足下力

此不啻日致一割月致一起居骨肉友朋奈何猶
索我于形骸之內邪專使重函德愛滿紙諄諄以
疎密爲念非不佞所望於吾兄矣不佞飯松裘鹿
之夫坐費山林恐煩造化廼復煩費知己感忤感
忤

周中岳國博

往不佞幸納交于足下也卽席片語服公義甚高
旣而聞過里中卽部署鄧君一節又高于所譚甚
嶺川集 卷五 十一

嶺川集

卷五

十一

矣夫脫羸縣哀死友不爲燥濕輕重上下千百年
代不幾人人不幾事及今于足下見之又辱肺腑
交不自慶幸之極邪鄙在海涯不聞京耗今歲始
知爲國子先生先生德行文章兩俱師表 廟朝
真知人哉兒曹赴監筆泚餘瀾願言分潤

胡湛宇任丘令

不佞違吾兄雖稍不克聞問吾兄雖疎而每對親
知未嘗不談碩德頌真愛藹藹如日瞻月晤也久

停徵召 朝著非常廼今感天戒而悟 主心兩
省虛人必先補闕吾兄不日應命入矣入則民瘼
國是倚賴弘多使林下人得享太平之賜焉即各
福澤正不煩譽刻爲龍呼鷗伴驚仰累知已惟是
民漓俗薄偏溺死灰不能不藉兄爲泉壑之光以
安僕一枕無礙睡耳

又

不肖齒頰餘生人世長物分不當通故舊書况天

續川集

卷五

三

上故人乎第哀謝崦嵫之日住世知幾而自令抱
恨沉冥耶故不避涖辱欲從筆札中博半面焉足
下在司農出入坦途何如言路不但計班資於槐
棘者了不見言路之徑捷而衡品格於史書者反
往往受言路障也僕豈敢爲吾丈解嘲久自信之
僕春來二豎見陵十九醫藥病榻中屈指舊好唯
赫赫巡狩者不耐攀援其餘念漁樵哀蓬蘚者不
少也以足下契誼輒私布如此日劉太史教僕曰

退則修已朱太史示僕曰蔬水足樂此八字謹揭
座隅吾丈其何以益僕耶

黃鏡宇國博

自足下西征企絛音塵篤于昕夕顧滄江白岳恍
若各天徒望暮雲春樹而已計足下久停汝騎匪
朝伊夕且遂趨 朝翱翔于西崑東壁之間安見
非得志耶而必役役簿書乎曲折蟻封終當千里
惟足下努力厚自愛僕投閒海上百爾如常日從
續川集

卷五

三

二三翰墨之游談討圖籍且借此以送餘年耳中
獨徐生知愛尤深今有大部之行輒因承候仗足
下游揚而引薦之俾不至彈鋏而歌則咳唾爲恩
不啻分末照而借餘波矣

又

極擬造空而陳積臆而脾病未能入舫戀戀何可
言今長君如此偉才如此鴻抱駿筆若中不魁魁
不入館閣者不肖不復敢相入下士矣側聞權稅

日莖莖數金視暹時十不滿一二卽僕且焦心焉
吾丈之焦勞可知已將毋遠阨于貂璫而潛規乎
訾算歟抑涕厄未盡室耶以僕耳目所睹聞如敝
縣渡海一路其爲貨不貲其稅應不貲而輸之中
貴者止二百焉此亦可括其羨而陰驅其出塗否
也吾丈試酌其損益而詳審其便不便亦一策爾

張監衡節推

足下念我不置乎手翰索裝爲僕領到僕自無置

趙川集

卷五

四

身地矣諗使知道履日嘉賢子日韶秀愉快無已
若兒子輩則倚資廢學元不望其奮騰今歸恨不
遣仲蔚蓬蒿塞吾莊路使父子筆耕一室也朝事
久不聞鄉鄰事殊欲掩耳薦紳之老欲求爲布衣
而幅巾區履者又欲披髮去此何等時而公尚擬
僕云云耶

徐元虛侍御

僕十年荒谷遠謝除書遂不知 朝者音塵故兒

子入京未奉寸函臺右旣聞驄馬受命關西則追
訟關失者久之足下亦諒僕之疏節耶足下念僕
加骨肉一等卽差池魚雁兩兩會心又豈在寒暄
箋牘也茲者按秦秦有清霜耳露焉獨吳越人不
一蒙被之奈何哉不佞削籍以來闔門積棄有兒
淪落相率耦畊往往扣角而歌傾安得足下督撫
其邦幅巾一見使宗黨一拭目而溺死灰者或稍
稍罷耶林下人以要津顧盼爲容顏以知己齒牙
爲運命能不孳孳望之萬里封題神械並往

趙川集

卷五

七

劉後如戶部

自重光之歲特辱賜存造次謝言豈宣感結前者
偶從邸報驚觀尊銜知必有鬼矢焉中之顧道遠
不及聞都在海曲無由問訊祇撫膺浩歎而已吾
丈第以來再餽麋裘而猶盤桓郡國間孰不爲
扼腕耶承手諭題識所從來嗟嗟與非類者同官
如蹈蓬黎如近洞未有不羅其刺而被其汚者亦

數爾運爾所幸讒夫見法公論彌彰夫既揭其肺
肝懸之紙上誰不爲足下齧舌伸眉也計 新命
不在旦晚乎企之企之

又

自聞 新命晉貳河內太守踴躍久之已而念十
九年甲榜未離銀艾疇不爲足下熱心浙上歲星
一旦移之河內千百里有驟遠所天之仰又疇不
爲老公祖引領跂足若不肖尤惓惓焉仰外仰而
引領中更引領者也昔富丞相勲業從河內起惟
足下圖之重圖之李中石竟爾夜臺可勝浩歎賴
其子能飛疏爲父乞恩爾

楊衡毓侍御

伏審吾丈殿中執法亦旣兩年今將代狩何藩何
吏民之有福者得承霜雪雨露也若僕放逐中何
所不有然杜門掃軌頗善自逃卽吟詠登臨亦都
廢閣兄可想見其寥寥矣倘幸建節而臨吳會幅

巾直裰展謁有期于時握手而道今昔更媿媿爾
不則惟身後墓中一石及焚焚兩子兩孫託命焉
萬里緘書伏惟明察

又

草草握別遂踰二紀不圖吾丈以 聖怒左遷
翔至今淹屈亦已甚矣不佞惟一丘一壑尚不容
投老猝罹飛禍今頭鬚白十八九精血與田舍無
一二存中間所歷神皁鬼嘯競虎螫蟲者萬端詎
嶺川集 卷五 七
一一能鄉知已道哉莫異時開府過浙不望問僕
于丘塋之下略齒殘息一比數之人卽九幽深戴
焉非明公至密至眷敢輒及此

祝心齋刑部

恭遇太夫人千秋之旦不佞宜升堂拜母效華封
人三祝者也以兄伯仲若子姓情屬方次第稱觴
不敢溷謹陳篋實脩上賀言惟公代奏之太君謂
陳子身卽未行而霄漢間隱隱聽瑤臺東指上元

夫人金華九疑仙君彈雲林之璫歌步雲之曲觴
太夫人矣其獻亦竊比滑稽生一桃勅女史傳教
頓之則不佞幸甚卽內子亦幸甚

又

別才數月耳不意尊孺人有此大變茫然聞報舉
室震驚恨奔問之無由焉然修短存亡莫逃乎命
惟足下照遣而已且森森蘭玉煌煌 恩寵履福
亦旣不貲獨不當以此割痛邪宦邸秋懷易增悽
頴川集 卷五 六
楚願廓然自葆爲宗社珍玉明春無事擬爲齊雲
一遊兼弔左司馬倘能趨候亦未可知不則于黃
山白岳間走一力起居耳

又

伏聽朝車便過高堂省觀一舉而忠孝兼矣企羨
何可言吾兄深資積譽計觀畢遂應 徵書入踐
省臺相去彌遠傾倒更未卜耳惟努力朝事報
主酬知自不異于朝夕譚對也入都晤貴同門均

希致謝且道野老杜門村落向不干郡縣而流言
刺刺想宿世與齒頗有緣聞者或因而信之欲言
未竟統俟旋轅

又

春月法駕遂行靡伸鄙悃至今耿耿未艾也不圖
潭府爲祝融氏橫侵榻上猝聞驚起幾躓吾兄之
駭惕可知矣宮室毀成似繇定數道眼照破一付
五行安排不自擴然也邪兒輩渡江承兄珍念衰
頴川集 卷五 九
年寥落友朋推轂於其子寔倍徙爲德於其身感
激刺心晤言爲淺矣

喬裕武吏科

昨歲蒙賜華槭足下之眷念不佞至渥矣周環誦
讀感刻腑心山中傳入邸書拜疏匡時並驅賈陸
應龍薄青旻威鳳凌紫霄其瑞世澤物自古今所
希覯也僕何異深井之下得窺白日之正中竊欣
欣慶焉若不肖瘖默以來耳與木石偶特麋性易

驚魚樂難問不能不藉天上故人爲金湯也

又

得手書感服無已每見佞人嚮用公輒憤憤叱之
汲陸之風于今再見日吾師札至曰文巖巖正氣
真可謂孤鳳高鳴如此雖罔兩在前應蟻在後亦
何足介之冒懷也語言粗率田野之常臨風可任
拳拳

黃見漢兵部

嶺川集

卷五

三

自奉手書冉冉又一歲矣兄功名日盛機務知日
練日精不次之推想于旦夕此僕引領企足而望
者也若不肖墜身幽谷拂亂多端几席之間風波
頓湧因思人命脆促且在呼吸間何暇理身外愛
憎事今一聽其起滅而已茲兒入試敬此起居兒
輩年往秣薄厨門木象豈覲肉生特隨例遣之耳
惟足下誨之植之得兢兢畢事而南于野叟足矣

徐太字長垣令

吾兄遂八年令尹耶無論兄卽僕亦日夜忤忤焉
今聞王室復災聖主動心修闕事必首召補衮
之職徵車飛下定不踰時不佞又日夜忤忤焉安
得一朝吾太字卽在帝左右耶若僕山中頗恬
眠食無一足櫻知已慮也溽暑緘題未能百一

蕭吾一貳守

憶昔已丑獲交巴蜀英杰者三公乃楊衡丈錢明
丈先後臺省而吾丈兩宰巖封僅攜郡貳亦太淹

嶺川集

卷五

三

屈矣伏惟吾丈高才碩抱略展緒餘其所建豎不
與穹隆比峻震澤比洪也耶明天子倣漢朝故
事公卿缺以次選用則秉圭而列九卿卽憲臬望
風叅知虛席知不足淹六傳也僕恃饘粥幸健恃
籃輿幸稍登涉桐引露流時擬舴艋金閨門吾丈
不遺二十年舊知其遲我于虎丘諸勝一傾吐積
懷第恐郡大夫尊嚴不堪侶野服蹣跚耳

又

接袵一譚遂投針芥此自古人所罕詰朝再晤又
再荷名言豈直心醉乎東見辰玉兄具傳盛雅
相師亦銜感不置還家半歲所念足下標英石室
僕亦不甘腐艸而數數爲難安得遂令尹先生借
我衙齋一尺地朝朝暮暮其間耶吾丈方攬轡宦
塗而寄興高遠真火宅蓮花僕則鄉慕蓮花社中
人乃不能不吐火燄其懸絕如此可笑也恃曾面
啓敢乞郡官池百子蓮花三四本希賜轉求幸毋

續川集

卷五

三

曰我不知微生之醢幸甚

喬瑜石侍御

遠遠足下數歲矣往使節過杭夜問鄙人於委巷
詰朝馳謁藹藹深談至人三洞心肺也足下按臨江
右江右之吏民何幸哉頃之朝事日新且朝使日
出天下不無洵洵獨江浙兩藩賴兩使君底定卽
小山通客私幸有殘活地耳僕素偃蹇乏鳴雁之
譽亦不至貢陽鰲浮薄名而年劉幼安修我以礪

閉戶鋤荒覺差有味然何可向繡衣臺陳說也

宋正吾戶部

憶與足下別遂六歲于茲矣明德碩誼未嘗不津
津齒頰間竊念齊魯吳越之朋何修而合何剖而
散又何閼而繼見之不可知又未嘗不耿耿焉始
信天涯比鄰殆強解耳每意公風采知必以功業
名世每誦公文知必以辭章華國故以古人三不
朽望公非謬悠也今足下不遠數千里手書專使

續川集

卷五

三

問僕菰葦中德愛加古人一等矣而猶然以日時
淹速竿牘後先爲意則僕所望于足下者豈在月
寄聲歲修聘靡靡爲世俗之文哉朝事僕不敢聞
顯融公自有不俟僕祝惟金貂再世史冊有令名
焉則僕所拳拳耳屬俞生行便附此起居俞生善
趙書足下不悞一引致之聊借一枝免手繞樹波
及又不啻屋烏矣

錢明宇刑科

自足下還 朝又復易歲今臺省甚缺 國家亦甚急言官何以宜拜而久不拜豈九重不樂諫書并諫官亦不樂置耶然足下徙倚而觀端居而籌於凡時之事世之風罔不斟酌已審乃舉而入告我 后夫然後動中肯綮 言當機宜殆天將懲公等勲猷而故緩之也非無意也頃之僕盡謝交遊衣大布之衣飲牛鋤藥一二老農爲伍足下聞之想亦謂友人差不辱也

顏川集

卷五

五

顏川集卷五

不待平

顏川集卷六

浙記 陳與郊廣野

尺牘

郭汾源督學

先人辱與閣下游先人之子孫又辱閣下葭莩之懿故先人之兢微節細行於鄉也惟閣下知之惟閣下謬舉而曲譽之今者濫竽寔錄鴻造復蒙眷注錫以瑤函且華袞之辭榮於篚實百倍龍光下照尤溢繩樞其能以筆舌頌耶謹三肅使人稱謝尚圖援駕面布感悚茲未敢一一

又

家仲謫薄從子韻蒙愧附高閣之後頃辱尊夫人藩輿枉重寒陋有光輝焉賤婦祇迎旁皇無措荷蒙珍眷骨肉有加卽荆扉不厭其污草具不嫌其瀆村姑海媼鄙似周章亦不姍笑其荒野綢繆下

係之如戀慈母豈易代之筆札間耶蓋衰年雖伏
罕遇親知驟奉貴人寵踰涯分自不覺荷戴至此
耳若賤子不能佐婦灑掃掃一館穀形騶何所逃
罪惟長者曲赦之

又

南北史承睿覽一過漫漶惡本其何幸如之第不
得丹鉛少辜傾望耳然收架後覺燁燁有餘輝也
謹拜使者之辱何時出縣敬竢車音

讀川集

卷六

二

湯鄰初京兆

會城三接台光遂足慰五年懸企奉教承愛深于
骨肉無何遽返靡克日侍吟壇仍戀戀焉翁丈還
自章貢僕大者不敢脩篋簞庭下其次亦不敢治
杯酌一領緒談正惟玄度曠懷世俗禮文懼于輕
涸迺長者過意申錫既渥且珍拂以清風命以七
箸而又寒則煖使之煖炎則葛使之涼藹藹乎納
諸太和之域盛矣顧不肖之竄澗則何解焉謹頓

首謝歲杪倘入杭并陳積歉

又

居恒念湯先生不去心謂得奉塵當便抵掌促席
譚三日夜不休也比見廼草草如是愧恨者久之
先生果歲晏始西征耶猶冀高秋造新宅傾宿悃
耳蒙惠齒藥暨療齒二禁方印合治之生年未半
張倉至欲須麋乳自活竊自嘆也外扇二握求近
作二章得行草賜之屈玉垂金庶時時在對不煩

讀川集

卷六

三

下馬佇立也

又

適聞台駕非久西征西人士欣欣東人不頓寥廓
乎在宇下者又何堪焉祇聽遷鶯以需楚晤更數
朝夕耳擬乞署書二聯書一惟留意尚有座右兩
箴容還日另懇書指求惠教美人蕉求即賜之何
如一束三祈惶恐惶恐

又

翁丈請急當路乘傳蹕東無乃西河之痛汲汲耶
耗息初傳不肖且驚惋失次何況老親翁也子安
不入考皆不免早謝矣缺陷每爾亦願親翁善自
寬極欲造門躬致縷縷而月餘病聽如昆蟲墮戶
以居遂未克西耳

錢遜南孝廉

伏承雲翰道義盈牋門下擅聲吳會間遠近景風
盡希結紉况不佞又綴嫻嫻後也若乃曾參之喻
廣川集 卷六 四

其所駭愕豈有人焉妄語而門下亦妄疑之耶曾
非同姓杼又何投且不佞衰謝之夫肯問門內外
喧寂乎穀齋述命益荷雅情敢不如魯鄭許璧故
事異時或走東縣當拜令儀互披彼我之懷焉臨
楮耿然統惟摩照

許星石侍御

臺下謬謬 朝端飛霜 禁闥封章每下萬國傳
之自有中執法以來未有端亮如翁臺者也秉笏

宸陛則薄海蒙太平之福休沐珂里則維桑倚太
山之重僕之受賜豈易名言日伺車塵登臺百叩
顧坐採薪之困跬步不前雖搖搖係戀干埋輪攬
轡之旁其能假翼至乎

又

翁丈今日御風而行卽虎視眈眈豈不吐舌駭散
高識邁恒品什伯矣路從易水纘石丈北道主人
世好相遭逢迎不乏想具徒致餽班加一等益虔
廣川集 卷六 五

夫安埃前驅耶兩辱心知不敢不將片牘以當負
弩之義有少薄獻用代河梁文選欲充應訓專埃
治書蒼頭過焉左思得皇甫公一言價增三倍免
第之薦贊幸矣何戲權也

又

竊念太老先生寓內第一流人遺文又寓內第一
集譬則泰山梁甫思登封者何帝七十二家而望
及陪隸用季氏旅恐不免爲寓內所窺然翁臺業

謂小子私淑而委之小子曷避焉糞土之詞敢干
標穢知金石非糞土能蝕耳

又

臺下一入故鄉卽不愛貞肅之餘猷而作新禪室
也功德不可思議已不佞頃從此市權僦一廛願
得比于新都之附庸焉薄施二金乞命之主者細
流土壤海岳或不鄙而容而仰止琳宮祗增赧赧
惟臺下貴答幸甚

續川集

卷六

六

徐井原太學

久不克聞問屏居草野自任迂疏太翁或亮其區
區也舍第適遣人至欲請令孫前詣荊州以畢嘉
禮且曰楚江平穩殊不似川江託不肖申布希示
的音庶先達舍弟省懸懸耳造次奉賁不備不倫
又

素交臨幸兼集良朋都夫不覺鼓舞特天人在
座迺小市葷醢酒之其能免列真之賦吐耶繼今

當採山花烹吟茗以贖前過翰下褒許太滋轉發
赧耳已遣奴謝顧覓裳咫尺如事障何朝來憶昨
清譚恍若熱沙追惟甘露惜隨得隨失此境不能
久駐泊耳

查友峰別駕

第自揣頗無履錯而折足公門豈其不貫府中趨
耶遣使臨存至云分漏兄翁三十年夙好于茲篤
矣幸將小可計更一二月遂得躡蹠而從足下游

續川集

卷六

七

敬謝注心榻次不能恭肅

又

日候駕臨敬圖躬謁而展知緣公冗敢此冒聞不
肖荷兄翁雅情如手如足前時攀附締好未終今
以從孫輒不自量微福于我先大京兆太淑人求
結潘楊倘蒙俯允弟益得事兄翁永永矣恃寵直
達萬冀台原

董心泉文學

軒外數蓮正開屈丈過翫雖乏張具而峴茶池芡足佐雅諠樂第第團圞耳唯蚤臨庶不受赫曦也

又

陸路命使走百二十里而問末弟感激何可言舍姪船事迄無定說深伏以竢劉侯慶分也湖上差無事今日屈君侯納涼舟中惟素飧蓋爲祈雨故耳冗冗布覆不盡

又

蘋川集

卷六

八

生平叨眷何嘗旬日不相周旋今一別許時無由縮地則天限之耳前惠感應篇此莫大之教但日坐愁苦日爲世事人擾擾安得靜修空辜至愛慙悚慙看如此光景恐終無歸骨故鄉之期握手談心未知何日思之老淚滿把矣諄諄勸翁丈者養壽是第一義弟則歸不如流落生不愈死亡嗟乎年齒胡爲哉

又

弟苦乍還應接甚忙不能再請高齋歎如之何緬想兄所欲談弟所欲吐兩俱未及彼此懷抱可知矣入省受寒遂成肚痛今早略減一二古人云積

錢防老積快活防死弟無防老之錢又無防死之快活生爲活地獄死爲怨鬼言之痛心言之痛心兄今日不凡事拋開尋快活更待何時病中追念不曾面說得特此筆布新春有興約思堂兄來湖上談三四日尋僧問道作一番小休欲行逕帶挈拖泥落水末弟蕭散幾時豈不至妙至妙哉力疾作此手冰筆強都不成字

查思堂文學

隔閨問未及百日便如幾年古人三秋之論信哉不佞弟近覺衰殘日劇左足麻廢言語張皇往往隨出隨悔亦自忘其鄙倍此豈黃髮鮐背者乎中秋左右得撥冗一臨雖無肯酒雖無嘉肴清茶談笑頗足消永日也

蘋川集

卷六

九

祝仁山廣文

台從在京邸過歲客中寂寞何以爲情然轉盼季春當秉鐸于聲名文物之地盈門桃李時雨大行安見一文學先生之讓文昭上宰也邪若第兀坐市廛旦晚獄戶欲求爲泥爐葉火之一老農而不可得則從前所博亦竟奚爲也

許敬所封君

伏惟穹德鼎望千里斗山矧密台垣瞻依滋篤卽

賴川集

卷六

十一

未克趨長者之階右而閣下何展禽之高義劉處和之世德謝臨川之鴻藻旦暮欽之頌之竊竊願一通姓名焉僕父子倖陷網羅近雖稍稍顯白而尚須覆讞微天之幸得長公齒頰之餘微及非辜一二當路必信之如金石而遵之如菁蔡無埃濡手焦髮脫水火者于驚濤烈燄之後不難矣干旄乍至賀烏填門未易以鄙情通敢蹟翁臺乞過庭之際一以高適付御爲王江寧雪獄章劔南爲陳

生明枉預汲之則太翁積德如天造福亦如天感激可勝道邪

董中泉廣文

每逢霞起瞻注赤城豈不願遊窘于蹙蹙門下身膺綬冕目極煙雲履稷契之衢而不羨巢由之徑使人企慕儼若列僊寧獨寒弟而已耶四載崇文儒紳自若今之執秩詎盡茫然將俸曆多深歎抑司牘者或舞手上下也憶往時厠省鈐事與聞郡賴川集

卷六

十二

丞以下推遷其關單屬副郎主政彼殆不察夫三臺不報而欲以一剡律人耳入則胄子出則邦伯總不過旦晚仁兄何汲汲焉麋鹿之珍衰年仰賴加之蝦菜尤饜老饒謹肅使者爲謝

董雲泉邑宰

睽違七歲一見欲狂蒙懷被睨之深都不及叙然自謂朝夕續布耳不圖一別日坐風雨鍾磬中咫尺不聞將成痼疾以此託伯兄仲致正惟跼蹐書

幣臨門捧讀誦之華晚奪目鼎重驚心不勝拜又不敢不拜自沐磻散滕爵以至寒燠之披覆無所不受慈焉升菴各刻多至二十餘種中有曾見而不及抄者有抄而不盡竟者有曾聞而渴不得一見者寥寥陋室充牣若波斯真是貧兒暴富矣

又

伏聞晉國之政吏不敢軌法而施于民者寬大而慈祥兄翁真漢循良矣且睨我者去而撫我察我

蘇川集

卷六

十一

者欲我久於二千石之篆而且今卽真焉其獲上治民可賀也更惟舉聞彌隆彌慎宦績彌久彌勤兢兢而入尚書曹出蒞方岳末弟分榮割華滋不淺耳邇年弟益遺落世故第寄身于山謳野唱間不以花開爲悅不以花謝爲悵優游待盡之徒時從長公談咲送日卽省會亦累歲不入掃篋無絲髮可將有拜無謝皇恐刺骨

又

仁兄以權知二千石入覲 天子乎政蹟官聲內

乎 廊廟定當有不次之拜矣且同社三公在輦

下而半子在朝 國門燕集不異旦門譚笑仁兄

之福祿並茂爾爾也弟遭異枉又遭異慘異喪恐

人世亦所絕無仁兄聞之不忘之痛之欲爲不肖

弟流涕耶茲賴湖州陳太尊庠照章 不肯從

原勘官成議不啻包孝肅復出而極慈祥如我太

老未免沉吟極奉佛如嘉太老未免左可而右可

蘇川集

卷六

十一

弟悲啼獄戶躑躑路隅鬚髮皓然神氣衰削異時卽弔弟于市廛之下未必能認面目耳

祝南阜轉運

臺下發佈春日矣德威所照文武一新極擬造臺

計此時內治寒書外應族黨賓婚之不暇不當更

以草萊之跡瀾列戟清嚴耳謹陳篋管于謁者代

申惟賜鑒涵

周南龍別駕

談笑又冉冉隔年矣春之日燈之夜似交錯於邑中下泮再臨聞之次早亟使人候之則大旆已東彌增依戀埃綠舒紅放邀步龍陽或涉硤水間一觴一詠少展晤言也來客某生擅形家與之言信非流輩可及故導之至阻面雖數字不解懸懸

呂心和都尉

來朝千秋旦不佞第宜治筭稱觴效華封人之祝者也竊惟吾妹丈或未必肯容又弟夙抱此心羔

續用集

卷六

十四

雁入庭徒煩應答欲避山澤弟不耐煩而煩兄耶用是祇奉清函以當春酒惟幸兄於驪黃之外鑒原之以後生辰兩從簡質卽省市者擔者之憧憧亦過軸中一便事也如何如何

查翹峰光祿

首春命駕眷愛非常是日以供佛飯僧不遑烹一茗以獻愧罪深矣流光若駟瞬息爲秋惟蚤治趨朝之城焉時雲間故人引遣大藏者至託不佞轉

引夫造藏大願力也倘公有意于三藏乎則大宗伯冊引在弗厭不佞佞佛而輕爲衲子作說客焉

朱惺復刑部

往歲駕還里中得相聞問於今又三四年矣而兩心固不間於朝夕也計吾兄資望益隆月日少須遂當擁節而都方而第日望焉若弟永謝一丘正如蛙蠹與草木俱生俱死於霄壤間耳其食苦食甘亦何足推校也金蘭頌義玉案無絲髮可酬臨

續用集

卷六

十五

書耿然

又

伏念昔之求救者無過包胥氏謂其哭七日七夜不絕蒙救而感不自勝者無過號子之於秦越人謂其一鍼一石而死者生生者得不死茲不佞之哭凡幾日而仁兄不受鼎重寧一鍼一石而已邪顧非戢翼幽野而網忽下於天牢忽墮于淵其事其寃人世希有不敢言非蕩家聲室殺子而先殺

媳殺孫慘毒尤人世所無不敢言非今日御史臺
御史中丞臺以及監司郡縣罔不知罔不憐亦不
敢言伏地仰天宵哀之可哀而出之宜莫如仁兄
敢切切懇懇如此弟羈省中以蔡竹爲僮奴以笠
屐爲車服以府闕獄門爲廬舍蓋無日夜不歎不
泣已泣罷而思僮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曰命
歟思罷而復泣犬子家巷中一畏事畏法小學生
爾迺十五六年前人疑之爲盜賊至今日更網罟

藏川集

卷六

六

之爲禽獸三四年前思一脫布衣與文士齒而不
克今日更思一脫桎梏脫狴犴與提壺荷棒之乞
人齒而不能大君子試覽凡聽之不太息流涕者
幾希也此自業墮凡病不得不仰希聖藥在仁兄
始卒加之意爾頃王紹濱丈入盱弟面陳乞極荷
俯俞弟因頌我仁兄鴻才卓識廉介慈明而彼謂
于白下舊相知見間希一道弟感激焉九頓祈求
懇終恩造臨風無任悽切

葛冰壺進士

弟亦患寒疾註籍六七日矣不能走候祇抱耿耿
昨三謁大宗伯初緣自陳不見客兩俱不遇故尚
未及啓之先面乞之精膳公頃又促之曰足下第
力圖之若堂翁有難色僕當強之耳事在旬中方
無冰合之慮此公報牘似未慨然又前道值考功
公叩之謂不易驟覆人言如此不審可少從容否
事宜珍重故不敢爲丈造次也伏枕漫布幸台答
不宣

藏川集

卷六

七

祝惺存刺史

蓋不佞居恒長歎以翁才不從中祕之選使列于
漢東諸侯焉又幸君侯得以游刃之暇歷覽八十
一峰爲盡搜二酉石室就令今掌故家檢四庫出
中祕全書詎當二酉百一也讀近名刻珍怪百出
茂先景純不能名狀豈石室中諦密藏耶直當鞭
撻邃古鼓吹今代矣且也神明之號遠徹四衢不

日者 聖天子聖書貴相望而之墮政恐墮使君
不得顓二酉之藏且兼讀中祕矣回眴榆枋棲息
者奚啻九萬隔耶木樨風裏長安馬蹄催人恐不
佞非着鞭人也

又

大旆榮發僕身滯環堵心搖搖挂使君青雀間自
笑人非遠公何自阻扁谿一步地也臺下方日治
羽書迺分念陳人詒之翰貺銜德重于拜賜甚矣

顏川集

卷六

大

嶺東不易而觀察臺之寄尤不然非此何以暴
龍淵邪明 入春圖出而上壽高堂則簪笏之奇
榮而間里之快覩竊延頸企足而望者也僕三徑
滋荒矣春來邁軸轉因藥餌旋親豈能令花竹平
安正恐臺下晝滿時過之不免笑人圍俱廢也

祝又新郡憲

正擬一餞河梁而大旆已之省矣其爲悵悵豈易
名言伏惟翁文駿烈鴻猷大展于豫章十餘郡上

欽下服不問可知異時有殿中名御史者必自臨
江徵入其分華割榮于戚黨豈淺鮮邪南望彩旆
曷勝欣仰

錢惺吾孝廉

不佞于鄉曲鄙人也于世畸人也曾何毫末之足
數而我親家眷眷弘獎之插標樹羽直欲引而登
之大雅之塗不謂其鄙且畸也則亦生平之大幸
哉尊門世德流芳聲華蓋代卽有善鳴之輩莫能

顏川集

卷六

七

彩繪緒餘傾郊野謏屢以大委相及肩弱難勝正
虞弛擔安所竟子山之重負乎雖然業已命之矣
敢不敬承唯是簞簞遠臨動關異數第有懞懞不
自寧而已

褚敬亭工部

足下策名聖世拾級天衢中外爲有光輝焉自先
伯祖而下疇不割榮而不佞以猶子殿鄉書慶幸
更加等矣于旌過縣兩扉臨門俱以晦跡東臯無

緣恭近心竊荷公之眷舊感公之不鄙衰遲肌骨
深銘未易以口舌頌也茲聞詣闕旦暮入尚書曹
萬里勲名此其發軔北鄉豈勝祝願僕耄矣又二
子皆去學爲農矯手長安遠于天上自書問豈能
數數足下其曲貫之

查虞阜提學

伏惟 明主思惠江以西學者爲江以西得大夫
其善大夫少以文高視江東藝苑之柄久當屬而
未屬也今出而督理學政爲大夫得江以西亦甚
善試近矣知大夫必有所以風厲豫章答 主上
簡知至意不佞謹拭目俟焉

又

濶對光儀正唯依戀忽傳殊耗驚惟非常明公蚤
有譽於家邦養重東南踰萬石雖婦人女子無
弗頌奈之何二三狂狡嚙嚙邪始聞肆侮門庭既
乃譟噪官寺百千汨汨平世所無伏念尊懷不能

續川集

卷六

三

不芥蒂也就令維摩詰莊老值之亦當眉皺耳不
佞不但爲吾黨邑邑而竊爲世道憂妨貴陵長古
人謂之六逆之世況夫夫者又皆讀詩書聞禮義
而貌人貴且長者一至於斯奚責乎衆庶哉嗟嗟
冠且不犯袁宏之廬何蠢爾也僕素下急寔不勝
區區輒題修候幸門下崇構無已則以孟夫子又
何難焉之說進邇瞻閱神與牘俱

朱臨陽邑宰

續川集

卷六

三

奉違軒蓋倏爾歲年日企駿猷頌聲盈耳俞鶴翁
春日渡江聚首兩月無日不談高義亦無日不慮
其卒歲之苦所編總傳僕任梓人而蓬顆經營意
不能無望于左右邀不肖爲之陳說僕謂明公仁
厚詎俟傍言矧篤老之窮交又拓落可憫者邪於
其行輒媿媿及之

沈繼齋光祿

自醉芳尊倏更數歲無時不前尚懷銘厚誼耿耿

此衷也門下道履嘉勝興味彌長恨不棄百事從之特枯坐成癡習懶成癖未易出門承大雅爾伏遇公郎踐登庠序石渠天祿定始基之不佞辱在通家其愉快豈尋常而已耶不腆承筐少旌燕賀惟幸垂察臨楮躍然

徐賓陽太學

彤牋之召水陸方丈之筵儼如上賓豈所以酌心知耶且令僕侶諸長者前通昔靡寧顧此申謝并

續川集

卷六

三

希宛致諸長者張郎益麗語益雍雍閣下且據有之毋致人作春明夢也一舉而有子有孫人間世極樂況高朋滿座詩酒日新恨不得顏唐其間窺閣下塵尾動靜耳對盛饌不安欲遽歸歸而想像又興復不淺安得置我于村醪野蔌之坐爛醉麗人傍十日也閉目口授神與赫蹏俱西

又

從綺席還便蹈足火坑無復好抱世緣不了林下

人亦無福北窗一覺仁兄非天上人耶既見破僧頗能言醉綠偎紅之致慨填小詞差發女郎一粲耳女郎日下聞過州城令字子眉頭無復更尋愁處心雖躍躍適坐病脾五七夜不眠滿身癢煩止堪作村神謝安可笑也腕麻托筆暑甚盛寶郎爲佳

又

適對客正譚閣下而兼函雲墜庭實燦然望赤箋

續川集

卷六

三

萬不敢承讀清裁又進退不敢歸璧已一一拜受矣謹具謝僊裙且發何事復停之形骸猶未忘中散冒次耶聞之悵恨不能已已此間雖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行雨楚過耳顧托小呂君敦促詰朝治布衣一日之飲啓折河濱并致仙郎毋虛延佇

又

夜來太史奏少微東行挾河鼓于衣帶當之者暉映百里矣雖烹葵市釀了不知慙恃有毛薛信陵

故事耳座匪顧公韓叟靡克解順足下定要致之不然忍客星落落如晨耶且弟尚妄意賈氏香而術鮮紅軍不無望押衙之助以此轉蒼藤也兩足下毋外老顛幸甚

又

邨居簡略諒辱慈原卽翁施兩丈必原之惟裴韓叟顧公殊踟躕也寒夜誤張郎香夢取罪非輕弟不敢致情賤內一紐一楣聊以獻殷勤耳硤山在

頤川集

卷六

五

烟際仙裾在眼亦思十七日載欣載奔自付鬢斑於潘安仁面皺於波斯匿正不免爲山色所笑也枉詩佳麗和興躍然終作小巫氣盡不果晴雨倏忽吾輩何得不縱心紅紫間耶

又

昨午高士苦痕遂爲穠穢者所破紫芝眉宇一見一新西舟飽領諸珍品品煙霞風味受賜侈矣弟方且坐炎熱中得教如得玉壺冰五內爽然颺風

侵骨不免呼白袷耳秋蟬稍靜當令孫家小玉過芙蓉亭得毋虞梅谿生走入醋甕乎謹拜雅情附使者稱謝

沈帶洲太學

野人貪臥每至曾泉不虞尊者之照臨也顛衣倒裳旣憂遲緩而又僻居荒落掃厨無瘠腠可羞茗語飛臚惶恐次骨卽日僕何所藏面居恒頌親翁注情衰老甫欲左等右醴一自結于雲霄而枉駕

頤川集

卷六

五

榮之迺雍熒之微室於頃刻擊鮮之禁談於平時則何辭請解焉西向叩頭祇陳踟躕唯寬之法禮之外幸矣

徐陽華邑宰

春時得門下捷報喜劇不勝卽蹙蹙中欲隨孺子舞蹈連數日不已歧須邸命聞拜楚黃面喜劇又過之蓋令君民最親卽宰相恨不得爲而黃俗最澆如節族然凡龍淵太阿恨不得自試今門下兩

得之矣惡得不重喜也亟圖庭見身布所欣而不
予未能依依飛鳥伏惟貴察

金定宇都尉

僕棲息衡門不獲時候鈴閣比公驅馳王事入居
東里末繇拜送一披寫積懷謂感誼何茲想漕務
將完定膺薦剡榮擢在旦晚矣巍巍總帥照耀里
間家兄嫂寔分華不小也屬王丈北上附呈起居
歸舟過濟寧聞此中頗多甜石榴樹煩買六七本
續川集 卷六 壬

黃奇南刺史

承示岳陽彫敝時事孔艱爲邦伯者甚費調停然
以門下鴻烈駿猷當之盤錯轉彰其利耳 廟朝
平譽寵拜非遙日夜引領跂足望之家仲歸不以
謗譏爲尤而以早離荒徼爲幸卽出處未決田廬
婚嫁處分亦得歲年殊不似迺兄之鹵莽滅裂也

許同生邑宰

初秋肅具一械附仁山丈上記計未必至卽道中
未必相值布賀布感竟付之子虛門下駿烈鴻猷
試之望縣寔發槐棘之軻本朝名宰相尚恨不得
爲百里侯則不佞前函跂吾丈於天祿石渠間者
未免鉛華荐西子矣鼎蒙一借九鼎至于今耿耿
五衷鳴謝不一

又

續川集 卷六 壬
台節便道過府而尊翁值七旬門下奉觴緋袍上
壽諸宗家姻黨次第效圖陵之頌者滿堂非世間
之極華而人倫之最盛哉僕留滯會府無由厠賀
恭後竊東鄉祝翁之壽與天咸久祝翁之顏不老
配天謹以一忱修意幸鑒而容之僕更有緒言焉
嘗聞晉一楊太宰亦迂步金吾而踐樞衡齊一楊
太宰亦起家無錫而歷宮保宮保者又壽其親百
有三歲則門下今日之陪京固宰衡傲駕而尊矣

之七袞寔百年以外之肇基也少焉而郎署而卿
丞而宅揆執政七命命之章翁龐眉皓首進而拜
極品之封于朝門下肩虬帶玉退而稱千歲之觴
于家卽維揚李相國父子能專美邪僕于時更北
鄉賀爾

曹太初水部

臺下受命而嗣神禹之服戚里欣欣今天下惟治
河禦虜爲最難而亦最易見駿烈吾丈賜履所至

讀川集

卷六

五

電燭風假不但以文章潤色 國家以道德師表
海宇而更以功業銘旂常映竹帛其分華鄉黨者
可勝頌邪不肖禍敗以來備嘗百毒艸亡木卒想
亦非久昔人謂飲泣爲昏眼之媒茹痛爲白髮之
母不肖之痛泣已八百九十日夜于此矣何怪乎
聾聵聾聵卽故人不語不識也臨箋不勝惓惓

吳心芝太學

入山數朝得承秘教歸而愉快者累月矣風之惡

薄固稔知之不圖狂物結羣橫行市井迺至妄干
鵠室上誣下肆三尺謂何惜僕山中久與當途隔
絕不得爲高賢一敵氣耳私衷恨恨祇歎屋梁附
報片函情何能旣

祝南華進士

門下奏捷南宮試政天官之署光照閭里尤先攝
世講家於十二乘中鼓舞欲飛無繇馳賀忽蒙華
翰讀次忻忻明公不寒世講之情問菰葦而覲之

讀川集

卷六

五

珠玉拜賜良不勝矣薄脩沼芷一見積悰

高兩日邑宰

繡節榮行東省西臺之望與宰衡之懋績在仁弟
車轍下矣遠邇簪笏疇不欣欣况郊辱梓里之漂
枝殿宗黨之未裔乎乃弗克執鞭祇效役夫少藏
弓弩干旄之任倘不以下走爲非類谿毛止藻爲
輶褻特垂鑒而俯容之榮逾茲錫也

漢南弟學諭

伯父郊欽服而願譔揚者也毋論聖之清亦毋論古之君子諸大節卽平生接見羣從子一事有今之笑謔乎有今之呼號而看椅者乎切歎切歎恨不表之以風九族又恨邑中未祀之鄉以風後進士大夫實胸中勃勃欲吐者多難後神氣銷落焚棄華硯益不克爲伯父修一辭不惟負仁弟負郊以心萬萬矣今脫藁呈上幸班斤郢斲而後存之

頌川集

卷六

三

頌川集卷六

不后辛酉賜繼室

頌川集卷七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東阿于公子

不肖得望見先相公清光去之二十年矣而相公入相不肖正陷網羅無路上書特勤瞻戀蒙相公推臨邑之分矜憫非幸惻然欲救之庖口中傳至台情并示門下手簡捧讀數四感激欲死痛傷命

頌川集

卷七

一

薄不克終承天造又欲死慙負大恩竟不能隨臨邑迎喪祇朝夕哭又欲死謹吐出肺腑一奏几筵之下梁壞山頽運關隆替寧獨門下一家一國之感萬惟節順以膺世袞以慰受恩士祝願惓惓

黃岡王公子

伏聞董賈曹劉雖于異世猶竊竊鄉慕之况僕與公同生明盛之時又錯繡楚越之壤相去不數十舍乎而意密于墳笊形曠于星淵則山數通人越

境而通彥聖恐未察者或妄意市聲爾今門下不
鄙樸遼專使而賜之書辭盛禮敦視古人有過焉
何事得當洛陽廣川而先施若是哉政復以耄爲
解乎近世名閥遞興巴蜀會稽且接武三殿六省
以公鴻抱凌厲中原奚慮其不拾級登也九苞一
見傾瑞虞周世希鳳邪鳳希聖邪不佞謹拭目俟
焉若不佞踴躍足林中夷于雉兔惟門下彤庭奏采
之日北鄉踴躍而已他無復五雲夢也久逃寒谷

藏用集

卷七

二

忽被鄒吹傳暖欲然忘其煨燼輒具列瞻邇如此

唐山趙孝廉

不佞不克攝衽而奉門下清光則糠粃先簸耳邇
吾丈不以郡吏之既往浙漁樵之益遠益疏而藹
然賜之書重憐其禍敗焉義薄雲天與霈澤陳骸
覃恩斷鬼者不異矣滋令人饑欲餐英風渴欲浥
露範雖羈逆旅心旌無日不搖搖也蒙門下博喻
旁引寬譬朽夫惻惻無涯之慈過于骨肉昔人謂

以支離代萱樹以任命爲臯蘇僕受指迷竊亦援
此苟活謹頓首申謝閣下涕洟殘命伏啓不知所
云

謝少連孝廉

晨起正走封樹間忽承手命對之神爽飛越似從
司馬子長面談又似往日于湖上鄰席款語驚喜
不定唯是借譽復太過情太篤專使太勤轉款款
汗褰耳高文控讀三四真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

藏用集

卷七

三

一古人語抑何故鄉乃有兩司馬耶大奇哉僕執
是經三十年今始夢破受賜加周生一等已若謂
僕亦可與于文字之末則僕上公堂受公指眎何
敢輕操觚卽操之豈異師者乏相舉足潢潦也况
正自悔自廢旦夕禮大士以懺多言而敢更學文
乎雖然明公既人我又輒國士我倘蒙門下不鄙
析陳父亦不忘僕願私執鉛槧以從會明發遂上
丘隴治先人窀穸之事克志悽惻不能具長牋皇

恐皇恐

吳玄圃孝廉

伏承枉駕戶牖有輝光焉弟在荒莊不克燒筍烹葵爲上客供匡坐良久覺鐘鼎色射人眉睫間榮之媿之埃季月生明當於省會餞繡衣而謁媿媿誓不敢愛三十舌不自結一代人豪也

包心弦孝廉

伏惟閣下治嚴赴闕正踐登天祿之晨集鳳夔

續集

卷七

四

龍舉相欣慶而不肖之所賀猶不在此蓋正人大用不惟爲國運惜隆替而定爲國脉惜醇漓使天下一物一民無不被雍熙之化則不肖所延頸企足而望者也若不肖禍緣夙障墜命非辜閣下以入世法濟蒼黔于晷稷以出世法救鯁蟹于釜甌竊圖狗馬誓與他生日閣下在嘉城且不辭發數千里之牘哀危螭寸陰矧高蹠廟廊其欲令殷網改祝孔鈞不綱易易猶屋上建瓴耳施于不肖

頂戴于不肖則何異井底引繩脫命也耶吉日綵旗分宜長跪道左一展餞送而浮繫無繇謹頓首恭上尺書伏希台鑒

楊孝廉

不肖蒙尊公收之衆人之中厠之諸夕郎之右一生知遇與父與師而三百返海濱一月而三三四頌者非人也政承榮問昨始從吳上林知新拜司法甚爲門下喜又甚爲門下黯黯者累時已丑非兄忌於妄人不遂魁天下邪雖然當代名臣元不以科第爲甲乙安見文貞之遜文敏文定也在世大力之而已

黃孝廉

吾丈海內人龍也有耳者願趨而望見顏色况譜牒家乎又况老夫雖耄肯當吾代而失子雲相如乎枉駕誤迎造門適不遇則積誠之未至耳唯是頒錫太珍不勝拜又不敢不拜舍媿領訖不覺紫

續集

卷七

五

有奇尊慈有異書懷袖中有燁燁鴻寶矣謹布謝

陳李慈

不佞之聞匡岷父母之變也則張憲使言之也爲位哭之矣向邑人言又哭向溫州吳別駕言又哭哭三四不止也而不知吾世丈定臨之得衣焉衾焉棺焉皆世丈周旋焉則猶不幸中幸也使至發手書三讀之涕淚浹趾已不惻然動鬼惕然思效挽繆之助者非人也而惡知不肖所遭卽不肖

賴川集

卷二

六

之生固不如匡岷之死一束生芻秦之靈凡之下子民義也若同榜同門同好之意則毫末之巾坐窮敗也非血氣者也惟閣下信之憐之深鑒而重原之

乘教詳及邸報中爰議晉江者紛紛弟謂此舉也其不達國體而恣口輕訾者固未足與論其稍知而解者亦未中窾肯人論相如論醫須培養命

脉固元氣又須時其寒暑虛實而藥調之故曰救

時宰相今之時何異自江陵壞城人苦之吳縣一以寬爾路遂益披靡月衰一創凡事相率而阿徇相率而推避相率而含糞不究竟的確卽弟一事尚爾爾故必得一嚴相一任相一察相同作擔荷鼓舞一番庶幾調燮晉江真救時相也奈之何利令糊者畏之利阿徇推避者畏之乃爭阻之甚且檢束舉人禁止類考二良法美意亦皆爲過舉則

賴川集

卷七

七

何不併其正文體一大政亦毀之耶其無識不顧天下人非笑如此要之人品有定衡正如文章有定價豈庸衆人能增損耶弟曾一日爲近臣恥爲婆婦漆室女所笑輒忘其命在頃刻舉家在水火而私有云云惟仁丈重國之古太學生有出身爭朝宁得失者恐此亦仁丈激衷事一賜覽察幸無謂待盡者之迂

張慶元學博

在昔癸未幸以同門得游天下英傑如二丈干時
不肖風波碌碌吏耳入典尚書牋奏出應對述職
諸侯牛馬塵勞欲細承玄論弗克追干丙巳軼掌
滋繁又矇眴而談夜光棘內陰嗟邸中瘴悵殆未
易盡宣齒頰于今念到猶背汗面亦不解也自後
僕乞身子舍矣久之蒙放踪跡墮漁樵間其何路
得通賢豪哉廼吾丈三年聖室擠於乙勝以十七
年明堂國士躋借類官爲閣下之喜得官不如爲

藏川集

卷七

八

括蒼之得閣下喜矣括蒼卽稚少文有閣下爲之
師帥譬如韓淮陰驅市人可奪壁幟然以閣下文
有括蒼形勝朝夕映發卽張道濟江山之助不是
過也頃侯官絲類宮起特對大廷則蓬山一尺地
不且爲閣下拂拭待耶故人祇日夜企之令長公
廼拜秘書進策賢良退亦坐致方岳卽十年登第
安敢輕望兩制哉雖然此皆譚爵位耳千秋之業
原不以爵位低昂惟兩閣下留神不佞則衰癯相

乘棄身里社甘壑腐草木已矣無足爲閣下道也
公車北上想道武林瞻望匪遙尚希抵掌時刻茲
不盡

葉學博

鄙人兩世忝附年家幸門下承鐸父母之訓分宜
伏謁頃者拜命之辱周環數過德愛斐然僕疏節
之咎滋露矣恭遇君侯瑞應懽懽欲狂真不勝歡
舞而雀躍者也卽不文敢以陋辭弟以先人祀事

藏川集

卷七

九

謁謝當塗遂稽月日惶悚次心今汚冊完馳獻門
下衰年腐臍無一字可頌揚清風得世丈爲我竄
易而上之庶滅醜焉居恒念君侯伊傳之侶試跡
宰路門下以鴻抱李將軍以鷹略會逢一時楹階
俎豆間爲國修僊成東南最盛事恨不從青油幕
外一窺見耳舍卒布狀不備不倫惟照察幸甚

張二石學博

伏諗履端之祥畢集所錫芘野人者不細而使者

復遠來嘉貺古薨頓使小齋增勝盍將浸石盆擬
樹蘭日夕對高賢清韻矣第憂鄙俗或不堪此且
無足藉手謝玉案如飲愧何先生謂座上青氍欲
與萬山爭色正恐五雲足下掩映一墀明歲春又
不能不憶惜別青山也耶疊義在心高賢在日想
閣下啓牘亦復爾爾何時得握手細論也

張星鶴文學

召館栖賢興與萬梅爭勝去之數日高韵猶在懷

續川集

卷二

十

也昨許示元人詞垂涎竟夕敢請若長卿修文并
詩餘若干種肯借一觀受教不太侈耶恃愛僭干
旦晚卽歸鄴架容面謝不一

又

仁丈卽欲赴都門乎昔柳柳州謂從事至大邑通
都必遇顯者由是聞傳於世苟聞傳必得位斯不
負孔子之筆舌殆仁丈今日之謂也元詞敬璧典
籤幸崇鄴架不佞第從後方言散亂不易檢輒

用爾雅例類呈仁丈裁焉三暑正驕長途珍玉若
節飲少貪涼諄諄祝此以當捧袂

馮景玄文學

握別幾時忽焉秋盡日月之易得如此想公見念
猶僕惓惓知謝省試不行豈有感于君山鴻漸鍛
羽高雲敬通鳳起摧翅風穴而遂倦游邪士競疑
之僕竊以爲然丈夫寓宇宙間升之霄漢何足榮
墜之淵泉何足戚其不朽正不在一第矣况乎升
墜又藐不可窺不見魏文靖公僥就文學卒之歷
上階膺美謚巍巍乎非館閣所敢希烏得以不第
慢不朽哉

又

別殊戀結會迺倥偬令人邑邑不置也然兩日間
幸接異人又得見異書差慰饑渴亦快矣士韋過
送希以煙水磯托之倘果此緣它日池鳳海鷗接
塵浮白亦一縱目地耳昌黎集便或携之教之何

如欲語萬千臨書惘惘

王百朋文學

一別詞壇晨夕企戀無由侍仁丈記室吟詠論讀
新作耳許示紅梨花今脫稿未妄希寓目一寫鬱
懷門下有意教之乎前奉璧古名家雜劇中記有
倩女離魂者更求惠借數日即繳上決不敢點澆
也

孫爲山廣文

續集

卷七

上

伏惟福履亨嘉篇章益勝而又長山澱水助之即
八詠名樓蠟屐名亭恐沈阮不能專美矣何物少
年游言忤上此自其習俗然耳文宣秉鐸亦須基
月化行豈能及孫夫子哉第近轉衰轉欲避塵弗
克蓋悠悠世事語晨夕狎至苦意軟不能作白
眼卻之且奈何二酒二蹄分高齋半月厨料非逢
勝客手自苞藏想半年未畢嘉賜也文選一帙呈
上惠直附歸翁丈謂窮老生不辦側理文萍迺煩

鶴俸耶家仲還羣客蔓延捉筆未遑觀縷

居文岩貢士

枉駕而修布衣之好終宵清話援古證今靡不入
玄解中微機者郊也其爲誦讀豈值十年專力惠
八行神明奕奕雪翎長句卓絕詞林太白之僊少
陵之史嘉州之膳長吉之奇一時總稗覺今作者
都無復人真增一鞠譜佳事矣偶得蜜鴛一種稱
名未雅而昂首寔類駢駢不知足當賞評否

續集

卷七

上

又

不佞之罹禍也蒙老丈不忘三四十交誼時飛
尺一旦越百里而悼寬幸其白焉銜荷至慈勒之
肺腑僕羈栖委巷間三歲矣間圖一至故宇第跬
步之側不少奇鬼猛獸森然欲搏人以此赴起竟
留滯也居恒謂于愬孫氏而不亾當必涕長一尺
牢落中得其諧笑亦一解耳三肅嘉命之辱因瑣
瑣及之

沈鳳梧廣文

仁丈如此鴻抱如此碩德而天且以博士酬之抑命壓人頭乎然得名邦嘉子弟雍雍類水衡有琴書之樂而宅有蘭玉之秀亦足暢叙晚懷視不肖第豈不一第豈不一京朝官而末路若斯何益耶弗克疾趨河梁一送愧矣鄙訟仗神佑稍稍彰明特憐者憐而泥者猶泥耳

陳龍洲文學

頤川集

卷七

五

不佞懶散懦夫也踰伏十齡以數本教於長者始悔四十九年之非雖貪慕於名細於蟲臂勉強修行力學薄於蟬翼門下愛而忘醜一旦舉之欽賓卽察父哲師能玉成至是乎聞召控辭詎希矯激實抱三不敢邦大夫士多齒德者目然爲先出之穢耻其不敢一留滯宮牆多先輩肆然受爵祭酒其不敢二竊惟慚德先人以秋月獲與於遵豆而牛馬走冬月又與折俎招損賈忌或恐傷長者之

明其不敢三不然敢不奔走承序耶幸翁丈原之信之并布之三先生白之使君得免方命之斧鉞卽叩首階下謝恩矣

又

明七夕矣敢要道從臨幸荒圃一譚養拙之事矯若僂巧何如竊聽車音惟無鄙外

又

昨承委役不敢不牽課以呈特賀非常之慶翁丈

頤川集

卷七

五

何不分半晷濡墨而次之卽不欲費天和于小小筆札何不畀長公掀雷扶電授賀者可誦可傳可被絃管金石而迺令塵土之末弟從腐腸中強索其亦足觀乎否邪况末弟卽非此時原不敢當長公與阼其敢望翁藩也旣受命安得以荒陋爲解伏惟郢削矐不可希別譔而帛書之幸甚

呂覺我文學

中山無復世緣特不免爲座師一出出而誤柳先

生一餞愧矣見屬送序于蓬窻漫寢間得之豈堪
齊壁惟門下郢削乃授書焉連苦北風進寸退尺
今早覺布帆無恙耳還時細語此未一陳

陳函初文學

愚老被病杜門累月遂爾闕于修問延尊駕避塵
招提極意典墳固將儲六翮而凌霄令人延首
慕之所交得豪士幾君異書凡幾種須晤日細叩
高雅耳屏脫過于豐腴且品品皆珍異拜受復何

續川集

卷七

五

可當敬附行人展謝百一

徐溢我公孫

咫尺相門自緣掃軌久不克承光範耿耿焉足
下譽滿三吳才傾八斗薄西省不受而欲紹武于
石渠天祿間海內亦秋家昔曰婁江今松江矣不
佞裁蒲編柳委棄垂二十年一旦蒙徵報類獻第
茲復以其半上信哉遵河以遺河伯者也

汪肇邵太學

極醉而東還十日猶醺醺心眼間也陳父乃附客

劉使君別舟歸耶使君不越境而捐賓客恐賓之
失職者多矣足下談使君事因及人相我相總歸
無有善哉一夢邯鄲猶能破妄況不肖親履其卒
章也少連陵厲清晨風之勁乃今借翰于檣烏
豈不翩翩天末子正恐曹子桓見之笑是陳琳筆
耳僕屬先人窀穸之事臥起松楸卽齋息不遑况
如泥也請皆如泥以待如泥者喻郡大夫書謹如

續川集

卷七

七

命矣冗冗不能報幸慈鑒焉

又

不肖枯槁之夫以何因緣得游仙苑談討煙月咀
嚼瑤芝卽五年前出入清都悅惚大不迫也以此
恨挂冠晚也足下云云謂石腸者不賦在花耶一
案一粲冊子留蒼頭代領瑣瑣者不容預納轉馳
邇矣

胡潛菴太學

門下至自金陵不佞辱世好之餘首宜伏謁而枉駕先問之招提門下用情甚盛而僕愧甚不勝矣敬以雍熙樂府一部呈之大雅之齋將無以勺水而獻九江乎希一笑而容之記室所鐫羣書名幸命去僕爲異日求印張本耳

茅孝若太學

每捧華箋欣然如望芝宇又恍然如對錢劉諸傑向邇談鋒也弘長韵學所得故應不貲顧安能時

續川集

卷七

七

從門下游耶蒙示三章新奇瞻麗特出意表不讓公家即右丞而在當破格許之愧僕蹇淺不克和雅倡耳謹頓首謝教之辱李斯蒼頡篇賈叔碑蒼張楫廣蒼及郭璞注即所謂三蒼詁者不識鄴架有否有乞暫借一閱何如

宋化卿太學

不佞慕長公久矣迺今一見即參高會喜躍欲狂第才智與齒髮俱衰不堪書佐轉自愧耳忽拜大

篇之辱并嘉刻數種即未能卒業而琳琅珠玉奪人目精第且辟易之不遑遑讚頌乎謹謝

馮節之太學

吾丈雄文碩望日奕奕吳會間出對彤庭何慮不冠俊髦耶方是時奮武金華振藻天祿不特酬令先大夫未畢之志即先表兄散騎安豐之賞識亦何讓昔人也屬善相洪生者至論果磊落將遊松令之一報雁塔之題惟門下予譚焉

續川集

卷七

七

王仰槐光祿

我翁今天下富貴神仙也僕去遇之又幸托身廡下愛而好我骨肉不如至于今雖則易歲而沙洲執別一語一珠曷嘗頃刻去心哉每懷高風每圖首月拜謁兼叙珍感顧不佞秋冬廢聽屏迹招提一步不出門一簡不能開問親友以此疎節翁或垂鑒而特原之若乃兄曹序長公顧盼加於手足次公亦復爾爾叨承太過折福罷歸而寵掛曾懷

恩加慰勉卽魚朽烏謝敢恃鴻私春寒尚峭伏惟
崇玉以慰江南大老之瞻幸甚

楊 鴻臚

伏聞駕入陪京豈唯收燕磯牛首之勝而聲名文
物賦就兩都令班張無擅美焉不佞企公臺披教
而鹽讀之遠範許時彌深瞻邇極擬登龍請益思
溷清嚴敬奉短牋少勞車馬之色百惟原鑒臨楮
曷任依依

讀川集

卷七

十一

王如春兵馬

不佞避跡蒿萊亦知晉陵有如春公舊矣顧其老
詩一切聞問闕如尊翰儼然自雲而墜讀之喜躍
門下不愛先施注存衰朽者至是哉幸自今又獲
一北道主矣它時尚健過候栢潭翁不庶幾從佳
公子爲慧山名勝游乎

劉延白錦衣

往年流浪長安辱吾文道義之雅過於骨肉一歸

海曲如隔霄壤奉記無由祇深戀戀今吾丈勲庸
日懋此玉非遙若不肖田舍無它特兒曹老諸生
不了場債而次兒又尚未子不能不邑邑耳虛題
短疏一候起居緣逐臣不可以寸幣入國門雖於
密友亦復如是臨風遠邇但有馳情

毛柱元將軍

昨歲榮行愧在疚不克申通家舅弟之雅戲下慈
鑒或亮微衷而不肖則至今猶耿耿焉秋晤方按

讀川集

卷七

主

察望山備談鼎譽兼知幕府烜奕欣慰何可言日
月如馳俄更裘葛計大拜在旦晚來借專閭浙
上令故人日奉光儀豈不分華而割榮也耶企之
企之若不肖抱枉雖伸而坐淹猶故從狂者從狂
市廛者市廛歲歲從涕泗悲憤中度日不得已強
言强笑聊活白頭昔齊潘王出亾帝丘而帶益三
副則履變倫生者故事爾仁丈將無聞生之浩浩
而疑生非戚戚之尤乎薄布寸片少旌積悃諸惟

爲國爲封疆自愛

杜將軍

不佞每讀舊史見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郭李
以爲此五百年間氣所鍾恨不于其時執鞭從之
聞今天下有明公駕衛驂郭齊驅方召顧奚自一
通姓名節下也幸從濟南邢侍御所竊誦壯猷更
高子所聞而邢丈調節下雅好書生超格獎借採
雲林之翰墨寵浚谷之詩誦視汾陽注意李謫仙

卷七

三

又過之矣不佞東海骭髀人也雖婆娑九列而靡
化野心雖荏苒百罹而肯銷俠氣私所嚮慕不辭
千里萬里亦不避未面而輒獻書矧節下與子愿
素交又神木侯莫逆則又有介有紹者也敢布執
鞭夙願如此臨書瞻望實切依依

武前川都尉

追憶當年辱知叨愛未嘗不在心膈也顧不佞立
朝無狀爲世逐臣既難遠跡邢州又乏鱗羽之便

經時累歲纔得一通豈足伸懸戀哉公等惓惓故
人每書見及讀之真不異接顏色聽譚論也所云
鑪爵并牡丹種種寬得希命附便舟無煩遠駕感
佩之懷筆不能罄

李參戎

不佞耕釣西封望麾下僅隔一衣帶水而缺于趨
候則省臣被放分合杜門遂不獲急裝一從左右
譚討龍豹之略耳貴屬澈浦所千戶楊生名顯自
賴川集

卷七

三

幼在舍下彌久彌親今受職而典城操此盡明公
獎拔寧不銜感顧此生質直而窘恐同儕亦未必
能匡且亮之一世功名在明公引掖敢爲之冒瀆
如此

張參戎

風聞幕府名項得識而真不啻萬戶封矣惜塵勞
暑雨遽速言旋未能侍齋頭親見明公於眉鼻上

操不律縱橫漢魏大快其生平耳入秋漸爽殺了
雁宕一遊當謁記曹授籃輿徑路不虛也臨風艸
狀百未一展

陳尉總

不佞之交于門下也始以節鉞臨州旣以述洲世
丈婚媾遂獲稱瓜葛親已僕北征辱明公拳拳惠
貺且命舟護導遠及吳門此誼卽古人不一二見
矣艸木有心矧伊血氣所不載德而圖報稱者豈

賴川集

卷七

三

夫邪門下今遂滿三歲大司馬一新軍政必虛重
鎮爲 主上簡置名賢若不佞碌碌都下雖不敢
預鞞鼓之議之末而寸心尺喙義不得不爲知己
效區區焉謹附便翔爲謝惟清照不宣

賴川集卷七

不佞辛酉陽繼堂初

賴川集卷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尺牘

范叔子

伏聞之于將用世不缺則折匿之匣中則悲鳴然
其精凝其光完時閃閃射斗牛之間虞卿之春秋
韓公子之孤憤皆是物也自先生一著書而千里
政俗六七十風尚遂足半部遷史自先生之書

賴川集

卷八

二

一出而近世諛人之生阿片紙死與片石者且覆
面慙之若奏金石而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夫夫
者不知斯亦已矣乃怨之怒之讒之忤之毒螫
之何耶語曰爲文而漸避乎一世之人吾不知其
爲文爲人而漸避乎百世之文吾不知其爲人于
先生何病焉僕春中適至滬海讀先生書鄉慕先
生願一交先生而不可得則託先談于司寇氏司
寇人之耿介卓犖者也卒緣司寇得足下儼然賜

書繫繫千百言若握手而入肺腑中又若揖昌黎
廬陵諸先生而與之譚僕未知何修而獲此耶第
愛僕特深擬僕特優異僕邁矣進不能與時上下
退不能不與俗浮沉而自諱其繩墨今祇衣大布
着田間冠日呼牖下兩子一教之惟穀一教之農
卽欲窺二三作者之門未遊其藩況敢與奧昨卽
欲稍稍自稱述直以股鳴以脰鳴以翼鳴耳惡覩
所謂金和玉節乎以此益慕金玉之交雖窮糞極
高明之鑒亮焉

陳子淵

古人論不肖者三而僕則謂功德在天地間亦寢
久寢微自令人想僕前謂說耳惟立言垂世雖去

之千百載一展卷而如聽其言如察其心腑坐游
間正不必接衽而親家郵戶置而傳金匱石室而
永且固斯其爲不朽最盛哉僕伏海壖聞先生名
業遠矣三十年著書立言追配經史因日慕先生
而歎瑯琊以彼之才乃董董四部一繫繫有時乎
逸則言亦有時乎窮語有之非附青雲烏能聲施
後世邪懸知後千百年先生之書存卽先生存而
北地瑯琊其不能望先生萬一必矣適得史品一
書讀之神王顧安得一日而見十三經解詁半生
寢食其間滿蠹魚大願也言此勃勃欲飛而拜函
丈下矣不肖不自知其淺鮮亦妄意步趨乎先生
薄有管窺偶輯昭明註釋敢以充贊投納先生之
門幸先生終教誨焉

文休承

昨造高齋幸觀水竹亭榭位置典雅戀戀不去心
者累日本附求教何况簡招且文先生之堂豈容

易得攝衽升耶顧僕新有師門之喪卽不敢製服
不敢不縞素以此難於謁相國既不謁相而停泊
金閨門外何說也謹控辭門下冬初顙請青松白
鶴或亦不厭其後期惟先生曲宥焉

周公瑕

每謁門下必叨款待今來不佞弟愈落魄而先生
愈藹愈憐至不惜肺腑教之嘉肴圓方又乃餘事
感作感作敢以磐石跪請丹書俾弟得捧誌而陳
先廟兩世蒙不朽矣許贈隅園一大章異日可望
乎非久伴來更瑣瑣于乞茲不具

張伯起

長鬚還得教其悉矣昔鳳洲先生促書謂綠陰中
焚香燕坐乘興對鄧尉山色弄筆寫黃庭貽王元
美故人間一快事僕收借其言轉發一笑焉何如
語語中謬引不肖爲密交幸無嘲不佞希附松蘿
也

張幼干

閣下道超冉季秋舍商偃豈不竊竊思見之而內
鋼煙雲亦外不便於脫履束帶譬則蓬瀛欲近似
被海風引去乃其心固不殊尺五也

莫廷韓

薄遊自野老本分而後先稽絆若或泥之豈山靈
妬人抑無福逐仁丈後塵延誤爾爾耶倘公夙駕
管領幽奇旋旆時希指示大都俾悅焉如望見高

蘇川集

卷八

五

趙后湖

曩所乞門下寶翰度此時可得矣幸授之長鬚長
安近事云何東耗亦云何有妙香若古法帖異書
希以名目見示卽不得亦意到解俗耳去者促又
病新起倉卒不詳

吳昌仲

極欲造門而齒病甚惡竟怏怏而去神情飛越但

有依依弟刻檀考輯註成中有管窺未知合否謹以一部請教兼乞小齋二顏留介叩領倘蒙注念錫以一聯使弟得日日對之尤出望外矣足下在省不肖在下邑不相向似蘭之附芝願安得合并一區耶惟念之時教督之

屠田叔

覽楚騷協韻及讀騷大旨諸篇深契靈均千古之心匪特苑其鴻裁獵其艷辭而已原悲國人莫之

讀騷集

卷八

六一

知而千載之下知原者復得田叔就謂古人有同心哉世人但知讀騷而不知協韻夫協韻者古今人文自然節奏至于騷雅尤不可無故讀之使人動竄出涕之感創焉者正以此也田叔獨知之然知田叔者唯陳生乎承委序恐不可著糞佛頭耳

王百谷

不晤先生又整一歲矣去解嘲堂半步便成千里

何況吳越兩鄉然高風至言日日在心目昔人謂中門漁陽繼近遠者有以也舊年期江陰芍藥之行蒙先生許諾而自坐賦役擾擾竟不克前想買花自亦曠達者事非俗物事特辜負先生盛心轉感忤耳

又

去夏到今都不克上問亦坐嬾及病耳今天下董筆北惟子愿南則明公聞既疏名于朝徵車何日至耶遲之遲之有少聯額欲乞寶翰爲後世光寵度二十年交誼或不峻却惟丈丈立揮灑焉

又

許久不見王先生僕真稿木不但茅塞心矣有時枯坐捧賜詩快讀之則又四壁皆春先生亦一念海壖舊人乎陳生操畫筆入吳門不異湖頭賣水非得一二大名公賞鑒其能免立稿金閨門邪輒爲通一牋予之見許之片語便自生色不敢望三

千珠履中一人數也深秋得謁更吐積懷

又

頃申謝狀虛瀾慈衷寸草靡呈轉增慙懷茲荷大
仁人之震悼皇天降側萎蔓萌芽然父子嗷嗷正
望白于狴犴間而枉死婦錢則夫不竟拊棺舅不
遑持服至今停三尺柳棺于土壁下纏悲殘鬼結
恨重泉惟得當代名公一言庶足慰藉昔魏氏爲
其夫宋庭瑜申理僅寫南征一賦程氏不忍其夫
衡方厚枉殺僅截一耳于右銀臺門而史氏書之
遂耀千古先生彩筆惻然賜之銘載之太集播之
九牧四夷百世傳則錢百世不死千世萬世傳則
錢千萬世不死不肖家感激榮名亦盡世世子孫
不泯矣端此仰干幸勿鄙卻

陳仲醇

先生兩手翰留不佞耶不佞願留始甚於先生況
黃鳥綠陰耿耿在望而不得不遽去者爲家累東

讀川集

卷八

八

西奔徙耳小園有水有竹有芙蓉特無古藤高樹
命曰隅園以在城一隅故也訓禮者釋隅曰角不
佞勉求諸世而世往往以圭角外之又安所避隅
乎先生慨然賜之文專力代領畢世爲荒畦寵重
日落放船草謝并及所干

又

辱仁丈憐不肖垂盡被冤不愛奮舌而救賤子夫
欲生其生者未卽得敢以不死其死者仰叩鴻慈
謹錄狀言敢丐於下執事昔趙媛姜代夫盛道見
殺得漢史而傳魏氏以苦辭爲夫宋庭瑜申理藉
唐書而不沒今閣下著作凌唐轢漢而賤媳之死
夫禍視趙魏有過無弗及焉惟賜之一字以傳則
枯骨不朽幽魂載榮豈惟亡者有知定當結艸白
不肖郊而下子子孫孫其咸永戴無量矣

又

我相師入朝 皇上注望之四海九州無不屬望

讀川集

卷八

九

之此行矣竊伏念吳縣相公秉國其時能得之門庭者十九而不能得之外寮者僅僅十一尚每每曰難今其時何時邪似乎昔之十九者反十一而十一者不無十九已我師剛大正直舉朝必盡忌憚必盡謬爲恭謹而能必盡真盡傾心事乎門生故吏不乏人而有聞肯告有遺闕肯拾而諫補者或未必也得門下以昨直指臺奏薦召拜禁中則外有明公內有緱山丈自相師友則國家命脉國家風俗紀綱庶幾一新此不佞區區望門下急出爾然非直爲門下亦非直爲我相師爲世運隆替在此也伏惟留意

胡元瑞

門下道煥與墳德光爰象超董子於盛漢之右追卜商于西河之側求之寰宇罕見其雙不佞弟聞服有年委心無量虛想之積過于陵阜乃小小刪潤明公不鄙而褒表之欲傳之士林豈不感纏病

崔而愧迫布鼓轉盼間接軫于薇山揮塵于桑門動輒逾年邈焉陳迹載聆玄論定在何時

梅禹金

得先生二詩并白岳諸作竹下誦之鏗然與琅玕相戛又如子晉吹笙從緱嶠下也僕竊謂宣城自玄暉太白後始有先生其滔滔自運不露風骨五言古則獨執前茅以窺漢魏七言歌行近體直以偏師馳開元大曆諸子將兵將將所向無前玄暉似遜其全美矣東海綿力之人更敢治旗鼓于敬亭左乎況僕又素未學詩也困暑憊甚聞有便翔率爾勒報

顧仲韓

僕一擲身名天地長物耳海上幸逢足下而足下亟以臭味收之譚對湏臾肝膽盡既已張綺席燕我復壺榼游我新詩妙画籠我画理惜僕未諳詩亭即令蘇李降格爲之當不是過而又贈我寶

鼎團扇惠我磬梅貽我粒救眷眷我行焉北還庭
之下几之上齋壁之間無非雅賜遂足文茅舍荒
瑟已夫飛苑之足不知償黃金臺幾千金此馬難
也飛苑之足不知償黃金臺幾千金而朽骨先進
此非獨馬難也知馬者難今深于馬者在事矣足
下無他慮矣足下且何日北裝兒子輩以附家弟
行維揚改陸在都下謁公耳兩辦香當拈足下及
董太史姑與進焉可也縣人歸便聊附謝言路次

續集

卷八

七

未能有所將伏惟賜炤

張長輿

僕海上幸晤仲韓又不圖晤吾長輿也長輿包屈
舍宋飲杜吐李颯颯乎兄雅頌而弟之異時天祿
石渠有盛世音矣讀足下扇頭嘉什似寫僕躍鱗
歸翻一画而攬仲韓精染又似公賦僕一詩安得
卜居湘西往來充兩足下記室耶僕命不祥被于
冠帶之累翔翔異縣心若結旌驟得足下而寬之

今又驟失足下而逼側滋甚矣邑人還便輒希區
區造別之朝左于握手浹日猶耿耿不置統惟照
原

俞羨長

日謁高齋承老丈破格賜見披衣對語大快生平
政圖再叩玄譚爲肩人畏雨未到半里而足怏怏
籃輿及門則使者接得手命雄篇巨麗震鬼不知
所謝又安知所讚頌也謹先具報尚圖造請以悉

續集

卷八

七

區區

周梅塘

南枝未老窈窕橫斜有玉人倚醉之態梅道人推
窓香雪滿林無以花底流鶯時時攪眠此中佳致
尚有瑞章報我也

柳陳父

第傳遺悼正爲從柳先生一飯耳而留髡絲
薄風雨如之如怍怍何冊子仰藉般俾與末學操

乃者張價不敢造次遂蒙許諾兼拜大篇懸知句
約之間光影相照矣謹掃小齋候駕正愁野外了
無供給不能不惶恐耳

孫世聲

蒙賜紅蕖記不佞向曾看之而難中微榜與翠書
並失今頓還舊觀况兼得德璘原傳受教不淺淺
矣但以此公之志之趣之才而譜曲不用曲韻
不案曲名不查曲官調何不屑至此邪或恐光祿

賴廟集

卷八

十四

君反唇相切便多齒類不佞亦有吟癡符俚語附
塵几席惟門下一笑而棄之餘容而謝不悉

徐季常

伯仲過訪甚荷甚破寂寥獨失逐月支兄甚為快
快耳三黃門書敬附長公行李不能宣頌致足愧
也蘭亭聊跋數語吾丈肯為作小楷入石今它日
武延秀取置屏間其藉重何如邪

金茂生

鼎承枉訪夙誼藹然今茲文旆何之也想當三暑
必還駕吳門竹几簾牀諒多著作以沈謝之骨發
王孟之趣滋盛曩時便中希一教之歌兒必望留
神貌雅性朴為上喉清卽未甚甘歌不害耳

又

握別幾時候尔半歲光景之迅速如此緬惟清恙
卿已平復若之何不一顧故人于東海灣耶二種
小書埃命頗久希卽發駕仍攜一二善刀者至舍

賴川集

卷八

十五

早畢前作焉不惟不佞獲竟此小小功夫而門下
鴻裁亦無留不了之案矣專僮走請是必撥他冗
臨之切望切望

翁亞峰

病齟數日不出戶渠從間道來視為設芙蓉斗帳
七寶通中枕遲之僕乃就臥中作老婢呻吟聲渠
向其室聽康纖夜雨孤情可掬有夢不到楚襄也
次晨與飯卽哺吸政自可觀渠復戲謂僕使君非

富廼齋次不貧且能手薦沉水一縷紫煙都不漫
散殊笑老僧焚爇有火氣傷午而別滌淨兩忘附
供一喙

沈同漁

草木之華偶產先人之祠蒙長者注意世好從而
張大之名畫名篇觸目盡琳琅珠玉拜賜逾百朋
矣謹當什襲藏去爲榮先此鳴謝

又

續川集

卷八

七

春光又度三之二矣逌徊荒圃芍藥一開當屈過
齋頭少叙如香山九老故事或浮白或談玄或度
曲或吟詩不極徑不束帶賓醉則去主醉則眠此
之謂真樂不知諸公能從我不耶

季又字

到縣應接人事兼念老兄弟遠別正伯喈中所謂
回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快快不快遂不能進訪又
聞平昔遠之杭杭有西湖有山容水意花態柳情

大是暮年人急當受用又孤山有林逋處士妻梅
子雀人世間第一便宜人人單爲有妻有子好友
惹得多閒帳耳門下有意西湖乎春日望之

范少槐

辱門下知愛已三十年矣每每頌公高義真不以
盛衰存沒貳心追配古人足稱節俠僕審世無信
陵諸貴耳鄙夫感憤亦慕侯嬴貫高之爲人獨恨
少年時多拜一官今空在阡陌間熱血寒腔壯氣

續川集

卷八

七

寒喉不得從豪士一至帝城出入大賢門杯酒然
諾爲異日委命地也一聞北駕彌切怛怛春風正
厲遠道馳驅更祈善自調焉白下晤焦夫子願言
不肖愧激如昨坐上云云耳精綾七尺欲求黃太
史長歌一篇端供齋頭比於函丈不識可代請否

王復宇

頃力還承手牘高誼照人萬里一室誦之鬼動捧
之淚落不意長安尚有孔李壺公使人欲著一義

士傳永詔後來未克耳足下樹勲絕域累薦入
朝乃當事者中格自如每爲快快今思優游館閣
爲衛尉叅軍地上可博尊堂寵綽下可安意以叶
夢蘭又爲足下欣欣屈指來春拜恩書緒倘迂駕
而問僕海表劇談一二日衰骨當暫輕焉企之企
之

鄭吉山

屏門下之篤舊游憫奇禍感在心腑日見思川兄

藏川集

卷八

七

叙及尤荷惓惓奈之何人事不齊少愧竟往夜臺
邪然一殞在堂而能使數十僧空寺而送又能使
一市人相對歎息天不負少愧矣惟不肖留滯府
闕不能從諸公一哭之負少愧者非不肖乎愧之
愧之讀逢人說項之言益增鏤頌非大仁人自樹
七級浮屠誰復念檻猿籠鳥而借之一卷普門品
邪

鄧北溟

今年鞠事云何秋夏苦乾雖費灌溉其華之如盎
如疊如裹如鶴翎如御袍如西施如楊貴妃如玉
如雪如黃銀者其葉之象鳥跡象蝶翅象紫象翠
象綠沉者其名之爲日精爲范疇爲延年爲陰威
爲朱贏者度不減於去秋能乞與數枝蕭瑟齋頭
不頓生韻致什伯耶恃三十年莫逆之知敢爾干
溷不然七月心情而求之片簡其誰不厭吐也欲
言種種非面莫宣

藏川集

卷八

九

沈懷亭

暮夜過存具瞻休戚感激何可云喻辱教種種皆
高明之遠見心腑之名言也敬服敬佩矣計其事
于舍下如風馬牛不相及縱人言妄嫁天道難欺
何慮乎孟夫子有言鄉鄰閉戶司馬溫公有言士
君子於民訛市虎第談咲而聽之確守二言差覺
省便耳謹具謝

蔣南湖

月初湖上桃杏將開老兄有意一臨乎古人云過
去歲月自覺若千久矣未來歲月屈指若千多乎
曉日至夜能幾時況日昃乎一寒飈忽知世事况
大寐乎勉強遣排得日過日兒孫何事主張
唯達人俯聽

又

不佞性直口快隨說隨忘之此州里共知也觸如
焰起欺卽冰消自謂頗幾無必無周賢昆玉幸照

藏廬集

卷八

三

此耳

蔣心湖

臨岐繾綣無如公最親豈必並馬入長安門也遠
懷正切知賢郎游泮足慰老兄晚景躬耕課子至
樂存焉兄何兀兀自苦若不肖則事君將母兩兩
茫然金莖一杯反添愁淚日夜覓歸計耳

金莖山

門下養高瀟海寄好彭澤鄉黨時不慕之如慕淵

明焉不佞幸密藩離兼附瓜葛其欲載酒而遊翁
園長久矣適緣病銅東乞一枝倘門下不悞蒞蒔
之奇賜以琅邪之種當崇之蘭室浮之屈卮卽不
能興言高詠寫其清逸故欲日夕相對爲避世絕
俗友也自非大雅寧敢以塵外務相邀幸鑒區區
可勝延佇

陸臨淵

去秋辱過多簡耿耿至今目下花事盛矣望載壯

藏川集

卷八

三

丹百二十本內石家紅富家白各二十株慶雲紅
金星大紅煙籠紫玉天仙醉春容綠蝴蝶佛頭青
西瓜瓢各十株俱須五朶已上其四朶三朶者不
用所許以芍藥名品二十五種見遺而又副之中
品四十甚盛愛也名品如賽羣芳縷金囊疊香英
如鷺黃積嬌紅不可缺中品則中間有一種而已
足十餘本者不敢再領有盤者心所不欲亦不勞
再惠移橘移橙恐遲矣罐柿大海門柿獨餘貼梗

海棠并希帶來欲談縷縷須面悉之

蓮池大師

昨者侍教許時醒迷茲世拜大師之賜卽引扇駐
手廢并麻榻客以重陰未足爲譬顧夫跡逐露山
之外心縻官寺之內冰消火燄荏苒數年暫卽雲
霞寧脫塵垢伏聞我師且於三夏因結五松則北
嶺構迦沙之地彌暉佛日而南冠望蘭若之寓遙
禮磬聲僕父子由醢冉疾雖夙緣所萃而殷網孔

廣川集

卷八

釣儻希遁可期尚圖率造山頭親承壁面卽沙磧
非融冶之質而髮髮豈道俗之謂由今測後撫臆
論棕固知渴馬灑泉不待鞭策而至矣若乃飯時
狂誕輒爾叨叨適朝來聞謗惕衷欲以支離爲護
樹黑白爲臯蘇不暇顧興崇薤蒜諸天迴臯耳

雲松大師

萬里屏惠書珍念篤矣回頭舊夢已破十年大師
猶不忘故儉父乎儉父今結魚鳥緣人事都絕無

法侶先導祇

契萬制府潘小司寇二公

克紹介耳然而佛力端望自足動羣公僕安能益
須彌芥子也望峰近命輒力疾布片言諸惟慈鑒
不盡

秋潭上人

薛生可一道姓名乎挾彈玉女如不廢壁觀婆羅
門嗣當一訊然及此足下得無笑迦葉定中起舞
耶一絮一絮

原缺

隅園集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有檀弓集註已著錄隅園集皆
所作雜文及詞曲其文舉仿漢魏似古色斑駁而
不出弇州四部之門徑又以其子臯坐鹽徒事陷
冤獄上書武安王及縣城隍神亦載集中雖秦詛
楚文古有其事編入文集頗覺不倫續川集皆其
里居之時與人尺牘益爲小品矣與郊集總名奉
常佚稿凡分四種首爲隅園集次爲黃門集次爲
續川集次爲聆癡符聆癡符者語出顏氏家訓謂
可笑之詩賦也今黃門集別入奏議聆癡符又有
錄無書故惟以此二編著錄集部焉